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〇一・史部・別史類

帝王世紀十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晉〕皇甫謐撰〔清〕宋翔鳳集校	一
帝王世紀續補一卷	帝王世紀考異一卷	三三
世本五卷	〔漢〕宋衷注〔清〕張澍輯并補注	四三
周書集訓校釋十卷逸文一卷	〔清〕朱右曾撰	一一五
周書斟補四卷	〔清〕孫詒讓撰	一七九
王會篇箋釋三卷	〔清〕何秋濤撰	二二五
藏書六十八卷	〔世紀卷一至名臣傳卷十〕	三二五
	〔明〕李贄撰	

2285/01

帝王世紀集校序

隋書經籍志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自唐以後亡矣今由舊書略加搜采粗分卷帙校定其文燦然可誦敘曰太史公稱尚書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意以唐虞以前恍忽冥言之豈實然孔子贊易嘗言庖犧神農更推黃帝以上而周官內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雖或取中古為可信何嘗棄鴻荒而不談哉皇甫士安出自西晉代邇秦漢九流未泯上稽牛首下訖當塗蓋亦本宣聖之成典復內史之遺則遠追繩契附會恒滋揆於載筆足資多識考此書之出唐宋以來多有崇尚覈其所載亦受指摘是非一端余致意再三辨其枉曲東晉尚書偽跡大顯世紀之內輒引其文謂作偽之由發於皇甫今考世紀夏商二代引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按校文誼上下不屬又時日曷喪之義上同於伏生罪在朕躬之禱事符於呂墨較於梅書違異絕甚北史劉炫傳言炫偽造連山易而世紀亦引連山之文凡此諸科大抵屢入夫方士惑主且藏牛腹之書私家賂行尙定蘭臺之字而況寫諸家策習於口耳者乎太沖練都蔚然可傳元晏同時猶假名為序而況異世之人邈若河漢作偽之術不嫌徑庭者乎試以此書校乎史記子長氏取才六經綜覈傳記其旨約而洽士安氏旁推悉緯鉤探九流其義博而正怪異之錄不經之談兩家之書俱無斯累削茲青檢錄彼散亡亦其宜矣其紀都邑明帝王之興廢在德匪險紀墾田

○世紀序

一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藏

民數明盛衰之故關乎聚散田治則民聚年凶而不饑田荒則民散國危而難立謀治國者當攷求於茲至於漢之帝后各有名字馬班所無竊疑魏晉之間別有相沿之說況士安之時稍近於古即得異於傳聞無以明其穿鑿後儒有譏未敢遽同也嘉慶十七年四月宋翔鳳記

○世紀序

一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藏

帝王世紀第一 自開闢至三皇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始謂之太

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為象惟虛

惟無蓋道之根道根既建由無生有猶通由太素質始萌萌

而未兆謂之麗洪蓋道之幹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

清濁始位位一作通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蓋道之實質

形已具謂之太極御覽一按太易太初太素之說見

天地人之元術云先置天元太初元已元稽覽圖推易

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始太初元已元稽覽圖推易

者謂元氣始萌而太初元已元稽覽圖推易

自元氣之萌而太初元已元稽覽圖推易

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禮含文嘉日推之以上元

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

初鄭注上元太素已來至所求年據此知太初

太始太素已來俱有年可求故世紀敘之於首

天皇大帝曜魄寶地皇為天一皇為太一五行大義五

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故謂之天子故孔

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洞一作動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

合天地稱帝義合者稱王御覽七十六按統文類聚十一

八年注引孔子曰德合天地者稱帝河洛受瑞可

放仁義合者稱王此義上當有仁字本春秋說也

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地者稱帝德合人者稱王初學九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按初學記引此下有景龍虵身人首

有聖德都陳路史後紀一引作瑟三十六弦按初學記引

尺一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為百王先

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

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曰庖犧後世音謬故或

謂之宓犧原注一解云宓古伏字後誤以宓為密故號曰密

學引一解兩宓字亦作處後漢一號黃熊氏按五行大義引

班固傳注引作後或謂之伏羲一號黃熊氏作雄黃氏路史

後紀曰皇雄氏世在位一百一十年御覽七十八引

包羲亦號天皇後路史

取犧牲以供庖厨食天下班固傳注引故號曰庖犧氏或作

宓戲氏者宓字誤也按二宓字當山下著必作宓是古之

伏字禮記月令正義

太皞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

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為

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

稱太皞一號黃熊氏同上 尚書序正義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

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

制九針以極天枉焉御覽七百

庖犧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申之分

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

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初學記廿一

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三皇紀 按路史

襄陽

襄陽

世紀一

二 訓纂堂叢書 貴苑楊氏藏

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唐文粹陳

鴻大統

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菑文類聚十一引此文無亦此五字有作笙簧三字

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其末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

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及女媧氏沒次

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

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

世皆襲庖犧之號禮記正義一初學記九御覽七十八

燧人為皇宋均以祝融為皇而鄭依春秋緯以女媧為皇承伏義皇甫謐亦同按女媧襲庖犧制度故雖為皇而不自代為一

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冊府元龜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

○世紀一

三訓纂堂叢書

少典如遊於華陽有神農首感女登於尚一作羊生炎帝人

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

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

帝直帝來帝衰帝榆罔御覽七十八

炎帝神農母曰任姒有嬌氏女有女登少典如遊華陽有龍

首感之生神農於裳羊山一曰少典取葬水氏女曰聽音妖

生帝臨魁御覽百二十五

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嘗別草木令人

食穀以代犧牲之命故號神農一號魁隗氏是為農皇五行大義

五

炎帝初都陳又徙魯五帝紀索隱

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又

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

生嘗味草木宣榮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

草四卷御覽七

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据禮記祭法正義校增按三皇紀注曰鄭元云厲山神農

所起亦曰有烈氏皇甫謐一號魁隗氏是為農皇或曰炎帝

日厲山今隨之厲鄉也菑文類聚十一引此下有炎帝退而

脩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營都於魯重八卦之數

究八八之體為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御覽

八三皇紀曰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嬌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

輶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母氏乎皇甫謐以為少典有嬌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黃帝之母

○世紀一

四訓纂堂叢書

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嬌氏之女也

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初學記

史後紀曰春秋命歷序炎帝八代五百二十年古今通系世紀等並因乎此

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於涿鹿之野御覽五十六

榆罔居空桑空桑為陳雷故歸藏啓筮云蚩尤伐空桑按此

字後人帝所居也路史後

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菑文類聚六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

有嬌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

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

二十五月初學一路史後記並引作二十四月菑文十生黃帝於壽

印御覽百卅五引此下注云干寶曰二十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四字依史以土承火位在中央故曰黃帝三句依五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為書正義引作黃

先大鴻神皇鉅封直人鎮神皇已下一本神作神大山稽鬼與區封胡孔甲等作孝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分掌四方各如已

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百草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御覽二

引此下有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又引而藏之名曰書契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吹律定姓

有四如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歲史記集解引作

○世紀一 五訓纂堂藏書 貴鏡楊氏藏

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初學記

居軒轅之邱故因為名得寶鼎與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為雲師以土德王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言

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初學

神農氏衰黃帝修德化民諸侯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

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邱史記索隱凡五十二一作戰而天下大服或傳以為仙或言壽

三百歲葬於上郡陽周之橋一作山御覽七

居軒轅之邱故因為號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脩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

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邱凡

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聚十一

聲禁重聲衣禁重衣食禁重味居禁重室路史後紀按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

○世紀一 六訓纂堂藏書 貴鏡楊氏藏

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御覽三百九十九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

將後漢張衡傳注

黃帝四史官沮誦倉頡隸首孔甲小學紺珠五

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御覽七

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又

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

圖視萌篇是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初學記六御覽十又十五又八百七十二

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不可冒行御覽十五

黃帝四妃生二十五子依御覽百卅五增此句元妃西陵氏女曰螺祖

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

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五帝紀索隱

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

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

鼓聲聞五百里御覽五百八十二又八百九十九

黃帝服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鸞喙龜頭

○世紀一

七

訓纂堂叢書貴苑楊氏采

龍形鱗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

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

園或集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初學記卅路史後紀曰今商

之上洛南有元扈山

黃帝時蟻大如虹御覽九百四十七

宓犧為天子都陳在禹貢豫州之域西望外方東及明緒一作

諸路史後紀三引作明緒於周陳胡公所封故春秋傳陳太昊之墟也於

漢屬淮陽今陳國是也神農氏亦都陳又營曲阜故春秋稱

魯大庭氏之墟黃帝都涿鹿於周官幽州之域在漢為上谷

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今上谷有涿鹿縣及蚩尤城阪泉地

又有黃帝祠皆黃帝戰蚩尤之處也或曰黃帝都存熊今河

南新鄭是也御覽百五十五

或言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

水經洧水注

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顯

項始都窮桑徙商邱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為

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周本紀正義

黃帝生於壽邱在魯城東門之北後漢郡國志注居軒轅之邱於山

海經云此地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周本紀正義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御覽百五十五

天子所官曰都又

按史記五帝紀索隱曰皇甫謐帝王代紀及孫氏注系本

○世紀一

八

訓纂堂叢書貴苑楊氏采

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

帝王世紀第二 五帝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後漢張衡傳注引作清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

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少昊是為元器降

居江水有聖德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

帝以金承土故曰金天四字據五即圖識所謂白帝朱宣者

也位在西方主秋令有光明居小陰位十四字亦據五行大義增故稱少

昊號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御覽七

葬於雲陽路史後紀

少昊樂曰九淵又

少昊乃方雷氏所生五帝紀集解

○世紀二 一 訓纂堂叢書 貴州楊氏果

少昊邑於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後漢張衡

注傳

少昊氏自窮桑登位故春秋傳曰世不職遂濟窮桑登帝

位在魯北後徙曲阜於周為魯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奎婁

之分降婁之次周以封伯禽故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少昊

之墟是以書序魯公伯禽宅曲阜是也御覽百五十五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

氏女為昌意正如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

虹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

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為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

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御覽一本作二十二年者非而登帝位平九黎

之亂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以水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

窮桑後徙商邱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御覽作首以

祭上帝納勝墳氏女嫁音祿生老童有才一作子八人號八

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九十八本集一作依史歲歲在鶉火而

崩葬東郡頓邱廣陽里魏文類聚十一禮記月令正義御覽

義

顓頊氏自窮桑徙商邱於周為衛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

踰常山及兗州桑土路史後紀之野營室東壁之分豕韋之

次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謂之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

御覽百五十五

○世紀二 二 訓纂堂叢書 貴州楊氏果

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按言其母姓字不見也初學

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叅亦作遂五行辭齒有聖德能順三

辰四字據五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帝位都亳以木承水

以五行名官御覽作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

火正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

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世有才

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郇御

作台依詩生民正義改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娥氏女曰簡狄生高

次陳鋒御覽作豐依氏女曰慶都生放助次姬訾氏女曰常

儀生帝摯帝嚳在位七十五年史記集解魏文類年百五歲

而崩葬東郡頓邱廣陽里原注陶景云在位六十三

年九十二御覽八十

簡狄剖背生契詩生民正義

帝嚳氏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禹貢外方之城嵩之北或言在梁非也御覽百五十五

帝摯之母於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摯年兄弟最長故得登

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輒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朝而致禪因委心一作因願為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於高

辛氏事不經見漢故議郎東海衛宏所傳云爾御覽八十

帝堯陶唐氏伊此字據初祁姓也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

堯於丹陵尚書序正義引此云慶都觀河遇赤龍晦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執文一卷引此云堯母慶都生而禪異常有黃雲覆其上名曰放勛烏庭荷引作河勝眉有八采

○世紀二

豐下銳上十二字依初學記增或從母姓伊耆初學記氏年十五而佐

帝摯受封於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嘗夢攀天而上之故年二

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置敢諫之鼓天下大和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嶽菽文類聚十一引作分掌四時方嶽之職

故名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四嶽也浦乃以尹壽許由為師命伯夔放山川谿谷之音按放讀為依放之放

一作訪者誤作樂大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於道路史後紀十一引作八九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於是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

嘉禾孳於畝澧泉湧於山有焦僂氏菽文氏作民於是景星以下依菽文類聚十一

增來貢沒羽厨中自生肉脯菽文初學記並如髮形搖鼓自

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嬰脯御覽九引作堯時厨中自引嬰脯作嬰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

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故堯有之名曰蓂莢一名歷

英始封稷契咎繇進伯禹納舜于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壁為書東沈于洛干洛菽文初學記九引作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

候運衡之篇是也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迴遊陽城當作而崩尚書所謂二

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是也按說文引虞書曰放勛乃殂此許氏據書古文也世紀正同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凡堯即位九十八年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堯取散宜氏女曰

○世紀二

女皇御覽百卅五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

命舜又

凡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為穀林堯取富

誤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應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菽文類聚十一堯初生時其母在三河本作阿依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

從母居為姓也五帝紀堯流其工於幽州以竄北狄遷三苗於三危以竄西戎放隳

兜於崇山以竄南蠻殛鯀於羽山以竄東夷五行大義五

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厥而不

落四字依義文四卷初學四卷增王者以是占歷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

以為堯瑞名曰蓂莢一名歷莢一名瑞草初學記一引作仙苑 御覽四

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

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五帝紀集解

堯葬穀林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又

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墨子以為堯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

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嗒以為四堯城土安蓋以是為堯冢也 水經瓠子河注

○世紀二 五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帝堯氏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唐水在西北

入唐河南有望都縣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御覽八十引

唐水在西北入河南有望都縣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

有都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

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而地理志堯山在唐

南山中張晏以堯山實在唐北地理志堯之都後徙涿鹿世

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

晉陽今太原縣是也於周禮在并州之域及為天子都平陽

詩於風為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吳季札聞唐之

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後漢郡國志二注 御覽百五十五 又百六十三引云帝堯始封於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陽晉陽即太原也

水經沁水注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

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沁與

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為非也闕駟十

三州志曰中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駟所

說北則非也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于唐望都

縣在南今此城南對盧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攷古知

今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里原校此句 距中

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為唐城城北去堯山五里與

七十五里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即是堯山在唐東

北望都界阜甫謚曰堯山一名豆山與郡國志注及 御覽所引異今山

於城北如東嶺絕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堯廟是即堯所

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攷此城之南又無山

○世紀二 六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以應之是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記之說為失又即俗說

以唐城為望都城者自北無城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

遠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為疏罔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

一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沁是豈

唐水乎所未詳也又於是城之南如東十餘里有一城俗

謂之高昌縣城或望都之故城也縣在唐南皇甫謚曰相

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

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

都山也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故縣曰望都張晏

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

以為名也

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
 康生勾芒勾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有子曰敬康敬
 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目重瞳故四字據執文十一及五行大義增一名
 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有聖德始遷於
 負夏厥於頓邱一作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
 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象初學記九傲而不重象字而父頑母嚚咸欲
 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堯以
 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見舜於貳宮設饗禮迭為賓主南面而
 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築宮室封之於虞八十五字依御覽增又路史後紀引世紀云賜之命為司徒太尉試以五典有
 絺衣與琴瑟為宮室封之虞土之命為司徒太尉試以五典有
 大功二十以撰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舜於是大有

功二十初學九引此云堯於是乃命舜為司徒太尉試以五
 典舉八元八凱四惡除而天下咸服遂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堯乃命舜曰若長與髮冊府等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
 舜代已攝政而命舜代已攝政明年正月上日始受終于文祖以依初學
 增

太尉行事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八字依初學增堯崩三年喪畢舜年
 八十一五字依初學增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真改正朔按御
 學記所引俱無此三字據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所引增堯
 學記所引俱無此三字據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所引增堯
 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也即政乃改堯正建丑舜
 月正元日以建寅為正其後偽造古月與鄭說合王肅以為夏
 已上皆以建寅為正其後偽造古月與鄭說合王肅以為夏
 崩說後人以欲以此世紀附合偽造古月與鄭說合王肅以為夏
 尚黃初學記引此下有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申命九官十
 為二事不合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選注所引增
 經義誤也

乃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東巡狩登泰山觀河渚受

世紀二

七

世紀二

八

圖書褒賜羣臣尊任伯禹稷契皋陶伯益地有苗氏負固不
 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吾前教由未也由
 通
 猶乃脩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按此本韓子五蠹
 篇不用晚出大禹
 謨
 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及艾斯朱虎熊羆等二十
 五人三載一考績黜陟幽明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
 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為士典刑惟明倭為共
 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
 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內惟允禹為司空已下七十
 三字依執文十一增
 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于五色為
 服以六律五聲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
 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臻德被
 天下執文作羣瑞畢致地出
 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初舜既踐帝位而父瞽瞍尚存
 舜常戴當作天子車服而朝焉天下大之故曰大舜都平陽
 或云一作蒲坂鴻洞嬪于虞故因號有虞氏按水經河水三
 注引皇甫謐云堯
 有二三
 二如元妃檀弓正義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當
 作
 比氏生二女宵明燭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故以天下禪
 禹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
 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按馬鄭古文尚書舜
 生三十徵庸二十
 在位五十載方乃死鄭注舜生三十謂生三十也登庸二十
 謂歷試二十在位五十載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
 舜年一百歲也東晉古文作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偽孔
 傳謂舜壽一百二十二歲士安不用孔說知未見東晉古文也

殯以瓦棺葬若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

道縣下有羣象為之耕御覽八十一

耕於歷山之陽耕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淵陶於河濱陶

者器不窳初學記九 按初學記引此 在娥皇女英妻之句下恐非

鄭元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

是也與雷澤相比水經注 子河注

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邱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邱亭

是也詩魏譜 正義

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岳薦

舜堯乃命於順澤之陽文選王元長 曲水詩序注

漢中成固姚墟在西北有舜祠後漢郡 國志注

○世紀二

九訓纂堂叢書 貴範楊氏采

負夏衛地水經注 泗水注

媯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汭水涯也猶洛汭渭汭然也五帝 紀索

舜嬪於度虞城是也亦謂吳城史記秦昭王伐魏取吳城即

此城也後漢郡 國志注

長沙下雋羅有黃陵亭湘中記亦云二 妃之神 又

舜彈五弦琴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初學記一 引作民

之愠兮御覽 九

舜恭已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

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御覽五百 七十一

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初學記廿一 御覽六百廿一

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水經 河本四注 路史後紀十二 按水 經注舊本潘作漢載校改與路史同

帝舜其所營都或言蒲阪即河東縣御覽百 五十五

○世紀二

十一訓纂堂叢書 貴範楊氏采

帝王世紀第三夏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伯禹夏后氏姁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封為崇伯納

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己其先出顓頊已下依初學記增史

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顓頊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

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

按鯀既事堯與舜代系懸殊舜即顓頊六代山行依文見

孫則鯀非顓頊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感然又吞神珠薏苡冑坼而生禹

於石紐按蜀志秦宓傳注引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

地胸坼而生禹於石紐又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虎鼻大

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見世帝紀

口兩耳參鏤一作首戴鈎鈎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御覽三

二引作大禹右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初學三十九

足文履已字

○世紀三

長於西羌西夷人也禹未登用之時父既降在正

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

之意四嶽舉之舜進之堯堯命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

勤一作不重徑尺之壁而愛日之寸陰故世傳禹病偏枯足

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一本無故世傳已下十九

字世說注上之上有此語又手

足胼胝納禮賢士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一作殮堯美其績

乃賜姓姁氏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年

二十始用三十二而洪水平年百歲崩于會稽因葬會稽山

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羣鳥耘田原注修紀或

御覽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績乃賜

姓姁氏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及堯崩舜復命居故官禹年

七十四舜始薦之於天薦後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攝行天

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喪明年始即真以金承土都平陽或

都安邑年百歲崩于會稽始納塗山氏之女生子啓即位初

九記

夏禹時渠搜國來獻褐裘也御覽六百

禹鑄鼎於荆山在馮翊懷德之南今其下有荆渠也後漢郡

長安志

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夏本紀

禹會塗山楊州之域當塗縣有禹聚初學

禹葬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紘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

葬以餘壤為壙若參耕之畝魏文十一

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生余玉海卅五

魯史記則世紀引連山易者係劉氏後人京

入以交其偽與世紀引晚出古文書一例

禹始納塗山氏曰女媧設有合婚於台桑有白狐九尾之瑞至

是為攸女有故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啓是

也御覽百卅五路史後紀十三云

世本世紀皆作女媧帝係作女媧

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

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位以咎陶為賢薦之於天將有禪

之意未及禪會皋陶卒夏本紀

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今

壽州安豐縣南也後漢張

衡傳注

啓升后十年舞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御覽八十二 按此條當有誤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於四海貴爵而尚齒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八十餘而終又

鄩有甘亭在縣南夏啓伐扈大戰於甘後漢郡國志一注

有扈與夏同姓書甘誓 正義

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夏本紀 集解

後漢郡國志潁川陽翟禹所都有鈞臺注左傳曰夏啓有

鈞臺之享杜預曰有鈞臺破帝王世紀曰在縣西

太康無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御覽八十二

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號五觀也夏本紀 索隱

水經巨洋水注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

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地

夏相徙帝邱依同姓之諸侯於斟尋氏戴案帝近刻作商斟 下行灌斟二字並誤

卽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水經巨洋水注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凌遲爲羿所偏後漢桓帝 記注作遂

乃徙後漢注 商當作 帝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羿遂襲

帝號爲羿帝御覽八十二

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

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

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伐夏篡

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脩民事淫

於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因熊髡危圍而信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浞殺羿於桃

梧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於窮門泥遂代夏立

爲帝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豷及豷寡多力能陸地

行舟使豷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豷於過封豷於戈

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豷之殺帝相也如仍氏女曰后緡歸

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

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豷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

遂亾也夏本紀 正義

羿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世掌射故於是加賜以弓

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羿學射於吉甫其臂

左長一本無臂 字左作佐故亦以善射聞與吳賀北遊使羿射雀左目

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善射至

今稱之及有夏之衰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

夏政偏篡帝位故號有窮氏御覽八十二

寒浞有窮氏既篡羿位復襲有窮之號泥因羿之室生豷及

豷寡多力能陸地盪舟泥使豷率師滅斟灌斟尋氏殺夏帝

相封豷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豷之殺帝相

也如仍有仍氏女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

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奔有鬲氏收斟灌斟尋二國

餘燼殺寒浞立少康又

帝杼一號后杼一作帝宁 號后子或曰公孫曼能率禹之功夏人報

祭之在位十七年又

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又

帝亾一名和或曰帝亾又

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路史後紀引年又

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原注北字或作江字又

帝扃一名帝禹或曰高陽在位二十二一作年又

帝厘一名頃路史引一作或曰東一作江在位二十年又

水經河水五注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賁山

遇大風雨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

也蓋是山之殊目矣

帝皋一名皋苟又

史記夏本紀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索隱曰按系本

○世紀三 五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棊

帝皋生發及桀此以發生桀皇甫謐同

帝桀淫虐有才能伸鉤索鍊手能搏熊一無虎多求美女

以充後宮為瓊室瑤臺金柱三千始以瓦為屋以望雲雨大

進侏儒倡優為爛漫之樂設奇偉之戲一作縱靡靡之聲日

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常置妹喜於膝上妹喜好聞裂繒之

聲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為為字依五肉山脯

林以酒為池本作以為酒池依五十七卷改使可運舟依五十七卷增此句一鼓而牛

飲者三千餘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一作伊尹舉

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羣臣之言亾無日矣桀聞言乃啞然

歎一作曰子又祇言矣天之有日由通吾之有民日亾吾乃

亾也按此引伏生尚書大傳語而不用僞孔兩日關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湯

來伐桀以乙卯日戰於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湯追至大

涉遂禽桀於焦放之厯山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

於南巢之山而死又

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按此當作書序曰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方與下文又曰

夏師敗績乃伐三股相接蓋夏師敗績云云亦是序後又曰

夏師敗績乃伐三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毫按此十一

屬亦三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

鳴條陌昆吾亭書湯誓正義

桀敗於鳴條之野案孟子舜卒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

留平邱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御覽百九十四

河東安邑縣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昆吾亭後漢郡國志注

○世紀三 六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棊

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國在秦晉之間左

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禹受封為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南

角亢氏之分壽星之次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

是也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於漢平陽安邑皆屬

河東晉陽屬太原太原在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嶽之

野參伐之分實沈之次於周為晉今司隸并州之域也相徙

商邱於周為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是也少康中興復

還舊都故春秋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是也世本又言夏

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

也按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

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凶按此廿五字當刪夏本紀兄弟五人須于洛河索隱引皇甫謚云號五觀也謚苟據東晉古文不得以五子為五觀矣且上文既按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不必又引五子歌也惠定宇按晉書謂謚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尚書謚嘗見之故五子之歌等采入世紀孔穎達尚書正義序云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始可詳焉翔鳳按士安於古書真偽最為詳慎如王肅之家語束皙所得之竹書紀年未始苟且雷同豈有反引後出之書決無是理正是梁柳輩所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則居陽城者自為禹避商均時非都也故戰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谿之陽成皋在其北伊洛在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按地理志上黨商都有天井關即天門也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為通西上郡關即吳起之所云也洛皆在下當有陽城非都審矣御覽一百五十五

世紀三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聚

禹避商均浚儀後漢郡國志注

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時以封弟叔虞是為晉侯御覽一百六十三

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啓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苾十一

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廙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發十八桀十九初學記九

帝王世紀第四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簡翟浴元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御覽三百七十一

有鸞飛而遺卵簡翟與妹競取覆以玉筐百五

殷出帝嚳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

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一是謂成湯帝豐下銳上哲而有髯倨

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諸侯不義者湯從而征之

將伐桀先滅韋顧昆吾遂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之山

湯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

而崩湯娶有莘氏女為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

外丙代立初學記九

世紀四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聚

成湯一名帝乙豐下銳上指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

肘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

咸服文十二本亦作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日奚

為而我後後我故仲虺誥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也此十三

亦無此十三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焉有出見羅者

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

之矣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御覽九百四

有昔妹發作罔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

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

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自有出見羅者至此及夏桀無

道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下使字於夏臺而後釋之夏本紀

隱皇甫謚云諸侯咸叛桀附湯同日職貢者五百國三年而

天下悉服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於亳至大坳而有慚德此

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欲不節邪使民疾邪苟直行邪

譏夫昌邪宮室榮邪後漢鍾離意傳周舉女謁行邪何不雨

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民也若必以

人禱吾請自當遂齊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于桑林之社

履敢用元牡告于皇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

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

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按此采墨子及呂氏春秋而不用東

晉古文湯謚知士安所未見也

○世紀四 訓纂堂叢書 貴苑楊氏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

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

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

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

抱俎見湯也御覽三百 九十七

伊摯豐下鏡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

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後漢馮衍傳注

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傳所謂伊尹

放太甲卒為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興號曰太宗孔叢

所謂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謂之明王者也按孔叢以下

二字於上下文皆不屬且重春秋傳語孔叢之一名祖甲享

出更在東晉古文之後士安必未見斷為竄入按此用書今文家言以無逸篇

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野御覽八十三

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殷本紀 索隱

伊尹名摯為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

禮葬之史記殷本 紀集解

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

之禮祀以太牢親自臨喪三年御覽八十三引 作資之三年以報大德焉

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為諱蓋殷禮也御覽八

○世紀四 訓纂堂叢書 貴苑楊氏

帝盤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又

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一作來奢淫不絕書

作民皆奢侈盤庚乃南渡河將徙都亳之般人咨嗟相怨不

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為書盤庚三篇是也毫

在偃師後漢郎顛傳注 又文苑傳注

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

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止

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

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書咸又序正義 按書序伊陟

孔傳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正義曰七日大

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殷本紀云太戊問於伊陟云云據此則此當更有文不審同書大傳或同史記也

武丁即位諒闇居凶廬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不言既免喪猶不言羣臣諫武丁於是思建良輔夢天賜賢人姓傅名說乃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閒傳巖之野名說登以為相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初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御覽八十三世說注上之上

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閒傳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

○世紀四

四

案謚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書說命正義

春秋外傳所謂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傾是也御覽八十三

帝武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又

帝文丁一曰太丁又

帝乙有二如正如生三子長子微子啓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庶如生箕子年次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行也尚為妾及立為后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為太子太史無一本

字據法爭之帝乙乃立辛為太子帝乙即位三十七年又帝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柱有蘇氏叛紂因伐蘇蘇人以美

女妲己奉紂紂大悅赦蘇而納妲己為如常與沈醉於酒所譽者貴所憎者誅淫縱愈甚始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歎曰為象箸必不更於土匭必將為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後漢西引此云象箸不施於土匭不盛於必不衣短褐處茅茨之下菽藿必須犀玉之杯熊蹯豹胎

紂果造傾宮作瓊室瑤臺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御覽十四里其高千丈其大宮百其小宮七十三處宮中九市車行酒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為一夜六月發民獵於西山居其年天下大風雨飄牛馬壞屋樹天火燒其宮兩日並盡或鬼哭或山鳴紂不懼愈慢神誅諫士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忘歷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

○世紀四

五

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宰人以醉熊蹯不熟紂怒殺宰人斲朝涉之脛而視其髓刳孕婦之腹而觀其胎又殺人以食虎諸侯或叛妲己以罰輕紂欲重刑乃先為大罍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燕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武王乃率諸侯來伐紂紂有億兆夷人起師自谷間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一一作七十七萬人距周於商郊之牧野紂師皆倒戈而戰紂即位三十三年正月甲子敗紂赴宮登鹿臺蒙寶衣玉御覽八百五引此玉下有席字自投於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為殷後又

紂為玉箸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蹯豹胎散宜生獻紂黑豹

八百九十二

紂以鬼侯為三公鬼侯有女美而進之於紂悅之妲己乃泣

而譖之紂怒鬼侯女遂殺之而醢鬼侯又三百八十三

紂作傾宮多發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

侯也後漢陳蕃傳注

紂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女衣綾紈者三百餘人後漢桓帝

注紀

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多取飛禽野獸置其中太平寰宇記五十九

邢侯為紂三公忠諫被誅又

朝歌紂所都居紂糟卽酒池肉林在城西後漢郡國志注

○世紀四

六 訓纂堂叢書 賈鏡揚氏刊

書泰誓正義曰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

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燹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

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

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

名曰炮烙之刑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

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按史記殷

本紀文並不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今上洛商是也世本契本

居番相徙商卽本顛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

也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卽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火謂

之大辰故辰為商星今濮陽是也然則契之所封商卽商洛

是也商土於周為衛是也而學者以商卽為契封謬矣湯始

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洛河之閒今河

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陽亭是也以為考之事實甚失其

正按詩元鳥正義引作謐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

志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

制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

按詩正義引此文下有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十二

字於上下文義無常是後人竄入文既竄入遂各不同故御

覽無此計甯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童子餉食非

其理也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

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卽孟子之言是也

按此廿四字為後人竄入湯又盟諸侯于景亳然則二亳皆

○世紀四

七 訓纂堂叢書 賈鏡揚氏刊

在梁矣春秋會于亳是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世本

又言太甲從上司馬在鄴西南案詩書太甲無遷都之文桐

宮其在斯乎仲丁徙囂或曰今河南之敖倉是也御覽八十

日下有故書序曰仲丁徙于囂河亶甲徙相在河北故書序

曰河亶甲居相是也祖乙徙耿為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

于耿今河東有耿鄉是也按世說注上之上引作及盤庚立

復南居亳之殷地故書序曰將治亳殷今偃師是也然則殷

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洛之閒穀熟為南亳卽湯都

也按御覽本作一亳在河南南亳偃師卽湯都

景亳湯所盟地按詩正義及御覽八十一所引改蒙為北亳卽

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武丁徙朝歌於周為衛

今河內縣也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沙邱地理志在鉅鹿東北七十里邯鄲國屬趙於禹貢在冀州大陸之野昂畢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謠男女淫縱猶有紂之餘風世稱趙女之美是也御覽百五十五

殷湯都亳在梁又都偃師至盤庚徙河北又徙偃師也史記封禪書正義

偃師帝嚳所都殷盤庚徙南亳是為西亳後漢郡國志一

商之饗國也三十一王是見居位者實三十一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自湯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湯一外丙二仲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已八大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

○世紀四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帝乙二十九紂三十商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注云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諡法殘義損善曰紂敗於牧野懸首白旗自商書曰至此非士安元文從黃帝至紂三十六世紂二年納姐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觀兵於孟津初學記九

帝王世紀第五周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棄恤民勤稼蓋封地方百里巡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潢渚之野御覽五十五

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清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也周本紀集解

后稷納姑氏生不窋周本紀索隱

公非字辟方又

雲都亞圉字周本紀集解

公祖一名組紺諸盤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周本紀索隱

古公亶父是為太王以修德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幣

○世紀五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踰梁山三字依後漢陳龜傳注增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幽人聞之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築城郭立宗廟設官司即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築之登登削屨馮馮者也周道之端蓋自此始御覽百五十六長安志二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和鬯周南譜正義

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入為紂三公年十五而生太子發文王九十七而崩太子發代立是為武

王武王二年觀兵至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為天子以木承水自鄆徙都鎬武王崩年九十三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初學

文王昌龍顏虎肩肩史記正義冊府元龜御覽三百身長十尺曾有四乳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文王合六

州之諸侯以朝紂紂以崇侯之讒而怒諸侯請送文王弃于程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妣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

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梓化為松柏柞械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

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始文王繼父為西伯都於雍州之地及受命復兼梁荆二州化被於江漢之域於是諸

侯歸附之者六州而文王不失臣節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又鸞鸞鳴於岐作武象之樂神農始作五弦之琴以具

宮商角徵羽之音歷九代至文王復增其二弦曰少宮少商文王嗣位五十年即周書所謂文王受命享國五十年是也

御覽八十四文王徙宅於程詩皇矣正義

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後漢陳龜傳注

文王自程徙都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鄆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御覽九十八

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

世紀五

訓纂堂叢書 貴苑楊氏

王矣周本紀正義

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詩文王正義

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

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詩皇矣正義

未受命時已得太公詩文王正義

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大顛闕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為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

世紀五

訓纂堂叢書 貴苑楊氏

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御覽八十四

文王取太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侯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詩齊正義

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絲正義引作混夷氏侵絲正義作伐周

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詩采薇正義

三統歷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詩文王序正義

武王自盟津還反於周見囑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四年起師

至鮪水初學記九引作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鮪甲子至於商郊牧野乃作

牧誓王戰係解五人侍於前莫肯為王係戰皆曰臣所以事

君非為係戰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擄費

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

乃以大白旄大白旄一作大旗麾諸侯入殷都百姓咸待乎郊王使

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

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

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召公為司空又使以鉞斬妲己頭

懸之小白旗明日天雨王命除道修社入商宮朝成湯之廟

登堂見美玉入室見美女王皆取而歸之諸侯文選注五十

王命歸琬臺之天下聞之以廉於財色矣初學記廿四引世

珠玉當在此紀曰武王入殷登

○世紀五訓纂堂叢書

堂見美玉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也置旄於商容之間釋

王取而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矣

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适菽

無适字伯達史佚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

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

死者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亾者猶表其廬

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

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十年冬王崩于鎬殯

于岐時年九十三歲矣太子誦立為成王菽文類聚十二

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傾宮之女於

諸侯後漢周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殷琬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

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

賢人也亾者猶表其間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復籍之乎書武成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

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

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

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

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文選石闕銘注引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又

○世紀五訓纂堂叢書

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大

雅譜正義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

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詩賈正義

周書而不用按此本左傳

武成偽書武王如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菽文類

御覽聚十五

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周本紀

文王葬於畢畢在杜南書堯如

成王元年周公居家宰攝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

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親政事以周公為太師封伯禽於魯

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

下故加魯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王既營都洛邑復居豐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

蒐蘇文於岐陽東伐淮夷七年王崩年十六矣按此句有訛脫太子

釗即位蘇文類聚十二

邵公為文王庶子禮記釋文

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

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

之言何所憑據詩甘棠正義

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

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史記周本紀正義

六 世紀五

訓纂堂叢書

周成王時肅慎氏來獻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初學記五

文心雕龍練字篇曰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

列風淫雨按後漢南蠻傳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注云尚書大傳作別風淮雨又按書舜典正義詩蓼蕭

臣工周頌譜正義引書傳作此列風淫雨

康王元年釋喪寃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

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御覽八十五

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濟于漢船人惡之乃膠

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俱沒水而崩其右

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拯得王周本紀正義引作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

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于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

是謂穆王又

穆王即位命伯嬰當作嬰形為太僕按此木史記而今尚書近而訛

君牙伯冏二篇是也蘇文類聚四十九按今尚書以下十一字係後人所增

周穆王征犬戎得鍊鋼赤刀用之割玉如割泥焉御覽七十四

穆王修德教會諸侯於塗山命呂侯為相或謂之甫侯五十

一年王一百歲一作王已百歲老耄以呂侯有賢能之德於是乃命

呂侯作呂刑之書五十五年王年百五歲崩于祗宮御覽八十五

共王能庇昭穆之闕共一作恭下同故春秋稱之周自共王至夷王

四世年紀不明是以歷依魯為正王在位二十年崩子懿代立又

懿王二年徙都犬邱又

夷王即位諸侯來朝王降與抗禮諸侯德之二年王有惡疾

七 世紀五

訓纂堂叢書

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羣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又

厲王荒沈于酒淫于婦人又

共伯和干王位史記三代世表索隱

宣王元年以邵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時天大旱

王以不雨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

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詩是也是歲西戎殺秦

仲王於是進用賢良樊侯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

申伯韓侯顯父南仲方叔仍叔召穆公張仲之屬並為卿佐

自厲王失政獫狁荆蠻交侵中國官政隳廢百姓離散王乃

修復宮室興牧人納規諫一作與收人安集兆民命南仲召

虎方叔吉父並征定復先王境土繕車徒興畋狩禮天下喜

王化復行號稱中興御覽八十五

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旱積五年詩雲漢正義

三十年伐魯謂宣王諸侯從此而不睦詩小大雅正義

鄭桓公友宣王庶弟詩鄭譜正義

西鄭為友之始封水經渭水注

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詩白華序正義

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又

十月之交四篇正刺幽王詩十月之交正義

魯語里革對威公云幽王滅於戲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

亭是也詩王風正義

平王元年鄭武公為司徒與晉文侯股肱周室夾輔平王率

世紀五

諸侯戮力一心東遷洛邑御覽八十五

桓王既失於信禮義陵遲男子淫奔讒僞並作諸侯背叛構

怨連禍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又詩序葛藟王族刺平王

義作刺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

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正義引定本亦作刺

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

雅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

不親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詩王風正義

僖王自即位以來變文武之制作元黃華麗之飾官室峻而

奢侈故孔子譏焉五年王崩子涼洪代立御覽八十五

景王遇心疾崩于榮錡氏單穆公與劉文公立太子猛是為

悼王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又

悼王葬景王于翟泉今濟陽太倉中大家是也水經穀水注

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又

悼王以景王二十五年四月始即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

日故春秋稱王子猛卒不成喪故不言天王崩也立王母弟

丐是謂敬王御覽八十五

敬王四十四年元己卯崩壬戌也周本紀集解

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

為貞王按依世紀當作貞定王

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王申又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

介也本紀又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集解徐廣曰世本

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

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為貞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如史

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

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為貞字誤也豈周家有兩定王代

數又非遠乎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錯謬因謂為貞定王末為得也

哀王即位三月弟叔襲殺王而立是為思王御覽八十五

思王即位五月弟隗攻殺王而代立是為考哲王又

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為西周桓公按自敬

王遷都成周號東周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周本紀正義

考哲王元辛丑崩乙卯威烈王元丙辰崩己卯安王元庚辰

崩乙巳周本紀集解

威烈王崩子耽立是為元安王御覽八十五

安王子喜立是為烈王又

顯王元年趙成侯韓哀侯來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王始封惠公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周於是始分爲東西王室微弱政在西周又

慎靚王立六年諡一子赧王延立又

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昭襄王仍僭號西帝齊閔王稱東帝十一月秦齊各復去帝號爲王四十五年王如秦得罪于

秦秦攻周或說秦王乃止王號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之所侵偏與家人無異多蕢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

人因名其臺爲逃債之臺洛陽南宮諂臺御覽原注諂音夷又音戶移切按

卷引作移臺是也五十九年秦攻韓魏趙大破之王懼乃背秦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襄王大怒使

將軍樛音求攻周王王恐乃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盡納其獻使赧王歸于周降爲庶人以壽終又

赧王名誕按亦赧非諡諡法無赧正以微弱竊缺逃債赧然慙愧故號曰赧耳周本紀

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是也及公劉徙居邕於幽今新平漆之東北有幽亭是也故詩稱篤公劉于幽斯館至大王避狄

循漆水踰梁山徙邕於岐山之陽今美陽三字據周南西北有詩正義增岐城舊址是也故詩稱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南

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故書序曰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于畢郢西夷人也暨文王受命徙都于鄴在今京兆之西是也故詩稱既伐于崇作邑于鄴及武

○世紀五

十一 訓纂堂叢書

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周公相成王以鄠鎬偏處西方貢不均按一百五十八方職貢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又土中引故援

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于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瀾水東瀝水西唯洛食

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郊鄠之地是或以謂之郊鄠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

于郊鄠河南是也今郊鄠東門名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鄠鎬故書序曰成王既

黜殷命還歸在鄠至懿王徙犬邱秦謂之廢邱今京兆槐里是也世本曰懿王居犬邱厲王淫亂出于彘今河東永安是

○世紀五

十二 訓纂堂叢書

也平王即位徙居洛洛誥所謂新邑也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內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域河洛瀍澗之間周

於南柳七星張之分鶉火之次也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

都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徒修繕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焉翟泉地在成周東北今洛陽城中有

周王冢是也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御覽百五十五

文王居程徙都豐後漢郡國志注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詩周南譜正義

鎬地即周之故都也太平寰宇記廿五鎬在長安南二十里詩小大雅譜正義

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鄆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

文選謝朓使下都詩注

雒陽周時號成周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後漢

郡國志注

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今城中有殷冢是也又太

倉中大冢周景王也又

周襄王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果符辛有之言御覽

百五十八

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守闕塞服虔曰闕塞南山伊闕也又

號有三焉周興封號仲于西號此其地也封號叔于東號即

成皋是也今郊郡平陸縣是北號御覽百五十九

○世紀五

主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自尅殷至秦滅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一

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恭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

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十四莊王十

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頃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

二十一簡王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

敬王二十六貞定王二十七元王二十八哀王二十九思王

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元安王三十三夷烈王三

十四顯聖王三十五慎靚王三十六赧王三十七初學記九

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獻公三十

六年 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

元公元辛亥終辛未 穆公元壬申終甲辰 北公元乙

已終丙寅 康公元丁卯終乙亥 景公元丙子終甲辰

平公元乙丑終甲子 文公元乙丑終丁亥 頃公元戊子

終辛亥史記魯世家集解

漢武帝元鼎四年東巡河洛思周德乃封姬嘉三千戶地方

三十里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鼎五年嘉弟昭進爵為承

休侯在此城也平帝元始四年進為鄭公光武建武三年封

姬觀為衛公周本紀正義

○世紀五

主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帝王世紀弟六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秦嬴姓也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為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為始皇帝并天下置三十六郡自以水德故以十月為正色尚黑使蒙恬築長城焚詩書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八人三十七年崩于沙邱平臺年五十初學記九
自昭襄王滅周至于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昭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嬰六
秦改鎬曰咸陽都焉為漢驅除不求五運別以水德王秦自

○世紀六

一 訓纂堂叢書 實錄楊氏

始封至滅三十六世合六百五十年秦顛頊之後先世造父之為穆王御有功封之於趙城國為趙氏也與簡子同祖嬴姓也秦亦在水火之間

秦自非子受封至始皇滅周之歲在大梁前後七遷皆在禹貢雍州之域荆山終南敦物之野東井輿鬼之分鶉火之次也御覽五十五

史記秦本紀帝錫元圭禹受曰非子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元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又云蜚廉為紂石北方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椁於

北方 死遂葬於霍太山謂蜚廉集解皇甫謐云去醜縣十

五里有冢常祠之

秦襄公二年徙都汧秦本紀正義

文公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秦本紀集解

秦留公都平陽按岐山縣有陽平鄉鄉內有平陽聚秦本紀正義

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秦本紀集解

秦留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也秦本紀正義

秦出公徙平陽後漢郡國志注

左馮翊萬年秦獻公都櫟陽是又

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按芷陽一本誤作茵水經渭水注

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

○世紀六

二 訓纂堂叢書 實錄楊氏

隴西秦谷亭是也元孫莊公徙廢邱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鄠之地列為諸侯文公徙汧故秦本紀曰

公東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留公又都平陽故秦本紀曰留公二年徙居平陽今扶風郿之平陽亭是也故

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風雍是也至獻公即位徙治櫟陽今馮翊萬年是也孝公自櫟陽徙咸陽秦本紀曰作

為咸陽築冀闕徙之及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於長安故太史公傳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為渭城今

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實為咸陽是也御覽百五十五

帝王世紀第七 前漢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為昭靈后生子邦字季是為漢高皇帝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為沛公二年入武關至灞上秦王子嬰降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元年還攻雍遂定三秦五年破楚王羽於垓下追斬於東城天下始定春正月楚王韓信等請尊為皇帝二年即位于定陶汜水之陽都長安十二年崩于長樂宮年六十二初納呂公之女謂之高皇后生太子盈代立 初學記九

高祖為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皆失盡到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高祖即自疑亾匿於芒碭

山澤岩石之間 又

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 史記高祖紀集解

高祖葬長陵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丈高十三丈在渭水北

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又

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 本作之依執文類聚九十九改 其妻夢赤烏 本作馬

九十九 御覽 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

上皇之妃曰媼 史記高祖紀索隱引皇 是為昭靈后名含始

遊於洛池有玉雞 高祖紀正義 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

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御覽八十七 漢書孝惠紀立皇后

張氏注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

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以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按史記索隱知太上皇昭靈后之名皆本春秋握誠圖詩含神霧故顏氏不言其穿鑿也

元晏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天下也

遭秦世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握 一作權 將相之柄發迹泗亭

奮其智謀羈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制或以義

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聖 一本無 居帝

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又

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為體廟名顧成

又

孝景帝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陽陵廟名德陽 御覽八

孝武帝廟名淵龍 又

宣帝廟名樂遊 御覽八

孝元皇帝廟名長壽 又

成帝廟名池陽 又

嬰為孺子三年而廢為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國更始二年平

陵方望等將嬰聚眾為天子數月更始乃殺之 又

按前漢十二帝高祖一惠帝二高后三文帝四景帝五武帝

六昭帝七宣帝八元帝九成帝十哀帝十一平帝十二王莽

立孺子嬰居攝三年篡位十二年更始立二年 初學記九

自高祖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 又

更始名元字聖公即位凡三年 御覽九十

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何氏女生更始

後漢劉
元傳注

○世紀七

三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採

帝王世紀第八 後漢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光武皇帝出自景帝也名秀字文叔更始元年為偏將軍破

王邑殺王尋誅王郎更始二年立為蕭王建武元年四月更

始降赤眉六月光武即帝位于常山郡之陽千秋亭都洛陽

在位三十三年中元二年二月崩于洛陽南宮年六十三太

子莊代立是為孝明皇帝 初學記九

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 水經河水注

原陵 光武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在臨平亭東南去洛陽十

五里 後漢明帝紀注

○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若漢之再命世祖不借階 一作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

夏康同美矣 御覽九十

顯節陵 明帝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洛

陽三十七里 後漢章帝紀注

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于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

長信冢 御覽九十一

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

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

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 藝文類聚十二

孝冲皇帝即位一年年三歲 御覽九十二

協字伯和 獻帝也後漢獻帝紀注

禪陵獻帝在濁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又

漢高帝元年始為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厲公所置在禹貢

梁州之域北達雍南跨巴蜀與秦同分二年北徙櫟陽故秦

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咸

陽之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築廣

五年乃成光武以武信侯進封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

以封子姓之別附庸事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蕭是也

及即位於鄗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之舊基

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為

東京長安為西京御覽百五十五

○世紀八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按後漢十二帝光武一明帝二章帝三和帝四殤帝五安帝

六順帝七冲帝八質帝九桓帝十靈帝十一獻帝十二初學

自漢元至更始二年凡二百一十二年自居攝元年至更始

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

漢前後諸廢帝及王莽合三十一帝四百二十六年又

帝王世紀弟九魏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魏曹姓也武皇帝諱操字孟德漢建安二十四年進爵為魏

王改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春正月崩于洛陽年六十六太

子丕代立是為文皇帝其年冬十月受漢禪改延康元年曰

皇當作黃初都洛陽皇初七年崩年四十初學

黃初元年追尊諡號曰武皇帝廟號曰太祖御覽九十三

曹騰封費亭侯鄴縣有費亭是也後漢郡國志注

魏文帝登禪于曲蠡之繁陽亭為縣曰繁昌亦禹貢豫州之

域今許之封內今潁川繁昌是也又

高貴鄉公為太子舍人成濟所害年二十以公禮葬之御覽九十九

○世紀九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陳留王即位禪晉封陳留王就國治鄴奉魏宗祀又

魏武為魏公都鄴今魏郡是也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陽

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

為王業之本基與洛陽凡五處故號曰五都御覽百五十五

自皇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

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初學

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記九

一第 201 子 貴參日 卷全書 第 1 反 正 下

帝王世紀第十 星野 秣代墾田戶口數

晉徵士皇甫謐撰

長洲宋翔鳳集校

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尙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鐘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八度至危十六度曰(元)枵之次一名天龍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爲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闔茂於律爲夾

○世紀十

訓纂堂叢書 貴鏡楊氏

鐘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涪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鐘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建在西今韓分野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闕於律爲無

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

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元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星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閒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

○世紀十

訓纂堂叢書 貴鏡楊氏

微星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黃帝創制之大略也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定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

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二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百六十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尅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本千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時尙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峭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急晉陽之圍縣釜而炊長平之戰

○世紀十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尙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尙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大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沮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自孝惠至文景與民休息六十餘歲民衆大增是以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內有朽貫之錢武帝承其資蓄軍征三十餘歲地廣萬里天下之衆亦減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務省役至於孝平六世相承雖時征行不足大害民戶又息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一十九畝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於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乏苦民人復損至於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

○世紀十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軍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
卽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
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
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
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皇帝尅
平天下文帝授禪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
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
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
領兵戶九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
年南陽戶五十餘萬汝南戶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
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見可供役哉

○世紀十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
餘載六代損益備於茲焉臣昭案蓋記云春秋時有千二百
而土三蓋千八百國轉相吞滅數百年開列
國耗盡至春秋尚有數十後漢郡國志注
郡國志五注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
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紀永嘉
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
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眾舍永嘉
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
孰是 翔鳳按永嘉當作永壽郡國志一注所引永壽二
年戶口數多訛字宜依此校

帝王世紀附錄

隋書經籍志雜史部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
魏帝王世紀音四卷盧綽撰

舊唐書經籍志雜史部帝王代紀十卷皇甫謐撰年歷六卷
皇甫謐撰新唐書
文志同

宋史藝文志編年類皇甫謐帝王世紀九卷按世紀非編年
錄又作九卷當時
或失去一卷矣

○世紀附錄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帝王世紀補遺

務光黃帝時人其耳一作七寸 莊子大宗師釋文

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肉見骨御覽三百七十五

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鄂今武昌縣也 御覽一百七十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御覽三百七十三

雀山之地一夕為大澤而深九尺御覽七十二

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初學記二

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初學記十二 御覽二百廿八

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長安志二

○世紀補遺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

皇甫士安多見異書去古未遠所撰帝王世紀雖久佚然散見於諸書引用者尚多所紀三代以前事出入諸子緯候間涉恢奇往往出史記之外足資考證今世所傳自黃帝以來迄共和以前紀年肇自宋人備書甲子無一闕遺一若二千年間相系而下絕無可疑者然核以世紀所載之年率有未合不知其何所依據惜世紀之年遺佚者多無可以明其是非遂使甲子會紀等書盛行於世矣宋氏搜輯遺文並為發明不見古文尚書孔傳之證用力頗勤惟所採尚有未盡爰就所引諸書復加補輯續得數十條原書所引間有歧異亦有非世紀而誤入者悉為別出之仿盧氏文昭校補尚書大傳之例分編於後聊備考古史者采擇焉光緒四年六月海甯錢保塘識

○世紀續補序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帝王世紀續補

海甯錢保塘

天地開闢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鳥獸

之內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史記五帝記集解

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

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

州置十二國釋史五

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史記五帝記索隱此句在夢風后力牧節進以為將句下

昔蚩尤無道黃帝討之於涿鹿之野西王母遣道人以符授

之黃帝乃立請祈之壇親自受符視之乃昔者夢中所見也

卽於是日擒蚩尤北堂書鈔百三

○世紀續補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黃帝損庖犧之瑟爲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又百九

黃帝使伶倫氏爲渡漳之歌又百六

黃帝始去皮服爲上衣以象天爲下裳以象地又百二十九

黃帝伐蚩尤以其皮爲鼓聲聞百里事類賦鼓賦注

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翔事類賦鳳賦注

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始垂衣

裳以班上下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

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

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諸侯

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

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成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十一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世紀續補

下治正義自此以下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爲黃帝之功若如所論則堯舜無事易何須連云堯舜則皇甫之言未可用也按黃帝正名百物制度大備士安故以九事歸功創始之人理亦無礙

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

續漢書郡國志一新鄭縣注

少昊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于是修其器用政度戶無淫

民天下大治作樂曰九淵

北堂書鈔百五

帝嚳作都于亳偃師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

水經穀水注

始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始老使攝政二十八年而崩

卽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

初學記九

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夏服

葛衣冬服鹿裘

羣書治要載史記五帝紀注

堯時日月如合璧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二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

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崩

史記五帝紀集解

二妃葬衡山

又

舜弟象封於有鼻

史記五帝紀正義

河東有舜井

史記五帝紀正義

舜時羣瑞畢臻崑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

勝拂杖杖皓然白石城金室而居有青鳥常爲取食名曰西

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及貢益地圖

開元占經十三

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於鳴條殯用瓦棺

北堂書鈔九十三

舜立誹謗之木

羣書治要載史記五帝紀注

○世紀續補

續漢書郡國志

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

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羲至於堯舜神道設教可

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

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

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又按羣書治要載史記五帝紀注引帝王世紀諸條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皆無之此論在舜立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史記六國年表

禹生石紐縣有石紐邑

續漢書郡國志四廣柔縣注

禹治水畢天錫元珪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

北堂書鈔

百二十九

禹葬會稽祠下有羣象耕田事類賦象賦注

紂當作淫亂災異並見兩日鬪射攝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

竭彗星出鬼哭於國湯伐之路史後紀十四下注

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又

左師曹觸龍諛諛不正賢良鬱怒又

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

夏鯀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史記周本紀正義

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

始史記殷本紀索隱

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路史餘論九

○世紀續補

陽城有啟母聚續漢書郡國志二注

夏太康五弟須于維汭在縣東北三十里續漢書郡國志一鞏縣注

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

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書泰誓正義

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

今梁國甯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豈當

使民為之耕乎毫今梁國穀熟縣是也書帝告齊沃序正義

湯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史記

殷本紀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北堂書鈔十三

湯得天下有神鹿白狼銜鉤入殿朝開元古經百十六

四

訓纂堂叢書

湯時有神牽白狼啣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

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初學記六

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至豫州湯破其車

不以示民十年東風湯復作車遣賜之去玉門四萬里事類賦風注

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軫不得乘飾車駢

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釋史十四

殷湯問伊摯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者何摯曰三公

以與主參王事九卿以參三公大夫以參九卿元士以參大

夫故參而又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又曰相去幾

何摯曰三公智通於天地應變而無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

○世紀續補

五 訓纂堂叢書

足以調陰陽四時而節風雨如是者舉之以為三公故三公

之事常在於道九卿者不出四時通溝渠修隄防樹種五穀

通於地理能通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

在於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眾取去與民同解通於人事行

內舉繩不傷於言言足法於世不害於身通關梁實府庫如

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元士者知義而不

失期事功而不獨專中正強諫而無奸詐在私之公而可立

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元士故元士之事常在於義道德仁義

定而天下正矣 又曰三公股肱之臣九卿手足之臣大夫

筋脈之臣元士肌肉之臣五行大義五

伊尹為丞相仲虺為左丞相北堂書鈔五十

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孕伊水之濱夢神告己曰日出水而遠走無顧及明視日中有水即告鄰而走東十里乃顧其地盡為水矣開元占經經百十四

鄴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嘗居焉續漢書鄴國志二注

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水經濟水注

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書仲丁序正義

桑穀合生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北堂書鈔十一

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鬼哭山鳴北堂書鈔四十二

殷紂期而不當言而不信又

投珍物為沙邱苑又二

○世紀續補

六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刊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書牧誓正義

帝嚳妃姜嫄履神人之迹而孕以為□□棄之陋巷牛羊不踐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嫄以為神收而養之童胤好於稼穡

及長仰伺房星以為農候舜進之於堯以掌農政而為稷官

故謂之后稷賜姓姬氏始武終赧三十七王頌曰武成康昭

穆恭懿孝夷厲宣幽攜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

元貞哀思哲威安烈顯順赧王三十七攜不經□□云三十

八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第二之五

文王居於牖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北堂書鈔九

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

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于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於商郊書武成正義

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又宋氏於王命封墓節引脫此末三句

武王自鄴居鎬諸侯宗之是謂宗周今澧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鄴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也長安志三

王城西有郊廓陌續漢書郡國志一注史記周本紀正義

周穆王使造父御八駿日行千里車轍馬迹徧於天下事類賦地

○世紀續補

七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刊

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譖齊哀公于懿王王烹之史記秦始皇紀正義

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詩雲漢正義

周有密須之鼓北堂書鈔百八

二十四年惠王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

董狐奮筆趙孟受惡北堂書鈔三十七

世本左邱明所書顏氏家訓書證篇

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齊孟賁之徒並皆歸焉孟賁生拔牛角

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

孟子正義三上

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

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于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於商郊書武成正義

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又宋氏於王命封墓節引脫此末三句

武王自鄴居鎬諸侯宗之是謂宗周今澧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鄴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也長安志三

王城西有郊廓陌續漢書郡國志一注史記周本紀正義

周穆王使造父御八駿日行千里車轍馬迹徧於天下事類賦地

鼎鳥獲兩目血出孟子正義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明星出西方集解皇甫謐云彗星見又悼武王葬永陵集解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

陌

漢初置長安城嫌其狹小至惠帝增廣築之長安志

孝惠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史記呂后紀集解

安陵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史記呂后紀集解

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事類賦日賦注

霸陵去長安七十里史記文帝紀集解

孝景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史記景帝紀集解

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四十五里又

○世紀續補

八訓纂堂叢書貴筑楊氏采

漢武廟名龍淵廟在茂陵東長安志五

光武原陵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洛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

陵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順陵在雒陽東南

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

里 安帝恭陵高十一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

帝憲陵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西北去雒

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

宣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靈帝文陵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

里 獻帝禪陵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

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

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

三百一十里續漢書禮儀志下注 按以懷陵去雒陽十五里計之此里數有誤 十二帝俱從注中原文

帝以尙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

曰卿真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我不忍

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後漢書董

卓傳

獻帝聞關東兵起董卓遷帝都長安見未央等宮遭赤眉之

亂宮室廢弛故居京兆府舍長安志五

漢孝獻皇帝延康元年禪魏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北

書鈔四

○世紀續補

九訓纂堂叢書貴筑楊氏采

東平王昶薦劉銓文云明公允侔阿衡毗輔王室亮采側微

日夕不暇網羅隱逸英彥盈庭也北堂書鈔四十九

魏常道鄉公咸熙二年禪晉太始元年封陳留王奉魏祀又

八十

帝王世紀考異

海甯錢保塘

卷一

太昊帝庖犧氏 易繫辭正義引作太皞帝包犧氏下同

故或謂之宓犧 易繫辭正義引作故或謂之伏犧或謂之

慮犧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宓犧謂慮伏字古通以宓為誤

按宓通密與慮伏古音通宓慮均見說文

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 易繫辭正義引此下有包犧氏沒

女媧氏代立為女皇二語

山當作宓 宓是注文按語誤入正文今更正阮刻禮月令

正義作宓不誤

極天枉焉 極疑拯之譌

○世紀考異

承庖犧制度 禮明堂位正義引此下有始作笙簧無所革

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四語

柏皇氏 易繫辭正義引作柏黃氏

渾混氏吳英氏 易繫辭正義引作混沌氏隰英氏

神農氏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 易繫辭正義引作母曰任

已有嬌氏女

為少典妃游於華陽 易繫辭正義引作為少典正妃游華

山之陽

有神農首感女登 農當是龍之誤

神農氏有聖德 易繫辭正義引此下有繼无懷氏之後

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衰帝榆罔 易繫辭正

義引作神農氏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

帝衰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軒轅氏也

取莽水氏女曰聽詠 易繫辭正義引作納奔水氏女曰聽

談

神農氏本起於烈山 續漢書郡國志三注引作列山

炎帝戮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史記五帝紀索

隱引作黃帝事按炎帝無戮蚩尤事他書所載皆屬黃帝疑

所引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似誤黃帝為炎帝

少典氏又取附寶云云 太平御覽七引朱宣帝王世紀曰

神農氏之末少昊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

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邱與原書所引大同唯少典作

○世紀考異

少昊為異按隋書經籍志有來奧帝王本紀十卷何茂才續

帝王世紀十卷無朱宣之書疑此所云朱宣或涉少昊氏而

誤御覽七十九引世紀云少昊帝以金承土即圖識所謂白

帝朱宣者也又引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氣感生

白帝朱宣宋均注云朱宣少昊氏也此既誤少典為少昊遂

以此為少昊之事或世紀本書每篇有標目少昊氏卷標目

有朱宣二字引書者不察以標目冠於書名之上致有此稱

耳

黃帝四目 目明本御覽作佐

黃帝在位百年而崩 易繫辭正義引此下有子青陽代立

是為少皞

使力收神皇 皇原誤作農今據本書更正

黃帝於東海流波山云云 初學記九已引此節無中字聲字

在禹貢豫州之域 在原誤作立今據本書更正

故春秋傳 御覽傳下有曰字此脫

涿鹿在彭城 御覽彭城下有南然則上谷本名彭城九字

此脫

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 五行

大義五已引此二語下句作少昊以下為五帝

卷二

大星如虹 易繫辭正義引作大星如斗阮氏校勘記云闕

○世紀考異

三 訓纂堂叢書 貴鏡楊氏琴

監毛本同錢本宋本斗作虹

少昊在位百年而崩 易繫辭正義引作在位八十四年而

崩

顓頊母曰景僕 易繫辭正義引作昌僕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羣書治要載史記五帝紀注引作火

正黎與國語合

東郡洛陽 郡原誤作都今據本書更正

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而崩 易繫辭正義引此下有少皞之

孫蟠極之子代立是為帝嚳

帝嚳其母不見云云 史記五帝紀正義引作帝倍高辛姬

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爰紹黜有德年十五而

佐顓頊三十登位都毫以人事紀官也所引相同唯其母生見其神異一語似有脫誤五帝紀正義引作倍母無聞焉亦即不見之義

帝嚳在位七十五年而崩 易繫辭正義引作在位七十年

而崩子帝摯立

外方之城 城當是域之譌

摯年兄弟最長 史記五帝紀引年作於

摯在位九年 易繫辭正義引此下作摯立不肖而崩弟放

勳代立是為帝堯

輒弱 史記五帝紀正義引作微弱

帝堯母曰慶都云云 五行大義五引作帝堯陶唐氏祁姓

母慶都出洛渚遇赤龍感孕十四月而生帝於丹陵名放勳

以火承木其兄帝摯封之於唐故是號陶唐氏

堯從母居為姓 史記五帝紀索隱居上有所字此脫

舜姚姓也 姚原誤堯今據本書更正

橋牛 易繫辭正義引作蟠牛

以六律五聲 御覽此下有八音二字此脫

鄭元曰一條移低一格與全書一律

汭水涯也猶洛汭渭汭然也 此十一字是索隱釋史文媯

汭之義非世紀本文也當刪

長沙下雋羅有黃陵亭 下雋二字衍當刪

及潘者也 史記五帝紀集解引作或言潘潘今上谷也

卷三

使羿射雀 釋史十三引此下有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十四字

帝廕 通鑑外紀注引作廣或作塵

大梁魏都 魏原誤作舊今據本書更正

自為禹避商均時 為鮑本御覽作謂

成臯 成原誤作城今據本書更正

卷四

吾所請雨者 御覽所下有為字此脫

帝之政事有關 闕原誤關今據本書更正

所譽者貴 譽原誤遇今據本書更正

○世紀考異

五

訓纂堂叢書 貴疏楊氏集

宰人以醉熊蹯不熟 御覽醉作醢

朝歌紂所都居 此六字宋氏據郡國志本文增

商土於周為衛是也 御覽衛下有商字

商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注云太甲太丁子湯孫

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諡法殘義損善

曰紂敗於牧野懸首白旗自商書曰至此非士安元文 書

武成正義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以殷本紀所云與經不同

為妄又以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

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為疏按此亦可為士安不用晚

出孔傳之一證宋氏既辨此為非士安元文何以又載之又

載從黃帝至紂以下三十一字均非士安元文也當刪

卷五

文王晏朝不食 原注御覽四誤今據本書更正

次蔡侯 詩思齊正義原作蔡叔度此誤

率戎車至滌 初學記九引作至鮪水此誤

釋箕子之囚云云 藝文類聚作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

十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旋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

之財云云按此條之文宋氏採類聚御覽二書所引合載之

此數句從御覽故所引較簡略宜從類聚補入

又歸殷琬臺之珠玉 書武成正義原作施鹿臺之珠

周穆王征犬戎云云 北堂書鈔百五十九已引之

共王在位二十年 通鑑外紀注引皇甫謐曰在位二十五

○世紀考異

六

訓纂堂叢書 貴疏楊氏集

年年八十四

懿王二年徙都犬邱 通鑑外紀注引皇甫謐曰犬邱與鎬

相近有離宮懿王暫居非徙都也

夷王十六年崩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同通鑑外紀注引作

在位二十年年四十

宣王元年大旱六月乃得雨 詩雲漢正義引皇甫謐言宣

王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則六月乃六年之誤也此條下文

云是歲西戎殺秦仲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亦是宣王六年

之事

平王元年鄭武公云云 北堂書鈔四十九已引之

弟隗 明本御覽作弟鬼

威烈王崩子耽立是為元安王 明本御覽作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崩子驕立是為安王

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延立 御覽原作慎靚王六年崩子延代立是為赧王

或說秦王乃止 止原作正誤今據本書更正

世本曰懿王居犬邱 明本鮑本御覽自世本以下別為一節下論秦漢魏三代建都語均以又曰統之似皆為世本文

按此與上節語意文勢相承與下三節均不似世本居篇文體宋氏定為世紀原文甚核疑御覽刻本誤分之耳

維陽周時號成周 此七字宋氏據郡國志原文增

頃公 頃原誤傾今據本書更正

○世紀考異

七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卷七

二年即位於定陶 初學記九原文作二月此誤

高祖葬長陵 此五字宋氏增

豐公家于沛之豐色中 御覽原作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

之陽里按下沛字疑衍此脫陽里二字

昭靈后云云 初學記六已引之無出字末句作生漢祖劉

季

宣帝廟名樂遊 此及下二條在御覽卷八十九原文承上

八十八注曰又誤今更正

成帝廟名池陽 長安志五引作陽池

前漢十二帝一條乃徐堅語誤引當刪

卷八

於周以封子姓之別附庸 史記項羽本紀正義引作周封子姓之別為附庸者

按後漢十二帝一條亦徐堅語原本後漢下有書字此誤引

當刪

卷十

晉陽之圍 園原誤國今據本書更正

補遺

凡重霧云云 此條原書卷一已引御覽又入補遺者當以

初學記所引在先耳

天子畿方千里云云 此條原書卷一已引御覽此引長安

○世紀考異

八 訓纂堂叢書 貴筑楊氏采

志可刪

附錄補

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

漢魏晉皇甫謐傳謐撰帝王世紀尙書堯典正義曰晉書皇

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

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晉書謐傳無此語當是逸晉書 玉海書目曰晉正

始初安定皇甫謐以漢紀殘缺博案經傳旁觀百家著帝王

世紀並年歷合十二篇起太昊帝訖漢獻帝史通論贊篇曰

皇甫謐葛洪列具所號續漢志注云蔡邕分星次與皇甫謐

不同謐所列在郡國志史記索隱五帝紀云皇甫謐號元晏先

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代紀也又云補三按神農之後

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然古典亡矣譙謂譙周皇二氏

皆前代博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為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愚按

周易繫辭正義引謚紀太皞神農黃帝少皞帝嚳堯舜事禮

記正義初學記帝王部藝文類聚帝王部並引之而太平御

覽皇王部所引尤詳左傳昭公正義引窮桑少皞之號神農本起烈山其言放勳重

華文命為堯舜禹名尙書正義從之惟取易卦以制象九事

謚皆以為黃帝之功易正義云若如所論則堯舜無事易繫

何須連言則皇甫之言未可用也藝文類聚職官部穆王命

伯樂樂古字為太僕今尙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此與書序不

同書序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後漢書野王二老傳注鳴

條之地謚謂孔安國書注之說為近御覽州郡部載謚所記

都邑其書徵引春秋傳世本戰國策國語秦本紀漢地理志

體裁主於考證若仲丁徙囂河宜甲居相祖乙圮於耿謚皆

用書序至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則稱古文仲虺之誥又謚言

封帝肇於高辛氏本於東海衛宏所傳二語見御覽皇親部衛宏從杜

林受古文尙書謚得其傳則不徒資諸梁柳矣篇終論贊稱

元晏先生曰羈勒英雄鞭驅天下乃漢高論贊平暴反正遂

建中興乃光武論贊二事見御覽皇親部列元晏號是可與史通相證初學

記帝王部引魏武進爵魏文受禪御覽皇王部引高貴鄉公

為成濟所害陳留王就國治鄴正符隋志盡漢魏之語宋人

書目謂訖漢獻帝誤也唐志卷同宋志九卷入編年類考御覽諸

博考故隋唐志並入雜史宋志恐誤 後魏書元延明傳稱

延明注帝王世紀前志未見著錄

○世紀考異

十 訓纂堂叢書 貴鏡楊氏采

道光元年辛巳新鐫

世本五卷

二酉堂藏板

輯世本序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知貴州屏縣事歲張 澍梓集補注

周禮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鄭注云奠或為帝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又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注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杜子春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也管語莊王使士燮傳太子蒍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曰休思其動注世先王之世繫也為之陳有德者世顯而暗亂者世廢也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曰世身繫為一事解之賈公彥云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

輯世本序

夫謂之世本又分言之其實繁則通稱矣漢太史公司馬遷修史記因周謹明世家多采世本然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并司馬遷言不同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繫諡名號并左氏合也唐史柳沖傳載柳芳言亦然顏之推據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為左丘明所纂劉知幾史通云管瀛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又曰世本辯姓著自周室劉恕通鑑外紀曰為世本經秦漢儒者改易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世本經秦漢為儒者所亂是此諸本已晉杜預采世本曰為春秋世族謚然亦引傳記不盡依世本也要之係秦漢曰序書

中壘孟堅目為出古史官者近之班彪目為十五篇劉向叙錄中秘書目十五篇為二卷索隱亦目為十五篇隨經籍志因之云世本王侯大夫謚二卷劉向纂纂云者纂集之非作也觀更生自言為古史官所記可知矣隨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衷纂衷蓋注而廣之也王侯大夫謚云趙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是作者猶值趙王遷時且司馬遷已采用豈劉宋二人所作乎然其書自宋時已不傳鄭樵氏族略王伯厚姓氏急就篇所引寥寥皆采獲他處不見本書故耳余緝閱細帙有引用者輒著錄之乃集得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繫篇王侯大夫謚篇其五篇聊目管穴神益宋注其有聽瑩亦從闕如庶幾存此一

輯世本序

二

綫異曰博雅之士因其絲繩增補缺略亦古籍之幸也若顏之推謂此書有燕王喜漢高祖殆非本文蓋亦如神農本草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等郡縣歸藏黃帝書而坤啓筮有堯降二女目妃舜之語化益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地名周公作介疋有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曰孔丘卒李斯作蒼頡篇有濊兼天下海內并廁稀鯨韓覆討畔滅殘皆為後人所屬云

世本後序

吾觀天老五姓之對河圖記姓之篇中候賜姓之文家語本姓之解咸言氏姓卓乎有闡蓋古者聖人獻律定姓曰協五音司商掌旅協姓曰定其名譬矇世莫繫小史復辨其昭穆宗伯掌禮秩宗祝復等其親疏厥事綦重本原繫焉三閭掌王族曰厲國士晉九宗叙世系曰守宗祈史伯之述祝融曰柔生嘉材申叔之告太子曰昭明廢醫此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設見笑矣司馬遷為史記既効周謹實依世本大戴禮紀帝德雖次帝繫亦原世本章昭注國語根氏曰考其流士安作世紀采擇曰溯其源中壘言其記春秋名氏非左傳相符孟堅謂

世本後序

三

其叙黃帝曰來為古史所錄蓋得其實矣漢初得之倣為劉氏承堯皇甫著書出于巨明之手綏和元季曰世本相發明封孔子之後康成駁義曰世本言姓氏分上下之別亦復援目為據信其有徵也而或指為劉向所纂何曰腐遷先采其言或又曰為宋衷所編不知仲子實廣其注故劉向目為經秦漢儒者改易斯為確論傳異乃謂秦漢好事者所作未為知言矣若孫卿血脈子雲家牒聊謀姓謚薛綜宗圖幼安姓氏之歌潛夫姓氏之志仲遠姓氏之篇摯虞族姓之記杜預世族之書承天姓苑之譏賈家之要狀英賢王儉之百家集謚皆因襲此書非同剽造也至元魏徙尚門地是三桓賢于四科矣李唐競誇閥閱而

冠冕混于卑隸矣彼林寶纂元和不知已姓之由來夾際曰爲
歎息義府廣類例乃曰軍功升誼限薦紳曰爲勳格何能如魯
之眾仲晉之胥臣鄭之子羽檣之射艾乎余既痛錫土之義不
著常補風信之佚文念因謹之說不明用傳世本之古籍云爾

世本後序

四

世本卷第一

漢五業從事宋衷注 或威 張 澍粹集補注

澍按三國志宋衷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并劄表

共定五經章句督鄧班碑云爲五業博士隨志云五業從事

又按魏略言樂詳云五業並授卽五經也衷定五經章句故

去此官官之今魏志作五等者訛唐弼文志宋衷注世本四

卷詩正義引宋仲子注仲子卽衷字魏志作宋忠字之通也

又有世本別錄及宋均注世本七卷宋均漢書有傳然謝承

書宗資傳均爲宗資之祖父則當作宗范書作宋均誤此宋

均宜爲注緯書者均於詩譜序曰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

世本

卷一

五

昆乎之傳業弟子宗均字叔庠卒于建初元季鄭子生于桓

帝時于獻帝五季卒宗均不能爲其徒也史記索隱云裴注

頻引孫檢注世本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今采集此書亦

附宋均孫檢注數條忽題宋衷從其多云又注稱宋衷宋忠

宋仲子或止稱注各隨所見之書因之若唐志所云王氏注

世本謹二卷今不可得矣

伯篇

澍按論衡對伯篇云言苟有益雖伯何害倉頡之書世目紀

事奚仲之車世目自載伯余之衣目辟寒暑桀之瓦屋目辟

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

十五家皆受責也又按周禮注智者創物謂始開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也明堂位正義云世本書名有伯篇其篇記諸

伯事

伏羲制儷皮嫁娶之禮禮記月令疏

樹按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曰儷皮為禮儷鹿皮也通典唐

志皆作儷白虎通作離云雙皮也婚聘薦皮為裘服不忘古

也何休云儷皮乎縑取其順天地也鹿皮所曰重古也又楚

詞云命蹇修曰為理王逸注伏羲臣謂為媒理主婚姻洪慶

善曰為宓妃伏羲之女故使臣曰為理修明嫁娶禮始伏羲

也風信通亦云女媧禱祠神而為女媒因置昏姻一云黃

世本

帝始制嫁娶

伏羲作琴山澗經注

樹按通鑑序編音釋引世本云伏羲氏削桐為琴面圓法天

底平法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

長七尺二寸曰修身理性反天真也達靈成性象物昭功也

係宋衷注文又按太平御覽伏羲之琴名離琴謹伏羲琴名

龍吟樂錄伏羲琴二十七絃古今注曰為二十五絃郭璞云

十絃琴操言五絃絃失之當曰二十七絃為昆廣雅伏羲琴

七尺二寸或云三尺六寸六分楚詞伏羲駕辯淵林曰伏

羲作琴製此曲

伏羲作瑟初學記通志

樹按通典引世本云庖犧瑟五十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

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風信通引世本云宓

伯瑟八尺一十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書鈔玉海引世本云伏羲

瑟五十絃瑟潔也使人清潔于心淳一行也皆係宋衷注

文孫恂引云庖犧伯瑟

神農作琴風信通初學記

樹按博雅引世本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

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伏羲琴長七尺二

世本

寸上有五絃當係宋衷注文楊雄琴清英云魯者神農造琴

目定神禁淫僻去邪詆反其天真又按說文云琴神農所

桓譚新論亦云神農作琴

神農作瑟山澗經注

樹按路史神農度瑤瑟而保合太和開民詠

女媧作笙簧文選長笛賦注太平御覽

也

樹按女媧太昊氏之女弟此言黃帝臣誤矣盧全曰為伏羲

婦尤非博雅引世本云女媧作笙簧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

曰匏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當係宋注帝王世紀女媧氏風

也

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書樂志女媧作笙列管于匏上納
簧其中風信通書鈔引無笙字

隨作笙風信通志樂略宋衷注隨女媧氏之臣路史注

樹按執文類聚通典引世本有未知其何代人也句係注文

又按說文隨作笙女媧氏作簧是笙簧二器或謂簧即笙中

之簧應劭引世本云隨作笙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

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也嘗係宋注

隨作竿廣韻文選注太

樹按周禮春官疏竿長四尺二寸注竿管類用竹為之形參

差象鳳翼身火離火數七冬至之時飲之冬水用事水數六

世本 卷一 八

六七四十二竿之長蓋取於此也

顓頊命飛龍氏鑄洪鐘聲振而遠太平御覽

樹按呂氏春秋顓頊命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雪呂

祭上帝是飛龍氏能審音故作鐘也又按三墳伏羲氏命臣

飛龍氏造六書是春皇時先有飛龍氏也三墳又曰朱襄為

飛龍氏拾遺記顓頊即佐受文德者錫呂鐘磬有浮金之鐘

祝融作市初學記太平宋衷云祝融顓頊臣也為高辛氏火

正文釋

樹按古史考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然則

市之作自神農祝融特因而修之非作也

句芒作羅玉海宋衷注句芒伏羲臣

樹按周易庖羲氏王天下結繩而為網罟古史考伏羲氏觀

蒙而作網抱朴子太昊師知蛛而結網

芒作網太平御覽宋衷注芒庖犧氏之臣

樹按路史引芒芒氏或作芒芒氏春秋古史考芒芒云伏羲

作網

黃帝使羲和作占日史記索隱玉海

樹按呂氏春秋云羲和占日占日者占日之晷景長短也

大荒南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

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

世本 卷一 九

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

入目為睇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睇有夫羲和之子出于

暘言故堯因此立羲和之官呂氏主四時尸子曰造麻象者羲

和子也廣韻羲和造麻又按司馬貞引世本無作字

常儀作占月史記索隱玉海

樹按常儀氏也一作尚儀儀古音昇我同後世遂有嫦娥之

說因音近而訛春秋時有常儀靡即常儀氏後杜預注為地

名誤占月占月之暘朔弦望也司馬貞引無作字

與區占星氣史記索隱

樹按與區即車區亦作鬼容區實一人也史記封禪書黃帝

得寶鼎宛胸問于鬼與區又曰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李奇注區黃帝時諸侯占星氣謂占星之昏明流質主何瑞禎變異及雲物恠變風氣方隅時候也

伶倫造律呂史記索隱

澍按伶倫黃帝臣史記律書黃帝使伶倫之大夏嶰言取竹截十二管呂象鳳鳴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言生其竅厚薄均者斲兩節閒而斲之呂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呂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呂為律呂晉志黃帝律呂玉為琯長尺六寸為十二月言黃帝作者明君得統臣也一伶倫

世本

卷一

十

太橈作甲子春秋序正義 宋注太橈黃帝史官 典疏 史記索隱

澍按月令章句云太橈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呂名日謂之幹作子丑呂名月謂之支支幹相配呂成六旬也又按漢律厯志伏羲有甲子元麻陳鳴麻書序云伏羲推策作甲子是太昊時已有甲子至太橈特配甲子作納音耳非甲子始太橈也橈一作撓

隸首作算數文選西京賦 宋注隸首黃帝史也 史記索隱

澍按隸首作九章算數博物志黃帝臣一云黔如即隸首呂氏春秋云黔如為慮首史言作算之始者也漢律厯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

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又按文選注引無算字

容成作調厯堯典疏 太平御覽 史 宋衷注容成黃帝之臣 記索隱 春秋序疏

澍按容成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作調厯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歲交已酉實黃帝之五十季也史記索隱云世本及律厯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厯後漢書注引博物記云容成氏作厯注黃帝史官而律厯志云黃帝作厯者君得統臣也又按尸子云羲和造厯楊泉物理論曰為神農造厯日弄世本說異

世本

卷一

十一

沮誦蒼頡作書廣韻 宋衷注沮誦蒼頡黃帝之史官 平御覽

澍按尚書序正義引云蒼頡作書無沮誦字周禮外史疏引云蒼頡作文字注蒼頡黃帝之史援神契云蒼頡視龜而作書淮南子云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呂氏審分覽云蒼頡作書高誘注蒼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目造文章說文庖犧氏始作易八卦神農氏結繩為治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呖之跡初造書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沮誦蒼頡為黃帝左右史唐六 宋注云黃帝之世始立史官沮

誦蒼頡居其職矣至於夏商乃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初學記

澗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史皇蒼頡同階不作沮誦未審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記其言動謂之書契而河圖玉版云蒼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乎扈洛汭之水靈龜負圖丹甲青文曰授之是蒼頡為帝又非史官矣而漢熹平六年蒼頡廟碑云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而孔演圖元命苞言帝王之相曰蒼頡四目是謂益明非人臣也

世本

卷一

主

史皇作圖

文選宣貴妃誄注 文類聚 太平御覽

朱衷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澗按類聚引世本云史皇作畫又按淮南子注史皇蒼頡也

春秋元命苞云蒼帝史皇氏名頡姓侯罔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執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治百

有一十載都於陽成終葵術之利鄉亭亦曰史皇為蒼頡歟

路史引世本云史皇蒼頡同階是史皇非即蒼頡也

黃帝作旃余正 釋文朱均注通帛為旃冕冠之有旃者路史

澗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黃帝作旃冕春秋合誠圖曰黃帝

黃冠三禮圖亦言黃帝作冕也

黃帝作冕旒土冠 礼疏宋仲子注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雖詳左桓二 季疏

澗按古史考黃帝臣常先作冠冕謂之元服故加常先為冕

侯也

胡曹伯冕

昭二十四季 疏 太平御覽

宋忠注云胡曹黃帝臣類聚 文

澗按冕起於黃帝加飾起自唐虞又按物原荀始為冠亦黃

帝臣

伯余作衣裳太平御覽 宋注 余黃帝臣也

澗按伯余即黃帝河圖挺佐輔云茶古舒字或伯余即黃帝

世本

卷一

主

也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綬一作 麻索 一 縷 手經指 挂 一 後世為之機杼勝 一 復曰 一 其用許慎注亦 編 體 辨

胡曹伯衣路史國名 記 廣韻

澗按古史考云胡曹伯衮服九章

黃帝造火食禮記 疏

澗按逸周書云黃帝始蒸穀為飯管子云黃帝作鑽燧生火

目熟蒙臊民食充無茲腸之疾而天下化

夷伯鼓通典 通志 菽文類聚

澗按夷即黃帝次妃彤魚氏之子夷鼓其名鼓目其伯鼓猶

無句之稱磬叔相土之號乘杜也皇甫謐謂夷鼓一名蒼林
古今人表曰蒼林為嫫母子又按禮云伊耆佗鼓

伶倫佗磬

澍按御覽引磬字佗聲通禮義纂帝使伶倫造磬羅泌云伶

倫造磬曰諧八音五音調曰六天時八音交曰正人佗

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太平御覽
初學記

澍按逸周書黃帝穿井又按說文八家為井象構幹形墨子

二舍共一井

尹壽佗鏡

事物原始
注黃帝臣

澍按乎中記云尹壽堯臣也佗鏡此說誤蓋鏡肇于軒轅尹

世本

卷一

古

壽為臣君得統臣故諸書又言黃帝佗鏡也堯師君疇一佗

尹壽字之誤正字通希姓錄引世本均佗於壽疑誤

於則佗屏履

初學記
太平御覽
注於則黃帝臣章曰履麻曰履也

澍按御覽引無屏字事物紀原引麻下有皮字

蚩尤曰金佗兵器

初學記
太平御覽
宋衷注蚩尤神農臣也

澍按路史引世本云蚩尤佗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

之涿鹿之野太平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佗兵又按太白陰經

伏羲曰木為兵神農曰石為兵蚩尤曰金為兵是兵起于太

昊蚩尤始曰金為之管子地數篇蚩尤受葛盧山之金而佗

劍鎧矛戟春秋元命包蚩尤虎捲威文五兵宋均注捲手也

手文威字也呂氏春秋蚩尤佗兵非佗兵也高誘注非始佗
之也

巫咸佗筮

周禮龜人
初學記
宋衷注巫咸不知何時人

澍按離匪易云黃帝將戰筮于巫咸莊子逸篇黔首多疾黃

帝五巫咸曰通九竅路史神農時有巫咸主筮太平御覽引

世本宋注云巫咸堯臣也曰鴻術為帝堯之醫郭璞巫咸山

賦序本之古史考殷巫咸善占筮書什陟贊巫咸作咸又四

篇外國圖云咎殷帝太戊使巫咸禱於山河說文云古者巫

咸初佗巫王逸楚詞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隨志

有巫咸五星占一卷是其人善星厯審矣且神農黃帝唐堯

世本

卷一

古

殷商時皆有巫咸也又按古史考伏羲佗卦始有筮其後殷

時巫咸善筮則筮不起於巫咸矣

巫彭佗醫

山海經注
初學記

澍按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

注皆神醫也說文云古者巫彭初佗醫又按當時命附察明

堂識表裏陰陽之病機雷公究息脈詳炮炙之藥性桐君定

本草採金石草木之藥材饒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寒衰知

牛馬形氣生死之診岐伯推太素之八十一問難佗內經而

藏府別經絡彭王公得內經之旨巫彭則處方墨餌并滿澣

刺治也玉海引佗巫咸佗醫昇巫咸為帝堯醫者合

巫咸伯銅鼓通典

澍按杜佑云世本巫咸伯銅鼓蓋南中所制又按漢馬援征五谿伯銅鼓季滲諸葛亮征南蠻伯銅鼓巨鐘之蓋本巫咸之遺意又按地理志安邑巫咸山在南王公黃帝經序云解州鹽池北一水名巫咸河緯略云今平陽有巫咸頂云是巫咸修真處更有巫咸山巫咸墓巫咸言在夏縣東是巫咸河東入也而史記正義云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有巫咸巫賢冢絕書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此史記正義所本

共數貨狄伯舟初學記宋衷云二人共黃帝臣

世本 卷一 六

澍按玉海引世本云古者觀落葉因曰為舟當是宋注又按共數見窾木可曰浮水而渡即剝木為舟化狐見魚尾畫水而游乃剝木為楫曰行舟路史引貨狄伯化狐說文同蓋化即古貨字狐狄字形相近而易又按山海經番禺始為舟墨子棄作舟又工倕作舟呂氏春秋虞姁作舟東晉發蒙記伯益作舟

倕作鐘風俗通初學記 廣韻 宋注云垂黃帝工人宋均云舜臣鑄大鐘

澍按風俗通引世本云垂倕鐘秋分之音也通典玉海引世本云黃帝工人垂造鐘宋志引世本云鐘者黃帝工人垂所

造博雅倕氏鐘十六枚曹憲注云世本垂造鐘垂舜臣帝王世紀魯命倕作鞞是垂為工之通名非一人也諸書皆曰鐘為樂器惟明堂然正義云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曰為堯垂所作調和之鐘亦足釋文引世本亦曰垂所作鐘為飲器山海經伏羲之孫鼓延始為鐘又云伯陵倕鐘呂氏春秋黃帝使榮後造鐘

倕作規矩準繩五篇

澍按濩律厯志權鼻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目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目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

世本 卷一 七

準者所目撥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

倕作鈹詩臣宋仲子云鈹刈也

澍按釋文引世本云倕作鈹鐸左傳疏引無鈹字毛傳鈹鈹也鈹即鈹也管子云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方言甬燕東北斲鮮冽水之間謂之鈹宋魏之間謂之鐸或謂之鐸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甬沅湘之間謂之舂趙魏之間謂之鼻東齊謂之槌釋名云鐸鈹刈地為坎也

倕作耒耜齊民要術宋注垂神農之臣也

澍按高誘注淮南子郭璞注山海經並云垂堯巧工也而玉篇云倕黃帝時巧人名此云神農臣未審何本路史云垂句

龍子夫神農作耒耜見於易為斧斤作鋤耨見於周書矣

坐作耨傳三十季疏

澍按古史考神農作耨說文云耨曲耕木也

咎繇作耒耜太平御覽

澍按世本既云坐作耒耜復云咎繇作耒耜夫坐為巧工作耒耜有明徵若咎繇則未辨聞也疑御覽引有譌御覽又引

云繇作耒耜尤誤

揮作弓初學記 太平御覽 類聚 注云揮黃帝臣

澍按唐世系表曰揮為青陽弟五子無据少昊子作弓者蓋般爾揮自黃帝子也類聚引世本注云青陽氏子揮曰弧矢

世本 卷一 六

命世昇宋注異初學記引揮下有始字張勃吳錄揮觀弧星

始制弧者弧如張之星也又按越絕書黃帝作弓墨子羿作

弓呂氏春秋夷羿作弓山溝經少昊生般是始為弓荀子偃

作弓

牟夷作矢山溝經注 初學記 射義 注云牟夷黃帝臣

澍按矢亦曰箭曰小竹作幹長三尺一寸膠翎為羽鍊金為

簇簇之可貫肢體曰威天下荀子注及說文作夷牟山溝經

引世本牟夷又按荀子云浮游作矢

逢蒙作射類聚

澍按世本言逢蒙作射者蓋作射法也故漢書藝文志兵技

巧十三家有逢門射法二篇顏師古曰即逢蒙呂氏春秋作

逢蒙荀子史記皆同莊子作蓬蒙法言作逢蒙音薄紅切鹽

鐵論作逢須惟孟子作逢蒙

雍父作杵廣韻 太平御覽 宋衷云雍父黃帝字也

澍按字御覽引臣說文亦云黃帝臣雍父近刻廣韻作羅

父誤御覽引云雍父作春玉篇引云雍父作曰又按呂氏春

秋赤冀作杵曰桓譚新論伏羲作杵曰然黃帝內傳曰為帝

斬蚩尤因作杵曰斷木作杵掘地為曰曰火堅之使民春采

弄易繫辭合

胲作服牛初學記 太平御覽 宋衷注云胲黃帝臣也能駕牛又云少昊

世本 卷一 九

時人始駕牛

澍按胲天中記作胲牛一作馬疑誤路史引胲上有臣字路

史注引世本云胲為黃帝馬醫嘗醫龍是目胲為即馬師皇

也一說寒哀為馬師皇呂氏春秋云王久作服牛久亦黃帝

臣也

相土作乘馬楊倞荀子注 鄭康成周禮校人注

澍按荀子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曰其作乘馬故謂之乘杜

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于相土故曰作曰其作乘馬之法

當係宋注而楊倞引世本文紀季云帝相十五季商侯相

土作乘馬而玉篇云黃帝臣相乘馬曰相為黃帝臣又脫漏

佗字誤矣荀子曰氏春秋皆云杜佗乘馬杜卽相土也毛詩
自土沮漆齊詩佗自杜沮濼微彼桑土韓詩佗微彼桑杜禹
貢雲土夢佗又古文佗雲杜夢佗又蓋字通也尚書疏引王
肅云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

臘佗駕韻

澍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乘雅佗駕呂氏春秋云乘雅佗駕
蓋乘雅合聲卽臘也又按王久佗大車之輓轅端橫木縛輓
曰駕牛乘雅造小車之軌轅端上曲鉤衡曰駕馬也

奚仲始佗車山海經注 太平御覽 後漢書注

澍按古史考黃帝佗車引重致遠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

世本 卷一 三

馬左傳注奚仲爲夏掌車服大夫後漢輿服志荀子注也云
奚仲爲車正淮南子奚仲堯時爲車正文選注引文子云奚
仲爲工師山濤內經謂奚仲子吉光曰木爲車郭景純注此
言吉光明其父子其創意呂氏春秋審分覽奚仲佗車高誘
注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於薛劉芳徐州
記奚公山在滕縣東南六十里奚仲造車處上有軌轍見存
又按服牛乘馬曰利天下所起遠矣不始奚仲也

韓哀佗御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 宋衷曰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
言作者加其精巧也漢書注

澍按呂覽曰寒哀并黔如隸皆等並列蓋皆黃帝臣也又大

禹之御有郭哀韓哀或卽郭哀蓋同姓猶秦政稱趙政也仲
子注爲韓文侯殊無佐證顏師古謂特善御耳非始佗也亦
縣擬之詞韓呂覽佗寒古韓寒字通一引本文哀下有侯字
者非

宿沙佗煮鹽太平御覽 比堂書鈔 路史注 宋注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

故曰爲魚鹽之利

澍按北堂書鈔引世本云夙沙氏始煮海爲鹽夙沙黃帝臣
路史注引宋衷注夙沙氏炎帝之諸侯今安邑東南十里有
鹽宗廟一佗質沙說文佗宿沙在炎帝時或云在帝魁之世
逸周書咎者質沙三卿鞠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

世本 卷一 三

譁卿謀變質沙曰卽此宿沙也仲子注爲齊靈公臣失之
御覽書鈔路史引注不知何旨差互如是

堯修黃帝樂爲咸池樂記疏

澍按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
闕之或佗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佗樂名也堯增修而用
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正義
曰黃帝佗咸池堯增修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
雖黃帝樂堯既增用之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
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別去其名則大章是也其咸
池雖黃帝樂堯增修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

修者至周謂之大卷

無句伯磬風信通 博雅 明宋衷云毋句堯臣也 初學 堂位疏 山海經注

樹按通典通志引世本云磬叔所造不知何代人未知誰注

又按禮記疏皇侃云無句叔之別名古史考叔堯時人即無

句也通禮義纂堯使無句伯琴五絃樂錄云無句堯臣也為

堯時人審矣博雅毋句氏磬十六枚曹憲注亦引世本毋句

伯磬云毋句堯臣也文選注引世本云叔舜時人疑誤路史

注引世本云磬叔所造乃無句也傳予七謨謂伯夔伯磬無

據羅泌云無句一伯無閒無郭引伯毋字通

堯使禹伯宮室初學記 太平御覽 玉海 介正釋文

世本 **卷一** 三

樹按呂氏春秋高元伯宮室高元黃帝臣建合宮曰接萬靈

陸賈新語黃帝伯宮室白虎通黃帝伯宮室曰避寒暑是先

子夏后氏也淮南子舜伯室築墻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

有家室又按路史引無室字

化益伯井易釋文 宋衷注化益即伯益堯臣 路史

樹按初學記引世本云伯益伯井太平御覽引伯伯夷誤淮

南子伯益伯井而龍登乎雲神棲崑崙能愈多德愈薄矣

堯造圖基丹朱善之北堂書鈔

樹按路史堯生丹朱驚狼媚克帝悲之為制奕基目閑其情

博物志堯伯圖基目教丹朱

烏曹伯博文選博奕論注

樹按中興書桀伯博說文局戲六箸十二棋也揚子方言博

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閒謂之博吳楚謂之蔽廣韻引世

本博伯博山堂肆考古者烏曹伯博曰五木為子有鼻盧雉

憤塞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鼻形者為最勝盧次之雉憤又

次之塞為最下

繇伯城郭禮祭法疏 水經注

樹按史記黃帝為五城又云軒轅黃帝築邑汜勝之書紀神

農之教曰雖有石城湯池無粟則不能守是炎黃已有城矣

呂氏春秋言繇曰獸尾為城又云夏繇伯城淮南子曰繇伯

世本 **卷一** 三

城吳越春秋曰繇築城曰衛君造郭曰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又按博物志禹伯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又自禹

伯也水經注引無郭字

皋陶伯五刑路史注 玉海

樹按淮南子皋陶瘡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呂氏春秋皋陶

伯刑後漢張敞議云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

者也左傳夏書云昏墨賊殺皋陶之刑風信通皋陶謨禹始

造律又按急就章云皋陶造獄法律存也又按路史注引世

本云陶制五刑

伯夷伯刑北堂書鈔

澍按此言本曰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二語御覽引作下有
五字

舜作簫通典
通考

澍按通典引世本云簫舜所造其形參差曰像鳳翼十管長
二尺當係仲子注文又按五經通義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
寸博雅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無
底者謂之洞簫有雅簫長四寸頌簫長尺二寸王逸楚詞注
舜簫名參差又按通禮義纂伏羲作簫十六管廣韻女媧作
簫

夔作樂初學
記

世本

卷一

音

澍按禮記夔始制樂曰賞諸侯淮南子夔伯樂合六律調五
音所目通八風帝王世紀堯命伯夔放山川結音之音伯樂
六章天下大和呂氏春秋慎行論舜欲目樂傳教於天下乃
令重黎舉夔于草莽之中而進之舜曰爲樂正事亦見孔叢
子水經注引樂緯曰管籥典叶聲律宋忠曰籥即夔史記正
義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
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是目熊摯即爲舜時典樂之
夔者夫摯之先鬻熊乃當文王時而其裔孫反在堯舜之世
謬矣又按樂緯叶聲儀也宋忠注云籥即夔之歸鄉乃今之
秭歸縣地有夔鄉夔封于此夔氏引不同

數皆作畫太平御覽

澍按舜母握登死瞽叟娶東澤氏女曰壬女生數手及象
也數皆一作數手又作媠皆或作擊手又作擊手顏師古云
數音口果反作擊者誤又按列女傳云舜之女弟繫皆昇二
媠諧初學記舜妹有數手又按易通卦驗云伏羲氏易無書
曰畫事此畫之始也一云軒轅子苗龍爲繪畫之祖事物原
始封膜作畫

后益作占歲太平御覽
玉海

澍按書鈔御覽引世本歲下有之法二字玉海引云后益作

歲本

世本

卷一

音

季子作甲初學記
御覽 太平御覽 宋衷云少康子名杵也甲鎧也費普疏
澍按御覽引宋忠曰杵少康子與也初學記引世本與甲
宋衷曰與少康子又按介甲函鎧一也季世麻季杵名松蔓
帝王世紀或作公孫莫非也管子書曰爲掛尤作鎧路史引
杵作甲無季字索隱引世本云季作甲
杵作子路史
澍按杵即季杵也中候杵作子杵一作字又作仲帝王世紀
作后子
帝女令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初學記
御覽 太平御覽 宋衷注儀狄夏
禹之臣

澍按國策言帝女令儀狄作酒初學記引帝女下脫令字今補夫有虞氏曰酒養老而岐雷方有醪醴其來遠矣

少康作林酒初學記太平御覽

澍按酒誥正義引世本云杜康作酒說文少康即杜康也而

博物志云杜康字仲宜漢時為酒泉太守或云黃帝時人

少康作箕帚太平御覽廣韻

澍按世本引有夏字

湯作五祀史路

澍按世本言湯作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鄭康成曰

為商制漢志一戶二竈四門五井白虎通高堂隆劉昭之說

世本

卷一

五

皆然後漢魏晉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

月令乃有行無井康成倣之故隨唐月行代井開元禮祀戶

司命曰春竈曰夏門厲曰秋行曰冬雷曰季夏追李林甫修

月令始復井黜行

桀作瓦屋

澍按論衡對佗篇文補而史記龜策傳亦云桀為瓦屋又按

古史考夏后氏時烏曹佗軛身曹桀臣佗瓦屋則需軛矣張

琴博物記云桀佗瓦

昆吾佗陶史記注

澍按博物志桀佗瓦蓋昆吾為桀佗君得統臣也古史考

夏后氏時昆吾氏佗瓦曰代茅茨之始呂氏春秋審分覽昆吾佗陶高誘注昆吾顛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為夏伯制佗陶治埴埴為器黃帝內傳黃帝始佗陶蚩尤佗治世本言昆吾佗陶蓋廣之爾

紂佗玉牀太平御覽

澍按物原神農佗牀少昊佗簣說文牀身之安也釋名人所

坐卧曰牀牀裝也所曰自裝載也黃帝內傳言帝有七寶牀

則紂之玉牀較後世之珊瑚玳瑁牀不為侈矣佗一引佗為

或王佗髮初學記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莊子釋文宋均注髮或飾也

澍按御覽引世本髮佗簪古今注云舜廣開視聽求賢人曰

世本

卷一

七

自輔佗五明扇是扇制遠矣或王之佗髮曰王后夫人車服

輦車有髮即緝雉羽為扇曰障翳風塵蓋本殷高宗有雉雉

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有雉扇之遺意也高誘呂覽注髮棺飾

也畫黼黻之狀如扇于僕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淮南

子注髮狀如今要扇字本佗髻先鄭引春秋傳佗髻杜氏改

為髻

墳暴辛公所造風俗通詩何人斯疏文宋均注暴國公平選長笛賦注余疋釋文

王時諸侯暴辛公燒土為之有三孔

澍按通典御覽引世本云墳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畿

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也風俗通詩疏並引云周畿內有暴國

之君豈其時人也墳本伯堯圖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路
史引云暴周圻內國均係宋注又按毛詩序上帝板板凡伯
刺厲王也詩已有如堯如箴之句厲王在平王并尚隔幽宣
二主安得謂平王時諸侯所伯乎且通厯云帝嚳造墳拾遺
記庖羲灼土為堯通典引宋注為墳久矣此掌其官也古史
考亦曰世本為謬又高誘注淮南繆稱訓云蘇謚信暴謚桓
又并成辛不同書鈔引世本辛伯新鄭歿曰墳有六孔并宋
仲子注又不同郭璞爾雅注墳燒土為之大如鴟子銳上平
底形但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

蘇成公伯簠風信通何人斯疏詩宋均注簠有觶如酸棗蘇成公

世本 卷一 天

平王時諸侯

澍按書鈔引簠有觶如酸棗云云曰為世本本文誤又
按舜時西王母獻玉琯則昆已有簠安得言成公始造譙周
古史考古有墳簠尚矣幽王時蘇成公善斂簠暴辛公善墳
記者因曰為伯謬矣應劭風信通亦正釋文並云簠蘇成公
所伯長一尺二寸惟後漢書注引世本云暴辛公伯簠曰竹
為之長尺四寸有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并諸本異并廣雅
同郭璞注亦正云簠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
翹橫斂之小者尺二寸鄭眾周禮注簠七孔疏引禮圖簠九
孔鄭司農周禮注云簠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蔡邕

月令章句云簠六孔有距橫斂之或曰距或曰翹或曰觶皆
謂其上出之斂孔也簠廣雅伯簠月令作

公輸般伯石禮後漢書張衡傳注

澍按孔融因刑論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于斲木
掘地後漢西羌東號子傳水春河漕注水春即水碓也通信
文水碓曰輻車桓譚新論虛義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偕身
踐碓而利十倍物原軒轅臣雍父伯碓后稷伯水碓然則碓
不始公輸而水碓亦不起杜預也太平御覽引伯公輸般伯
禮磨亦見古史考又一引公輸般伯碓

秦穆公伯沐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世本 卷一 无

澍按表記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喪大記注士沐梁天
子之士也塗率而上之天子沐麥并又按沐事尚矣茲言秦
穆公伯者或分其等秩或又加精也

魯昭公始伯璽因學紀聞

澍按老子云為之符璽莊子云焚符破璽是璽古有之運斗
樞云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其言難据唐六
典注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坐是商目并
已有之或謂起于秦之乘輿六璽者亦非且左傳季武子使
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伯璽可乎
魯昭公伯弁太平御覽宋均云制素弁也

澍按物原云昭公始曰素絹為弁也

衛公叔文子伯輓軸太平御覽北堂書鈔

澍按輓軸尚矣不始文子

燧人伯火

澍按一切經音義引世本云造火者燧人因曰為名者也此係宋仲子注據此曰意補正文

世本

卷一

世本卷第二

漢五業從事宋衷注

或或張 樹梓集補注

居篇

澍按史記吳世家魏世家水經注太平御覽等書引世本居

篇

涿鹿在彭城黃帝都之

太平御覽宋衷云涿鹿在彭城南後漢書注

澍按太平御覽又引世本云今上言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當係仲子注文路史引云涿鹿在彭城東有阪泉宋注南字誤魏土地記云濟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則世本之言信矣

世本

卷二

若水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太平御覽

澍按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注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閒厥木斯植故水受其稱焉九州要記嵩之臺登有雙諾川鸚或山黑水之閒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于此又按杜預曰昌意所封在都都乃襄州樂鄉非是南郡之都允姓為秦所入者世本曰若水為允姓誤矣

饒內舜所居困學紀聞

澍按饒內一伯姚虛帝王世紀伯媯虛杜岐公曰即國語之嬴內音媯虛漢書地理志漢中郡西城下注應劭云世本媯

虛在西北舜之居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媯虛在西城西舜居之水經注引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濼中西城縣或言媯虛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伯媯墟故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媯皆昞宋衷注文

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濼地理志

記正義

澗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

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此係宋注史記正義濼地理

志並引世本云禹都陽城又按地理志曰潁川陽城為禹都

非也當曰濮澤之陽城為是蓋堯舜皆都河東北不居河南

世本

卷二

二

耳譙周古史考曰鄭厲入櫟即陽城亦非

契居蕃水經注

澗按蕃即潘邑契封地寧陰鄭縣有穰都城故潘邑也魏土

地記下雒城西南故潘城水經注渭水東逕穰都城北故潘

邑殷契之所居關駟十三州志蕃在鄭西今之穰城是矣地

有商山帝王世紀謂在商洛也通典曰商洛為商君封誤鄭

道元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商在大梁之陽皇甫謐關駟並

曰為上洛商縣也殷商之名起于此矣

昆吾為夏伯夏衰遷於舊許韋昭國語注

澗按昆吾居帝丘即陶唐火正闕伯之所居也

昭明居砥石書序正義宋衷曰相土就契封于商春秋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成本紀注

澗按荀子成相云契兮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即

底柱也至子相土乃遷商丘

昭明復遷商後紀

澗按昭明子相土遷商此言誤說見居砥石注

祖乙遷于耿書序正義

澗按水經注汾水逕耿鄉城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為

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圯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

鄉是也盤庚曰耿在河北迨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史記祖乙

世本

卷二

三

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今河東皮氏有耿鄉是此邢非邢洛

也詩地理考引通典邢州治龍岡縣祖乙遷邢即此是耿即

邢也而孔安國書序注云圯于相遷于耿皇極經世祖乙圯

于耿徙居邢蓋本史記通鑑辨編祖乙元祀圯于相徙都于

耿九祀圯于耿徙都于邢則索隱音耿為邢者誤

相土徙商丘本顓頊之虛故陶唐火正闕伯之所居也太平御覽

澗按商丘即帝丘陶唐火正闕伯居之夏伯昆吾亦都此殷

相土又徙居故春秋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又因之服虔左

注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闕伯之後居商丘故湯曰為天下

號

相徙帝丘於周為衛地理通釋

澍按皇甫謐曰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尋氏即及

冢書所云相居斟灌也

莖王居鄆鄆文書西都賸注

澍按說文鄆在京兆杜陵西南括地志鎬在雍州西南三十

二里瀉水源出長安縣西北瀉池通典今長安縣昆明池北

瀉陂是巖彭祖春秋會盟圖云鄆鎬相去二十五里

周公居少昊之虛詩地理考

澍按史記正義少昊虛即壽丘

湯公徙魯史記宋忠注魯今魯國

世本

卷二

四

澍按皇甫謐云魯國即曲阜縣

懿王徙於犬丘史記宋忠注魯王自篇徙都犬丘一曰廢丘今槐里是也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澍按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遠甸奴傳懿

王時王室遂衰夸狄相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詩人始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小雅

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

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漢書懿王名堅

懿王居犬丘平王徙居洛帝王世紀地理通釋

澍按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在雍州始平

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

更名廢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

敬王東居成周遂徙都至赧王徙居西周帝王世紀地理通釋宋衷曰洛

誥所謂新邑也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戰國策注史記索隱

澍按地理通釋引世本云西周桓公揭居河南周惠公班居

洛陽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

吳孰哉居藩離史記宋忠注宋衷云孰哉仲雍字也藩離今吳之餘暨

縣也

澍按一引宋衷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路史引藩離

世本

卷二

五

仲雍離吳地志仲雍墓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

吳孰姑徙句吳史記宋忠注注云孰姑壽夢也句吳泰伯始所居

地名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讀姑

為諸孰姑壽夢為一人又名乘也

澍按文選注引世本文句吳下有句音溝三字服虔左注云

壽夢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

經言乘傳言壽欲使學者知之也史記正義太伯居梅里在

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諸

樊南徙吳至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司馬貞曰

顏師古注漢書曰句言吳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而宋衷

曰為地名吳人不聞別有城邑名句吳也世本之言或難依據

諸樊徙吳史記注

澍按詩地理考引世本云孰徙丹徒句吳家楚徙吳家楚二字誤宜作諸樊諸樊名遏壽夢之子

唐叔虞居鄂路史國名記宋衷云鄂地今在大夏晉世家注

澍按杜左注鄂晉別邑括地志鄂城在慈州昌寧縣一里史記正義鄂身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

世本 卷二 六

康叔居康從康徙衛詩地理考宋忠云康叔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虛定昌之地畿內之康未知何在也

澍按北堂書鈔引世本云康叔封衛衛世家注引云康叔居康

成公徙於帝丘漢地理志

衛戴公居曹路史國名記

澍按宋桓公立之廬于曹泉水載馳之詩皆言衛地西征記今白馬城古衛之曹邑戴公東渡河處此文公遷楚丘城家記曹齊桓公築

衛成公徙濮陽衛世家注宋忠云濮陽帝丘地名濮音卜

澍按衛成公自楚丘遷此衛元君又自濮陽徙野王

蔡叔度居上蔡史記正義詩地理考

澍按水經注引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當是宋注文上蔡在汝南

蔡胡徙居新蔡詩地理考宋忠云故名其地為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水經注

澍按管蔡開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為卿士曰見於王王命之曰蔡申曰地也曰奉叔度祖昆為蔡仲史記正義引宋忠云胡徙居新蔡即世本本文非宋注

世本 卷二 七

蔡平侯徙下蔡史記正義

澍按司馬貞云今世本無者近脫耳又按歐陽恣云平侯自上蔡徙都新蔡史記正義引宋忠云平侯徙下蔡酈道元曰春秋外傳云當成周時南有荆蠻申呂姜姓矣曰蔡平侯始封也

昭侯徙州來路史國名記

澍按羅泌云昭侯徙此號下蔡樂史云下蔡有二處水經淮水東岸一城即下蔡新舊二城對據是也

曹叔振鐸居曹地理考宋忠云曹今濟陰定陶縣

澍按曹世家注引世本云叔振鐸封于曹

鎔叔繡封于滕路史陳宋衷注今沛國公巨是滕國也

澍按杜預釋例謚云滕姬姓文王子鎔叔繡之後莒王封之

居滕今沛郡公巨縣是也遠地理志巨為周懿王子鎔叔繡

封公巨水經注亦巨為周懿王子鎔叔繡文公所封未詳所

據

微子居宋史記

澍按史記注引世本云宋夏曰睢陽澍目意補此句王符云

帝乙元子微子開莒王封之于宋今之睢陽是也

宋都商巨夏名睢陽史記注地理通釋

澍按括地志宋州城古關伯之虛即商巨也

世本

管子能渠封仲子紆于鄂寰宇記

澍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能渠中子紆封鄂侯侯一引作

東

楚鬻熊居丹陽左桓二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

澍按穎容春秋釋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

楚莒王徙郢左桓二宋衷云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

澍按莒王一引作文王通典郢即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

又按史記楚世家蚡昌卒弟熊達立是為楚莒王左傳正義

曰杜注蚡昌楚莒王父不從史記劉炫目世家規杜蚡昌是

兄不得為父

楚莒王墓在豫州新息史記正義

澍按括地志新息在上蔡縣東北五十里又按水經注葛陂

城東北有楚莒王冢民謂之楚王琴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

銅鼎銘云楚莒王是知莒王隧也

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鄭水經注

澍按十二諸侯季表宣王元年封弟此違異春秋國語並言

桓公為周司徒目王室將亂謀于史伯寄帑賄于虢檜幽王

實戲桓公死之平王東遷莒公輔王室滅虢檜而兼其土故

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

鄭伯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是皆指新鄭為言矣班固

世本

應劭鄭平皇甫謐裴頠王隱關駟及諸述作者咸曰西鄭為

友之始封而薛瓚謂為東鄭非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周

惠王子多父伐鄭克之乃居鄭父之巨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司馬貞曰鄭縣名屬京兆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

虛黃帝之所都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

鄭桓公居域林徙拾左昭十宋衷云域林并拾皆舊地名封桓

公乃名為鄭至鄭莒公東徙新鄭之後其舊鄭改為縣也

澍按域林國語元和志通典寰宇志皆作域林左襄六年注

域林許地班氏地理志宣王弟桓公封應劭云母弟友所封

子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瓚云穆王目下都西鄭不得曰封

桓公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亦非之蓋是采于彼非至此始有鄭名也

鄭厲公徙居櫟史記索隱宋衷注云櫟今之許昌陽翟皆莖王至周

曰吾其為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謂櫟也史

櫟按櫟即鄭初得十邑之櫟也世本本文不存今據注補水

經注引宋忠曰櫟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索

隱引宋衷云櫟今潁川陽翟

文公徙鄭史記索隱宋衷云即新鄭也

櫟按御覽引注云今京兆新鄭也

召公居北燕史記正義宋衷云有南燕故云北燕

世本 **卷二** 十

櫟按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都城記地

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輿地廣記莖王封帝堯之後于薊

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後燕國都薊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

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或曰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嬰

封召公與于薊為燕司馬溫公云春秋時北燕至微區介蠻

猶不异中國會盟太史公世家曰姑姓之燕仲父伐周惠王

者為北燕誤矣

燕桓侯徙臨易史記正義宋忠曰今河開易縣是也

櫟按水經注易水又東遷易縣故城南晉燕文公徙易即此

城也是徙易者非桓侯矣桓侯父宣侯子莊公

桓侯又居新鄭路史國名記

櫟按呂氏春秋有揚鄭宜即此地居路史引世本伯又君新

鄭商世侯國不知其姓居伯君誤

邾顏居邾肥徙邾左莊五季疏宋仲子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邾為

小邾子

櫟按顏真卿家唐碑云邾莖公名夷父字曰顏子友別封邾

為小邾子遂曰顏為氏

東樓公封于杞陳杞世家注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地

櫟按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莖王封禹後為東樓公是

也

世本 **卷二** 十一

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燕書注

櫟按畢萬晉獻公封之魏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

又按魏世家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注伯莊子索隱云世本

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拜世家同是當伯昭子

魏莖子居魏魏悼子徙霍史記索隱宋衷云霍地名今河東彘縣魏

今河北魏縣是也

櫟按史記世家莖子生悼子悼子徙怡霍而世本王侯大夫

謚云莖仲生莊子絳無悼子而此篇云云是有悼子也內外

傳皆有悼子

赴衰為原大夫史記注宋衷云今雁門平原縣也

樹按史記正義云宋衷說非也括地志故原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北二里左傳襄王曰原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曰示信原降曰趙衰為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

趙成季徙原

史記索隱

樹按成季即衰字子餘

韓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

史記索隱宋忠云平陽今河東平陽縣

樹按本文未句是注文屨入菽文類聚引云韓貞子居平陽

平陽在山西韓世家索隱曰世本伯平子名頃宣子子也竹

書紀季晉烈公元季韓莖子都平陽平陽晉州臨汾縣地水

經注晉獻公滅耿曰封趙夙後襄子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

世本

卷二

三

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為三晉又按世本伯景子史伯貞子

水經注伯康子差互如此

中山莖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莖靈王所滅

史記索隱路史國名記

樹按樂芊為魏拔中山封之靈壽史言趙莖靈王曰惠王三

季滅中山遷其君于膚施索隱云世本不言誰氏子孫又云

趙莖靈王名雍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也未知何據國策言

中山君常為桎伐而亡非也中山亡于魏魏使太子擊守之

不知何目復去史記言中山君相魏小司馬曰為即中山之

復去者皆於世本不合

莖夏莖羅國冀都之莖邑

路史國名記

樹按埤瀋地理志信都有莖邑縣王莽曰順桓而羅泌引一說云衛北境莖父陳留有莖父城曰莖父為莖邑疑非是

廩丘齊大夫廩丘子邑

路史國名記

樹按左傳襄二十六年齊魯餘曰廩丘奔晉杜注今離狐縣

故城是

虞丘齊大夫采邑

路史國名記

樹按左傳襄公十六年齊魯餘曰廩丘奔晉杜注今離狐縣

一伯吾丘又按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于王曰自

代說苑虞丘子為令尹在莊王時是楚亦有虞丘氏也

梁丘虞丘皆齊邑

路史國名記

世本

卷二

三

樹按杜預左注高平昌邑西南有梁丘鄉羅泌路史云穀梁

謂曹邾之閒有梁丘去齊八百里又按齊景公時有梁丘據

字子猶

世本卷第三

漢五業從事宋衷注

或威張 澍稗集補注

氏姓篇

澍按史記注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

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自統系百姓世一作世使不相此一無

別也氏者所自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

言氏則在下也史通云世本辯姓者自周室即指氏姓篇言

也

炎帝姜姓水經注

澍按炎帝長於姜水因姓姜姜扶風之姜陽也初國伊繼國

世本

卷三

一

者故氏伊耆世目為堯姓非也而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姜姓

大昊所賜黃帝姬姓炎帝所賜是又曰姜為賜姓

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水經注

澍按向姜姓又見左隱二季疏州姜姓見左桓五季疏又按

左正義云齊許申由太姜則四國同出伯夷俱由太姜得

封也桓五季州公如曹傳伯淳于杜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

淳于縣此弁伐莒師之州蓋別一國隱二季傳向姜不安於

莒而歸是向姜姓也

有熊氏之後為詹葛氏氏族略

澍按子孫封於詹者為詹氏自詹移葛則為葛氏詹葛氏湯

時葛伯國亦非嬴姓

根水氏老童娶根水氏氏族略

澍按老童即卷章根水一伯即水

鄒氏子鄒之後氏族略

澍按子鄒即青陽也

或姓夏時有或羅國因氏焉廣韻

澍按一本伯其後氏焉或羅伯因熊髡厄國皆夏賢臣弄弄

之信伯明氏之讒子寒泥事見左傳又按大隗氏之佐有或

羅生而有魍人面豹文繼大隗氏為君號鬼隗氏

陳遂舜後史記索隱宋衷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

世本

卷三

二

遂於陳曰為舜後

澍按袁良碑伯封於陳曰後舜後一引伯祀

子氏黃帝臣子壽氏族略

乘氏古賢人乘睢之後氏族略

齊姓姜左傳襄公

澍按周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姬氏曰有夏肸四岳國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本姓而云賜姓者炎帝

後別姓非一自曰姜姓賜伯夷更使為一姓之祖非復因舊

姓也

女氏天皇封弟瑀於汝水之陽後為天子因稱女皇其後為女

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鳩女方晉有女寬皆其後也陸賈新語

澍按女媧為女皇其氏當為男女之女而艾女寬杜預育為爾汝之汝疑非

融夷氏祝融後董父之增曰融夷為氏急就章注

澍按融夷一佻融夷蓋融夷董姓也蔡墨云舜封豢龍于饒

川饒夷氏其後

融姓古天子祝融氏之後廣韻

偃陽妘姓祝融之孫陸終弟四子求言之後左傳襄公十七年疏

澍按廣韻引曰偃陽妘姓國為晉所滅子孫因氏焉妘急就

章注引佻姚非也

世本

卷三

三

參氏董姓陸終弟二子參胡之後氏族略宋注云參胡國斯姓史略

澍按辯證引云參氏陸終弟三子參胡之後

參姓祝融之後廣韻

都允姓國秦入之路史國名記

澍按都子爵地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晉志云南郡都縣都

子國是也又按歷代紀事季表歲已偃允四姓俱少吳後莊

二十八季傳小戎子生夷吾杜注允姓之戎嚴彭祖春秋會

盟圖都即若水昌意國今越嶲之臺登蓋不知婚都若之有

分也

夷妘姓左傳隱公元年疏

澍按妘姓陸終子求言之後左傳紀人伐夷即此夷也

郟妘姓左傳昭公十八年疏

澍按左傳郟人藉稻杜注郟國在琅邪開陽妘姓國

寒妘姓路史國名記宋注云今壽光有寒亭

澍按此注文氏族略引世本正文誤又按羅泌曰寒為猗

姓本於潛夫論

媯姬姓之國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為諸侯此其後也太平寰宇記

澍按此媯在襄州樂縣見杜預左傳注世本昌意降處之

若水當之非也

世本

卷三

四

芮伯姬姓書序疏

息國姬姓左傳隱公十一年疏

芮魏皆姬姓左傳桓公三年疏

澍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魏菴滅之又按魏亦有嬴姓者

見盟會圖指西土之魏駘也

荀賈皆姬姓左傳桓公九年疏

澍按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即此荀賈也

晉魯衛鄭曹滕姬姓左傳襄公十一年疏

畢毛皆姬姓文王庶子顧命王義

澍按僖二十四季傳富辰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

畢原鄭郁文之昭也是畢毛皆姬姓

密姬姓遼書地理志

澍按僖十七年傳齊密姬生懿公是密姬姓也季表曰密為

風姓誤又按春秋會盟圖云密周圻內國宣王滅之宣位作

其

沈姬姓史記索隱

澍按此沈在汝南丹沈相摩黃之沈在汾川者有別彼為少

昊後也

蓼姬姓路史注

澍按皋陶之後有舒黃舒蓼偃姓也并此蓼不同又按左傳

世本

卷三

五

云菴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但舒蓼連二字為國名杜預

曰為二國非也

鮮虞姬姓白狄也穀梁昭公十二年疏

蓼六二國皆姬姓路史注

澍按蓼六為皋陶後偃姓不得為姬姓

唐姬姓之國書正義史記集解

隨氏姬姓為楚滅路史注

澍按左傳桓公六年疏引云隨國姬姓又按桓六年傳楚侵

隨八年伐之隨侯逸莊四年又伐之僖二十年曰瀋東諸侯

叛羅泌云隨侯交裔故李曰曰瀋東之國神農之後季良為

大賢而世本曰為姬姓

已姓出自少昊左傳昭公十七年疏

澍按昊一引伯皞

昆吾古已姓之國夏時諸侯伯祝融之後氏族略

澍按左傳疏引世本云昆吾已姓國出自少昊

苜自紀公已下為已姓氏族略左隱公二年疏

澍按左隱公二年疏引云苜已姓又按疏云世本苜自紀公

目下為已姓不知誰賜之姓十一世茲孟公方見春秋共公

目下微弱不復見四世菴滅之疑為宋氏注也史記曰苜為

廡姓瀋地理志曰苜為盈姓三十世為菴所滅少昊後鄭語

世本

卷三

六

云曹姓鄒苜陸終第五子安之後皆非文七年傳穆伯娶於

苜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則苜為已姓明矣

蓼六偃姓太平御覽

澍按蓼舒及舒蓼三國舒黃帝後任姓蓼庭堅後姬姓而舒

蓼偃姓也杜預左傳注皆曰為皋陶後又曰蓼即舒蓼失之

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也左傳襄公六年疏

澍按此即左傳所云羣舒潛夫論偃姓又有止鄴諸參會六

阮集高羅泌云高即皋也偃或作優誤又按路史云偃偃之

後有州紂貳軫皖南郟頴容春秋釋例云舒有五名舒庸舒

龍舒鳩舒城其實一也誠字譌耳世本舒有六不同

江黃皆嬴姓國史記索隱

澍按左傳莊公十九季疏引云黃嬴姓又按史記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呂國為姓有江氏黃氏

淮夷嬴姓路史國名記

澍按淮夷非一或王所伐其一也

徐奄皆嬴姓左傳昭公元季疏

澍按溇地理志徐盈姓春秋時徐子章禹為吳所滅

鍾離氏阜秦同祖其後因封為姓廣韻音集韻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鍾離氏阜秦同祖嬴姓史記作終黎索隱引世本伯終黎寰宇記引云鍾離嬴姓徐之別號也又

世本 卷三 七

按鍾離菴邑淮南縣見春秋成十四季杜注

鍾離嬴姓也水經注

澍按應劭曰鍾離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呂為縣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菴拔鍾離者也

密須商時媯姓國也文王滅之其後呂國為氏姓氏辨證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密須氏商時媯姓之國國名記引云

商有密須文王伐之

密須氏商時媯姓之國今涇州靈臺有密康公墓或云涇州保

定有陰密城是也子孫呂國為氏或去密為須氏魏有須賈齊

有須無或去須為密氏仲尼弟子密不齊氏族略

澍按氏族略所引今涇州靈臺呂下當係宋仲子注文又按

孔子弟子密不齊伏羲後今作密誤須賈為魏中大夫司馬貞曰蓋密須氏之後溇有陸量侯須無

燕國媯姓左傳隱公五年疏

澍按宣三季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媯杜注媯南燕姓譙

允南呂媯為北燕失之北燕媯姓也

舒蓼氏舒蓼偃姓皋陶之後菴東之境小國也舒蓼阜蓼國自

異氏族略

澍按末句但宋注文又按杜左注羣舒偃姓春秋會盟圖云

舒蓼國在光州

世本 卷三 八

舒鮑氏舒鮑偃姓國也晉悼公大夫有舒鮑無終氏族略史國名記

莘媯姓夏禹之後寰宇記詩地理考國名記

澍按唐世表啟封支子于莘鄭康成曰堯賜禹姓曰媯王充

論衡曰為吞薏苡而生故姓媯也

鄆媯姓子爵氏族略

澍按僖三十一季傳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

杜注言杞鄆夏後自當祀相

杞媯姓漢書地理志

彤媯姓之國書正義

媯姓弗氏史記索隱急就章注

澍按史記云禹後有費氏司馬貞云世本佻弗

姒姓南氏史記索隱
急就章注

澍按司馬貞云男氏世本佻南潛夫論亦佻南路史云世本

佻男非也

姒姓比氏路史注

澍按羅泌云比氏出世本

姒姓郭氏路史

澍灌斟郭夏同姓諸侯左傳襄公
四季疏

澍按急就章引云斟郭姒姓張敖地理記云濟南平壽縣其

地即古斟郭國太平寰宇記斟灌城一名東壽光水經淳于

世本 **卷三** 九

縣本夏后氏斟灌國或王封淳于公路史國名記戈斟姓是

為斟戈世本目為即斟灌氏

秦附庸嬴姓路史國
名記

薛任姓甘誓
疏

澍按薛奚仲後奚仲任姓

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左傳隱公
十一季疏

澍按急就章注引云過氏任姓夏諸侯後為氏又按羅泌云

過宜佻遇即禹為幘母所生禹陽任姓所出也畢佻卑隗卑

氏所出

謝任姓黃帝父姓氏急
就章

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北髦自夷蕭左傳隱公
元季疏

澍按時子姓見急就章注宋子姓見漢地理志亦見路史而

索隱引世本云子姓有髦氏時氏蕭氏黎氏路史國名記引

云空桐子姓商後國服虔左注黎東夷國名也子姓

北旄氏子姓姓氏
辨證

澍按北旄即北髦亦即北殷氏也為秦宣公所伐亳王湯之

後

空桐氏子姓蓋因空桐山也氏族
略

澍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空桐氏商後國鄭樵云空桐氏

非國號又按史記云趙襄子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

世本 **卷三** 十

空同氏

鄧曼姓莊十六季榑文王滅之左傳桓公
七季疏

澍按左傳鄭祭足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杜注曼鄧姓歷

代紀事季表曼姓出自商

越為芋姓鼻榑同祖
史記索隱
漢書地理志

澍按玉海王會篇注引世本云東越閩君皆其後當為宋注

又按史記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鄭語

亦佻芋姓春秋會盟圖云芋姓古南越國在廣州

羅熊姓左傳桓公
十二季疏

澍按左傳羅人欲伐之杜注羅熊姓國蓋榑君皆曰熊為號

疑熊姓替所分也顧亭林曰羅為辛姓非是

豕韋防姓史記索隱 路史國名記

澍按國名記引世本云豕韋陶唐氏後防一作彭豕韋本彭姓大彭之孫元哲封豕韋劉棄受封之故姓防或云劉姓非也國都記云豕韋氏彭姓之國

離段結姓路史注

澍按羅泌謂段宜伯斷即卷替也晉地有斷道即卷替世本伯段寫誤又按賈逵左傳解詁雍氏黃帝之孫結姓之後為宋大夫是結即結也

屠三氏曰夷氏不夷氏路史

世本

卷三

士

澍按曰夷一引伯因夷非也出自子姓宋公子曰夷字子魚為左師聽宋國之政子孫別為曰夷氏又魚氏屠三不夷無考不夷或伯不第亦伯不茅

邾小邾曹姓路史注

澍按襄十一季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杜注邾小邾曹姓是依世本為說也又按小邾即邾

霍國真姓路史國名記

澍按霍侯爵或王禽之今汝之梁縣有故霍國非晉霍也又按真一本伯姬杜氏左注亦云姬姓

胡黽姓史記索隱 宋注胡在汝南平輿

澍按路史國名記引世本云胡子國黽姓夔出一引胡在汝南平輿為世本本文非也又按襄三十一季傳太胡女敬黽之子子野杜注胡黽姓國惟會盟圖云胡姬姓國在豫之郟城疑非

黎氏黎侯國之後急就章注

夙沙氏路史注

澍按夙沙氏即帝魁所伐之質沙氏一作宿沙氏

公紀氏廣韻

太公氏有太公叔穎廣韻

澍按辯證引太公伯大公又按公祖一名組紺諸鑿字叔類

世本

卷三

士

號曰太公孫恂引伯叔穎誤

仇氏衛後路史注

澍按即裘氏

勃氏國名

澍按羅泌云漢平原有勃縣音勒世本伯劉辟疆為侯國者今漢史伯辟光漢地理志平原勃應劭曰音力

段氏路史注

澍按羅泌云段氏出世本

瓦氏路史注

澍按羅泌云瓦氏出世本邱也衛地有瓦亭在胎城左傳定

八季會於瓦卽此非成紀之瓦亭

鐵氏路史注

澍按衛州有鐵丘杜預云在戚城南羅泌云鐵氏出世本又

按一引云黎比鬻枋改瓦鐵七國皆子姓比宜作北改作段

戈斟灌氏也國名記急就篇

澍按羅泌云戈斟姓是為斟灌世本左氏曰為卽斟灌氏非

又按史記曰斟灌尋為禹後也

疏氏有疏騎氏族略

季瓜氏周八士季駟之後為氏駟或瓜晉有祈邑大夫季瓜

忽辨姓氏證

世本

卷三

三

澍按氏族略引季瓜忽也季駟息

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逢氏族略

澍按廣韻引世本云季隨氏周有八士季隨季駟之後

左史氏古者左史記事替有左史倚相左史老氏族略

右史氏古者右史記言周有右史戎氏族略

澍按今棗通志作右史戎舊本戎也

西陵氏春秋有西陵蒧國名記

澍按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春秋時有大夫西陵蒧

數方氏數方叔之後氏族略

澍按今棗本通志引作方叔氏數方叔之後

薛氏夏奚仲封薛周有薛戾其後為氏姓氏急就章

司徒司寇司空竝曰官為氏廣韻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於鄆襄公六年莒滅之鄆太子巫

仕魯去邑為曾氏寰宇記氏族略

澍按曾天為季孫宿家臣曾阜為叔孫豹家臣見左昭公二

季傳

子楊氏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為子楊氏氏族略

澍按桓子季孫斯也其子肥諡康子肥之曾孫彊為季昭子

子士氏魯叔孫成子生齊季為子士氏辨姓氏證

澍按左傳孟僖子妾曰子士之母則子士乃孟僖子之後

世本

卷三

南

厚氏惠伯革者孝公子其後為厚氏檀弓上疏

澍按陸德明釋文引云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又按

革鄭氏檀弓注作鞏云后木孝公子惠伯之後孔疏按世本

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其字異耳

邱氏昭伯名惡孝公之後稱邱氏史記索隱

澍按高誘曰邱氏惠伯魯孝公子惠伯魯之後也曰字

為氏因曰邱氏惠伯魯檀弓上注作惠伯鞏世本作革字形

相近又按孝公八世孫成叔為邱大夫因曰為氏是曰邑為

氏也高氏謂曰字為氏非矣又按駱憲篇注邱成子邱敬子

國之子邱青孫也國為同字之誤章昭國語注邱敬子魯大

夫邱惠伯之後子孫敬伯同也呂氏春秋有邱成子亦有宰穀同時卽厚成叔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卽邱昭伯也

子成氏魯季平子成叔彭侯之後辨姓氏證

述氏魯大夫仲述之後氏族

澍按仲一作叔誤述昇遂同卽東門襄仲遂也又按劉炫左

傳述義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

矯疵氏魯有矯疵字子肩魯莊公族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引世本伯濼有矯疵矯疵一作橋庇班固云商

瞿受易孔子曰授魯橋庇子庸是橋庇非濼時人矣倘爲濼

人商瞿何目相及又爲魯莊公族乎宜云魯有矯疵爲莊公

世本 卷三 五

族又按史記作駢駢子引傳江東人矯子庸疑矯矯橋三

字通故矯慎亦作矯慎矯望亦作矯望也

公襄氏魯大夫公襄昭魯襄公太子子野之後辨姓氏證

公之氏魯有大夫公之文章注

澍按季悼子生思伯鞅字公之鞅生懿伯柎爲公之氏昭二

十五季傳秦姬曰告公之杜注公之平子弟

慶父氏魯大夫慶父之後魯有慶父籍爲筐工正辨姓氏證

澍按姓纂氏族略引世本魯皆伯楚又按慶父卽共仲其子

公孫敖是爲穆伯

季孫氏魯公子季友之後爲季孫氏後去孫稱季氏季孫行父

之子宿諡成子季孫肥諡康子辨姓氏證

子寤氏季平子生昭伯寤其後爲子寤氏辨姓氏證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陳僖公生宣子其後爲子寤氏昇此

異又按魯季寤字子言季孫斯之弟不得志於季氏欲因陽

虎曰去三桓非子寤氏也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氏族

澍按辨證引世本云施父之後支孫爲少施氏雜記云孔子

曰吾飯於少施氏又按國語施伯施父子事莊公

子革氏季平子支孫爲子革氏氏族

澍按鄭歆丹字子革鄭穆公孫公子歆之子後有子革氏

世本 卷三 六

齊季氏魯齊公子季奔於莒莒遂號爲齊季氏廣韻魯有大夫齊

季窺氏族

子韓氏齊頃公子子韓之後曰王父字爲氏春秋時有子韓哲

辨姓氏證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子乾氏齊公子都字子乾之後又按

鄧元亞鄭夾溱均作子乾孫恂引姓苑亦作子乾均誤子乾

蔡昭侯之子也今改正

子雅氏齊惠公之孫公孫竈字子雅之後辨姓氏證

澍按高誘曰竈注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樂堅之子竈也依世

本爲說竈字樂施字子旗

子尾氏齊惠公之孫公孫薑字子尾之後亦為高氏證辨

澍按高誘曰覽注子尾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薑也依世

本為說薑子高彊字子良

子襄氏齊桓公子子襄之後證辨

子公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公之後氏族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子工氏齊頃公子子公之後也又按春

秋鄭公子宋亦字子公不獨齊有子公矣

子淵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淵之後氏族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淵因氏焉左傳齊有大

夫子淵捷新序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棲并捷字

世本 **卷三** 七

形相近宜從左伯捷淵引伯泉避唐諱改又按左傳公孫捷

又曰淵捷字子車頃公孫世本伯子淵氏未知何據左傳炊

鼻之戰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餘胸汰斬七入者三寸

淵氏齊大夫淵湫之後廣韻

澍按齊有子淵氏王符曰姜姓字書引伯淵欽誤

閻氏齊大夫閻丘嬰之後齊宣王時有閻丘叩閻丘光氏族

澍按閻丘嬰齊莊公近臣子明事見左傳閻丘叩閻丘光均

見說苑

廩氏齊大夫廩丘子之後氏族

澍按襄二十六年齊傳齊烏餘曰廩丘奔晉故城在濮之雷澤

北又按英賢傳有廩丘充齊隱者

梁氏齊大夫梁丘氏之後史略

澍按莊公三十二年齊宋遇於梁丘穀梁謂在曹邾之間去

齊八百里杜預云昌邑西南有梁丘鄉又按齊有大夫梁丘

據字子猶

虞氏齊大夫虞丘氏之後史略

澍按虞丘一伯吳丘又伯吾丘路史云楚相虞丘子邑吾丘

壽王說苑伯虞丘壽王

雍門氏齊頃公生子夏勝昌所居為雍門氏氏族

澍按雍門齊城門所謂焚雍門之萩也戰國策雍門周曰琴

世本 **卷三** 六

千孟嘗君說苑齊有雍門子狄

尹文氏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氏族

澍按高誘曰氏春秋注尹文齊人伯名書一篇在公孫龍辯

公孫龍稱之

賜氏齊大夫簡子賜之後姓氏

車門氏齊臨淄大夫車門遠廣韻

車遠氏齊臨淄大夫車遠氏廣韻

澍按廣韻三十六魂引云臨淄大夫車門遠并此又違異辯

證遠伯遠

車成氏齊大夫有車成氏廣韻

澍按車成氏因庫成氏而改庫成氏即苦成氏也音變為庫成王符云卻孽采於苦曰苦成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成敦煌見其字則呼之曰庫成

公旗氏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潘辨姓氏

澍按姓源韻謹云齊悼子子旗之後

公牽氏齊公子牽之後有公牽氏辨姓氏

澍按急就章注引世本云齊公子成之後有公牽氏

狐丘氏晉大夫狐丘林之後氏族

澍按英賢傳云出自狐丘封人之裔又按狐丘一作壺丘又

作瓠丘

世本

卷三

九

邠州氏晉邠豹生揚揚生邠州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僖十五年疏引世本云豹生義義生步揚也邠一作邠

姓氏辯證氏族略引世本云晉邠豹孫步揚生邠州因氏

焉

季嬰氏晉樓季嬰之後氏族

季夙氏晉靖侯孫季夙之後氏族

叔向氏叔夙氏姬姓晉後注路史

叔夙氏芊舌職生叔夙為叔夙氏元和姓纂辨證

大狐氏晉大夫大狐伯生突突生饒為大狐氏其後大狐容為

晉大夫辨證

澍按路史引世本云有大狐氏小狐氏溱為大狐氏射姑為小狐氏大狐容即大戎氏廣韻引世本云有晉大夫大狐容即其後晉獻公娶大狐氏又按狐突字伯行生毛及偃毛生溱皆為晉卿別為大狐氏此又不同

小狐氏射姑為小狐氏路史

澍按狐偃字子犯子曰射姑射姑食采於賈又曰賈季襄公

舍二軍射姑將中軍

太戊氏晉公子太戊之後也太戊教昭為原大夫辨姓氏證

澍按史記成侯三年目大戊午為相成侯薨事肅侯十六年

游大陵出於鹿門太戊午叩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

世本

卷三

十

日不食肅侯下車謝之宜為教昭之後也

韓餘氏韓宣子餘子之後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韓宣子子餘之後氏焉一引云韓宣子

之後有餘子奔齊為韓餘氏又按春秋晉成公宦卿之餘子

昌為餘子蓋適子之母弟宣子韓起也

伯宗氏一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鄧名世云此謂伯氏所自起也林寶昌為伯宗複姓誤

矣

韓言氏姬姓晉韓厥生无忌无忌生襄襄生子魚為韓言氏辨證

證

司功氏晉大夫司功景子士句弟佗因官爲氏辨證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句弟他晉司功爲氏廣韻引云句弟

佗爲司功官爲氏又按春秋有士句而無景子亦無弟佗

也又按世本晉謙云曲沃正少襄生司功大伯大伯生侯季

子不知大伯卽景子否

南鄉氏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爲氏廣韻

北唐氏晉有高人隱於北唐因曰爲氏廣韻

澍按英賢傳云晉有高人越者隱伏於北唐因氏焉是北唐

越也

爲氏晉始平人爲勉自稱將軍辨證

世本

卷三

三

澍按春秋時無始平地名此係後人屢入非世本原文

夔氏晉有大夫夔氏僖子就篇注

澍按廣韻英字下引云晉有英成僖子英字下又引云晉有

大夫莢成僖子此但夔氏僖子三者必有二誤

中行氏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及莊子皆本姓荀自林父將

中行改爲中行氏元和

澍按林父將中行一引但荀偃又按荀息後爲荀林父文公

但三行林父將中行遂曰中行爲氏是爲中行桓子林父生

中行伯庚庚生獻子偃偃生穆子吳吳生文子寅定公逐寅

鼻士吉射寅吉射奔齊然則一本但荀偃將中行者誤也

唐孫氏齊大夫長孫修食邑於唐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廣韻

澍按辨證引世本云唐孫本祁姓帝堯之後其孫仕晉自爲

唐孫氏

下門氏晉有大夫下門聰辨證

澍按國語下門氏周景王大夫下門子之後

仲行氏晉大夫有仲行寅元和

澍按秦仲行子車氏之子也中行寅荀偃之孫也中景仲雖

通用晉之中行氏於官對左右而爲中秦之仲行氏於字對

伯季而爲仲未可彊同也

公他氏晉有蒲邑大夫公他世卿其先曰王父字爲氏辨證

世本

卷三

三

澍按其先當作其後廣韻急就章注引世本云公他氏晉蒲

邑大夫公他世卿

勃氏宋右師勃之後廣韻

瞻葛氏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後齊人語訛曰瞻葛爲諸葛

辨證

澍按英賢傳曰瞻葛氏有熊氏之後又按今本氏族略引世

本瞻葛氏有熊氏之後無宋景公曰下九字

西鄉氏宋大夫西鄉鑑之後風俗

澍按尸子有隱者西鄉曹

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氏族

澍按左傳成十五季傳云向為人爲大司寇此東鄉爲人即

向爲人也鄭名世辯證引無人字誤

子蕩氏宋桓公生子蕩因氏焉元和姓纂

澍按春秋宋蕩氏無子字而宋大夫樂轡楚大夫屈罷皆字

子蕩未知子蕩果係誰後也

季老氏宋斡氏有斡季老子孫氏焉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伯其子氏焉

泥氏宋大夫卑泥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伯泥車廣韻引世本云宋大夫車泥之後

右師氏宋莊公生公子申世爲右師因曰爲氏氏族略

世本

卷三

三

澍按一引生伯至又按文七季傳公子成爲右師十六季傳

斡元爲右師襄元季傳使斡閱討右官杜注關元子代元爲

右師昭十六季傳斡亥代合比爲右師二十二季傳樂大心

爲右師哀十七季傳右師皇瑗十八季傳皇緩爲右師無所

謂公子申也疑公子成即公子申

甫爽氏宋大夫甫爽之後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宋有大夫甫爽文叔

幹獻氏宋司徒斡定爲幹獻氏氏族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定下有後字路史注引幹獻氏三字

公朱氏楚大夫公朱高出宋公子朱宋義事懷王封成信君爲

氏路史注

澍按姓氏辯證引世本云公朱宋公子朱之後又按宋義事

懷王云云是宋衷注文驛入又按楚有公子朱爲息公穆王

二季子朱圍江事見左傳公朱氏宜即其後此云出宋公子

朱未審淮南子云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

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而歸富即公子朱也

師延氏宋有樂人師延世掌樂職後有宋大夫師延廣韻

子革氏宋司城子革之後又云季平子支孫亦爲子革氏元和姓纂

族略

澍按鄭名世云二說皆誤宋無子革唯樂喜字子罕爲宋司

世本

卷三

三

城宜出自姬姓鄭穆公子子狄生丹字子革奔楚爲右尹後

人曰爲子革氏又按宋樂喜字子罕爲司城其後曰司城爲

氏非子革氏也

老成氏宋有大夫老成方廣韻

澍按列仙傳老成子從尹文先生學幻者在齊定公時氏族

略云老成子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甄鸞注徐岳數術記云

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

墨夷氏宋襄公子墨夷須爲大司馬後有墨夷皋氏族略

澍按文十八季傳文公弒昭公而自立昭公子將奉公母弟

須曰伯亂公殺須不知即墨夷須否

仲行氏宋大夫有仲行氏晉大夫仲行寅姓氏 辯證

澍按姓纂氏族略引云宋有仲行寅晉有仲行氏并此皆誤

蓋仲行即中行中行寅中行吳之子宋無其人也宋有仲氏

公孫師之子仲江江之孫幾幾字佗佗為卿事景公

子郢氏衛公族昭子郢之後元和 姓纂

澍按子郢衛靈子郢也郢字子南昭一作時誤

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漢書 注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承氏衛大夫承成之後辯證引云衛

大夫之後有脫字

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郢之子孫為衛司寇巨官為

世本 **卷三**

氏司寇亥即其裔也氏族 略

澍按禮記司寇惠子之喪鄭注惠子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

叔蘭也生虎者據禮記疏則司寇氏宜為司寇惠子之後

卷子氏衛文公後卷子子州氏焉姓氏 辯證

將軍氏衛靈公子昭生子郢郢生文子才芳為將軍氏氏族 略

澍按辯證引世本云衛靈公子郢生文子彌牟為將軍氏禮

記將軍文子昆也夾滌佗才芳誤且世譜子郢者靈公之子

不聞有子昭也

羌憲氏衛公族羌之孫憲為羌憲氏姓氏 辯證

羌師氏衛公族有羌師氏姓氏 辯證

疆梁氏衛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疆梁因氏焉秦有左庶子長

水校尉疆梁舉氏族 略

賈孫氏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去王

室久改為賈孫氏廣 韻

常氏衛康叔孫封於常後有常氏恒氏史 略

澍按老聃師常從楚有恒思公

史駢氏衛有史駢朱駒廣韻 姓 氏急就章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史晁氏衛史晁之後昇孫恂引異晁

昇駢字通

子孔氏鄭穆公生公子喜字子孔之後姓氏 辯證

世本 **卷三**

澍按春秋有二子孔司徒孔生公孫洩洩生孔張字子孔生

子良又按喜宜伯嘉魯孔父亦名嘉也鄭殺公子嘉子良奔

莒

子罕氏鄭穆公子喜字子罕生子展舍之舍之子皮虎姓氏 辯證

澍按或伯子軒氏春秋罕氏無子字虎字子皮又為子皮氏

虎生嬰齊及雌嬰齊生達公孫鉏常為馬師遂為馬師氏

子游氏鄭穆公生子偃字子游之後姓氏 辯證

澍按春秋鄭游氏無子字游生公孫薑薑生游販販生良及

吉游販奪人妻其夫殺販於是廢游良而吉吉生速吉之

從祖曰游楚楚亦穆公孫弁公孫黑爭妻公孫僑放楚於吳

馮翹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氏族略

去疾氏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所目別族

氏族略

樹按杜預左傳注去疾穆公庶子此七穆之始又按公子去

疾亦曰弃疾字子良後遂為良氏靈公元季公子翹生弒靈

公國人去去疾去疾辭曰曰賢則去疾不足曰順則公子堅

長乃去襄公去疾子軌字子耳為司空

子國氏鄭穆公生子國發發生子產僑簡成子僑生子思參參

生子王珍生子樂卑顯莊子為子國氏氏族略

樹按春秋成子珍子產家止謂之國氏又按發字子國僑字

世本

卷三

三

子產又字子美參字子思參諡曰桓簡成子疑子產諡也然

不見左傳

子然氏鄭穆公子子然之後辨姓氏證

樹按七穆然氏無子字又按公子然宋子所生然氏之先也

晉人執成公我左大子髡頑成公四季晉伐我而翹公曰求

成公子然及晉盟于脩澤子然子曰丹然明蓋子然之後

封父氏鄭大夫封父彌真之後路史注

封人氏鄭封人之後因氏焉路史

樹按封人鼻封父疑即一姓因字形近而訛

子師氏鄭有子師僕廣韻

樹按左襄公十季傳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於昆子駟當國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

目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難

恒氏唐叔孫封楚有恒思公後有恒氏國名記

樹按氏族略引世本云恒氏楚大夫恒思公之後一引有有

常氏三字唐一佶康封楚佶封恒

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馮陳大夫有楚季融氏族略

慶父氏楚大夫慶父之後氏族略

釐子氏出自釐子觀起之後楚大夫有釐子班氏族略

季融氏楚鬬廉生季融子孫氏焉氏族略

世本

卷三

夫

樹按杜注左傳曰射師為鬬廉服虔則謂射師若敖子鬬班

也子慎說誤

子午氏楚公子午之後齊大夫子午明元和姓纂

樹按公子午字子庚莊王之子也初為共王司馬共公三十

季秦嬴翹於我午聘於秦為夫人甯康王時代公子貞為令

尹鼻為子馮公子格侵鄭

子季氏楚公族子季氏辨姓氏證

涉其氏楚有大夫涉其氏春秋涉其擊是也辨姓氏證

樹按廣韻引世本云楚大夫涉其帑又按左定五季傳云吳

入楚楚昭王奔隨將涉於成藍尹臺涉其擊不鼻王舟及靈

王欲殺之云云是藍尹慶自目舟送其妻子濟水非有人姓涉其名孥者也世本殆誤或仲子等增益非原文

伍參氏替伍參之後支孫目為氏國語替昭王時有伍參蹇氏

澍按辨證引世本云伍參氏伍參之後替昭王時有伍參蹇又按杜注伍參伍奢之祖父奢伍舉子伍員之父舉為參之子

鬪疆氏芋姓若敖生鬪疆因氏焉氏族略

澍按鄧名世云即左傳所謂鬪女疆也又按左傳有鬪禦疆無鬪女疆

世本

卷三

无

鬪班氏芋姓鬪疆生班因氏焉氏族略

澍按姓氏辨證引世本云鬪疆生班因氏焉又按莊十三季傳替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

申公鬪班殺子元杜注射師鬪廉也服虔曰射師若敖子鬪班也正義云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目得殺子元知射師非

班必非一人杜謹目射師若敖子鬪班若敖孫

它氏替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荀子注

澍按急就章注引世本云替平王孫有田成它氏并楊倞引

異疑有譌文

子汰氏陳僖公子子子汰後路史注

澍按路史注又引世本云陳僖子子汰之後氏族略引陳作齊云齊僖公生盈字子汰之後汰或作竺

子尚氏陳僖公生廩丘子尚意茲因氏焉國語鄭大夫子尚伯父氏族略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子尚氏僖子生廩丘子尚為氏又按鄭樵既引子尚氏齊僖公生廩丘子尚意茲因氏焉復引陳僖子生廩丘子尚意茲疑訛

子穆氏陳僖子生子穆安因為子穆氏姓氏辨證路史注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陳僖子子穆安後

世本

卷三

三

澍按氏族略引世本云陳公子夏之後別為少西氏又按徵

舒祖子夏名少西是為少西氏

鬪門氏陳有鬪門氏韻廣

讐子氏陳桓公生昭子來將孫卑為讐子氏姓氏辨證

澍按鄧元亞引作威公避宋諱今改正

子后氏陳桓子生子后離自別為子后氏路史注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子后氏桓公生子后後為氏氏族略

引云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

子沮氏陳烈子生子沮卓後為子沮氏姓氏辨證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子沮氏陳烈子之後氏族略引云陳

桓公生子與為子沮氏

子獻氏陳桓公孫子獻之後氏族略

澍按桓公一伯桓子

子占氏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氏族略

澍按鄧名世曰占出媯姓陳公子完裔孫陳無字之子書字

子占後人目字為氏又按辯證引世本云陳威子占書書生

子良堅子目王父字為氏

仲行氏秦三良仲行之後氏族略

公奭氏秦公子金之後有公奭氏急就章注 姓氏辯證

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世子孫也史記 索隱

世本

卷三

三

澍按路史注引世本云蜀世母世相承為黃帝後又按褚先

生史記云蜀王黃帝後世也司馬貞云黃帝二十五子分封

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

天而下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姓出唐杜氏蓋陸終氏之

胤亦黃帝之後也又按昭十三季傳楚其三弃巴姬埋璧則

巴國姬姓也弃世本所云黃帝後者合陸德明曰黃帝姬姓

巴氏巴子國子孫呂國為氏氏族略 宋注其地巴郡江州縣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或落

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

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后穴約能中者奉呂為

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

呂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去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

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

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莫輒來取宿且即化為蟲并諸蟲羣飛

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

明廩君於是乎君於夷城四姓皆臣之後漢書注

澍按此段見漢書南蠻傳李賢注云目上見世本是范氏據

世本為言也今補之姓氏辯證亦引世本又按或落鍾離

山一名離雷山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一云即夷陵巴山

也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

世本

卷三

三

廩君名務相姓巴弃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爭神

目土為船雕文畫之而浮於水中約船浮者當去為君他姓船

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去目為君長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

澍按氏族略曰廩君為巴姓蓋字之誤晉書載記暉氏伯暉

氏暉即皞也故廣韻云皞姓出或落鍾離山黑穴中事見蜀

錄後漢書伯暉音審一伯媯相氏一伯栢氏誤又按路史注

引世本云巴郡蠻本有五姓皆出或羅鍾離山巴氏生黑穴

樊暉相鄭四姓之子俱事鬼神後巴氏臣四姓而居夸城為

廩君世尚秦女弃此略殊

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落中鍾離山石穴中有二所其一赤色

其一色黑如丹漆狀廩君出於赤色餘姓亦出黑穴廩君曰務相姓巴氏昝樊氏暉氏相氏鄭氏五姓俱出未有君長皆爭神廩君五姓皆登呼躡穴屋戶劍刺之劍不能著獨廩君劍著而懸於穴屋因去為君太平寰宇記

澍按南蠻傳注引首句巫蠶作巫誕

廩君乘土船至鹽場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鹽神為飛蟲諸神從而飛蔽日為之暉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目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云昇爾俱生弗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應青縷所射鹽神死天則大開後漢書注太平御覽

澍按一引云鹽神受縷而縷之廩君即去陽石上應青縷而

世本

卷三

三

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

魏氏

澍按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梁四公子一人姓魏名杰魏育万杰育傑天齊人昭明太子云魏出世本字亦作簡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季今據補

西乞氏廣韻

澍按左僖三十二季疏云西乞或字或氏不可明非也如世本言是姓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注作西乙因形近而訛如戰國策策江乙韓子內儲作江乞也史秦紀曰術為蹇叔子唐世系表曰西乞為孟明子均謬

公文氏證辨

澍按王符氏姓志云衛公族有公文氏又按左哀十四季傳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二十五季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注即公文要莊子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司馬彪注公文軒姓公文名軒宋人也

世本

卷三

三



世本卷第四

漢五業從事宋衷注

成威張 樹稗集補注

帝繫篇

樹按孔穎達尚書正義云按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
世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曰黃帝為五帝此乃史
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原由世本經于秦為嬴者所亂
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自此而同詩生民疏云大戴禮帝繫
篇云云家語世本其文亦缺毛亨作詩傳司馬遷為五帝本
紀皆依用焉又云大戴禮出於世本是指帝繫篇言也一切
經音義云世本有帝繫篇謂子孫相繼續也唐志云宋均注

世本

卷四

帝謚世本七卷所云帝謚即帝繫謚也

三皇謚

太昊伏羲氏

路史

樹按史記正義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唐
堯虞舜為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尚書序曰甫
謚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世本曰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

伏羲氏人定時生

路史注引
帝繫謚

樹按孝經河圖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應張說大衍文符麻
序云謹曰十六季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

是日為八月五日矣非也又按太平御覽路史注帝繫謚即
世本帝繫篇也故隨書藝文志有宋均帝謚世本七卷今故

列入

伏羲樂曰扶來

路史注引
帝繫謚

樹按扶來一作扶犁亦即鳳來也古來犁同音

女媧氏命城陵氏制都良管曰一天下之育命聖氏為班管合

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既成天下無不得理

太平御覽路史
注引帝繫謚

祝融氏

路史

樹按羅泌云白虎羣儒通義曰祝融為三皇宋衷論三皇亦
數祝融而出黃帝宋均亦曰祝融為皇今據補

世本

卷四

尊盧氏

路史

樹按羅泌云世本尊盧在伏羲後又按帝王世紀尊盧後為
混沌昊英有巢朱襄應劭風信通因班固之序謂為太昊之

世矣者非矣

炎帝神農氏

左傳昭公
十七季疏

宋仲子曰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

農代號也

樹按孝經鉤命決注神農名軌春秋命麻序云名后季元命

包云母安登少典妃

神農樂曰扶持

路史注引
帝繫謚

之樂曰下謀太平御覽載樂書引禮記云神農播種百穀濟
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
曰下謀曰名功也或云神農命邢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
詠曰薦釐是曰下謀也

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鯀左傳昭公十七年
山海經注

樹按此并大戴帝繫世次相合漢律厯志及帝系三統厯皆
目鯀為高陽五世孫此云顓頊生鯀失其次矣又按西陵氏
姓方雷故晉語云青陽方雷氏之甥也顓通作雷大戴禮史
記作嫫祖漢書人表作索祖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

世本
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海內經亦云韓流生顓頊并世

本辰一引黃帝下有有熊氏三字

黃帝生乎踰糸踰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尚書堯
典疏宋衷

云乎嚳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左者

樹按司馬貞云宋衷云乎嚳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左者今
此紀下云乎嚳不得在帝佐則太史公意乎嚳非少昊明矣
而此又云乎嚳是為青陽當是誤也

黃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昌意之子乾荒亦娶蜀山氏路
史

五帝謚

顓頊母蜀山氏之子青陽即少昊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

號曰金天氏左昭十
七年疏宋仲子曰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

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少皞身號金天氏代號也史記
注

樹按左昭元季疏引云帝少皞金天氏左疏又引世本云顓

頊黃帝之臣有譎顓頊紹少昊金天之政乘辰而王故亦曰

金天氏

少昊黃帝之子名契字青陽黃帝娶契左王曰金德號曰金天

氏同度量調律曰封泰山佗九泉之樂曰身紀官董道續
疏史後紀宋

注云少昊名摯史

樹按周書嘗麥篇云乃命少昊清司馬身師曰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質張衡集引此書曰為清即青陽也佚者皇甫謚亦

世本
目青陽即少昊史記謂青陽即乎嚳降居江水不在帝佐并

宋仲子注大舛

昌意生高陽是為帝顓頊玉
篇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之號

也索
隱

樹按玉篇引世本下又云顓頊者專也頊者正也言能專正天

之道也此三句亦當是宋注

顓頊母蜀山氏之子名昌僕海內
經注

樹按蜀山氏即蜀山氏也昌僕帝王世紀作景僕名女樞是

為阿女所謂淖子也感瑤光於幽防而生顓頊見合神霧

顓頊娶於勝廣氏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太平
御覽宋衷注勝廣國

名

澗按山海經注左昭公十七季疏引世本云顓頊娶於滕氏謂之女祿產老童又按大戴記佗勝奔一佗滕墮堦蒼云

媿顓頊妻名也謙周云老童即卷章

顓頊生偁偁生卷章卷章生黎左昭二十
五季疏

澗按山海經云顓頊生伯服吳任臣引世本云顓頊生偁偁字伯服謙周云老童即卷章然則老童非顓頊生矣世本之言不應錯互當是注文屬入

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左昭十七季疏
山海經注

澗按史記世本注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准

世本 卷四 五

南子注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一名黎為高辛火正號祝

融潛夫論姓氏志黎顓頊氏裔子吳回王符高誘並曰黎即

吳回考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

傳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之子曰黎今曰重黎為一人乃是

顓頊之孫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

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也史記世本家帝嘗

誅重黎而曰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是曰重

黎為一人吳回為一人世本分重黎為二人微不同耳孔安

國曰重即義黎即和是重黎原二人也此并左疏不同又山

海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即重黎也根水史佗即水

又作竭水驕福大戴記山海經引世本佗驕阨人表佗驕極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生陸終徐廣史記注
太平御覽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是生六子孕三季而不育剖

其左脅獲三人焉剖其右脅獲三人焉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

二曰慮連是為參胡其三曰篋鏗是為彭祖其四曰求言是為

郟人其五曰晏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莘姓季連產付

祖氏付祖氏產熊穴九世至於渠婁繇出自熊渠有三人其孟

之名為庸為句祖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廕為

就章王昆吾者衛是也參胡者韓是也彭祖者彭城是也郟人

者鄭是也曹姓者邾是也季連者楚是也索隱宋注女嬪鬼方國君之妹
史路鬼方

世本 卷四 六

於濊則先零羌是也文選趙充國贊注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參胡國名

斯姓無後史記彭祖姓篋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

季八百歲莊子求言名也一作姪姓所出郟國也史記郟人即

檜之祖也詩正義晏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季連名也莘姓

諸楚所出楚之先詩正義

澗按水經注引世本云郟人者鄭是也鄭桓公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難子安逃死乎史伯曰號郟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

東遷號郟獻十邑焉亦係宋注又按水經注引剖佗啟下剖

字佗破獲三人焉佗三人出焉求言佗菴言是為郟人佗是

謂之郟嬪佗嬪下無鏗字他本引郟上有云字庸佗康庸

上有無字祖作竄就作威是作氏世本此段文并大戴禮同
今據補御覽引不全

帝譽高辛氏史記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曰為號譽其名也

澍按帝王世紀高譽名交一作生而自言其名也十道志襄

邑有高辛城張晏曰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并譽皆

曰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高辛為地名如仲子說然仲子曰譽
為名則失之

帝譽季十五歲佐顓頊有功封為諸侯邑於高辛路史引帝繫

澍按帝王世紀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為

遂亂鄙有德季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佐都毫曰人事紀官

世本

卷四

七

是士安依世本為說

譽黃帝之曾孫路史太平御覽

澍按漢志帝譽青陽子暭之子史記則云高辛父曰蟠極

帝譽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是生

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

都生帝堯次妃嫫姆氏之女曰常儀生摯生民詩正義太平御覽

澍按生民疏云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譽卜其四妃之子皆有

天下云云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毛亨作詩傳司馬遷為五帝

本紀皆依用焉路史引元作上太平御覽引簡狄下而字作

是產二字菀文類聚引鋒作豐摯上有帝字郭璞注山海經

姜嫄帝譽二妃誤矣

帝譽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
為火德天下號為陶唐氏即佐七十載

澍按齊濼律厓志引唐帝系係世本文今據補

帝譽生堯書舜典疏

澍按孔疏云世本堯是黃帝子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

帝堯為陶唐氏書五子之歌疏

堯取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太平御覽宋衷曰女皇是生丹朱

澍按散宜氏路史作富宜氏

女皇生丹朱路史

世本

卷四

八

澍按太平御覽引尚書逸篇云丹朱不肖舜使居房丹淵為

諸侯號曰丹朱羅泌云堯使居之丹也說文引虞書作丹朱

顓頊產窮係窮係產鼓康鼓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

突瞽突產重篲是為帝舜及產象傲太平御覽三代世表宋衷注云一云

窮係諛也

澍按史記索隱云窮蟬世本作窮係今太平御覽引係係蟬

者誤又按窮係舜之高祖舜為黃帝八世孫也大戴禮文昇

此同而世表云句望生螭牛螭牛生瞽索隱云世表依世

本不知何曰盤互如是又按舜母握登象為東澤氏女曰壬

女所生并顓手同產

顓頊生窮蟬六世生舜處虞之鴻汭堯嬪曰天下火生土故為
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即位五十載

澍按律厯志引帝系舜大戴記帝繫篇不同是世本文也今

據補

舜妃娥旨女瑩索隱

澍按孔疏云按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
女於舜之曾祖為四世從姊妹曰之為妻於羲不可世本之
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路史餘論曰梁碑中叙紀虞
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鼓康鼓康生喬牛喬牛
生瞽瞍瞽瞍生舜云云質之于傳惟無句望不著出自黃帝

世本

卷四

九

諒得其正又按旨昇皇聲相近汲冢古文葬后育於渭又係
旨字之訛地理志陳倉有舜妻冢祠后旨即娥皇也瑩即
女英人表亦作瑩一引作瑩非大戴禮帝繫篇舜娶於帝堯
之子謂之女匿氏一作少匿尸子云妻之曰媵媵之曰娥此
二妃皆堯女尸佼曰媵娥分為二不數女英誤矣鄭注禮記
云舜有三妃其一即登比也或謂娥即女英則世本有娥旨
又有女瑩不其覆乎司馬貞曰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
曰女英是矣

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文選景福殿賦
北堂書鈔

澍按御覽引世本云獻白環玉玦菀文類聚引佩亦作玦又

按伏勝尚書大傳云舜曰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玉瑤瑞應
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舜時復來獻

祝融曾孫生伯夷封於呂為舜四岳太平御覽
菀文類聚

澍按毛奇齡云如世本言書之言舜咨四岳魯曰伯夷為難
通矣蓋四岳姜姓伯夷亦姜姓故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則
伯夷與四岳祇同姓耳然海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岳周語彤
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山經言伯夷父生西
岳蓋其父本為四岳至其子纂修舊勳故復為西岳也毛氏
說無據

夏謹

世本

卷四

十

顓頊六世而生禹虞帝嬪曰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
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漢書律
厯志
顓頊生縣縣生高密是為禹玉篇
澍按皇甫謐云縣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云縣封於崇故
國語謂之崇伯縣蓋書律厯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縣夫縣
既仕堯舜世孫殊縣舜即顓頊六代孫則縣非顓頊之子
確然無疑世本之言蓋誤海內經言黃帝子駱明生縣路史
言高陽子駱明生縣不可依憑郭注海內經引開筮曰縣蛇
三歲不腐剖之曰吳刀化為黃龍初學記引臚藏云大副之
吳刀是出啟啟字誤當作禹

蘇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尚書正義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國史記正義

澍按太平御覽引世本云蘇娶莘氏女志是生高密禹也又

按帝王世紀云禹名文命字密身九尺二寸長本西夷人也

女志吳越春秋伯女嬭開山圖伯女秋一伯女狄

禹母修已吞神珠如意苜芻拆生禹史路

澍按女志即修已也鈞命決潛夫論伯修紀山滄大荒南經

有蘇妻土敬當別一人春秋繁露云禹生發於詩契生發於

芻論衡亦曰禹為闍母詩而出世本乃曰為拆芻當是誤文

禹納塗山氏女曰嬭是為攸女史路

世本 卷四

澍按索隱引世本云禹娶塗山氏女名女嬭生啟又按連山

易云禹娶塗山氏之子名曰攸女生余大戴禮伯女嬭吳越

春秋伯女嬭人表伯女嬭又按天問注云禹曰辛酉日娶於

台桑之地吳越春秋云十月而生啟淮南子言塗山氏化為

石石破北方而生啟始不足憑

啟禹子尚書正義

澍按紀季啟名會連山易名余季代厥名建

少康崩子帝杼史路

澍按史記伯帝子少康子也又按夏本紀杼伯子史索隱伯

宁索隱引世本又作杼墨子伯仔初學記引世本作與竹書

伯伯子杼路史後紀伯伯杼世紀伯后子路史云名松蘿長
頸鳥喙竹書云即佐居原自原徙老丘左傳云杼滅殪於戈
過國語云杼能率禹者也

帝杼崩子帝芬史路

澍按帝芬史記伯帝槐羅泌引世本云帝魁名芬帝槐即帝

芬世本伯帝魁也索隱云世本伯帝芬則羅氏所云世本伯

帝魁者係誤引竹書注云芬發通鑑外紀云祖或亦曰魁

帝泄崩子帝降史路

澍按泄帝之之子路史云是為世宗帝王世紀伯世帝降史

記伯帝不降

世本 卷四

帝不降一曰北城史路

澍按季代厥伯江或外紀伯江成路史伯北成非也又按索

隱云世本伯帝降不降之子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

德衰竹書云在位十九季遜位於弟扃至扃十季陟沈約注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帝皋生發及履發履癸一名桀史路宋衷云帝皋墓在嶠南陵

澍按帝皋孔甲子也史記帝王世紀皆曰為發生桀也

商謚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糧圍糧圍生根國

根國生冥禮記祭法疏宋衷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

云開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索隱

澍按司馬貞云目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載是也糧園史記伯曹園曹園卒子冥去無根國一代班固人表云根園昌若子合兩代為一韋昭注魯語亦沿其誤曹祭法疏引伯遭史記索隱引伯糧園疑有誤

冥生核史記索隱

澍按冥根國子人表伯根園子誤宋庠國語補音冥又伯冥竹書紀季云商侯冥禮曰冥勤其官而水苑般人祖契而郊冥也史記冥子振振子微又按一引云冥卒子振去核人表

世本

卷四

三

伯垓師古云音該當即山海大荒經之王亥竹書紀季之般矣子亥也子蓋其姓核子微亦曰上甲目甲日生商家生子目日為名自微始見殷本紀索隱

湯名天乙書釋文

澍按索隱云湯名履書曰子小子履是也又稱天乙者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姬稱唐主皆曰帝名配之天亦帝也般人尊湯故曰天乙孔疏云湯名天乙者依殷法曰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安國不信世本無天

乙名

太甲太丁子伊訓疏

澍按殷本紀世表太甲湯適長孫也稱太宗竹書紀季云名至又按書無逸祖甲即帝甲史記竹書可據而傳疏引世紀外紀目祖甲為太甲非也宜從馬鄭說王肅說誤

外丙三季崩仲壬四季崩尚書疏

澍按殷本紀正義曰太史公采世本有外丙仲壬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外丙人表云太丁弟竹書云名勝仲壬人表云外丙弟竹書云名庸

太甲崩子沃丁書序疏

小甲太庚子史疏

澍按索隱云殷本紀及世本皆云小甲大庚子三代世表云

世本

卷四

四

太庚弟庚或伯康太庚沃丁弟也見殷本紀亦曰小庚名辨見竹書紀季

仲丁大戊之子河宜甲仲丁弟也祖乙河宜甲子書咸有一德疏

澍按竹書紀季仲丁名莊書序云仲丁遷於囟殷本紀言仲丁是太戊之子人表目為弟誤也又按竹書紀季祖乙名勝

自相遷耿復自耿遷庇人表亦誤目為河宜甲弟又按殷本紀太戊雍曰弟詩烈祖箋湯之平孫也釋文引馬融云太甲

子誤竹書紀季云名密商頌序云號中宗竹書作太宗非

盤庚崩弟小辛去崩弟小乙去崩子武丁書序疏說命上疏

澍按殷本紀盤庚陽甲弟竹書紀季云名旬自奄遷殷毫曰

氏春秋云般之中興主也周語注曰為祖乙子誤或丁商頌所謂殷或也竹書紀年云名昭喪服四制云般之賢王呂氏春秋云德義高美般人尊之故曰高宗

帝甲生祖辛史記索隱

澍按祖乙生祖辛此云帝甲生祖辛非也世表作廩辛人表

世紀作馮辛竹書紀年馮辛名先

祖辛崩弟開甲史記索隱

澍按祖辛祖乙子竹書紀年云名且開甲世表作沃甲祖辛

弟也書疏曰開甲為祖辛子疑非是竹書紀年云開甲名踰

周謹

世本 **卷四**

五

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

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豎弗為穆豎弗生毀掄為

昭毀掄生公非為穆公非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

生祖紺為昭祖紺生太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

文王為穆書酒誥疏

澍按鬻子湯治天下得慶誦伊尹慶節正當湯時疑即一人

世表豎弗伯弗豎毛本周紀伯弗訛也人表作豎弗師古

云豎育楚空反毀掄釋文育投入表伯偽掄喻世表伯淪

史集解索隱引世本作榆國語補育伯榆高圉辟方子此云

公非生高圉上脫辟方一代竹書紀年伯族高圉世族謹

伯高圉僕誤

公劉慶節皇僕豎弗偽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

祖紺諸豎豎父史記索隱宋忠云高圉能帥稷者也周人報之

澍按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

僕生豎弗豎弗生偽掄偽掄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

圉高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生叔祖紺是

為祖類祖類生諸豎豎是為太公生亶父是為古公泰王又按

中庸疏引世本云亞圉雲都生太公祖紺諸豎班固人表云

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侯牟亞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

之弟皇甫謚云公非字辟方雲都亞圉字公祖一名祖紺諸

世本 **卷四**

六

豎字叔類號曰太公也廣韻引世本云太公叔類當係字誤

羅泌云祖類即公叔祖紺世表之叔類人表曰公祖是為祖

豎合曰公叔祖類祖紺也詩小戎圖曰公叔祖類諸豎為三

人繆矣侯牟濊書伯夷侯周紀索隱引世本作侯倅路史引

世本云侯牟生亞圉誤

成王生康王釗康王生昭王瑕昭王生穆王滿穆王生恭王伊

扈恭王生懿王堅及孝王懿王崩弟孝王方左孝王崩懿王太

子變左是為夷王夷王生厲王胡詩民勞疏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

由靡為右涉濊中流而噴由靡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於

西翟也索隱

樹按郊特牲疏引世本云懿王崩弟孝王去孝王崩懿王太子變去是為夷王是夷王為懿王之子也昇詩疏引世本不同史記成王名誦竹書作庸懿王名堅本紀作蕪人表曰為穆王子誤孝王方人表作辟方師古云辟音壁人表曰為恭王弟亦非索隱引世本云穆王崩子共王伊厲去恭王伊厲史記作共王繫厲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亦作伊厲文選注引古文周書云周穆王妻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樊曰予鳥二七塗曰斃血寘諸妾后遽曰告王王恐發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灼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昌

世本

卷四

七

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其身歸於母氏而後獲寘冊而藏之厥體將振工昇令尹冊而藏之于唐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生怒實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則是賢厲亦如鄭莊公寤生妾后不覺而為越姬所竊也又按禮疏引世本云史本紀竹書世族謚皆言夷王名變古今人表作夷王摺當是字誤又按寰宇記夷王墓在彭州九隴縣寰宇志又云在蒙陽縣西北二十里不審何緣葬蜀也

平王生桓王林桓王林生莊王佗莊王生僖王胡僖王生惠王涼惠王生襄王鄭襄王生頃王巨頃王生匡王班及定王瑜定

王生簡王夷簡王生靈王泄心靈王生景王貴景王生悼王猛及敬王句昭公二十六年疏

樹按一引僖王胡下有齊字索隱引世本作惠王名毋涼史記作名闕瑜周語注作掄宋庠補音云本作渝或作掄句韋昭國語注作丐賈逵韋昭國語注杜預左注世族謚皆言敬王是悼王母弟昇世本合班固人表謂為悼王兄非也

敬王崩貞王介左貞王崩元王赤左哀十九年疏

樹按貞史記作定國語亦作定韋昭注定當為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帝王世紀作貞定王歟世本及韋注皆曰定王為敬王子元王為定王子也而宋衷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

世本

卷四

六

生貞王介昇世本文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衷不能定也史記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姊宋仲子注見哀二十季疏徐廣曰史記之元王仁為貞王介曰定王介為元王赤

威烈王史記宋衷云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

樹按史記注引宋注今據注補正文

周君王赧史記宋忠曰卒諡為西周成公

樹按索隱云宋說非也徐廣曰西周成公是惠王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成公也蓋成公昇王赧於卒故連言之宋說非也又按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成公則成公為臣明矣

豈可合爲一人乎皇甫謐云報王名誕報非謐謐法無報正
曰微弱竊鈇逃債報歎慙故號曰報耳又按人表名延竹
書紀季諡隱沈約謂報隱聲相近師古曰報爲諡又曰爲名
非也史記索隱云尚書中候曰報王爲歎王鄭子讀歎爲延
王深宣云周報王卒於乙巳明季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
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

世本

卷四

七

世本卷弟五

漢五業從事宋衷注

或威張 澍粹集補注

王侯大夫謚

澍按隨書經籍志云世本王侯大夫謚二卷書釋文引王侯

世本

魯謚

魯公伯禽卒子考公就左考公卒弟煬公熙左煬公卒子幽公
圍左十四季弟弗殺幽公而自立是爲微公微公卒子厲公翟
左厲公卒弟獻公具左獻公卒子慎公擊左慎公卒弟或公敖

左史記
索隱

世本

卷五

一

澍按考公就史記作考公首鄒誕作道幽公圍史記作幽公
宰微公史記作魏公微公左傳釋文引世本又作微公昇索
隱引不同當係字誤微公弗索隱又引作弗甚史記作魏公
濟翟史記作擢慎公擊史記作慎公濕世表作真公濕鄒誕
本作嚙左傳釋文引世本慎公作順公又按魯世家自伯禽
至或公凡九君祇五世其名諡見世本者凡七君而禮明堂
佐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微公弗弗生獻公具具
生或公敖不數考公幽公厲公眞公者孔穎達蓋目證明鄭
注或公爲伯禽元孫耳非脫誤也今依史記索隱補次之
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息姑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世家作弗遑季表作弗生息姑史記無姑字又按

孝公名稱懿公戲之子隱公為惠公長庶子也

桓公名軌史記索隱

澍按軌史記作名允

閔公啟方左闕元季疏

澍按閔侯表作潛律厥志作啓索隱引世本無方字啟史記

作開避諱脫方字

昭公名稠史記索隱

澍按稠史記作稠徐廣云一作裕音紹也

哀公蔣生悼公宣宣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禮弓上疏

世本 **卷五**

澍按蔣史記作蔣世表云悼公宣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史記

穆公名顯索隱引世本云魯元公子不衍為穆公

景公生平公子旅史記索隱

澍按一引云景公子旅為平公旅史記世家作叔

平公生潛公子賈史記索隱

澍按御覽引云平公子賈為潛公潛史記作文

魯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禮器疏

莊二十八年疏

澍按僖伯即公子疆字子臧其孫始曰臧為氏左傳於僖伯

上已加臧字蓋追言之又按陸淳纂例曰臧孫辰為哀伯子

蓋未考此書

辰生宣叔叔生賈賈生會禮記正義

澍按宣叔叔孫許也為司寇子純宣叔叔取於鑄生臧賈臧為

鑄女姬嬭室曰其姪穆姜之姨子生純純出奔邾使告臧賈

且致大蔡臧會昭伯從弟竊其寶龜句僕曰卜會子曰實如

哀公八年如齊蒞盟

臧會臧頃伯也宣叔叔之孫弁昭伯賜為從父昆弟也史記索隱

澍按昭二十五季傳會臧昭伯之從弟也賈遠左傳解詁云

昭伯名賜李錯尚史不知昭伯之名由未見賈景伯注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世本 **卷五**

生昭子媯媯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或叔州仇禮弓上疏

澍按叔牙慶父同母弟茲即公孫茲為叔孫氏得臣獲長狄

僑如曰名其子豹僑如弟媯豹庶子又按州仇之子舒為叔

孫文子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或仲休休生惠伯彭生彭生皮為叔仲

氏禮弓下疏

澍按惠伯父公孫茲祖叔牙弟惠叔從祖昆弟繇東坡曰惠

叔為惠伯誤惠叔名難公孫敖之次子內史服所謂難也收

子者彭生左傳亦作彭生是為叔仲惠伯一引脫生字據世

本言彭生子皮乃為叔仲氏也又按彭生之孫叔孫帶為叔

仲昭伯帶子小昆為叔仲穆子

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穀梁文
六季疏

澍按季友字季子桓公少子莊公母弟成季也昆為季孫氏

范甯穀梁注云行父季友生昇世本異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檀弓
上疏

澍按此引分齊仲無佚為二人穀梁疏引云季友生仲無佚

無佚生行父昇此異夙即季孫宿諡或子一引云行父生或

子夙又按左杜注云行父季孫友子當云季友孫

悼子紇生穆伯靖檀弓
下疏

澍按季孫宿之子二公彌紇紇去嗣季孫氏卒子意如嗣公

世本 **卷五**

彌別為公祖氏魯語公父穆伯之子為文伯名歎也

悼子霍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檀弓
下疏

澍按左疏引云悼子紇生穆伯靖及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

斯斯生康子肥霍弁紇古字通

桓公生慶父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檀弓
下疏

澍按慶父即其伯莊公庶兄穆伯魯語作孟文子穀諡曰文

弟難諡曰惠

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檀弓
上疏

澍按魯語仲孫它韋注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又按莊子之叔

子仲孫羯為孟僖子亦曰孝伯非子服氏惠伯即子服湫字

孟椒昭伯名同景伯名何因學紀聞云東坡解孟莊子之孝

為獻子葉后林謂目獻子為穆伯之子目惠叔為惠伯讀左

氏不精二者皆誤獻子乃公孫敖之孫

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生叔弓檀弓
下疏

澍按叔肸文公子宣公母弟嬰齊為公孫嬰齊叔老即子叔

齊子為叔肸孫目叔為氏叔弓即敬子

叔弓生定伯閔閔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左定公十
一季疏

澍按敬叔叔是南宮此云西巷未知何據又按左傳叔弓子二

輒鞅輒字伯張哭日食而死鞅嗣叔弓曾孫還還子青據世

本還為叔弓曾孫杜注左目還為叔詣曾孫誤矣

世本 **卷五**

仲孫獲生南宮綰檀弓
上疏

澍按孟僖子名饒孝伯之子左傳無仲孫獲疑獲為饒字之

譌文

敬叔桓公七世孫檀弓
下疏

敬叔弁懿子皆孟僖子之子史記
索隱

澍按仲孫饒是為孟僖子子仲孫何忌諡懿子敬叔即仲孫

說亦曰南宮敬叔左傳亦缺而史記不目敬叔為僖子之子

蓋誤

惠伯是桓公六世孫檀弓
下疏

澍按魯有兩惠伯一昆叔仲惠伯弁惠叔為從祖昆弟一昆

子服惠伯名椒孟獻子之孫於惠叔為從曾孫又按世系目
虺為惠伯子世謚則目為兄考左傳左昆子全紹衣曰叔仲
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
本名虺而後改為帶也不知帶本蛇名淮南子萬畢術所云
卽且甘帶是也虺原為蛇則帶之卽虺審矣

仲述雅公之子東門襄仲檀弓下疏

樹按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公孫敖之從父昆
弟也述史記作遂鄒誕本伯秋遂述字通

東門述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史記索隱太平御覽

樹按襄仲子二公孫歸父仲嬰齊歸父字子家歸父奔齊魯

世本

卷五

六

使其弟嬰齊紹其後為仲氏司馬貞曰子家駒魯大夫仲叔
氏之族字懿伯楊倞曰子家駒公子慶父之孫歸父之後名
鞮字駒按仲孫氏出自桓公且懿伯為子家諡非字也司馬
失之楊氏謂鞮為歸父之後則是桓公孫非莊公孫非

杜注又異

施伯魯惠公孫史記正義

樹按公子尾之子施父施伯施父之子事莊公齊桓公請管

仲伯勸殺仲而目其屍授之又惠公五世孫有施孝叔公孫

嬰齊嫁其外妹於孝叔

宋謚

未曆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
父嘉為宋司馬等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
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魯氏所傷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詩那正義

樹按困學紀聞引世本云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等督
殺之而絕其世又按潛夫論氏姓志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

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詩頌疏引世本脫去世子一代宋父

下脫周字祁父家語伯皋夷漢書梅福傳綏和元季曰世本

相明封孔子世是皆據此文也

孔子後數世皆一子檀弓上疏

世本

卷五

七

樹按家語本姓篇云仲尼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

白字子上齊威王相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魏相箕

生穿字子高穿生城字子順魏文侯相是孔子數世後皆一

子之證也

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齒張面大角日準河目海口龍

頰斗肩白頰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脅修肱參膺圻

頂山臍林背翼箭注頭卓頰堤脅地足音竅雷聲澤腹脩上趨

下朱僕耳後面如蒙俱手坐過膝耳坐珠庭脣十二朶目六十

四理鬲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人謂之長人去如鳳峙坐如

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溟躬

履謙讓腹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澍按路史記孔子四十九表堤岸言竅參騎衛鬻大十圍

長尺十有六寸時人謂之長人巧頂反背張面云事詳世本

是祖庭記依世本文為說也今據補

桓公生向父盼生司城皆守皆守生小司寇鱸及合左師左師成

季疏

澍按春秋大事表引世本合左師三字作及向戌又按合左

師即向戌也盼一引作盼廣韻作盱合非姓乃所食之邑

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檀弓上疏

澍按魁是巢之弟故鄭注檀弓云向戌孫杜氏注左云曾孫

世本

卷五

八

誤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曠左文七季疏

澍按鱗曠桓公孫事成公成公薨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

族攻公曠和公室昭公乃大昭公遇弒事文公子朱為少司

寇

莊公生右師成成生司城師左文十季疏

澍按公子成莊公子也等元代為右師杜預云成逮事昭公

昭上距莊九十餘季疑成非莊公子或成為莊公末季所生

然至昭公時已八十餘歲矣陸德明曰成本伯成育恤又按

師公孫師也莊公孫文公殺昭公而自左二季昭公子將奉

公母弟須且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使師為司城師子仲江

江事平公江之孫幾事元公

襄公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畢廣韻

澍按風信通云宋大夫有墨夷須墨夷鴻墨夷皋畢即皋字

宋莊公孫名固為大司馬史記正義

澍按杜注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韋昭國語注固宋莊公之

孫大司馬固也文七季樂穆之族殺公孫固時樂豫為司馬

泖之駟子魚為司馬是大司馬宋之孤卿也

樂氏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頤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昇

樂豫左文公七季疏

世本

卷五

九

澍按文十八季疏引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頤父澤澤

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寇且此微異又按唐表術伯衍季伯

夷頤伯頤豫伯呂樂豫曾為司馬且讓公子印杜預且樂豫

為戴公曾孫非也蓋子孫且世表且樂且即樂豫李錯且樂

且為樂舉疑非三國志廣韻並作呂氏族略云公子衍曾孫

樂莒莒孫喜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繹繹生夷父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

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檀弓下疏

澍按左疏引世本云須生大司寇且而此疏引云傾生東鄉

克傾乃須之謫蓋須有二子曰且曰克子罕是克之孫或疑

克即吕非唐書世系表樂昌孫喜喜生司城子罕分喜并子罕為二人誤鄭公子喜字子罕則樂喜之為子罕無疑也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書作子冉文穎注曰子冉為子罕濫書鄒陽傳注亦曰子冉即子罕也又顧石澤繹須傾夷季皆字轉寫之譌

等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叔之子左桓二季疏

澍按左隱八季疏引世本云戴公孫好父說而廣韻作考父

等督生世子家世子家生等孫御事等孫御事生等元右師左文季疏

澍按等御事等父督之孫御事為司寇事成公成公十七季

世本 **卷五** 十

慶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攻公御事和公室于元初事

昭公代公子成為右師子二闕臣

樂懼戴公六世孫左成十季疏

澍按杜預注左依此文又按左傳無樂懼宜作樂舉

宋公子目夷之後目夷為氏辨證

澍按潛夫論云目夷氏子姓宋微子後路史國名記云徐之

滕東有目夷亭蓋取於地目命名後目為氏也左傳宋公疾

太子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去之目夷辭曰不順史記宋世

家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故杜注云目夷襄公庶兄

而說苑左節篇云目夷是宋桓公後妻子太子請曰使目夷

左臣為相兄目佐之目夷辭曰弟去而兄在下不義乃逃之衛又曰目夷為庶弟

世子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寇鄭鄭生司寇喜成十五季疏

澍按氏族譜引世本氏姓篇云宋等氏有等季老子孫氏焉

此秀字宜作季又按鄭即向鄭亦即公孫鄭也為穆襄之族

殺喜等喜共公時為司徒

蕩氏本公孫壽生大司馬旭旭生司馬澤成十五季疏

澍按壽桓公子公子蕩之子蕩於桓公時為司城壽事文公

其公蕩旭意諸弟蕩澤意諸子字子山一名山事共公

宋大夫東鄉為人廣韻

世本 **卷五** 七

澍按服虔云東鄉為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蓋即皇郎又按東

鄉為人即向為人為大司寇弁魚石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

廣韻引世本為下脫人字今補

宋有大夫考成方廣韻

澍按宋有老氏出戴公後有老成氏此引作者疑非是列子

周穆王篇有老成子廣韻引列子又作考成是古老考通也

宋大夫西鉏吾西鄉廣韻

澍按襄公九年傳宋災子罕為政使西鉏吾庀府守又按吾

為太宰事平公平公三季楚納魚石彭城我患之吾曰大國

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曰聞吾贊亦吾患

也釋文吾音魚又按姓苑宋有太宰鎔君或即西鄉鎔也

師延氏宋有樂人師延世掌樂職後有宋大夫師延宣

齊誼

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廬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

臣檀弓宋衷云哀公荒淫田游史伋還詩曰刺之也索隱

澍按左傳服注曰伋成王之舅廬公索隱引世本伋祭公古

史考伋祭公慈心史記伋祭公不臣史記伋不辰又按哀公

時紀侯譜之周夷王王烹哀而去其弟靜是為胡公靜一作

靖

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宋注其

世本

卷五

主

黨周馬繡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索隱

澍按宋仲子注補此又按楚語沈諸梁曰魯齊駟馬繡曰胡

公入於貝水韋昭注駟馬繡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系孫之

子胡公靖也虐馬繡馬繡殺胡公內之貝水其說非世本宋

仲子注均違異又按獻公元季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臨

菑

或公壽史記宋衷云或公十季宣王大臣其行政故號曰共和

十四季宣王即位

澍按司馬貞云或公壽太公五代孫獻公子也子厲公名无

忌厲公子亦是為文公

成公名說史記

澍按史記古史考說伋脫去九季子莊公

莊公名贖史記

澍按史記贖伋購是時大戎殺幽王周東遷莊公子名祿父

是為僖公

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史記

澍按靈公為頃公無野子在位二十八季環公芊伋瑗子莊

公母曰嬖聲姬在位六季景公靈公子崔杼殺莊公杵臼

而相之在位五十八季子悼公名陽生

田常左簡公弟騫是為釁公史記

世本

卷五

主

澍按釁公史記伋平公司馬貞引譙周古史考曰世本為誤

又按兩世家曰平公為簡公弟人表云簡子非也簡公名壬

陳恒弑之而去騫在位二十五季子積是為宣公

管氏本莊仲山產釁仲夷吾夷吾產或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

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或或產

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代史記

澍按左僖公十二季傳管氏之世祀也宣哉孔疏世族謹管

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季傳有齊管于奚謹曰為雜人則非

管仲之子孫哀十六季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

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

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后左昭二季疏

澍按哀十一季魯會吳伐齊宗樓昇閭丘明相厲桑掩胥御

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夏命其徒歌虞殲戰敗死之

青字子后衛齊豹之亂靈公如死烏會公使青聘於衛勝疑

公孫捷也

高氏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頃子頃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

左昭二季疏

澍按唐世系表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侯為上

卿弁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曰王父字為氏食邑於盧

諡曰敬仲世為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頃子頃子生宣子

世本 卷五 南

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未知何據止字子容為大

夫事景公又按劉炫左傳述義云據世本高止敬仲子孫之

子不左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

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左之遠繼敬仲後高止

祖父皆絕其祀也風信通言侯采高堂昇世表說異

頃子之孫或子偃左襄公二季疏

澍按昭十二季疏引世本云頃子之孫鄰又按左襄二十九

季傳高敬仲之曾孫鄰昭公十二季傳稱高偃孔穎達謂世

族謚曰鄰昇偃為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為二耳但傳曰

鄰為敬仲曾孫世本曰鄰為敬仲元孫世本有鄰無偃曰此

知為一人昭十二季杜注曰高偃敬仲元孫據世本也偃子

高張是為高昭子

僖子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鑿齒也子盈

惠子得左哀二十四季疏 史記索隱

澍按索隱引世本云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

穆子安廩丘子尚鑿齒子也盈惠子得凡七人昇此微與杜

注夷上無其字鑿齒意又取昭子莊曰充八人之數然世本

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杜氏誤也

昭子將來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太平御覽

陳完卒諡敬仲子夷孟思夷孟思之子曰閔孟克閔孟克之子

世本 卷五 圭

曰陳須無史記索隱

澍按閔一引作閔誤史記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夷生潛

孟莊莊生文子須無索隱云穉是名孟夷字也又按完陳厲

公子莊二十二季陳人殺宣公太子御說完奔齊須無完曾

孫文子也子無字

陳桓子無字產子豐豐產子獻獻產御鞅史記索隱

澍按左傳無字子三開乞書開字子疆是為陳或子炊鼻之

戰再豎射開中手失弓而罵者當即晏子所謂田開疆也書

字子占是謂孫書事景公司馬貞云鞅為僕御之臣故曰御

鞅田氏之黨

一高... 丹... 反... 內

成子當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檀弓下疏

澍按當疑作常即陳桓子乞之子也鮑晏曰陳成子有數十

婦生男百餘索隱引世本云襄子名班莊子名伯又按史記

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溝上

去為諸侯司馬貞云紀季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季去

田悼子悼子卒乃次去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去季無幾

所目作世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言子亦云田

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世本世家自成子至王

建之歲祇十代若如紀季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也

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也史記索隱

世本 卷五 六

澍按威王名因桓公之子也桓公名午太公和之子此田氏

之齊威王在佐三十六季宣王在佐十九季

潛王名遂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潛王名地宣王子在佐四十季子法章去為襄王

在佐十九季子建即佐四十四季聽后勝計降秦滅之為郡

國氏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史記索隱檀弓下疏

澍按國歸父齊上卿國莊子也生或子佐佐生勝及弱靈公

時佐殺慶克目穀叛公殺佐及勝弱奔魯既而反弱嗣國氏

是為景子佐孫惠子夏陳乞殺公子荼夏奔魯後有國書悼

公時魯殺之書生觀平公時晉趙鞅圍衛觀及陳瑾救衛若

懿伯貞孟亦國氏族也成伯高父即檀弓所謂成子高

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齊王曰矢后未了何務死對曰臣聞王

晉田於圃車轂鳴車右請死王曰此工師之舉子何事焉車右

曰王不見工師之為乘而見車鳴車右遂刎頸而死越軍聞之

遂退北堂書鈔

澍按此不類世本本文說苑有之

衛謹

衛康伯名髡史記索隱宋衷曰康伯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

左傳所謂王孫牟父也

澍按司馬貞云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杜預世族謹伯髦云

世本 卷五 七

髦牟聲相近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去蓋目父子

不宜俱諡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又按馬融王通皆云康國

名在干里之畿內既滅管叔夏封為衛侯其子始曰康為諡

索隱之說未盡然也

康伯生考伯考伯生嗣伯嗣伯生摯伯摯伯生靖伯靖伯生箕

伯箕伯生頃侯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衛為侯史記索隱

澍按摯伯史記作處伯人表目靖伯為建子建宜為處字之

譌箕伯伯貞伯頃侯一引作頃伯又按孔安國曰方伯州牧

也五代恒為方伯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

非是至子而削爵及賂夷王而稱侯也

頃伯生僖侯僖侯生或公史記索隱

澍按頃伯即頃侯去十二季子僖侯名羨去四十二季子或

公名和史記曰和襲殺太子餘自去又云大戎殺幽王或公

將兵平戎有功王命為公也又按左傳疏康叔周公弟或公

康叔九世孫

戴公名申史記索隱

澍按昭伯宣公子戴公惠公朔庶兄元季狄敗衛宋桓公六

戴公曰廬於曹許穆夫人賸載馳齊語注云公孫申

悼公名虔史記索隱

澍按杜注悼公為蒯瞶庶弟公子黜史記出公季父黔攻出

世本

卷五

六

公而自去是為悼公去五季卒虔伯黔弟世本異

悼公子敬公費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敬公去十九季卒費伯弗

敬公生橈公舟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曰敬公生昭公糾是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六

季公子廩弒公代去是為懷公司馬貞曰敬公生橈公舟為

非

慎公子聖公馳史記索隱

澍按慎公悼公子也史記公子穢殺懷公而自去是為慎公

史記作聲公訓蓋古訓聖者聲也字得通用

聖公子成侯不逝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成侯名速司馬貞曰為穆公已名邀不可成侯更

名速則世本是也成侯十六季衛貶號為侯在位二十九季

子平侯去在位八季子嗣君去五季夏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檀弓下疏

澍按拔傳作發發拔字相通詩或王載旆說文土部引作載

拔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注作枝朱

子沿之誤也檀弓上有公叔木鄭康成曰木當作朱春秋伯

成檀弓下亦作成事靈公公惡之曰其官也成又將去夫人

之黨夫人怨之公逐成成奔魯杜注成文子之子

世本

卷五

九

靈公生昭子郟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檀弓下疏

澍按公子郟字子南靈公子故又曰南氏子木即左傳公孫

彌牟字子之所謂公孫文子惠叔蘭檀弓曰為惠子蘭為衛

司寇蘭癸適子虎而去庶子及惠子蘭卒言偃變服弔彌牟

曰譏之而後虎去

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為將軍文氏檀弓上疏

澍按一引簡子瑕下無瑕生衛三字誤脫又按衛有公子瑕

字子適成公三季元頃去五季周獻治厘納成公殺瑕及其

弟子儀氏族略曰彌子瑕為公孫彌牟之孫非也彌子瑕在

靈公時彌牟在出公悼公世觀左哀二十五季傳二子壽後

相及

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趙厲也左崑十

澍按一引厲上無趙字又按左傳靈公逐公叔成其黨趙陽

奔宋趙陽者趙厲孫厲嘗於靈公二季及諸侯之大夫會楚

子於陳

公孟彊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左隱八

澍按左傳孟縶襄公子公孟也母曰嫫始縶之足不良杜注

公孟彊孟縶字正義云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

故即曰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彊即曰族告

孫氏出於衛或公至林父八世左成公十

世本

卷五

辛

澍按孫昭子衛同姓食邑於戚其後為孫桓子良夫良夫生

文子林父林父生襄嘉蒯林父逐獻公之殤公獻公復入林

父曰戚叛如晉孫氏遂絕

孔莊叔逵生得間叔穀穀生成叔孫鉏鉏生項叔羅羅生昭叔

起起生文叔圉圉生禮記祭統疏

澍按羅當伯羈昭七季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已去元余使羈

之孫圉圉史狗相之杜左注成子孔逵孫羈孫鉏子圉羈孫

也又按左傳孔嬰齊事懿公熒澤之戰嬰齊殿逵其後也左

傳叔皆伯子

衛有大夫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廣韻

世本 卷五

一〇一

澍按魯桓公十六季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公去公子黔牟

衛惠公來奔莊公六季公入殺之又按左注疏云蓋衛宣公

之兄弟左右勝之子因曰為號

衛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曰去王室久改

為賈孫氏廣韻

澍按春秋分記云康叔子王孫牟之後王孫賈事靈公鄭澤

之盟晉涉佗成何辱公公欲叛晉使賈問諸國人子齊事出

公為大夫又按齊策王孫賈季十五身市人殺淖齒是齊亦

有王孫賈也趙昭王功臣有王孫賈見定五季傳說莊權謀

篇有王孫商

世本

卷五

壬

秦謹

大業生栢翳

澍按索隱云大費一名栢翳尚書謂之伯益世本謂之栢翳

今據補一引世本謂之伯益疑非又按史記正義云列女

傳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

按此知大業即是皋陶

仲滑生飛廉史記索隱

澍按仲滑即仲滿也戎胥軒納酈山氏所生胥軒仲衍曾孫

穆公名任史記索隱

澍按穆公德公之少子在位三十九季子康公名瑩又按穆

弁穆同而蒙恬傳風信通皇霸篇曰為惡論讀靡幼反

景公名后伯車史記注

澍按御覽引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非是后伯車景公之弟
鍼也非是目下係仲子注駁正語也景公名后桓公之子在

佐四十季索隱云始皇本紀作哀公又云一作僖公

昭王名側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作昭襄王名稷稷身側古字通而秦紀索隱引世
本名則者字誤也昭王為或王異母弟在佐五十六季

簡公之後次敬公次惠公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簡公懷公弟靈公季父也卒于惠公左無敬公而

世本

卷五

三

紀季云簡公九季卒次敬公左十三季卒乃左惠公昇世本
合劉伯莊云簡公是昭子之弟懷公之子厲公之孫今史記
謂簡公是厲公子者誤

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懷公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
子也司馬貞云世本無肅字左十季表同紀十三季

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云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龔公之子懷公弟也
世本皆曰為然司馬遷云靈公子謬也人表作厲共公

惠公生少上史記索隱

澍按惠公簡公子少主史記作出公司馬貞云世本謂少主

呂氏春秋作小主又按少主左二季自殺紀云庶長攻殺出

子沈之淵旁

元獻公左二十四季史記索隱

澍按徐廣云靈公子史記獻公無元字呂氏春秋云名連六
國表云名師曠史記云左二十三季本紀作二十四季表昇

世本合子孝公名渠梁

或烈王十九而左左三季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作悼或王享國四季惠文王子也

始皇名正史記注宋忠云曰正月且生故名正

世本

卷五

三

澍按司馬貞云世本作政又生於趙故曰趙政一云秦昇趙
同祖曰趙城為榮故姓趙氏張守節云正音政周正建子之
正也始皇曰正月且生於趙因名政後曰始皇諱故音征

晉讖

唐叔燮子曼期為成侯史記索隱

澍按國都城記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改號曰晉曼期
古史考作曼旗史記作靈族

成侯子幅為厲侯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成侯之子服人甚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厲侯子靖侯宣曰史記索隱宋衷曰唐叔五代已下無季紀

澍按十二諸侯季表索隱引云唐叔五代孫厲侯子靖侯也

釐侯子蘇為獻侯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釐侯靖侯子名司徒子獻侯名藉司馬貞云世本

譙周皆作蘇

穆侯名弗生史記季表

澍按史記獻侯子穆侯名費生鄭誕本伯弗生或作潰生杜

音秘

靖侯庶孫欒叔賓父史記正義

澍按史記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

孝侯子邾為鄂侯史記索隱

世本

卷五

五

澍按昭侯子平為孝侯侯表云世本伯卻索隱云他本他都

者非鄂邑卻其名鄂侯子哀侯

或公曲沃莊伯子韓萬莊伯弟桓三季疏

澍按侯表莊伯桓叔子世家名鱣史記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保曲沃晉人共左鄂侯子光是為哀侯

哀侯二季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去是為曲沃或公小子

侯元季曲沃或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遠曰韓萬曲沃

桓叔之子莊伯弟

昭公生札桓公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史記索隱

澍按徐廣曰世本伯桓子雍注云桓子雍戴子也又按釋史

引云昭公生桓子雍雍生忌忌生懿公驕又按忌為哀公

懿公生幽公桺幽公生烈成公止史記索隱宋忠注云幽公之時晉

衰反韓魏魏之君

澍按史記幽公哀公子也其說誤紀季幽公敬公子也蓋懿

公又諡敬公又按史記衰伯畏宋引改之季表魏誅幽公左

其弟止也史記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紀季云

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烈成公史記伯烈公

晉出公名鑿史記索隱

澍按出公定公子史記伯錡世表晉出公錡十八季晉哀公

忌二季懿公驕十七季而卒世家云晉出公十七季晉哀公

世本

卷五

五

驕十八季而無懿公紀季出公二十三季奔楚乃左昭公之

孫是為敬公史記出公奔齊道死智伯乃左昭公曾孫驕為

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號戴子生忌忌善

智伯蚤死故智伯欲并晉未敢乃左忌子驕為君豈互不一

昇世本違舛

晉定公名午史記索隱

澍按定公頃公去厥子也子出公鑿又按釋史本伯昭公孫

巨人表為重出呂表并已列定公也其說非是當云晉懿公

哀公子蓋定公卒子出公左出公之後為懿公驕

孝公傾欣史記索隱

澍按六國表孝公為烈公子紀季曰孝公為桓公韓子有晉桓侯史記伯孝公頌又按紀季桓公二十季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畱已後夏無晉事

孝公生靜公俱史記索隱

澍按世家伯俱酒人表云晉靖公任伯為韓魏所滅豈有二名耶靜公二季魏成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三分之靜公遷為家人

中行氏晉大夫逝邀生桓伯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鼻智氏同祖逝邀故智氏亦稱荀氏史記索隱

世本

卷五

五

澍按僖公二十八季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此云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其說非是偃字伯游諡獻子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伯獻伯又按竹書云晉曲沃成公滅荀目賜大夫原氏黯為荀叔傳稱荀息云荀叔宜即原黯也

程鄭荀氏別族杜預左注

澍按成十八季疏曰世本有文又按成十八季傳程鄭為乘馬御杜注程荀氏別族是用世本為說也又按晉語注程鄭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驩林父弟也春秋分記云逝敖之孫荀驩諡文子食邑於程驩一伯驩路史伯歡誤路史又謂逝敖曾孫荀歡亦非晉又有程嬰程滑

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蔦之後蔦生成伯缺缺生或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文十三季疏史記索隱

澍按成伯缺左疏伯士伯缺程克齋分記曰會為士穀子誤穀在後又按汲郡古文云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與子與即士蔦也士蔦生士穀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為范或子故宣子曰吾主夏盟為范氏或云或子佐文襄輔成景是曰受隨范是士蔦初曰官為氏至會始曰邑為氏宣十七季杜注初受隨為隨或子後受范為范或子焦竑曰士穀士會士蔦當作士蔦承杜伯之後士即杜也齊詩自杜沮漆古文尚書雲杜夢作久呂

世本

卷五

五

氏春秋杜作乘馬可證也然考晉語誓祐曰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是范氏先曰官為氏曰士為杜說亦未然

智氏本逝邀生蒧子曾曾生或子瑩瑩生蒧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甲甲生智伯瑤史記索隱

澍按荀首字知季林父之弟為下軍大夫瑩字子羽為中軍將左傳曰朔盈皆為瑩子也盈字伯夙為下軍佐櫟史記伯夙佐下軍甲生子二宵瑤瑤嗣卿甲曰覽作申誤瑤諡襄子子開見史記季表

辛舌氏叔向兄弟有季夙昭五季疏

澍按閔二季傳辛舌大夫正義引謚云辛舌氏晉之公族辛

舌其所食邑也杜注辛舌職叔向父新唐書或公曾孫突辛

舌大夫也又按左傳辛舌四族注銅鞮伯等叔魚叔虎兄弟

四人服虔數伯等叔向叔魚季夙正義曰季夙即叔虎非也

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并四族之數劉炫曰為別

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良是唐宰相世系云辛舌職五子赤

肸鮒虎季夙赤字伯等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鯨號辛

舌四族叔向食邑於楊又曰楊肸叔虎一云字叔虎

孫伯厲生司空頡頤生南墨叔子叔子生叔正官伯官伯生司

世本 卷五 天

徙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空大伯大伯生侯季子季子生

籍游游生設設生秦左昭十五季疏

澍按一引孫伯厲作籍厲官伯春秋分記作官正司空作司

功左傳王曰孫伯厲司晉之典籍曰為大政故曰籍氏杜注

厲晉正卿籍設九世祖韋昭云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

也偃字游索隱引世本云籍秦者大夫籍游之孫籍設之子

又按設字叔故曰叔氏亦曰籍父事昭公子秦事頃公為上

軍司馬新唐書荀林父之孫曰籍偃一曰孫伯厲曰字為氏

其說舛誤林父在僖公時相去勵百季安得自孫曰下復傳

九世乎鄭樵曰厲為文侯弟陽叔伯厲恐非羅泌謂籍氏為

荀之別族孫即荀也

郤豹生冀丙冀丙生缺缺生克左成二季及十一季疏

澍按氏族略云文子叔虎豹食邑於郤因曰為氏廣韻云信

伯郤王符云丙從邑氏冀周語云字子公郤豹字叔虎獻公

伐翟相豹被羽先登遂克之子丙悔納文公謀作亂秦伯誘

殺之缺即郤成子趙盾卒缺為政克獻子也克子錡食采於

駒字駒伯

郤豹又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左傳十五季疏左成十一季疏

澍按左傳步揚御戎注郤犇父廣韻揚食采於步遂曰為氏

州即犇也潛夫氏志伯犇誤犇為郤克從祖昆弟杜氏曰

世本 卷五 天

為從父兄弟誤路史云犇別采苦成故曰苦成叔諡文子

步揚生蒲城雒居蒲城雒居生至左成二季疏

澍按至字季食邑於温又曰温季佐新軍為長魚矯殺晉語

伯郤昭子

晉蒲邑大夫公佗世卿廣韻

晉有英成僖子廣韻

澍按廣韻英字韻下又引云晉有大夫英成僖子而姓氏急

就章引云晉大夫姜氏僖子王氏既誤而廣韻英英亦必有

一誤

鄭謚

政公名突考古史

澍按史記作掘突索隱云非也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子孫同名乎蓋舊史雜記昭厲之名誤目為政公字耳

鄭伯費是鄭悼公穀梁成六季疏

大夫子游子瑕左昭十七季疏

澍按杜注子瑕子游叔父公孫夏子昆子游乃駟帶之子駟

偃也子瑕駟乞也瑕一引作瑜誤又按公子偃字子游是為

游氏偃生公孫薑薑生游販販生良及吉游販奪人妻其夫

殺販於是廢游良而去吉吉生速吉之從祖曰游楚亦穆公

孫又按公子駟字子駟是為駟氏駟生公孫夏夏生駟帶駟

世本

卷五

三

乞帶生偃偃生絲偃卒絲賜其父兄乞乞生顓公孫黑生

駟印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公孫僑討之黑縕又有駟印字

子般聲公時齊輸晉范氏粟印送之又有駟秦嬖大夫也富

而侈嘗陳卿之車服於其庭國人惡而殺之

鄭有子師僕廣韻

澍按鄭簡公三季冬十月尉止司臣堵汝父侯晉子師僕帥

賊目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駟殺公子駟公子發公孫輒國

人攻之殺尉止子師僕

陳謚

陳胡公滿史記索隱宋忠曰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

陳目為舜後是也

澍按詩陳風謚滿闕父之子左注賜姓曰媯世家亦曰媯滿

魯語注曰胡滿

厲公躍左桓十季疏

澍按桓十二季疏云陳世家言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

子免而去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弟躍林杵曰共殺厲公

而躍去是為利公既目佗為厲公又稱躍為利公世本原無

利公皆是馬遷妄說東晉言遷分一人目為兩人目無為有

謂此事也又按厲公是桓公子其母蔡女人表目厲公為桓

公弟疑非

世本

卷五

三

陳大夫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

禦寇禦寇生悼子齧左昭公二季疏

澍按昭二十三季獲陳夏齧杜注徵舒子孫據世本悼子齧

是徵舒曾孫杜注目為子孫誤也世族謚云悼子徵舒三世

孫

鍼宜咎陳鍼子八世孫左襄公二季疏

澍按鍼子陳大夫事桓公桓公三十季鄭公子忽來逆婦媯

夏四月目媯氏媯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

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目能育宜咎黨慶虎慶寅國人討慶

氏之黨宜咎出奔楚為楚箴尹

少西子穆儂子子穆安後史路

澍按徵舒祖子夏也字少西是為少西氏

儂子生廩丘子尚史路

子占子沮烈子後史路

儂子子亾後史路

桓子后生子后後史路

陳有鬪門氏廣韻

蔡謚

蔡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史記正義

澍按靈侯景侯固之太子在佐十二季平侯名廬隱太子之

世本 卷五 三

子在佐八季徙新蔡見地理志隱太子即太子友左傳佐世

子有靈侯十二季楚滅我周世子有於岡山平侯即佐諡曰

隱史記云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太之是為平侯而人表

亦謂為景侯子皆誤

楚謚

陸終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產付沮氏付沮氏產穴熊

九世至於渠婁絲出自熊渠有三人其孟之名為庸為句祖王

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疐為就章王太平御覽

澍按史記集解引世本云季連生附沮孫檢云沮伯祖索隱

引世本云熊庸為句祖王疐為就章王楚世家云熊渠生子

三人去其長子康為句夏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

章王司馬貞曰世本康伯庸夏伯祖執疵無執字越伯就又

按大戴禮庸伯無康就伯就

熊渠封其中子紅為鄂王水經注路史

澍按左正義曰鄭語孔晁注云熊繹子孫曰熊摯有疾楚人

廢之去其弟熊延熊摯自奔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索

隱據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去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去

又按九州要記鄂國今武昌東鄂也

穆王生子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何左昭十七季疏

澍按穆王名商臣成王之太子子莊公名旅史記伯侶何宜

世本 卷五 三

伯侶陽何子瑕也又按左傳子揚即令尹鬪般子揚之子為

箴尹克黃也

楚成王墓在豫州新息史記正義

澍按成王名熊通蚡昌之弟自左為成王地理志伯熊逄左

傳始僭號稱王皇覽云楚成王冢在汝南郡鮑陽縣葛陂鄉

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濂永平中葛陂城北祝里社下於土

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成王由是知成王之冢民傳言秦頃赤

眉之時欲發之輒積壤填壓不得發也又按此係宋忠注文

康王名招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伯侶昭共王之子也子郊教名麋

頃襄王卒太子熊完去是為考烈王史記索隱

澍按據史記頃襄王卽懷王槐之子淮南子曰頃襄王好色不使風譏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既史記完作元東徙

都壽春命曰郢子幽王悍李園女弟所生

為艾獵孫叔敖之兄為子馮艾獵之子左襄十季疏

澍按高誘呂氏春秋注孫叔敖令尹為賈之子左傳杜注艾

獵孫叔敖也服虔云為艾獵孫叔敖也穎容釋例亦曰艾獵

孫叔敖為一人襄十五季傳為子馮為大司馬注云叔敖從

子世本馮是艾獵之子此明文可據正義曰世本轉寫之誤

非也近時蕭山毛奇齡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為氏乃期思

世本

卷五

蕭

之鄙人盧弼弓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季傳隨或子云為敖為

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下令尹南轅反旆又云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為敖即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崑一

季令尹為艾獵城沂比季之閒楚令尹不聞置兩人知分篇

雖有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

子文之事誤記耳况在軍中必無輕易廢置之理其為一人

無可疑漢時孫叔敖碑君名饒字叔敖未知何據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續衣注疏

澍按論語疏引世本云楚大夫沈諸梁食采於葉偕稱公

屈蕩屈建之祖父左襄二十季杜注

澍按屈蕩事莊王生到到生建建生又別有屈蕩事康王

康王曰屈到為莫敖蕩為連尹到卒呂建為令尹蕩為莫敖

蕩生申申亦為莫敖事靈王

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荀子注

楚有大夫恒思公廣韻

楚大夫涉其帑廣韻

澍按左傳藍尹疊涉其帑謂曰舟涉其帑不舟王舟也故外

傳云載其帑則帑非人名涉其亦非姓也未知世本何曰舛

誤至此

秦將王翦滅楚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曰楚地為秦

世本

卷五

蕭

郡史記索隱

澍按秦將王翦蒙或破楚國虜王負芻也

韓謹

韓萬曲沃桓叔之子史記索隱

澍按桓三季疏引世本云韓萬莊伯弟史記云韓萬莊伯之

弟曲沃成公之叔父服虔左注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

弟弁世本合

桓叔生子萬子萬生賅伯賅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

史記索隱

澍按厥為萬之曾孫杜注左云元孫誤又按成二季疏引世

本云桓叔生子萬子萬生賦伯賦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
又宣二季疏引此文茲脫定伯簡一代子與韋昭注作子鎮
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頃左傳

澍按吳世家正義引世本云宣子名秦索隱引世本云平子
名頃宣子子也頃春秋分記引世本作須平子史記作貞子

又按厥長子无忌是為公族穆子悼公左使為公族大夫起
四子須叔禽叔椒子羽杜左注曰厥為即韓起韋國語注曰

厥為韓獻子之子无忌弟疑誤

簡子名不信史記索隱
春秋分記

澍按不信字伯育起之孫事定公趙世家亦有簡子名不佞

世本 **卷五** 三

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

莊子名庚史記索隱
春秋分記

澍按莊子簡子之子春秋分記引世本云韓平子須生簡子

不信不信生莊子庚庚生虎

康子名虎史記索隱
春秋分記

澍按晉語注云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人表曰

虎為貞子子呂覽任數注謂貞子生康子疑誤

成子名啟章康子之子史記
索隱

澍按成子二季弒其君幽公紀季晉烈公元季韓成子都平

陽呂覽任數注云都宜陽

景子名虔史記
索隱

澍按景子史記作景侯成子之子

景子子成侯斯史記
索隱

澍按史記韓列侯名取成侯名擊世本無列侯也又按索隱

引世本云成侯取

成侯子文侯

澍按文侯列侯子也見六國表索隱云紀季無文侯世本無

列侯是世本有文侯也今補又按文侯子哀侯

懿侯史記
索隱

澍按史記韓世家哀侯子懿侯季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季云

世本 **卷五** 三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去若山即懿侯也世本無名

世家名若疑脫山字

韓宣王昭侯之子史記
索隱

澍按史記作宣惠王

趙誼

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宜孟盾史記
索隱

澍按成十季疏引世本云公明生趙夙定十三季引世本云

趙衰趙夙之弟又按國語趙衰趙夙弟也字子餘諡成子晉

語韋注衰公明之少子按夙與衰世次相懸不應為弟兄史

記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呂衰為夙之孫然趙夙事獻公趙

衰事文公季相嘗也不應衰為趙夙孫焦氏易林云伯夙秦獻衰續厥緒則非兄弟明矣世本為是譙周曰世本為誤非也

趙夙為衰祖穿為夙之曾孫左宣公二季疏

澍按杜左注夙為趙衰兄世本乃云夙為衰祖杜預說非也

又注穿為趙夙庶孫定十三季傳正義曰世本趙衰趙夙之弟也衰之後為趙氏夙之後為耿氏據此夙邑於耿曰耿為氏穿之後又曰邯鄲為氏

景叔名成史記索隱

澍按昭七季傳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杜注景子晉中軍佐

世本

卷五

三

趙成趙成子也左傳伯景子世本伯景叔不同耳

代成君子趙即襄子之子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襄子之孫也世本誤

襄子子桓子名嘉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云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去於代并世本違又按

自趙夙至襄子凡九世

敬侯名章史記索隱

澍按敬侯烈侯太子也司馬貞曰紀季云魏成侯曰桓公十九季卒韓哀侯趙敬侯曰桓公十五季卒又趙世家烈侯十六季并趙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季肅侯徙晉於屯雷

不同也

成侯名種史記索隱

澍按成侯敬侯章子竹書云成侯名偃成侯元年公子勝并

成侯爭去為亂在位二十五季

肅侯名語史記索隱

澍按肅侯成侯子成侯卒公子緤并太子肅侯爭去緤敗亡

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雷又按國策補注云世

本名言疑字脫其半肅侯子成靈王名雍

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史記索隱

澍按孝成王丹惠文王太子也在位二十一季悼襄王在位

世本

卷五

三

九季徐廣云王遷無諡司馬貞云今史記獨稱幽繆王者蓋

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也又

按淮南子秦流王遷於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謳聞者莫不

噴涕

魏謹

畢萬生芑季季生成仲州州生莊子絳絳生獻子茶茶生簡子

取取生襄子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正義

澍按絳一引伯降史記世家作絳又云成子生悼子司馬貞

云世本成仲生莊子絳無悼子而居篇曰魏悼子徙霍則是

有悼子世本卿大夫代自脫耳廣韻引世本云魏絳莊子史

記世家魏絳諡伯昭子徐廣曰世本伯莊子司馬貞曰世本
錯也居篇又云昭子徙安邑亦非此文同左傳亦伯莊子索
隱引世本云畢萬生苾季苾季生或仲州禮記正義引世本
云萬生苾苾生季目一人爲二人恐誤左傳或子名犖州犖
聲相近字因目異代亦不同一引云曼多生桓子駒又按史
記晉文公令魏或子襲魏氏之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
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魏絳卒諡爲昭子生魏嬴
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都
世次與世本不同

士獻子名茶茶莊子之子史記索隱

世本 卷五 罕

澍按茶即舒字故史記伯舒又史記絳生魏嬴嬴生獻而世
本無魏嬴同左氏

獻子生簡子取取生簡子多史記索隱

澍按多即左傳魏曼多也史記魏襄子生魏侈司馬貞云侈
一本伯侈字誤世數亦錯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

桓子生文侯斯史記索隱

澍按司馬貞云傳曰孺子疾是魏駒之子非此世代亦不同

也斯史記伯都

綺魏犖孫左宣十
二季疏

澍按宣十二季傳晉魏綺求公族未得正義曰世本曰爲犖

孫服虔左注云綺魏犖子疑服說非

魏惠王生襄王嗣襄王生昭王遼史記索隱

澍按惠王名瑩或侯之子即佐稱王追尊父惠王爲王昭王
哀王子哀王卒昭王三季喪畢始稱元季五十九季卒今國
策補注遼作速又按荀勗曰和嶠云紀季起自黃帝終於魏
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於世本蓋襄王也按太史公書
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
六季卒襄王六十六季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季今按古文成
惠王六三十六季改元稱一季改元後十七季卒太史公書
爲誤分惠成之世目爲二王之季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

世本 卷五 罕

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又按史記魏世家及孔衍叙

魏語皆有哀王而世本無哀王一代蓋脫耳

昭王生安僖王名圉史記索隱

澍按昭王哀王子安僖王一引伯安釐王古字通也史記僖

王昭王子六三十四季卒

安僖王生景愍王午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伯景湣王六十五季卒子王假六三季秦虜王假

滅魏爲郡縣

吳謹

壽夢生夷昧及僚夷昧生光左昭二十
七季疏

澍按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身季子同母者四人史記紀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曰僚為餘昧子光為諸樊子為異耳徐廣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然左氏屈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末甚德而度其天所啟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曰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僚是壽夢庶子也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去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預言光諸樊子是用史記為說也

吳拔楚終犁路史注

澍按史記作鍾離云吳之邊邑卑梁身楚邊邑鍾離爭桑兩

世本

卷五

聖

家交怒楚王滅卑梁吳王亦發兵使公子光滅鍾離也事在諸樊九季

燕謹

燕幽州郡北燕太平御覽宋衷云有南燕故名北燕

澍按南燕姑姓伯儵國在鄭衛之間北燕伯欵姬姓在晉之

北

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詩正義曰依世本云

澍按服虔左傳解詁云召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為王卿士

燕惠侯卒釐侯去釐侯卒頃侯去頃侯卒哀侯去哀侯卒鄭侯

去鄭侯卒繆侯去繆侯卒宣侯去

澍按宋衷據大史公書補世本其文又闕今仍依史記補之燕自宣侯已上一作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一作不言屬曰其難明故也史記索隱

澍按譙允南引世本之言如此索隱云世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曰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世本蓋近代始散

逸耳

襄公卒桓公去桓公薨閔公去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閔公作文公馬貞云世本曰上文公為閔公則

閔昇潛同而懿公之父又諡文譙周曰世家襄伯生宣伯無

桓公今檢史記並有桓公去十六季宋忠據此史補世本亦

世本

卷五

聖

有桓公是燕有三桓公也是譙允南所見本異又按索隱云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僖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

微失本諡

燕王喜

澍按顏氏家訓云世本左丘明作而有燕王喜蓋後人屢入

非丘明本文又按史記燕王喜之三十三季燕亡

杞謹

杞其公靖公子生惠公惠公去十八季生成公及桓公成公去

十八季桓公去十七季史記索隱宋忠云杞今陳留雍丘縣蓋周封

杞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

紀取年婁年婁者東邑也

澍按高誘曰其公名襄昭公之子惠公史記作德公又脫成

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去非也此據徐廣注引世本又按

桓公十七季尚史作七十季誤

桓公成公之弟左襄六季疏

澍按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蓋本此書而言杜

預左注成公行夷禮且終其身故于其卒經書子且貶之

勝謹

鎰叔繡文王子封於勝瀋地理志水經注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勝國

也

世本

卷五

罍

澍按左傳郈雍曹勝文之昭也班固曰鎰叔繡為懿王子未

詳所據

隱公之後仍有六世孫左隱七季疏

澍按通考隱公名虞母

考公麋元公引即定公文公也趙歧孟子注

澍按趙歧孟子注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勝國有考公麋昇

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引昇文公相直後世避諱

改考公為定公吕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又按論法大

慮行節曰考安民大慮曰定主義行德曰元慈惠愛民曰文

義亦相通

齊景公亡滕左隱七季疏

澍按左隱七季疏云按齊景公之卒在滕隱之時世本言隱

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公亡滕為謬何甚服虔左

注亦云齊景公亡滕是依世本為說也

曹謚

曹戴伯子惠伯兕據史記補宋忠云曹今濟南定陶縣孫檢云兕育

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

澍按史記正義言孫檢亦注世本此為世本注文故據史記

補之又按戴伯蘇幽伯疆之弟也殺幽伯自去惠伯兕季表

伯惠公伯雉

世本

卷五

罍

穆公子桓公終生史記集解孫檢云一作終渥渥音生

澍按惠伯子后甫即位其弟或殺之代去是為穆公三季卒

桓公去在位五十三季

悼伯卒弟露靖公去史記索隱

澍按史記悼公薨弟聲公野太平公弟通殺之代去是為隱

公四季聲公弟露殺之露自去是為靖公在位四季又按譙

周云春秋無其事檢世本悼伯卒弟露去諡靖公實無聲公

隱公是蓋彼文自疏也

邾謚

邾國曹姓陸終弟五子曰安周成王封其苗裔挾為附庸居邾

挾之後顏左莊公
五季疏

澍按邾或公名夷字顏杜預小邾謹謂之夷父路史伯顏
公芊云邾婁顏蓋邾復遷婁故曰邾婁也或云邾人語聲後
曰婁如句吳於越之比又按公芊謂顏曰亂魯被誅太其弟
叔術叔術致國於其子夏父

邾謹

邾莊公名頹

澍按劉原父孟子外篇注高誘引世本云邾莊公名頹今據
補又按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末句滅邾曰邾子鳩鳩
鳩字鼻頹字相伯

世本

卷五

吳

論法篇

澍按玉海書目沈約論法篇序云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論
法而二書傳至約時已亡其篇

逸周書釋

光緒三年三月朔
北崇文書局開雕

周書目錄	卷一	度訓第一	命訓第二	常訓第三	文酌第四	雜匡第五	卷二	武稱第六	允文第七	大武第八	大明武第九	小明武第十	大匡第十一	程典第十二	程寤第十三	秦陰第十四	九政第十五	九開第十六	劉法第十七	文開第十八	保開第十九	八繁第二十	卷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錄

周書

鄧保弟二十一
大開弟二十二
小開弟二十三
文微弟二十四
文傳弟二十五
柔武弟二十六
大開武弟二十七
小開武弟二十八
寶典弟二十九
鄧謀弟三十
寤微弟三十一
卷四
武順弟三十二
武穆弟三十三
和寤弟三十四
武寤弟三十五
克殷弟三十六
世俘弟三十七 <small>舊弟四十 今移此</small>
大匡弟三十八 <small>舊弟三十七</small>
文政弟三十九 <small>舊弟三十八</small>
大聚弟四十 <small>舊弟三十九</small>
箕子弟四十一 <small>舊弟四十</small>
考德弟四十二 <small>舊弟四十一</small>
卷五

目錄

周書

二

商誓弟四十三
度邑弟四十四
武微弟四十五
五權弟四十六
成開弟四十七
作雒弟四十八
皇門弟四十九
大戒弟五十
卷六
周月弟五十一
時訓弟五十二
月令弟五十三 <small>舊弟五十二</small>
謚法弟五十四
明堂弟五十五
嘗麥弟五十六
本典弟五十七
卷七
官人弟五十八
王會弟五十九
卷八
祭公弟六十
史記弟六十一
職方弟六十二
卷九

目錄

周書

三

芮良夫第六十三

太子晉第六十四

王佩第六十五

殷祝弟第六十六

周祝弟第六十七

卷十

武紀弟六十八

銓法弟六十九

器服弟七十

周書序

附錄

周書逸文

目錄

周書

四

朱右曾曰周書傳逸防說文繫之汲冢自隨書經籍志隨志之失先儒辨之不逸而逸無以別于逸尚書故宜復漢志之舊題也其書存者五十九篇并序為六十篇較漢志篇數亡其十有一焉注之者晉五經博士孔晁每篇題云某某解弟幾此晁所目也舊但云某某弟幾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三可證也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其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孔氏解克殷荷素質之旗于王前云一作以前于王解大武三擯厥親云擯一作損李善注文選邱中云周書邱一作苑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藝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周書八卷二本並列尤明

徵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于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嗟乎自周至今殆三千載苟獲碎金殘石于瓦礫之中尚實之如拱璧山海經之謬悠穆王游行之荒唐偽紀年之杜撰尚有孳孳綴緝之者況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若是書者乎漢志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訓十四篇皆不傳傳者唯此儒者顧不甚愛惜任其脫爛或又從而舐排之甚矣其專己而蔑古也愚觀此書雖未必果山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戰國秦漢人所能偽託何者莊生有言聖人之法以參為驗以稽為決一三四是也周室之初箕子陳疇周官分職皆以數紀大致與此書相似其證一也克殷篇所敘非親見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門芮良夫諸篇大似今文尚書非偽古文所能彷彿其證二也傳引是書者苟息引武美

目錄

周書

五

女破舌美男破老見或狼引大巨勇則皆上不登于魏絳程引典居安思危見左皆在孔子前其證三也夫鄭保為保國之謀武稱著用兵之難常訓之言性文酌文傳之言政俱不悖于孔孟而說者或謂為陰謀或譏其傾仄嗚呼豈知是書者哉抑又考之春秋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當周平王時周史辛甲之裔世職載筆或其子適晉以周之典籍往未可知也觀太子晉篇末云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亦似晉史之辭六國以後書始廣播墨翟蘇秦蔡澤呂不韋韓非蒙恬蕭何之倫蘇秦引和籍解懸不絕四句非以及伏生大小戴太史公時時節取此書意其時學者誦習亞于六藝故劉歆班固列之六藝書九家中未嘗以孔子刪定之餘夷之諸子雜家之例姜士昌曰邱明以博物君子臣素王以垂不朽誦法素

王者不能舍左氏故諸家訓詁粹然甚具周書辭特深奧流俗
異難好易不復孳孳愚管味乎其言草思久之夫孔注疎略且
多謬闕餘姚盧文昭集諸家校訂間有所釋但恨其未備嗣又
得高郵王氏念孫海寧洪氏明慎之書校定正文及其義訓乃
不揣鄙陋集諸家之說仍是刪違申以己意一攷定正文如文
酌樹惠不癡癡為癡羅匡企不滿壑企當為金之類一正其
訓詁如大匡展盡不伊孔注曰伊惟也本儀禮士冠禮注今譌
為推武稱遂其咎之遂當本說文訓亡大匡無播蔬之播當本
楚辭注訓棄之類一詳其名物如王會之臺即司儀之壇矛為
刺兵非句兵之戟作雉畫旅即旅樹器服一篇皆明器之類凡
所訓解悉本前儒而以校訂音釋附焉爰名之曰集訓校釋屬
藁於道光丁酉又經陽湖同年丁侍讀嘉葆太倉陸孝廉麟書

同里葛廣文其七商權輒復隨手更定蓋再易藁矣今夏案牘

餘閒念心力之頗耗感良朋之匡正付之梓人譬左氏傳亦欲
待服杜諸儒出而論定云時道光二十有六年丙午夏六月既
望識於新安郡齋

周書卷一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度訓弟一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
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度法極中也聖人制法度審義理之中
故知足也爵以明等極丁宗洛曰關處當是辨字孔極以正民正
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順政立中所以生正宣之于政以內
自邇彌興自遠邇備極終也命率之以事曰政分微在明
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
知哀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微者事之幾分者理之秩循乎分之
也○知哀以去其所惡也內外以知人者以己度人哀樂之情同
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

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孔曰言其性之自然凡民之所好惡生

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
事上民至有惡而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春秋傳

其所惡而從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力何以求之兼行好惡
不能居也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

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政讀為征取也言風俗之敗知
亦必不樂不樂則與不獲所求無異矣○洪頤煊曰周禮均人
掌均地政閭胥役政喪紀之數鄭杜俱讀政為征史記天官書
徐廣曰政一作征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
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忍堅忍也能
其分必至爭戰治化之敵親且不顧而況于上此所明王是以
以令之不行刑之不止也能猶安易屯卦釋文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揚舉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

以胥役也 明等極制法度而教以禮也竟讀為歲虛文昭曰盛也強也優為下三事則揚舉之也孔曰壯者任之老

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人是 以焮和以懷眾中以導和禮以立中樂以行禮王者樂以天下

多賞少政之惡也 禮教行力竟者眾則賞多故政之惡也

賞少則乏之困無醜教乃不至 以賞罰所以明醜教不富則無

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 是故明王明醜以長

治之初廢初哉 即下文厲字之說丁云

命訓第二

天生民而成大命司德正之以禍福 丁曰命兼理數言禍福

命有常小命曰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 言否泰術環天定勝人也口成言惠吉逆凶由于積累人定勝

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 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

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 自明也在上者能無醜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于極 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于極

則度至于極 所以刑以威之六極既通六間具塞則六間塞矣丁曰

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 道生天不生人其本一也然天道微妙而難明人道昭顯而

極其位則必有其所當為者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 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知則不行

民墮則曠命曠命以誠其上則始於亂 此下六極皆謂窮極之

民無讓無讓則不順 不順則民怨民怨則于善于善則不行

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 無報則民怨民怨則于善于善則不行

此六者政之始也 始也危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

身 曰遘大命則世受罰犯小命則罰身案大戴禮本命云逆天

地者罪及五世誅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亂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盧辯注即引此書與孔晁說合然孟子言文王治岐罪人無辜大戴禮之言非盛王法且上而文以命禍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詐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用而不失大於義則非干善信義則非賈上德莫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憐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勤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惠所及必均哀師也震亦動也政政令事也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不震政不成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權之屬也常法非權小忠非忠服執持也適輕適忍成盛也翁言鋪張揚厲也淫程巧也禮從宜故以時為大不忍人姑息為愛婦人之仁也物事也○成盛也釋名文易繁辭成象蜀才作盛象惠不忍人舊脫一不字惠而不忍人人不依陸贄書說增權之屬故書作據今從丁本惠而不忍人人不

卷四

勝害害不如死孔曰害則死生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匿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害于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長則言治功淺近震則功必寡矣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此節有脫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通乎權者必察乎幾幾者物之始方三逸無窮極之治害而有從欲之治

常訓弟三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五常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順其性以發者也然人不在好惡能無欲故可變性原于天故不改因謂因之以立教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明王於是立政以正之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非情無以識性故因在好惡性無不善情兼善惡故生變變於所習則以變為常而善惡之類判然矣因其醜而命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為常以常為慎使人棄惡遷善則生德

民若生于中夫習之為常自氣血始有習有常原其始也習為常性自然故若生于中也思謂血陰氣陽合而成氣質氣質之性非性而性故習必自血氣始○故書若生于中下習習常為常四守陸贄書曰是孔氏注語誤入正文又未二明句作習民乃常為自血氣始茲據盧氏大戴禮注所引訂正

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于子孫民乃有古者因民以順民丁曰明之醜亦人以好惡之則也愚謂至上者達于上以賢互相勸勉也哀樂不淫則好惡不污下矣上賢不窮謂相向以人教孫風俗醇懋比于古初古謂虞夏之時因民順民猶言治人夫民羣居而無選為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行古志今政之至也遠擇也善也始之以古明醜以慎其習終之以古不可執一也政維今法維古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孔曰重明終始之義愚謂治今以古頑貪不便故疑兩好惡也參好惡之則也參伍之數度之以權斯宜于今而不

卷五

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茲九茲不遷萬物不至此言以全導民之弊丁曰全遷更改也○空滿闕反說文作坊夫禮非尅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之生禮乃四徵入政之經六極九德之本故特言之危勝承失其生好惡有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民行之以化謂處疑是夫守則法則文節文成以民行以六極命醜福賞禍罰六極不贏八政和平蘇讀為贏過也猶極命醜福賞禍罰六極不贏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敬也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忠無妄信無偽敬厲和不邪順不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偽曰姦姦則可以正人矣遂成姦邪也九茲無目姦物在目姦聲在耳耳目有疑疑言蓋九德之偽者皆姦也

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也... 意無等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 萬民無法口口在救口復在... 不同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 此言欲慎民之習必先自慎其習... 文酌弟四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寶... 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 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寶有五大聚有九... 允移人二宗傑以親三發滯以振民四貸官以屬五人口必禮... 六往來取比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口寵可動以誠動人

守尊也可宗之英傑當親之滯委積也... 之義比親也邦交聘問相親比也... 榷稱之利此與中庸九經相類孔曰... 也本羣昭國語注貨廣雅云予也... 訂正五大一大智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功賦事四大商行賄... 五大農假貸... 其戒行賄通有無也... 子狗錢食人食而不知檢... 通用... 復而免于桎梏... 制曰升於學也... 身散真... 三尼一除戎咎醜二申親考疏三假時權要... 備成也... 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拔積

謀三藥疑沮事四騰屬威眾五處寬身降六陵塞勝備七錄兵... 免戎... 疑... 屈... 特... 兩... 文... 有... 致... 後... 凶... 散... 少... 一... 樹... 貢... 一... 九... 車... 竹... 工... 穆... 維... 大... 維... 羅... 成... 年... 穀... 足... 賓... 祭... 以... 盛... 書... 年... 祭... 宇... 供... 重... 茲... 飲... 文... 詔... 詔... 訖... 訖... 如... 字...

有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 致... 後... 凶... 散... 少... 一... 樹... 貢... 一... 九... 車... 竹... 工... 穆... 維... 大... 維... 羅... 成... 年... 穀... 足... 賓... 祭... 以... 盛... 書... 年... 祭... 宇... 供... 重... 茲... 飲... 文... 詔... 詔... 訖... 訖... 如... 字...

樹惠不瘥二既用茲... 貢... 一... 九... 車... 竹... 工... 穆... 維... 大... 維... 羅... 成... 年... 穀... 足... 賓... 祭... 以... 盛... 書... 年... 祭... 宇... 供... 重... 茲... 飲... 文... 詔... 詔... 訖... 訖... 如... 字...

武稱弟六

天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秉德不貳武則
 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此即所謂稱也距險伐夷并小奪亂口
 言無政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非時奪城者攻其所產之
 與相制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
 之欲者趨之武之用也其有為者觀之以道急情者沮使多疑因
 其志美男破老美女破淫國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
 破義武之毀也美男外寵老成人也舌諫諍之舌淫國如宋
 也毀敗也言有此數者則武之道敗也國舊毀據郭集所引
 補武之毀孔晁曰凡行此事所以毀敵國如晁言則是後世之

卷二

陰謀非聖王之大道惠棟云武有七赦其眾遂其咎撫其口助
 德者具此篇中是為善讀周書者救其眾遂其咎撫其口助
 其獲武之閒也謂其眾厄者所以收敘者吳遂亡也咎災也
 遂字次通遺逐之閒義與壁相近如字餌敵以分而照
 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向也何猶釣餌也照知也誤以
 儲簡也伐敗也謂出其不意以敗其臣佐之謀謂所稱用者
 如隨少師得君陶伯比謂不可失是也○照訓知本楚辭王逸
 注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
 欲亟武之時也春秋冬夏皆有妨于民故兵者聖人不得已而
 更寒暑甚急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眾勝寡強勝弱飽勝飢肅
 則可速返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長短謂兵器輕重謂軍裝曲直
 則持重怒必輕先勝後者先人有追我無恪窮寇不格力倦
 奪人之心也疾勝遲者以逸待勞也追我無恪窮寇不格力倦
 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無恪格也追我無恪窮寇不格力倦
 孔曰追敵之法○格謂相和既勝人舉旗以號命吏禁掠無敢侵
 拒捍也荀子曰格者不舍既勝人舉旗以號命吏禁掠無敢侵

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撫奪服
 為滅如化言帖然也○號下舊有令字王念孫曰號即令也
 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武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
 之定也丁曰毀武猶言倒載干戈包以虎皮也
 允文弟七

思靜振勝允文維紀振奮也孔曰以謂規勝秉文昭告周行維
 旌所在收戎釋賄無遷厥里官校屬職因其百吏周行列位也
 戎收其戎器釋舍也遷改也里里居收戎者皆在官在軍之百吏
 因而不改○行音航在古讀才里反收戎者皆在官在軍之百吏
 也將帥號令之所○號音號在古讀才里反收戎者皆在官在軍之百吏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孤寡無告獲厚咸喜公貨少多振賜窮士救瘠補病賦均田布
 也賦謂出車徒給餼發賦出于田均則賦均賦均則賦均賦均則賦均
 夫以小過削職者皆後之以滅除其受取○賦均則賦均賦均則賦均
 念孫曰字當為捐咸問外戚書其所在選同氏姓位之宗子

卷二

問存問也外戚勝國之甥身同氏姓其子孫宗族也位立古通
 用宗子繼別以收族○選故書作選據玉海五十卷所引訂正
 率用十五綏用士女方計算思謂家幸九賦注曰賦口率以上
 也漢法算泉百二十未知於周何如又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
 家之取算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
 六十有五賈氏云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尺謂年十
 六寸謂年五尺謂年七尺謂年二尺謂年一尺謂年六寸謂年
 ○率音類又音律士女舊作口安依虛文強說訂教用顯允若
 得父母寬以政之執云不聽顯明允信聽言靡悔遵養時晦
 明遂語于時允武師以取不自悔悟也遵率養取晦昧也言幸此
 誠之以其時而明也誅之皆為允死思復生生思復所人
 武○遵率養取晦昧皆毛詩詰訓傳文死思復生生思復所人
 知不棄愛守正戶孔曰人守正上下和協靡敵不下執彼玉珪
 以居其宇庶民咸耕童壯無輔無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
 若待父母孔曰彼謂亂邦之君思謂輔當為傳音近而說撓逆
 取也文是故天下一旦而定奄有四海○故書無奄字
 釋名文是故天下一旦而定奄有四海○故書無奄字
 大武弟八

武有七制攻伐陳戰關孔曰政者征伐之政然案春秋傳也。故書此篇說脫特多茲據舊本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
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不戰善戰不鬪善鬪不敗孔曰言政有
九因有四戚五和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侵有七酌酌有
四聚三斂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
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鬪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孔曰
婚三友朋四同里孔曰宗族鄉鄰皆所以使民相親五和一有天無惡
二有人無郊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孔曰
聘以同其好致給補災以同其惡遠宅不薄孔曰
喪荒也却與御同讀為間隙之謂凡此九者政之因也
成以四凶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政行利形暴行利

卷十一

三

器用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材能藝技
財賄為來所凡此九者攻之開也孔曰言開此四聚一酌之以
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色聚封殖圍守也
守國以信。酌行本國語注秀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
大廣雅釋詁文園守說文文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
死比合也。使無歸。次肆也。居肆以成村。祗敬也。記曰朱陽門
事上。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三者皆以斂其情。使壹意以
毗志反。此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法曰言酌此四時一春違其農
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曰
與保同管子云官則民失其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
所保注云謂所恃為生者也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
伐飢以飽孔曰凡此七者伐之機也孔曰三哀一要不
贏二喪人三擯厥親孔曰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為惡損一
因喪荒而空虛故為可哀損其親而無輔亦在可哀之列思謂
也不伐喪聞喪而還春秋善之。喪如字虛讀去聲謂失位者
四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救民所惡孔曰

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
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欲其共師厥欲其知方校正主馬故
射以厲御師主五衛一明仁懷怨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
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持也任士惟其材宅官惟其藝。攝
涉反說文云猶言正也。後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振謂所以
明令二明醜三明賞四明罰五利兵六競竟終言不競也五虞
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撓之
即走疑其誘我備從來防其疑也。虞人知山澤之險采其謀以
出奇兵敵我後亂而後蹤路之蓋以奇兵取勝。然采其謀以
孔曰從也。案淮南兵略謂前後不相離左右不相干。注云然
也。一曰疎也。凡此十一者鬪之客也以奇為鬪者也無競惟
害有功無敗害則不敗也

卷十一

四

大明武弟九
畏嚴大武曰維四方畏威乃寧孔曰大武之道四天作武脩戎
兵以助義正違順天行也人為金兵之象也健而剛武之義五官
官候厥政謂有所亡司寇制也侯視亡失也城廓溝渠高厚
是量既踐戎野備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救孔曰言當明耳日
救如武王觀兵于商十藝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敵不荒孔曰
荒如太元荒家陳若雲布侵若風行輕車翼衛在戎二方陳密
及以戰車我師之窮靡人不剛道之死地使十藝一大援二明
從三餘子四長興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八開書九用少十興
怨子軍與國子之伴若謂之明從使也餘子卿大夫之庶子周禮諸
如軍與國子之伴若謂之明從使也餘子卿大夫之庶子周禮諸
怨之。二賢者虛之三虛實皆使人長于擊刺者三疑一虛者實
怨之。使能謂之明管子四時篇文從才用反使也廣雅釋詁

文與如字周禮旅師平類其與積注云縣官徵聚物日與十因是也刑餘孔曰救也三如字盧云當為參開去聲謀也

一樹仁二勝欲三賓客四通旅五親戚六無告七同事八程巧九口能十利事
孔曰凡成皆有因也勝欲以義勝欲恩謂賓客事請車藝因代用是謂強輔應天順時有寒暑風雨飢疾民乃不處移散不敗農乃商賈何代用猶言並用民尚不得安從無常矣○輔舊作轉丁曰言妙于運用茲依王念孫說訂

委以淫樂賂以美女
順疑後人入主人若杖口至城下高堙臨內日夜不解方陳並功云何能禦雖易必敬是謂明武

因風行火障水水下惠用元元不侮其寡
元元民也○不侮易必敬也

城高難平溼之以土開以走路俄傳器櫓
謂為土山填塞也俄傳故書作俄傳盧云當為俄傳墨子有備城傳篇

旁隄外權隳城溼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離
謂離也○不侮舊作文○旁隄外權隳城溼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離洪願

小朋武弟十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
器戰危事

實為之主
也○逆政害民之政地阻闕阨五教允中枝葉代興五教

田逐獸田獵之所游觀崇臺泉池在下淫樂無既百姓辛苦
上

有困令乃有極
言凡有此事皆可伐○觀古玩反樂音洛上困下騰戎遷其野

敦行王法濟用金鼓
應如滿騰之騰選其野伐之也敦大也孔

降以列陳無悅怒口按道攻巷無襲門戶無受貨賂攻用弓登
止也道鈔寇之問言不以殺人為功悅憤也關處疑是者字按

威思終左右憤勇
孔曰先所禱而後攻戰也下曰衝衝車梯木

畜無聚子女羣振若雷造于城下鼓行參呼以正什伍
無食六

上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
軒冕賞

大匡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

威率
程古畢程氏之虛關駟以為安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

千大庭
孔曰冢鄉孤卿三吏三卿也○思謂三老國老也謂致

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
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惰之過驕頑之

虐水旱之菑
罷亦病也戾乖尤過也匱乏村用也荒廢也溝渠

二三子不尙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
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

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養
孔曰王不舉樂百官徹膳以思其

和之稱謂謂質問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也
 也謂處疑是成守日內有五荒居一焉詩云麻衣如雪蓋純
 自居為荒廢也麻衣蓋麻布而白布深衣采衣元衣也
 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舊旁匡於眾無敢有違究其利也
 為之謂制也孔曰眾眾請退驕頑方收不服惟怠慎什伍相
 保勤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孔曰方收方收
 勉也言無戶不出夫以勤農也謂詰責也相保相任也游
 居游手閒居者任以其任之也○勤勤疑當作勤勤也農廩
 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微躬競比藏見存農廩命各稱其數至
 夫之毀故則各競比藏而蓄積為鄉大藏不粥糴糴不加均
 不輕者以備荒亦不加均多從所有不居奇其未賦酒其幣鄉正保貨
 有成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名曰酒散也幣所以羅以資窮也
 也恩謂鄉正鄉大夫也春秋傳曰使四鄉正財殖足食克賦為
 敬享保而後貸防歎也貨即傳所西鄉正財殖足食克賦為
 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數並藏于天府以口計食率人三鬴而
 卷二 七

食足孔曰均民足食外食不贍開通糧糴窮不轉孤寡不廢
 而征其賦以入官也外食不贍開通糧糴窮不轉孤寡不廢
 外則不轉運出外然孤寡無告亦必助恤之滯不轉留當
 少則不轉運出外然孤寡無告亦必助恤之滯不轉留當
 年豐穀滿則不傷農成城不留眾足以守邊城穀雖不滯亦不
 轉恐穀滿則不傷農成城不留眾足以守邊城穀雖不滯亦不
 舊關已陸本出旅分均馳車送逝且夕運糧謂將卒同食無美
 意○分於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道宿所至如歸也
 生○分於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道宿所至如歸也
 賤以均游旅使無滯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費
 賤以均游旅使無滯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費
 然夏商周金幣三等黃幣為上幣銅幣為下幣資財也物貴則以
 母權子物賤則子獨行孔曰非但租賦為下幣資財也物貴則以
 無粥熟無室市市中禁粥之權內外以立均無蚤莫問次均
 行均行狀從次周禮司市平肆展成貨立均即與買也問市門
 使蚤莫異價○次周禮司市平肆展成貨立均即與買也問市門
 問次均行或作問次游行積而勿口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
 無之利民不淫貨以助均市價窮乏皆謂用物無播蔬無食

種播棄也種蔬穀之種孔曰以數度多少省用節其用已上皆
 言備荒之政可通行于豐祈而不賓祭服敝不制也孔曰不賓
 年者此下乃正言荒政祈而不賓祭服敝不制也孔曰不賓
 不造新也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
 孔曰畜謂馬也廬曰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資謂補助之
 糴合所謂官糴也廬曰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資謂補助之
 廢棄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卿酒食而已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
 祭喪之祭也孔曰留盡也降一等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
 為荒降之○祭舊作登茲依丁本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
 來亦如之○植將主也大眾篇云五戶為伍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不違猶言毋違也

程典第十二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譴震怒
 無疆諸侯不娛逆諸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三月
 伯日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于
 卷二 八

美里淮南道應訓桓譚新論亦載之據皇甫謐說在紂二十年
 怨不測恐不利于文王故勸其叛商文王不忍作此以命三卿
 使守其國呂氏春秋云紂欲殺文王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
 事父乎君雖無道臣敢不事君乎紂王而可畔也即此弗忍之
 義也○宗錫弓反牧誓是崇漢書谷永傳作是宗此二字通段
 之證虞本或作虞義同逆如復逆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
 在躬拔之痛無不省不省故宜敬小也無政失患作而無備
 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事誠將來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
 慎人思人慎德德開乃無患無所不慎而要在慎德孔曰開通
 也○故書開字重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言慎德當天而慎下
 出依陸贄書說衍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言慎德當天而慎下
 下為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慎下必翼上此也當合貸假翼敬
 也德合天之無私而以慎道敬其下不求上中立而下比爭省
 備于下下感而奮進讓風行故敬其下不求上中立而下比爭省
 和而順攜乃爭和乃比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
 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下則上無所備而其事下非

比即爭廢和廟之道故離之則爭和之則比此以事君國無政
 矣無選謂不能賢頑者不從上之教令○省悉幸反國語云
 天道可謂不省不賢昭注省去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苗寇
 也莊子天道篇釋文省廢也言慎制也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
 言慎制也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
 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四援四鄰與國
 中央之候王肅云山候澤候林候川候平候地候聖王之事○伍
 是依保也守務守國之務孔曰修文教誠武備聖王之事○伍
 五同依保也守務守國之務孔曰修文教誠武備聖王之事○伍
 楚辭王逸注士大夫不雜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
 成治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
 鄉別不可以入惠四民各專其業善其事乃可成治不厚淺資
 而善否則見異思遷鄉別則知民毅之數○行補助入致也管
 子定民居之法蓋出於此○商不厚至不可成治十三字舊作
 注文今為上不明為下不順無醜輕其行多其愚不智國無恥
 醜也不重其行自多慎地必為之圖以舉其物其善惡度其
 其愚何智之有哉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此及

言慎地也圖地圖物謂山林川澤邱陵墳衍遠隰大司徒以土
 會之濶辨五地之物生具在周官物其善惡猶春秋傳云物土
 之宜濶者為陂流者為溝農田之利也愛惜也等列謂上地不
 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務土實勤樹藝也差別也別其所施賦
 斂之法○設得其宜協其務務應其趣當而後能協其務而
 趣其趣也慎工必愛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
 財用也出於地故又言慎用也政治也材入生穡省用不濫其
 材財泉穀貨財也孔曰順時所以愛之也生穡省用不濫其
 時財用也出於地故又言慎用也政治也材入生穡省用不濫其
 度可愛也言其生津不行火敷林不伐牛羊不盡齒不屠津滋
 滋生之時孔曰非時不伐老不土勸不極美不害用也
 任生食之○津王念孫謂當作澤土勸不極美不害用也
 乃思慎于用則無侈靡之失以上四節言慎用也口備不敬
 不意多口用寡立親用勝懷遠格而邇安立親猶云立愛仁
 推之故曰用寡勝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
 勝算也格至也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
 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思危故恭可保思終故幾必察思備則
 不備言所當思者非盡此也文王緝熙敬止之心於此可見

程寤弟十三	亡
秦陰弟十四	亡
九政弟十五	亡
九開弟十六	亡
劉法弟十七	亡
文開弟十八	亡
保開弟十九	亡
八繁弟二十	亡

卷二
周書

周書卷三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鄧保弟二十一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成格于周王在鄧昧爽立于少

庭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受命於是侯成格于周王在鄧昧爽立于少... 吾何保守何用行

卷三

首曰商為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

之綱福其亡人惟庸王其祀句德純禮明句允無二卑位

柔色金聲以合之刑罰皆法也反慈為忍釋臣百姓諸侯乃莫

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成格而祀于上帝百性之人百官也

乃行事是受命後得祭天也商饋始于王饋自始也祭畢

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之從者樹居于崇內備五祥

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楚辭曰藏珉石

于金頂五祥以下即樹居之文示後世保國之道必于崇者亡

容容忍也為善也善善厲勵也為古通蓋掩覆也蠹害落散

者為諂為益為天亦作蓋天也落如落實取材之落零落也

五祥一君選擇二官得度三務不舍四不行賂五察民困五丁

皆用人行政之大者務不六衛一明仁懷怨二明智設謀三

戒攝勇四明才攝士五明德攝官六明命攝政其勇則知方而

勤厲務二動正厲民三靜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復六

翼敬厲眾七翼智厲道也十敗一佞人敗樸二詔言毀積三

陰資自舉四女貨速禍五比黨不揀六佞說嚮獄七神龜敗卜

八寶祭推穀九忿言自辱十異姓亂族之願而進之謂之佞希

意道言謂之詭毀損毀我之積行也舉用也除退之資好自用

也連召之不據不知所擇也嚮言也取卜謂讀則不告推如以

時不移二費其土慮不化三正其賞罰獄無姦奇四葛其戎謀

族乃不罰地力物生曰化奇如奇車之奇謂奇邪不法也密其

巧仍興以力之四神巫蠱竈以惑之治化也淫言巧言流說浸

數力勤龍眷也詭言神靈眷寵使怠于五落一示吾貞以移其

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蟠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禱巫其

謀乃獲五流德飄枉以明其惡名霜雪喻嚴峻如音侯有疾曹豎筮

史使以曹為解也德直枉曲也造為毒語如水之流如風之飄

困失而亡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功也餘未

三間於大國安得吉內四交其所親靜之以物則以流其身五

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猶不往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七兒親

所親勿與深謀命友人疑善也貌恭情險如句踐家吳安得吉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也友也尤過也求令有求御罪也流潔所親西施因以沼吳也

衛耳○辭與靖同爾雅云始曰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
謀也率如字小爾雅云勸也孫讀為遜不特其尊天下將來
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孫讀為遜不特其尊天下將來
益其過乃可明其迹于天下也○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衛七厲
十敗四葛不修國乃不固務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
不卒不緩反以自薄○周倫也○孫讀為遜不特其尊天下將來
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
復戒後人其用汝謀○孫讀為遜不特其尊天下將來
何及○重維直龍反○王曰允哉

大開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鄧立于少庭兆蓍九開厥後人八傲
五戒○王二月商正二月也兆臣名九開即弟十六篇之書也兆
始也今致九開之言陳謀于王○蔡舊作蓍王念孫曰當為基兆
有戒後人其用汝謀則兆為臣名不當訓始

卷三

三

開二躬修九過三族修九禁四無競維義五習用九教六口用
守備七足用九利八寧用懷口○九過見文政○五戒一祇用謀宗
二經內戒工三無遠親戚四雕無薄口五禱無憂王及為人盡
不足○祇敬宗主也經理內政須戒傷女工親戚宗族兄弟
傲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拜受其諫以敬後人之諫自強者藏匿
宿夜悉盡也言日夜匪皇常如不及也

小開第二十三

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口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汝開後嗣
謀三當為四王念曰多口可當在拜望句下望日月相望也周
禮太僕贊王鼓日月食亦如之春秋傳曰日食則請俟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月食無文平太僕之文當亦用幣故云拜望王
見月之皆念德之明年商正月癸亥朔十四日望日嗚呼于來後之
祀以周曆推之是年商正月癸亥朔十四日望日嗚呼于來後之
得丙子古曆疏有晦而日食者故十四日望日嗚呼于來後之
人余聞在昔曰明明非常維德曰為明食無時汝日夜何脩非

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日也日月至明而遺薄維德亦然
食無時也○日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不古通左傳泰丕茲
字依丁本增○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不古通左傳泰丕茲
一木作賈粥不饗謀念之哉不索禍招無日不免不庸不茂不
次人苗不謀迷非人○魯古今字不傳則謀反已而已索思
之數也庸功茂勉夫序滿福也言不思奮庸不知謀禍不可諶
勉將有不次之禍猶不自謀則終身迷非人矣朕聞用人
不以謀說說惡謔言色不知適適不知謀謀泄汝躬不允○諸
也色不知適色莊者非必君子也適不知謀有守者未必有獻
也泄失也○諸言明達如字庶釋云善也高誘呂覽注云動中
秋緯曰君精泄注云失也嗚呼敬之哉後之人朕聞曰謀有共
射如乃而舍人之好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
聞而不遙遠而不絕窮而不匱者鮮矣○丁日淮南覽冥訓注云
也佚安逸也遙搖通區宜作潰溢也恩謂乃汝也兩汝謀斯何
謂權相伴○兩而離反設文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汝謀斯何
鄉非翼維有共枳枳亡重大害小不堪柯引○鄉往翼敬枳枝也

卷三

四

為蔽蔽者也多也柯斧柄引取也蔽焉而維尋斧雖小者猶
不可○枳讀為枝爾雅枳首地釋文稱孫炎云枳有枝者是古
也○維德之用用皆在國謀大鮮無害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
非德○君有德則人皆為用若不慎德至失政也德枳維大人
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
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登登皇皇也皇
皇美也四縣為都四井為邑言大
小相輔上下相維選為蔽蔽也○動有三極用有九因因有四
戚五和極明與與有畏勸汝何異非義何畏非世何勸非樂極
三才之理詳小爾雅篇九因四戚五和詳大爾雅及大武謀獲
篇與與當作翼翼何異當作何翼翼也可畏者世之不永謀獲
切時德○三德即三極也切勸也切勸也切勸也切勸也切勸也
疏數滿夏育長美柯華務水潦秋初藝木節落冬大劉倍信何
謀本口時歲至天視○肅讀為息生也疏數猶云遠近柯華英
也大雨時行故務防冰潦藝才也言成才

也春言草秋言木互文也節落枝節解落劉毅也倍背也類古
文示○蕭息古通段尚書慎史記作息慎禮記禮運功有藝
也難注○嗚呼汝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維
猶才也○周于民人○謀競○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動則與
也

文傲弟二十四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夢蓋猶孔子曰汝
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
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其害而安於分次則知足而樂樂則能循
理之節文循理以處事日義安義無私曰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取上察下遂信之
所為民之所歸察猶未為而下已趨之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
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則各逞其私則相抗抗而不已
亡汝慎守弗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自始則舉

卷三

周書

五

念謀然若民之汝何慎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輝壤
環澗而相引遂成也成其治也標末輝者也民為邦
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本非本則無標治道起于微非微則
誰與守邦無若君非民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監不維一保監
順時維周于民之適取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葆守也
壹專意也周周防也蓋覆也君所以覆民擇讀為數厭也○
倍與背同順與慎通擇丁故反毛詩古之人無斃韓詩作擇

文傳弟二十五

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春在郊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
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而受
東二十五里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錫京命至此五十年矣錫在豐
蓋文王營之而武王成之也保安也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
志愛人君之行志當為慈或為子不為驕侈不為泰靡不淫于
美括柱茅茨為民愛費泰肆靡侈也括刮也刮去其皮不文飾
括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

成魚鼈之長不卵不蹏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
天胎童牛不服重馬不馳不驚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
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天胎童牛也天胎胎也童羊亦作
不卵不蹏牛故書作土可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蕘莞蒲礫石不可
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紵以為材用犯讀為範範土為器陶族之
不穀或云滿櫛也櫛石九十五卷引此云葛小人得其葉以為
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紵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
利是以魚鼈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裁其生
丁本訂淵舊作泉蓋唐人避諱改今正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
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
時是謂和德和故不失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

卷三

周書

六

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
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
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孔曰清轉流歸言移內入
業大舍于田開望古書名也政以人土相稱為善恩謂發政以
漕如大聚篇所云是也外務謂設業于外使各輸穀以養國竭
土可裝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眾
相稱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
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
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
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禍至無日矣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
如化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孔曰積材用聚穀歲古
之儲非其有言流亡也不明謂失其機變化之頃謂其疾丁日
開塞開源節流也禁粥熟室市舍舍用振亨○此節及孔注舊
平御覽玉海所引增訂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衣食

足則禮義興制 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曰
之言制禮也 橫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 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
也言兆民養天子也○從子容反 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無一
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
王頓空者亡 彭豕章也孔曰生多則重生少則空 兵強勝人
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
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王下脫之字據羣書治要補 出一曰神明
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與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 威柄
不可下移也孔曰政出二臣分君之明光亦明也君臣
無適與民無適與不亡何待○適丁歷反主也專也

柔武弟二十六

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且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
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 孔曰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
愚請據此可知史記漢書謂

卷三

周書

七

武王不改元之謬一月正月也在祭也緒 一曰士觀幸時政
謂未竟之業周而也五戎五者致戎之道 曰維勢是輔維禱是怙五曰盤游安居枝葉維落五者不距自
生戎旅 興土功業游觀微幸于國暇之時警謂警獄開濟
必以德為本以義為術以信為動以成為心以決為計以節為
勝成其 務在審時紀綱為序和均道里以匡辛若見寇口戒
靡適無口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鬪故曰柔武四方無拂
奄有天下 匡救也孔曰辛若若也拂違也無拂言威也
○王念孫曰適與敵同無下關文當是下字
大開武弟二十七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鄆密命訪於周公且曰嗚呼余夙夜維商
密不顯誰和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 前篇云元祀此
距伐紂時尙遠或是十祀之訛下篇數此盧曰密如君不密之
密蓋云茲事密不顯誰其與我合意者愚謂落落實取材也是

時紂已疑周 周亦忌商矣 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遠戚
戚憂也 無干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
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 干和謂賞罰刑政之乖再失
有作奸作惡也○干故書作十茲依丁本 王拜曰允哉余聞
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今而言維格余非
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祗 汝格至也是祗教之愚謂塞滿也周
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
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 趙云降寤于程即指太姬
政亂也右助也言昔天寤周以變因商政已失今商更
淫戲自絕于天是右助有周也開和疑是書名未詳 四戚一
內同姓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 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師
從丁本 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
維哀五遠方不爭 好惡言人和也不爭孔曰以文德來遠 七失

卷三

周書

八

一立在廢二廢在祗三比在門四詔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
七公不遠 趙曰立在廢立者在所廢也廢在祗廢者在所祗也
謂立即入柄之宜也私在外 九因一神有不饗二德有不守三
外寵也私在公假公濟私也 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貧有匱八好
有遂九敵有勝 不誠則不發命去則不守用違其才則不官事
爭富有別敵之禮也勝也 從民欲也敵有勝戰不正勝也 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
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
失常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
不協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
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貨破職百官令
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 政賦後淫好聲色大
賞罰舉錯破醜不足以勸懲也淫中傲府也淫采問色不衷之
服淫文巧言深文變亂舊章式用類善也權權勢故典故官不

率成憲則民無法守貨假也以名器假人則無以勸功故令之
而不承淫巧必費財財既則事不成。民乃不保舊服乃字依
北堂書 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所行如此十者之弊其
唯弟茲命不承殆哉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
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不祥以弟次弟天將以周繼商宜益敬德
乃廢天命絕父業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
忍民患是不祥也 而獲飢云誰哀之 服田力田也宅如甲
肯播肯穫之意欲武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
王纘承文考之功緒王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
何惡非是不敬殆哉言為至故拜也

小開武弟二十八
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
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其惡也惡 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
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是正戒警道

卷三

九

之皆文王 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
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勢當為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
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孔走先九星四方及五星也四左疏附
察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
日禦 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
四者審其邪正洪範之明 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
四白位金五黃位土之五行九疇之首位 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
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財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
順道有功 利也順天時得順德助明謂輔助者明作有功也
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
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
至亥為辰配以甲乙所以紀日宿次也星紀至析木月與日會
之次也日陽精常實故紀德有宿則修德月陰宗有盈有闕故

紀刑有告則修刑孔曰日為 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
三月為法四時終則成歲 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
時不失兼三極四察七順言之 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
規非時罔有恪言日正余不足 惠林曰恪
實典弟二十九

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鄙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
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何擇非人人有十姦何有非謀謀有
十散不圍我哉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實實以貴物物周
為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 位所以立德所以行
也困器苦下美信者國之寶凡所謂寶者以物之可貴物周
則器維之武王元海皆準○三祀唐書大衍曆議引作元祀今以
期維推之午為丙辰朔當開疑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
年二月亦非丙辰朔當開疑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
眾以備改口以庸庶格懷患 庶來歸猶懷後患 四位一曰定二

卷三

十

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不戢靜乃時非正位不廢定得安宅
五大哉始也慎終于始時 九德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
非待時而動廢失宅居也 九德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
悌乃知序序乃倫倫不騰上乃不崩三慈惠知長幼知長幼樂
養老四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五中正是謂權斷
補損知選六恭遜是謂容德以法從權安上無虐七寬弘是謂
寬宇準德以義樂獲純嘏八溫直是謂明德喜怒不劫主人乃
服九兼武是謂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經九德備次世有聲
孝者必敬敬畏必無亂謀倫理次也不勝不相超越崩墜失之
意四儀四方所儀則風言流言大極已甚也權斷謂權其中正
而斷之選善也補不足損有餘以臻至善也容德有容之德宇
器守恭遜寬宏恐近優柔故濟之以法義純大淑福也溫直溫
大者溫肅也知問也喜怒以理故無間隙主人為大淑福也溫直溫
行一上十姦一窮口于靜二酒行于理三辯惠于智四移潔于
字今訂 清五死勇于武六展九于信七比譽于讓八阿眾于名九專愚

干果十復孤干貞惠謙為豐務願為後自多其潔若陳仲子之不謀身也此譽名也專愚而自專也後諫者必孤立○
謝云當作干古字彙作奸與干通用史記尚以漁釣好周是也行去聲惠與豐通孔融傳將不早惠乎謂早慧也移與後通見氏後與豐通作移是也如字阿單同流合汚也十散一廢□□□行乃泄□□□□□□□三淺薄開瞞其謀乃獲四說吽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怨而不願弗憂其圖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為疏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大約見利忘親謂所謀也虛日說其所經營創者不厚也極言不度謂汗漫也丁曰乃傷營立謂獲五度之獲誤也行怨不願言與人相閉目之貌獲猶淮南子不專主也心存固我故僻而不釋解約要也言不中數要○聞如字後漢書獨行傳聞歸家注云私也說音脫曉三信一春音扶費音弗中庸費而隱釋文本作拂適丁厥反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信至而物成也信既極矣嗜欲口在在

卷三十一

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以義輔信信乃可周公拜手稽首興曰既能生寶恐未有臣子孫其敗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王會可王之機也○依丁玉拜曰格而言維時余勸之以安位教之廣用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患莫仁安以四位則能擇人教以九德則仁仁以愛祿允惟典程既得其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為常愛惜也擇仁而祿之是愛祿也賢臣也

豐謀第三十
維王三祀王在豐謀言告聞此距伐紂時尚有八年云三祀疑王召周公曰嗚呼商其咸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孔曰商君臣皆罪周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言謀言果信則

時至矣我當與師承之故初用三同一滅取同二任用能三也謂用三同三讓三虞也無聲不讓三讓一近市二賤粥三施資日矢無聲威視失誓也無聲不讓三讓一近市二賤粥三施資日以財讓也近來民三虞一邊不侵內二道不歐牧三郊不留人禦之不竟不使內侵不歐王曰嗚呼允從三三無咎厥徵可因言三者前用之而無違與周同愛愛微無疾疾取不取疾至致備曲禱不德不德不害不在小終維實大悔後乃無與助微也言今天下諸侯助周者皆愛周者也次之雖不愛周亦無惡周之意則商雖惡周不能取也然在周不可不為之備不然曲由據孔注曰曲為非義神不德之是孔本作曲也今正帝命不諛應時作謀不敏殆哉孔曰帝天語周公曰言斯允格誰從已出出而不允乃苗往而不往乃弱士卒咸若周一心已謂紂也寤傲弟三十一我士卒使之咸願周一心以應時而已

卷三十二

維四月朔王告傲召周公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有商驚予孔曰夢為紂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戒乃不興憂其深矣乃猶也周公曰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無叛意言奉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戚和遠人維庸致王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承若順稽同古天也言承順天道合于天之則遠人用庶福也監戒善敗護守勿失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為虎傅翼喻助凶暴○為字替脫不驕不吝時乃無敵駢泰各宿也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臧不泄不竭維天而已急報竭竭覺言天運有常故順玉者不可先時後余維與汝監舊之葆咸祗曰戒戒維宿言戒于宿古

周書卷三終

周書卷四

嘉定朱右會集訓校釋

武順第三十二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西移陽趨于陰東流陰趨于陽孔曰耳目心所役也
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疾也水木火土金不生則氣化絕
不相勝則功用廢凶災也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
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祥曰吉宜也高卑燥陳各有
之無為則壽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旋順地以利兵將
居中軍順人以利陳本謂治國之本陽主生陰人有中曰參無
中曰兩兩爭曰弱參和曰強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
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日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左右

卷四

周書

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首曰末四枝手足元
過象云本末弱本謂初末謂上又說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
云木上曰末則以元首為末理固然也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
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開
啓司馬法大前驅啓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敦厚也即殿
也左右一卒如里之有門故曰閭四卒百人克殷篇百夫是也
他書皆言五伍為兩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
四兩為卒蓋後所改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
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皆三三而益佐十二卒三
百人右三十六卒九百人正百八卒二千七百八卒三十二
四卒八千一百人辟九百七十二卒二萬四千三百人愚謂此
周初三軍之制卿為軍帥則正為中大夫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
夫右為下大夫佐為上士伯為中士平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
右必肅佐必和伯必勤卒必力力為之也。和肅舊互易茲從
本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眾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
力無以承訓也行奉行也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
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均右肅恭

而無羞羞則不與辟必文聖如度均同也貌若荀子情貌之盡
力無備欲其勞而不怨也避滿也羞縮惡之意與奮發也文者
以文德經武功孔曰聖君所為如度度功不有差也。此毗志
反王念孫曰此當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元忠忠之大
為北古文背字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元忠忠之大
則能安集固守大德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能
極曰帝孔曰不干謂不犯也愚謂正直之德乎上

武穆第三十三

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揆民之任夷德之用摠之以
咸殷等之以口禁成之以口和咸康于民卿格維時監于列辟
敬惟三事永有休哉前篇訓軍制此篇訓軍政也天道溫肅生
養萬民者也任以九職任之也夷常威和也言將據此以教
殷民也等齊也虛曰列辟周上世之賢君所當取法者也。關
大開篇五和見大開武篇三事一倡德二和亂三終齊德有七
倫亂有五遂齊有五備倫理通五備一同往路以揆遠邇

卷四

周書

明要醜友德以眾爾庸三辟章遠以肅民教四明義倡爾眾
教之以服五要權文德不畏強寵之要友德順德也眾力競之
意庸功辟法章明倡率服行五遂一道其通以決其雍二絕口
無赦不疑三挫銳無赦不危四閉兵無用不害五復尊離羣不
敵道由也通迎服者決攻之也雍抗拒者挫折也謂不用命而
導雍塞也古無七倫一毀城寡守不路二通道不戰三小國不
凶不伐四正維昌靜不疑五睦忍寧于百姓六禁害求濟民七
一德訓民民乃章毀也于殘民凶惡也其網維昌明安靜言有道
之邦也和睦容忍以安百姓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也。
射音亦
和寤弟三十四
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時蓋武王十年也鮮
原近程邑小山別大

山曰鮮莧以簡軍實為伐商計也... 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也...

武寤弟三十五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 孟津入百諸侯是入...

卷四

周書

三

今衛輝府汲縣地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賄水紂使膠鬲侯...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

甲子朝至武王使尚父與伯父致師... 武王親折紂而係之頸... 武王親折紂而係之頸...

卷四

周書

四

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尹逸史佚疑即
 逸聲相近受文也受德紂之名孔曰神天也舉天也地則
 宗廟以下廢可知也受天命以改殷天命也再拜稽首敬
 祝未畢而先拜稽首以將受命也受命也再拜稽首敬
 受天之明命也○策依說文當作冊受命也再拜稽首敬
 史記及文選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未集故命管叔相初定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名胥餘紂諸父釋徑出之謂處其罪而出之商容殷賢者乃
 紂廢之故表其閭○表商容之閭五字諸本俱脫據史記補之
 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拊窮乏史記曰紂厚賦以
 以資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服虔云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
 之六橋也○故書錢作財又脫散字據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
 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地名陳達衡日巫與筮通
 訂三巫商人卜筮之重器洪頤煊曰周本紀作展乃命閔天封比
 九鼎寶玉三巫疑即寶王之謫愚謂洪說近是乃命閔天封比
 干之墓比干亦紂諸父諫紂而死封而樹之築樵采者乃命宗

卷四 五

祝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之官崇賓人姓乃班孔曰還
 世俘第三十七世俘者大俘也孔廣森經學厄言曰書序武王
 伐殷往伐歸職其政事作武成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者出於此篇漢律麻志引武成曰惟一月王長旁死霸云
 云今世俘篇具有其語又載虎二十有二云云頗與歸獸事相
 類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讀武成有血之流於世俘
 無之則又未可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四月建卯之月乙
 既歸成天下若乃頌克殷之命于
 列邦孔曰此克紂還歸而作也
 維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
 越若來此退敵伐紂連師之日也據古文武成周師以武王十
 日癸巳乃行十六日丙午連師此言丁未差一日二月既死魄
 耳旁近也生魄望也王引之曰越若詞也來至也二月既死魄
 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
 死魄惠日接讀為捷恩謂咸讀為絕也劉殺也矢如殺生相
 矢之矢乖也矢惡臣輩庶惡來之輩○禮內則接以大牢鄭讀

為捷說文云矢古文讀若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鹹
 咸殺生相矢大元文也戊辰王遂禦循祀文王時日王
 倂方來恩案丁卯月人日禦循祀文王時日王
 立政立王政布天下恩案說文云禦祀也蓋祀天即位也循因
 也追祀以王禮祀之禮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呂他命伐
 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鹹倂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
 以鹹倂甲申百身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鹹倂百身皆將也越
 戲方陳衛皆紂邑王申十三日丁卯日呂他之命不言至荒新未
 詳戲戲陽在彭德府內黃縣北方防陵在彭德府安陽縣西
 申二十五日○他音作惠棟云呂他南宮
 氏越戲方一作反虎方見南宮中鼎銘
 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辛亥即下
 月二十三此篇非一人所記故錯出于此鼎即九鼎與殷城
 也矢陳也珪珪珪長尺二寸憲憲令天宗日月星辰上帝昊天
 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乘黃鉞語治庶國衛人九終不改祭天之

卷四 六

于語治也乘鉞示命斷制天下焉衛如甬長三尺三孔或曰六
 孔吹之以節舞九終九成也○舊脫黃鉞三字依下文例增
 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孔
 虞公虞仲邑考文王王子也恩謂上文追祀文王未及列祖此乃
 備焉以列升謂以王禮祀三王以侯禮祀大伯虞仲邑考也
 箭人造王乘黃鉞正國伯造進也國伯王子王服袞衣矢玃格
 廟箭人造王乘黃鉞正邦君圭有鋒尺二寸征伐誅討之象邦
 之君邦 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箭人造王矢玃乘黃鉞執戈王
 入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孔曰王士
 四俘者恩謂庚戌用俘主燎懸首之旂此乃獻俘也執戈虎賁
 氏執以衛王庸大鐘也肆夏樂過樂本大享之樂以金奏之故
 云奏庸大享三終周制樂士出入奏王夏定安也甲寅謁戎
 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箭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謁戎
 克殷牧野之事告也赤白旂翼王如佩武明明三終謁戎
 皆詩篇名萬舞千舞也赤白旂翼王如佩武明明三終謁戎
 禹生開三終王定武王克殷作侯歌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

所壞亦不可支也豈即禹乎連日有事者庚戌以郊天告廟辛亥以郊天告廟壬子正邦君癸丑薦俘甲寅告牧野之事惟乙卯以下至此若移後至于沖子之下則順矣

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宜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

十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宜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宜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

商時侯國盧曰黃歇說秦曰梁曰磨者磨之謫路史國名紀磨東昌府濮州南有縣山泰安府泰安縣西有蜀亭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有濁鹿城然距朝歌俱遠非五日能往返也霍侯都磨艾侯都蜀侯蓋附近小國來助霍艾者○磨讀如麻艾本舊或作文三百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麇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

克紂遂總其圖所獲禽獸恩謂此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也猶似虎而淡毛麋似鹿澤微犀似牛而豕頭鹿黑而色有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麓狀如牛尾有朱有白可為旄熊似豕山居冬豎鬣鬣如熊黃白文猛惡多力豕野豬豕似豕善睡鹿之老者羆鹿隨之視其尾端似豕而小麋有香麋碎也○貓或作貓或作麋或作麋一作麋麋亦為麋依梁處素說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三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三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孔曰愍惡也武王以不殺為仁無殺德也俘愍之多此大言之也慮曰愍下不當更言十萬十字非衍即誤○愍徒對反磨本未詳或作是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朔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者蓋將帥分征愍國始告至也先廟後天者將因其祖以達

之文蓋將帥分征愍國始告至也先廟後天者將因其祖以達自此而後命書示不敢專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百人伐右

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

周書集訓校釋 卷四

號廢禁錮也伐殺也孔曰言初克紂于商郊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先馘入孔曰陳列俘馘于南門內夾道以示

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燎于廟燎非燎首也使替者負之者示紂不明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如國丘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

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典以新紂身告于天子稷乙卯二十七日翼佐助也武王戒諸侯于乙卯助祭也牛六

社曰維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土山川告誓也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日

商王紂于商郊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琚五環身厚以自焚○太平御覽七百八卷引作取天知玉琚及庶玉衣身以

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孔廣森曰願命越玉五重蓋即此

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八萬茲依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增補

大匡第三十八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

王乃旅之以上陳誥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寬儉恭敬夙夜

有嚴地克殷後二年王巡守方國管叔邑今河南開封府鄭州陸賡書說據孔注當如此今作上東隅者涉上文而誤昭質非

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忠於欲思慧醜詐實性也
 執讀為禁心本明為私所繫則回曲而不中故當盡心以絕物
 欲慧者習之發參之以私則詐而非實○執拘也月令則執勝
 駒禁邑昭信非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譜孔曰展似信
 本禁言不謀身伊維允讓也思之於義言乃昭讓非背背黨
 展者復言不謀身伊維允讓也思之於義言乃昭讓非背背黨
 可復言不信也○伊維允讓也思之於義言乃昭讓非背背黨
 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也思賢思自奮于實○雍德德讓
 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于眾思直醜比卓立不可奪非有所志也
 於人比阿黨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進於政思正醜殘以道政
 也○此比阿黨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進於政思正醜殘以道政
 非禁開之故費得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者
 節禁開之故費得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者
 游象外以觀物窮則為物所困而計無昭潔非為窮非涓涓
 所出也意以德行窮則為物所困而計無昭潔非為窮非涓涓
 潔於利思義醜貪人為貪為好名之人能讓于乘之國苟非其
 也○為偽古通用左傳為將改立昭因非疾非不貞貞固於
 君者又曰子為不知義皆作偽昭因非疾非不貞貞固於
 事思任醜誕也疾急也愚謂誕虛也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

卷四 九

則曰知悖則死勇其死也明則去醜謂之知遠醜悖則必不得
 一疑昭質一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蓋曰九則九醜尚少其
 不義之人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明法惟人人惟重老重老
 惟寶道也○明法何舊原明惟人三字依陸贄書說增補
 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祇祇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
 讓不遠羣正不邇讓邪汝不時行汝害于士濟戰懼也祇祇請
 侯也言當近正人遠讓邪士惟都人孝悌子孫不官則不長官戒有
 敬才不足以長人官口胡道舍賓祭器曰八宅綬比新故外內
 賤曰六位止官所治事處曰官君與臣國政處曰朝道廬宿樓
 位順大官備武小官承長備武從其長也大匡封攝外用和
 也匡用均勞故禮新小匡用惠施舍靜眾四封而外和大國
 請守在四鄰也均均勞逸也新故謂士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
 大夫及賓客施恩舍教罪辭安也

忘不憚俾若九則生敬在國國威順維敬維讓讓維禮禮
 不及寬有永假言所以抑其請而無怨者由上之仁育義正有
 更始言移風易俗有其漸九則既順生敬于國則國人順之而
 敬讓風行矣群行假至也言同至于王道○分明也本呂覽注
 格

文政第三十九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
 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蔡叔食邑桓桓之
 祭城其後成王改封蔡仲于蔡今汝寧府上蔡縣地孔曰二叔
 謂傾危也以九慝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有不功五外與
 內通六幼不觀國七闕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徑曰
 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愚謂類善也不服不從教也外與內通
 謂外臣交結近侍觀如時觀弗語之觀不觀國謂以童子從政
 也問不道徑未詳○不令下舊有路徑二字九行一仁二行三
 王念孫曰當為徑路孔注誤人正文今依訂九行一仁二行三

卷四 十

讓四信五固六治七義八意九勇
 意醜變思義醜口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發思
 行醜頑思仁醜斲思怨也報私怨也變猶許也轉者執持不力
 同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
 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祿常祿賞非常也敬死孔云勤九過
 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類四法令口亂五仁善是誅
 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而害行八口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
 助無漁無視示同不戒視成謂之禁慎誠也類無實也路道也九
 勝一○○○○○○○○○○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固五師口
 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路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迪名書新孔曰
 潛密之謀惡謂迎旋猶云迎送委積投節故便也核如核郊核
 遂血氣未定端其所習則易成也迪送也道之人以時普而
 之用九戒一內有柔成二亦有危傾三旅有罷寘四亂有立信五

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飢有兆積九勞休無期
謂地神曰言社稷有傾危之勢罷疲也宜當為置驛也以亂
立信信不義也共謀詳審而適以毀成三思反惑也兆積謂九
積聚財穀不賑窮乏○罷音疲兆眾也積音念勞力報反九
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
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等義
戒有備則國強○假音格九典一祇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
三典師以教之四因威以勞之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
七羣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位立遵表也老
之率之也移習也什長之軍旅行陳也○嗚呼充虛為害無
由不通無虛不敗充國無人謂之虛

大聚弟四十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般政告周公曰嗚呼般政總

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言不日也魯地有積有虛
參相得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魯地有積有虛
各得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命之曰
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刑以選赦刑以寬復
亡解辱削赦輕重皆有數此謂行風○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
則曉土地之宜如大司徒土會之法是也水土之便因之以制
城郭溝洫聚亦邑也在察也免刑謂權之眾人之中選擇也亡
者後之辱者解之削削其職赦其罪等差也風乃令縣
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孔曰以一夫關關脩道
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
市有五均早莫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
惟政所先民有欲畜一井以解渴舍此下邑之制故得十之
日均平也言早莫一價惠曰河間獻王所傳樂元語其道五均
事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

卷四 周書

不得困窮富者不得邀貧公家有餘思及小民矣恩謂委積
也行而無資曰乏全無生業曰窮疾病廢疾病發政施仁先
是數者皆民所欲畜者也畜養也○關音作開依玉海訂正資
貨也春秋傳曰民易資者不求登焉謂交易其所有之貨也孔
是云貿易供發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閭災相郵資
其資非是 喪比服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
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耕俱耘男
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冠
子云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闈十闈為都管子亦以二王
家為都此時周禮未定疑亦當然問二十五家也資助比合服
事也此服猶云通力合作立教以威故問有禮禮之謂旅當
為族百家也趙曰功力則互相勸是與游惰則互相糾是彈患
曰漢時有街彈之室蓋取則于古孔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
災畜百草以備五味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
郵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脩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
射以習和容春獵耕耘以習遷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

卷四 周書

時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孔曰草味不同言
比也登下隨穀豐儉也愚謂勤人能勤者正長若書所言之
廟大夫致仕而歸居門側之塾以教子弟是也職喪掌殮斂之
令大葬族墳墓也鄭司農云和闈門之內行容謂容貌也四時
皆田舉春以該之習遷行者習出入坐起隨行容謂容貌也四時
名可為布言準則象麻可知比長伍長也麻田曰疇疇芋與樹
藝比長之職使一比之民疇連比也○畜百草句本作為畜五
味以備百草使王念孫說訂正芋說文曰草也○畜百草句本
集韻並云與芋同王襄僮約云多取蒲芋益作繩索亦名三稜
見上林賦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政故曰不順山林
蕪澤以因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趨市以合其用外商
資貴而來賤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
平財無鬱廢商不之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則無窮之此
謂利德澤無水曰藪水鍾曰澤後工居肆也合聚也價貴律商
也史記計然曰積蓄之理務完物不息常言久停貨物則無利
也時寒溫也若引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
利齊陶今依 若有不言乃政其凶也 岐濟道路叢草邱墳不
丁大趨趨同

可樹殺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新蒸

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

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阪阪也山旁曰破水注谷曰溝容二軌

蕪草木之實可食者蠶曰薪細曰蒸蒸謂木之極窮者榮華也實

蕪草木之實可食者蠶曰薪細曰蒸蒸謂木之極窮者榮華也實

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

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井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土不失

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

既成放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春夏耕耘蠶織之

順成草木魚鼈亦以其力使稼穡成就農桑之功孔曰放以

為人放散以供人用也○土不失其宜舊作有土而不失其宜

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二句作此謂正淵深而魚鼈歸之

德今據藝文類聚訂正類聚放作牧形相似

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平商賈

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民性歸利王若欲來天下

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

自來此謂歸德稱舉也分地則有恆產薄斂則有餘資○淵舊

求並依玉海五德既明民乃知常各得其所以而武王再拜曰嗚

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孔曰側側喻多長有國也丁

道○制或謂為制禮樂平乃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

之善金見山海經注故因以名寧治者爾雅云錡金謂之鉞

箕子弟四十一亡亡○舊作香

考德弟四十二德弟序訂正

周書卷五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商誓第四十三誓讀為誓為中有商先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往追口紂遂遜之上帝天王其有命爾百姓獻民其有級
 巧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往往日追自牧野至
 集也告成功于帝天王武王自謂也綴乃盧云若絲之絕而
 復續草之刈而更生也宜各自敬以享斯天命我周不令爾
 苦無告此克紂時所命爾者也○越音臻乃也爾西土疾勤
 雅釋詰文綴連也一日替也乃音仍草不期日乃西土疾勤
 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
 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
 天命弗反側與亂予保爽其介凡我勞苦而來豈為斯天位惟
 且我之勤不克免者乃一心于爾眾卿大夫也保有所勿用天
 安爽盛介大也○弗舊闕反側作及側茲從丁木有斯勿用天
 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
 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有
 勿用天命句當在朕命在周下言伐商之時會諸庶赦定宗爾
 乃勿用天命相率作亂以患苦我周則予惟以法從事而祀道
 亂猶怙亂也在我言爾之禍福在我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哲

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
 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
 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家邦君商庶百姓予則口劉滅之疑
 也剛柔正直三德之人定商民王曰懼予天命維既成汝克
 承天休于我有周斯小國于有命不易告也○不易前安處在彼
 之命○森呼邪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太誓言武王渡
 反急疾聲也○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太誓言武王渡
 入王舟既渡有大自上至于王屋流為鳥是帝降休美也是時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明商之諸侯皆歸于周矣盟津在河南
 縣東北命予小子肆我般戎亦辨百度口美左右予肆劉
 殷之命不止兩字今予維篤佑爾予史太史違我寔視爾靖
 疑霄敬詰其斯一話敢逸僭予則上帝之明命予爾屏屏爾百
 姓越爾庶義庶刑予維及西土我乃其來即刑乃敬之哉庶聽
 朕言罔胥告予史當為予使古史使通段違太史名寔是也言
 我是示爾安爾所疑爾其胥敬我詰命逸過也

卷五

不信也昇放流之也庶幾刑言義所當刑即就也我其災就
 爾股致刑也用胥告言毋謂我罔以斯言相告也○故習語作
 茲從丁本

度邑第四十四

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徵厥獻民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
 九州之牧厥成注尚書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也
 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對遂命一日維顯
 畏弗忘汾阜名在農郊淑善充當對答也遂讀曰堅言紂不善
 史記作瀛充舊作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
 御告叔且叔且亟奔即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曰安予告汝
 中皆地名具明達旦也小子御內暨也即就害何安坐也○丘
 李善曰或為苑天亟幾力反皆讀為易安坐也爾雅釋詁文
 王曰嗚呼且維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
 牧飛鴻滿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後六年崩路史發揮

卷五

引竹書武王崩年五十四則克商時年四十有八也此謂天命
 去殷至今六十年故云未生夷羊高誘曰土神犇曰神獸未
 知孰是飛鴻淮南子作飛蝗注云蠖蠖之屬史記索隱引隨巢
 子作飛拾亦蟲名也言天示妖祥其冥中已不享殷至今乃有
 成命也○夷羊史記作鹿鹿飛作蠖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
 自幽二字盧依史記則今從原本維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
 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威用戾于今天民賢者也三百六十言
 天建殷邦其登天民若伊萊甘巫可指名者甚眾故其後
 雖不顧天亦不即殛滅延六十年之久而至于今也○厥徵
 名民顧作顯成作滅鳴呼予憂茲難近飽于郵辰是不室我
 未定天保何寢能欲飽丁郵言憂甚多也辰時也欲安也王曰
 且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毋從殷王紂日
 夜勞來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專讀為孔既之財
 命如殷紂夙夜勤勞來定天保下宅以依天室其志我既致天
 德教顯于四方乃可安寢也○一切經于西土我其明我事使
 音義云貶古文母貶也詩詁訓傳文叔且泣涕于常悲不能
 對當古雲字二句錯簡當王口口傳于後欲且二字王曰且汝

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服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
予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于朕室汝維幼子大
有知此下言定天保也達明達也使猶命也播猶陳也室家室
懷我室推周昔皇祖底于今助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
公可付託也

若農服田饑以望稷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
訓期付期望付託也饑以望稷喻急也卑讀為俾蓋后稷以來
積累以基天命今大統雖集未致太平未作禮樂無以光顯祖
業于天下是使皇祖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
不得享配天之祭也

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下朕不寶在
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
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庶更也其也賓列也布德于天下若環之
循而無窮且有虞度之心若懷安其也賓列也布德于天下若環之
則朕死不從乎高祖之列天恐後之不嘉故使二神降省夢愈
也何所言無用也不傳子而傳弟故曰庶建也庚更也叔旦恐
詩推度災文來動也爾雅文省列也庶雅文于日也

卷五

四

泣涕共手且故恐共韻為拱于王曰嗚呼且我圖夷茲殷其惟依
天室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釋相我不難此下言依天室
法也武王時殷之世家大族已有蠢動之心觀商書篇可見武
王以為不遠終有後患故言我欲平殷惟使之依近天室以習
憲令其地即于此求之勿遠天意待人尋釋其輔相我
者不難也故後周公卒遷殷土宰宇依陸麟書說增自雒汭
延于伊汭居易無罔其有夏之居雒汭雒水入河之處在河南
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五里及也易干也欲夷茲殷故欲居
易無罔也竹書云太康居於囂亦居之今在鞏縣西南後周
公不營此者蓋卜之不吉○易若作陽據史記訂徐我南望過
廣日夏居河南初居陽城後居陽翟以釋陽字謬也

于三塗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無遠
天室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西南嶽嶽河馬真以為太行山在
見魏此現畫畿甸也○嶽嶽有嶽嶽之名曰度邑○名舊作日
河並據史記訂延字據玉海增其名茲曰度邑據玉海訂

武傲弟四十五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

公且立後嗣屬小子謂文及寶典朕靈期之夢開和書名謂成
王名寶典即此書弟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無蓋口周未知
所周不知商口無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詔宥小子曰允哉
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此篇殘缺

五權弟四十六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
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惟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
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天子有疾
不悅也在察也先後相導也格量度也苗未也言無務手未務
格量度也若頤文見文選注苗字本作繼繼微之義廣雅云
末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歟疑德無舉士質士
無遠齊吁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疑家威權震主者疑德
舉士舉而任之也齊如荀子以國齊義行也質士不學之士
之齊言任以遠大而不克濟也○齊音劑五權一曰地地以權

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
食食以權爵爵以權官省鄙都鄙量遠近度多寡以建城市常事
也出也入刑刑以正不遵承括食不宜極賞則澍澍不得食括
德食祿也班祿視所不遵承括食不宜極賞則澍澍不得食括
也官不奉法則奪其祿澍澍為屈竭也丁曰澍賞則澍澍不得食括
源也○承一作奉括法也廣雅釋詁文食不宜下舊有不宣授
臣四字蓋孔注之脫燭僅存誤入極刑則仇仇至乃別各一日人
正文者又不得二字舊燭今並入極刑則仇仇至乃別各一日人
也鄙庶則奴奴乃不滅國大則驕驕乃不給主衛者奴奴無滅
亡之患君驕則奢官庶則荷荷至乃辛物庶則擗擗乃不和謝
侈故財不給用也官庶則荷荷至乃辛物庶則擗擗乃不和謝
荷與荷同見漢書酈食其傳盧曰辛疑辛之說說文叢生草也
讀若泥荷細煩碎之意梁處素云擗疑擗之說說文叢生草也
舊作物庶則荷荷乃不和地庶則荒荒則聶人庶則匿匿乃匿
為儲備也士庶無守可與伐故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
權則用端則民逃亡也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

卷五

五

成開弟四十七
中是以句以長小子于位寶維永寧而用之則三機亦無失也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此武王崩之明年三統厥謂之周公攝政也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通播以輔余何循何循何慎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是通達播越之人以自輔當也○易以效反在昔文考躬脩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祗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協和也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三人有四位佐官維明惠曰九列即九星孔曰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左輔大白辰星陰也黃井水也朱鳥歲星熒惑填星陽也咸池元武也疑謂博問多識可決疑惑者丞謂承天子之遺志者直立敢斷廣心輔善謂之輔康深切直匡過諫邪謂之弼丁曰四佐注與小開武不同者武王彼時向為諸侯成王則已為天子故也五示顯允明所望示曰謂當明也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眾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產孔曰主明則民安之則產足不窮家懷思終主為之宗德以撫眾眾和乃同也業厥產足不窮家懷思終主為之宗德以撫眾眾和乃同也

水以禦寇四大有沙炭之政孔曰任人盡其材則死力效致也六則一和眾二發鬱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孔曰鬱滯積者也怒則轉之九功一賓好在筭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疑則懼之欲則因之事四任利敗功五神巫動眾六盡哀民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好危謂傲佯求成任利貪利也孔曰在筭謂亂同也任謀生詐不犯此則成功也○此下舊有和集五典一集以崇實有離莫違道其十二字今依卜世昌本刪之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為則則信民寧三正父登過過慎於武設備無盈四譏父登失脩政戒官官無不敬五孔曰制哀節用政治民懷虛曰父者尊之之詞

父司徒之官正父司馬之官議父師氏保氏之職所關當是司空孔曰祭祀見享受福民乃化則法信民心也使正舉事過于前無自滿利識之士舉政之失戒其官無不敬矣稷諱之也恩謂宗伯相禮命之節故曰言父若順也司徒掌教實與

卷五 六

其賢者能者故曰顯父登德司馬掌五典有常政乃重開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重開言四達不悖爽差也○重開言四達不悖爽差也定為下節節文王拜曰允哉維予聞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格無日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之守定武考之烈嗚呼余夙夜不寧言民何往而不求安民在思式用皇

作維弟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祿父武庚名管叔監殷東之諸侯蔡叔霍叔相制武王因之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錫肆于岐周孔曰乃歲乃攢塗惠曰土喪禮掘肆見在自天子至于士殯皆曰肆恩謂岐周在鎬西北三百餘里畢在鎬東數十里不應殯遠而葬近蓋謂鎬京之周廟耳○肆息四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反理柏之坎也又羊至反

及熊盈以略孔曰立謂為宰攝政也殷祿父徐奄盈之諸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書傳云管蔡流言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此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三監及殷畔縣熊盈謂徐奄之同姓國在安微泗州東南奄熊姓國今山東曲阜亦作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安也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四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曰畢地名下畔其上曰潰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囚之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思請天子七月而葬畢在鎬東杜南今陝西長安縣地衛在殷南政讀為征震懼辟法也公族有罪則殺于甸人謂殺之也周威雷風之變迎周公于東三年春踐奄而歸十有七國奄其一也故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政木亦作攻水經注云榮陽縣有穉亭俗謂之平穉城內有管叔冢九畢攻水經注云榮陽里誤也爾雅畢堂穉言如堂之穉也維北有邱故謂之畢耳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東此成王四年事也故謂之畢耳俾

卷五 七

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周公敬念于後
踐奄四年封侯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周初克追錄初學
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記訂又引仲中天下作以爲天下
宗蓋所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
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邙山以爲天下之大濼孔
王城地于天下爲中郭郭也繁因昔連接也濼會也愚謂工
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國方九里當云千七百二十八丈
今略其奇數耳山在河南府城北○立城舊無立字依攷文
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玉海增又七百七十里制郊甸
作七十二里詩地里攷通鑑前編又作七百七十里制郊甸
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
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
室以便野事孔曰西上岐周通爲圻內野事耕桑之事恩謂六
百里開平方得百里者六十四合之得方百里者百是爲千
里方對如圖故有方百里者六十四合之得方百里者百是爲千
一里也○因舊作國據水經注改大縣下舊無立字據通鑑前

卷五

周書

八

增編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臣
僕州里俾無交爲趙曰以用也農之秀者可爲士士有功效可
居不給難交也愚謂有庶人乃設巨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
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黃帝少昊顓頊五帝之帝○日月
星辰四字其類聚太平御覽玉海少昊顓頊五帝之帝○日月
引俱作農星農星之一耳疑非也封人社壇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地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燬
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而之土燹以黃土苴以白茅以
爲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封地官之屬壇謂爲壇之類
祭禮也黃土燹四土之燹燹也黃土燹四土之燹燹也黃土燹
者燹也黃土燹四土之燹燹也黃土燹四土之燹燹也黃土燹
明堂也孔曰路寢王之居明堂在國南者也咸有四阿反地
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廟四下曰阿反

坊外向室也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
也藻稅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
四阿注屋四面有飛翼重下也堦謂之堦堦謂之堦堦謂之堦
常累未詳或云結綉施宇下以禦鳥雀者一名堦堦謂之堦
云梯謂之梯梯謂之梯梯謂之梯梯謂之梯梯謂之梯梯謂之梯
有界畫如井旅樹門屏也天子外屏畫以文采○元讀爲亢
之亢極也極即棟也說文棟屋之棟曰芬郎即郎說文無處字
宇下施鐵絲網蓋其遺制復音福後格御覽一百八十四卷引
作深閣王念孫以格爲格字之譌格謂之格格謂之格格謂之格
覽引通俗文內階之階唐山嶠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階謂
高爲之也山嶠謂府山嶠○從書音義孟康曰納階謂
臺殿基際爲陛不使露尊者不欲露而升階故內之階也應
庫臺之閣曰朝門五庫庫應路應孔曰門也其內爲治朝亦
見之從可知也○舊解閣爲門限案爾雅扶謂之閣注云門限
即閣也晏子春秋曰門閣說文閣門限也爾雅扶謂之閣注云門
之困也可見門閣有以石爲之者

卷五

周書

九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閔門會羣臣格至也巷門謂之閔言
旁○舊脫于字又羣臣作羣門揭玉海九十卷二百六十六
九卷所引增訂孔曰路寢左門曰皇門閔音皇未詳所據曰鳴
呼下邑小國克有考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刑維其開告
予于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屏蔽建立也沈沈伏在
下之賢刑法片君也言下邑小國既用老成又求新進尙且罔
不用法況有天下爾可不各進善言所以命我辟王者無小無
大知無不言乎○舊予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郵乃維
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
國王家曰宗子適長勢臣顯仕茂勉揚舉肅敬訖乎信也孔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自其善臣以至有分私子苟
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也常謂常德愚謂此言大
門宗子勢臣以人事君也武夫爪牙之士分職也私子家臣通
達也薦之朝使獻言也○自字舊錯在注中依丁如金說通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

用能承天嘏命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克用有勸永有孚
 于上下明也先王之法克和民和也有成政立也承奉大茂
 依王念孫說訂人斯既助厥辟勤勞王家先人神祇報職用休
 俾嗣在王家四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成祀天神戎兵克
 慎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
 靈光也職主休美也嗣王家謂嗣王家之職小人細民格來成和
 今增在王家舊作在厥家據兩學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
 刑維時乃得學于非夷以家相厥室弗郵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孔曰時是齊相為是相學于非常不憂王家之用德恩謂以昏
 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辭乃維不順之辭是羞于王
 卑求良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
 昏亂之臣怙勢作威孔曰詳善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人作
 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以昏至良言三十字並依王念孫說

訂譬若敗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
 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
 家驕也巧傷善曰讒賊心害人曰媚嫉皆好也服事寢室
 婦喻昏臣也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乃
 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為授司事于正長見近利而
 無遠慮利為掩蓋善夫俾莫通曰食猶日月之食掩蔽之意
 丁嘉祿曰繩如繩息婦之繩譽也恩謂狂夫愚妄之人陽揚舉
 之也正大夫也長一職之長○食王念孫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
 孫曰當為弁爾雅弁蓋也繩說文作繩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
 民率穡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媚夫先受珍罰國亦不
 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安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夫
 其性天所不安用非其人故也恩謂穡苗為朕蓋臣大明爾德
 以助予一人愛無維乃身之暴皆郵益進也言爾尙大明爾德
 賊媚嫉必受珍罰是可憂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譬若眾敗常
 也○大舊作夫據玉海訂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譬若眾敗常

卷五

十

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如嘉資用也爾嘉示我以德慈用告我善
 而到向說苑凡能字皆作而易屯卦而不亨鄭讀而為能是也
 汝無作文思謂衍文
 大戒第五十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不顯
 朕實不明以侂伯父謂侂完也言伯父之訓非不明顯朕愚不
 知所以完守之者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父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謂三公兼二伯者也故成王謂周公為伯父○以侂句
 舊脫義與淵恩同亦通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
 則憚憚謀不極予重位與輕服非共得福厚用遺故謀不得中
 如驕者之意則必予重位而與之細事然庸止生郊庸行信貳
 非欲共享治平之福而厚遺之也言取士之難止容止却問陳於
 眾輯羣政不輯自匿則單豆見于色是生却也貳當為貳差也
 行有誠亦有偽故恐信非所信也用賢所以安輯庶政不載則
 愚矣唐德也○或讀為成禮緇衣篇其儀不貳釋文本作貳

嗚呼予夙勤之無或告予非不念念不知告我者徒知而不得
 也明知周公曰於敢稱乃武考之言曰微言人心夙喻動眾大乃
 不驕行惠于小小乃不憚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微言
 之言入心人人深也夙喻以身率之不符言而喻也行惠者接
 以寬和待之忠恕連官集乘言連事共職相為佐助猶同車共
 載也有不行之忠恕連官集乘言連事共職相為佐助猶同車共
 言必行也予惟重告爾庸厲口以餌士權先伸之明約必遺
 之重思謂明約實罰也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
 四方示于人在四方言野多遺賢或且以資敵無擅于人塞匿
 勿行惠戚戚服孝悌乃明明立威恥亂孔曰擅人專已塞匿陰
 梯明則等威使眾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姓無謫人知其
 罪感德古今字無感不施其親也無感不求備于上之明審教
 幼乃勤貧賤制口設九備乃無亂謀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
 不作惡四口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曰費口六出觀

卷五

十一

好怪內方淫巧七口口謀躁內乃荒異八口口好威民歎曰逃
九富寵極足是大極內心其離九備既明我貴實之應協以動
遠邇同功保守也協同謀和適用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
備謀和適用敷奏以言也覆觀明試以功也上尚也聚財多口
以援成功克禁淫謀厥匪乃雍財當為材雍塞也順得以動人
以立行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順得當為順德盡
之以體無轉其信雖危不動真信以昭其乃得人上危而轉下乃
不親信故也無轉丁本作無失真信舊亦闕茲並據孔注可
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

卷五

周書

十一

周書卷五終

周書卷六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周月弟五十一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
慘于萬物冬至至日在牽牛出赤道南二十四度故曰南至古曆
中星自奎十一度至畢十六度凡五十九度故曰畢見極至基
始踐履也冬至日出辰入申陽照三不覆九故極短夏至日出
寅入戌陽照九不覆三故極長長即短之始短即長之始也陽
伏泉下故泉動而溫陰氣盛于地上故物慘而死慘寒氣慘烈
也冬至中星去日八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
萌蕩日入後漏下三刻為昏虧少蕩動也陽日月俱起于牽牛
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
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牽牛之初星紀
月起此而右轉入于月行二十七日而周天又二日辰為丑日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則進一次矣日行三十日進一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次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復其故處
舍躔也日月之會為辰自星紀以至析木之津是也權輿始也
造麻必始冬至以正氣朔故日月權輿也孫星周正歲首數
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歲有春夏
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中氣以著時應古曆皆
朔不必在其月中必在其月故夏殷周曆元皆歲與朔會漢詔
日黃帝建氣物分數氣二十四氣也則中氣由來久矣于下
舊衍時字指玉海刪歲字舊不重據御覽增春三月中氣驚蟄
又脫月有二字據文選曲水詩注及御覽補春三月中氣驚蟄
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
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孔穎達云雨水雪散而為雨
雨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謂物生清淨明潔小滿言物長于此小
得盈滿芒種言有芒之穀可稼穡小暑大暑小寒大寒謂極寒
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半為大處暑將退伏而潛
處白露陰氣漸重露色白寒露言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
雪以霜雨凝結為雪十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朔數三百五
為一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成一歲中朔參差正之以閏
中氣在月盡則後月是閏也淮南天文訓云斗指子則冬至加

十五日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報德之維則越在陰地而
立春指寅則雨水指卯則雷驚蟄指卯中繩日春分指乙則清
明風至指辰則穀雨指巳則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
芒種指午則陽氣極而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
之維則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
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癸則立冬指亥則小雪指壬
則大雪指子則指子居申中氣而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後指辰開無中氣故指兩辰間也

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得天得天
魏志高堂隆云黃帝高辛夏后皆以十一月為正此云百王同夏則
以十二月為正高陽虞周皆以十一月為正此云百王同夏則
隆說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
謬也其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
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
變亦一代之事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半為朔
此改正亦改時之明證也○玉海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
無湯至正朔十六字神本亦作既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
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
以紀于政統五為地統子為天統自從也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時訓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
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氣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易乾鑿
氣三微而成一著康成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
為一候十五日為一著康成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
事陽息而升故魚上負冰風者天之號令凡言此者人君政失
則氣候乖天事恆象著以示警使備省焉奸犯也陽不勝陰故
不振魚有鱗甲胃之象凡此災祥之應有三蟄蟲不振陰氣餘
義也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象也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類也餘
傲此○氣字舊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
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
蔬不熟獺似狐而小背黑色冰解魚多獺將食之先陳以祭其
居也萌動日射祭方獺祭圓夏小正云正月鴈北鄉鄉者鄉其
將也○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
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從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
倉庚尚庚黃鳥也鷹鸛鳩也應陽而變味柔而不鷲春分之日
否塞也鷲不感化故有寇戎○從舊關依丁宗洛本春分之日

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娠雷
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康成云燕以施生來巢人
子之候大壯用事陽盛上奮與陰相搏其聲為雷其穀雨之日
光為雷震震百里諸侯之象電光照耀象君之威穀雨之日
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
田鼠不化鴽國多食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田鼠食稼鴽當為雀
鴽虹蜺也相乘知秋其華知寒燥也說文云雀母也一名雀
注云虹陰陽交接之氣失節不見似夫人淫姿亦此意也清
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
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
中萍楊花入水所化鳴鳩鴽一名鴽鴽郭璞云似山雀而小
雅云頭上有花成勝三月飛在立夏之日鴽鳴又五日蚯蚓
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蛄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螻蛄命王
瓜不生困於百姓螻蛄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舊謂即蝦
蟻非也王瓜一名土瓜四月生苗延蔓五月開黃花子如彈丸
生青熟赤或以為即瓜瓠也水大無蛙故為水潦之徵康成湯
緯注云蚯蚓淫邪御覽引郭璞爾雅圖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
蟲交不以分淫於卑蠱觸而感物無有常雄故蚯蚓不出為變
奪后命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
之象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
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隱苦菜
生于秋夜冬不凋至夏乃秀葉似苦苣而細嫩之有白汁花黃
似菊康成云靡草薺草薺之屬穎達云以其枝葉靡細故曰靡
草也○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
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雍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螳螂
乳子至夏乃生鵙伯勞也五月陰極于下應候而鳴鵙所請
鵙也反舌能辨反其舌效百鳥之鳴今百舌鳥是也息滅也
令姦雍偪言令雍塞而姦偪也百舌巧言如佞○反舌蔡邕
以為蜚蠊康成以為百舌鳥案據誠圖云江充之害反舌鳥入
殿則是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
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感陰氣
而解角蜩長蜩也半夏治淡之藥角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娠雷
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康成云燕以施生來巢人
子之候大壯用事陽盛上奮與陰相搏其聲為雷其穀雨之日
光為雷震震百里諸侯之象電光照耀象君之威穀雨之日
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
田鼠不化鴽國多食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田鼠食稼鴽當為雀
鴽虹蜺也相乘知秋其華知寒燥也說文云雀母也一名雀
注云虹陰陽交接之氣失節不見似夫人淫姿亦此意也清
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
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
中萍楊花入水所化鳴鳩鴽一名鴽鴽郭璞云似山雀而小
雅云頭上有花成勝三月飛在立夏之日鴽鳴又五日蚯蚓
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蛄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螻蛄命王
瓜不生困於百姓螻蛄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舊謂即蝦
蟻非也王瓜一名土瓜四月生苗延蔓五月開黃花子如彈丸
生青熟赤或以為即瓜瓠也水大無蛙故為水潦之徵康成湯
緯注云蚯蚓淫邪御覽引郭璞爾雅圖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
蟲交不以分淫於卑蠱觸而感物無有常雄故蚯蚓不出為變
奪后命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
之象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
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隱苦菜
生于秋夜冬不凋至夏乃秀葉似苦苣而細嫩之有白汁花黃
似菊康成云靡草薺草薺之屬穎達云以其枝葉靡細故曰靡
草也○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
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雍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螳螂
乳子至夏乃生鵙伯勞也五月陰極于下應候而鳴鵙所請
鵙也反舌能辨反其舌效百鳥之鳴今百舌鳥是也息滅也
令姦雍偪言令雍塞而姦偪也百舌巧言如佞○反舌蔡邕
以為蜚蠊康成以為百舌鳥案據誠圖云江充之害反舌鳥入
殿則是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
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感陰氣
而解角蜩長蜩也半夏治淡之藥角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

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生國無寬教蟋蟀不居辟
恆急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居壁上辟壁同應感陰氣學習
博擊之學急迫御覽訂大暑之日腐草為蠋又五日土潤溽暑
急皆作急迫御覽訂大暑之日腐草為蠋又五日土潤溽暑
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為蠋殺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
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未備井井主水故大雨時行斷如非
鮮古之鮮謂未熟而墮落也不應罰言刑罰不當。謂舊作蟹
據說文及段氏北戶錄訂然說者疑焉爾雅云蝦蟇也注云馬
蠋俗名馬蟻雅云蝦蟇也注云馬蟻也注云馬蟻也注云馬蟻也
言云馬蟻北燕謂之蝦蟇其大者謂之馬蟻也注云馬蟻也注云
百足一名商蟻一名秦蟻皆一物也。注云此蟲足甚多
寸斷便寸寸行又引李富之云長五六寸狀如大蟹夏月
登樹鳴冬則蟄唐本草注云亦名刀環蟲以其死則臥若刀環
也據此諸說並無蟄草變化之說。注云本草螢火云此是腐草
即蠋惟所化初時如蠋下已有光數日便能飛而不言螢火
日也。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
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疾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寒蟬小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四

青赤色一名蜺鳴則天涼殺政嚴肅之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
收。秋。也。秋。舊。作。邪。據。藝。文。類。聚。訂。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
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
君臣乃曰農不登穀暖氣為凶也。不。木。王。而。生。金。王。而。死。黍。稷
之。屬。也。因。舊。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
作。災。據。御。覽。訂。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
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
臣驕慢來自北而來也。燕。去。而。蟄。如。歸。家。秋。分。之。日。雷。始。收。聲
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始收聲諸侯淫泆蟄蟲
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為害。益。穴。之。四。時。以。陰。氣。將
至。而。蟄。須。出。入。故。也。淫。泆。淫。泆。後。甲。蟲。若。稻。蟹。之。類。水。始
涸。唐。書。蘇。頌。引。作。爰。始。收。聲。然。太。平。御。覽。兩。引。此。與。今。本。同。故
仍。據。御。覽。訂。寒。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節。入。大。水。為。蛤。又。五
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
黃華土不稼穡。鴻。鴈。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賓。大。霜。降。之。日。豺

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
良草木不黃落是為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射。似。狗。高。前
行。其。牙。如。雞。被。獸。而。陳。之。若。祭。俯。垂。頭。也。陽。氣。立。冬。之。日。水。始
下。沈。垂。頭。之。爪。牙。武。士。愆。陽。湯。不。潛。藏。也。立。冬。之。日。水。始
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水不冰是為陰涸地
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晉。語。云。雉。入。于。淮。為
也。雉。與。蛇。交。合。不。以。類。淫。之。象。也。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
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六
閉塞謂物盡於天地猶君臣也。嫉。惡。也。老。陰。母。后。之。象。大。雪
之日楊且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鷓且猶鳴國有
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鷓。且。一。名。寒。鴉
至。冬。盡。落。夜。則。忍。寒。而。號。以。米。曰。荔。挺。香。草。一。名。馬。薺。又。名。馬
藹。似。蒲。而。小。或。曰。似。籬。而。長。厚。三。月。開。紫。碧。花。五。月。結。實。訛。言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五

妖言也虎將帥之象。鷓且舊作鷓鳥依王念孫說訂類氏家
訓曰說文荔挺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邕章句云荔挺高誘呂
覽注云荔挺出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王引之曰月
令篇中草名二字者則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未有狀其生
之貌者。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
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屈。如。結。也。據。澤。獸。色。青。黑。肉。黃。目。下。有。兩。孔。小。寒。之。日。鴈。北。向
能。夜。視。陽。氣。通。黃。泉。而。出。故。水。泉。動。承。奉。也。小。寒。之。日。鴈。北。向
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始巢
國不寧雉始雊國大水。類。聚。云。鴈。北。鄉。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
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雷。在。地。中。雉。聞。則。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又
不。雊。不。聞。雷。也。陽。不。勝。陰。陰。診。故。主。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
五日鷓鴣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鷓鴣不
厲國不除茲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鷓。鴣。厲。疾。之。鳥。大。陰。殺。氣
言。水。堅。固。凸。出。如。腹。論。衡。曰。火。為。言。不。從。則。水。火。相。射。故。不。堅
月令第五十三禮記月令節周書月令因以呂氏十二紀首補

之然如馬融論語注引月令改火之文蔡邕牛宏引月令論明
堂之制今俱不見于呂覽則其共同異未可知也宋崇文總目有
周書月令一卷則別有單行
本今不可致矣餘詳逸文

諡法第五十四

維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
野將葬乃制作諡三月謂成王元年作諡法之月也武王未葬
侯旅見之禮于時追諡西伯為文王而諡法未備及此將葬武
王乃敘制之書作周禮公且太公望開闢王業建功于牧之
野終將葬乃制諡法送教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
諡法茲據田學紀聞訂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
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迹雖迹猶云大略也號者成湯武丁是也名謂號諡勳德之方
以車服動之于生前以號諡勳德之于身後春秋傳曰諡以勳德
言勳成其德也五經通義云諡之言列陳列所行以為勳德也
自殷以前有為號而無諡者皆名也湯號成也成湯既歿稱禹
及其後稱之為帝為皇而無諡者皆名也湯號成也成湯既歿稱禹
湯而禹稱之為帝為皇而無諡者皆名也湯號成也成湯既歿稱禹
帝之黃亦為諡皆非也但湯有成湯武湯之目則亦諡之先聲
矣白虎通曰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明不得欺天故厲幽之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諡宜乎不能改自管窺以還君上無惡諡失其義矣婦人無外
諡故從其夫之諡有諡自魯隱公母釵始太子未立無諡皆
賀循云周禮于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不諡春秋諸侯
即位未踰年稱于卒不為諡明行未成也申生有諡惠公改葬而
尊之其後陳有悼太子不為諡明行未成也申生有諡惠公改葬而
之卿大夫卒君諡之春秋王宣公諡侯不諡諡故莊公元年王
錫桓公命而前此已書葬我君桓公矣周禮太史掌小喪賜諡
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
沮之大典後世則官職例得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諡
八年詔增周公諡法五十五字美諡七十一字為一百字平諡
七字為二十字惡諡十七字為三十三字據此則周公諡法當共
有九十五字今本除去神聖皇帝王君公侯八字外尚有九十
六字蓋有後民無能名曰神聖無方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
人辭人者矣民無能名曰神聖無方稱善賦簡曰聖敬賓厚
禮曰聖也禮記曰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德也簡壹德不德象
天地曰帝博厚高明靜民則法曰皇靜安皇大也前民仁義所
在曰王仁王道義地也民往歸之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賞足以慶刑足以威君之道也從之成羣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羣如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立制及眾曰公無私執
應八方曰侯所執守者可應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壹

一也平易無城府也簡約也大也虛日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
不優于文而列在文前蓋簡中錯簡多矣經緯天地曰文道德
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
爵位曰文問能經緯天地之道德之盛也博厚廣博深厚學
厚之徵也憂民而順理則政事安元本勤學則茲據通鑑前編
訂左傳正義又有剛彊理直曰武威彊敬德曰武克定禍亂曰
忠信接禮曰文又有剛彊理直曰武威彊敬德曰武克定禍亂曰
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曲無欲疆不撓理忠恕無
敬思之德也存秋傳曰止戈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法以正兵而民服法本于德故也夸大
也武滿○剛彊理直曰武通引作強理直曰武敬事尊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
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莊親之闕曰恭尊賢讓善曰恭
敬事不懈于位尊上貴難于君尊賢則嚴稱貴義則崇肅敬行
德讓有功過勿揮改能自拱持執事堅固言奉承弗失以愛撫
民以慈字幼皆恭道也賓客主恭執禮以迎之親之闕失脩德
以蓋之讓善為己有善而讓之人也○尊上舊作供上據後漢

卷六

周禮集訓校釋

書實皇后紀注訂禮禮弓疏引作敬順事上左傳疏引作敬長
事上俱非長弟通鑿前編作弟長王念孫曰長弟者仁愛之意
齊語云不長弟照臨四方曰明諧訴不行曰明安危也諧訴不
行能先威儀表備曰欽表見于外者可畏可象也○大慮靜民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法古以安民有定識總行
而不爽有定力爽差也○舊行安民正義訂諡爭不威曰德
復出今刪爽舊作二報左傳疏安民正義訂諡爭不威曰德
綏柔士民曰德○綏柔句舊脫據安民正義訂諡爭不威曰德
曰襄甲冑有勞曰襄○襄開地也勞言能攘除外患○左
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小心畏忌曰釐戰功曰伐不窮兵所
獲能求也○畏忌敬也○能敬則過○博聞多能曰憲通
矣○能亦作德○小心句舊脫據左傳疏補○博聞多能曰憲通
今多才能故聰明敏哲曰獻知質有聖曰獻聰明敏哲具視聽
有聖有所通而無蔽○知質有聖曰獻聰明敏哲具視聽
質句舊脫據史記正義補○溫柔聖善曰懿純叔也○五宗安之曰
孝慈惠愛親曰孝協時肇享曰孝愛親者體親心以惠其下孔

日協合肇始也常如始。秉德不回曰考大慮行節曰考也。不刑。同所以成其德大慮所以成其節。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考成也。秉德句。齊資輔共就。齊輔佐以共成。淵源流通曰康。豐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其能敬天愛民也。孔曰安樂撫民無四方之虞。句。舊籍在恭誥之下。今併此。安民立政曰成。成能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貌曰穆。符表裏。若一。皆敬以成之。敏以敬順曰頃。祗勤追懼曰頃。慈仁和民曰頃。能敏也。順當為頃。頃敬也。追懼。左傳昭八年。昭德有勞曰昭。威儀恭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昭德明其德也。勞功也。恭明也。聖聞也。周達也。胡。彌年壽考曰胡。胡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彌年也。壽考也。胡。曰剛。剛也。剛曰勝。致果為剛。柔德考眾曰靜。恭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柔德考眾曰靜。恭己鮮言曰靜。周書集訓校釋。

卷六

九

亦作治而無信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持紀曰平。治也。持舊作。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景者意大慮曰景。治據左傳疏訂。由義而濟。而能自強也。清白守節曰貞。貞者守其正。外內用情曰貞。精定不動。感故成也。不慮無。貞不隱。無屈曰貞。外內用情曰貞。精定不動。感故成也。不慮無。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謂剛在。心疆在。力疆于。行殺于。剛恩。其正信。治典不殺曰邪。乘常不衰。邪大也。句。舊脫。據史。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桓武志也。克道德純。備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純且備。言求善也。備舊作。一據馬融。堯典注。訂。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忍。不不知為政。又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柔質受諫曰。慧。諫則慧矣。能思辨眾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

卷七

九

主義行德曰元。能以深思辨章百姓。可以長人矣。元長也行義。元始也。兵甲亟作曰莊。敵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好勇尚力也。遂成也。莊壯同。克殺秉政曰夷。安民好。靜曰夷。夷傷也。平也。誅戮不忌。傷人多矣。好靜則平。易之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折曰懷。揚稱也。孔曰短折。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善合法典曰敬。夙夜警戒。敬身。事也。法典所在。非敬何以守之。恭左傳疏。作勤。舊有象。方益。平曰敬。孔曰法之。以常而加敬也。語不可曉。今從史記。正義。獻通考。剛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迷順也。孔曰悌。不悌。不。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烈以武立功也。思深遠曰翼。翼。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肅。不撓。成其剛德也。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寒曰戴。戴奉也。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神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靈生而。成之所謂為厲鬼也。殺也。棄法行私曰靈。損滅也。極知鬼神。好祭鬼神。謂謂。杜伯彭生之類。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成。人也。喪服。傳十九至十六曰長殤。十五至十二曰中殤。十一至八曰短殤。如魯隱公。欲讓國而不成。不顯尸國曰。尸。其國。不。年中早夭曰悼。恐懼從處曰悼。年不稱志。如晉悼公。所。未喻。不思忘愛曰刺。懷恨遂過曰刺。刺。處。未詳。如晉悼公。是曰恨。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荒。于。聲色。急于。政。荒。亦作。用。反。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難外患也。災。痛。水旱。民多夭折。憂內。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也。蚤孤隕位曰幽。雍遏不。

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昏亂位失其位也雍過不通言心蔽于欲
 不時。○預舊作有慮從史記正義作鋪茲。○克威捷行曰魏克威
 據文獻通考訂靜舊作祭據左傳疏訂。○魏威捷行曰魏克威
 惠禮曰魏魏大也孔曰有威而敏行雖威不逆禮。○史記年表
 作微。○去禮遠眾曰煬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肆行勞神
 曰煬去禮遠眾悖理弄民也好內遠禮非禮宜淫也肆行勞神
 句舊作肆行勞神曰煬好內遠禮曰煬好內怠政曰煬肆行勞神
 悼諡下茲據穀梁定元年疏訂。○醜心動懼曰甄醜則戒懼類
 讀為真魯真公衛真侯是也。○此節虛從史記正義。○威德剛武曰
 義作甄心動懼曰甄醜則戒懼類。○威德剛武曰
 治民克盡曰使使民行見中外曰慤慤如一勝敵壯志曰勇
 孔曰不昭功寧民曰商功者明也狀古述今日譽譽美也以文
 心能制義曰度心如度能度萬事也好和不爭曰安安孔曰失
 內貞復曰白終始一也不生其國曰聲于外家暴慢無親曰
 厲殺戮無辜曰厲暴殺無辜杜預引作不辜左官人應實曰知
 量才授官凶年無殺曰稷稷孔曰不務稼穡虛曰漢書諸侯王表
 取日據則與前荒議相同或誤記耳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食
 上苟勤于民事則緩急自當有備凶歲不能為災穰之為言虛
 也名實不爽曰質相也不悔前過曰戾孔曰知溫良好樂曰
 良和厚易直使怙威肆行曰醜肆行其威勢德正應和曰莫服虔
 號施令天下應和之勤施無私曰類杜預曰施而無私好變動
 莫然而定無喧譁也。○慈和徧服曰順和也為上而愛下曰慈和
 民曰蹠使民不安蹠慈和徧服曰順和也為上而愛下曰慈和
 中和天下備之。○滿志多窮曰感孔曰自足者必不足危身奉上曰
 服從而順之。○思慮果遠曰遐孔曰自任多近于專愈政外交曰
 搆不自強而持人也搆離也疏遠繼位曰紹孔曰非其次彰義
 掩過曰堅著善而掩不善是肇敏行成曰直敏于行而彰義
 外賓服曰正非外賓內服華言無實曰夸夸虛教誨不倦曰長長
 非正不能。○華言無實曰夸夸虛教誨不倦曰長長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曰教誨人以善不辭倦。○愛民在刑曰克在察克奮於賜與曰愛
 言善長人以道德也。○逆天虐民曰抗天者理也逆天也好廉自克曰節孔曰自
 孔曰言也。○逆天虐民曰抗天者理也逆天也好廉自克曰節孔曰自
 勝其欲擇善而從曰比比服處云損益古今之好更改舊曰易孔曰自
 情欲擇善而從曰比比服處云損益古今之好更改舊曰易孔曰自
 故名與實爽曰繆名美思慮不爽曰厚爽日厚也○舊作思厚不
 常。○名與實爽曰繆名美思慮不爽曰厚爽日厚也○舊作思厚不
 靈前編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方類施
 所引訂。○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方類施
 為文也除為武也德除惡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
 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襄據
 曰檢仇于襄發奮發壯往也懿美也莊嚴正也德
 樂也孔曰無內德惠不成也。○發蘇洵集作伐。○失志無轉則
 以其明餘皆象也失當為失志定不移則以其和會也勤勞也
 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
 服敗也秉順也就會也塞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稷虛也
 敬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疆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
 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詩常棣傳曰九
 曰五味令人日爽言傷其口也考謂之胡考言大年也顏氏
 家訓曰打破人軍日敗讀補敗反敗之則服之矣就如就正之
 就讀亦作康康者虛荒之名堅與敗賢並通自多其能之意春
 秋傳曰不備不者耆耄之反也虛曰自和會也以下皆廣訓篇
 內字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明堂第五十五
 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
 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
 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
 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史記云
 女人名紂九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并脯九侯九侯相近路
 史國名紀云相之隆慮有九侯城夷平也武王十一年克紂十
 七年十二月崩成王時年十三歲攝政謂百官聽于冢宰弭亂
 ○唐大衍麻議云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天子之位負斧扆南
 崩管子家語以為七年通克殷之歲也

面立羣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
 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諸子
 也負背也展在太室戶外狀如屏畫斧焉故曰斧展侯伯皆九
 北上統于天子門正門也。羣舊作率據玉海九十五卷訂九
 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
 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
 也夷蠻戎皆上右伏上左者以亦南面避尊也四塞九采謂九
 州之外為中國蔽塞供事者世告至世一見也。塞息代反
 據玉海增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
 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
 年致政於成王。康成云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量謂豆
 尙多虛文詔據御覽補八十一字實不盡此今列逸文
 者字舊脫據文選東都賦注增政一本作位非也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三

嘗麥第五十六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月令孟夏之月
 乃以稷嘗麥先薦寢廟成王始舉行此禮也。太平是月王命
 大正刑書。大正蓋刑冠也春秋鄭有少正。是月王命
 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大宗。少祝少祕于社各牡
 羊一牡豕三。爽明且明也僕大僕也少祝中士亞祝上士階路
 內史也。掌書王命。社主陰除主殺將刑書。故假社而告焉。社
 與后土皆羊一豕三不用大牢者告祭殺禮。假音格。少祝惡
 士奇。史導王于北階。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大史尚大正。即居
 于戶西南向九州牧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
 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大祝以王命作筴告大
 宗。王命曰。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兩楹之間。作筴必于
 專也。堂東西牆謂之序。大史大夫尚上也。大史通王近戶大
 止近牖在中。中庭也。宰宰夫承奉也。中本盛筴器。此蓋盛作矣

之具華及銘。也作筴者。孰從宰而升。宰乃與中于兩楹間。
 厚。籒用也。大祝下大夫。告大宗。以王命。作筴。大宗遂以王命。
 寸。背長四寸。穿之容。算八。此。所用。中。當。亦。相。類。矣。初。準。反。獨。斷。
 云。長。二。尺。短。者。半。之。尊。本。作。亦。與。算。王。若。曰。宗。拊。大。正。昔。天。之
 相。似。士。喪。禮。注。云。古。文。與。為。尊。也。王。若。曰。宗。拊。大。正。昔。天。之
 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少。昊。以
 臨。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慶。出。禮。入。刑。之。意。二。后。當。伯。者。亦
 二。卿。左。右。大。監。監。萬。國。者。猶。周。之。周。召。分。陝。也。豈。尤。古。諸。侯。伯。
 丁。本。字。于。二。少。昊。魯。也。豈。尤。家。在。昔。張。亦。魯。地。也。○。豈。尤。古。諸。侯。伯。
 篇。云。蚩。尤。庶。人。之。食。者。蓋。蚩。尤。少。昊。路。史。作。小。顯。大。戴。記。用。兵
 也。馬。融。孔。傳。並。以。蚩。尤。為。少。昊。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
 之。末。九。黎。君。名。時。代。隔。遠。非。也。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
 隅。無。遺。赤。帝。大。憚。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
 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梁。曰。史。記
 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所。謂。涿。鹿。之。河。也。愚。案
 今。宣。化。州。保。安。州。東。南。有。涿。水。赤。帝。神。農。之。後。帝。榆。罔。黃。帝。軒
 轅。氏。也。山。海。經。云。帝。令。應。龍。攻。蚩。尤。遂。殺。之。釋。怒。釋。民。之。怒。甲
 兵。刑。之。大。者。黃。帝。始。以。兵。定。天。下。故。首。謝。之。順。天。思。序。致。天。詞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三

御民畏法而思偷序。紀于大帝言天。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
 其續。河本或作阿。涿水見水。紀注。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
 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此因蚩尤事
 名。青。陽。黃。帝。子。已。姓。為。黃。帝。司。馬。代。蚩。尤。居。少。昊。其。後。有。名。質。
 者。代。制。軼。氏。有。天。下。以。為。師。正。五。帝。之。官。具。詳。春。秋。傳。○。質。讀
 為。擊。擊。清。非。即。質。者。禮。祭。法。疏。引。春。秋。命。厥。序。云。黃。帝。傳。十。世
 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七。世。帝。堯。傳。十。世。帝。舜。傳。十。世。黃。帝。傳。十。世。
 帝。鴻。傳。八。世。引。竹。書。云。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世。黃。帝。傳。十。世。
 云。祖。自。軒。轅。青。陽。之。裔。是。金。天。氏。不。得。殺。代。黃。帝。明。矣。其。在
 啓。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臂。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
 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五。觀。也。亦。曰。武。觀。啓。子。太。康。昆
 于。飲。食。萬。無。奕。奕。章。闕。于。天。路。史。稱。竹。書。云。武。觀。以。西。河。叛。帝
 征。西。河。以。武。觀。歸。是。其。事。也。彭。大。彭。夏。之。伯。諸。侯。皆。書。其。名。也
 今。太。原。有。榆。次。縣。西。南。有。武。觀。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子。亦。述。朕
 觀。於。○。啓。舊。作。殷。形。近。而。譌。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子。亦。述。朕
 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祇。天。之。明。典。令。我。大。治。用。我
 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祇。敬。也。九。宗。正。九。族。之。義。相。在。大。國。有
 殷。之。口。辟。自。其。作。口。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其

命余克長王國此言殷紂不善所以殞命大國謂殷

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

無愛乃罪亦無或刑于鯀寡非罪惠乃其常無別于民言用法

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刑書之九刑則為賊掩賊為竊竊則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類姦之用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

刑有愆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

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咸謂也三節重尤五禮殷紂也無思思也

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

丁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大正升拜于

上王則退命太史正而誤也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

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載以為之

資邑信法也祠暑于壇祠寒于坎百享百神在祀典者載肉也

問率里君以為之資野率里君周禮謂之問野里率野六遂也

為之資采字公邑之字太祠邑中尊祭之神若社稷及鄉先生

以爲資箴君采邑之君天師未審或云太師之太史乃藏之盟

本典第五十七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南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

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

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念而不知敬問伯父字受也道民

念不二字依王念孫訂故舊作故據文選注改周公再拜稽首

日臣聞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

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為民犯難者武也收如收威之收謂收

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

日明方以類聚君有是德然後能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

至日帝帝鄉在地日日本生萬物日世世可則效日以至至德照

天百姓口驚以別人權以達諸物備咸至則如天之無為而

照天如天之臨備有奸醜民無不戒顯父登德降則信信則民

寧為畏為極民無淫慝備示之也民有所畏生民知常利之

道則國疆序明好醜必先固其務正德則用厚生常利之道也

依陸贄書說訂均分以祈之則民安利用以資之則民樂明

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

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于民其慈也示以等威則無

成其名也禮舊作利據說文訂利舊關依陸贄書說補古

之聖王樂體其政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日材多人有八政皆得

其則日禮服士樂其生而務其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

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九等忠信敬剛柔相貞

敬守以為本典治之本國王拜日允哉幼愚

周書卷六終

卷六

周書集訓校釋

五

周書卷七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官人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志視聲觀色觀
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
材而用之徵驗齊辨也虛曰此篇亦見大戴禮通篇皆文王之
言論如字禮作倫盧辨云理次也志書作言王念孫云當依
禮作志齊如齊大小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
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憚懼其少者觀其恭
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
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此皆觀其所難禮施有禮而施惠德守
貧得自恣故觀 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
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

卷七

周禮集訓校釋

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此皆
所當然義以方外則無苟且貞者精定不動惑良者量力而動
不敢越限有卒大故可以規其識與守也方以類聚故觀其友
任保也以信相親也○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
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此皆觀其才設假設也治 臨之以利以
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
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
以觀其不狎此皆觀其養德紀荒失也從讀為縱常 復徵其言
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曲備也曲委 二曰
方與之言以觀其志殷以淵其氣寬以柔其色儉而不詔其
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
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日損者也 淵深也儉
卑約也篤于禮訥于言不自諱其不足是求益者 其貌直而不

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
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

也正留質誠也曲媚曲以媚人見物表見之事小證猶云小節
也故自說者以他故自解其過○音語多為之故幸昭曰多
作計術文選注引賈逵云故謀 喜怒以物而色不變煩亂以事
也然則謂以詐謀自解亦通 而志不淫深導以物而心不移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
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
而心遷移臨攝以威而氣懾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 營惑亂也
平其心堅固其守非有學而不能也治言恒操無主操亦懼
也鄙心假氣言不學而假血氣以自強○攝如攝乎大國之攝
書注文選注訂設之以物而敷決敬之以卒而皮應不文而辯
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說以言守一而不可變困而不知止
曰愚依人也 物事也數之言速也敬當依禮作營卒倉卒也皮
也○數所角反敬讀為駕卒與粹同言字舊脫依王念孫說增
依讀為隱白虎通廣雅並云衣隱也禮中庸注云齊人言殷聲

卷七

周禮集訓校釋

如衣殷隱衣依古聲並同虛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
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易移以言志
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 舊立也不過猶云不顧○易移
順予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
靜者也屏言而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疆之曰如誣者也 讀
為儉多稽學之博儉貌心之廉屏當為辨自順恣意自遂非是
而疆者明知其非故蹈之也如誣如賢誣善也○險禮作儉古
通用屏禮作辨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
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
也此之謂考志 淵微之理發而顯之所揆察者能見其深 三曰
誠在于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氣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
剛柔清濁好惡成發于聲 處定也氣稟于天形成于地聲發于
聲之好惡象之○處其氣舊 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
作處其實據禮訂好惡如字

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
氣中易義氣時舒知氣簡備勇氣壯力也華誕虛妄流散言無根
坦易信實之微義剛氣充故時而舒也也智勇簡通散言無根
酸嘶古嘶字單作嘶耳今案說文作嘶散聲漢書王莽曰嘶謂
傳大聲而嘶注云聲破也易以攷反知舊作和據禮訂聽其聲
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顯觀其隱以
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由者所從來之意也隱中藏也○四
曰民有五氣喜怒哀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
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
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隱匿陽喜色猶然以
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
然以靜猶然舒和貌薦然如鷹之怒應神獸也侮陵也嫗然欲
也瞿然瞻視之貌如雞將伏卵然愉讀為偷苟且求悅人也薄懼
作餘爾雅云縣喜也又荀子子道篇蓋猶若也注云舒和之貌

卷七

周書集訓校釋

則宜讀如字薦讀為薦直氏反說文薦獸之所食草古者神人
以薦薦黃帝又曰身獸長身然欲有所司殺身即薦也禮作
拂王念孫據之以為弗字之誤亦通愉禮作偷惠云誠智必有
古通用懼禮作縣王藻云視容懼注云不審之貌誠智必有
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憚之色誠忠必有
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新禮作親
質浩然固以安偽莫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
色浩然浩然無所阻也莫然無亂貌中色誠中之色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
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有隱于仁賢者有隱于智理者有隱于
文藝者有隱于廉勇者有隱于忠孝者有隱于交友者如此不
可不察也虛辯云人舍陰陽之氣生而有知小施而好德小讓
而爭大言願以為質偽愛以為忠尊其得以致其名如此隱于
仁賢者也好德好人之德己願當為尊也尊得攻名者前總
唱功慮誠弗及佯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

辭而不遂此隱于智理者也前猶始也唱導也始則總率而唱
明內蘊之狀蓋能發不能收又欲掩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
其不能者也遂直也言留其不盡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
不對佯為不窮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如
此隱于文藝者也對非所問也託深謂託為難深○貌上舊作
空圖王曰本無脫口言以為廉矯厲以為勇內恐外誇亟稱其
說以詐臨人如此隱于廉勇者也矯厲矯厲色也亟欺冀反數也自事其親
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于內發名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
如此隱于忠孝者也見物人所共見之事若割股應墓之類虛
現下同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心悅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于眾而貌克如此隱
于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結黨相譽知賢名之可求而相為左
以重己也實實德也德能為己重故心說懼其嚴正故身弗近即
近焉實亦弗至但懼眾不知其能交賢士故貌為親密耳克能

卷七

周書集訓校釋

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誠
質者也悖逆也節非所安故曰假行皆緣言忠行夷爭靡及私
施弗求多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言發于中行歸于
求人之以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
己為多效功遂成也不苟合于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
者也世而能保身以遂志弗伐其智微忽之言久而可復
發有施而心弗德曰謙良者也弗矜其施微忽之言久而可復
幽閒之行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微忽細微易忽
慎行于獨非求勝人也亡如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慎行于獨非求勝人也亡如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
驕曰有德者也慎行于獨非求勝人也亡如貴富恭儉而能施嚴威有禮而不
有度曰有守者也變謂變易其直方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強立
而無私曰有經者也不毀不隳所守不戾不乖虛以待命不召
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靜者也不問不言

道以忠愛以事親以敬之盡力而不固欲以安之曰忠孝
 者也因當依禮作而面以養敬以事力竭而不見于面○舊
 志而方其愛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疑迹隱遠而不舍曰
 交友者也方猶也志之所嚮任持之也隱遠不吉志色
 氣其人人甚命進退工故其與人甚巧就人甚速叛人甚易曰
 位志者也俞然也人以為必應然也工故工于詐謀也○此
 依禮校補飲食以親貨賄以交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
 依隱于物曰貪鄙者也為安征利相交接望譽征利而
 其所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所不足未能致者也不及
 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從容克易無
 欺翼反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
 曰華誕者也諺謂故曰華誕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

卷七 周書集訓校釋 五

者也類善也道行猶云行故曰事阻者不爽時口者不回而譽
 者不出節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
 之謂揆德事阻謂行險也靜讀為情揚張大也

王會第五十九
 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帝陰羽此名為會其質與同故為壇于國
 諸侯親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周禮
 掌次合諸侯於重帝又器人云朝觀會同供其帷幕帷布注云
 帝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以翬為之思案陰淺黑色以黑羽飾
 赤帝○陰洪順壇讀為翬羽葆也如是則不須言羽孔曰陰
 鶴也亦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孔曰繁露
 尊飲則有焉入十物大小所服搢珽也延似笏懸案玉藻注云
 或謂之大圭長三尺寸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好上又廣其
 首方如楯頭王曰楯約古今
 注云寬綴玉下垂如繁露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
 皆絕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孔曰唐
 皆周成王弟考謂差在後近天子故其寬亦無繁露謂荀叔蓋
 武王庶子今山西絳州西有故荀城笏諸侯以象長二尺有六

中博三寸首廣二寸半王曰笏晉宋以來謂堂下之右唐公
 之手板古者指之以記事字文周百官始執笏堂下之右唐公
 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貌有繁露朝
 服五十物皆搢笏堂下謂中階也左右唐公春秋唐惠侯之先
 侯殷公宋夏公祀也孔曰免為諸侯之有疾病者昨階之南祝
 有繁露指笏則虞唐同也
 淮氏榮氏次之珪瓊次之皆西面王曰祝主祭祀之贊詞能知
 以為祝瓊盛鬯酒之器以珪彌宗旁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
 藥所居瓊加指之珪宗尊也彌宗之所也旁之謂次珪瓊南
 無類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孔曰繁露
 儀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菜幣焉絕無繁露孔曰郭叔
 今在陝西鄜州縣竟若與言武王推茲四人迪哲時就叔已死
 矣此郭叔蓋文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
 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也

卷七 周書集訓校釋 六

壇有三成鄭康成說上等為堂堂方二丈四尺三等每面各一
 丈二尺上等堂下是上等也此言內臺是中等也下言外臺是
 下等也其次自北而南故云正北方伯父中子與應侯曹叔相
 對不重言此要荒三服言交也孔曰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
 二舅成王之舅伯父姬姓之國王曰中子方千里之內為比服
 王之支子丁曰比輔也輔近王畿之地方千里之內為比服
 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
 孔曰此服名因堂後東北為赤帝焉浴盆在其中孔曰雞不用
 于殿非周制也堂後東北為赤帝焉浴盆在其中孔曰雞不用
 也其四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冕旌其西浴盆之西立馬不
 以飾蓋冕羽以為旌皆建于車上王曰公羊說中臺之外其左
 王皮記云天子駕六馬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中臺之外其左
 泰士臺右彌士受贊者八人東面者四人中臺之外其左
 上士彌士即中士下士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孔曰受贊贊士
 也四人東面而西而西而西也其左泰士舊作其右盧疑其誤
 今訂陳幣當外臺天玄既宗馬十二王玄縹璧綦十二參方玄
 縹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縹璧綦十二天玄為玄在縹縹之問
 先也則既先馬猶以乘車先牛其下三者皆以玉先之縹縹也
 縹縹若艾色或云雜文縹也參方四方者陳幣之次第方列之

王北用馬氏之玉又云玉箆有七突鬪氏邊山之玉一突也山
 海經云北海內有狀如馬駒鬪氏記匈奴奇畜則駒餘徐
 瀋日似大夏茲白牛茲白野獸也牛形而象齒龍門通大腹
 括地志云大宛今并州管陽及潯絳
 等州地或云大宛西有犬戎文馬赤鬣身
 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乘之壽千歲
 注曰六霸云名曰羅馬之乘書大傳云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
 馬身朱鬣目端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文馬說女
 作焉云文馬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孔曰數楚亦北戎
 也吉一作古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孔曰數楚亦北戎
 黃山有獸如牛而蒼黑犬目其合匈奴狡犬者巨身四足果
 名曰犖犖云雲時日犖犖周曰犖犖秦曰犖犖通典云山海經
 王曰犖犖說文曰犖犖周曰犖犖秦曰犖犖通典云山海經
 已謂犖犖胡犬深毛也皆北犖犖北當為南高權扶玉目此下五
 果犖犖為胡犬深毛也皆北犖犖北當為南高權扶玉目此下五
 惟少犖犖也玉目之在臺南少西孔曰權扶玉目此下五
 扶南犖犖也玉目之在臺南少西孔曰權扶玉目此下五
 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孔曰權扶玉目此下五
 謂比問即并問也本草拾遺云欄木出州州中出此珍木愚
 安南性堅紫紅有花紋者名曰欄木出州州中出此珍木愚
 陸機疏云菅似茅其根下有白粉柔韌宜為索。路人大竹孔
 御覽九百九十六卷引作會人注云會一作禽。路人大竹孔
 路人東南蠻貢大竹愚謂路音近駱疑即駱越劉峙曰廣鬱縣
 古駱越所居今廣西南寧府地荆州記云臨賀東山中有大竹
 數十長沙鼈孔曰特大而美故貢也王曰湘州記其西魚復鼓
 鐘鐘牛鐘曰次西列也貢鼓及鐘而似牛形者王曰揚蠻之翟
 孔曰揚州之蠻貢翟鳥王曰爾雅據山雅注云倉吾翡翠翡翠
 長尾者○揚蠻舊作蠻揚丁嘉葆據孔注訂倉吾翡翠翡翠
 者所以取羽蠻越遂有蒼梧異物志云翠鳥似燕翡翠而翠青
 王逸楚辭注云雄曰翡翠雌曰翠鳥翠鳥似燕翡翠而翠青
 樂于樹巔生於夷人稱徙下其巢于大木飛便取之其餘皆
 可知自古之政孔曰餘謂諸侯貢物也愚謂南人至眾皆北
 獨南人北獨則北
 伊尹朝獻商書此篇目也伊尹制諸侯朝獻之禮不在商書
 題退在下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

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費其為四
 方獻令不利也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伊尹受命於是為四
 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其九州伊慮瀍深九夷十蠻越滬鬻髮文
 身請令以魚皮之鞞倮之鬻倮利劍為獻符夫餘髮髮髮
 傳云夫餘國在玄菟北挹婁古肅慎之國九州海中州伊慮即
 醫風陽夷世本曰半姓東越越世家云剪髮文身如獸額上
 通典云文身之國梁時聞焉在倭東北方人鬻髮文身如獸
 三云左傳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云
 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
 也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云鞞刀劍也注
 蚰夷之地陸璣詩疏云魚倮倮在州府廣寧縣西九夷即禹貢
 文腹下純青一切經音義引臨海記云鳥鬻倮倮倮倮倮倮倮倮
 日小史魚鬻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
 甚長口中有墨鬻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倮
 舊闕據北堂書鈔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訂
 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球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璣
 為獻王曰獸即獸駮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番禺東秦取之為
 者也愚謂趙世家索隱引劉氏云朱崖儋耳今謂之獸人即獸
 駮今在廣東南境中巴中或云今雲南曲靖府地九菌蓋即九真漢
 此百濮或云在巴中或云今雲南曲靖府地九菌蓋即九真漢
 為郡今安南清化新平二府地漢書注應邵云珠崖郡在海
 中崖岸之間出珍珠故名又今廣東廉州府志漢合浦郡有珠
 池在府東南海中產珠故名一切經音義引異物志云珠崖郡有
 南海中大者如蓬餘條脊上有一通者引異物志云珠崖郡有
 可以破水其次正插角腰以上通者引異物志云珠崖郡有
 腰以下通者引異物志云珠崖郡有
 鬼親根已開耳貫胸離離身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蜀江
 歷龍角神龜為獻王曰肅云昆侖在臨羌西狗國戎也鬼
 云北懷聞耳山海經有貫胸國其為人胸有竅耳耳國曰氏春秋
 也刻其肌以丹青之又有三身國一有身又有黑齒國頭齒
 如漆也孔曰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恩謂昆侖在甘肅西
 氏西也孔曰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恩謂昆侖在甘肅西
 于漢則先求也國策云楚得慎而亡今四川涪州世會青銅
 之精揚師云可化黃金出蜀山越焉後漢書云丹雘夷能作筆
 疑注云筆即說文云蜀山越焉而也師古云雘夷之屬也

音吸或讀如抵離身舊作離三據文選注及王本訂後漢書注
引作離三誤也鹿音毛茸牛之尾名鹿以鹿為鹿日旋今四川
雅州府前溪縣大相嶺之外有地名鹿牛產鹿正北空同大夏
牛背極及尾皆長毛純疑反居例反
莎車姑他巨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鐵犁其龍東胡請令
以囊馳白玉野馬駒駘駘良弓為獻王曰爾雅北鐵犁極為
同氏大夏在西域月氏擊而臣之莎車國治莎車城在莎車
威黑姑胡北胡也代北狄之別秦漢代今州城在燕北
北月支居敦煌而連漢匈奴傳有昆龍新樂國東胡在燕北
漢鮮卑其支裔也漢匈奴傳有昆龍新樂國東胡在燕北
馳日馳千里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駿駘駘馬也生七日而
其母東夷傳句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駿駘駘馬也生七日而
國子姓舊說在隴右錢坊以爲順天府薊州地或云漢之樓煩縣
莎車國今葉爾羌地樓煩今山西寧武府地或云漢之樓煩縣
在今山西代州北胡縣今直隸承德府以東白于關馬父驢
新華在匈奴北東胡今直隸承德府以東白于關馬父驢
母曰駘騾○氏音及離離之馬即此湯曰善
繼離李斯文乘繼離之馬即此湯曰善

卷七

周書集訓校釋

三

周書卷七終

周書卷八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祭公弟六十○祭則界反禮
王若曰祖祭公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
祖不豫有加子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子懿
德王穆王也祭公名謀父周公之孫子穆王為從祖食邑在河
南管城今鄭州地虔虔敬也夏為吳天疾急溥大也禮天子
有疾稱不豫諸侯曰負茲言不豫尊之也省問弔救也祭
言不為天所祐乃降是疾疾恐一旦不諱故望公告以美德祭
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
昭王之所助宅天命必昭王之父魂在先王左右言王曰嗚
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
心實之明德付畀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
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度如安寃爰度之度居也應亦受也言
文武之安定下國制作陳佈周密蓋惟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天使之心能制義實明德于其身故付與四方用茲申予小子
是受命于天敷其文德于下土亦資周召之匡贊
追學於文武之蔑用克翕紹成康之業以將大命用夷居大商
之眾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又王家孔曰夷平也
言大商本其
初也愚謂申重也夷末也猶言端緒也翕與繼同將奉也王曰
執執持和受保安又治也○喪亡結反小爾雅云未也王曰
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孔曰
也昭考昭王
愚謂揚績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乃
乃情猶竭情也率用也毛詩思文傳文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
詔畢桓于黎民桓每憂也言信如王言君臣當悉心以憂民使
民和樂般樂也○桓憂也方言文般音盤
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
受之惟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茂豐也維天貞文王之董用威亦
尚寬壯厥心康受父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
武王申大命懃厥敵孔曰貞正也董之用威伐崇黎也愚謂言
天使文王以正伐不正亦尚寬以敷文壯

以秦武故能安治之天用代美至于武王心公曰天子自三
公上下辟于文武呼而告之降法也。辟音壁文武之子孫大
開封方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不維周之基不維后稷
之受命是永宅之。天所錫與武王者不詞也。續國承家當思維
周之基業自后稷以來積累千餘載而後受命可不兢兢小心
求所以承居之乎。○封方二字舊例據孔注云大開國旁布于
下土則舊本說也。王念孫曰封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
始并屏之義以藩王室也。○辟音壁。○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不維周之
于夏商之既敗不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不
乃有利宗不維文王由之。孔曰言當以夏商為戒無後難之遺
皆由文武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反罪
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戾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
無以戾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外尚皆以時中又萬國。孔曰寅敬也。戾反罪疾謂已所行時是
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恤憂也。外謂王室之外。愚謂反仁為
戾。背理為反。以貧苦民為罪。急政害民為疾。固陋也。寵妾藥后
則大婦之道。苦風化之原。薄矣。小謀小人之謀。無遠慮也。戾御
士倖臣也。疾嫉也。家相嗜利營私者。○不舊作不謀也。反仁為
戾。賈子道術篇文。背理為反。管子注云。以貧苦民。嗚呼三公汝
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君德朝政責在
之若違道亂政受天下人詬訾是則大不弔哉。三公故復申誠
不善也。孔曰泯泯亂也。虛曰芬芬與芬同。昔在先王我亦維不以
我倖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孔曰先王祭公所事
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思謂險于難言遠于難也。
免免下罪沒終也。○辭必亦反。丁讀為避。淮南主術篇云。幽野
險猶遠也。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茲皆保之。孔
皇大也。言當式敬我言。曰康子之攸保助教誨之世祀無絕不
如此則天下皆安之。我周有常刑也。勸教誨陳善閉邪也不違道以亂政。
黨言黨善也。美也。孔曰土拜則三公拜可知。○黨如

史記第六十一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
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左史戎夫名也。遂事驚
○夢人以往事相驚。孔曰。遂事驚之言。月朔望日于王前讀之。
○左史漢書古今人表作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班固藝文志云。左史相反。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
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曰。君不行信義。義由哲士。故哲士凌君。
如陳氏厚施。獨國羽。翼既成。急之生。詔訣曰。近方正日遠則邪
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各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南有
華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
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孔曰。賢良不行。貨故蔽。遠賞由好財。亡
逆者。桀之所善也。湯皆事之以千金。呂氏春秋云。夏桀所愛也。曲
染于羊。羊。歧。踵。戎。皆邪人也。位正也。政以助成。故無正。嚴兵而
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嚴兵猶嚴刑也。淮南子云。殷紂矯生
以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乃重刑。刑臣不敢忠。則不仁。不仁
故民莫親。刑始於親。自其親貴始也。孔曰。紂以暴虐亡也。樂
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
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孔曰。君荒於樂。則權臣專。刑用刑。世
家云。舜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案
隱。胡公。其後也。故云。遂。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
世守之。及胡公不淫。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孔曰。謀主謂孤長
丁曰。人臣挾其奉孤之德。而責報也。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者
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三卿謀變。質沙
以亡。孔曰。錮職謂專權也。思謂錮猶廢也。譁誅不服罪也。質沙
○宿說。文作沙。始。謂海為。此其後也。弗加。誅。因。久拘。而謀叛。
相近。三卿。舊作。譁。卿。依。下。世。昌。本。訂。外。內。相。間。下。撓。其。民。無
所附。三苗以亡。左洞庭右彭蠡。不修德義而禹滅之。弱小在

疆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與也
 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孔曰無天命在疆大者也有夏之方與也
 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孔曰皆重不別長庶寵秩
 也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
 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孔曰有功不賞而貴諂臣宜其出
 州城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
 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孔曰林氏
 而專事強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
 曲集以亡孔曰伐智自足也伏謂不為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
 責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四

有巢以亡太平寰宇記云古居巢城陷為巢湖在今安徽懷遠
 故作亂及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郇君奮儉滅衛損祿羣臣卑
 讓上下不臨後郇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君以亡孔曰
 喻君斧所以用喻臣不臨言不相承奉也小弱不能行命愚謂
 郇國陸終子萊言之後妘姓也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新鄭縣西
 北重氏少昊時木正之後左傳注云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亭
 今在山東濟寧州魚臺縣北言郇君以亡則國未滅也其後鄭
 桓公滅郇在幽王時潛夫論以漁養之詩久空重位者危昔有
 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
 共工以亡山海經云炎帝之五世孫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
 術暨共工生術器是復上壤與在臣云共工生術器及句能
 后土汲冢瑣語云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敗于顛項自沒深淮
 之淵即術器之臣也據此則非堯時共工明也犯難爭權疑者死
 矣無臣言無人可為已之臣也下官小臣也
 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
 死國亡孔曰爭為犯難不果為疑林氏恃勝上衡知能均而不

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
 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孔曰二臣勢鈞而不親懼重各
 陰事外權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
 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比而戾民舉程氏以亡
 責臣之廉而祿不賤用故貌為窮賤以固上實則比黨虐民為
 君飯怨也畢程即周程邑蓋王季滅之孔曰實則比黨虐民為
 處疑是名字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
 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孔曰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
 陽有陽都縣故城在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南運移徙也業形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悞類
 無親破國弗克業形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孔曰穀平之君悞類
 日復復類戾也國不勝破以刑為業也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
 思謂外內相援如紂之前徒倒戈攻後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
 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五

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趙曰阪泉氏疑是炎帝之後愚案史
 較軒轅乃修德振兵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此炎帝即班固所
 謂參盧皇帝蓋所謂帝榆門也神農本都陳又都曲阜榆門徙
 于獨鹿在阪泉之側因又稱阪泉氏或以為即塗尤非也括地
 志云阪泉今名黃帝泉在獨鹿水合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南
 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南里東出五里
 有涿鹿故城即獨鹿也孔曰無文德故智士寒心徙而無親者
 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
 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作事也知過不更問諫愈甚執事猶
 也縣音懸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
 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路史國名紀云玄都少昊時諸
 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
 好賞財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孔曰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無功盡賞無財美女破國
 可用唐氏堯帝恩謂屈竭也財字舊脫據孔注增美女破國
 昔者績陽疆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

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重丘在山東東昌府在平縣
已感之以女若于上權分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
于下功爲二也重直能反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
池圍廣六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
成商伐之有洛以亡略狄土還及雒其地在山西潞安府竟工
功土木之功

職方弟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
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

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國曰都邑曰鄙東方曰
夷南方曰蠻西方曰狄北方曰蠻國之別都邑曰鄙東方曰
日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天下之圖如司空與地也四
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
之屬吉神惡精鼎所象百物也愚案說文云閩東南越山海經
注云閩越即西歐在岐海中又選注劉遂云秦以其地爲閩中
郡詩韓奕傳云追猶北狄漢書揚雄傳注云邠東北夷郭璞云
今扶餘國即漢新羅地也閩亡中反務莫覓反畜許又反周官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六

數下有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一列豫齊雍雍爲一列揚荆爲
并爲一列自南而北由陽而陰也孔曰貫東南曰揚州其山鎮
事也賈公彥曰使同其事利不失其所東南曰揚州其山鎮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
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禹貢揚州北至淮東
州江南曰揚州北不得淮周以淮爲青州浸疑同于殷鄭云鎮
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浸疑同于殷鄭云鎮
錫鑛也鳥獸鴉鵲鴝鵒象之屬孔曰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
女各不同賈曰皇覽云會稽山木出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男
曰澤水希曰數其區即震澤恩謂三江一大江江北也一松江
中江也一浙江南江也五湖彭蠡東長蕩射陽滬湖也禹貢云
揚州貢金三品及藤藻繭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管子云二十七尺而至于泉其水鹹宜稻會稽竹箭焉
無雞狗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
其浸波澨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
稻荊州北界禹貢以荊山兩雅以漢水此以波水則此州界廣
禾大于夏周又大于殷也鄭曰衡山在湖南雲夢在華容齒象
齒也革犀兕革也賈曰革用爲甲故函人有犀兕愚謂衡山在
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北荊州府監利縣南或曰岳

州府巴陵縣西南巴邱湖即江南之夢水經注曰波水出霍陽
西川大嶺東谷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南入澧澧水自
下兼波水之通稱故關嶺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以今與地
言之波水出河南汝州西南至魯山縣西合澧水東北至計
州襄城縣東南入汝汝水在汝州南至魯山縣西合澧水東北
以後則以汝爲界可知矣說文曰澧水在汝州南至魯山縣
傳曰除道梁澧今澧水出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棗林山南
州西入澧入澧以澧水出澧州通德安府隨州西北棗林山南
州貢金三品羽毛齒革兩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
管涵謂梁山即衡山○波澨舊作穎澨與澨同今據說文訂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雜其浸潁
湛其利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七

汝漆木有汁可以漆物其木似檮栗也禹貢云豫州貢正東
漆案紘紘纒纒○穎澨舊作波澨與周官同今據說文訂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流其
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此青州當夏
兼得豫東之望諸其徐州西北岱大野則制以屬矣爾雅云沂
東曰徐州是徐充以沂爲界而此不然也沂山在沂州府
臨沂縣南望諸孟諸也亦曰明都此沂山在沂州府臨沂縣
淮水在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北入海其源自嶺上以沂水北
之界非青境也泗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至西南至淮
府清河縣北入泗沂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至西南至淮
徐州府邳州入泗沂水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至西南至淮
林陽縣入泗今泗水出沂州府泗水縣東南至西南至淮
禹貢云徐州貢魚秋傳曰邾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
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河自大任折而東北至大陸之東南與
界其南沛水過河澤貫鉅野與青分界又東北至河與泗分
沂而北得漢干乘及勃海之西境與幽分界蓋比夏殷紘其東
北而瀛其西南焉鄭云岱山在博野盧維當爲雷雍
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成陽恩謂岱今山東泰安

府北泰山也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雷澤在曹州府北
縣北與濮州接界水在河澤縣南二十五里或曰盧濟北
流俱在幽竟非是孔曰四極黍稷藜麥正西曰雍州其山鎮
曰嶽山其澤數曰弦蒲其川涇洩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
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殷周雍州俱兼禹貢梁州之
西嶽也地理志云吳山在沂今在鳳翔府雍州南風俗通云
蒲數今在龐州西四十里涇水出平涼府華亭縣東至涇州入涇渭水出蘭
州府渭源縣西北至平涼府華亭縣西入涇州入涇渭水出蘭
化縣東北至同州府華陰縣入渭水出華陰縣東南入涇州入涇渭水出蘭
王地理志云京兆藍田縣山出美玉漢書東方朔傳曰南山多
玉石謂終南山也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稷管子云四七二
人尺而至于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稷管子云四七二
王念孫曰法誤為強因謂為宜黍稷管子云四七二
山鎮曰醫無閭其澤數曰獫狁其川河洧其浸藺時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此幽州于禹貢為青
河洧入海處于爾雅為魯州鄭曰醫無閭在遼東後漢書在長
苗出萊蕪時出般陽愚謂醫無閭在盛京錦州府廣寧縣西

養澤今涇元和志云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舊水出山東
青州府博興縣東岳陽山北至壽光縣入海時水出臨淄縣西
南西北至博興縣人沛禹貢云青州貢鹽綸海物康成云海物
海魚也左傳云海之鹽管于云齊有渠展之鹽史記云太公
封于營邱通魚鹽孔曰四擾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
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數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
牛羊其穀宜黍稷河內謂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東河之西此冀
西平陽府霍州東其北蓋即并州境矣揚紆鄭曰一名太岳在
秦有楊陽呂覽作陽華淮南作漳漳水出秦嶽則不在此也冀
數當云鉅鹿或傳鈔者誤耳漳漳水出秦嶽則不在此也冀
漳水出秦嶽或傳鈔者誤耳漳漳水出秦嶽則不在此也冀
縣入清漳水出秦嶽或傳鈔者誤耳漳漳水出秦嶽則不在此也冀
山見有松栢出焉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數曰昭
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涿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此于禹貢為冀州之地于雅則幽州也
幽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涿出廣昌易出故安凡九州山鎮數
澤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愚謂恒山北嶽也在直隸定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州曲陽縣北昭餘祁在山西太原府祁縣東澤池出山西代州
察時縣東北大嶽山至直隸天津府靜海縣入海嘔夷今各
水一名巨馬河西出直隸廣西縣東至直隸天津府入海
沽水一名巨馬河西出直隸廣西縣東至直隸天津府入海
今水道言之古者庫池水富會大河入海孔曰五擾牛馬
禾犬五種黍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為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男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為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孔曰侯為王圻侯也服言服王事也
采事也為王事民以供上衛為王捍衛也男服言服王事也
言鎮守之藩服屏藩四境也賈曰蠻之蠻國愚案舊說以政教
此以下皆夷狄大行人總謂之蕃國愚案舊說以政教
貢者五百里大禹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周官云凡邦
以方五百里則四百里則三百里則二百里則一百里則
百里則五十里則二十五里則十方百里則百方百里則百

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為百方百里者為百
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凡邦國
大小相維王設其牧鄭云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相維其
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土也連率牧使牧理之制其
侯貢于王大國半小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王將巡狩則戒于
皆市取當國所有以貢之太宰九貢是也

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鄭曰乃
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孔曰考成也考成則犯大刑及王
刑賈曰十二年王將巡狩之時先以文書戒于四方王將發
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行之時即依周官衍賈曰王將發
道音導王殷國亦如之鄭曰殷眾也其戒在王前巡行前日所
國殷

卷八

周書集訓校釋

周書卷八終

芮良夫弟六十三

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

伯為司徒良夫其後也時厲王在周

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德民讐茲

言允效于前不遠也人君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

子效驗也。首謹舊作道謀否德舊作否則。商紂不改夏桀之

虐肆我有周有家。道又脫有周二字據治要訂補。嗚呼惟爾

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

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王之言至重執政者當如先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不願治亂等王為不願聚斂後民繁刑督治亂信乎其行惟王

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孔曰行善則治行惡則亂。古人求多問以監戒不

聞是惟弗知爾聞爾弗改厥度亦惟艱哉。已之得失不聞不

也。無責也知而不改未如之何故曰難。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

民乃非后惟其警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

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孔曰害民是與民之怨警類善

則其相怨也。嗚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

實惟人民亦如之。孔曰雖野禽人養食之則服馴家畜不養

據治要訂補。孔曰雖野禽人養食之則服馴家畜不養

王不勸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

其亂而。孔曰專利為貪曲從為諛。謂勸者盡心盡力之謂備

不。命必作亂矣。而語詞。事王舊。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

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人。不遠言莫

在諸侯而在國人言內也。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

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翫哉遂非不悛

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孔曰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

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

大瘳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

厥求唯曰哀哉。孔曰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苟且無遠慮賄

各得其所求君子為之哀也。攸忽文選精白馬賦注引作我聞

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

成華美之言不能致之實用故無功焉行之士內惟爾小子飾

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日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審多徒眾言非一也。思謂誣妄。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

以德備乃禍難。孔曰言其不足于道。難至而悔將安及無曰

予為惟爾之禍。有必然者。其後國人果叛流王于彘。禮月

令母或作為呂覽作詐偽詩人之為。言白帖引作偽言是為偽古通用也

大子晉弟六十四。大音素。篇內同。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大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

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大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

歸。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孔曰叔譽晉大夫

請使與臣往與之言若能矇予反而復之。孔曰師曠晉大夫無

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大師將來甚喜

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憚盡忘吾度上孔曰語高于泰山言無忘度所以為謙○度上舊衍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其字依御覽刪忘亦作亡不驕自管如周行不知勞晉下舊衍始字依王念孫說刪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闢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咫也八寸曰咫喻近也限猶阻也將扶積並去聲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孔曰問舜已下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居其所恭已無為也奉道合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之謂聖謂取人之善不好與謂率以政而不務小惠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眾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大道言其全體小道言其散見道曰返當作反虛曰指四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三

子美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謂義孔曰一人糾也○義善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尊何以為上之也姓生也方義也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眾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胄子國子也任事也率眾時作猶言率與事伯長也移善謂推其善以治人同者同其好惡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凡五等諸侯其善以治皆稱之曰公侯美也孔曰立名生物謂化施于民也成謂成物敦厚也訾訾恨也愚謂曲禮曰朝諸侯分職長政任功曰子一人言天下莫有抗也又曰君天下曰天子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春秋繁露云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天子之是其義也獨斷曰天不得其所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

秋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率眾北堂書鈔師曠馨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尙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曰懿然自嚴整也愚謂方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穆穆盛丁曰皆作言受其裁成也財與材通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大師何舉足躅師曠曰天寒足踣是以數也東躅踏也舉亦數也王子戲問故曠戲答盧曰李登聲類云偏舉一足曰踣○束其作束揅御覽訂亦作取踣音同踣紀于反又求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注屬也孔曰交言于堂故合于無射之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律婚曲名也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大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詩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四

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孔曰蹶然疾貌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愚謂盛由整控不疑于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心也○庶悲嬌反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孔曰辯別也為人有所主也王子曰大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木當時而不伐夫何可得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木舊作大夫何作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聲散而不收如汗之出而不返清為金汗火必附木以炎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孔曰鬼神之事祕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并歸之年為三年則王子年十七而卒也愚謂此篇晉史所記無疑以下諸篇疑皆是也

王佩第六十五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佩德以利民德之佩物以合為在因時應事則易成合為在因時應事則易成合為猶當為也不先不後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孔曰周忠信也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大數自懲又則無過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深前定勝大患在合人心除害在勇安民在納諫知和施舍在平心其子趙曰聽內聽信婦人偏愛之言化行在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為基親賢人則固明君之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離合在出命孔慎威安在恭己威儀慎則儼然人望而危亡在不知時逆天逆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五

天者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遊邪僻雖有天位弗能安居蓋未有不齊于得失之術而能佩德者也

殷祝弟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間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中野邑名委棄也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孔曰大帝謂禹明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民之殘何必君更薄湯所居言吾民以有湯為君矣向必更更為此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孔曰不齊地名

不重又脫士民復重請之丁曰士民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吾則外言見外于士民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夫居南巢孔曰南巢地名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紀理正其綱理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孔曰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六

道故不施雌勝雄女殺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愚謂此篇之作蓋在春秋之季政在大夫駁駁有代與之勢故陳古以刺今謂湯放桀非湯放之乃桀自不能居而去其專政逐君者得以藉口末述湯誓見下不順上乃陰勝陽雌勝雄大亂之道也

周祝弟六十七

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為身災維念也言所以告汝者恐誰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阜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誰誰詳朕盛之意善者生之惡者刑之經朕則奪汝朕則名汝氣以奪其壽子壽祿以成其名故曰文之美也而以身刺自謂智也者故不足孔曰文以文受若人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孔曰言牛以角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心起時孔以不怠故濟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在言行而孫據文于符言篇計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

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時去不再來再已非故不知道則廢時而趨禍因時在故不知
以乘福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三者自然之理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物且何為求聖人收
命之如雞鳴而人為時因其自然而然耳故天有時人以爲正
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以爲正也
利以養民亦以爭民不有聖人孰爲紀不有教之以禮民不
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獮
有爪而不敢以擽孔曰聽靜服謂不爲亂也愚謂因其能者
也喻民有爭心而不散肆也獮胡官反爪甚作豕據說文據
訂論云爪爲履手又爲手足甲論字當作又獮胡同其月反勢
居小者不能爲大持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執道者不可以不大
猶執德也執舊作勢依丁本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
之起自近者勢色與味安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七

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搜人之智也而陷于詐孔曰成者能
陷詐以貪陷人而欲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
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葉當爲華言有大美必有
故見微遠者儼乎若矢之將至故澤有獸而焚其草大威將
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勇大威天
巧避也草與巧爲韻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
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離遠也絕也天地
以謀之道在慎守其章而君臣悉心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
也無私照孔曰還至也貌謂無實時至而應日出普照也還
云建時之行也順無逆爲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爲
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略要也以簡御繁
日炎上牧法也丁曰桴編木爲之大曰桴小曰桴桴然也火
火故人不犯不善易滋如水就下有道乃能濟定上盧云當

爲走上思謂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
或炎上之謂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
之何頃覆國事國孤國居國皆若之何孔曰惡於何也言其
人皆謂爲人分裂也愚謂頃頃爲傾事當作事王篇云古文爭
字頃頃何危也舊作須又屑下脫一國字依王念孫說訂
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爲國者使之
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臣謂明
君陽德柄失則臣後君行道也如荀子是其故天爲蓋地爲
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
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大覆地載君臣之職其道則健順
也滄寒也熱盛也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
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
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五行以生爲體以勝爲用萬物生成皆
也飛潛動植各具一性而原始要終莫非氣化之自然川流殊
派教化則同故幽明陰陽短長柔剛一而言者不知道者也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八

孔曰姑且也言幽明之相代陰陽之變易短
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無始無終之道也故海之大也而魚
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豺何爲可服人智之遠也奚爲可
測歧動噉息而奚爲可牧玉石之堅也奚爲可刻陰陽之號也
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凡此皆自然之
亦因其自然而已爾雅曰白狐注云一名執夷陸璣云似
虎或云似熊連東人謂之白熊亦獸一各稱遠深也致舉
號若風雷之屬噉許職反文選注引作歧行噉息故忌而不
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
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下多故也爲取也維彼幽心是
生包維彼大心是生維維彼忌心是生勝此所謂爲也孔曰包
樂于人也勝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爲
久察彼萬物名於如左名左右名視彼萬物數爲紀天下之
於不安分分生于名循其名而察之則天高地下固其所也奚
爲喜怒于是故各以名者非人也物始而名始矣以名立紀者

亦非人也各定而分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
定分定而紀立矣紀之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
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人情無不嗜利聖人制其等天子
明章別威蓋欲其以道制欲故其紀一成而弗改也用彼大道
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則為之君舉
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孔曰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舉
日脩與條道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

卷九

周書集訓校釋

九

周書卷九終

周書卷十

嘉定朱右曾集訓校釋

武紀第六十八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
克口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口口不捷智
不可口口於不足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功便辟側
蠹也臨權者貴審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脩
時而斷離懼也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
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伐善者不伐三守循順也順山川之形
也伐服不為神所佑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
戰不正勝攻險多傷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
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道也及其謀未定而迫
之推去也荀子曰孤獨而晚謂之危弱者編紀存而人民寡衰
者志氣衰而政事亂暴伐之也約貧困也問居竟反勝迫各

卷十

周書集訓校釋

反推他回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
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革讀為疾革之革急也
害毀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壤地同而有欲
疑之勢故不利于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并之不能可
伐也立之害毀之未利克之難并之不能可動也越國鄙遠得
故立之不利凡六時五動四順皆戰國之陰謀非聖人除亂救民
道之靜以待眾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
與我爭力使我雖有威權而無所用徒以兵甲亟地荒而不振
作德不布於國人若是而可毀乎言不可毀也地荒而不振
德衰而失與無苦而危矣振奮也民有離心不奮力以耕種失
也求之以其道口口無不得為之以其事而時無不成有利備
無患事道為使也時當為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不
道行事乃困遷去也延進也言不作小口動大殃謀有不足者

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
 謀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
 伴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也土地未削人民
 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也本根幹枝
 也樞體樞機之體土地生物以養人故以爲本然必有德而後
 有人士財用此蓋失之伴齊等也以邦交離合爲輕重亦縱橫
 者之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畏鄰家難復飾也封
 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幾失失國之幾阻疑也
 粉飾也所從之國非有德者豈君臣相猜國政誰師飾
 肯扶之○畏舊作果茲依了本大國之無義小國之畏事不可
 以本權失鄰家之交不可以枉繩失鄰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
 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侵也不可
 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無養不能覆字也本權猶言常變繩
 以常變曲直計較也據直以約若子產之爭承虧體以陰若句
 踐臣于吳而陰謀之虞欺也策謀也親而侵如約縱以損秦摩

卷十

周書集訓校釋

迫切施度於體不慮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鄰家則
 不顧難矣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義民
 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擗社稷失宗
 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施謂用財體國體也喪
 國互相侵凌則邊鄙日蹙不得其位即卑辭而不聽口財而無
 枝計戰而不足近告而無顧告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
 好于閉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天命無爲是定亡矣言竭力事大
 後存亡可聽之天命也故支持也近告求鄰國之援不悔不
 聽其悔過也于日也○不足之不舊闕茲依了本說燕芮反凡
 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禮國之辭失
 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
 備弗可成舉物不備而欲致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法舊章
 泥古悖今也夫禮失勢不求周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
 經世之體備豫也

求厚其功亡內無文道外無武迹往不復來者亡有悔而求合
 者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古今未有一求周則法時禮備不可
 言無根源也幾冀往去也仁者勇去而不來據名而不辱應
 也有悔求合言國勢已絀而後求合于人也據名而不辱應
 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
 功而不費唯時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而有權
 久之而能口唯義應行應物以行咎病也施措施也拂逆也○
 關處當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
 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度○謀惠日
 宋本特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不至妄爲不祥特名者無實而
 作謀而必亡虛願不修政禍大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功而
 不至逆天妄爲禍必來大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功而
 得其功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大上皇帝之世其次則立
 女是也爭而克楚漢是也其下則妄希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
 大寶發民以逞適足爲興王驅除難耳

卷十

周書集訓校釋

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慎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
 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謂也形當爲刑刑當其罪
 高彪碑形不安濫亦作形
 銓法第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畜容敬謀祗德親同三不遠也
 親同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惡自惡三不近也讒者變亂曲
 頌德懲者有知忠言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
 惡合計拘慮慮泄事敗是爲好害三不畜也竭敗也敗其所親
 易惡者詐謀亂國其於寇戎拘當爲攝近者以取信于君
 布也○丁嘉葆曰割占文播開相制
 器服第七十
 明器因外有三疲二器服數續明器送死之器言神明之器
 藉棺者儀禮既夕云加茵用疏布緇布有幅亦緇二橫三賈公
 彦云用大功疏纊之布染爲淺緇之色記曰茵者用茶實綏澤

禁戒作文開皆謂結也凡言開者維美公命于文王脩身觀天以

謀商難作保美公未開疑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

繁下以簡君道也文王在鄧命周公謀商難作保中

國之謀言謀文王非也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

有王字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做也文王告武

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近以君德傳之子孫文王既沒武王嗣

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致戎在德操武王忌商周

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武王惡商之淫亂武王評周公維

道以為寶作寶典王念孫曰許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與師以承

之作承應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傲作寤傲周將伐商

順天革命申諭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順言軍制

紀律穆敬也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於眾作和寤武寤

二篇大車形伐之車寤也以和民用武王率六州之兵車

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牧誓言從征者八國武王既克

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為之訓範作大匡救當為救範法也武王既

本武王既作大聚武王既武王既

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

位以官作考德此俱有脫文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

申義告之作商誓內者故謂之諸侯武王平商維

定保天室規擬伊雅作度邑室二義此約略言之武王有疾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行正

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

訓成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雅作雅徐東

皆三監所監以誅三監包融殷後奄者所謂虎

虎出于柙繩玉毀于楨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周公會羣臣于

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以下當有求字周公陳武王之言

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贊助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

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三侯積微以成著皇極不

所以敬天勤民也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蔡邕明

論引月令篇各云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發職每

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致嫌遺

人無文及周而文義備所說博行深遠宜周周公肇制文王之

論義以垂于後作論法論法前古未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

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營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營麥

書訓恤刑嘗麥待其綠起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

初太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至此周成王訪周公

公代太公為太師焉丁曰智仁義德武五則也

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惟民事務官周室既寧八

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職上舊行其字世作

後茲據玉海訂世如晉語周公云殺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

非德不及世謂後朝也周禮編衣篇當作祭公顯穆王思保位惟

豫詢謀守位作祭公命據禮編衣篇當作祭公顯穆王思保位惟

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自警覺也王化雖弛天命方永

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也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

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子之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

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口復王位作太子晉略經略土地之界也

待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作王佩佩猶夏多罪湯將放之徵

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儀禮有商祝周祝謂習于商周之禮

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此及民非后罔又后非民罔

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故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武以

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非直也唯文而武而義庶乎近之積
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鼓則眩視而悲不習聞也
亦然一侯貢缺千直獲譴銓衡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序
也所以稱物也惜篇已殘缺與書不相應
○明一作民周道於焉大備於焉舊作於乎趙本
○於焉舊作於乎趙本

卷十 周書集訓校釋

周書卷十終

周書集訓校釋 逸文

周書逸文

嘉定朱右曾輯訓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
周庭之梓樹于闕闕化為松柏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
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

天上帝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七卷又五百三十三卷文選注五
之四御覽八十四卷引帝王世紀謂在文王十年疑非也世紀
又云文王不致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于宗廟羣神然後占
之于明堂博物志以此在程作在程化爲松柏句作化爲杞

文王曰法寬刑緩罔罔空虛文選注五十一卷○此及下二節
云周曰罔罔罔令也罔與也言令
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也

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文選注五
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

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劓以去其
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

五刑大辟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並引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
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官者法土之雍木積者法金之刻
木則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語本于此鄭康成駁異
義云皋陶改爲刑周改剕爲劓然呂刑有剕刑則周非無剕
也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大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強
梁好武侵陵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災予奚行而

得免于無道乎大公曰因其所爲且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
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太平御覽八十四卷○此及下數

古文形相似強梁多力也史記云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世紀
云紂制曳九牛撫梁易柱因其所爲以興化者言民窮困易于
見德也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記商鞅傳○傳但稱書曰而紂隱以爲
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其必有據矣

周書卷十終

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漢書蕭何傳○此二句亦見史記張耳陳實之以對何所奏之七十一篇也又案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毋急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語意與此相似

大公曰知與眾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

不狂不癡不能成事太平御覽七

文王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為此則

不祥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

之國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

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為政也太平御覽

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廣韻○惠棟曰此語別無所見當在箕子篇恩案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十朋令原公釋百姓之囚然則或是克殷篇載文也又案竹書紀年統箋云王曰谷爾商王父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錫朕以國關洪施九疇侯錫以道朕輝厥邦土靡所私乃朝解于周底于遐逝

卷十一

周書逸文

二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破木為耜鉏耨

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粟菰之實通鑑外紀太平御覽一

六十三卷又八百四十卷藝文類聚十一卷○此及下三條蓋皆考德篇逸文廣韻引周書神農作瓦器蓋以訓詁易之御覽

黃帝作井始鑄甕亨穀為粥蒸穀為飯燔肉為炙初學記七卷

平御覽一百八十九卷入百五十卷藝文類聚北堂書鈔路史

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青陽也漢書律歷志○元文引考德

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太平御覽

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七十六卷

也解見

實麥篇

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論語集解馬融注○此下皆月令篇逸

之餘也晉咸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周禮司籥四

時受國火鄭司農說以穀于云云其文與此正同釋者曰榆柳

青放春用之棗杏赤放夏用之桑柘黃放季夏用之柞榆白放

秋用之槐檀黑放冬用之愚謂周書自漢以來著錄特載在中

祕諸儒有見有不見故司農但據鄉子加謂得自汲冢馬氏安

得徵引之或考崇文總目有周書月令一卷則揭時其書尚存

乃云亡逸隨矣賈公彥云鄭

三日粵臚尚書召誥正義○說文曰臚月未盛之明漢書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蟄蟲始震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 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蔡邕明堂月令論又

令作振乃

掩骼殖飗說文骨部○今月令在孟春白骨曰骼有

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明堂月

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枯國乃有恐月令問答○春上

卷十一

周書逸文

三

仲春始雨水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 是月獻羔

以太牢祀高禘月令問答明堂月令論○

虹始見說文虫部○今

命榜人張揖于虛賦注○說文榜作榜云明堂月令曰榜

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明堂月

季夏燒雉說文

腐草為蠋說文虫部○今月令蠋作蝻呂覽作化爲螢野高誘

火也說文曰蠋馬蠋也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日螢

目益聲勺象形餘詳時訓篇

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史記三王世家索隱

孟秋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今月令問答○今月

也

中秋築城郭月令問答○今月

七驪咸駕馬六種別有驪故知六驪左傳亦言六驪

中冬奄尹申宮令謹門問月令問答

歲將饑終說文人部○說文曰饑終

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瘧疾命之曰逆月令問答○今

霖雨說文兩部○今月令無此語

春食麥羊夏食菽秋食麻大冬食黍豕月令問答○此

春北陳弓為前行夏方陳戟為前行季夏圓陳矛為前行秋牡

陳劍為前行冬伏陳楯為前行是為五陳通典

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御覽

夏食鬱律桃李杏梅秋食楮梨柿柚冬食菱藕初學記二十八

百六十七卷九百七十二卷九百七十五卷鬱律郁李也一

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元文作百一十二高三尺元文作四尺

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

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

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亦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曰太室左曰左介右曰右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三卷

周書集訓校釋 逸文

個在堂之兩旁隔之以序君儀禮廟之有東室西室也隔室
直人謂之通若東西堂後之有次室也太室之有重屋其制
四注屋其制方當其上蓋始於殷故曰太室也其制重屋也
四阿反坊堂深廣皆百四十尺其制也故漢司馬遷云其制
四于夏反坊堂深廣皆百四十尺其制也故漢司馬遷云其制
四丈益廣四尺而後亦如之故漢司馬遷云其制也故漢司馬
崇其堂之廣百四十尺其制也故漢司馬遷云其制也故漢司
也室居三方北者統五階凡九階階之高六尺三寸其室之
之五經異詁及北史李諡傳隋書宇文護傳並引大戴明堂
云東西九房南北七筵七尺曰伊九尺筵謂四隅之室也
之三實皆六十三尺攷工記云凡室二筵謂四隅之室也
今論則太室方六丈餘室各方六丈耳雖微有參差大以九
顯乎匠人天之屋高八丈一尺計高出于堂幾及兩倍非其
外有二通之柱列于四方如使有密不致及兩倍非其制也
布之則中階之前進柱一柱如使有密不致及兩倍非其制也
漢明堂之制又引禮圖言後漢明堂之制皆九室十二堂但前
雖云依周書立說其實非報前漢之制大戴禮亦然學者宜分

別觀之至攷工記言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誤也
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
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
水也名曰辟雍秦世明堂月令論也毛詩靈臺正義引盧植
禮記註頤容吞秋釋例及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以廟明堂蓋
明堂辟雍太學為一地文選東賦注引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
堂也所以順四時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
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隋書牛宏傳引明堂陰陽
錄云明堂之制周圓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
之明文也
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
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大公也絜
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

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

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大戴禮保傳篇○按捷給備也史佚周太史尹選也

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張華博物志二卷○此蓋王會篇逸文志云火浣布汚纈

漢時有獻者刀則未聞之則潔刀切玉如蠟而

年不登甲不纓滕宮室不容初學記二十二卷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五卷○初學記又引孔晁曰

年飢上用輿曲軻不漆矛戟纒纒羽旄不擇鳥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二卷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魏策○王應麟疑此為蘇秦所讀

符之類周書卷

欲起無先史記楚世家○此即不為物先之意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記卷

必參而伍之史記卷參伍更議思謂兼聽參觀之意大夫欲參伍更議思謂兼聽參觀之意

卷十一 周書逸文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史記貨殖傳○江聲曰三寶

也通

先其刑命漢書律麻志○刑算同師古曰言

知天文者冠鵠冠禮記云知天文者冠鵠後漢與服志注引記

日知天者冠鵠冠禮記云知天文者冠鵠後漢與服志注引記

書耳師古曰鵠大鳥即鵠也或云記或云禮記總之出于周

將雨鵠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

者冠之然則鵠冠象鵠之形非聚其

羽以飾冠與左傳子臧好聚鵠冠異

以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康成王制注云左道若巫蠱

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漢書陳湯傳

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墨子七患篇○此與文傳篇語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呂氏春秋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云周書周公所作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警也呂氏春秋適威篇○高誘注云周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

人見怪則修身後漢書

揜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覽冥訓○高誘曰言揜雉雖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淮南論訓○高誘曰用可否

也相濟也愚謂用資也資以施行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韓非子說林○者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韓非子說上

卷十一 周書逸文

紳之束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紳通作申玉藻紳長制釋文

如字亦通

前車覆後車戒說苑善說篇○大戴保

宮中之穴食說文第七部○說文云穴敬也从宀儿人在屋

無此文安知不在周書亡篇乎許君引此書或傳周書如系

凡稱周書及逸周書者雖未見于尚書者錄之

士分民之刑說文第一元部○說文云刑

味辛而不燥說文第十火部○說文云燥火兒从火麥聲呂覽

也注云燥與燥皆辛聲

來就基基說文第十心部○說文云基壽也从心其聲

竹箭如楛說文第十木部○說文云

均匠說文第十立部○說文云均健也一曰匠也从立句聲調

若麟案方言均治也吳越飾兒為均或謂之巧郭璞讀若

換廣雅詢治也又云巧也又案說文所備尚有菱菱巧言稱奉
珍珪師乃招實玄黃于匪園園升雲半有半無王出淡華華不
意盡執柯諸句或為尚書逸
文或為尚書異文未敢濫錄

君憂臣勞主辱臣死文選注
善為士者飛鳥歸之蔽于天魚鱉歸之涉于淵文選注

魚龍成則蛟澤竭則逆藕掘太平御覽九
邱陵之人專而長初學記十九卷太平御覽

容容熙熙皆為利謀熙熙攘攘皆為利往太平御覽四百四十
也攘攘熙熙也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指笏以示無仇太平御覽六
甘食美衣使長貧御覽八百

日本有十迭次而出運照無窮堯時為妖十日並出故為羿所
射死太平御覽三卷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峽山神尊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神經光之所
司也太平御覽三卷續漢書郡國志太原郡介休河東郡汾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
如雷其光如電山海經注十六卷漢書天文志云天狗狀如

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踣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
止之躡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注十四卷案穆王之書並無

虎云下又引東觀漢記朱瑛語也考藝文志小說家情虞初九
百四十篇應劭曰其言以周書為本然則此文
及上三條出于虞初乎網羅散佚寧過而存之

周書集訓校釋 逸文

周書逸文卷十一終

卷十一

周書逸文

九



尚書補

光緒庚子
翁頤署檢

周書斟補 序

周書七十一篇七略始著錄自左傳以逮墨商韓呂諸子均有
誦述雖雜以陰符間傷詭駁然古事古義多足資攷據惟朱秦
雅記壁經之枝別也隋唐志繫之汲冢致為舛舛晉書記荀勗
東晉所校汲冢古文篇目雖有周書與此實不相涉今汲縣晉
石刻太公呂望表引竹書周志文王夢天帝服玄纁以立于令
狐之津云云西真汲冢所得周書以七十一篇書校之文例殊
異斯其符驗矣此書舊多闕誤近代盧氏紹弓校本朱氏亮甫
集訓笈勳纂歲世推為善冊余嘗以高續古史略黃東發日鈔
勘之知宋時傳本實較今為善世所傳錄惠氏定宇校本略記
宋槧異文雖多為互猶可推故書輟迹虛本亦據惠校顧采之
未盡朱本於虛校之善者復不盡從之而所補闕文多采丁宗
洛管筮則又大都馮肥增錄絕無義據蓋此書流傳二千餘年

書序

不知幾更遠寫俗陋書史率付之不校即校矣而求專家通學
如盧朱者固百不一遇今讀鄭謀今本並商誓作維諸篇則虛
朱兩校亦皆不能無妄改之失然則此書之創有昧目斷明不
屬備足異乎余昔讀此書頗涉離勒略有發正輒付掌錄觀以
思誤之適自資省覽不足為盧朱兩家拾遺補闕也至近代治
此書者如王氏衷祖讀書襟志洪氏鈞軒讀書叢錄二書朱校
未盡莊氏葆琛尚書記此書選配增竄難依何氏願船王會
也箋釋俞文蔭父羣經平議其所理董亦多精塙既學者所習見
則固不煩掇錄矣光緒丙申七月瑞安孫詒讓

周書新補卷一

瑞安孫詒讓

度訓解第一 案度訓訓釋度字之義也漢書藝文志道家有

周訓十四篇此與下命訓常訓三篇義指與道家亦略相近

此書如官人職方諸篇多摭取古經典此三篇或即周訓遺

文僅存者後又有時訓篇然其義與此三篇無會故不與此三

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大小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

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壽以明等極 孔注云極中也貴

賤之等尊卑之中也 案此當作權輕重以極明明本末以

立中知足下當有知足以○壽五字蓋此章文例每句並首

尾相銜接今本提權明兩重文又提知足以○壽句前後遂

錯互不相應矣

○自通彌興自遠 案當作遠○自通通興自遠彌即通字

書一

之誤

若不口力何以求之 孔云言力爭也 案闕處疑是竟字竟

與說通詳王念孫故孔訓為爭下文揚舉力竟孔不復釋以

其義已見於此足以相明也下云力爭則力政亦即承此為

文

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 孔云忍為持久堅以次

第堅字句以疑當作次 案上文云分次以知和與此文

同孔注訓次為次第於義為短次當讀為仗詩唐風杜杜毛

傳云仗助也此分次言分財相資助故下即繼之云不次則

奪也後釋匡篇云分助有匡分次與分助義正同 又案注

疑當作忍謂持久以堅○字次第二字 盧校失之

教民次分 案次分與上文分次義同次亦當讀為仗

中非禮不慎 案慎當讀為順順慎聲相近

命訓解第二 案高似孫史略作命順 案日成謂日計

日大命有常小命日成 孔云日成日進也 案日成謂日計

其善惡而降之禍福與大命有常終身不易異也周禮宰夫

云自終則令正日成與此事異而義同楚辭九歌有大司命

小司命即司大命小命之神命禮記祭法七祀亦有司命鄭

注謂小神居人間督察孔訓成為進未場

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德乎 案以上文校之此當

作司不德不義在上亦當有禍字今本提三字遂與上文不

相應

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 孔云民不堪行則叛

義也 朱右曾云揚清激濁固君子之事然絕之已甚必將

書一

激而為非以中傷善類 案極醜謂貴賤無等也故上文云

以人之醜當天之命天命有常人醜無等其事相類貴賤無

等則民傷上而叛故馴至於傷人不義朱說並未得其旨

不忠則無報 孔云上遇其禮不報○終 案注義未詳疑當

作上遇無禮不報以忠忠終音近而謫

政不成 朱云成盛也 案此以不成為政之善下文又云政

成則不長於義並難通朱訓成為盛亦迂曲疑成當為成之

誤篆文成或二形相近故互謫或與成通凡政道感則難以

持久故云不長下注云不長言近淺也孔所見本或已謫成

而訓義則不誤

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 案史略引作權以知始始以

知終疑誤

常訓解第三 案史略訓亦作順

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為常以常為慎 案左昭十年傳云將
因是以習習實為常疑即本此文慎當讀為順此即承上文
人有常順而言

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 孔云示之以好惡也 案
依注則自當作示聲近而誤

文酌解第四

四貸官以屬 朱云即官威任使之意 案朱說是也而未明
貸字之義貸當為貳二字形近多互譌禮記緇衣長民者衣
服不貳釋文貳本作貸是其證周禮大宰云乃施灋于官府
而建其正立其貳又小宰云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貳官以
屬謂建官立貳屬於正長也

書一

五

二因親就年 孔云就年尊長年也 朱云因依就高也謂親

近高年也 案此為哀有四忍忍有四教之一皆言恤貧振
荒之法因親即論語因不失其親與就年當為二事言年凶
民乏食則移之四方今因其姻親而依之就年豐之地而求
食也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鄭注云
移民辟災就賤厚人云若食不能人二謂則令邦移民就穀
此就年即就穀就賤之義

三頻一頻祿質質 孔云頻數也 朱云質實也 質與費同

案此象上樂有三豐豐有三頻而言則皆為過豐樂節其太
過之事然義皆難通以意求之頻祿質質疑當作頻祿質質
五權篇云極質則溢謂祿賜頻數則賞溢溢與屈同見五賞
質溢質皆形近而誤

一弓二矢歸射 孔注云射當可用 案注當作言射可用下

三輪四馬御注云言御可用即其證也

五鮑六魚 朱云鮑字本作鮑柔皮之工也 案此十二

來並據工事言之鮑朱讀為鮑是也魚非工事不當并舉疑
當為函考工記總敘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函魚篆文上半
相似因而致誤

十一竹十二葦歸時 孔云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 案孔說

非也此時當讀為序說文广部云序儲置屋下也竹葦諸材
皆儲置以待用故云歸序蓋與上文歸蓄義相近時序聲類
同古字通用 詩大雅崧高以時其棗孔疏云
糴匡解第五 俗本時作時誤也時序字亦通

阜畜約制 孔云阜廩別名畜則馬約制不常秣 盧云注秣

書一

四

字舊譌秩今從趙改 案注則與即通不常秩當作有常秩

盧從趙曠明校改為不常秣雖本少儀然義似不甚相應後
大匡云畜不食穀乃據大荒言之非成年之法也
供有嘉菜 俗本誤菜惠據嘉靖癸卯本於是日滿 孔云謂薑
蒜之屬滿也 盧云注舊本訛作為薑等也屬滿之今改正
案杜臺卿玉燭寶典一引此注謂字不誤等作芋亦通於
是日滿與下文於是糾秩於是救因同皆泛說不必專屬嘉
菜也注說誤

於是糾秩 孔云糾之令有事秩 案注事亦當作常

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 案勤當讀為祈即大匡篇之祈
而不賓言但有祈祭不燕饗賓客也古斤聲董聲字同部相
通呂氏春秋 篇振亂所以斲有道也高誘注云斲讀曰

祈或作勤是其例也。大匡又云：非公卿不賓，即不賓之事。大荒有禱無祭。盧云：穀梁襄廿四年傳，鬼神禱而不祀，范甯引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即此文。案穀梁襄二十四年傳文與此略同，祭當依范引作祀。祀與祠通，韓詩外傳說大禘之禮亦云：禱而不祠，是其證。周禮小宗伯鄭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此云有禱無祀者，謂唯有禱求而無報塞之祠也。其他祭祀則仍舉而不廢，但禮較成年大殺故下云：祭以薄若作無祭，則是大小祭祀咸廢不舉，與下文抵牾，義不可通矣。

舍用振窮 孔云：舍用常以振民也。盧云：窮與窮同。惠云：窮空也。義見韓詩宋本作窮。案窮義雖古，然似當以宋本作窮為正。若作窮則孔注不宜無釋也。

書一

五

喪禮無度祭以薄資禮無祭 孔云：喪儉也。而速喪祭用。朱云：禮謂吉賓嘉諸禮。案孔讀祭以薄資為句，朱從之以文。義校之實當讀祭以薄為句，資禮無祭，句祭以薄與上文年儉章同資則資之誦也。孔注誦挽難通，疑當作如遇喪殺用。而如聲相轉，古書多通用。周禮廩人云：若不能人，二鬴詔王殺邦用，掌客云：凶荒殺禮，札喪殺禮，孔義疑本於彼。

嫁娶不以時 孔云：不以時，秋冬也。案此注秋冬上亦當有不以二字。嫁娶以秋，冬荀子篇大略董仲舒春秋道篇韓嬰周禮媒氏疏說也。鄭康成則從周禮謂以中春。媒氏王肅聖證論通禮疏及據荀韓說難之。馬昭申鄭難，王孔晁又申王難，鄭疏及通禮故此注亦從王義謂大荒則不定用秋冬得隨時嫁娶也。

武稱解第六 美男破老矣，女破舌。王念孫云：舌當為后，隸書后字或作舌，與舌相似而誤。讀書案王校是也。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云：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破車，文義皆不及今本之長附識之以資校覈。

允文解第七 案商子來民篇云：以大武播其本，以廣文安其嗣。大武即此後第八篇則廣文亦必此書篇名，而今本無之。竊疑即此篇也。允當作允，允與廣聲近，古多通用。此篇所言皆克敵後饒輯之事故，商子曰：安其嗣，後人以篇中允字莫見而敘文又有大聖允兼之語，遂改允為允，抑或作敘時篇目已誤作允，因而牽傳其義未可知也。

書一

朱

武 案振史略引作鎮，允疑亦當作允，注廟文與正文不相應。疑孔本固不作允也。賦均田布 孔云：主施教布政也。朱駿聲云：賦即周官大宰九賦均田，即均人之均地也。布當為市，均市即司市之均市也。錄案朱說是也。市與上下文韻亦正，協注布政蓋釋正文賦字之義，非釋布字也。

率用十五 丁宗洛云：率當是口率，出泉之率謂十五以上方計算管錢。案十五即什伍，謂聯其戶版使什伍相任也。大武解第八 案此與前武稱允文及後大小明武諸篇蓋皆周書陰符之遺文，商子來民篇云：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

此春園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實此四句亦見本
作東傳詩是也今未有子之誤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即此書也蓋
戰國策士習以此為揣摩之冊故商鞅蘇秦黃歇等皆能誦
述矣

四設園以信 案園當作園古守禦字多作園文的篇云守之
以信園與守義同

二工次 案此當作工受次文政篇九德六商工受資七祗民
之死與此下文三祗人死正同祗孔詒為故失之是此次即
資之省而上挽受字遂不可通

二取感信復三人樂生身 案此當作二取感信人三樂生身
復今本感誤為威人復二字又移易失次遂不可通文的篇
云四教三取感克格四樂生身復與此正同取感信人言收

書一

七

取其親感示之以信也鄭謀篇三同一感取同即此取感二
字之義樂生身復謂復除其身之餘漢書高帝紀顏注云
復者除其賦役也則民咸樂其生也

大明武解第九

五官官侯厥政謂有所止 孔云止無也 案謂有所止義難

通疑當作謁所所有止言五官各計所有無而謁告之上也爾
雅釋詁云謁告也今本謁誤謂所有二字又誤到遂不可通

二明從三餘子四長興五伐人 案明從當為萌徒明萌聲類

同即氓之段借字詳後鄭保篇徒從形近而誤謂民之給事
為徒役不素隸軍籍者也長興謂國所興發長充錄役者伐
人伐當為成亦形近而誤謂成守之卒此數者與上下文餘
子刑徒皆常時所不發者今皆發之

移散不敗農乃商賈 朱云此言民既移散雖不達敗歲亦如
商賈之轉徙無常矣 案敗當為取之誤取與聚通言民移
散而不能收聚之則農不得耕皆化為商賈也朱望文生訓
失之

主人若杖 孔云杖謂堅也 案杖當為伏伏與服通服字今
作伏寶典篇云八温直是謂明德喜怒不却主人乃服與此
文略同注訓杖為堅未詳

窮陬外權隳城澶溪 洪頤煊云陬即攻城穴土之法權謂烽
火也讀音重錄案洪釋陬是也而釋權為史記封禪書之
權火則不涉攻城之事殆非也此權當讀為灌謂以水灌城
上文云障水水下即此墨子備城門篇云今之世常所以攻
者臨鈞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輶軒車此窮陬即彼之

書一

八

穴外灌即彼之水澶溪即彼之堙也澶澶通虛朱並有說
路陸佃注澶者聖之借字說文土部云聖塞也字又作閭墨
子備穴篇有救閭池之法又備梯篇云煙資吾池煙亦聖之
借字上文云城高難平澶之以土孔注云澶土謂為土山以
臨之也即此下小明武篇云具行衝梯即墨子之衝梯

小明武解第十

鼓行參呼 案參當作栗栗呼即譟呼也周禮大司馬大閱禮

云鼓行鳴錫車徒皆行又狩田云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
鄭注云更士鼓譟象剋勝而喜也譟譟也書曰前師乃鼓譟
譟詩大雅大明孔疏引今文大誓云師乃鼓譟前敵後舞國語
鄭語韋注云譟譟呼也凡經典從栗字多譟為參音參墨
子迎敵祠篇云靜夜聞鼓聲而譟譟即譟字譟譟為譟又或

皆為參遂不可通矣

大匡解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 孔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三

李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 案史記司馬相

如傳集解引皇甫謐云王李徙程故周書曰維周王季宅程

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今孟子作畢程即畢程類同

畢程此作文王生於岐周卒於西夷人也皇甫謐所引王下看

李字者傳寫誤行實不當有序云穆王遺大荒謀救患分災

作大匡穆王當亦在程之誤王自謂文王不謂王季也 又

案注岐州當作岐周晉時無和寤篇注釋鮮原云近岐周之

地也可證又初王季下當有宅字並傳寫誤

釋不加均 孔云糧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 案注多下疑

書一

九

稅少字此均謂平價也注誤下文云權內外以立均大聚篇

市有五均孔注並云均平也

積而勿口 孔云雖積賞進有無不限防之 案注義難通勿

下闕文以注推之疑當是防字

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 孔云均恤與迎亦如

植共送迎亦相教也 案此注誦衍不可句讀以文義求之

疑當作均恤相今本其同送與誤與迎亦如之 亦相教

也

程典解第十二

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 案土勸義難通勸當為觀土觀謂土

功游觀之事柔武篇云土觀幸時是其證觀勸聲類同因而

致誤

備不敬不意多口用寡立親用勝懷遠 孔云多用謂振

也 案以注推之多下闕文疑即是用字不意多用言不以

多用為意下文用寡用勝即寡多用而言

於安思危 案左襄十一年傳云書曰居安思危杜注云逸書

即此文彼下文又云思則有備有備無患似亦本此義又臣

氏春秋慎大篇云於安思危又直諫篇高注引書云於安思

危亦即此左襄廿四年傳云怒思以明德與此上文云怒以

明德文亦同足證此書春秋時誦習甚廣也

秦陰解第十四 案史略秦作秦此篇敘已闕秦陰秦陰皆

不知何義攷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云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

醜類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其文與周書

書一

十

相類墨子多引周書此篇或即記有事泰山隧之事乎

九開解第十六 案史略開作開後大開篇亦有九開之語

八繁解第二十一 案史略繁作繫與敘不合蓋誤

鄭保解第二十一

王其祀朱右曾讀德純禮明句允無二 朱云二貳通 案此

當讀王其祀德純禮為句明允無二為句明允見書及左傳

二當為貳貳誤為貳貳又誤為二遂不可通

四葛其戎謀者乃不罰 案此上三句以移化奇為韻惟此罰

字不協疑當為羅之誤羅與離通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

羅可證

三信矯萌其能安宅 惠云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眠履安

宅敘降朱云矯毒蟲有葛萌隸也喻小人也 案惠朱

說成失其義此嬌當讀為僑列子說符篇釋文云僑寄也字亦作喬廣雅釋詁云喬寄也漢書劉向傳張子僑顏注僑字或作嬌蕭望之傳作張子嬌注云嬌字或作僑即二字相通之證萌者氓之借字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違萌索隱云萌一作眊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比於賓萌高注云萌民也此嬌萌即呂覽之賓萌謂寄居之民人吾以信結而招來之則莫能安宅於彼也

大開解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 案史略二作三

及為人盡不足 案及當為急之省說文心部急从心及聲釋名釋言語云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人即之之諺言聞此八做五戒則當急行之盡日不足即下文不悉日不足之意

書一

十一

意

謀競不可以藏 朱云藏匿 案藏當為臧言謀爭競者不可以為善也朱說非

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朱云宿夜悉盡也 案此讀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句後寤微篇云成祗曰戒戒維

宿文例正同宿謂謀之早也悉疑當為念言不念則日為之不足也文做云後戒後戒謀念勿擇亦即此意朱說失之

小開解第二十三

明明非常 案此與書呂刑明明非常義同呂刑之棗乃匪之借字故墨子尚賢中篇引書作明明不常棗非不義並同言天之明命無常也偽孔安國傳乃云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失其義矣

秋初藝 朱云藝才也言成才也 案秋物已成不可云初藝藝當為刈大武篇云秋取其刈刈藝音近而誤下文云冬大劉大劉與初刈文義正相承貫也

維周于民人 朱謀競句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案

民人當屬下謀競為一句朱失其句讀宿上據大開寤微二篇當有維字此讀後戒後戒維宿句前大開篇末章云王拜

做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後文做篇末章云維周於民之通敗無時蓋後戒後戒謀

念勿擇與此文並略同而此看諷說今參取二篇校之疑當作維周于民之 今本謀競謀競今本誤不可以藏 今本後戒後戒維宿 本宿不悉日不足 疑為念

文做解第二十四

書一

十一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 案史略祀作嗣詔作召義校今本為長

民之通敗上察下遂信 朱何嚮非私 案通與通同上察下遂言上愈苛察下愈遂非也信屬下何嚮非私為自信猶誠也

上文云民何嚮非利文例與此同

文傳解第二十五

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 盧云依太平御覽補正

舊本吾語汝下作所保所守守之哉 案史略引亦如是則

宋本與今本同

括柱茅茨 孔云因就木枝曰括 盧云木枝俗本誤 案注木

枝義仍難通疑當為木材之誤 孔云外設業而四民方輸穀 盧

云注當作外設業民而四方輸穀 案安格言民安置妻子於家而外其務言民出為商賈於外也以注推之疑方輸當作四方輸之與上文四方流之文正一例又注當作民外設業而四方輸穀校移民於業下未安

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案本無此十五字王增從之 案黃氏日鈔引亦有此二句國下又有君字於文例尤完備

故諸橫生盡以養從 謝靖云脫一生字 案黃氏日鈔引正有生字是宋本尚不脫也

從生盡以養一丈夫 孔云言兆民養天子也 盧云注養字舊訛者從趙政 案黃氏日鈔引此注作言兆民所奉者天子也足證今本之誤

十一

十一

柔武解第二十六

土觀幸時 朱云興土功築游觀徽幸於閒暇之時 案朱說望文生訓殊不可通此幸當作韋說文章部云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物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此正韋之本義經典多改為違 昌朝韋經音辨作韋韋時言興土功違其時也

獄離刑蔽姦吏濟貸 孔云濟貸成其貸也 朱云離謂鬻獄

蔽周濟成貸也 案注成其貸貨亦當作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以財投長日貸與此義同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案史略作大武開下篇亦作小武開則高所據本兩開字並在武下以文義校之高本是也序云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 亦當作大小武開回

取序是此二篇皆武王開告周公之言 此書凡以開名者皆于子嘉德之說故以武開名篇而以大小分題且以別前大開小開二篇為文王之言也 案序云武王開告周公之言前文王之書謂之文開 案序云武王開告周公之言前文王之書謂之成開 案序云武王開告周公之言前文王之書謂之成開 案序云武王開告周公之言前文王之書謂之成開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野密命訪於周公旦曰 孔云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 案史略二月上有十有兩字未知孰是又密命上史略有開字以注推之疑孔本亦作開密命今本誤脫也

十一

十一

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維和 孔云言欲以毀送之商密案密當讀為隱說文比部云隱慎也從比必聲密从山必聲密亦必得聲古音相近故互通夙夜維商密猶小開武篇言余夙夜忌商也和讀為桓與宣同 案序云武王開告周公之言前文王之書謂之成開 案序云武王開告周公之言前文王之書謂之成開

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 孔云和捐萬物而商密欲損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 王云告當為若 案史略正作若與王校同當據正注和捐當為秋損之編 周公曰茲在德故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 案史略在周作右周下文云葛右有周與此文正同 又案德敬疑當作德德請茲在敬德句

維明德無佚不可還 案選當為選與連同言好安佚則事

必有其所不逮也 選選形近古書多誤周禮為故時之

九淫貨破職百官令不承 案貨與柔武篇為柔武濟貨義同以

上下文例校之百官上當有職不口三字今本批之

百意不成 朱駿聲云意讀為事錄 案朱校道是後寶典篇

云心私慮適百事乃僻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案當從史略作小武開詳前

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 舊闕不字惠校據嘉靖本補 案

史略引正有不字與嘉靖本合又天命史略作天下攷序云

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高引似與彼文相應但審校文義究

以作天命為長高本疑涉序而誤 又案敬聽疑當作敬德

上篇云周公曰茲在德敬 亦當作 在周其維天命可與此互

證 十一 十五

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 孔云天視言視天時 案

小開篇亦云歲至天視與此義同可字無義疑行

寶典解第二十九

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鄒台周公旦曰 盧云唐書引作

元祀 案史略作二祀唐書麻志大衍日度議引周書曰維

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一行所引月朔日名與

此篇合而云武王訪於周公則又與大開武篇維王一祀二

月王在鄒密命訪於周公且文相涉疑一行偶誤記參合兩

文為一也

九兼武是謂明刑 案兼當讀為廉官人篇云有隱於廉勇者

廉武猶廉勇也 韓非子六反篇云行初攻殺廉廉聲類

一第口于靜 案大匡第七篇九則云昭靜非第窮居非意意

動于行思靜醜躁即此義窮下闕文疑是居字

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 孔云適單也 朱云適專主也 案

孔注未詳適與適通適言畏于謹適苟求自免則百事多

邪僻也朱說誤

鄲謀解第三十 案史略作鄲講當作鄲謀詳後

維王三祀王在鄲謀言告聞 惠云謀宋本作講非 盧校

云知敵情向人問人曰謀以紂聞鄲謀告武王也 盧校改為

人問人曰以紂 案三祀史略作二祀正文謀字當當作謀

謀告武王也 案三祀史略作二祀正文謀字當當作謀

諸謀字不同宋本作講雖誤然篇中諸謀字皆不作講唯此

字獨為錯異 史略亦作即其蹤跡之未泯者也 盧校以其

不復可辨遂注當作知敵情向人問人曰謀說文言部云謀單

中反開也 今本注何謂作向問謂作問曰謀說文言部云謀單

舊本盧孔義正與許合若如今本作謀則義甚易解不煩如

是詁釋矣以情事求之蓋紂微聞周謀乃陰使謀聞之而謀

轉以紂情告周故云謀言告聞下文云謀言多信史略正作

謀言商謀來告之言多可信也通篇謀字甚多惟此二謀字

當作謀自傳寫謀譌作講淺人不解遂妄改為謀并下文及

注諸謀字而亦改之不知其文義之必不可通也盧校知注

之有誤而以凡刪改其文使略可通遂莫能得其為互之跡

甚矣校書之難也

商其成事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 案史略作焉

商其成華又建作見謀言正作謀言可正今本之誤今如其
何作今其如何

乃與師循故 孔云謂循古法 趙曦明云循故謂循用湯之

故事 朱云故初也謂用三同三讓三虞也 案循當為

脩古書多互譌故當讀為固同聲段借字脩固謂脩治險固

為守圍之備後周祝篇云脩山川之險而固之脩今本亦譌

循可與此互證趙朱說並望文生訓不足據門脩險脩亦謂

循

言斯允格誰從已出 案誰疑當作維形聲並相近而誤

寤微解第三十一 盧云舊本皆作寤敬敬亦與微通 案史

略作敬則宋本與舊本同

今朕寤有商驚于 孔云言夢為紂所伐故驚 案驚微字通

序云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微即此義

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 孔云虞度 王云下與不字形相似

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行也 案此當衍下字不字非衍文也

天不虞周謂天之命周不可測度言無常也成開篇云王其

敬天命無易天不虞是其證 程典篇云商王用崇禱震怒無

本或作虞義同案諸侯不虞亦言紂

之暴怒諸侯不能測度其所極也

將飛入邑 盧云入邑舊作入宮今從韓非子難勢篇所引改

惠云李善文選注亦作邑 案後漢書翟酺傳李注引韓

詩外傳亦作邑 引周書有脫文

武順解第三十二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
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 惠云玉

三伯一長曰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

左一長曰右 孔云伯平名右九百卒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

卿萬卒舉令之於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於伍故不

正相當 案注兩伯卒並當作伯百卒此伯四卒凡百人之

三十六卒凡九百人之元卒異也云右千卒者以右領九百人

卒與經二十五人之元卒異也云右千卒者以右領九百人

與千相近故云千卒正領二千七百人之元卒與三千相近故云正

三千卒卿領八千一百人之元卒與萬相近故云卿萬卒此皆約舉

大數蓋孔意欲為整數以三軍三萬人計之故為此解與本

書實不相應也 黃以周云案孔注有字誤元卒即詩之元

戎五伍曰元卒為車一乘古者謂車為兩周禮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故車以二十五人為一乘四卒成陳故曰成衛伯四

卒位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八卒卿三百二十四卒為兵

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命卿三卿三軍也為乘九百七十

二兵二萬四千三百人三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是武王國

制千乘之法也司馬遷言制軍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即仿此前左右啟閭之卒也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二

十五人即仿此後敦之卒也武王之制五伍為卒四卒成衛

司馬遷用其成衛之卒以為一乘以此乘之卿一軍八千一

百人為八十一乘司馬遷云八十一乘為專以卿一軍言也

卿主一軍故謂之專正二千七百人為二十七乘司馬遷云

二十九乘為參九當作七以正二十七乘言也正為三右之

長故謂之參然則司馬遷所言乘制實仿周書特其所用人

數較古為多耳 案黃說是也此唯伍與周禮夏官文

書一

十七

書一

十八

同元卒即周官之兩四卒即周官之卒餘俱不合閭當讀為
旅說文呂部云呂脊骨也重文脊篆文从肉旅聲閭亦从
聲故此借閭為旅沈欽韓謂即左傳襄二十三年之賦閭聲相近亦通此自右以上
以三積數與周禮軍制以伍起數者不同

卒不力無以承訓 孔云承謂奉行後令也 盧云後令趙疑
是其令 案注後當為君蓋君為作后后又譌後遂不可通
趙曷明疑為其字失之

元忠尚讓 朱云元忠忠之大者 案元當為允和寤篇云人
允忠惟事惟故是其證朱說非是

武穆解第三十三
卿格維時 案卿當為鄉形近而誤鄉即饗之省古書祭言字
多作饗言祭祀以時舉也

書一

十九

一同往路以撥遠邇 孔云同往路謂曰遠之也 案往當作
徑俗書作徑與往相似而誤孔注闕誤未詳

和寤解第三十四

名郇公賈畢公高 案史略郇亦作台

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賂無成事 孔云人之歸惠
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 王云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

脫之賄賂無成事上仍有脫文 案孔似以惟風屬上民罔
不格為句王又讀惟風行草句似均未協今諦審文義風當

讀為周禮士師邦朋之朋說文鳥部以朋為鳳之古文借以
為朋黨字以惟朋行賄為句言惟相為朋黨乃行賄賂也大

戴禮記千乘篇云以財投長曰貸即此以朋行賄之義
蘇繇不絕蔓蔓若何蒙末不撥將成斧柯 案史記蘇秦傳引

此若作柰末作釐撥作伐成作用疑此篇出周書陰符即蘇
秦所讀者蔓蔓若何戰國策魏策作蔓蔓柰何

武寤解第三十五
王赫奮烈 案史略作列字通

王會無疆 朱駿聲云王食食字疑當讀為德涉下食言而誤
錄 案朱說是也德正字作惠食隸書作食二字形近而誤

書一

廿

周書斟補卷二

瑞安孫詒讓

克殷解第三十六

周車三百五十乘 孔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梁玉繩云古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臨敵制變更以甲士配車而戰一車實百人每乘以虎賁一人為右故有虎賁三百人書序可據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即依三百五十乘計之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減為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也 案此云周車三百五十乘與孟子諸書不合蓋所聞之異注說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疑當作三萬一千五百人合之虎賁正得三萬五千人故云有虎賁三千五百人明虎賁在士卒之外也蓋孔據司馬法每車百人之文計之一車士卒九十人虎賁十人故得此數若如今本作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合之虎賁三千五百人為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人以戎車三百五十乘除之每車得一百十三人尚餘三百人無所配其誤明矣至張守節所引蓋據每乘卒七十二人如甲士三人計之是一乘七十五人三百五十乘適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張又云有虎賁三千人則謂在三百五十乘之外張說多本孔注此條雖與今本異而說尚可通字數亦約略相應附存之以備攷 又案張云虎賁三千人本孟子說也國策蘇秦說韓魏呂氏春秋蘭選篇貴因篇淮南子秦族訓並同韓非子亦云武王伐紂素甲三千人蓋虎賁即司馬法之甲士也書敘作三百亦所傳之異梁氏輒據以為此書非也 附錄于

書

一

外也蓋孔據司馬法每車百人之文計之一車士卒九十人虎賁十人故得此數若如今本作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合之虎賁三千五百人為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人以戎車三百五十乘除之每車得一百十三人尚餘三百人無所配其誤明矣至張守節所引蓋據每乘卒七十二人如甲士三人計之是一乘七十五人三百五十乘適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張又云有虎賁三千人則謂在三百五十乘之外張說多本孔注此條雖與今本異而說尚可通字數亦約略相應附存之以備攷 又案張云虎賁三千人本孟子說也國策蘇秦說韓魏呂氏春秋蘭選篇貴因篇淮南子秦族訓並同韓非子亦云武王伐紂素甲三千人蓋虎賁即司馬法之甲士也書敘作三百亦所傳之異梁氏輒據以為此書非也 附錄于

云武王伐紂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德而滅商此以戎車三百乘每乘七十五人計之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 又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武王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下云以虎賁戎車馳商師當即銳兵蓋本不與六師之數故止三千五百人也

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 案史略引尚父上有師字伯夫同下文作百夫

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 盧云誓字舊本無今依御覽增

案史略引戎車在虎賁上亦無誓字史記周本紀作以大卒馳帝紂師

商卒奔內登于康臺之上 盧本作鹿臺云鹿舊作康今據史記及御覽定作鹿 案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徐廣云鹿一

書

十

作康是晉時史記別本作康與今本周書同則不必改鹿也乃適二女之所既縊 孔云二女姐已及嬖妾縊自縊也 案史記亦云已而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而帝王世紀云二嬖妾與姐已亦自殺據皇甫謐說則姐已之外尚有二女與此書及史記不合 又案正文縊字故書疑亦當同史記作經故注釋之云經自縊也若正文本作縊則其義易明注說為贅矣 叔維而平

乃出場于厥軍 孔云場平治社以及宮徽室去者室居者居遷也 朱本此下增翼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十字注刪場字居遷也作遷居焉云此節諸本皆脫據史記補玩孔注疑所脫不止十字 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亦云明旦天雨王命除道修社入商宮朝成湯之廟又乃出場于厥軍史記作武

王已乃出復軍則史遷所見本場字疑作復

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 孔云三公夾衛王也 盧

云召公史記作畢公 案注三公當作二公帝王世紀云周

公為司徒召公為司空

泰顛閔天皆執輕呂以奏正校從史王 孔云執王輕呂當門

奏 案注王字當在奏下

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 孔云太卒屯兵以衛也

朱云王立于社南而屯卒于其西以衛也 案太卒即軍

士不當云之左史記作王既入立于社南太卒之左右畢從

疑讀立于社南向太卒之左右畢從謂大卒與左右之臣皆

從也史記上文云以大卒與左右之臣皆從也師正義謂即士卒處責等 封義與此書異似彼為長

又案國語楚語云故樹度於大卒之居章注云大卒士卒也

書二

三

可證此大卒之義

名公爽贊采 孔云贊佐采事也 案史記正義云贊左也采

幣也朱亦用似即本此注事作幣義較長

尹逸笑曰殷末孫受德 案史記作尹佚笑祝曰殷之末孫季

紂正義云尹佚讀笑書祝文以祭社也又云周書作末孫受

德受德紂字也張所見與今本同史逸即尹佚此下文及世

俘並云史佚則此不宜作逸疑傳寫之謾

武王再拜稽首 案史記稽首下有曰受大命云云朱據補膺

受大命云云十七字而曰字未增以文義校之亦當有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 朱本據史

記補表商容之閭五字 案御覽引帝王世紀云置旌于商

容之閭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無義疑徐說當在次句

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 孔云宗祝主祀賓敬也饗祭前

所禱之神 盧云宗祝舊誤作宗祀案史記作命宗祝享祠

于軍今正文與注祀字俱改正其下似亦當從史記為是

朱云宗祝主祭祀之官崇賓人姓名 案宗祝即周禮春官

之大祝也崇賓即大祝之姓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宗祝帥

馨是其例也國語周語云宗祝執祀章注云宗宗伯祝大祝

也彼以宗祝為二官非此義禱當依史記作祠凡祈禱曰禱

報塞曰祠詳前釋故孔以饗祭前所禱之神為釋今本乃涉

注而謫世紀作乃命宗祝饗祀于軍祀與祠字通亦詳亦不

作禱也

書二

四

大匡解第三十七朱本改三 謝云前已有大匡此不應又名

大匡蓋因篇內有大匡字也 案史略作文匡似較今本為

長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 案管叔作監武王所

命此云自作於義難通史略作管叔蔡叔泉商之監文較完

備泉當為泉形近而誤泉暨古今字說文泉部云泉泉與

作暨 殷監即武庚也序云武王既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

則此篇自當備舉三監儻如今本無蔡叔則止二監於文為

不備矣後文政篇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亦有

蔡叔之證監上之字以敘證之疑當為三言管蔡暨武庚合

為三監武庚封於鄗霍叔相之詳後故書直云管叔蔡叔泉

殷三監不數霍叔也此篇及作雜說三監皆致詳焉可據以

定古說之是非而今本此文挽蔡叔又分泉為自作二字謬
三為之遂不可通史略股作商則宋人避諱改也

昭質非撲撲者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

朱云執讀為繫心本明為私所繫則回曲而不中 案此

九則闕其一以下八者校之每則皆四句不宜唯此羨二句

蓋此章執於下說八字當云明執於口執疑當為質音近而

思口醜口昭口誠皆相應此非私下乃接私回不中句

此本二則而中挽二句遂誤并為一章也朱氏不憚合為一

章釋之殊謬

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 孔云展似信而非

伊伊推也 盧云本或作誰也 朱校作伊推 案寶典篇十

姦六展允干信即此義國語楚語云展而不信韋注云展誠

書二

五

也誠謂復言而非信之道伊言疑當作伊信下文昭讓則云

德讓於敬昭潔則云涓潔於利文例皆第三句與首句相應

可證孔注當作伊詐也爾雅釋詁文詐與信文義正相對朱

校改作惟則於義無取虛校別本作誰與詐形尚相近今本

作推去之益遠矣 而伊字不當重今本亦涉正文

昭讓非背背黨雅德讓於敬思賢醜爭 孔云讓以得之非

弁背也 案寶典十姦比譽干讓即此義背當依彼作比二

字古通比黨雅德言比周朋黨相為標榜以雍塞有德者也

孔注失之

昭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於眾思直醜比 孔云位所以行道

非以息忿 朱云位者謂其所立 案位當作立與第二句

直立相應朱說誤第二句直上疑缺不字

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 案因亦當作固與

第三句貞固相應此九則文例大略相同唯首二條有闕文

昭政條第三句亦有政字昭靜條第三句獨無靜字疑傳寫

移易非其元文也

俾若九則 孔云言周大匠使順九則 案注周當為用上文

云用大匠順九則孔象彼言之

文政解第三十八

六幼不觀國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 案此為九憲之一則

三不字並當作有言者此三者則憲生也上文四務有不功

五外有內通與此文例正同可證

六商工受資 案資與齋字通 周禮典婦功云以授饋婦及內

饋婦子春周禮案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鄭注云齋其

書二

六

工者給市財用之直

八無奪農 案農下當有時字與上下文利資死財為韻

三旅有罷寘 孔云罷寘言口困倉暗也 朱云罷疲也寘當

為置驛也 案寘當為寘形近而誤注義謬互難通似即以

暗釋寘蓋孔所見本尚未識也左定四年傳直轄寘阮釋文

寘本或作寘寘寘即周禮大司寇之罷民也賈于大政下篇

云民之為言暝也朱讀為疲置非是

大聚解第三十九

撫國綏民 案史略國作圖疑誤

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 孔云道總土宜以

愛民也 盧云注愛本多作愛今從元本改 案注受當作

授元本作愛非是又當作道在物土宜以授民也俗書總作

物上半與物相似故物總二字多互謔

復亡解辱 孔云亡者復之辱者解之 案解辱即解仇讐之
法墨子號令篇云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諸有怨仇讐不相解
者名其人明白為之解之

關關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 孔云待行旅也
朱云關舊作開依五海訂正此從又云天子近郊五十里
此下邑之制故得十之一 盧云案地官遺人十里有廬三

十里有宿此作二十里疑訛 案此郊制與王國不合疑都
邑之制蓋即家上乃令縣鄙為文也都邑亦有郊詩鄭風十
旒云在浚之郊是也詩魯頌駟孔疏引孫炎爾雅注謂百里
之國十里之郊又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
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五里之郊少於九

書

七

里而多於三里以孫說推之或當為五十里之邑以五里為
郊與

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有委 孔云貿易供其資也惠校云其

有 案前文的篇云商賈易資與此義同周禮遺人云三十
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則此舍即周禮之路室也

民有欲畜發令 孔云命之畜牧 案欲疑即牧之謔此朱讀
民有欲畜自發令屬下以國為邑云云為句是也孔讀失之

上文乃命縣鄙為命公邑此則命國中鄉遂也
資喪比服 孔云比服俱喪服也 朱云資助比合服事也此

服猶云通力合作 盧云疑即周禮所謂比共吉凶二服也
案孔注俱當為供之誤資喪即周禮大司徒四閭為族使
之相葬比服亦即大司徒本俗六之同衣服盧引鄉師比共

吉凶二服以證注義未瑣

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 案周禮春官有職喪即此
此謂德教 案下文云五德既明則此為五德之一當云教德
乃與下文和德仁德正德歸德一律今本誤到當乙正

立正長以順幼 朱云正長若書傳所言卿大夫致仕而歸居
門側之塾以教子弟是也 案順當讀為訓二字聲類同古
多通用

工匠役工以攻其材 朱云役工居肆也 案居肆不當在役工
此工當為公之借守公官也謂工匠受役於官國語齊語云
處工就官府是其義也

商賈趣市以合其用 案合疑當為給古文之省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

書

八

成魚鼈之長 張文虎云依網罟句則上句少一字路史夏
后氏紀引斧下有斤字是也舒藝室 案文傳篇亦云山林

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

萬財既成放此為人此謂正德 盧云藝文類聚引此云萬材
已成放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朱校 案此為

五德之一則當如今本作此謂正德歐陽詢所引與前文傳
相屬疑有謔互不足據詳前文傳

泉朱校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
材而口歸之 惠校本闕處補士字盧味 張文虎云日抄

引泉下有水字與草木對闕處乃賢字 案而下闕字惠校
作士或據宋本竊疑賢士二字當並有句法方稱
大氏側側余知其極有宜 孔云長有國也 朱駿聲云按側

極韻有空下當有闕文錄 案有空當作有惠止半形近而
諺有上當闕二字惠與側極亦韻五德御家上孔注亦似謂
有德則長有國也

世俘解第四十 朱本改三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 朱云武王既歸

成天下君乃頌克殷之命于列邦 莊云顧命日用克達殷

集大命 案乙未日古經史無此文法史略作者乙未依高

疑當作六日乙未 莊本刪通殷猶云達殷莊說得之

維一月丙午荀生魄若翼日丁未 盧云舊丙午作丙辰丁未

作丁巳今案從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同 朱本

莊云嘗從劉歆三統世經作壬辰荀死霸丁巳嘗從世經

作癸巳 案莊說是也舊本丙丁二字誤而辰巳二字則不

書二

九

誤虛校乃以不誤為誤慎矣

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讖俘 丁云呂他之命不

言至荒新之至不言命恐有訛文 朱云或荒新與他借命

錯舉互文也 案孔廣森刪荒新二字 危言則告讖俘即呂

他也其說近是 莊本亦刪荒新似涉下新荒命伐蜀而行又

到其文耳丁朱說並非

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

格于廟 孔云矢陳也穆太罕別於天也不改祭天之服以

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 朱云珪鎮珪長尺二寸

案此矢珪珪當為珪圭告天宗上帝當服大裘而冕 周禮

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其上衣即龍衮也辛亥周之四月廿

二日孔注依劉歆說以為閏二月廿二日時尚可服裘若夏不

服裘則亦唯襲衮矣下文云壬子王服衮衣矢珪格廟與此

文正相對周禮典瑞云珪圭以治德以結好珪圭以易行以

除慝明此二玉異用故王各陳之於廟矣鎮圭王所執之玉

不當矢陳之也朱說非是 又案注當云穆不告別於天也

孔以下文云告于天子穆此惟告天宗上帝故釋之又廟無

別人也疑當云廟有舞別於天也今本謫舛不可通

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 朱云赤白旂翼王如佩

案赤白旂疑即徽識之屬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芟舍辨號名

之用鄭注云號名徽識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

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是也此王蓋用軍禮故亦被

徽識赤白旂者蓋以赤帛為縵而白旂周尚赤殷尚白此或

兼用殷周法與

書二

十

百韋命伐宣方 案百韋人名無攷疑當作百韋即克殷篇之

南宮百達也率即達之省與韋形近而謫下同

禽禦三十兩 孔云言兩陽之言也 案注說不可通陽當為

偶謂以兩計者取數於偶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風俗通云

車一兩謂兩兩相與為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籍練及輪兩

兩而耦故稱兩兩耦字通

歲曆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盧云歷當作曆 惠

云洪邁本作曆 案曆歷同聲段借字謂所執俘誠之

名籍也周禮遂師地曆鄭注云曆者通歷執紼者名也禮記

月令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注云歷猶次

也又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其陳

列之也蓋凡校計名數之簿書通謂之歷矣上文陳本命伐曆

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于沖子綏文 孔云此於甲

乙十六日也 盧云注十六日訛當作四月二十二日 俞

云文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于誓

社曰維于沖子綏文考然則此文亦當作綏文考明矣 案

俞說是也下文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

翼于沖子又云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

典此燎于周下亦當有廟字此文前後三云沖子似皆祝辭

之殘文 又案注當云此於乙巳六日也謂象上文計之為

越六日也下越五日乙卯注云於辛亥五日文例正同依孔

說此為閏二月廿一日盧校誤

斷牛六斷羊二 孔云斷熟者 案注者當作也

于誓社 案于誓二字當乙

十一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 案依上文羊豕當作羊豕豕

者德解第四十二 朱本者作考云舊作者德據序訂正

案史略正作考德與敘合則宋本尚不誤漢書律歷志引考

德逸文 見朱本即此

商誓解第四十三

乃殷之舊官人序文 序文莊校改庶位 案乃疑當作及史

略引作若序文似當從莊校改庶位下文庶刑庶義即庶位

也

及大史比小史昔皮百官里居獻民 朱云比昔皆人名 莊

校改大史比小史昔為大史友小史友 案莊校與書酒誥

合是也說文又部友古文作𠄎又作𠄎與比昔二字並相似

故傳寫致譌朱說失之

王曰嗟爾眾予言 案予言上當有聽字上下並云聽朕言可

證 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 朱云言猶命也 案言疑昌之誤朱

說非是莊校改言為敬亦未塙

昏憂天下 莊校憂改擾同 案疑當讀為混擾天下混擾

猶書康誥云天惟與我民彝大混亂昏混古字通書牧誓云

昏棄厥肆祀勿吝昏棄厥王父母弟不迪左昭廿九年傳云

若混棄之是昏混二字通用之證

帝之來革紂之 莊改來為賚云賚賜也 案墨子非政

下篇說武王伐紂云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與此正同此帝

上闕文即成字當據補莊肌補一敬字非是來即賚之省言

受帝之賜賚革紂之下疑闕政字莊補命字亦通

十二

我其有言晉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 案百下當有姓字下

文亦云商百姓無罪可證

爾邦家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 案告當讀為造古文

之省謂就見於周也邦家君朱本作家邦君肌改非是下文

其斯爾邦家君朱本亦作家邦君亦非

其比家邦君 案比亦當為友之誤當云友邦家君與上文同

朱莊並以其比屬上為句失之

克辟上帝 案辟當為雙之省雙猶相助也 爾雅釋詁云艾相

雙上帝與孟子惟曰其助上帝義同莊改辟為享失之

用辟厥辟 莊校改用辟為用雙云雙治也用治所以為君之

道 案辟亦當訓為助莊讀為雙不誤而訓為治則未得其

義皇門篇云以助厥辟勤王國王蒙與此義同

予則口劉滅之 朱云闕處疑是虔字 莊本補一乃字 案

下云予肆劉殷之命此處闕文疑亦當作肆

肆我殷戎 莊校改肆戎殷三字 案疑當作肆戎殷猶詩

大雅大明云肆伐大商也

亦辨百度口口美左右予 案此疑當作亦辨百姓庶刑庶義

左右予說文辨部云辨治也庶刑庶義謂眾掌刑掌事之官

言使治眾百官以佐助子也庶刑庶義謂眾掌刑掌事之官

上帝之明命予爾拜拜口庶刑庶義謂眾掌刑掌事之官

拜字亦並辨之誤庶刑庶義謂眾掌刑掌事之官

姓及眾官也庶刑庶義謂眾掌刑掌事之官

命我治商之罪也

胥敬請 丁校改請為誥同 莊校改為諸 案莊校與上文

合是也

度邑解第四十四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

朱本作乃徵厥獻民九牧之師云依史記及玉海訂 莊校

乃改及云史記作徵九牧之君誤 案史略尅殷國作克商

邑商乃字正作及此後文云維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

百六十夫則此徵主二字不誤

弗顧亦不賓威 盧云舊作賓威 惠云隨巢子曰天鬼不顧

亦不賓滅見素 案史記作不顧亦不賓滅徐廣云一云不

顧亦不賓成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舊本與徐所見一本同

則相承已久似不空改

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恤辰是不室 朱云辰時也不室言未

定都邑 案朱說非也辰是不室蓋謂時則不安其室家下

文王告叔旦云矧其有乃室又云予近懷于朕室又曰乃懷

厥妻子並與此文意相近

志我共惡卑從殷王紂 盧云史記作悉求夫惡 沈云此書

是專本作卑史記作貶 莊云世倅篇有紂矢惡臣亦作夫

惡 案莊引世倅證此甚塙此共惡當作矢惡言盡求諸矢

惡臣貶之使與紂同罰也索隱云言今悉求取夫惡人不知

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夷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

王口口傳于後 莊本作王命叔旦傳于後 朱云闕處當是

欲旦二字 案疑闕命旦二字

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 朱云播猶陳也

案儀禮士虞禮云尸飯播餘于篚注云古者飯用手吉時播

餘于會此播亦與彼義同謂飯未畢而中輟播之于敦會也

朱說失之

勛厥遺得顯義 朱云遺遺訓 案遺貴同聲段借字得莊校

改勛德是也朱說非

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咨于朕下朱校本二不賓在高祖維天

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 朱云天恐後之不嘉故遣

二神降省 案下朕二字到當從朱校乙正言上則德不可

追下又不可對民朕不得賓于高祖言不得配祀也省當為

省古音近字通謚法篇治而無省曰平今本省亦作省可疑

何之省言天神不嘉則降省疾其能有瘳乎蓋深戒之也朱

說誤

即今用建庶建 盧云庶建或作素建 莊校下建字改及云

及本作建以古文而誤 案下建字惠校改違不知何據以
文義推之用建疑當作用逮

其曰茲曰度也 惠云上曰玉海作名王朱林 案王朱校是

也名與命通前大聚篇云命之曰大聚文例與此同

武傲解第四十五 案史略作我傲誤

唯十有二祀 朱云二當作六 案史略二作一

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 朱駿聲云細讀

為細史記之細錄 案朱說是也金枝當作金版版俗作板

與枝形近而誤金版見前大聚篇莊子徐無鬼篇云橫說之

則以詩書禮樂經說之則以金版六說釋文引司馬彪崔謨

云金版六說皆周書篇名即指此也開和亦書名見前大開

武篇郊寶疑當作郊室通典吉禮引五經異義春秋左氏說

書二

十五

終禘及郊宗石室蓋古秘書與廟主皆藏於石室也

朕不敢望 案望當讀為忘二字聲類同古通用

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 案心疑當為念之壞字

五權解第四十六

極賞則渴渴得不食 盧云案渴與屈同味 朱本作渴不得

食云不得二字舊例介正 案盧校是也史記篇惠而好賞

屈無以賞即極賞則屈之義得當讀為食舊德之德言竭德

則人不食其惠也朱校非

鄙庶則奴奴乃不滅 朱云鄙統於都如奴事主 案水經流

水鄭注云水不流曰奴此奴疑亦民聚止不移之義朱望文

生訓不足據

官庶則荷荷至乃卒 謝塘云荷與荷同盧 盧云卒疑舉字

之訛說文叢生艸也朱 案謝讀荷為荷是也卒疑當作幸
言苟免刑罰也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 孔云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

也 盧云舊作九年非也今從趙改 案史略作九年則案

本已如是告用義難通疑當作大開告周公用即涉周字而

行

顯父登德 盧云顯父司徒之官 案詩大雅韓奕顯父饒之

毛傳云顯父有顯德者也此義與彼相近

機父登失 孔云使刺譏之士舉政之失其官 盧云機父師

氏保氏之職 朱本機作譏云譏舊作機據孔注改 案機

父當是司寇數曰登失朱校近是盧說非

書二

十六

內則順意外則順敬 案順並當讀為訓意當為惠形近而誤

此承上文而言內則訓惠即上云顯父登德外則訓敬即上

云官無不敬也此書訓順二字多互通亦詳大聚篇

式皇敬哉 孔云式用皇大 案皇當讀為況詳後祭公篇

作維解第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孔云封以鄭祭成湯

又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孔云東謂衛

殷鄙鄭霍叔相祿父也 案注封以鄭鄭當為鄙之謫下注

殷鄙二字舊本止一空圍惠云口當作殷惠校是也此不當

有鄙字孔意蓋以武庚所封者為鄙管叔所治者為衛蔡叔

所治者為鄭故云東謂衛句殷鄙句不及鄙者上注已以封

鄙釋俾守商祀句故不復舉也又別釋之云霍叔相祿父者

明正文雖以霍叔與蔡叔同建於殷而治鄘者實止蔡叔一人霍叔自與武庚同居鄘亦得為殷也此孔分別詰釋之意盧板作殷鄘義雖無迂而非孔本之舊與所闕字數亦不合也 王云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文因蔡叔本作囚霍叔也 王引之云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案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為管叔蔡叔而無霍叔定四年左傳楚語小雅常棣序幽風鴉鳴傳破斧傳呂氏春秋蔡微篇開春論淮南子汜論篇秦族篇要略篇史記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衛世家是也或以為管叔霍叔而無蔡叔逸周

書上

書上

書作維此說商子刑賞篇是也武庚及二叔皆有監殷臣民之責故謂之三監或以武庚管蔡為三監或以武庚管霍為三監則傳之不同也然蔡與霍不得並言蔡不言霍言霍則不言蔡矣置武庚不數而以管蔡霍為三監則自康成始為此說也 案王說非也此書三監之義本與左傳史記等書不異推校此文蓋監雖有三約舉其所治之地則惟二殷與東是也舉其人則有四武庚管叔蔡叔為正霍叔相武庚為副同為監故總云俾監殷臣明四人皆得僭監也此云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為一監商即殷也建管叔于東為一監東在殷之東也建蔡叔霍叔于殷為一監蔡叔所監者殷之別邑也周而霍叔與武庚同治不專監一地則非正監故注云霍叔相祿父明與管蔡一叔專監一地異也至蔡叔專

監殷別邑自在正監之列故後文兩見三叔則不得遺蔡叔明矣前大匡篇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魯段三監依史略引按今明以管蔡與殷武庚共為三監而霍叔相武庚則可不數僕如王校以霍叔易蔡叔則霍叔與管叔同在正監之列大臣何以獨不數之孔此注何以獨以霍叔為相祿父乎彼此互勘則周書舊本不如王校始無疑義 乃歲十二月崩錫殄于岐周 案崩下以文例校之當視于字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朱云略本亦作畔 案朱校本注中疑於義較長當從之此及下降畔三叔並云三叔即有蔡叔之塙證王校謂當作二叔非 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 盧云元年舊作九年訛趙改元年與釋史同 惠云前編元年采 案依前編則宋

書上

書上

本尚不誤 俾殷獻民遷于九畢 孔云九畢成周之地 朱云九畢玉海引作九里誤也 王云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為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畢而誤 案王校是也韓非子說林篇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天子戰國策韓策白里作九重一本作九里蓋即此秦策云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則九里必東周畿內之地朱反席玉海為誤慎矣 俾康叔于殷俾中旻父于東 孔云康叔代霍叔中旻代管叔 朱云字宅也 中旻父系國未聞 案中旻父宅書皆未見今詳攷之蓋即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

卒子康伯代立索隱云系本康伯名髮宋忠云即王孫牟也
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王孫牟見左傳年髮聲相近故不
同耳梁玉繩據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衛世系云康伯髮謂
索隱引世本髮當作髮表其說甚瑣蓋髮音近牟故小司
馬云聲相近若作髮則於聲殊遠其說不可通矣髮與旋聲
類亦同故此又作中旋父也上文云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
叔于殷俾監殷臣孔注云東謂衛殷都鄘若然武王以殷畿
內封武庚而以二叔分治其地迨三監既畔以後周公平之
又以三監全境封康叔而別以其子弟分治其地分則為邲
鄘衛合則通為衛此其義證顯較可據者也當時疑尚有一
康叔康伯而三即三監舊治人別治也邑與
而此書未及詳述無可改爾康伯別治為周公經略舊殷之
大政而詩風三衛之分亦繫於此乃史遷於周本紀衛世家

書二

卷二

不載其事漢以後說詩書者咸莫能稽蓋二千年以來無
有知中旋之即為康伯者故詳論之

邲鄘衛攷辨

詩三衛之分國治於三監其原流分合略具於周書史遷既
失紀其事而漢晉詩書大師亦未能究其詳實眾說舛互推
校古籍咸無證論此不可不攷也周書作維云武王克殷乃
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
殷臣孔晁注云祿父封以邲又云東謂衛殷都鄘霍叔相祿父
依孔說管叔所治者為衛即在殷都之東武庚封殷霍叔相
之二人同治鄘蔡叔又別治邲此三人所治皆殷之故都也
若然三監實分統三衛之地周書就方域約略區之為二曰
殷曰東而詳舉其為監之人則又有四曰武庚曰管叔曰蔡

叔為正監霍叔相武庚別為副監故作維於殷監兼舉蔡叔
霍叔而大匡則云管叔蔡叔霍叔之監明三監有管叔蔡叔
而殷則武庚與霍叔共治之故不質指其人也漢人說三監
者亦有二說漢書地理志則以武庚管叔蔡叔為三監蓋以
霍叔為武庚相不別治故不數而鄭君詩箋復以管叔蔡叔
霍叔為三監皇甫謐帝王世紀說同則因武庚為殷後而霍
叔為相實以監殷故去武庚而數霍叔此皆因周書作監者
實四人數有羨溢故諸儒遂各以意為去取其說雖不同要
與周書文固無悖矣武庚之亂三衛皆畔周公平亂并以封
康叔作維云俾康叔于殷俾中旋父于東孔云康叔代
霍叔中旋代管叔是康叔所治者武庚霍叔之故地書所謂
殷孔所謂邲中旋所治者管叔之故地書所謂東孔所謂衛

書二

卷二

也中旋古書別無所見孔亦無釋今以聲類求之乃知其即
康叔之子康伯也史記衛世家云康叔卒于康伯代立不著
其名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及史記索隱引世本並云名髮
宋忠謂即左昭十二年傳之王孫牟司馬貞亦謂牟髮聲相
近今案旋與髮為同聲段借字中旋父亦即王孫牟也蓋周
公以武庚故地封康叔實盡得三衛全境以其地閭曠難治
故依其舊壤仍區殷東為二以其子弟別治之如晉文侯弟
成師別治曲沃東周惠公子班別治鞏為西周君之比是中
旋守東雖專治其邑而仍屬於其父則與三監分屬微異逮
康叔卒康伯嗣立而東遂不復置君故采詩者於三衛不復
析別是三衛始則三監鼎峙中則殷東雖分二字而實統於
一屬終乃夷東為邑而與殷并合為一其事可推跡而得也

然自漢以來儒者於三衛分合之故咸莫能稽最故鄭君詩
講謂成王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
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書疏引鄭不知
康叔初封時已以子弟治二國不待後世始兼并也漢志則
云三監叛周公誅之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鄘之民於維邑
詩幽風孔疏云如志所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
服虔依以為說據孔推班服義雖知康叔已兼三衛非其子
孫而亦未能實證其事則皆由不知中旋之即康伯故不能
得其詳也至三監分治三衛說復多舛異漢志云邶以封紂
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詩
譜則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北說文邑邶云邶故商邑朝歌北有
邶南謂之邶東謂之衛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則云自殷都

書二

世一

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鄭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
邶霍叔監之依班說則邶衛為舊殷而庸在其東中旋所治
者即庸也依鄭皇甫孔說則在東者為衛而殷為邶庸中旋
所治者邶也二說不同竊疑班說近是蓋中旋別封於庸
因以為稱猶康叔初封康亦即以為稱康伯即庸伯也庸康
形相近古多通用史籍謫提遂并康叔康伯為一實則康叔
之康當讀如字而庸伯之庸自當作庸二字本異後人不察
謂其父子不嫌同稱遂不能析別鄭書注以康為謚號馬融
王肅偽孔安國則以康為畿內國名並詳詩儻依鄭說為謚
號則父子不室同謚依馬王孔說為畿內國則是康叔初封
之采邑遠封衛以後已易其舊國何得其子仍繫此為稱二
說於康伯殆皆不可通孔冲遠推偽孔意則謂康伯為謚

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亦強為分別以圓其說非培
論也今以周書世本漢志諸文參互校覈知康叔初封固已
奄有三衛而中旋父為康伯實即庸伯蓋別治庸以屬衛如
是則周公經理舊殷之政略及三衛先後分合之情事皆顯
較可得其蹤跡或足為治經改史者釋一大疑乎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 盧
云水經注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為六不知
何據郭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案七十里舊本作七十
里玉海七十二里前編作十七里說 王云城方七百二十
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
十五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有立宇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
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郭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

書二

世三

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魚膺云匠人營
國方九里計每五步得三文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
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正合案經官 金鵝云建城必
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
足計九里則有餘六十六步是為一百 殊非法制又云七十
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謬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七為五之謚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郭方七十里大
於城九倍與孟子不合且郭為外城當與近郊相遠與城相
近天子近郊五十里郭方七十里則近於近郊矣 朱云
古者六尺四寸為步三百步為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
攷工記國方九里當云千七百二十八丈今略其奇數耳
案此城方當依沈焦金說從宋本御覽作方千六百二十丈

為是朱說失之郭不得大於城八倍今本作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皆不可通前編作十七里亦無分率可證竊疑當為二十七里乃三城方之數也周禮典命鄭注謂城方九里者宮當方九百步九百步即三里也若然周王宮方三里城方九里郭方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衰分正合宋本二七互謫今本又刪二字遂差格不合耳金說亦誤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 孔云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 盧云農之秀者可為士士有功效可為大夫 趙云以用也 案得讀為周禮大宰長以貴得民吏以治得民之得後太子晉云奉翼遠人皆得注治鄙以農當作治鄙以士盧趙說並誤 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焉 孔云工商百胥人臣僕各

書

書

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待改權也 案市人即工賈不空兩見審校文義疑當作工賈居市胥即居之譌大聚云商賈趣市州里上據注亦嘗有居字上文云農居鄙士居國家文例正同可以互證注工商百疑當作百工商賈下胥人二字亦有謫據注則孔所見本胥字已誤 乃設上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孔云設築壇城內郊南郭也 朱云上園上兆域也 案此即南郊祀受命帝也 凡周禮皆以受命帝為上帝此文例與彼同朱以上為園上誤周園上以帝嘗配不配稷也注城當為域設築壇域釋正文上兆也郊壇不得在城內注內郊當為南郊之誤 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 盧云惠採公羊疏引孔氏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

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案此所引多見正文不盡出孔氏今載之以備參考 案孔說見公羊文十三年徐疏謂嚴徐彥所引乃書禹貢徐州厥貢維土五色章偽孔傳文非孔說此書注也惠盧並失攷朱氏集訓竟據以校易孔注之文大謬

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孔云大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 盧云注后稷下廟字并考廟字舊本皆脫今校增 案注祖考廟即謂祖廟考廟似無攷字盧既增考廟二字非 咸有四阿反坫 孔云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 朱云坫謂之坫在堂隅反坫者當坫之上屋榮反向外如飛翼 孔廣森云四阿者屋上四角為飛檐也鄭注儀禮坫坫在堂

書

書

角此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經學 金鷄云外向之室不見於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為反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且反坫文承四阿之下與重元重即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其非門外之室明矣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論語郊特牲之反坫實反爵之坫而遠周書反坫卻不可解為反爵之坫竊思堂之四隅有反坫屋之四隅曲而翻起為阿四阿反坫者謂阿反于坫上也四隅擔宇曲而翻起如阿印之高聳故曰四阿此惟天子有之斯干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以四隅之阿言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四阿翻起於坫上故曰四阿反坫反之為言翻也 案反坫諸說舛異皆不塙以字形校之竊疑當作反坫反坫即反宇也白虎通義聖人篇論衡講瑞篇並

云孔子反宇史記孔子世家云生而首上圻頂索隱云圻頂言頂上竅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蓋圻與宇聲同字通與圻形近而誤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云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螺鏡棟以象龍角反羽亦即反圻也音近朱云飛翼孔云飛檐皆頗得其義而謂當圻之上謂之反圻則緣誤為釋義仍迂曲不可從也

重元重即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極春常畫旅 孔云重元累棟也重即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柄也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文也 朱云重即即重屋也旅樹門屏也天子外屏畫以文采即即廊說文無廊字 案常累義難通注釋為系亦有誤說春常注釋為藻井飾亦不知何據竊疑常累當作累常孔蓋以常為藻井春常為藻井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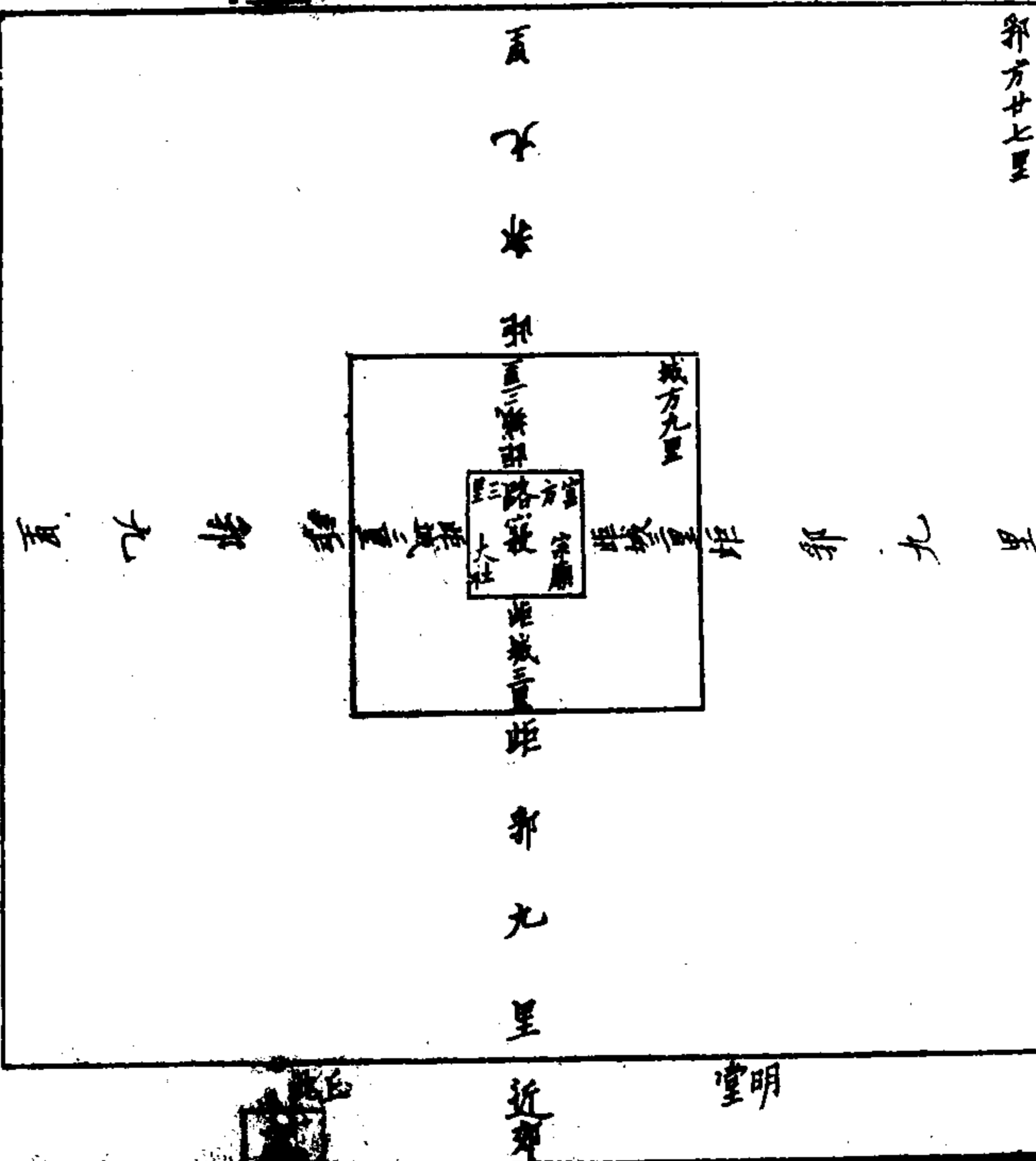
書二

畫

則累常為重藻井矣累常與下春常同物惟以累與春為異注當云累常累藻井也今本注闕佚僅存一累字傳寫又謬為系遂不可通此書凡云重云復注推釋注意大抵如是但藻井何以謂之常則所未詳耳畫旅旅當讀為柶說文木部云柶楫也釋名釋宮室云柶旅也連旅之也或謂之柶柶與旅古音近字通注以列訓旅極因訓畫旅為列柱於文不順不足據也或云旅當讀為楹畫旅即畫構楹也亦通

作維城郭圖

郭方廿七里



王宮方九百步約典命即三里積九城內包官宮垣距城面各三里并之為城方九里每面長八十六里二郭內包城城垣郭面亦各九里并之為郭方二十七里也積九里二如此則官垣距城與官方參相等城垣郭與城方亦參相等分率整齊比例均一足見周公經國精意若如今本作城方千七百二十丈九里郭方十七里除城方九里宋本作七十二里除方每面三又作七十里除城方每面撥之分率無一可通足知其誤

皇門解第四十九

惟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羣門 孔云路寢左門曰皇門

閔音皇也 王校據玉海格下增于字又羣門作羣臣

莊云闕門路門之外板門也其左小學在馬王制曰小學在

公宮之左是也鄭氏以為殷制 案史略引亦有于字與玉

海同注疑當云亦曰皇門閔音近皇也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 孔云勢臣顯仕 莊云執治也執

臣大宗門子之能在王治國者 案執當讀為執古文段借

國語楚語云居寢有執御之箴韋注云執近也執臣猶云近

臣孔訓為顯仕則是有權勢之臣非良臣矣莊說尤迂曲不

可通也

書三

維時乃校改本及王胥學于非夷 孔云時有胥相為是相學

於非常也 莊云夷彝通 案莊說是也酒誥云誕惟厥縱

淫泆于非彝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洛誥云女

于非民彝呂刑云率父于民非彝非夷彝字通非彝猶言

非法也 書偽孔傳訓業並為輔

以家相厥室勿卹王國王家惟德是用以昏求 此字王校移後

臣作威不詳 案惟德是用德上當尚有一字而今本批之

此上下文所言者皆惡德也

朕維其及朕蓋臣維夫明爾德以助于一人憂 朱本夫作大

云大舊作夫據玉海訂 案莊氏讀蓋臣句絕是也盧朱並

讀朕維其及句失之大明爾德大莊改矢與舊本相近似是

資告予元 孔云資用也 莊云資讀曰諮訪問于善為諮

案莊說近是元疑當為允之謠言告我言信是也

大戒解第五十

朕實不明 盧云說文引逸周書朕實不明以侏伯父今此書

無下句據補 案說文段玉裁注云侏當為濶之段借亦舉

此篇及本典篇故文選注校並據問伯父兩文而未能決定張

文虎云濶與故問伯父之問聲亦相近疑亦本濶字也今案

本典篇上文有朕不知明德所則之語與說文亦約略相應

張以為彼篇異文於義亦通無由決其必為此篇說文也

又案本典篇云非不念念而不知故問伯父此篇後文亦有

非不念念不知之語竊疑以侏伯父四字即在此篇亦當在

念不知之上下接周公答語正相承實許君約引不必兩句

定相次也

書三

朕輯羣政不輯自匿 朱云用賢所以安輯庶政不輯則隱矣

匿隱也 案朱釋匿為隱是也而釋政為庶政則非此政當

為正之借字言眾和輯則羣自正故云不輯自隱隱與正兩

句文義正相對也大匡篇云不遠羣正與此羣政義異而字

同

塞匿勿行 孔云匿陰忌 案注疑當作陰惡蓋孔亦讀匿為

隱也

五碩信傷辨曰費□□ 孔云碩大 案大信不當云傷辨信

當為言之謫

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 案出當作土土觀見前程典柔武二

篇

八□□好威民眾日逃 盧云逃字從元本卜本俗閒本作逃

字書無 案逃當讀為偷古音相近通用禮記表記云安肆日偷鄭注云偷苟且也此亦言上好威則民不自保日惟苟且求自免於刑也今本作姚乃恍之誤詩小雅鹿鳴視民不恍毛傳云恍偷也

周月解第五十一

陰降慘于萬物 盧云舊脫降字據通鑑前編補 案杜氏玉燭寶典引陰降作陰降降聲類同古字通用

陽氣虧 案玉燭寶典引虧上有肇字當據補

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 盧本從沈彤校改起為進則案寶典引作月一周周起一次蓋有行誤而作起則已與今本同以文義援之疑起當為起形近而誤起與超辰之超義同謂月行每月起一次而與日會也沈改為進義通而非

其元文虛未從之疏矣 日行月一次而周天 案寶典兩引一次下並有十有二次四字是也當據補

書三

三

改正朔 案寶典引作改夏正朔

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 盧云視本亦作眡 案寶典引無之月二字視作眡與別本同亦疑當作示形近而誤

巡符祭享 盧云前編祭作蒸 案黃氏日鈔引亦作蒸 蒸即

借疑案本如是商誓亦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可與

金編互證

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惠云

御覽魚上冰以上為經風不解凍以下為時訓雨水以下同 盧未 案此疑借唐人長分經訓為二必非古本然亦校讀 此書考所當知也

陰軒陽 朱本陰下增氣字去舊脫據御覽補 案玉燭寶典引亦有氣字

果蔬不熟 案寶典引蔬作瓜疑當為蔬之譌

桃不始華 案惠校改桃若不華 盧未

臣不口王 惠校據御覽作即不從上 從字朱本同 案寶典

引亦闕一字則隋本已如此御覽自別有所據不足相補也

寇戎數起 案御覽白首者則字寶典引戎作賊

婦人不娠 案御覽首有則字

桐不華 案寶典引作桐不始華與上文桃不始華文例正

書三

四

同似較今本為長

田鼠不化駕 案寶典引無駕字

虹不見 案寶典引作虹不始見

萍始生 案寶典引萍作萍

萍不生 案寶典引作萍不始生

鳴鳩不拂其羽 案寶典引無其字

戴勝不降于桑 案寶典引無于字

政教不中 盧云御覽作平 案寶典亦作平

蚯蚓出 案寶典引蚯蚓作上下同 節下冬至

壁奪后 盧云御覽作臣奪后命 增命字 案寶典引亦同

困于百姓 盧云御覽困作害 案寶典同

賢人潛伏 盧云御覽賢作仁 案寶典同

螳螂生 案竇與作娘下同

今姦孽偪 案今姦竇與作號今是當據改

蟪蛄居辟 案竇與蟪蛄作蟪蛄作壁下同

國無寬教 案竇與寬作完

急迫之暴 盧云御覽作即恆急之暴朱本 案竇與迫作垣

即恆之誤

腐草化為螢 王云螢本作蛙蛙即蠲之借字北戶錄引正作

腐草為蛙 朱本作腐草為蠲云據說文及段氏北戶錄訂

案竇與螢亦作蛙下同

土潤不溽暑 案竇與無溽字

物不應罰 盧云御覽作即急應之罰 案竇與與御覽同

大雨不時行 案竇與引無大字

書王

五

寒蟬鳴 案竇與蟬作蜩下同

民多邪病 盧云藝文類聚邪作效王朱校 案竇與亦作效

人皆力爭 盧云御覽人皆作人臣 案竇與同

暖氣為災 盧云御覽作凶殊 案竇與作灾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 案竇與引無羞字下臣作羣臣

雷始收聲 王校作雷乃始收 案竇與正作雷乃始收與王

校同

蟄蟲培戶 案竇與培作附下不培戶作不附無戶字

甲蟲為害 盧云御覽云介蟲 案竇與同

蟄蟲成俯 盧云御覽俯並作附 惠云宋本附盧失 案據

此則宋本與御覽同

咎徵之咎 盧云御覽云即咎咎之徵 王云御覽時序部十

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 案上咎字竇與作灾

地氣不下降 案竇與引無下字

不閉塞而成冬 案竇與引無塞字

母后淫佚 案竇與引淫作縱

鳴鳥不鳴 盧云御覽鳴作鷓 王云鷓鳥本作鷓且唐月令

避睿宗諱改鷓且為鷓鳥按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為鷓

鳥御覽所引是也又云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

亦作鷓鳥則唐人依唐月令進改之朱本 案竇與亦作

鷓鳥則隋本已如是王謂唐人避諱改疑非

鳴鳥猶鳴 惠云宋本作鷓鳥猶鳴 案此亦當作鷓鳥宋本

鷓

國有訛言 案竇與有作多

書三

六

陰不承陽 案竇與承作丞

鴈北向 盧云御覽鄉 案竇與同

國不盜 惠云御覽國下有冢字盧未 案竇與不上有乃字

國不除兵 盧云御覽即國不除姦朱本 案竇與亦作兵則

舊本不誤

月令解第五十三 案玉燭寶典云蔡確以為月令自周時

典籍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案周書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

之法作月令自周書月令耳且論語注云周書月令有更火

之文今月令聊無此語明當是異是杜臺卿亦不以禮記月

令為即周書也 臧庸云據中郎此言是周書月令即禮記

月令也初據論語集解言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疑別有月

令今考周禮司燹鄭司農引周書為鄒子賈疏云鄒子出於

周書其義是一然則論語注所言周書實卿子耳拜經案臧說近是大抵周書月令必與禮記大同小異但盧校竟以呂氏春秋補入則不足憑耳

謹法解第五十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 盧云困學紀聞云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 朱本從困學紀聞校云三月謂成王元年作謚法之月也武王未葬故不諱賦布憲法臚旅也布法於天下受諸侯旅見之禮于時追謚西伯為文王而謚法未備及此將葬武王乃敘制之案依朱說此為成王元年將葬武王時所作作維云元年夏六月葬武

書三

七

王于然以文義校之殊不可通時武王在殯則嗣王自是成王安得以武王為嗣王且武王雖未葬然以大行故王而稱為嗣王且直斥其名其為不敬甚矣又賦憲受臚於牧野乃武王初得天下時事胡為此述之乎竊謂此書雖作於成王元年而謚法自是為改葬先王時并追謚文王而作敘云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是其證然則此書非主葬武王為文明矣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遠奔走追王大王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鄭注云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祖緝以上至后稷也又云追王者改葬之矣依鄭說武王追

王周公又有改葬先王之事蓋於葬武王時并以天子禮崇飾先王之陵墓因遂作謚法故以相嗣王發發端此對先王為文固不嫌其特斥也鄭君改葬之說近儒多疑之以此書證之殆信而有徵矣

既過能改曰恭 孔云言自知也 案獨斷既作知以孔注推之似亦本作知

大慮靜民曰定 盧云靜民前編作慈仁 案獨斷靜亦作慈據金編疑舊本作慈人人即民字唐人避諱改也校者不審

又改為慈仁耳 辟地有德曰襄 朱云左傳疏地作土 案獨斷亦作土

小心畏忌曰釐 朱云舊脫據左傳疏補 案史記正義獨斷並有此句釐作傳字通

書三

八

彌年壽考曰胡 孔云大其年也 盧云胡訓大也正義注作久也非 案胡雖訓大而此注則似釋彌年之義後文云胡

久也正義本似不誤 柔德考眾曰靜 朱云嘗依魏書源懷傳作柔直考終直作德

終作眾並古文段借 案獨斷亦作柔德好眾曰靖與舊本略同

布網治紀曰平 盧云左氏昭廿二年正義治作持據改 案

有功安民曰烈 孔云以武立功 案後漢書皇后紀李注引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云謚法有功安人曰熹 案避唐諱作人蓋民之譌 居是此烈字當為熹今本傳寫誤作烈遂無熹謚非也

死見神能曰靈 案能字疑當在見字上

年中早夭曰悼 盧云前編年中倒 案獨斷作中年早折則

前編作中年似不誤 惠校亦改中年

恐懼從處曰悼 孔云從處言險也 王云險地二字與從

處義不相近未解 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為登聲懼也 朱云

從處未詳 案以孔注推之疑從當為徙形近而譌 書敘祖

乙地于馭偽孔傳云地于相遠于馭河水所毀曰地孔注似

隱據彼文謂過險地遷徙去其故都也

恭仁短折曰哀 仁舊本作人惠校改仁 盧朱 案獨斷仁亦

作人古通

甄心動懼曰頃 孔云甄積也 舊本作醜心動懼曰甄 盧

從史記正義校 案盧校是也 甄當讀為震周禮典同云薄

聲甄注云甄猶掉也 免氏云鍾長角則震注云鍾掉則聲不

正是甄震訓同 廣雅釋詁云振掉動也 振震甄聲義並相近

注訓為積疑即振之譌

聖善周聞曰宜 朱本作善聞周達云據左傳釋文訂 案獨

斷作聖善同文同文疑即周聞之譌 蔡書雖亦有諒舛而與

舊本相近似不必改

狀古述今日譽 孔云立言之稱 盧云舊作言直人稱說

案惠校注作言立之稱是也 左襄廿四年傳云死而其言立

暴慢無親曰厲 朱云暴慢句舊脫據隱三年傳疏補 案獨

斷亦有此句慢作虐

逆天虐民曰抗 孔云所尊天而逆天 盧云正義注作背尊

大而逆之似誤 案惠校本從史記正義是也 此正文當作

逆天虐民曰抗言背大國而行暴虐民也

嘗麥解第五十六 案此篇記成王於嘗麥之月格廟命大司

寇正刑書以逆刑罰之中遂以策書敕戒司寇及羣臣州伯

之事舊釋皆不得其義今略說之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 莊云傳曰龍

見而嘗正零之禮在於孟夏明堂月令嘗正零於中夏鄭氏

以為失之而孟夏正零之禮略簡是篇又云不言六月言孟

夏者正歲以序事也言嘗麥則非周之四月矣月令曰孟夏

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太祖文王也

案首句玉燭寶典引作維四月三字似誤也于宗下無廟字

法云一本云天宗則廟略作今案作天宗是也天宗即天神見

月令 世傳亦云告 莊謂此即孟夏正零之禮甚場嘗祀上帝

於南郊之兆故云天宗也詩周頌噫嘻敘云春夏祈穀于上

帝嘗祀在南郊嘗麥則在大廟二者皆於孟夏有事自是常

典此因正刑書與彼同月特首紀之耳其實正刑書告廟社

用少牢無迎尸裸獻之節其禮甚殺與祈嘗嘗麥二事絕不

相涉也

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 莊云大正司寇也 周禮王制曰成獄

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

聽之棘木之下鄭氏云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

所置孔穎達云鄉謂鄉士師謂士師屬審謂遂士縣士方士之

等司寇為諸正之長故曰大正 案莊說是也凡鄉謂之大

正周禮大宰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鄭注云正謂冢宰司

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對文則諸官之長謂之少正六官

卿謂之大正書多方云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司寇為秋
官之正故亦謂之大正王制之正則少正也左昭十五年傳
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伯黶蓋
嘗為卿故云大正大正本為六卿之通稱此正刑書則宜為
大司寇矣

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牲羊
一牡豕三 惠士奇云大宗少宗即大宗伯小宗伯也少祕
疑即小史也 朱云少祝中士亞祝上士階路寢之階假至
也大宗少宗大宗伯小宗伯也少祕內史也掌書王命社與
后土皆羊一豕三不用大牢者告祭殺禮 案此當讀少祝
導為白王亞為白言少祝前王為導引王則次少祝後而行
也 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
也 將舟亞宗廟亞黃輪續儀禮經傳通解引大傳亞並作惡

書三

十一

鄭注云惡當為亞亞次也此祝迎王降階祝乃大祝也大戴
王亞文例及字義並與此同此祝迎王降階祝乃大祝也大戴
禮諸侯遷廟篇云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
以從祝又云至于新廟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
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此云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
猶彼祝導君從入及君降立于階下也 莊云假于下有脫
簡或當為廟或曰于郊大學也少祕卜人 案以上文證之
即假于下當有太祖二字涉下太宗而執古史官無稱祕者
且使少祕果為官名與下于社文亦不相屬竊謂祕上少字
當是衍文祕與祕祝之祕義同說文示部云祕神也祕于社
即告于社此王自告廟而命大宗伯小宗伯告社也牡豕三
三當為一各家廟社為文謂告廟社皆以一少牢也朱以各
為指社與后土失之

史導王于北階 莊云階大廟階禮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
自北階大射于太學太學有北階則廟亦有北階矣升自北
階者陽德也陰刑也正刑書故變禮 案王入廟必無於北
階升之理當為乍階之誤乍即阼之借字阼階即東階對下
自客階為西階也莊說不足據

乃命太史尚大正即居於戶西南向 莊云居處也處戶西南
面者尊之 案居當為位古文形相近戶西者客位士冠禮
筵于戶西記云醮于客位是也天子廟制有東西房室居中
戶東而牖西以戶牖之間為堂之正中戶西之位當堂中微
偏東與戶牖之間小異大正亦臣也而即客位者以將受中
特尊禮之地也

九州 補敘字未端

書三

十一

文相近而誤又云如朝位曲禮記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位曰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案莊說是也鐘鼎古文廷字與在形相近因而致誤
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 又宰坐尊 莊校改中于大正之前 朱
云中本盛算器此蓋盛作笑之具筆及鉛槧也 莊校改王
中為王龜云亦以古文而誤 案朱莊說並謬此云宰承王
中又云執筴從中宰坐奠中又云大正坐舉書及中降中並
謂獄訟成要之簿籍也周禮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
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鄭注云罪
中所定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鄭注云士師受獄訟之成
此中即彼獄訟之中登於天府者也 國語楚語余左執龜中
刑書如今之律刑中如今之成案二者蓋同藏於大廟 周禮

掌禮制之守藏凡官府卿州此篇所記即前年登於天府之
及都鄙之治中並受而藏之

中出而陳之以與刑書相鉤攷也
太祝以王命作策笑告太宗王命□□祕作笑許諾 朱云大

祝下大夫告大宗以王命作策大宗遂以王命命祕 莊校
作王命大祕作笑云上言少祝亞祝下言大祝上言少祕此

為大祕無疑大祕大卜祕神也重卜筮以神名之 案朱莊
說並非也此當云太祝以王命作策笑告 太祝以王命少

宗祕句今本次句挽一以字又闕少宗二字耳作策笑告告
諸字通猶洛諸云作策逸諸此二句各自為一事蓋太祝先

以王命命內史作策辭以告大正而大宗又以王命告少宗
使祕于社上命作策者乃告大正非告大宗也上文云大宗

少宗祕于社則宗伯自主社社事與正刑書事又不相氣皆
不可并為一也作策許諾四字句言大祝既命作策作笑則

許諾也 莊以為大 許諾非
乃北向錄書于兩楹之間 朱云錄用也 案錄讀為納古音

相近史記敘傳云納金匱石室之書
王若曰宗擗大正 朱云擗大宗名訓刑而告宗伯者亦出禮

入刑之意 莊改擗為尹云古文近而誤尹正也長也謂大
宗 案此宗擗二字必是謫文疑宗當為介擗當為格並形

近而譌此當云格介大正言命大正升聽告辭猶書湯誓云
格爾眾庶也此篇前後所紀正刑書即位受書降拜諸事並

專屬大正無與宗伯事不當於此忽又以宗伯廁其間若如
朱說宗擗呼其名而大正獨不著名於文例亦參差不合不

可通也

順天思敘 朱云敘天討故民畏法而思倫敘 案思敘義難
通朱說亦迂曲疑思當為卑篆文相近而誤卑即俾之省

命而從其尊卑之敘不僭亂也 從與順義亦相近言順天
紀于大帝 盧云舊校疑是太常 惠校亦從路史作太常

當據正 朱駿聲云當作常偽君牙用此文可據也 案作常是也
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朱云清為黃帝清馬

當為始聲近段借字言少昊清始為鳥師以鳥名官五帝之
官即五官配五行者也又疑五帝亦五常之誤五常與五行

義同 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案思當作卑即俾之省言命

彭壽伐武觀使正夏之疆略也 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子用皇威 朱云文考當作文祖皇

大威畏也 案易讀為施施猶舍也文考謂文德之考即指
武王言之朱誤以文為謚遂欲改考為祖非也皇當讀為況

詳後祭公篇 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 莊校巢改本 朱駿聲云巢當

作繁錄 案莊朱說並非也巢當為櫛之誤爾雅釋木云木
立死櫛皇矣持大櫛或誤書變為上聲下形遂類巢字故傳

寫為耳 作休爾弗 敬恤爾執 朱云休讀為蓀苾蔭也 案二句相

對為文休善也弗讀為佛時仔肩之佛謂輔助言善云之輔

淵大臣念女之執事小臣朱讀以作休屬上其猶有枝葉為句非是

惠乃其常無別於民 朱云順乎天討之典貴賤無別 案別

當讀為偏無別猶書洪範云無偏無黨也 星子天志篇云天

即偏字此借別為偏 猶彼借別為偏也

乃左還自兩柱之閒 案柱當從莊校改楹與上文合

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 此歲上下文皆四字

無思民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撥 莊云撥讀曰暇表也刑

表暇然案莊說是也 撥亦與詩商頌長發為下國撥夫循乃

德之綴義同朱從丁宗洛改撥為撥憂也非是 夫循乃

保宜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惟公咸若 朱云無思

思也因依順從也 莊校改無思民因作閱民疾云古文閱

書三

十五

从思敏省聲讀為無思二字順讀曰訓 朱駿聲云順讀為

慎 案 莊說非也 思亦當為卑即俾之省因當為困並

形近而誤下文無思民疾思亦卑之誤疾因義正相近順莊

讀為訓朱讀為慎並通此歲皆協韻惟無頗句止二字又與

韻不協疑無頗下當有無側二字書洪範云無偏無頗遵王

之義又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歲蓋以節側德國服若為

韻其蹤跡可推校也 莊校乃改及 朱云由中階降尊刑憲

大正坐舉書乃中降 莊校乃改及 朱云由中階降尊刑憲

案此中亦即獄訟之中中階惟明堂有之宗廟則無朱說

非也乃當從莊校改及為是謂兼舉刑書及獄訟之中以降

也 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 案序疑當為享形近

而誤以下亦禘紀享祀之事與正刑書事咸不相涉也祠大

暑蓋祀祝融於南郊之壇周禮籥章云中春書擊土鼓飲

詩以逆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禮記

祭法相迎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注云相迎當為攝祈聲之誤

也寒於坎暑於壇並祀暑之見於經者詳周禮

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 莊改享為辟云月令曰仲夏之月命

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書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朱云百享百神在祀典者

案享與祀義同百享猶言百祀也似不必改字

士師用受其載以為之資 莊本載改職云古文相近而誤案

讀曰質質成也百官府受其職以為之成 朱云載肉也謂

胙肉也 案莊校以載為職是也鄉射禮云古文職為載今

書五

十六

文或作植下文罕用受其職載職即職之行文受當為授職

謂祭祀之職事士師命而授之周禮封人云命社稷之職鄭

注云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此授其職與彼義

正同資讀為菜謂命共其菜盛郊特牲云唯為社事且乘共

菜盛為資與授職即謂祭祠之職事資盛也

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 莊云邑當為鄉國中 朱本富改

家 案朱校亦通邑當從莊屬下讀朱讀邑屬上句誤邑如

維邑商邑夏邑之邑謂都城也亦通鄉遂言之莊讀為鄉非

是而釋為國中則不誤

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為之資 莊云歸讀曰饋

閭率里君鄉遂之有司也 朱云率若連率之率閭率里君

周禮謂之閭胥里宰 案思亦卑之誤詳前供百享歸祭句

享饋皆通內外祭祀言之闕率里君當如莊說為鄉遂之吏君尹之借字禮記謀記有里尹鄭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為里里一尹即此下亦當有同受其職四字今本誤脫當據上下文補

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載以為之資 莊校乃改及 案野宰蓋治野之吏若周禮縣師之屬故周禮縣師之野宰朱讀野屬上句誤乃當從莊校作及也當為野音近而誤朱本剛乃風雨也四字亦非上士師命大宗少宗祠則士師受其職以為之資此野宰命家邑縣都祠則亦野宰受其職以為之資其例正同載職字通上文云受其載此職載不當重出疑校書所記誤兩存之當刪其一也采君乃命天御豐穡享祠為施大夫以為資 莊云天御九御

書五

十七

朱云君采邑之君天御未審或云太御之論穡音同 案朱云采邑之君得之而讀采屬上句則誤上野宰已命家邑則此采君內唯有大小都即公卿王子弟之采邑也莊校剛采字又改君為后宮殊謬天御疑當作內御內天篆文相近而誤莊釋為九御九御為天子諸侯之制采君不得命之其說亦非是為施二字疑謬大夫即采君下亦當云用受其職以為之資今本脫用受其職四字及之字當據上文補正 案太史乃載之于盟府以為歲典 莊本朱本並無于字 莊云歲太正歲也 案上文雖有歲大正語而此處唯出一歲字上下文義殊不相貫莊說非也此疑當作歲形近而誤左文十七年傳云以歲陳事杜注云歲勅也勅成前好履雅釋詁云歲備也此當讀歲字句謂上正刑書受中及命祭祀

諸事咸備成太史乃總藏其典於盟府也莊讀歲如字則似太史所藏者止是歲辭與下以為歲典文不合非是朱讀歲屬上資字為句尤誤

本典解第五十七

惟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 朱云東宮下舊有召公二字 盧校云疑當作告召周公 案史略東宮下作召周公且與舊本又不同召周公且之文他篇常見疑高本近是召非衍文

帝鄉在地曰本 朱云鄉音向 案鄉當為饗即音之借字朱音非是

音非是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微觀誠考言 王未校盧校

書三

十一

志視舉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微嗚呼乃齊以揆之 盧云案此篇亦見大戴禮名文王官人通篇皆文王之言與此不同 案此大師即指周公本典篇敘云周公為大師是也依大戴禮王為文王則大師當為太公此責王為成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成王八年正月朔王始躬親王事以周公為太師 其老者觀其思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 盧云大戴作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周書舊本作慎而口強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字多訛今從大戴訂正 案強其所不足則不必慮其踰此踰字依聲類當讀為偷禮記表記鄭注云偷苟且也不偷正強其不足之意 其貌直而不止 盧云大戴不止作不侮 惠校作不傷盧未

案惠亦據宋本大戴記校也元劉廷幹本傷作侮盧校據劉本而未及宋本未暇

多靜而寡類 案此當作情忠而寡貌大戴寡字不誤當據以校正彼情作靜者同聲段借字貌作類則類之形誤也

戴禮記王言篇云多信而寡貌與此文義略同可以互證大

幽閒之行獨而弗克 朱云慎行於獨非求勝人也 案朱釋

克為勝人本大戴禮盧注義也然其義仍難通竊謂克當為

兌之誤兌與隊通甲禮記禮子鄭注云春秋傳曰杞殖華還戴

書主 十九

周書輯補卷四

瑞安孫詒讓

王會解第五十九

天子南面立統與繁露朝服八十物措珽 孔云繁露冕之

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措插也珽笏也

儀禮親禮周禮司服弁師不合為此書一大疑案據弁師云

掌王之五冕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縹

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諸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又

云大裘之冕蓋無旒依鄭說是惟王祀天服大裘冕乃無旒

大行人郭叔統皆有繁露而王與太公周公乃無之則似有

繁露反擬於無繁露按之禮例尤為僞舛鄭說大裘之冕無

用此玉矣舊讀朝服八十物句義亦難通竊疑當讀朝服八

十句此亦即指裘冕服經典凡云朝服在王則為皮弁服在

諸侯以下則為委貌緇衣素裳皆非此朝服也物屬下措珽

八十非其差也十當作才鐘鼎古文在字皆省作才見薛尚
鐘鼎款識元續與十形相近皇門篇成獻言在于王所此當為
采之段借字書咎錄謀在治忽在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
書作采漢書律曆志引又作七此采作十猶漢志采或作七
皆形之誤也九采即九章司服注所謂衮冕九章也物當為
留之段借留古笏字物類同言王之所指之笏則珽也依此
校定則與禮經約略相應或足為此書祛惑釋紛乎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統亦無繁露朝服七十句
物指笏案無繁露無疑亦當作珽此與弁師故書諸侯冕
旒用璪玉正合朝服七十者七十亦當為七采即七章也依
周禮典命侯伯之服以七為節此與彼合物指笏物亦留之
段字下笏字則疑當作茶玉藻云天子指珽諸侯茶此上文

書四

于

王指珽則此當作指茶方足相配漢人隸書从竹與从艸字
多互易故書茶蓋或作茶校者不審遂改為笏矣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馬皆南
面統有繁露朝服五十句物皆指笏案有繁露之有亦當
為玉名校者因璪繁露璪省作無遂改此文以儷之又疑或
當為璪之省說文玉部云璪朽玉也與璪篆正相次其字它
書不經見或即此玉蓋亞於三采之璪此四公冕旒用之降
於玉也五十亦當為五采謂毳冕五章也依典命子男之服
以五為節唐虞夏殷四國爵為上公於周為賓格而冕服乃
下與子男同亦與禮次未合竊疑五當為九之誤笏亦當為
茶與前同

為諸侯之有疾病者趙校云下文有之此處疑衍虛案趙

校是也宋本失刪

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案有亦當為璪之省上
下凡有繁露無繁露上並有統字此疑脫

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裘幣馬統有繁露案有亦當為
璪之省

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又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
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孔云此要服於比
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
也王云比近也以職方九服約之比服其侯甸要服其男
采衛荒服其蠻夷鎮蕃與祭公謀父諫穆王謂先王之制有
甸侯賓要荒亦與職方異補注丁云比輔也輔近王畿之
地管筮案玉何並以比服為侯甸二服其說非也以國語

書四

五

攷之比當為賓一聲之轉高貢蟻珠說文玉部作珽是其例
也此比服要服荒服即周語所謂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荒服也周語又有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此侯服已包於賓服
之中而無甸服依章昭注彼甸服即周禮大司馬之國畿侯
服即職方氏之侯服賓服即周禮之侯甸男采衛五服要服
即周禮之蠻服夷服荒服即周禮之鎮服蕃服若然比服當
在三千里之內要服當在四千里之內荒服當在五千里之
內里數舛悞不合孔注以為周初因殷制蓋謂除王畿千里
之外而三千里兩面并七千里今攷禮記王制鄭注云禹承
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
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分三千里之界周公復
唐虞之舊域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是鄭謂殷王畿之外

面止二千五百里夏周五服之內雖方七千里而又不數荒服孔說與鄭義亦不合也

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 王云書五子之歌言亦

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公羊說王度記天子駕六

鳧陸璣曰青色曲禮前有水則戴青旌注青雀水鳥注補

何云陰黑色也青陰羽青黑色之羽孔以為鶴羽非是六一

作亦非是 朱云立馬不稅駕六馬皆青色陰羽以飾蓋鳧

羽以為旌 案古天子無乘六馬之制詳詩鄭風千旌孔疏

義五子之歌乃偽古文書不足取證此疑當作天子乘車立

馬上文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立馬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

馬文例正同六舊本作亦惠盧朱校並從王本作六今改舊

本不誤亦即帝字之省亦青當作青亦此讀青亦陰羽句猶

書四

四

上文云墀上張赤青陰羽也今本馬為為馬亦為為馬字

誤移箸車立馬下亦字又到箸青字上遂不可通耳王何讀

青陰羽句甚不辭朱讀為馬乘六青青非周之所尚天子馬

亦不宜純用此色也

中臺之外其右盧云或疑左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

者四人 孔云泰彌相儀之士也受賓幣士也惠校士也二

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 王云泰大也彌終也泰士蓋上士

彌士蓋中士下士補注朱 惠云泰士理官 案惠說也是也

泰士即大士亦即大司寇也禮記月令鄭注云有虞氏曰士

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大士即大理也士理古左傳二十八

年傳云士榮為大士晏子春秋諫上篇有泰士乎牛正與此

同彌士疑小司寇士師之屬

天主既宗馬十二玉玄纁璧基十二參方玄纁璧豹虎皮十二

四方玄纁璧球十二 孔云天主黑既宗尊也參方陳幣三

所也四方四所方列之也 王云博雅既廟也注補 何云既

疑本是既字後青馬黑既王云即龍字釋 朱云既廟也宗

猶先也以既先馬 案此說陳幣分列四方不應上二方無

文既當從何讀為既但云玄既文已足不必云天主疑天當

為先言於四方為最在前也先天形相似而誤玉玄纁璧基

十二玉與下璧文複下文兩言玄纁璧上並無玉字玉疑當

為二之誤下又挽方字二方與參方四方文亦正相儷也孔

說並失之玄纁璧基玄纁璧球璧下並著璧名惟參方玄纁

璧下無之亦疑有挽字也

其字營牆者衣青操弓操牙 孔云牙較也名吳舊本作較也

作較也方各異 案此字營牆之士衣及兵各依方色東方

執牙與管子幼官篇東方兵尚牙淮南子時則訓春其兵牙

殺梁傳揚士助疏引徐邈說五兵牙在東並合但牙與較迥

異孔不宜合為一竊疑此正文及注牙字並當為牙左莊四

年傳授師子馬方言云較楚謂之舒舒字字同蓋子較古音

近通用故孔以較釋牙也才與牙形近而誤禮記曾子問孔

疏引隱義亦云東方用較則古說五兵有以較屬東方者御

覽三首一引周書云春秋陳弓為前行夏方陳較為前行車

夏圓陳牙為前行秋北陳劍為前行冬伏陳楯為前行是又

以較屬南方夏牙屬中央季夏與此文並不合

稷慎大塵 案大戴禮記少閒篇盧注云周武王時武當肅慎

貢文塵似即本此盧所見本大或作文也下孔注大塵文兩

見則孔本自作大

字

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 孔云迅疾 盧云兩鹿字從史記索
隱舊本作兩鹿字王本作鹿人鹿人皆非 案大戴禮記少
閒篇盧注云北發北狄地名其地出迅足鹿即本此書劉賡
稽瑞引此云鹿若疾走疑古本作發人以鹿若鹿若迅走蓋
以鹿若為獸名

俞人雖馬 案朱引唐于述聞奇錄所說乃雌也傳寫誤作雖
與此雖馬迥異朱誤據之大謬當刪雌詳爾雅
於越納 案御覽八百四十引作於越獻舟疑納本作內即舟
之誤

且甌文蚤 孔云且甌在越文蚤大會也 盧云注文字王本
作閒 朱校作具區云據御覽九百四十一卷訂 案朱校

書四

太

是也稽瑞引亦作具區又釋之云吳之震澤也蚤蚌蛤之類
今海中小蛤亦有文者雕鏤彪炳異常所見則唐本作具區
無疑孔注當云具區在吳越閒蓋本爾雅釋地說吳越之閒
有具區傳寫因譌作且甌校者疑東西甌皆屬越不涉吳境
遂刪吳字閒字今本又改作文義更不可通矣何氏亦據御
覽校而疑其與孔注不合殆未諦審其文例與

其人玄貝 孔云其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 案稽瑞引
作羌人獻玄貝貽貝也一名貽郭璞曰黑貝也此上下文並
南方國不當云羌劉引蓋譌後文別有改羌以驚鳥

海陽大蟹 孔云海水之陽一蟹盈車 案稽瑞引作揚州獻
大解注云揚州東海也並出解解即蟹也依孔注則劉作揚
州非是但據劉引則唐本蟹本段解字為之今本疑後人所

改

皆西嚮 案惠校作皆面西嚮盧未 案後東南北三方無
面字此不當有

正北方是也以其白茲白者若白馬銜牙食虎豹 案文選出
水詩序李注引云西方正北曰義渠則似誤屬上西嚮二字
讀之而文又有舛譌銜牙牙作齒稽瑞引作鍊齒

渠叟以鮑犬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案稽瑞引作渠搜
國文選曲水詩序注引云渠搜大獸犬鼠犬鼠者露犬
也能飛食虎

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 惠校旄改羽 案惠疑據宋本亦
通

書四

七

區陽以龍封龍封者若龍前後有首 案稽瑞引陽作易蓋易
之語未有黑文二字山海經海外西經并封在巫咸東其狀
如龍前後皆有黑首畢沅云并龍音之緩急劉引與山海經
黑首文合疑古本實有黑文二字

方人以孔鳥 孔云方人亦戎別名 案方人國無攷以聲類
求之疑方當為彭古字通用說文示部禁以示彭聲書牧著云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上文之下盧即盧氏先即羌
蜀人即蜀下文卜人即濮何說諸國與彭並相近孔安國

云盧彭在西北其同列宜也
康民以稭稽瑞引或稭或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 孔云康亦
西戎別名也 王本作康人云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補注

同 案民當從王本作人隋書康國遠在西域王以釋此康
似不場此康與方卜諸國相次疑當為庸之謫楚辭天問康

三康回共工名惠林謂即書身典靖言庸達亦即左文十八年傳之靖庸庸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謂即庸回蓋即牧誓之庸左文十六年傳庸漢伐楚又云楚滅庸杜注云庸今上庸縣也

州靡費費 孔云州靡北狄也 朱云史記西南夷傳靡莫之屬正義云在姚州北同 案費費上惠校有以字靡疑即牧

誓之微微靡古音近字通神農本州經營實一名牆微別錄一名善靡是其證也書偽孔傳云茅微在巴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唐有徽州與姚州地相近

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嶺 朱云西山經注引周書曰獻芳不昧太平御覽亦作獻芳 案稽瑞淮茅三卷下引王會云奇幹獻善茅皆鄉善者則劉所見本亦有獻字但說善茅與今本絕異未詳

不屠何青熊 案稽瑞引何作河不屠何漢為遼西郡後河縣則作河亦通 東胡黃熊 孔云東胡東北夷 案稽瑞引羅作熊白帖九十七熊下引作東胡獻黃熊則唐本正如是注惠校作東胡東北西卑蓋宋本如是西卑當即鮮卑西解一聲之轉

書四

屠州黑豹 朱云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 案稽瑞引黑作玄 禺氏駟駘 案稽瑞引禺作愚

大戎文馬文馬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 惠校從說文作吉黃 案編身文選赭白馬賦李注引作白身古稽瑞引亦作吉

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 王云說文狡少狗也匈奴有

狡犬巨口而黑身 案稽瑞云約犬口鉅注引作匈奴獻約犬又云約犬鉅口赤身四足擁珠三日也則此文巨下脫口赤二字說文云巨口黑身劉引與許正合但赤黑文字少異耳約即狡之謄 上文別有謀史說犬廣韻說約耳約擁珠三日白不可解疑涉下權扶玉目四字而謄玉目舊本作三目 案稽瑞同據此知唐本已謄又今本此條下有皆北嚮三字攷劉引誤連下權扶玉目則所見本此條末疑即接權字豈善本此下本無皆北嚮三字乎下文南人致服下亦云皆北嚮則此處似不必重複疑未能明附記之以備攷

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 何云華當作葉 案何校是也稽瑞引正作葉又未句作終日行而其盈疑誤

南人至眾皆北嚮 盧云至眾王本作致眾者同惠校 何云眾當作象字形相近故謄此言南越之國以象為貢也 案何校是也稽瑞引作成王時南人獻白象則象上當有白字

伊尹朝獻商書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 盧云此十字本孔注刪 案不下當提在字此十字疑劉向校書時所加若晏子春秋韓非子常有此例恐未必是孔注也 攷漢書藝文志燕商書而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疑朝獻即伊尹書之一篇秦漢人錄附周書而劉向校定遂因而存之耳

且略約胡 王云約胡北胡也 何云且一作且 案別本作且是也且蓋祖之省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氣章注云翟祖國名是也約胡即上云不屠何青熊孔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約不一聲之轉墨子非攻中篇云雖北者且一不著

北夷也約不一聲之轉墨子非攻中篇云雖北者且一不著

書四

九

且略約胡 王云約胡北胡也 何云且一作且 案別本作且是也且蓋祖之省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氣章注云翟祖國名是也約胡即上云不屠何青熊孔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約不一聲之轉墨子非攻中篇云雖北者且一不著

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不著何即此約胡且一疑亦即此且略也詳于二國方域與聲讀並會可以互證

祭公解第六十

王若曰祖祭公 孔云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次

朱云祭公名謀父周公之孫於穆王為從祖 案祭公同

姓年齒又長故王尊禮之曰祖不必按論世次也國語晉語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命章注云

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此與彼義略同

予畏天威 孔云王畏守不善 盧云注守不善疑訛 案注

疑當作王畏將不差謂病不瘳也

度下國作陳周 俞云作者始也陳與甸通國語周語曰邦內

書四

十

甸服釋經 案俞說甚場惟作疑當與作維義同謂作邦甸

於周也俞訓為始似未得其義

我亦唯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 孔云執謂執其政也 莊

云執讀曰執 朱云執持也 案莊說是也執執形近而誤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 孔云辟法也言我上法文武案

辟亦當訓為助詳前謂是時三公上下能助文武以成大

功也孔說非

至維周之基至維后稷之受命 盧云基至維三字舊空圖從

趙補 案基至維三字惠校作開基二字疑據宋本然以注

義推之趙說為長

我亦維至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 孔云辟君也言我事先

王遇大難正而不失 盧云維至疑亦是至維又險于難疑

是于險難 朱云險于難言遠于難也 案莊改至為不是也險當讀為陷古音近通用鐘鼎款識也云谷穀女弟以乃辟自于難與此文義略同盧朱說並失之

汝其皇敬哉 孔云皇大也 莊云皇讀曰況茲也益也 案

莊讀是也無遠云則皇自故德漢石經皇作况况况古通

史記解第六十一

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 孔云戎夫左史右

也 盧云左舊說在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

夫作記則當作左古今人表作右史訛 案唐六典李林甫

注亦云周書穆王有左史戎夫掌前代存亡之誠則唐本亦

作左史也

朔望以聞 孔云月朔望日於王前讀之 盧云注月朔望日

書四

十一

舊作月已日望說 惠校作月旦月望盧未 案惠校近是

前大聚篇注亦云朔月旦可以互證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 孔云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

智正故哲士凌君之政也 注智正王政智生朱改哲士

案疑當作信義由智立王朱改並未塙

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憚 案口朱本作仁肌增不足據

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凶 孔云挾其見奉之德

而責其前奉命事 案此以挾德而責數為句言挾奉孤之

德而數責報於小主也注說誤日疏上疑挾大臣二字大臣

即指奉孤之臣位均而爭亦案此而言下平州亦云諂臣日

貴可證

諱而弗如 朱云弗如誅戮 案加誅戮不得唯云如朱說未

塙加疑當為訶之段字古音可加聲相近左成十七年傳柯
陵風俗通義山澤篇謂即爾雅釋地之加陵是其證也詳而
弗加謂三卿諱諫而君不訶止也

功臣日怒而生變 盧云舊臣字脫今依文選注所引增 朱

駿聲云日即臣之誤日字當刪 案朱校是也後有巢氏

亦云臣怒而生變文例正與此同日字蓋涉上詔臣日貴而

誤 平州之君以走出 孔云有功不賞而貴諂臣有德不官而任

姦佞宜其出走也 案正文走出依注當作出走史記孔子

世家云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 孔云林氏諸侯 朱云離戎

疑即驪戎 案林氏即其林也王會篇云其林以首耳耳當

作牙 從遊 述山海經海內北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

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郭注引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

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何秋濤云英林當即春秋時

之檇林左傳襄十四年杜注云檇林秦地當在今涇陽縣西

境驪戎在今臨潼縣東二十四里與涇陽相距尤近

後口弱小 朱本口作節 案朱凡補節字殊不足據以文義

推之似言節若後嗣孤弱也 競進爭權 盧校云競舊說竟水經注作競 案此書競字多

作竟皆古文段借度訓篇云揚舉力竟是其證也水經注作

競蓋鄭道元所改不必據校 南氏以分 案水經江水注云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

云云為二南國也按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都南陽之間臣

氏春秋所謂焉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 史記殷本紀說殷後

十三年左傳鄭伯也國語周語男作南 案類及聲相近不必改類春秋繁露王道篇云食類惡之獸

義與此同 武不止者凶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

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凶 盧云獨

鹿即涿鹿也 案寫本北堂書鈔百十三引六韜云昔阪泉

氏戰無善作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兼并無所立 此立當作止

止之義六韜與此至于涿鹿通之野諸侯叛之阪泉氏以凶

與此文略同竊意六韜亦周書陰符之遺或與此書相出入

今本六韜則使不克故無此文也

文武不行者凶 俞云文字衍文 案孔注下云性仁而無文

德則似所見本實有文字 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功日進 孔云工功進則

民困矣以工取官賢材退矣 朱云工功土木之功 案工

功疑當作巧工注同今本巧作功形近而誤傳寫又到其文

遂不可通 職方解第六十二 孔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看可

抄出之欽時省焉 案孔因此篇次史記篇後故有此說然

今本書非必先秦舊次不足為穆王鈔出之證此蓋六國時

人摭周官入此書故其文悉同孔安國尚書敘則云孔子述

職方以除九丘蓋因此書為孔子所刪之餘遂以為孔子所

述尤不足據也

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孔云

國曰都邑曰鄙 案辨周禮作辨字通未竟依周禮

孔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開蠻之別貉狄

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 盧云四夷其大名也故

不言四 案此篇孔注多襲周禮鄭注義而此章周禮注云

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又引鄭司農云東方曰夷

是不以四夷為總目四方夷狄唯賈疏引鄭志荅趙商則云

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孔義即本鄭志與周禮注小異致

周禮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彼職文與職方正同而

以夷文著蠻下則非總目之辭可知以周禮證周禮知鄭志

說實非經義孔反據彼易職方注義俱矣

其利金錫竹箭 孔云竹箭篠也 盧校云竹字衍朱刪 案

盧校據周禮鄭注也鄭意蓋以竹為大竹箭為篠乃竹之小

者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然竹箭亦可通稱書禹貢篠簜既數

孔傳云篠竹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郭璞注亦同孔意或與孔郭同則此注竹字似不當刪

王殷國亦如之 孔云其不巡守之年六服盡朝謂之殷國也

案孔義本周禮鄭注非也殷國當為王巡守在侯國而會

諸侯詳周禮正義

為良夫解第六十三

稽首謹告 朱云首謹為作道謀據治要訂 王校云字通

案史略引亦作首則宋本與唐本同

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攸伏 王云

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各起二字口不存焉作心不存

焉是也朱本並 案莊氏據黃氏日鈔校與治要同則宋

本尚未誤

逃害要利 孔云小人佞諂以要利 莊云北堂書鈔引作曲

躬要利本皆作逃害要利校書者誤會注義也 案莊校是

也注佞諂即兼指曲躬言之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案風俗通義正失篇云周書稱靈王太

子晉幼有威德聰明博達漸夫論志氏姓篇亦云周靈王之

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温恭敦敏今書無此文蓋有佚

脫御覽三百七十四引風俗通云謹案周書靈王生而有髭

王甚神聖亦克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休和疑此篇佚文

晉平公使叔譽子周 案潛夫論作聘于周白帖三十七引帝

王世紀亦作聘于周此疑說一字

五稱而三 案白帖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云晉平公使叔

譽聘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勝之叔譽三窮歸告公曰太子

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事之皇甫謐蓋即本此書御覽

三百八十五仍作五窮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卿與此行年十

五又

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 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作既以

見君子喜而又懼

奉翼遠人皆得已仁 案得與周禮大宰九兩牧以地得民義

同已與以同言以仁得民也亦詳前

好取不好與 孔云貪財利篤 案以文義校之疑當作好與

不好取今本二字互易不可通諱審孔注以所見本已誤

何以為尊何以為上 孔云問其事儀 案儀當依下注作義
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 孔云四海四夷四荒
四表 案玉燭寶典引注作四荒其表蓋即承上四夷而言
較今本義長

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 孔云訾數恨也合五等之尊卑
而論事義以為之名者也 案玉燭寶典引作四荒皆至今
本脫皆字當據補訾寶典作皆注同又引注合作舍而作更
亦通說文口部云皆皆也詩小旻滄滄訛訛訛與訾皆于修
身篇訛作皆是其證

温恭教敏方德不改聞物 孔云方道初本也
起其物義也 朱云方德常德也 案温恭句亦見潛夫論
方德方疑當作成即潛夫論所云幼有成德也孔訓為道未

端又注訓初為本而正文無之疑當在兩闕文中也 成德風
起本或德左文十八年傳以証成德與德義同
師曠東躅其足 孔云東躅踏也 東舊本並譌東王據北堂
書鈔太平御覽引校同 案王朱校是也釋名釋衣服云

鞞鞞猶速獨是直前之言也又釋兵云松檟速獨前刺之言
也 案今本訛校此從速獨與東躅義並同
注瑟師曠歌無射曰 案下云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嶠日則
此文師曠上疑當有於字下亦當重師曠二字

汝聲清汗汝色赤白 案御覽七百二十九又七百三十一引
汗並作浮亦通

王佩解第六十五 案史略王作玉誤

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 孔云內聽於孽孽而吐於中言空

其生災也 盧云孽子當謂災害其子 案注義難通于疑

當為孽之借字言災孽之蕃孽也盧說亦未塙
殷祝解第六十六 案史略祝作說此與下周祝二篇與祝義
全不相蒙疑並當作說敘云夏多罪湯將放之微前事以戒
後王也作殷祝微前戒後之義與說亦頗相近今本篇名及
敘似皆傳寫之謬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
案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引尚書大傳作湯放桀居中
野士民皆奔湯此于中野上當脫居字下云士民聞湯在野
又云不齊士民往奔湯于中野明中野是湯所居若如今本
則似桀被放居中野與下文不相貫矣奔下亦當依彼增湯
字

吾則外人 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為之 案此文難通御覽
引尚書大傳作吾聞海外有人與此亦異

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 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殷三
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公羊說疑即本於此制疏引

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 孔云言下必順上所
以教治也 案此文有批誤疑當作故諸侯之治在政大夫
之治與從與讀為舉言臣在從君也孔注意亦似如是

周祝解第六十七 案祝疑當作說詳前

謹哉民乎 案史略作讓哉民心哉民之似有誤衍謹疑當從
高本作讓讓讓作讓傳寫又譌作謹耳

地出物而聖人是時 盧云或疑當作是則 案時當為財涉
下句雞鳴而人為時而誤

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 案云儼矢即嚴矢 朱云儼乎若矢

之將至也 案儼矢無義儼當為候即鏃之借字爾雅釋器

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郭注云今之鏃箭是也周禮司弓矢云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既夕記云鏃矢一乘鄭注云鏃猶候也

候物而射之矢也 候鏃字亦通 說文金部云矢金淮南子兵

略訓云疾如鏃矢

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 案列子湯問殷敬順釋

文引不竭作無竭 宋

欲彼天下是生為 孔云謂云為之事也 朱云為取也 案

為當讀為偽經典多通用

武紀解第六十八 案史略作武經疑誤

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功 案始當為殆即忘之段

字大戴禮記勸學篇始教止其身始當為弛之周禮小宰敘弛

杜子春弛免與弛通無功上當有則字不幾即後文舉而不

幾其成之義謂舉事而志不求其成則事必怠惰而廢弛求

其成而不奮勉則亦無功也

循山川之險而固之 朱云循順也 案循當作脩形近而誤

然後絕好于閉門備險 案循亦當為脩此與上循山川之險

義同

銓法解第六十九

有三不畜 案畜史略作甚由二字疑故書作蓄高本誤分為

二字也

器服解第七十 案此篇記大喪明器之目可補禮經之闕禮

記禮器云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鄭注云謂小敘

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即此篇名之義依左成二年傳說諸

侯以上乃得有樊纓玉藻云君羔幣周禮寡人云凡王中皆

繡又繕人注云挾天子用象骨而此篇有樊纓羔冒斧中象

玦其為王禮明矣所列器服多士喪禮所不具而與續漢志

漢大喪儀多相應疑叔孫通曹褒諸人固嘗據校及之惜文

字闕落失次不能盡通耳

明器因外有三疋二用器服數積 朱云因當為首所以藉棺

者儀禮既夕云加茵用疏布緇前幅亦縮二橫三疋謂不

任用也用用器也 丁曰續疑積為 案有三疋二當直二

廣三即既夕之縮二橫三也廣與橫古字通直有廣渡並形

近而誤朱說非是數積當作素獨後象玦朱極皆素獨盧校

云素一作數與此正同素數獨積並音近而論此素獨蓋繫

下四梧禁豐一練等而言別於矢之韋獨也

食器既迤膏侯脣 案侯 王云迤蓋區字之誤 朱云迤當為

醢酒也侯維也 案區非食器王校非是此當從朱讀為醢

膏當為膏禮記禮記云甕甗管衡此兩侯字並當作雍形近

而誤雍即甗之省也既夕陳明器云管三黍稷麥馨三醢醢

脣此當云雍脣雍醢醢今本挾醢醢二字耳朱以侯屬下樂

字為向大誤 虛本上誤字

樂鈸璆來笙 舊本鈸冠王 案樂下挾一器字此與上用器食器同皆

讀為瑟聲相近 案樂下挾一器字此與上用器食器同皆

與下文為目也鈸當為瑟之異文璆未詳朱讀未塙

二九弁焚菜膾五昔 朱云說文云弁蓋也昔乾肉也 廣雅云

焚乾也菜膾昔皆實于九之有莖者 案九弁當作瓦弁說

文五部云象禮器也从升持肉在豆上讀若登經與通作登
登爾雅釋器云瓦豆謂之登續漢書禮儀志說大喪明器云
有瓦鐙一瓦甗即瓦鐙也焚當為焚即槃之借字亦以瓦為
之故與鐙類舉續漢志明器有瓦槃十亦即此也九瓦弁象
焚樊並形近而誤下文樊纓亦作焚纓王珠並可證朱讀焚
屬下菜字句又強為之說殊謬 又案菜膾五昔當屬食器
雍骨雍醢醢下誤錯著於此

玄纁纁編冠素紕玄冠組武卷組纓 王云玄下當有冠字朱
補據 案王朱校是也玄冠纁纁即玄冠之纓下不當更云玄
冠此玄冠二字即上文之挽而誤移於此者下當云玄組武
組纓武與卷同物亦不當兩出疑卷即武字之注誤入正文
而注又挽一式字耳

書四

書

次車羔冒 朱云冒覆式者也玉藻云君羔臂帶即冒 案冒
當為冥即帽之省文也周禮冥氏鄭注讀為冥方之冥冥方
即算術之方冪也帶周禮巾車並作禛與冥聲類同

銘置子苗注曰今文銘皆為名是名即銘旌也 案此與上
文明器因外有三疲二句相類疑名即外之誦而上下並有
挽文或即涉上文而衍因亦當讀為苗朱讀因如字又以器
因為句名為銘旌並失之

布巾玄象玄純 朱云中看繪玄象者 案象當為象即帳之
省方言云帳中也朱以象為繪象失之

周書序

紂作淫亂民散無性冒常 盧校改冒常云舊作冒常說案此

六字中疑尚脫二字朱並從 案此當作民散無紀與下文
酌篇序正同無下挽一紀字性冒常上又挽一字冒常謂抵
冒常法也盧改冒常非是

穆王遺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 盧云穆王當作文王豈穆
考亦可稱穆王與 案盧說不可據本篇云惟周王宅程三
年遭天之荒荒則疑穆王當作在程在或首作在與王形近
而謠傳寫又到著程下遂不可通詩大雅皇矣正義云周書
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與即據故文也

惟美公命于文王 朱云美公未聞疑太公之謠 案美疑當
為姜姜公即太公也地於公疑美公
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故戒作大開小開二篇 案故戒即本
篇之八做五戒也故做字通

書四

書

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傳文傳 王云序德順德也爾雅曰
順敘也敘與序同 朱云序當為君古文形相似 案序當
為厚本篇文王曰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此
際括其語故曰厚德之行序與序字形相近而謠王朱說並
非是

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開武二篇 案周公下當有挽
文天下當作天命大開武篇云在周其維天命小開武篇云
王召周公旦曰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致聽以勤天命是其
證也又大小開武當作小武開詳本篇

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鄼謀 案此篇名當作鄼
謀今本謀並作謀誤首句平當作乎商謀啓乎周謂商之開
謀以情告周也詳本篇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案正政字通本篇武王在
周公且曰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即所謂
告以政要也

十
四



光緒辛卯中秋

王會篇箋釋

錢唐諸可寶署

江蘇書局校刊

王會篇箋釋序

周書爲百篇之餘著錄於子駿七略孟堅藝文志非出於汲冢而讀者多惜其源流至王會一篇紀成周之盛名物制度足補墳典邱索之闕自許鄭注經皆所援引尤可寶重願船比部精心孳覈博稽詳校成箋釋一書觀者咸服其賅博精深擬諸裴氏之注三國酈氏之注水經而余謂其過人處在於訓詁地理二端尤爲得未曾有蓋先秦古籍深奧難通願船能疏通而證明之如蕪約之義足補洩長亢唐之訓足匡司農邛邛距虛之爲二獸足糾景純豁然若晦之見燎釋然若冰之方泮其它毋穿經術宏益良多定宇召弓有所不逮至若禹

王會篇箋釋序

貢方域春秋地名古人所稱絕學而商周國名曠無攷證路史之流患在無稽不足依據願船獨能一一求其所在不爲鑿空之談如區陽西申規規禹氏之類每樹一誼堅確不移使讀史者上下千秋縱橫萬里可以燭照數計不誠爲稽古之快事哉昔閻潛邱精攷證之學嘗云讀書必尋源頭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潛邱精神涌溢眼爛如電其所著述屹如長城堅不可攻故杜于皇贈閻詩有云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余曩謂斯語非潛邱不足當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轉爲願船贈矣因題於簡端以志忻慕戊申二月望日平定張穆

王會篇箋釋審定校勘爵里姓氏

大興徐星伯太守 松

歙鄭浣香文學 復光

河間苗仙露明經 夔

桐城姚石甫觀察 瑩

邵陽魏默深刺史 源

安邱王棊友大令 筠

道州何子貞編修 紹基

平定張石州明經 穆

旌德呂鶴田大卿 賢基

歙王子懷侍御 茂蔭

王會篇箋釋 審校姓氏

兗州王蔭之學士 東槐

順德羅椒生通政 惇衍

閩王雁汀學士 慶雲

漢陽劉某雲學正 傳瑩

嘉應李子迪檢討 光彥

上元馬湘馭侍御 沅

江都汪醇卿編修 廷儒

歙方子佩編修 允鑑

仁和錢冬士農部 步文

武陵胡光伯編修 焯

南豐吳子序編修 嘉賓

臨桂龍翰臣殿撰 啟瑞

漢陽葉潤臣中翰 名禮

曲阜孔繡山舍人 憲彝

任邱邊袖石編修 裕禮

益都陳雪堂憲部 山嶠

吳潘季玉奉常 曾璋

代州馮魯川憲部 志沂

六合徐彝舟檢討 肅

句容陳卓人憲部 立

邵武楊湘芸農部 寶臣

侯官林薌谿孝廉 昌彝

王會篇箋釋 審校姓氏

同安林晴泉編修 鸞騰

惠安陳念亭憲部 金城

高要馮展雲侍讀 譽驥

王會篇箋釋序

王會一篇載於周書紀成王時四海職貢之盛其威儀
度數可以補儀禮周官之缺其國名地名上綴禹貢旁
稽職方下可與後世史志相證其方物皆五方珍奇足
資博覽而又一一摭實詳記與爾雅說文相表裏非若
山海經禹本紀諸書之怪為摛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則
學者欲論治道稽典制肇雅訓攷文獻仰溯姬籙舍此
事末由知已顧其注家自晉孔晁後惟宋浚儀王氏補
注頗詳且增入大傳所載禹四海異物與本書附載之
湯四方獻令並加詮釋俾三代之典彙合參觀誠有功
於後學自時厥後讀家稀絕塗徑榛蕪迄於今日奪謬

王會篇箋釋序

淆謬益復難讀當世名人爰自抱經盧氏隴北梁氏懷
祖王先生以後校訂注釋者數家然諸君子大都考其
字句正其謬闕至於詮釋雅訓地志方物之事猶或引
而不發未能盡詳今則以王氏補注為本并取諸家所
長增採音義徧考羣籍悉心孳覈作為箋釋箋以闡注
釋以祛疑其既經諸家考定歸趣無異不事更張或它
家之論稍有齟齬概從蓋闕毋滋眩惑凡所指摘雖頗
有依據舊文爬羅剔抉蓋仿鄭康成駁異義箴膏肓之
例諸本互異擇善而從亦用鄭君注禮詳故書今書之
例惟是學識陋罔能淹貫穿穴掎摭聊效管闕至其
精指請以俟之明哲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望後一日

光澤何秋濤自識

王會篇箋釋序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王會篇箋釋卷上

周書

光澤何秋濤題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王氏應麟補注曰晉輿服志云成王之會唐顏師古
云昔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愚謂成周
之會在成王時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是也八
方四方四維之國

秋濤曰按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然興禮樂致太平
實在周公輔成王時詩蓼蕭序澤及四海鄭箋以為
國在九州之外而引爾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

王會篇箋釋卷上

海之文釋之孔疏引越裳來朝事以為此詩之作當
在周公攝政之六年其事蓋約略可考戴記明堂位
篇亦有公侯伯子男及九夷八蠻六狄五狄之朝位
與此篇合觀足見會同之盛矣周官大宗伯曰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古帝王巡狩方岳諸侯會者各以其
時之方虞書所云肆覲東后是也此獨云八方者按
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正東曰青州
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推此言之加
西北西南二方則合為八方其所屬之夷職方所云
四夷東方也八蠻南方也七閩東南方也九貉東北
方也五狄西方也六狄北方也此書所載兼及巴濮

等地則為西南方大夏等地則為西北方故云八方
會同也各以職來獻者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
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
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
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
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此篇所載諸侯之朝蕃國之
摯皆述職之事咸與禮合蓋周朝受命之初故侯服
蕃國畢至史臣紀之以垂示後昆為法萬世其意深
遠矣至聖人之治不寶遠物所以崇儉德戒遠略而
此篇所記多珍奇之品蓋在中國視之為希有之物

王會篇箋釋卷上

而在其本國則皆易得而不貴者所以柔遠人懷諸
侯固聖王奄有萬邦之宏模也

王會

成周之會本注周一作王

孔氏晁傳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王氏補
注曰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成王命周公營成周卜瀾
水東瀝水西為朝會之地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作雒
篇秋濤按周書曰乃作大邑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
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以為天下
瘳王氏自注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里鈞
秋濤曰左傳言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

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願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
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
公成王成之周公營洛建二城一爲王城朝會之地
也一爲下都處商民之地也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
東澗水西惟洛食卽王城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
內西偏周都西京以此爲東都至平王東遷訖景王
十一世皆居於王城敬王始遷成周而王城廢赧王
復居之洛誥又云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卽下都
也亦謂之成周在今洛陽縣城東二十里與王城相
去十八里魯昭公二十六年敬王徙都成周成周狹
小乃召諸侯城之自是迄春秋之末凡書京師者皆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指成周此春秋經傳所記王城成周迴爲二地不可
溷也此篇所言成周之會則在西京盛時甫營洛邑
之後故孔氏以爲王城浚儀以爲成周者洛邑之總
名說本不誤但未及春秋時王城成周之別恐讀者
不明故詳著之作雜篇云以爲天下溱孔注湊會也
壇上張亦亦張陰羽秋濤按一本亦皆从升从亦又案下張字衍當刪
孔氏曰除地曰壇亦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王氏補
注曰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司儀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公於上等
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幕人朝觀會同其亦掌次
合諸侯設重亦亦以芘下而承塵易曰鳴鶴在陰相

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
故以陰爲鶴王氏自注三禮圖在上曰亦四旁及上曰惟上下四旁悉周曰惟
秋濤曰廣韻壇常演切廣雅張施也周官掌次掌王
次之灋以待張事音義云張劉音帳戚如字是此字
陟良知亮二切皆可讀也說文無亦字玉篇亦如石
切平帳也又承塵也按周官注鄭司農云亦平帳立
謂亦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秋濤按蓋後鄭以承
塵之義明亦所以爲平帳非與先鄭異說也玉篇誤
會鄭意分爲二解非是賈疏亦不明晰浚儀云亦以
庇下而承塵文引三禮圖在上曰亦與先後鄭之說
密合當爲亦字確解也至訓陰爲鶴其義未確王伯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四

申尚書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陰雁
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雁爲陽乎今按陰羽與亦亦對
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
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駟孫炎曰陰淺黑也
見晉頌是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
氏亦誤以爲鶴羽秋濤按亦亦赤色故用淺黑色羽
飾之爾雅釋畜郭璞注亦以陰爲淺黑說文陰本作
會从今聲而黑部黔黧也亦从今聲蓋陰黔古音相
同故可假借也
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班
孔氏曰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

小所服搢插也玼似笏秋濤按一本王氏補注曰司

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古者受朝立而不坐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黃帝初作冕王氏自注崔豹

古今注牛享問冕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

繁露也冕之旒似露而垂王裘冕五采纁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用玉二百八十八前旒蔽明無繁

露所以廣視也玼玉笏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天

子搢玼方正於天下也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天子服之大圭或謂之玼王氏自注董仲舒春秋

象也秋濤曰統玉篇音亡運切此篇借作冠冕之冕孔氏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五

謂所尊敬則有繁露按朝諸侯雖非所尊而未嘗非

所敬也何以無繁露乎浚儀以為廣視之意似是然

唐叔荀叔周公太公在天子左右亦無繁露堂下之

殷公夏公及相者太史魚大行人與郭叔皆有繁露

則以浚儀說推之亦未能盡合也又案禮記玉藻天

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鄭注雜采曰藻天子以

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遠延者言皆出冕前後

而垂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立冕朱裏延紐五

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笏朱紘所謂五

采纁十有二就即此所云繁露也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統亦無繁露朝服

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

孔氏曰唐荀國名皆成王弟秋濤按此說故曰叔旁

謂差在後也近天子後字故其字冕亦無旒王氏補

注曰唐叔虞封於堯舊都為唐侯地理志太原晉陽

縣詩唐國王氏自注在今太原府秋濤案西漢太原

左氏傳有荀侯秋濤按桓九世本荀姬姓杜預云河

東長修縣東北有荀城王氏自注在今絳州秋濤案

絳州玉藻笏諸侯以象曰茶前詘後直五經要義

笏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

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古者笏搢之以

記事不執之以為儀宇文周百官始執笏

王會篇箋釋 卷上 木

秋濤曰孔氏注以荀叔為成王弟故稱叔其說非也

攷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管蔡邠霍魯衛

毛聃邠雍曹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

穆也郇即荀字是荀叔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惟唐

叔則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凡武王之弟亦皆稱叔如

管叔蔡叔康叔霍叔曹叔之類指不勝屈豈得謂稱

叔者皆成王弟乎孔意蓋因荀叔列於唐叔之下故

誤解耳然周書原文荀必列唐之上今本或傳寫偶

爾顛倒不足致疑說文云郇周武王子所封國誤與

孔氏同今段氏本已考正改武為文矣又按桓九年

之荀據杜注故城在今絳州界僖二十四年秦伯使

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以是後人有疑荀與郇爲二國者然其非成王之弟則固灼然無疑也又案周官弁師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璫玉笄鄭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旂皆就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以上皆詳此纁無繁露則是不用纁旂璫玉其餘皆如常制也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孔氏曰唐虞二公堯舜後也王氏補注曰樂記武王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七

克殷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自注祝東海祝其縣陳州宛邱縣秋濤案祝其故城在今江蘇贛榆縣西南五十里陳今陳州府治淮甯縣是史記以祝爲薊縣在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鄭康成謂黃帝堯舜後爲三恪

秋濤曰按古唐國成王滅之以封叔虞上既有唐叔則此唐必別是一國故沒儀引祝薊證之然春秋時尚有唐國侯爵宣十二年唐惠侯始見左傳杜注云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鎮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以唐侯爲祁姓堯後則王會之唐公或卽其人至武王封舜後胡公於陳王會之虞公卽陳國也與仲雍之後

封虞公者不同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繞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播笏

孔氏曰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播笏則唐虞同也秋濤案同

一作關王氏補注曰周頌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史記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於杞王氏自注今開封府

今爲河南開封府杞縣書序成王命微子啟代殷後

故都今河南歸德府治商邱縣梅福曰封殷於宋

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

秋濤曰杞今說春秋者以爲伯爵非也王者禮二王後如一宋既封公則杞亦當爲公史多闕略當以此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八

所載爲正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皆稱侯至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稱伯杜預注左傳范氏解穀梁並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孔穎達左傳疏曰杞自此年稱伯終於春秋故云爲時王所黜蓋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公羊何注曰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爲黜按三傳釋春秋杞伯有二說而其始封爲公則可推而知也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此句皆西面彌宗之旁秋濤案皆西之西一作南也當從之

孔氏曰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次珪瓚南差在後王氏補注曰祝主祭之贊詞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秋濤案此皆節錄楚文古以宗伯為上宗彌宗蓋宗人云阼階東階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珪為柄謂之珪瓚

秋濤曰按元和姓纂十四皆淮夷周有淮夷小國後世氏焉氏族略云其地今淮甸此淮氏亦其比也書序曰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疏曰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為王卿士厲王時有榮夷公春秋時有榮啟期是榮亦以國為氏者皆名族也楚語云祝使先聖之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九

後宗使名姓之後其說蓋有所受之矣又案禮記明堂位灌用玉瓚大珪鄭注瓚形如槃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周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玉人詳裸圭有瓚之制祭統之君執圭瓚詩旱麓之瑟彼玉瓚皆是物也又案彌宗旁之孔氏注釋旁為差在後謂彌宗之官次珪瓚南差也今本作彌宗之旁非是為諸侯有疾病者之盥藥所居

孔氏曰使儲一作諸非左右召居一作非則至也王氏補注曰此見遇臣之厚處事之周

秋濤曰此句上疑有奪文

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

孔氏曰魚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讚一作贊相賓客禮儀王氏補注曰春官太史下大夫大朝觀會同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秋官大行人中大夫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

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蒙幣焉統有繁露

孔氏曰郭叔號叔文王弟蒙錄諸侯之幣也王氏補注曰左氏傳號叔王季之穆也在畿內謂之西號括地志故城在岐州陳倉縣王氏自注今鳳翔秋濤按陳倉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號文公其後也唐世系表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蒙說文艸名古字假借凡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孤絺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十

卿大夫玄冕之旒諸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玉皆三采孤四三命之卿三再命之大夫再玉皆朱綠

秋濤曰左傳號國字公羊皆作郭說文虎部號虎所攬畫明文也郭在邑部云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从邑聲據此則國名之號正當作郭號乃假借字耳又考說文錄金色也後世用為省錄字慮之假借也故錄因即慮因書納於大麓鄭注尚書大傳麓者錄也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王充論衡正說篇亦曰大麓三公之位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蓋今文尚書博士家說皆以麓為錄亦同聲相借也然則此篇之借麓為錄不足異

矣

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

孔氏曰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皆國

名爲諸侯二舅成王之舅姜秋濤按姜上兄弟也秋濤

按自曹叔以下王氏補注曰左氏傳應武之穆也曹

文之昭也武王封其子於應王氏自注今汝州葉縣

山縣東三十里有封弟叔振鐸於曹王氏自注今廣

濟按故曹國今山東曲禮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傳曰

齊甥舅之國

秋濤曰按禮記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又曰家不臺

門爾雅釋宮閣謂之臺孔疏曰兩邊築閣爲基基上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十一

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

故不得也徐氏師曾曰臺門門之兩旁築土爲臺而

起屋於其上也萬氏斯大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

皆直入無堂屋相間路門內爲路寢卽內朝治朝外

朝就門而立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卽視朝時也然

則天子諸侯路寢之外別無朝堂韓詩外傳云吾君

有治事之臺卽此臺門也君日視朝於此門之外則

廷故古人稱朝廷不稱朝堂也按此篇之內臺外臺

觀諸家所論可瞭然矣

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

中子次之

孔氏曰此要服於比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

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王氏補注

曰服言服王事也比近也以職方九服約之比服其

侯甸要服其男采衛荒服其蠻夷鎮蕃與祭公謀父

諫穆王謂先王之制有甸侯賓要荒亦與職方異曲

禮同姓謂之伯父中子王之支子也

秋濤曰按易比之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象傳曰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然則侯服甸服固可稱比服

矣金氏履祥曰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

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

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十二

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矣秋濤按禹貢之五服甸侯

綏要荒也職方之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也一

虞夏制一周制其有不合朱子謂一代自有一代之

制是也乃祭公所言與職方又異此所言又與祭公

異至周室大行人止載六服外爲蕃國內侯甸男采

衛五服名同職方而要服則職方所無鄭注以要服

爲蠻服蕃國爲夷服鎮服蕃服然則周官一書而九

服之名已有歧異其詳固不可考矣又按書呂刑王

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是皆指

同姓諸侯而言此篇所云中子亦其比也

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

一本無二字非是

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

孔氏曰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王氏補注曰職方

九服并王畿方五千五百里此三服方六千里王畿

不與焉其在周官未作之時乎洛誥傳諸侯采服來

受命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

秋濤曰孔氏以此服名為殷制者按九州之名禹貢

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夏制也職方有青并幽而無

徐梁營周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非夏非

周孫炎疑是殷制後人多從其說又禮王制篇設官

制度凡與周制異者鄭注多以為殷制王會時在周

初六典之書尚未訂定故知其仍用殷制當不謬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堂後東北為赤帑焉浴盆在其中

孔氏曰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王氏補注曰浴盆

禮記謂之杆

秋濤曰杆說文本訓所以涂也關東謂之椶即今之

鈔鏝字也經傳多借杆為孟字禮玉藻篇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所謂杆指浴盤而言儀禮既

夕篇兩敦兩杆鄭注杆盛湯漿荀子杆方而水方則

凡盤之名也

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

六一作亦非是

孔氏曰鶴鳧羽為旌旄也王氏補注曰書五子之歌

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公羊說王度

記云天子駕六析羽為旌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

文陸璣曰青色卑腳短喙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注

青青雀水鳥秋濤按雀今本誤作雀依鄭注訂正

秋濤曰按詩干旄正義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孟

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駕四士駕二

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

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

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駁之曰周禮校人掌王馬

之政凡頒王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

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四

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

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

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

古無駕三之制也據此是漢儒多主六馬之說者惟

毛鄭為不同爾浚儀謂漢世多言天子駕四失於未

詳考也又按陰淺黑色也青陰羽謂青黑色之羽孔

以為鶴羽非是辨已見前

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

孔氏曰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士右彌士言尊

王泰嚳相儀之士也王氏補注曰泰大也彌終也泰

士蓋上士彌士蓋中士下士

秋濤曰易泰卦釋文引馬融注云泰大也又左傳哀九年遇泰之需孔疏亦云泰者大也古者上士稱元士亦取元之訓爲大故知泰士卽上士矣彌終也爾雅釋言文又易繫辭彌綸天地之道釋文引荀注又詩生民誕彌厥月卷阿俾爾彌爾性毛傳闕宮彌月不遲鄭箋又周語其飾彌章韋注並訓彌爲終泰士既爲上士則彌士自當爲中士下士也

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孔氏曰受賓幣一作贄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

王氏補注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秋濤曰孔氏注受賓幣者按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之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五

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注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又小宗伯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注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又服不氏云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又校人云受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秋濤按貢獻之物小宗伯受其總數皮則服不氏受之馬則校人受之其餘玉帛庭實各有司存不言可知矣陳氏禮書曰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

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僂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言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纁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凡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六

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纁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則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

道也

陳幣當外臺天玄駢宗馬十二駢一本作駢非孔氏曰陳束帛被馬於外臺天玄黑駢宗尊也王氏補注曰覲禮奉束帛被馬卓上王氏自注卓的也畫纁之事天謂之玄玄與黑別黑者北方之正色六爲玄則有黑有赤赤者陽之正黑者陰之正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秋濤按此後儀辨孔博雅駢屬也何葛切王氏自注左

氏傳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

秋濤曰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鄭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賈疏云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故訓卓爲的也秋濤按賈不解素的之義致後人疑而不用於是敖氏繼公郝氏敬皆解卓爲一馬居前卓然特出秦氏蕙田亦以周官校人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色此享禮之馬亦當然疑素的之說爲非今按敖與郝之說固謬秦氏又誤解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素的爲白色馬故疑鄭注而不敢從實則於素的之字義均未瞭然也按說文日部有昀訓明也白部無的鄭注的字乃說文素部勹字之假借說文素下云白致繪也勹下云白勹縞也急就篇有白勹顏師古曰謂白素之精者其光勹勹然也是則鄭注素的乃指帛之白者而言以束帛加匹馬之上書其國名以爲標識其義顯然無可疑者孔氏注此篇亦云陳束帛匹馬於外臺卽用鄭說也亦可見王會與覲禮有互相發明者矣又按說文韡韡也韡韡也雖二字轉注而於从素之義究未能闡發鄭君蓋不以爲然故於覲禮訓卓爲素的明覲禮之卓卽韡之假借也引

伸觸類渙然冰釋而後儒之不知妄疑者可廢然返矣此許鄭二君之書誠大有造於經學也又按覲禮馬用十匹不敢斥王之乘此篇馬以十二爲數者蓋當時尙未定用十匹之制故也又按天玄駝之駝从毛从曷浚儀引博雅訓駝也何葛切後青馬黑駝駝字从毛从葛浚儀云卽蠶字力涉切分爲二字今按天玄駝字一本誤作駝後青馬黑駝亦誤作駝疑本皆是駝字故並譌爲駝耳駝固不成字然上山乃廿之譌旁欠乃毛之譌尙可推而知也古人辨馬之色多言其蠶此十二馬合天數故亦取天玄色蠶之馬以示敬也若作駝駝之駝則於馬無所取義且駝字

王會篇箋釋 卷上

見周禮故書實古字也駝則說文未載係後起之字古人尙無駝字多假旃字爲之成周之初未必有此駝字也又按禮記明堂位夏后氏駝馬黑蠶般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蠶正義曰蕃赤也周尙赤熊氏以蕃蠶爲黑色與周尙乖非也秋濤按熊以蕃蠶爲黑色其說近古當有所本考說文蠶下色也从黑般聲蕃與蠶同韻部也又說文燿火煙上出也从火从黑中黑熏象也蕃與熏一聲之轉然則蕃固有黑義矣蕃與玄同在段氏古音第十四部聲又相近蓋熊以蕃蠶爲玄蠶當本於王會篇也明堂位所舉夏馬黑蠶般馬黑首則周馬亦黑蠶不足爲異蓋皆

取其合於天玄之色耳且玄色本兼赤黑亦與周之
尙亦不相悖也以此益知琕字之當爲琕矣

王玄縹璧綦十二玉一作玉璧一作碧綦一作基

孔氏曰此下三璧皆王玄縹謂以黑組紐之綦玉名

有十二王氏補注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王氏自注

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珣焉注玉屬綦即

珣也玉人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秋濤按玉人云璧

字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聘禮記絢組尺注云五

采成文曰絢用五采組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

墜絢組繫亦名纁藉聘禮曰上介屈纁以授賓其組

上以玄爲天下以絳爲地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九

秋濤曰孔氏以綦爲玉名浚儀引珣珣珣證之者考

說文珣下注醫無閭之珣珣珣周書所謂夷玉也書

顧命夷玉鄭注云東北之珣珣珣也按醫無閭山在

今奉天錦州府廣甯縣錦州出錦川石美者瑩潤如

玉大者可作几爾雅列於九府顧命陳于東序誠重

之也周官弁師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珣鄭注珣讀

如綦車轂之綦按說文璫弁飾也往往冒玉也是許

謂以玉飾弁曰璫也鄭則易珣爲綦綦結也皮弁之

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蓋鄭意謂經文

珣字乃玉名故易爲綦字今此篇綦字浚儀易爲珣

字即用鄭君例也

參方玄縹璧豹虎皮十二

孔氏曰參方陳幣三所也璧皮兼陳也王氏補注曰

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秋濤曰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

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

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賈疏曰知皮虎豹皮也者郊

特牲云云是享時所用故知也

秋濤按此篇言虎豹皮而不言璋者鄭君云二王後

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曰惟有皮馬無束帛可

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外別有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十

庭實可知然則此篇所言皮馬皆陳於庭者若圭璋

則不與皮馬並陳故不言也舉皮馬則有皮馬可知

矣

四方玄縹璧琮十二

孔氏曰琮珪也有鋒銳終一誤陳之四所方列之也

王氏補注曰玉人琮圭九寸判規圭之銳上者

秋濤曰按凡圭璋皆銳上浚儀謂琮珪獨爲圭之銳

上者語未明晰即孔氏謂琮爲圭有鋒銳亦與說文

載琮之本義不合且此篇本文皆言璧不言珪周官

小行人注云用圭璋者二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

圭璋其公侯之禮則玉人明言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享用璧琮則侯伯以下享更不得用圭璋矣是六幣以圭璋為尊當列於璧之前今列於諸幣之末非其次也詳此節正文本無圭字孔王二說皆因珍圭致誤不知玉人自言珍圭此篇自言璧珍不必強合按六幣之制圭以馬璋以皮此篇前有天玄黑既宗馬十二又有參方玄纁璧虎豹皮十二蓋舉皮馬以該圭璋也然則此一節必不專指圭以為言可知矣若論六幣六玉之次其琮琥璜之屬乎攷說文玉部珍璧上起美色也言璧而不言圭言起美色而不言刻上按鄭氏玉人注珠圭珍半以上又半為珠飾蓋珍之為字實兼刻上與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起美色二義鄭注珍圭則兼言之珠飾即美色也說文言璧珍則第舉起美色以括餘義以璧為圓玉無取於鋒銳之解也琮之制八方而有駟牙琥之制珠虎為文璜之制為半璧蓋皆以玉之有美色者陳之故曰璧珍所以別於諸璧也

外臺之四隅每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一本無每隅二字

孔氏曰每角帳一作息者隨所近也諸侯稱交王氏補注曰說文交交也掌次諸侯朝覲會同張大次小

次 秋濤曰諸侯所息之次謂之交閭者交取交其之義

說文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廣雅閭居也文選養生論注引莊子注曰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閭蓋兼此三義也

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駝謂之母兒

孔氏曰周公主東方則太公主西方東青馬則西白馬矣馬名未聞王氏補注曰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駝即鬻字王氏自注力涉切

秋濤曰按說文無駝字浚儀知駝即鬻字者攷周禮春官巾車有鬻羽蓋鄭注故書鬻為駝杜子春云當為鬻書亦或為駝釋文駝駝並音獵段氏玉裁曰按說文鬻或作鬻駝者鬻之譌也舊籍皆譌鬻為葛如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獵臘獵獵獵獵字或體皆從葛集韻鬻或作鬻然則駝即鬻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青馬黑駝王伯厚云駝即鬻字是也鬻聲妾聲聲類同在第八覃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為鬻字其作駝者從馬毛會意蓋古文鬻字之存於漢注中者陸氏云駝或音毛或說大繆駝果讀毛則杜無由改為鬻矣秋濤按鬻字草書與葛字相似此鬻誤為駝之由也杜子春既改讀以釋周官而集韻遂解駝為鬻未有知其當為鬻者浚儀之識卓矣然非段君詳為剖析又何能開千古之矇哉故備錄其說云

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禮一本作鬻誤

孔氏曰戟也名異一本方王氏補注曰營牆遺宮之

牆也司儀注宮墻上以爲牆後漢祭祀志爲墻重營

詩傳矛長二丈司馬法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

秋濤曰此節承上東方言則亦專指守東方營牆者

言也衣青者東方之色執矛亦東方之兵也攷禮記

會子問篇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

其方色與其兵鄭注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

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今集說從之穀

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氏集解五兵矛戟鉞

楯弓矢疏引徐逸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

弓矢在中央與隱義異趙氏坦曰按楚南方國也左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氏莊四年傳授師子焉方言戟楚謂之釘周西伯也

書牧誓武王伐紂杖黃鉞此皆因其方所用之兵爾

徐說是陳編修壽祺曰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言五

兵五鼓則五兵數楯與鼓非也秋濤按淮南子時則

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

其兵鍛周官司兵掌五兵五楯鄭司農云五兵者戈

及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

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此守者正是

步兵故有弓矢也至五方分配五兵竊以淮南之說

近是惟鍛字當正作及蓋矛戟戈古之制兵分配

四方於義允愜中央土本無定位故或以夷矛或以

弓矢或以劍當之無不可也若鍛字說文訓鉞有鐔

則亦劍也不應復出蓋淮南本文作及傳寫誤增偏

旁耳以東方推而言之則守南方營牆者當衣赤操

弓執戟守西方營牆者當衣白操弓執戈守北方營

牆者當衣黑操弓執及此不言者舉一方以該其餘

也又案此節止言東方之守者而不及餘方向固疑

之今細玩孔氏注戟也各異方五字恍然悟此節之

下必有奪文無疑也蓋原文紀西南北各方向守者所

執之兵而別著異名故孔氏以戟也釋之又謂其各

異方耳今本簡編奪誤幸猶存此注可以察知其端

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麋

孔氏曰稷慎肅慎也貢麋似鹿正北內臺北也王氏

補注曰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

所貴寶爲贊注周書王會備焉書序成王既伐東夷

肅慎來賀王氏自注史記作息慎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曰不

咸有肅慎氏之國在白民北注去遼東三千餘里後

漢書挹婁古肅慎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唐

地理志渤海王城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慎城說文麋

麋屬急就篇注似鹿尾大而一角談說者飾其尾執

之以爲儀司馬相如上林賦麋麋漢書粵地山多麋

麋麋似鹿而大麋似鹿而小山海經風雨之山卽谷

之山多塵周書世俘篇武王狩禽塵十有六華陽國

志鄭縣宜君山出塵尾王氏自注之庚切

秋濤曰謹按 盛京通志晉書肅慎在不咸山北廣

袤數千里不咸即長白山松漠紀聞稱肅慎古城在

渤海上海京渤海都臨呼爾罕為今瑚爾哈河實甯古

塔境遼時遼陽府有肅慎縣黃龍府黃龍縣亦渤海

肅慎縣地則為承德鐵嶺即古肅慎之明證也蓋自

承德鐵嶺以北至吉林黑龍江皆肅慎之境其廣大

可知矣考竹書紀年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大

戴禮五帝德篇及史記五帝紀並作息慎鄭康成云

息慎或謂之肅慎也周成王時肅慎來賀貢楛矢銘

王會篇箋釋 卷上

表

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孔

子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

有咫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以上

諸書咸稱肅慎獨王會稱稷慎者郝氏懿行曰肅息

稷三字聲轉字通也張揖注上林賦云塵似鹿而大

卑雅云其尾辟塵又引名苑云鹿之大者曰塵羣鹿

隨之皆視塵所往塵尾所轉為準古之談者揮焉良

為是也今志載物產有麋鹿馬鹿駝鹿麀麀麀麀麀

皆塵之類也

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

孔氏曰穢韓一本穢東夷別種王氏補注曰後漢東

夷傳澹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

至樂浪王氏自注山海經注今扶餘國即爾雅注鮓

魚似鮓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

八九尺水經注廣志曰鮓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

鱧出伊水史記謂之人魚王氏自注始皇葬以膏為燭司馬相如

上林賦注鮓鮓魚也似鮓有四足聲如嬰兒宋祁益

部方物圖鮓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如鮓四足能

緣木聲如兒啼

秋濤曰按穢與澹古字相通今岫巖鳳皇二城為古

澹國地漢屬玄菟郡新唐書渤海以澹故地為東京

曰龍原府又曰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後漢書云

王會篇箋釋 卷上

表

澹國東窮大海則今朝鮮國北境咸統於其內矣澹

儀以前兒為鮓魚者按徐廣云人魚似鮓而四足即

鮓魚也史記正義引異物志曰人魚似人形不堪食

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

按澹國正在東海之濱也合觀諸說則前兒之為鮓

魚確然無疑鮓魚字古蓋但作兒後人乃加魚旁若

宋祁所云則又鮓魚之因地異名者耳嶺表錄異記

鮓魚云今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鮓魚廣雅云鮓

鮓也是鮓鮓本一魚非形似也段氏說文注曰此魚

見書傳者不下數十處而人不知信少見則多怪也

余在雅州親見之按段所見蓋即雅江所出矣又按

北山經曰泱泱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鯨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郭璞注人魚卽鮫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是人魚之名其來已久不始於秦漢也又按爾雅鮫大者謂之鮫釋文音遐而初學記北戶錄引爾雅並作鮫音役廣韻集韻亦有鮫字並讀如役與鮫字形聲並異未詳孰是又按玉篇有鮫字注云而真切魚也南齊書張融傳鮫鮫鮫亦用鮫字蓋皆因史記人魚加偏旁耳獨洽聞記所言與鮫之形狀不類記曰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

王會篇箋釋

卷上

手

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云云按其所言當別是一種非鮫魚也附辨於此 秋濤又按畢尙書沅云作者之聖言辭簡要後儒爲之訓注如周書王會解穢人前兒良夷在子揚州禹發人鹿人周頭輝羝白民乘黃歐人蟬蛇等云經也其下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灸之霍則鳴曰在子禺魚名鹿人者若鹿迅走輝羝者羊也乘黃者似麒麟背有兩角蟬蛇順食之美等云則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秋濤按畢說辨矣然王會記當時貢獻奇物其形狀殊異當時史臣一一記之非待後儒之注釋也況如前兒在子儻當時不述其形後世必不知

爲何物如鹿之類後人亦不必爲注矣凡記事註理先提其要於前次詳其目於後古人屬詞之法大都如此必從而區分之曰某經某注則鑿也攻王會本文惟魚名二字確係孔注溷入今改正之餘則仍其舊貫而發凡於此

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一本幣字作方空人首脂其腹灸之霍則鳴曰在子

孔氏曰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王氏補注曰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今樂浪縣爾雅疏九夷二曰樂浪漢樂浪郡故朝鮮國藿豆葉王氏自注幣字疑秋濤曰漢樂浪郡治卽故朝鮮國今朝鮮平安道平

王會篇箋釋

卷上

末

壤府治是也又今奉天府海城縣漢玄菟郡地後改屬樂浪都尉蓋其地爲樂浪之西境也幣疑當作鼈言鼈身而人首物之尤異者也或說北山經獄法山有獸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獬郭音說文獬獸名劉淵林注吳都賦云獬子猿類猿身人面見人則笑是其形略與在子相近或曰北山經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名自呼也按竦斯與在子音近疑亦其類也或曰在子蓋陵魚也海內北經載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與朝鮮相近楚詞云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按今陵鯉徧身皆鱗不畏捶擊惟腹無

麟甲擊之則鳴與王會所紀在子相類畢尚書注山海經曰人面謂略似人形耳非必全肖人首也劉淵林吳都賦注陵鯉有四足狀如獺性好食蟻此幣字疑獺之譌聲相近也通雅曰鬱林博白山中有似鼈而首有毛能殺人或即此物乎案在子不知何物諸說皆未確姑存以備攷

揚州禹禹秋濤按舊本作揚州禹禹魚名按畢尚書云揚州禹禹經也禹魚名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今按魚名二字與本文不類其為孔注淵人無疑且解喻冠下孔注亦奇魚也亦字承上而言尤屬顯證前人不察每援引輒連下解喻冠併為一節讀之非也今從畢說訂正惟魚名或云當是一字或云二字其說不一以禹二字為正名也

孔氏曰魚名王氏補注曰說文鰓魚名皮有文出樂王會篇箋釋 卷上 圭

浪東曉神爵四年初捕收輪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鰓王氏自注魚上林賦禹禹郭璞曰禹禹魚皮有毛容切音願 偶又音願黃地黑文偶又音願

秋濤曰此揚州孔氏王氏俱無注今以上下文推之非淮海之揚州也當是今朝鮮國京畿道所屬之揚州所以知其然者蓋上文肅慎穢人良夷下文發人皆在東北海濱若以淮海揚州列此則非其次矣且彼揚州亦未聞有禹禹之魚也今案呂氏春秋恃君覽曰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此皆東北地名大解即下文之解則揚島蓋即此揚州矣東山經云檄蠹之山速林音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

其中多鱸鱸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犍鳴是鱸鱸之魚產于東北陬近海之地說文言鱸出樂浪東曉案西漢東曉縣在今朝鮮國京畿道城西南蓋王會揚州即在此處今其附近亦有地名揚州當是相沿古來舊名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嵎夷地在朝鮮暘谷與揚州聲轉字通疑是一地魚之名鱸蓋亦取嵎夷之地以命名以此互證尤為確鑿也至單名之鱸與雙名之禹禹段茂堂頗加區別今考其形狀實為一物則郝蘭皋已論之茲備錄二家之說而於段氏所云為之詳辨焉段氏玉裁說文注曰捕此魚輪考工者用其皮以飾器也周成王時揚州獻鰓見周書王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圭

會篇蓋漢時揚州地已無此物矣案此揚州本非淮故為今王會篇作禹禹考上林賦鰓與禹禹為二物此說今王會篇作禹禹考上林賦鰓與禹禹為二物作禹禹非是辨見 郝氏懿行山海經箋疏曰案史記裴駭集解引郭氏云鱸似鱧而黑此尋常鱸魚與山非此也說文鱸魚名本義山海經之鱸說文其又鱸魚皮有文出樂浪東曉云云此是王會之禹禹亦王會篇云揚州禹禹禹禹即鰓鰓聲之轉古字通也郭氏注上林賦云鰓魚有文彩又云禹禹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與說文鰓魚皮有文合徐廣注史記謂禹禹魚牛也即此經狀如犁牛郭注牛似虎文者是也說文云出樂浪東曉亦與此經合說已見前藝文類聚引博物志云

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卽是魚也秋濤按牛與禺俱一聲之轉牛魚亦曰牛頭魚東方海中及各大川中皆有之遼金時最以爲重品按段茂堂疑鱮與禺禺爲二魚祇因上林賦二名並見耳不知詞賦家用典偶爾重複不足以定物名也又凡雙名之物古人或止稱一字而一字之名亦可衍爲二字如山海經比翼之鳥名蠻蠻而景純圖讚云厥號曰蠻是經本雙名而止稱一字也北山經善鷲之鳥名鷲而圖讚云名曰鷲鷲是經本單名而衍爲二字也臧在東曰本一字而重言之古人每有這種文法是也明乎此則說文所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羊

引與諸家之解均可無疑矣

解隄冠秋濤案諸本誤與上揚州禺禺合爲一節今攷正說見前又案冠一本作寇

孔氏曰亦奇魚也

秋濤曰解國地在東北陬蓋卽今之費雅喀部人俗謂之魚皮島者也在三姓以東混同江口海口大島也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處僅百里許呂氏春秋恃君覽云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云云按呂覽此文皆言四方地名大解在夷穢之鄉則是東北之地與此書列次相合隄冠孔注以爲奇魚非也下文北唐以閩閩似隄冠按閩狀似隄而一角與魚形不類郭璞注山海經云閩卽

也今按隄冠之隄當爲羶字之通借羶羊也言解國以羊皮冠爲獻也按海外東經有玄股之國其爲人衣魚食驅又有勞民國爲人手足面目盡黑郭注以魚皮爲衣驅水鳥也郝氏註行曰今東北邊有魚皮島人正以魚爲衣也其冠以羊鹿皮戴其角如羊鹿然魚皮島之東北有勞國其人與魚皮島人面目手足皆黑色也以是驗知解國卽古玄股之國爲今之魚皮島隄冠卽其所冠之羊皮冠戴其角者也惟其戴角故閩獸之有角者似之矣

發人鹿人鹿人者若鹿迅走

孔氏曰發亦東夷迅疾王氏補注曰漢武帝詔曰周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羊

成康刑錯不用海外肅春北發渠搜氏羌祿服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大戴記五帝德曰北山戎發息慎管子曰發朝鮮之文皮博物志江漢有龜人能化爲虎鹿人蓋此類

秋濤曰按發爲國名見於大戴禮管子史記漢書或稱發或稱北發與此書之發人互證灼然可據惟顏師古解北發渠搜謂北方卽可徵發渠搜之人獨爲臆說其謬已甚近儒闕之是矣大戴少閒篇孔子告哀公述虞舜夏禹成湯文王之治皆云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此卽漢詔所本也然漢詔又以爲成康時事蓋據此篇而言五帝德篇所云亦指重華

史記五帝本紀本之是發之始見于虞夏時也管子揆度篇云玉帶有七筴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又輕重甲篇亦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彪他臥切服而以為幣乎是發在周時與朝鮮並著於東方也其地當與肅慎朝鮮相近今吉林境內有二發河一在城南四百七十里北流入輝發河一在城南六百六十餘里北流入混同江疑此二水即因發國得名又輝發河旁明時有輝發國或輝發即古發國舊壤未可知也云鹿人者攷夏小正八月云鹿人從傳曰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洪氏震煊曰或讀如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羣

人之相從也按此是小正傳本有二讀依後讀則謂鹿如人之相從依前讀則謂鹿人之從羣是名鹿為鹿人古有此語而發人所獻之鹿人則似鹿迅走又鹿中別一種耳或本作鹿無人字蓋淺人妄刪又或謂當作庶疑傳寫誤分為二字亦求其說而不得者也

俞人雖馬

孔氏曰俞東北夷雖馬音撫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音撫騏一本作舊加馬一角大王氏補注曰漢書巴俞注俞水名今渝州秋濤按宋渝州今爾雅驪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

茸此即驪也今深山中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秋濤曰俞人次于發人青邱之間則當為東北方之國浚儀引西南巴俞為證非也俞與倭聲相近疑即倭人也海內北經倭北倭屬燕魏志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其俗男子皆露紒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皆徒跣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按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魏志亦云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是倭為總名也史記正義云武后改倭國

王會篇箋釋 卷上

音

為日本山海經云倭屬燕者蓋周初時事歟孔氏注雖馬即騏者按爾雅釋畜今本作騏子虛賦云射游騏張揖注引爾雅亦作騏是張孔所見魏晉爾雅古本俱作騏釋文騏本又作騏是也騏有騏音故此篇借為雖也玉篇云騏騏也北山經云敦頭之山旄水其中多騏馬牛尾而白身一角蓋亦騏類郝氏懿行曰水經河水注云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然則天馬即騏矣

青邱狐九尾

孔氏曰青邱海東地名王氏補注曰服虔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彷徨

一萬... 野... 續修四庫全書第 7 版...

乎海外王氏自注郭氏曰山淮南子堯繳大風於青邱之澤瑞應圖九尾狐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呂氏春秋禹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於禹山海經青邱國在朝陽北其狐九尾青邱之山有獸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注竹書曰伯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秋濤按今郭璞注伯杼作栢三壽作王壽皆傳寫之譌

秋濤曰據服說青邱在齊國海東三百里則其地不遠蓋今登萊海中嶼也徐氏文靖竹書統箋曰按魯頌云三壽作朋又云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今據竹書征于東海及三壽則三壽疑東海古國名近魯者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甘櫨焉南山經基山又東三百里曰青邱之山有獸如狐九尾畢尚書曰箕山即基山青島即青邱也若十洲記云長洲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千五百里杜光庭嶽瀆名山記云濠州在東海一名青邱此皆同名異地且其說荒誕不足據矣又案大荒東經青邱之國有狐九尾注云太平則出而為瑞也南山經青邱之山云云郝氏懿行曰云能食人則非瑞應獸也且此但言狀如狐非即真狐郭云即九尾狐似誤按昔人多以九尾狐為瑞獸郝氏之說甚正錄之以破千古之惑

周頭輝羆輝羆者羊也秋濤按羆一作羆非蓋六朝時更誤之甚

孔氏曰周頭亦海東夷王氏補注曰羆牡羊也說文夷羊百斤左右為羆

秋濤曰按周頭亦曰周饒即焦僥國以其人短小而更有是名其國有二一在西南一在海東此次于青邱之後故知為海東之國也海外南經周饒國為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郭注周饒國曰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有五穀也畢尚書曰周饒即焦僥音相近也王會有周頭國即此國語曰焦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列子湯問篇云夏革曰從中州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又郭注焦僥國引詩含神霧云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二說相合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郝氏懿行曰周饒又聲轉為朱儒魏志東夷傳女王國又有朱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以上諸書所言皆海東之焦僥即此篇之周頭也疑所云去女王國四千餘里者近是若四十萬里則侈言其遠爾又淮南子墜形訓云西南方曰焦僥高誘注云長不滿三尺說文云西南僂人僂僂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韋昭亦云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助之即
焦饒國其人穴居也見史記正義凡此皆西南方之
國諸書但稱焦饒無作周饒周頭者不可不辨也說
文抵牡羊也詩毛傳義同曰輝羶者當是周頭方言
因而記之今蒙古語猶呼羊為輝亦一證也
黑齒白鹿白馬

孔氏曰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鹿白馬王氏補注曰
山海經黑齒國在青邱北為人黑齒注齒如漆呂氏
春秋禹東至鳥谷青邱之鄉黑齒之國東夷傳裸國
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吳都賦注西屠以
草染齒染白作黑伊尹朝獻商書正西漆齒管子雕

王會篇箋釋 卷上

毛

題黑齒注南夷之國南夷志黑齒蠻在永昌關南以
漆漆其齒見人以此為飾寢食則去之周語穆王征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宋符瑞志黃帝時南夷
乘白鹿來獻鬯

秋濤曰按此所言黑齒上文為青邱周頭下文為白
民則是東方之國非西遠之夷也孔注非是後儀所
引自吳都賦注以上皆東方之黑齒考證甚確自伊
尹朝獻商書以下皆西南夷漆齒之事不應濶入俱
當刪去又按大荒東經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
姓黍食使四鳥此蓋東方黑齒之先也魏志云倭國
東南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蓋即白民東南有黑齒

國船行一年可至今以地理度之當在呂宋瓜哇之
東古人海道迂曲故覺其遠耳又按海外東經黑齒
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畢尚書曰虞書宅嵎夷
曰暘谷說文作暘史記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淮
南子云日出湯谷案湯暘暘皆一也秋濤按以嵎夷
之暘谷為在海東黑齒之地似太遠存之以廣異聞
可也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本注文選背有兩角秋濤按一
背作皆俱誤

孔氏曰白民亦東南夷一無王氏補注曰山海經外
西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

王會篇箋釋 卷上

毛

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東夷傳九夷有白夷漢郊
祀歌警黃注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飛黃服阜注飛黃乘黃出西方
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宋符瑞志舜時地
出乘黃之馬

秋濤曰白民不知所在淮南子墜形訓有白民在肅
慎民之次民疑氏高誘注云白民白身民被髮亦白
疑白民在東方太平御覽白民國引博物志云日南
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而白裸袒無衣襦據此
則白民蓋指無衣裸袒而言當即裸國魏志東夷傳
曰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朱儒

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郭璞注山海經引作倭國之島十字形之島也此裸國或即白民也又按唐書載貞觀中扶南來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云其國在扶南之西參半之西南男女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岩險故人莫至此所謂白頭國者亦與山海經白身被髮之說合其或即白民歟大荒東經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是白民建國由來舊矣又按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以為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

王會篇箋釋 卷上

三

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為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並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當據以訂正之

東越海蜃

孔氏曰東越則海際蜃文蜃王氏補注曰通典東越即閩川地文選注引周書曰東越海蜃一本作海食誤本草經文蛤表有秋濤按原闕文生東海秋濤曰按史記東越傳注韋昭曰閩音武巾翻東越之別名也一統志曰閩越王無諸其先越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建元六年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元封元年國除為冶縣屬會稽郡吳置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陳始置閩州唐武德初置泉建二州時泉州治閩開元十三年改曰福州即今福建福州府是也元和郡縣志福州貢海蛤一統志福州府產海蛤說文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為蛤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本草經蟲魚部上品有海蛤陶隱居云以細如巨勝潤澤光淨者好圖經云久爛者為海蛤未爛有文理者為文蛤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四

甌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一作歐孔氏曰東越甌人也一作交州蛇為上珍北當作此此近也一作交州蛇為上珍王氏補注曰山海經甌居海中注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歧海中漢以東甌地立回浦縣秋濤按漢回浦縣在今浙江台後漢以章安縣王自注今溫州永即回浦之東甌鄉置永寧縣嘉縣輿地廣記溫台處皆東甌地秋濤按永嘉楊氏南裔異物志蝟唯大今為縣即浙江溫州府治地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王氏自注交州蝟蛇長十丈圍七八尺秋濤曰此云甌人亦作歐下言且歐伊尹四方令云正東越漚正南甌鄧蓋甌與漚歐並古字通也史記

索隱引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正義曰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歐按索隱正義所云歐人及西歐皆在粵地孔氏注此歐人以為東越歐人者蓋以山海經知之海內南經云海內東南甌以西者甌居海中閩居海中郭注曰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歧海中也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歧海中按山海經所敘自東而西首舉甌人列閩之前則甌人必是温州之東歐也又王會此篇歐人次于東越干越之間則其非珠崖交阯之甌尤灼然可見注又云交州蛇為上珍者引以證食蛇之事耳非謂此歐人即交州之甌也云蟬蛇者按蟬本訓為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罕

蝟此云蟬蛇孔王皆無注按蟬當讀上演切蛻蟬盤曲之貌王逸九思乘六蛟之蛻蟬注羣蛟之形也或作蟪然則蟬蛇云者亦因其盤曲之狀而名之也或謂蟬通作蟪韓子曰蟪似蛇漁者持蟪皆借蟪為蛇蟪之蟪如此則蟬蛇為二物且蟪本可食何待別言故知不然矣

於越納一本於上有姑字蓋涉下姊妹而衍

孔氏曰於越越也王氏補注曰春秋定哀時三書於越漢書于越注于發語聲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也納謂納貢

秋濤曰按越都會稽此云於越納下云會稽以蟪或

疑其複出不足為據不知下文會稽自是越國此文於越本作干越別為一地與會稽不同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見于周秦漢代之書者甚眾大要有二說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之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淮南原道訓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于越道非是淮南原道訓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故漢書貨殖傳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此一說也漢書孟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罕

康注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為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也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本如是今本或與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人發語聲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 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漢書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此又一說也此篇干越乃一國非二國自是越之別一種當以孟康李善韋昭之說為正其地即今之江西饒州府餘干縣治是也自漢以來二千年未嘗移治攷之此篇則周初已為建國其來尚矣自顏師古注漢書不知詳攷改干為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實

爲謬誤王懷祖先生曰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于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秋濤按王會之干越蓋既改爲于越之後又依春秋改于爲於輾轉變易故其跡尤隱自注家莫能悟其失卽懷祖先生亦未引據及之因其字已改爲於故也今以下文會稽證之知於越的爲干越之譌爰細爲剖析如此又案王會所載俱實指其方物而於越之納姊妹之珍孔氏無注浚儀以納爲納貢珍爲珍物與本書前後體例不符其說非是今按納乃鱮之假借字說文鱮魚似鼈無甲有尾無足口在腹下从魚納聲攷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畢

其形狀卽今銅盆魚也廣韻又作鱮字音訓並同干越所貢蓋卽是魚納與鱮古字相通或古人字少止作納字後乃加魚旁以爲分別文耳至博雅訓鱮爲鯢益部方物圖之鱮魚有足能緣木聲如兒啼皆指人魚而言與此同字異訓諸家字書不能分析遂致相溷是不可以無辨又按文選江賦注引臨海水土物志曰鱮魚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鱮扶粉切亦鱮之異名也又明屠本峻閩中海錯疏有魴魚亦卽此物所言形狀最詳錄之以資博識疏云黑魴形如團扇口在腹下無鱗軟骨紫黑色尾長如身能螫人徐勣補疏云此魚頭圓禿如燕身圓扁如簸尾圓

長如牛尾其尾極毒能螫人有中之者日夜號呼不止以其首似燕名燕魴魚以其尾似牛尾故又名牛尾魚其味美在肝俗呼魴魚屠氏疏又載魴類有鱣魴水蓋斑車黃貂之屬諸魴以黃貂爲第一斑車大者三四百斤黃貂土人薨以爲齋云云按是魚大者至三四百斤又可薨以致遠其充貢物宜矣又按廣韻魴字注河魚似鼈戴侗六書故云魴海魚無鱗狀如蝙蝠大者如車輪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黃魴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榭葉口在額下眼下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類編云白魴魚名詳觀諸說但色有黃白紫黑之異而形狀種類均相符合然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畢

則魴爲今名鱮鱣爲古名確是一物而前人字書韻書類書未有能考訂合一者皆疏漏也茲故詳爲考之如此鱮音納魴音洪亦作魴

姊妹珍

孔氏曰姊妹國後屬越王氏補注曰越語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注今大末輿地廣記衢州龍游縣本姑蔑越西鄙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作昧王氏自注亡結反秋濤按此字从目从妹亦蔑字也未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或作昧非

珍謂珍物

秋濤曰左傳哀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杜注東陽大末縣按大末秦縣晉改屬東陽郡卽

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是也亦曰姑末越絕書云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吳越春秋亦云南至于姑末蔑昧末妹可相通借者攷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昧目不明也从目末聲釋名云妹昧也猶日始入厯時少尙昧也白虎通廣雅並云妹末也晉語載味喜荀子作末喜是此四字音轉義通之證也春秋時為越西境而周初入貢則固自為一國矣又按珍孔氏無注浚儀以為珍物與前後文體例不合其說非也今按珍與瑱通廣韻瑱玉名也文選江淹雜體詩巡華過盈瑱注盈瑱盈尺之玉也後漢書班固傳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畢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瑱亦當為玉名注引廣雅訓為磧非也凡从珍之字古多與从真之字通用故說文珍髮之珍毛詩作鬣或又作鬣段氏云髮稠曰珍禾稠曰稹其意一也周官典瑞珍圭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又周官天府國之玉鎮注玉瑞也故書鎮作瑱一音珍鎮瑱珍聲類皆同是珍之為瑱灼然無疑蓋姑妹國以玉為貢也今衢州府西有川曰球川亦以玉為名是其地古嘗產玉故以為庭實矣

且甌文蜃甌一本作歐注亦然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卷引作具區獻蜃秋濤按作具區與孔注不合

孔氏曰且甌在越間問一本蜃大倉也王氏補注曰甌有二種伊尹朝獻商書正東滬又正南甌漢有東甌又有西甌駱閩越即西甌輿地志周時駱越及甌駱皆半姓通典貴州古西甌駱越之地王氏自注淮南子西甌秋廣西潯州府貴縣南非今之貴州省也爾雅蚌含漿注蚌即蜃也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山海經嶧皋山嶧皋水出焉其中多蜃王氏自注蜃小者名玼秋濤曰浚儀謂甌有二種今考其地實有三焉一曰東甌一曰閩越之西甌皆正東之甌也一曰駱越之西甌則正南之甌也東甌即此篇甌人已見前此且甌次干越姑妹之後蓋閩越之西甌也浚儀所引駱

王會篇箋釋 卷上

突

越貴州諸解皆指駱越之西甌而言宜刪去攷海內南經郭璞注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晉之建安郡即今之建甯府一統志古甌城在福建建甯府建安縣東南太平寰宇記漢吳世子劉駒發兵圍東甌即此建安縣志東甌城在縣東南百餘里南才里案此城實閩越之西甌寰宇記及建安志以為東甌東字皆誤又按且與查通建甯府崇安縣有查源洞查字从木且聲地名查源疑時崇安溪水本有且名甌城在且水之旁故曰且歐此亦古地名之僅存可考者也云文蜃者說文蜃大蛤雉入水所化也鄭注禮記曰大蛤曰蜃韋注國語曰小曰蛤大曰蜃高注呂

覽曰蜃蛤也高渾言之鄭韋析言之其實一也蜃之用詳於周禮左傳其甲可以飾器物或燒為灰而用之說文玉部珧蜃甲也珧蜃屬天子佩刀玉珧珧珧土珧珧珧珧蓋其物有文彩故古人制字从玉誠重之也

若人玄貝一本作共人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卷引作共家玄貝

孔氏曰若人一作共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一本作照貝也

非是此班王氏補注曰爾雅玄貝貽貝注黑也貝也

說文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

錢山海經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

貝禹貢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鹽鐵論幣與世易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宅

夏后氏以玄貝秋濤按夏后氏尚淮南子散宜生得玄故以玄貝為幣

大貝百朋

秋濤曰若人次于且歐之後孔氏以為吳越之蠻蓋

卽越之若耶山也越絕書云若耶大冢者去縣二十

五里指會稽縣而言今若耶山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四

十四里若耶溪出焉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古歐冶子

鑄劍之所按鑄劍事詳見越絕書吳越春秋咸云若

耶之溪涸而出銅漢武帝元鼎六年討東越越侯為

戈船下濼將軍出若耶古若人國蓋附近此山而東

漸於四明天台之海故以玄貝為貢爾又按爾雅玄貝貽貝釋文貽願餘之反本又作貽他來反字林作

蛤云黑貝也大才反王懷祖先生曰字林作蛤音大才反則作胎者是也胎黑色也呂氏春秋任數篇臺煤入甌中高注讀臺為臭云臭煤煙塵也家語在厄篇臭煤作始墨廣韻黠腫大黑之貌臭黠並音大才反義與字林蛤貝同古無蛤字借胎為之藝文類聚引爾雅正作胎胎與貽字相似故譌願音餘之反而陸從之非也按此解爾雅玄貝說極精確故備錄之海陽大蟹

孔氏曰海水之陽一蟹盈車王氏補注曰史記蘇秦曰楚東有海陽山海經大蟹在海中又女丑有大蟹注廣千里玄中記北海之蟹舉一蟹能加於山身故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吳

在水中

秋濤曰海陽後為楚地諸家地志不知其處以管見

攷之當在今江蘇蘇州府常熟縣北蕭齊嘗於此置

海陽縣屬南徐州晉陵郡所以知其然者攷史記蘇

秦說楚成王曰楚東有夏州海陽劉伯莊曰楚并吳

越地東至海海陽蓋謂楚之東南境是劉氏亦未能

確指其所在今按吳越春秋云越王追奔攻吳兵入

于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云云

子胥乃與種蠡夢曰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為汝開

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按此

蓋種蠡設為子胥之辭以安眾耳其事雖近奇異然吳越春秋漢人所作其時近古於古地名當不舛錯所云海陽在吳之東正常熟之海陽也與楚東之形勢正合凡蘇秦所言列國地名皆舉其最顯著者王會篇之海陽卽此無疑矣若晉徐州廣陵郡有海陽縣當在今江蘇揚州府境劉宋廣州義安郡有海陽縣卽今廣東潮州府海陽縣治此二海陽雖在楚東南然未見於周秦之書蓋名起於後世非其地矣又漢遼西郡有海陽縣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西北其地在東北陬非楚之東南境或以爲此篇之海陽果爾則不應列於甌越之間矣其說非是又按海

王會篇箋釋

卷上

吳

內北經所載大蟹郭注以爲千里之蟹與玄中記所言皆物之最鉅非可以爲貢者也此所記海陽大蟹蓋亦尋常巨蟹耳孔注謂盈車之蟹較是

目深桂

一本作自深注同

孔氏曰目深亦南蠻也王氏補注曰山海經招搖之山多桂注葉似枇杷花叢生冬夏常青間無雜木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秋濤曰說文深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按漢桂陽郡在今湖南直隸郴州其所屬南平縣在今湖南直隸桂陽州藍山縣東五里其水名深而地產桂蓋卽古目深國矣伊尹四方令云正東漚深是漚與深相

近今榔桂之地距閩越駱越之甌皆不甚遠疑周之目深卽商之深也海外北經有深目國爲人舉一手一目在其工臺東大荒北經云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郭璞注曰亦胡類但眼絕深按山海經之深目自是北方之國與此南方目深迥不相涉畢尚書引此以釋山海經非也本草別錄云桂生桂陽桂生南海山谷陶弘景曰南海卽是廣州此桂廣州出者好交州桂州者形段小而多脂肉亦好湘州始興桂陽縣者卽是小桂不如廣州者據此是漢魏以前皆重桂陽之桂自陶以後始謂桂陽不如交廣矣會稽以羈皆面西嚮一本無面字

王會篇箋釋

卷上

辛

孔氏曰其皮可以冠鼓冠一本作爲疑當作冒自大塵已下至此向西面也一無面字王氏補注曰越絕傳禹封大越上苗山秋濤按今本越會計更名會稽山海經江水多鼃注似蜥蜴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詩鼃鼓逢逢疏云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

秋濤曰吳越春秋云禹巡行天下會計修國之道因以會稽名山因爲地號此言山名會稽因卽以會稽名其地是秦漢立會稽郡之所由昉也史記夏本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名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又越王句踐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而奉守禹之祀文身

斷髮被草萊而邑焉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秋濤按越與揚一聲之轉會稽地屬揚州故少康封其子命曰越國百越之名皆緣此而起越絕書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水經注云秦望山南有嵯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一統志云故城在今會稽縣東五十八里相傳無餘所都也王會篇所言會稽之國蓋卽越地舉其都地以爲名也又按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三里此山見於職方爲揚州之

王會篇箋釋

卷上

至

鎮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山海經云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砮石郭璞注云上有禹冢及井水經注云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越絕書云棟猶鎮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又太史公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隋書開皇十四年詔以會稽山爲南鎮自唐宋以來列於嶽鎮海瀆之秩祀配於郊壇有事祭告使者相望蓋東南名山必以會稽爲稱首云至秦會稽郡因古會稽地爲名境土遠闊今之蘇州常州鎮江松江等府及浙江全省郡縣皆是而郡治則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西

漢會稽郡治亦然東漢至隋會稽郡治則爲今之浙江會稽縣以地勢揆之王會之會稽蓋專在越地而不能兼及吳地也輿卽輿字說文輿水蟲似蜥易長大陸璣詩疏云似蜥易長丈餘其甲如鎧皮堅厚可冒鼓字亦作鰓夏小正二月剝鰓傳云以冒鼓也

王會篇箋釋卷上終

錢塘諸可寶覆勘

吳縣吳大彬分校

王會篇箋釋

卷上

至

王會篇箋釋卷中

光澤何秋濤題

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孔氏曰亦在臺北與大塵相對義渠西戎國茲白一

名駁王氏補注曰西羌傳涇北有義渠之戎地理志

北地郡義渠道秦縣也括地志寧原慶三州秦北地

郡戰國為義渠戎國之地爾雅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山海經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三尾一角虎牙爪

音如鼓名曰駁食虎豹可以禦兵博物志茲白狀如

酋耳尾長參其身食虎豹王氏自注說苑師曠

秋濤曰自此義渠以下至奇幹凡二十國皆在西方

王會篇箋釋卷中

故列於西皆東嚮其序自北而南義渠西北之國列

於其首故言正北方以明之孔氏注云亦在臺北與

大塵相對者稷慎以下二十國皆東方之國列於東

方西嚮以稷慎為首最在於北與此義渠正相對也

義渠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甯州西北蓋其國都也

若其所轄之地則甚廣遠今慶陽府唐慶州及平涼府

所屬之固原州唐原州皆義渠舊壤唐史記秦本紀厲共

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躁公十三年義渠來伐

至渭南惠文君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十四年

更為元年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匈奴傳秦昭王

時宣太后詐殺義渠戎王遂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

西北地上郡按北地今慶陽府古西戎地周先公不

密居之春秋戰國為義渠地至隴西今狄道州先屬

戎上郡今綏德州先屬魏與戎界連故必滅義渠方

能有之又按周書史記解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

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氏以亡按孔晁注以

史記解為穆王之言則義渠之亡蓋在周成王以後

穆王以前厥後春秋戰國時又有義渠者蓋亡後復

興若陳蔡之比也墨子云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儀渠

即義渠古字通也又按孔知茲白即駁者蓋以爾雅

所說駁與此茲白形狀皆同也山海經說駁凡兩見

海外北經云北海內有獸焉其名曰駁狀如白馬鋸

王會篇箋釋卷中

牙食虎豹說與爾雅同又西山經中曲之山有獸焉

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

曰駁是食虎豹郭注曰爾雅說駁不道有角及虎爪

是郭意以海外北經所言為爾雅之駁疑西山經所

言之駁別是一物然郭注爾雅引山海經云有獸名

駁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則又兼兩說而

參合之劉逵注吳都賦引山海經亦云駁如馬白身

黑尾一角鋸牙虎爪音如鼓能食虎豹也亦并引海

外北經西山經之文舊說相承當必有據知古人之

言互有詳略不足致疑管子小問篇云桓公乘馬虎

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泚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古盤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
 食虎豹故虎疑焉說苑又云豹食駁駁食虎駁之狀
 有似駁馬二書所說並與山海經爾雅合駁亦作駁
 易說卦傳云乾為駁馬王虞云駁馬能食虎豹取其
 至健也孔疏云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蓋由其剛堅外
 著負力至健故易取象焉詩秦風隰有六駁毛傳引
 爾雅之駁為釋蓋此獸見於易詩列於釋畜古人常
 見之物不以為異也一切經音義引魏黃初三年六
 駁再見於野北齊書循吏傳張華原遷兗州刺史先
 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駁食之
 咸以化感所致二書言六駁皆用毛詩義郝氏懿行

曰駁為名六為數二書俱將六駁為名失之誣矣秋
 濤按茲白即駁似馬首耳即騶虞似虎諸書所載甚
 明博物志言茲白之形與首耳同濶二獸為一非也
 浚儀引以為說故附辨之

央本注一林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一本作尾
 身非參其身食虎豹秋濤按央林一作史林又
 是孔氏曰央林一本作戎之在西南者王氏補注曰山
 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
 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注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之
 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說乃釋之吾宜作
 虞王氏自注劉芳詩
 義疏騶虞或作吾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

獸大不辟虎狼閒尾倍其長名曰虞注閒大也虞蓋
 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首耳於陵英林音相邇其是乎
 淮南子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

秋濤曰央林亦作英林與鄭康成所見本合即於陵
 也或本作夾林史林皆字形之譌耳海內北經六韜
 皆作林氏國周書史記解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
 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
 之天下叛林氏即此國也薛綜注文選左思賦
 以林氏為山名非是諸書
 不言其國所在秋濤按央林當即春秋時之械林央
 與於於與械皆一聲之轉蓋央林國滅後地入于秦
 為械林地也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伐秦濟涇

而次鄭司馬子矯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杜
 注械林秦地不言所在或曰械林即舊鄭咸林也在
 今陝西直隸華州境江氏承顧氏棟高皆從之今按
 左傳言濟涇之後師至械林史記秦本紀亦言晉悼
 公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是
 械林地也涇水之西明甚攷涇水出今平涼府平涼
 縣西東北流逕其縣北又東逕華亭縣東北又東逕
 涇州北又東逕長武縣北又東逕邠州北又東南逕
 涇化縣西又南逕永壽縣東又南逕醴泉縣東又東
 南逕涇陽縣南又東南逕高陵縣西南入于渭按涇
 水入渭之處東距華州尚二百餘里是華州境內並

無涇水安得有械林且諸侯之師既已渡涇而西斷無忽又東至華州之理下文載樂厲馬首欲東乃歸則前此渡涇以後皆向西行不向東歸可知此亦足為旁證若華州則遠在渭南雖東歸之師亦不經由其地無論濟涇之師矣然則械林究當在何地曰欲知械林之所在當先知諸侯涉涇之所在胡臚明云涇水在今涇陽縣南七里左傳成十三年晉師及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晉師濟涇及侯麗而還襄十四年晉帥諸侯之師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即此水也按劉伯莊云侯麗在涇陽縣境劉氏說最古最確或以侯麗為自臨潼縣之驪戎國是為大謬然則械林亦當在今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涇陽縣西境揆之當日行軍道里正為密合王會央林與義渠相次涇陽地北距甯州亦不甚遠周書所稱林氏離戎蓋亦壤接之國離戎即春秋之驪戎在今臨潼縣東二十四里與涇陽相距尤近皆可互證是央林於陵械林氏皆為一地矣又按毛詩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曲阜孔叢伯廣林以王會無騶虞疑今本之脫按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曰行千里郭璞注引周書曰夾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

豹大傳謂之任獸吾宜作虞也臧氏庸曰酋耳即騶虞酋與騶聲相近段氏六書音均表酋聲第三部騶聲第四部畢校山海經依俗本周書改為尊非是莊氏葆琛曰耳當為牙牙即吾字秋濤按耳與牙隸字極相似因而致誤毛鄭所見本必皆作酋牙今大傳注作酋耳蓋後人轉依誤本周書改之非其舊也又按今本王會多誤衍之文以諸書參校應作酋牙者若白虎黑文尾參於身食虎豹為是毛傳白虎上疑奪若字蓋既云騶虞義獸也而復云白虎如無若字則文意煩複矣王會紀茲白云若白馬句法正與此同又今本王會無黑文盧抱經學士以為脫此二字

王會篇箋釋

卷中

本

是也又按周官鐘師鄭康成注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賈疏曰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鄭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是其聖獸也秋濤按鄭書即周書鄭周音近而誤許君蓋引王會篇為說鄭無較且引以注周禮則義與許同也其作鄭志答張逸問直引周史王會為說尤顯然可證近人有引儀禮鄭注謂鄭注禮則從韓魯說答志則從毛說者及禮記射義云騶虞樂官備也鄭注騶虞毛詩篇名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靶射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正義曰以靶射賢也謂一發而得五靶猶若君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七

其仁

北唐本注一以閭閻似隄冠一本作閭

孔氏曰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射禮以閭象為射器王

氏補注曰山海經縣雍王氏自注今在

按山在今山西太原其多玉其獸多閭注閭即隄

也似隄而歧蹄角如靈羊一名山驢輝諸之山其獸

多閭荆山多閭女几之山多閭風雨之山多閭鄉射

禮於郊則閭中注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

北唐即晉陽也詩晉謂之唐傳曰晉居深山戎狄之

與鄰

秋濤曰前已有唐叔而此復云北唐或疑非晉陽地

一求而得五賢以驕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乎其仁
人又儀禮鄉射禮鄭注驕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乎其仁
義曰驕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狝五狝于嗟
又鄭志張逸問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備者取其
一發五狝言多賢也合觀三書之說鄭意皆同其解
驕虞並用毛說解樂官備則以五狝五狝為言未嘗
以驕虞為官名是鄭注禮亦不從韓魯所云鄭有二
未詳考也疑古本王會食虎豹下當有不食生物之
文今本奪去也或云既食自死之肉則食虎豹三字
當因上文茲白鋸牙食虎豹而誤衍庸之說不知驕
虞性仁惡殺故于虎豹之嗜殺者則食之合乎殺以
止殺之義故謂之義獸攷郭景純所引已有此三字
其非誤衍甚明矣藝文類聚引景純驕虞讚云怪獸
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驕虞詩歎
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驕虞詩歎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八

按左傳定四年子魚曰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
夏政疆以戎索是唐之封本在戎境叔虞既因故國
為唐侯其北之戎國亦自名為北唐如今之哈密既
有鎮守大臣又自有哈密國王正其比也下文樓煩
之戎其地亦與晉陽相近可為互證蓋此戎地在唐
國之北故命曰北唐爾今山西太原府所屬之太原
縣治在府西南四十里即古唐國北唐當在其北與
樓煩相接矣爾雅釋畜邢疏引竹書紀年曰北唐之
君來見驪馬是生綠耳今本紀年云周穆王八年北
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綠耳然則北唐地出良馬所
謂冀之北土馬所生者也成为王時貢閭者閭亦馬屬
也儀禮鄭注引周書北唐作北堂堂唐古字通用山
海經所載諸山多閭者甚眾按閭即驢之異文說文
驢似馬長耳驢驢子也段氏曰驢驢驢驢驢驢驢
太史公皆謂為匈奴奇畜本中國所不用故字皆不
見經傳蓋秦人造之耳今按說文肉部羸畧名段氏
云蓋羸之古字羸可畜于家則謂之畜宜也是羸之
為物見于上古故製字如羸羸羸羸之屬皆从羸有
羸則有驢不得謂為秦人所製也況諸字多見於爾
雅平安邱王大令筠說文句讀曰爾雅釋獸雖有驢
字而非主言驢竊疑王會解之北唐以閭即此物也
周成王初得之以為異物故大射禮有閭中鄭注曰

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者後來蕃息遂有專字作驢反疑閭為異物也秋濤按萊友以閭即驢字說極是惟王會所紀不必異物若長沙鼈禽人菅之類遠方來獻則記之非皆中國所無也伏讀

御批

通鑑輯覽有曰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率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產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以是知史謂驢騾為匈奴奇畜者蓋雖畜之而不能多故謂之奇畜與上文多馬牛羊為對文非謂中原無驢騾也山海經載懸瓊山多閭正在北唐境內北唐之貢閭以其所有為貢不足異而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九

此次所貢之閭有角似羊異于常閭故又特記之曰閭似踰冠若長沙所貢之鼈與中國所有者無異則不別言其形狀矣此古人屬詞之法也成王既得有角之閭而大射儀因作其象為射器以示服遠之義後人泥於閭中之形遂分閭驢為二物耳初學記引廣志云驢羊似驢蓋別有此一種介在驢與羊之間者後世目為驢羊古人則但謂之閭即王會所載是已踰冠者郝氏懿行曰踰疑踰字之譌爾雅夏羊牡踰牝殺是也按踰冠蓋即指解國之羊皮冠上戴其角與閭之戴角同形故舉以為譬喻也或曰此文閭似踰下本無冠字涉上文解踰冠而誤衍彼言解國

獻羊皮冠當有冠字此言閭有角似踰義無取於冠不當言踰冠也攷郭注山海經閭即踰也即字乃似字之譌蓋郭引王會以說山海經之閭其時王會之踰尚未譌為踰踰下亦無冠字足證今本之舛誤矣說亦近是爰附著之

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一本作鼯犬考證詳後

孔氏曰渠叟西戎之別名也王氏補注曰禹貢渠搜

地理志朔方今夏州有渠搜縣水經河自朔方東

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西域圖記鉢汗國在蔥嶺之西

五百餘里古之渠搜國山海經馬成之山有獸如白

犬而黑頭見人則飛露犬蓋此類鼯權俱切王氏自注一作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

若切

秋濤曰按渠搜國見於禹貢搜漢書作叟與王會同

顏師古云叟讀曰搜是也傅氏寅云陸氏曰漢志朔

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以余考之漢

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

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

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胡氏渭云按水經

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

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

支渠搜矣誤始道元陸氏因之渠搜與交阯對舉則

不在朔方可知龜茲音卑王國治去長安七千四百

八十里而上郡有龜茲縣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鑠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本裴矩西域圖記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蔥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豈漢時康居部落即古渠搜之地歟或曰鑠汗在蔥嶺之西以為渠搜母乃太遠曰奚有於是條支國臨西海去玉門陽關四萬餘里漢時猶且來獻今鑠汗國都去長安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浮河而下至平陽則視長安又差近何言太遠也西域傳云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一

千三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道里當略同又水經注引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云敦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并蔥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鑠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恰與秋濤按康居里數相符其為古渠搜國又何疑焉今伊犁西北哈薩克諸部落即古渠搜地歲時朝貢比於侯甸蓋 聖朝之德教遠矣大戴記孔子對哀公稱虞舜夏禹成湯文王之德皆云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蓋渠搜為西方甚遠之國故舉以明德化之極致也戴氏震水地記曰河源已南唐吐蕃今西藏之境古崑崙國在焉積石已東北今青海之境古析支在焉漢通大宛西域踰蔥嶺而西古渠搜在焉三地大小諸國通稱西戎繫于

雍州形勢蓋可得而詳也又案鼯字盧學士文弼校曰案廣韻鼯北教切能飛食虎豹正此是也說文鼯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選作鼯王融三月三日鼯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也讀書雜誌王懷祖先生日案作鼯者是也海內北經曰鼯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鼯音鈞亦以作鼯者為是說文鼯字解曰北方有鼯犬食人從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即本於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搜彼言食人此言食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鼯犬是本字此作鼯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鼯犬而盧以為字譌則未達假借之旨也鼯鼯字形相似故誤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二

而為鼯鼯是鼠屬與狗犬無涉說文鼯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韻鼯鼠屬能飛食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而又云能飛食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鼯犬而誤盧引廣韻能飛食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鼠為風犬以牽合鼯犬其失也誣矣

樓煩

本注一

星施者珥旄本注文選注羽旄

孔氏曰樓煩北煩當作地施所以為旄羽珥一本作珥旄所以為旄羽耳本注文選注王氏補注曰匈奴傳晉北有樓煩之戎伊尹朝獻商書正北樓煩地理志鴈門樓煩縣故樓煩胡也王氏自注故城在代州崞縣京趙世家主父出代西遇樓煩王

於西旄以旄牛尾山海經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注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爾雅犛牛旄牛也顏師古曰今謂偏牛揚雄甘泉賦流星旄以電爛荀子西海文旄

秋濤曰按樓煩始見於商初史記云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又云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正義引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為高闕也秋濤按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以為邊塞則長城以內地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三

半皆樓煩故壤矣唐朔州善陽縣即今山西朔平府朔州治也又史云匈奴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是樓煩國直至楚漢之閒始為匈奴所滅也史又云衛青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蓋匈奴滅樓煩仍以其餘眾設樓煩王故又為衛青所破然衛青所破之樓煩在黃河南為今鄂爾多斯地趙取樓煩故地以高闕為塞高闕在陰山西陰山在今吳喇武旗西北地又跨乎河北蓋樓煩本戎國戰國時特為強盛故地形寥濶若是西漢鴈門郡樓煩縣在今山西直隸代州崞縣東北宋崞縣與今治同此當為樓煩

之都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按唐嵐州又為樓煩郡在今山西太原府嵐縣北亦古樓煩境內也云星旄者說文旄字注曰晉樂旄字子旗知旄者旗也段氏曰自假旄為收而旄从於之意隱矣故明之王會訓旄為旄亦明从於之義可補說文所未備旄是旄旗之類古以犛牛尾注竿首如斗童童然故詩言干旄言建旄言設旄其字从於从毛以形聲兼會意望之若星故曰星旄星旄其懸若珥故曰珥旄也以犛牛尾注旗竿遂謂此旗為旄因而謂犛牛尾曰旄謂犛牛曰旄牛名之相因者也禹貢兩

言羽旄周官旄人旄舞皆謂犛牛尾曰旄也王會之旄亦猶是也說文犛西南夷長髦牛也犛犛牛尾也此皆正字而經典罕用矣徐星伯先生曰今蘭州青海多旄牛大與常牛等色多青染其毛為兩纓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四

卜盧以紉牛紉牛者牛之小者也一本卜作十又牛上無紉字又一本紉作是紉非孔氏曰卜盧盧人面一無面字西北戎也合盧水是王氏補注曰牧誓微盧彭濮人注盧在西北立政夷微盧烝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左氏傳有盧戎紉與綵同詩有球其角球曲貌穀梁傳解角注球球然角貌秋濤曰孔氏以卜盧為西北之戎者攷漢書西域傳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今之南不當道又曰精絕國南至戎盧國四日行按戎盧國地當在今土魯蕃之南和闐之東以戎盧為名其即古西戎舊國可知又按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曰元狩二年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音討速濩音速濩音卜崔有邀濩王則是國名也涉孤奴水過焉支山千有餘里斬盧胡王張晏曰盧胡國名也又云趙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邀濩王封破奴為從驃侯按焉支山括地志云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五

亦名刪丹山在甘肅丹縣東南五十里唐刪丹縣即今甘肅丹縣邀濩國在此山之南盧胡國在此山之北相去已千餘里而戎盧國又在其西千里之外蓋皆古卜盧戎國故壤卜濩古字通用遐荒地廣民稀廣袤動踰千里不足為異地在中國之西北陬故孔氏云西北戎牧誓之盧注以為在西北核其地勢俱密合也甘州有合黎水疑即孔注所云合盧水黎訓為黑盧亦訓為黑音義俱相近也孔穎達書疏不解盧在西北之義乃云在蜀之西北其說甚謬至浚儀引括地志及左傳之盧戎為說攷左傳桓十三年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盧戎南蠻顧氏曰其後地入于楚

為廬邑

文十六年傳自廬以在廬廬同食是也

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

東北五十里有中廬鎮即其地若唐之竹山縣即今鄭陽府竹山縣治唐之金州即今陝西興安府皆在周之南方按此上下文諸國咸居西北則南方之廬列此非其次今故不用其說而附辨于此焉執字从九與从丸之執不同廣韻集韻並云執同練按執有曲義亦有小義曲義取與句以同音說文句曲也以相糾練也故凡从句从以之字多以曲為訓浚儀所引諸說是也執與練同竊考凡从九从求之字多取小義如爾雅茱櫟醜茱櫟者木實之絕小者也又杝槩梅本草云即今山查其實亦甚小又槩其實球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六

即椽子亦似栗而小以是推之疑周官牛人所謂求牛亦指牛之小者而言也牛人云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以享牛為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為禱于鬼神求福之牛鄭康成則以享牛為獻神正祭之牛求牛為終事釋祭之牛今按前祭一日及正祭釋祭所用牛形狀無異似無須分別言之疑享牛指牛之大者宗廟之牛角握是也求牛指牛之小者天地之牛角繭栗是也以其形大小不同故區別言之牛人擇于公牛之中而以授牧人充人養之然後在滌三月而展牲告牲協乎至敬矣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鼈前後有首一本無下鼈封二字蓋淺人妄刪

孔氏曰區陽亦戎之名王氏補注曰盛弘之荊州記
武陵郡西有陽山山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
食一頭行山中有時見之者

秋濤曰孔氏不言區陽所在後儀引荊州記意以陽
山為區陽按明史地理志貴州省黎平府有鷓陽土
司地在故武陵郡之西然皆南方之地非西戎也攷
鼈封即山海經之井封經言井封在巫咸東欲知井
封之所在當先求巫咸之所在地理志云安邑巫咸
山在東漢安邑縣在今山西直隸解州夏縣北畢尚
書云巫咸山在夏縣是也巫咸既地屬河東井封當
與相近今陝西延安府有區水延安正與河東為鄰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七

壤然則產鼈封之區陽當即區水之陽也疑山海經
本作井封在巫咸西輾轉傳寫偶誤西為東耳西山
經云申山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水經注區水世
謂之清水隋書地理志金明有清水元和郡縣志云
清水俗名去斤水太平寰宇記謂之濯斤川金史地
理志謂之濯巾川水出今陝西安塞縣西北一百五
十里蘆關嶺南逕膚施延長宜川三縣入於河按區
水所經郡邑皆在西戎地與孔氏所云區陽亦戎之
名正為密合是區陽即為今延安府地灼然無疑矣
云鼈封即井封者攷海外西經井封在巫咸東其狀
如鼈前後皆有黑首畢注曰王會解云鼈封者若鼈

前後有首并鼈音之緩急疑即此又大荒西經大荒

之中有山名曰鑿鑿鉅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
名曰屏蓬郭注鑿音如敖屏蓬即井封也語有輕重
耳秋濤按鑿鑿鉅與區字俱一聲之轉區當讀若歐
也日月所入即西方也鼈并屏皆聲轉字異耳後世
不聞有此物郭注井封云今弩弦蛇亦此類也爾雅
云中有枳首蛇郭注歧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
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弦按弩弦蛇雖有兩頭然形
非似鼈海內經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
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郭注委蛇也齊桓公出田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莊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八

周作朱冠也此亦蛇身而有兩首然非鼈封也大荒
南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
名曰䟽踴郭注出狹名國黠惕兩音畢注曰莊子云
西北之下者洪陽處之陸德明音義云司馬曰洪陽
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呂氏春秋本味篇
云伊尹曰肉之美者述蕩之擊高誘注曰獸名形則
未聞案即此是也又案䟽踴當為述蕩之誤篆文是
足相似故亂之玉篇有䟽踴無踴字郭注黠惕之惕
亦當為踴廣韻作䟽踴引此非也按䟽踴獸形兩頭
或疑即鼈封之異名誠亦近似然經言左右有首又
與前後有首微別未可遽合為一物矣郝氏懿行曰

或云并封卽兩頭鹿也後漢書西南夷傳云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注云見華陽國志晉常璩華陽國志云雲南郡蜀建興三年置有熊倉山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載蔡苴機兩頭鹿也胎中屎主敷惡瘡蛇虺毒段成式酉陽雜俎曰邪希兩頭鹿也夷謂鹿爲邪矢爲希蓋亦因其矢能療疾故以爲名方以智通雅云蔡苴機兩頭麋也出永昌郡博物志蔡余義獸似鹿兩頭其胎中屎四時取之蔡余義卽蔡苴機也月令廣義引博物志云雲南郡出茶首是兩頭鹿胎可治蛇虺毒以四月取之茶首音蔡茂按卽蔡苴機余與茶苴與首茂與義相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十九

沿而譌升菴元美皆載茶首皆不知蔡苴之譌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載雙頭鹿云當作茶首機未知孰是按獸類前後有首者惟斯最著荊州記所言亦是此物或卽鼈封而方俗殊名未可知也

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一本書及注俱作規規非是又一本奪下麟字獸上奪仁字

孔氏曰規規亦戎也麟似鹿牛尾一角馬蹄也王氏

補注曰爾雅麋麋身牛尾一角角端有肉陸璣疏云

音中鐘呂行中規矩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王者至仁

則出宋符瑞志成王時麒麟游苑

秋濤曰孔氏以規規爲戎者案規與邾古字通史記

秦本紀云武公十年伐邾戎初縣之漢地理志隴

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卽邾戎邑也西山經有邽山郭音圭畢尙書曰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北三十里秦有邾戎漢有上邽縣其爲字从邑山以邑名也邾戎其在上古乎或曰山經邽山不聞出麟恐非此也不知麟鳳本非常有之物爲聖人而出邾戎得而獻之卽爲周之瑞矣卽如海水不波越裳氏知中國有聖人亦此義也下文西申之貢鳳鳥亦然又按詩麟之趾毛傳曰麟信而應禮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按經典多作麟爾雅作麋說文麋牝麒也麒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按說文以麟爲大牝鹿則麋是本字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二十

麟乃假借字也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又引服虔左傳注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陸璣疏又云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按相如賦所云卽大牝鹿之麟故王會特記之曰仁獸所以示靈物應符不侔恆品也又按詩毛氏春秋左傳服氏皆以麟爲信獸公羊氏則以爲仁獸二說不同五經異義許慎謹按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是異義謂麟爲信獸從毛服說

矣而說文則云仁獸蓋異義早成說文晚定用公羊說以其角端戴肉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也以王會證之則性仁之說當為定論矣

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一本無歸有德三字

孔氏曰其形似鶴一作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向仁國

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信也一作歸有德之君也王氏補注曰

爾雅鳳一名鷗注雞頭蛇頸燕頤龜背魚尾五彩色

高足六尺許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其狀如雞五采

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

曰仁腹文曰信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說文神鳥

也天老曰鳳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十一

下大安寧古作翮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亦以

為朋黨字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

鶡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蔡邕琴操成王時天下

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

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淮南子曰三皇鳳至於庭

三代鳳至於澤德彌澆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秋濤曰西申孔氏王氏皆不言所在今攷西山經有

申山區水出焉畢尚書注疑即陝西安塞縣北蘆關

嶺區水所出也又有上申之山畢注曰疑即米脂縣

北諸山也又有申首之山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

畢注曰按其道里當在榆林府北塞外今有海子山

是歟按榆林在北米脂在東安塞在西相距皆在數百里之內其山皆以申名惟安塞之申山最在于西殆即西申也此山以南既為古區陽國地則西申國當在山北為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境即古夏州也地與岐山相近周初鳳集岐山疑亦集于西申故其國得而獻之攷其地域亦屬西戎上文規規下文氏羌皆西戎國比類觀之可見矣禮記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升中于天則鳳鳥至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書傳及鄭氏馬氏皆以鳴鳥為鳳孔穎達疏曰詩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十二

後成王即位初時已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

故戒之周語曰周之興也鶡鶡鳴于岐山韋昭曰三

君云鶡鶡鳳之別名也按說文云鶡鶡屬神鳥也引國語證之解與韋注小異

劉達曰鶡鶡鳳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雜也說又異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

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賈逵傳云

武王終父之業鶡鶡在岐李賢注鶡鶡鳳別名也然

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冲人即政故恐其不復聞

也王氏鳴盛曰攷公劉河酌卷阿三詩序皆以為召

康公戒成王公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涖政召公

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民故作

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台然則君奭與公劉

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洞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
鳳至故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即政後甚久上距作
君爽時多年矣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
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道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
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所云當之其說固謬
此經疏又以卷阿為成王初即位作其時已有鳳至
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非也
今按西申貢鳳正在成王時與卷阿之鳳至必非一
事然則聖王治世感致休祥固不一足足矣又案王
會止言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未言有文也山海經
則言首翼背膺腹之文其說益奇畢注曰言首有文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是歸有德翼有文是歸有義背有文是歸有禮下悉
同也非云有文在其身曰德曰義也又按山海經言
鳳其狀如雞而史記正義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
引山海經並作其狀如鶴薛綜注東京賦引作鶴鶴
亦鶴也此王會孔晁注所本通觀諸說似以作鶴為
是說文云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響後蛇頸魚尾鶴
頸駕思龍文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
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莫
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靈藝文類聚引景純圖讚云
鳳皇靈鳥寶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
應我聖君

氏羌以鸞鳥一作其羌注中

孔氏曰氏羌地羌不同故謂之氏羌今謂之氏鸞文
於鳳一作大於亦歸於仁義者也王氏補注曰商頌
自彼氏羌牧誓羌髡說文西方羌从羊地理志隴西
有氏道羌道氏夷種名羌即西域媯羌之屬括地志
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羌也黃氏曰羌古姜姓三苗之
後居三危爾雅疏戎類曰耆羌山海經氏羌乞姓賈
捐之曰成王地西不過氏羌山海經女牀之山有鳥
狀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靈說文鸞
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成王時氏羌
獻焉王氏自注漢蔡邕曰凡象鳳者五多青瑞應圖
色者鸞徐鍇曰鸞似鳳而青與說文異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鸞鳥赤神之精鳳皇之佐尚書中候周公歸政於成
王太平制禮鸞鳥見王氏自注尚書經鸞鳴鸞鳴鳳鳴
生鳳皇鳥
皇生鸞鳥
秋濤曰大戴禮記孔子對哀公述虞舜夏禹成湯文
王之治皆云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是氏羌
自虞時已為建國說文羌西方牧羊人也詩鄭箋云
氏羌夷狄國在西方孔氏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
居在秦隴之西李巡說者羌為西戎之一耆羌即氏
羌也海內經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
始生氏羌此氏羌之先也竹書紀年成湯十九年氏
羌來貢武丁三十四年氏羌來賓曹氏曰成湯之時

氏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氏羌自謂此湯之典常也武王伐紂羌髡會于牧野蓋氏羌密邇豐鎬資其力以滅殷與他要荒之國不侔矣史記匈奴傳西接氏羌索隱曰按風俗通云二氏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又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非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按海內經謂氏羌乞姓而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裔徙于三危未詳孰是史記西南夷傳自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後漢書有西羌傳自後事跡詳載史冊秋濤按氏羌地域最廣如浚儀所舉漢之氏道在今甘肅直隸秦州清水縣西南羌道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在今甘肅直隸階州西北一百六十里邊外括地志所云岷州即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是洮州在今鞏昌府洮州廳西南七十里叢州當在今四川境又王氏詩地理考曰疊宕松諸州皆羌地按疊州在今洮州廳邊外南二百里宕州有二屬隴右道者在今岷州西南屬劍南道者在今四川直隸茂州西南又按西漢甸氏道屬廣漢郡在今階州文縣西又剛氏道亦屬廣漢郡在今四川龍安府平武縣東又湍氏道屬蜀郡在今龍安府松潘廳西北又破羌縣屬金城郡在今甘肅西甯府碾伯縣西又臨羌縣亦屬金城郡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以上皆氏羌地之尤著者也

大抵今甘肅西南四川西北青海之地皆古氏羌出沒之所西羌傳謂其所居無常依隨水草蓋與匈奴行國同俗秦厲共公時羌無弋爰劍居河湟間秦獻公時爰劍孫卬南出賜支河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或為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凡此皆輾轉流徙莽復氏羌故地或概指為古氏羌斯為乖矣山海經郭璞注云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按西戎即指氏羌畢尚書曰薛綜東都賦注曰女牀山在華西六百里考地理諸書山無所見按其道里或即鳳翔府岐山縣岐山也秋濤按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說文以鸞為神靈之精其形似雞疑世所傳陳倉寶雞蓋即鸞也岐山以西迫近西戎故女牀之鸞氏羌得以為獻古人謂鈴為鸞蓋象其聲也
巴人以比翼鳥
孔氏曰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一無此三字非不比不飛其名
鸞鸞王氏補注曰左傳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王氏今渝州巴縣秋濤按即今郡縣志渝州古巴國也四川重慶府附郭巴縣是
白二水東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其人勇銳歌舞以凌殷郊後封為巴子其地東至魚復西焚道接漢中南極牂柯王氏自注巴子縣南山海經後照始為巴人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

一第 20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頁 59

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鵯鵯注似鳧青赤色山海經崇
吾之山有鳥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
蠻蠻見則天下大水注比翼鳥也南山在結匈東南
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管仲曰西海
致比翼之鳥王氏自注曰注山海經其名曰鵯鵯應
爾雅南方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
圖王者德及高遠則至王嘉拾遺記成王時燃邱國
獻之狀如鵯而多力張華以爲一青一赤在參岬山
秋濤曰按海內經云西南有巴國大暉生成鳥咸鳥
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注爲之始祖
也海內南經云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
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竹書紀年云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帝啟八年使孟涂如巴莅訟是其事也晉常璩華陽
國志巴志曰人皇始出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
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
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
伯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
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
舞也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遠
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春秋桓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
聘鄧鄧南鄙攻而奪其幣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
師楚師伐申莊十八年巴伐楚克之文十六年巴與

秦楚共滅庸哀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鄧是後楚主
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與戰國時嘗
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顯王時楚國微弱
秦惠文王與巴蜀爲好蜀王弟苴稱親於巴巴蜀世
戰爭周慎觀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爲求
救於秦秦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
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又曰巴子都江
州縣名即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闡中一統志云
今巴縣漢仍爲巴郡治江州縣屬益州後漢因之獻帝初平
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議分巴爲二郡穎欲
得巴舊名故曰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龐

王會篇箋釋 卷中

義爲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胸臆至
魚復爲固陵郡建安六年魚復蹇胤白璋爭巴名乃
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義爲巴西太守是
爲三巴其巴郡歷蜀漢晉宋齊俱爲巴郡至隋初廢
郡改曰渝州唐曰渝州南平郡宋崇寧初改爲恭州
紹熙初升爲重慶府元改爲重慶路明仍爲府即今
四川重慶府是也又按自古言巴江者不一三巴記
云闡白二水南流曲折三面如巴字則專指嘉陵江
太平寰宇記所謂巴江則在通江縣界皆不以巴州
之水爲巴江也元豐九域志始言化成縣有巴江自
後遂獨以南江派水當之與古說異文獻通考巴州

巴江自古集州來派於郡治之右狀如巴字又曰字江輿地紀勝北江至巴州城東南分爲三流其中有小流橫貫成巴字故以爲名一統志曰南江縣巴江卽古宕渠水也秋濤按說文巴象蛇形蜀訓爲蟲巴蜀皆自古建國蓋因其地所有之物爲名如胸臆縣因其地多胸臆蟲卽以爲名正是其例所稱江學字流之說不足據也又按西山經言崇吾山有蠻蠻之鳥郝氏懿行曰博物志云崇邱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蛮又云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隅山今案蛮蠻聲之轉參隅崇邱亦聲之轉也秋濤按崇吾之山博物志及史記索隱俱引作崇邱昔人未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詳所在今按西山經載崇吾山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泚水泚水卽泚澤也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在今新疆之地以此攷之則崇吾之山亦當在新疆與泚澤附近管仲所云西海當據山經而言固不誤也王會巴人所獻則又產於蜀地者巴在西南故爾雅又以爲南方有比翼鳥也至王嘉拾遺記則皆荒誕之說耳不足徵信

方揚以皇鳥

揚一本

孔氏曰方揚一作揚亦戎別名皇鳥配於鳳者也王氏補注曰爾雅鳳其雌皇符瑞志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詩鳳皇鳴矣于彼高岡荀子詩曰鳳凰秋秋其

翼若干其聲若簫

秋濤曰孔氏知方揚亦戎別名者蓋以方揚爲揚戎也左傳僖十一年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同伐王城江氏曰揚拒泉皋在今河南府境按文八年公子遂及維戎盟于暴國語北有洛泉徐蒲知此戎種類不一然其始當在西方非居于伊維也攷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戎始居瓜州卽漢燉煌郡今甘肅直隸安西州地自瓜州遷于伊川計道途數千餘里以是推之揚拒泉皋之戎蓋亦自西方遷至者成王時入貢當是戎居西方未遷時也隋書地理志有符陽縣屬梁州清化郡在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北七十里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按符與方一聲之轉疑符陽或卽古方揚地未可知也又按大荒西經芒山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按芒與方揚音近疑卽一地或曰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祖白柳視肉三騅琬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按王母與方揚聲亦相近又疑方揚卽王母山故有皇鳥也爾雅皇鳥黃鳥邵氏晉通注疑卽王會之皇鳥此前人所未言者存以備攷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孔氏曰鳥有文彩者皋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皋

一作皇王氏補注曰蜀見于牧誓華陽國志蜀之先
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爲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
封焉寰宇記蠶叢始稱王次曰柏灌次曰魚臆其後
杜宇號望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
峨眉爲池澤禪位於開明自開明而上至蠶叢凡歷
千歲秦以其地爲蜀郡王氏自注今成都府秋濤爾
雅翰天雞注翰彩赤羽逸周書曰文翰若彩雞成王
時蜀人獻之說文翰天雞赤羽也逸周書文翰若翬
雉一名鷓風周成王時獻之翰雉肥翰音者魯郊以
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周慎靚王五年秦使張儀司
馬錯伐蜀滅之置蜀郡焉又按爾雅翰天雞从鳥此
篇文翰从羽按說文羽部翰天雞赤羽也引逸周書
文翰若翬雉云云鳥部翰雉肥翰音者也雞肥本作
從投本改正魯郊以丹雞云云然則翰字本訓爲雞
之肥者翰字則訓爲天雞王會文翰即天雞是也爾
雅今本作翰乃假借字耳釋文翰本又作翰樊云一
名山雞按山雞雖赤羽復無天雞之名山雞即鷓鷯
鷓鷯釋名所說是也郝氏懿行曰今所謂天雞出蜀
中者背文揚赤膺文五彩爛如舒錦一名錦雞未知
卽爾雅所釋否也秋濤按此雞既蜀產又有文彩與

爾雅王會俱合其爲文翰無疑又按爾雅有翰雉鷓
雉說文分爲二故云雉有十四種郭璞注則謂一物
二名卽白雉也西山經嶠冢之山鳥多白翰赤鷩注
白翰白鷩也亦名鷩雉又曰白雉北山經單張山有
鳥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鷩郭音夜畢
尚書曰此卽爾雅鷩雉郭云今白鷩也江東呼白鷩
亦名白雉是也北次二經謂之白鷩鷩音同古無
此字皆後人以聲合之秋濤按爾雅之翰卽今之鷩
字後世所稱白鷩卽白鷩字亦作翰鷩與此文翰爾
雅作鷩者不同故附列之又爾雅鷩雉字从卓郭注
今白鷩也江東白鷩釋文鷩丁單切至西山經郭注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之白鷩乃白鷩之省字體相似而音讀迥異所宜詳
辯者也
方人以孔鳥
孔氏曰方人亦戎別名孔與鷩相配者一作孔與王
氏補注曰東夷傳九夷有方夷竹書紀年少康卽位
方夷來賓孔雀生南海蓋鷩鳳之亞藝文類聚引周
書曰成王時西方人獻孔雀山海經南方多孔鳥春
秋元命苞火離爲孔雀異物志大如鴈而足高細頸
龍背似鳳自背及尾皆珠文五彩光耀長短相次羽
毛末皆員文五色相繞頭戴三毛長寸以爲冠足有
距迎晨則鳴相和人指其尾則儻交州記色青尾長

六七尺能舒舞足為節王氏自注漢南

秋濤曰孔氏云方人亦戎別名蓋因王會列於巴蜀

之次故知其為西戎浚儀引東方之方夷釋之非也

詩小雅往城于方毛傳曰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朱

子曰今靈夏等州之地又侵鎬及方鄭箋曰鎬也方

也皆北方地名朱子曰方疑即朔方也按朔方之方

地在西北與巴蜀絕遠又孔雀為炎方之禽其性畏

寒未聞朔方曾有是鳥則南仲所城之方與王會之

方蓋同名異地矣以今參攷諸書方人當即鬼方易

高宗伐鬼方詩大雅內巽於中國覃及鬼方毛傳曰

鬼方遠方也大戴禮帝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漢書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匡衡傳曰成湯化異俗懷鬼方又五行志注曰鬼方

絕遠之地一曰國名文選注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

則先零戎是也後漢西羌傳曰武丁伐西戎鬼方要

之武丁既伐鬼方則鬼方自是國名不得以遠方概

之世本注西羌傳皆以鬼方為西戎即孔氏晁所稱

方人為戎別名者也然所云先零即氏羌王會上文

已有氏羌則鬼方自別是一種竹書紀年云武丁三

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以此

推之鬼方當在荆之外徼故伐鬼方必先次於荆矣

一統志云貴州布政使司禹貢荆梁二州外徼商周

為鬼方地是也今貴州貴陽府屬有方番長官司在

定番州南八里元置方番河中府安撫司為八番之

一是方番之名其來已久方人或即其地未可知也

又按劉逵注蜀都賦云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又注

吳都賦云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阯

皆有之在山草中秋濤按永昌即今雲南永昌府為

古濮人地朱崖今廣東瓊州府崖州交阯今越南方

人在貴州與此諸地皆近故得孔雀以為貢楚辭云

寶孔鸞之所居又云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又云孔雀

盈園畜鸞皇只是古人多以鸞孔並稱故孔氏云與

鸞相配也

卜人以丹砂本注一作沙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孔氏曰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王氏補注曰太平

御覽卜人蓋今之濮人也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

濮牧誓注濮在江漢之南爾雅南至於濮鉛郡國志

越嶲會無縣華陽國志曰故濮人邑秋濤按漢會無

州治左氏傳巴濮吾南土也劉伯莊曰濮在楚西

南鄭語楚蚡冒始啟濮永昌郡傳曰雲南郡多夷濮

秋濤按晉宋雲南郡在今雲南大理禹貢荆州貢丹

府雲南縣北十里非今之雲南府也

山海經柜山多丹粟注細丹砂如粟荀子南海有丹

干本草丹砂生符陵山谷王氏自注今出辰直諸州

嶠職方氏荆州其利丹銀

秋濤曰按杜佑通典引王會卜人而釋之曰卜人蓋

濮人也御覽之說本此攷劉伯莊謂濮在楚西南而不指言其所在惟杜元凱春秋釋例土地名言之為詳其說曰建甯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又稱叟濮後漢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近儒江氏永以百濮當在湖北石首縣南蓋因杜說建甯郡而誤解左傳文十六年麋人率百濮聚于鄧在今荆州府石首縣南有濮夷春秋彙纂曰按晉建甯郡在今雲南界石首縣極言其所至也江氏曰按晉建甯郡在今雲南界石首縣極言其所至也江氏曰按晉建甯郡在今雲南界石首縣極言其所至也江氏曰按晉建甯郡在今雲南界石首縣極言其所至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伐楚麋為今之鄧陽百濮蓋與之相近牧誓孔傳云濮在江漢之間然則其地在楚之西北境耳秋濤按一統志晉建甯郡在今雲南曲靖府南甯南十里若石首則並無晉建甯郡故城江氏誤也且晉建甯郡屬甯州所轄皆雲南地若晉荆州所屬各郡並無建甯郡志可覆按也江氏於春秋地理言之頗詳恐讀者易為所惑故詳之如此王氏鳴盛以濮人當在湖南辰州府則又因其貢丹砂而誤釋王氏鳴盛曰通典辰州府州府實古濮地也顧氏棟高曰百濮在雲南曲靖府境或曰在湖廣常德辰州二府境秋濤按荆州出丹砂之地多矣非皆濮人所在也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其與百濮接壤地皆在楚國之西歷歷可攷或以常德府為濮地亦於古無徵特因江氏謂建甯郡在石首南其南即常德境故為此其實濮在雲南自魏言耳江說既非餘可比類而知其實濮在雲南自魏晉以來諸家無異說其種類至今猶存灼然可證不必疑也或因左傳載麋人率百濮伐楚是濮近楚又

近麋當在楚西北張平子賦所謂巴中之濮稍為近之張平子蜀都賦云於東則左縣巴中百濮所充注今巴中七姓有濮江氏曰此又別一濮蓋百濮之散處遂有疑雲南之濮非古濮人者不知濮之本國實在雲南而其境土之廣則東至曲靖西逾永昌北極會理凡數千里自會理之東北抵巴之東楚之西山谷之閒蓋往往有濮之種類以其多不可紀謂之百濮猶越封東南本國實在會稽而春秋時西境至江西之鄱陽秦漢閒百越之地直包閩廣不得執一以相疑也當商之初百濮散處故伊尹四方令稱百濮及商末周初之時雲南之濮蓋嘗會合于一為強盛之國是以武王誓師特舉以布告多方而成王時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

又修職貢皆言濮人而不稱百濮則其合為一國明矣此猶唐時六詔之合為一詔也至春秋時濮勢亦盛能為楚患鄭語史伯曰叔逃難于濮而蠻又曰楚蚡冒始啟濮南蠻之國皆楚濮相逼之證故昭元年晉人謂楚曰吳濮有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明楚之於濮不能不用兵也吳之疆域東極于海而西與楚接凡數千里濮之疆域西逾永昌而東北與楚接壤亦數千里事勢固然無足異者其東北近楚之邑落北鄰庸之魚邑州府西際巴之江州重慶當在今湖北宜昌施南以西四川夔州以南重慶以東沿江之地石砮等廳蓋其故壤其地距雲南之濮國本境

既遠又皆小小部落故仍謂之百濮文十六年麋人率百濮以伐楚及楚出師則皆罷去為賈所謂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者正謂是也昭十九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亦因其沿江故可用舟師以伐之也至戰國時濮國無聞而巴人七姓中有濮蓋巴強盛因并吞濮人之近巴者其雲南之濮亦自衰微而種類尚存後莊躋伐滇諸夷服屬百濮當亦在其中史闕略而不言耳至晉宋時濮地在版圖之中故能備紀其風俗如諸書所云也爾雅南至於濮鉛謂之四極郭注皆四方極遠之國不言所在邵氏晉通引百濮證之按廣韻濮字注曰濮鉛南極之夷尾長數寸巢居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七

山林出山海經今經無此語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一卷載永昌郡傳曰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有尾濮尾若龜形長四五寸欲坐輒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避逅誤折尾便死扶南土俗傳曰拘利東有蒲羅中人皆有其尾長五六寸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也秋擣按蒲即濮也御覽七百八十七卷又有蒲羅中國即此又引永昌郡傳曰雲南郡在建甯南治雲南縣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大小蹲踞道側皆持數種器仗時寇鈔為郡邑之害又引郭義恭廣志曰木綿濮土有木綿樹又有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又墨熨濮在永昌西南山居其境出白蹄牛馬犀象武魄金銅華布又梁祚魏國統

曰西南有夷名曰濮其地出瑇瑁犀象珠璣金銀葛越人皆蠻夷重譯乃通也合觀諸說足見濮之地廣類繁矣又按南山經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腹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郝氏懿行曰雞山今在雲南郡國志云永昌郡博南界出金劉昭注引華陽國志云西山高三十里越得蘭滄水有金沙今按博南西山疑即雞山蘭滄水即黑水矣案雞山出丹正永昌即古濮人之堅證唐書南蠻傳永昌蠻西有樸子蠻以青娑羅為通身袴善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者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趨悍負排持稍而鬪滇程記以為即蒲蠻通志百夷即熨夷又名蒲蠻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八

一統志蒲關亦曰蒲蠻關在保山縣南三十里滇略蒲人散居山谷無定所鳳池施甸二司及十五哨二十八寨皆其種也秋濤按蒲濮濮俱一聲之轉此種名百夷又曰蒲蠻即百濮也曲靖會無有濮人而無丹砂辰沅等處有丹砂而非濮地惟永昌有濮人有丹砂則王會之濮人即今永昌府地無疑

夷用闌木一本木一作木

孔氏曰夷東北夷也木一作木生水中黑色而一作光其堅若鐵王氏補注曰山海經夷人在東胡東崖豹古今注烏文木出波斯國集韻闌木名王氏自注南方草木狀文木樹高七八丈色正黑如牛角

秋濤曰孔氏以夷爲東北夷非也說文以夷爲東方之人海內西經載大澤在鴈門北東胡在大澤東夷人在東胡東故孔以爲東北夷信如其說則王會不應列於巴濮之後矣按諸史多稱西南夷是西南亦有夷名不得概指爲東北也今按此夷當卽波斯二字音與夷字近也瀛寰志略曰波斯亦作白西亦作包杜亦作巴社亦作高奢亦作百爾設亦作法耳西亦作北耳西亞亦作巴爾齊亞亦作伯爾西亞亦作伊蘭亦作哈烈亦作黑魯亦作塞克回部大國也粵東呼爲大白頭呼印度爲小白頭兩地皆有白布纏頭之俗因以爲名者也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三五

阿富汗俾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我羅斯接壤南抵阿勒富海與阿刺伯毗連一隅其國地界遼闊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餘里雄富多寶貨與中國貿易最早所謂碧眼波斯胡也又曰波斯開國最早漢書稱爲安息唐書稱大食波斯泰西則稱爲波斯至今未改或譯爲包社白西亦猶是波斯轉音元人稱爲哈烈乃以蒙古語更易地名其國在布哈爾之西南愛烏罕之正西並非絕域其人長於販賈西域諸城亦必往來數數而近來記西域事者絕無一語及於波斯蓋賈人止稱城邑聚落之名記事者因譌襲謬遂不復知爲何國耳按泰西人自記波斯

立國在有夏之初卽名波斯漢書作安息蓋譯語稍異息與斯音相近也方以智通雅曰闐木卽烏木也古今注云烏文木出波斯舶上將來烏文闐然温括葵等州亦出之吳都賦文櫬楨檀注文木也材密緻無理色黑如牛角日南有之本草綱目曰烏木一名烏楠木一名烏文木出海南雲南南番葉似櫻櫚其木漆黑體重堅緻可爲筋及器物今按說文彫黑木也疑闐木卽彫木矣

康人以桴苳桴苳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一作康民又奪去下桴苳字二

孔氏曰康亦西戎別名也食桴苳卽有身王氏補注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十一

曰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唐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漢西域傳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說文芣苢一名馬烏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或从以山海經芣苢木也王肅引周書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齋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芣苢爲馬烏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秋濤曰按隋書康國者康居之後遷徙無常不恆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

不忘本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連城唐書曰貞觀九年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秘書監虞世南為之賦按隋書言康居王本月氏人從祁連山西徙而漢書西域傳止言月氏西徙擊大夏而臣之不言其兼服康居也疑漢時康居本別為一國非月氏之種至漢以後為月氏所并使其子弟為王故隋書溯其祖於昭武耳以是推之則王會之康人自當在蔥嶺以西為漢之康居國或指為祁連山側之國是誤讀隋書不足為據矣又按爾雅釋草茅苜馬馬馬車前陸德明釋文引說文茅苜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徐錯說文繫傳曰按本草茅苜一名車前服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之令人有子爾雅注亦同韓詩云茅苜木名實似李則非也許慎但言李則其子之苞亦似李但微而小耳段氏玉裁曰按韻會引說文李作麥似近之但未知其何本陸德明徐錯所據已作李矣詩音義曰山海經及周書皆云茅苜木也今山海經無茅苜之文若周書正文未嘗言桴苜為木陶隱居又云韓詩言茅苜是木食其實宜子孫此蓋誤以說周書者語系之韓詩德明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茅苜李善引薛君曰茅苜澤瀉也韓詩何嘗說是木哉竊謂古者殊方之貢獻自出其珍異以將其誠不必知中國所無而後獻之然則茅苜無二不必致疑於許偁周書也

又案西山經崇吾之山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郝氏懿行曰按周書王會篇云康民以桴苜云云說文引書作茅苜繫傳引韓詩亦云茅苜木名實如李陶注本草車前子亦引韓詩言茅苜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與周書合是知茅苜有草有木周書所說是木類疑即此秋濤按爾雅毛傳皆以茅苜為草說文始引周書以周事證周詩最為切近自王基駁王肅謂遠國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後人遂多河漢其言按王會所貢如周頭之羊黑齒之白鹿白馬長沙之鼈路人之竹禽人之菅皆中國常有之物不以為疑何獨疑於茅苜哉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得茂堂之說以通其郵可冰釋矣惟段氏以為茅苜止有草無木郝氏據山海經以為有草木二種今亦存以備一說云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嚙本注說文作土嚙反踵一作枝踵
孔氏曰州靡北狄費費曰臬羊好立行如人被髮前足指一有字長王氏補注曰漢書注臬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王氏自注淮南子山內臬陽
山海經臬陽國在北胸之西其為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注海內經謂之顛王氏自注音感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

丈許腳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
卽病土俗呼爲山都南康今有賴水以有此人因以
名水王氏自注崑崙之邱有獸其狀爾雅狒狒如人
被髮迅走食人王氏自注泉羊也秋濤按此係郭注
六者長文許俗說文成王時州靡國獻鬻或作狒氏
呼之曰山都左思吳都賦萬萬笑而就格張衡玄圖臯羊
喜獲先笑後愁

秋濤曰州靡諸家不言所在按王會次于巴濮之後
當爲西南夷孔氏云北狄非也攷陳藏器本草拾遺
曰狒狒出西南夷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
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索隱曰靡莫夷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三

邑名正義曰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
十五里卽靡莫之夷史記又云元封二年天子發巴
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同姓秋濤按
唐姚州在今雲南楚雄府姚州北靡莫又在其北蓋
卽古州靡國地也費費狒狒皆南方之獸歷攷紀載
北方未聞有是姚州地處西南與巴濮壤接故以費
費爲貢覈諸事理斯爲近之又按費費爾雅作狒狒
說文引王會作鬻鬻郭注引作鬻鬻吳都賦作萬萬
皆同音互轉以象形字言之當以說文爲正疑此篇
費字蓋後人改之或記其音說文云遂誤爲正字也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曰翁其目翁當作弁字之誤

也翁與弁不同義翁合也弁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
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鬻鬻云周成王時州
靡國獻鬻鬻人身反踵自笑笑卽上脣弁其目食人
又云一名臯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弁海內
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鬻鬻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
上脣掩其面掩弁古字通則翁爲弁之誤益明矣又
海內經曰南方有鬻巨人郭注卽人面長脣黑身有
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弁也王先生又曰
吐嚙本作土嚙此嚙誤爲嚙而土因誤爲吐也爾雅
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及太平御覽獸部
二十皆作土嚙西山經云崑崙之邱有獸焉其狀如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四

羊而四角名曰土嚙此與費費同名而異物然其字
亦作土嚙秋濤按劉逵吳都賦注云臯羊喜食人大
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卻脣上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
因爲筒貫於脣上待執人人卽抽手從筒中出鑿其
脣於額而後禽之本草拾遺曰宋建武中獠人進雌
雄二頭帝問土人丁鑿鑿曰其面似人紅赤色毛似
獼猴有尾能人言如鳥聲善知生死力負千鈞反踵
無膝睡則倚物獲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獵人因以竹
筒貫脣誘之俟其笑時抽手以錐釘其脣著額俟死
而取之髮極長可爲頭髮血堪染鞞及緋飲之使人
見鬼也帝乃命工圖之李時珍曰按方輿志云狒狒

西蜀及處州山中亦有之呼為人熊人亦食其掌剝其皮闔中沙縣幼山有之長丈餘逢人則笑呼為山丈人或曰野人及山魃也又鄧顯明南康記云山都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食之珍按鄧氏所說與北山經之山獮述異記之山都永嘉記之山鬼神異經之山獮玄中記之山精海錄雜事之山丈文字指歸之早魃搜神記之治鳥俱相類乃山怪也秋濤按淮南子汜論訓云山出嶺陽高誘注嶺陽山精也人形長大而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是費費本有山精之名瀕湖本草以諸奇物附之固其所也景純山海經圖讚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十五

云狒狒怪獸被髮操竹見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

吽反為我戮

都本注一郭狺狺本注一欺羽二字無此狺狺若黃狗人面能言

孔氏曰都郭北夷狺狺獸名一作都郭生生北狄二名非是王氏補

注曰山海經汜林方三百里在狺狺東狺狺知人名

其為獸如豕而人面爾雅猩猩小而好啼注山海經

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獾狔

聲似小兒啼荀子曰猩猩形笑亦二足毛也博物志

若黃狗與周書同左思吳都賦猩猩啼而就擒淮南

萬畢術猩猩知往郭璞贊曰厥狀似猴號音若嬰水

經注形若狗而人面頭顱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

秋濤曰孔氏以都郭為北夷非也按諸書記猩猩產

于交阯哀牢邛都等境皆在西南徼無出北地者惟

誘淮南子注以為北方獸名郝氏況王會都郭國次

於西南夷巴濮之後其非北方之國甚明以今攷之

當即交州西南之都昆國也杜佑通典邊防部敘南

蠻曰邊斗國都昆國拘利國比嵩國並隋時聞焉扶

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

鄰相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云

云按昆與郭一聲之轉扶南地近交阯故有猩猩可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十六

以充貢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曰小而好啼文義難

通當由轉寫致謫若好作如小而作小兒倒轉讀之

則通矣郭注似小兒啼可證今按太平御覽引爾雅

作猩猩小兒啼其所見本不誤也又按郭注海內南

經云今交州封谿縣出狺狺土俗人云狀如豚而後

似狗聲如小兒啼也或作猩猩字同耳海內經云有

青獸人面名曰狺狺注曰能言淮南子汜論訓云猩

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注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曲禮

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禮記作禽獸蓋所見本異也見人往走則

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

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曰不知來也後漢書西南

夷傳云哀牢出猩猩注云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屬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屬又通典曰據華陽國志云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云武平郡封谿縣有獸名猩猩猴形人面身毛黃姿顏端正善學人語聞者無不酸楚太原王綱著傳云阮研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履里人置之山谷常行路數百為羣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晉曰奴欲殺我捨爾去也既去復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飲乃甘其味逮半醉皆擒之無遺逸遂至檻中隨其所欲飼之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七

擇泣而遣之廣志云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出交趾郡封谿縣按前代永昌郡即今之雲南郡武平郡即今之安南府並封略之內古謂其靈而智不因人教而解人語殊為珍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即嶺南獻能言鳥及馴象西域獻汗血馬皆載之史傳以為奇物復廣異聞聲教遠覃如越裳白雉之類故彰示後代則猩猩不異於鳥象何為獨無獻乎獲之以充口實則致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四壁中禁人與語及長不能名六畜猩猩若非靈異自解人語即須因教方成又不可容易而為庖膳也是知諸家所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佑以為廣志尤足徵矣血

染朱罽徧問胡商元無此事故詳而疏之秋濤按爾雅但云猩猩如小兒啼不云其能言蓋舉其初而言之郭義恭杜君卿之論是也王會所紀能言則人教之言既能言方以充貢如鸚鵡鸛鶴秦吉了之類非謂其生而能言也他書神奇之說均出傳會流為丹青不足據依南山經招搖之山有獸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名曰狺狺不云能人言與爾雅同或疑別非至海內南經所云狺狺知人名名者相命也謂知人言耳而後人遂謂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近於誕矣奇幹一作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一本注禮切皆東嚮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八

孔氏曰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不昧不忘也一本奪此東向列次也一作皆東東王氏補注曰山海經翼望之山有鳥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鵠王氏自注音猗餘服之使人不厭注不厭夢也周書云服者不味或曰昧昧目也善芳太平御覽作獻茅秋濤曰奇幹不知所在當在西方孔氏以為北狄非也自夷用闢木以下至此凡五國者附近西南邊塞以北方之國雜廁其間斯為乖矣今以諸書考之疑即奇肱國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日有陰有陽乘文馬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按此鳥兩頭與下鵠鵠三首之說相近赤黃色與頭若雄雞之

說相近疑卽王會之善芳也郭注肱或作厶奇音羈畢尙書曰舊本傳云或作宏非也說文云厶肱字淮南子墜形訓作奇股高誘注云奇隻也股腳也奇肱又作奇恆太平御覽七百九十七卷西戎六引括地圖曰奇恆民善爲機巧設百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多奇恆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十年西當作東風到乃令復作遣歸去玉門四萬里按奇恆乘西風而至豫州又云去玉門四萬里則在西方可知楚詞招魂云去君之恆幹注恆常也幹體也奇幹猶言奇體卽奇肱之謂也肱與恆則聲近借字耳又案西山經所載翼望山之鵠鷁鳥郭注引周書服者不昧似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四九

郭所見王會本與山經鳥名相同故直引爲說也畢注釋鵠鷁曰王會奇幹善芳云云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按此鳥與此略同疑奇幹卽鵠鷁鳥字或當爲奇幹周書云善芳當爲善笑形相近字之譌孔說非也又釋不厭曰倉頡篇云厭眠內不祥也俗作魘非高誘注淮南子曰楚人謂厭爲昧則卽周書云不昧也秋濤按畢注以鵠鷁卽善芳其所出之名翼望翼望在今甘肅西南徼外青海之地西山經云凡西經之三經之首自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畢注曰此經之山皆在甘肅今以地勢推之則翼望山當在徼外青海正西方也畢注之說似亦近是又按北山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鵠鷁是自

爲牝牡食之不疽郭注曰上已有此鳥疑同名畢注曰陸德明莊子音義引此作奇類以釋類自爲雌雄則當爲奇類也按畢以翼望之鵠鷁當爲奇幹帶山之鵠鷁當爲奇類郝蘭皋以爲非是竊意鳥名鵠鷁當不誤或王會之幹字當爲余傳寫有譌未可知也自義渠以下至此國皆在西方故列於西而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嘽羊嘽羊者羊而四角孔氏曰高夷東北夷高句驪王氏補注曰爾雅疏九夷三曰高驪東夷傳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歲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王氏自注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述異記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亦嘽羊之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十

類王氏自注後漢書冉駹夷有五角羊秋濤曰古高句驪國今朝鮮咸興府東北之高句驪城卽其地統見一按古朝鮮與高句驪爲二朝鮮乃箕子所封漢書地理志樂浪郡朝鮮是也高句驪亦曰高麗漢志玄菟郡高句驪是也後漢書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歲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相傳以爲夫餘別種後始并爲一云又按嘽與羸聲相近西山經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羸羊其脂可以已腊郭璞註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曰羊六尺爲羸謂此羊也羸音羸以音求之嘽

羊殆卽羴羊獸又按畢尙書云羴非古字當爲麀蓋以說文無羴字故也然攷說文麀山羊而大者細角爾雅釋獸則云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麀按麀字从鹿而二義皆非鹿也特以其同爲四足之獸故從其偏旁耳羴羊字从鹿亦然若羴字載於山經以羊類从羊合於六書似未可議其非古也 秋濤又按自高夷以下至山戎凡七國皆東北方之國也故列於北方臺正東自般吾以下至匈奴凡七國皆西北方之國也故列於其西其西云者謂北方臺正西也王會第舉其朝位卽因以見其國之方位古人文簡義該類如此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獨鹿卽印 秋濤按各本此下有距虛善走也五字係行 文當刪按下文孤竹距虛孔注云距虛野獸 驪之屬如此文已有距虛則孔當注于此不當注 于孤竹下也況此五字又不成文其爲涉注誤衍無疑 刪

孔氏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印卽獸似鼠一無鼠距虛 負歷而走也秋濤按孔注原文當作獸似距虛負歷 而走也印卽狀如馬距虛驪驪之屬是 二獸形本相似故孔云然淺人因正文誤衍距虛善 走也五字遂謬增鼠字使若分釋二獸者然不知其 抵牾不合也爾雅翼不能校正其引孔注又刪王氏 去蚤字是誤而更誤乃議孔氏之非可謂慎矣 補注曰周書史記篇阪泉氏徙立至于獨鹿注西戎 地名爾雅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卽距虛比爲印卽 距虛齧甘草卽有難印卽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歷 注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歷鼠前而免後趨

則頓走則顛然則印卽距虛亦宜鼠後而免前前高 不能取甘草故須齧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 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謂之歷鼠王氏自 穆天子傳印卽距虛日走五百里符瑞志比肩獸王 者德及矜寡則至說文作蚤蚤 沈括使遼稱契丹北 境慶州之地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纒寸 許後則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 仆地此則蚤也印卽距虛蓋二獸子虛賦曰蹶蚤而 棲距虛張揖以爲印卽距虛見人將來必負歷以走二 獸者非性愛蚤也爲得甘草而貴之故也然則負歷 者或印卽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周書王會注以爲 印卽似鼠距虛負而走則是以印卽爲歷也與爾雅 說苑異今不取秋濤按爾雅 翼所引孔注舛誤辨已見前 秋濤曰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曰上下文六國皆東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 相近獨鹿卽涿鹿也漢書武帝紀行幸歷獨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 索隱曰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是獨鹿卽涿鹿其地 在今直隸宣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秋濤 按孔氏以獨鹿在西方他無所據特因爾雅載西方 有比肩獸與印卽距虛比故並獨鹿而目爲西方之 戎耳懷祖先生獨辨其非所見甚卓故備錄之又按 史記解之獨鹿與阪泉氏相近亦獨鹿在東北之證 也海外北經北海內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蚤蚤郭

注云卽蛩蛩距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此亦北方有叩叩之一證

孤竹距虛

孔氏曰孤竹東北夷一作距虛野獸二字驢騾之

屬王氏補注曰爾雅觚竹在北方地理志遼西令支

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

里殷時諸侯國姓墨胎氏史記正義孤竹君是殷湯

正月三日丙寅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山海經北海有

素獸狀如馬名曰蛩蛩注蛩蛩距虛也一走百里穆

天子傳距虛注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遠王

篇駮驢獸似騾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秋濤曰孤竹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盧龍縣南漢書地

理志令支縣有孤竹城不令支地詳水經注玄水西南

逕孤竹故城北孤竹國也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

里一統志曰按水經注孤竹城在濡口之東玄水之

南舊志謂在縣西十五里轉在灤河之西灤河即蓋

後人所附會也秋濤按爾雅列觚竹於四荒觚孤音

同古字通用郭璞注觚竹在北今按孤竹實在東北

惟對北戶爲南荒言之則孤竹正可云北荒耳齊語

紀桓公事云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韋昭注二國

山戎之與也又按叩叩距虛或以爲一獸或以爲二

獸爾雅釋文引李巡云叩叩距虛能走蟹知美草卽

若驚難者叩叩距虛便負蟹而走故曰比肩獸孫炎云叩叩距虛狀如馬前足鹿後足兔前高不得食而善走蟹前足鼠後足兔善求食走則倒故齧甘草則仰食叩叩距虛叩叩距虛負以走是皆以叩叩距虛爲一獸子虛賦有麟叩叩楚距虛之文郭璞注云距虛卽蛩蛩賦家變文互言耳顏師古從其說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本之頗以言二物者爲非按說苑載孔子之言明分叩距爲二獸漢書子虛賦張揖注云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而小是其形狀迥殊山海經說文皆以蛩蛩爲獸不言距虛枚乘七發云後類距虛李善注引范子云千里馬必有距虛合之尸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子廣雅玉篇諸書皆專舉距虛不言叩叩又上林賦

蛩蛩騶騶郭璞注云騶騶駮驢類也崔豹曰驢爲牡

馬爲牝卽生騶馬爲牡驢爲牝生駮驢是距虛與叩

叩大異不可強同郝氏懿行作爾雅義疏臚舉各家

以言二物者爲是可備定論王會分列二國所貢孔

注亦剖晰極明足爲爾雅訂此疑義矣

不令支玄獾秋濤按一本

孔氏曰不令支皆東北夷秋濤按皆字衍獾白狐秋濤按一

非玄獾則黑狐秋濤按二狐字皆王氏補注曰齊語

北伐山戎制令支史記雜技斬孤竹注二國山戎之

與也令支今爲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括地志令

支故城在平州盧龍縣西七十里王氏自注支爾雅

白豹注似熊小頭庫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

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淫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貌

說文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王氏自注南中志曰貌

大如驪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豹

色蒼白其皮温煖秋濤按韻會曰貌通作豹後漢書

南中志廣志即秋濤曰此令支及下屠何皆東北國名謂之不令支

不屠何者猶吳之稱句吳越之稱於越也蓋其國之

人自稱有此發語聲故而記之爾雅不律謂之筆

郭注曰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王伯申尚書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以為不者發聲猶滑謂之不滑類謂之不類若謂之

不若也不律謂之筆猶言律謂之筆耳按此解不字

極確可與王會不字相證明也又按令支故城在今

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古令支國春秋時為山戎屬

國家語記齊桓公北伐山戎刺令支管子作泠支音

同字異史記齊世家桓公北伐山戎離支孤竹方以

智通雅曰離支即令支也離令音近令音零按漢於

令支故國置縣至晉初入於鮮卑大安二年封鮮卑

務勿塵為遼西公以令支為國都其後慕容儁取令

支置遼西郡義熙三年慕容懿以令支降魏魏真君

七年併令支入陽樂縣魏書地形志肥如縣有令支

城通典盧龍有漢令支縣城遼史地理志平州安喜

縣本漢令支縣地金史地理志平州遷安縣本漢令

支縣故城遼置安喜縣大定七年更今名遷安縣志

安喜故城在縣西北七十里永平府志安喜故城在

今縣東北二十里未詳孰是又按獾與貌同孔注今

本云獾白狐係傳寫之誤攷爾雅白狐乃獾非貌也

爾雅貌白豹郭注有二說前說謂獸似熊黑白駁能

舐食銅鐵後說則謂豹白色者別名貌王伯申尚書

曰上文虎竊毛謂之虬貓下文虬白虎黧黑虎皆言

虎豹之屬非言熊屬也豹與熊殊類似熊者不得謂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

引陸璣疏曰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

之白豹貌蓋毛白而文黑者貌之為言猶白也似熊

而黑白駁之貌與白豹之貌皆以白得名而一為白

豹一為食銅鐵之獸不得混為一物王會篇孔注曰

貌白豹玄貌則黑豹今本豹字皆誤作狐玉海引此

已誤列子天瑞篇青寧生程程生馬釋文引尸子云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貌又引山海經云南山多

貌郭注云貌是豹之白者今本西山經貌豹作猛

毛淺有光澤能舐食銅鐵出蜀中與列子釋文所引

不同蓋貌有二義故郭注兩釋之而後人遂刪其一

也然正文既言貌則通猶虬蛇之為虬也此皆

以為爾雅之白豹字林貌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然則似熊而白黃者非白豹明矣

不屠何青熊秋壽案熊一本作能

孔氏曰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王氏補注曰管子曰桓

公敗胡貉破屠何注屠何東胡之先也說文熊似豕

山居冬蟄上林賦注犬身人足王氏自注禹貢梁州貢熊羆詩言韓土有熊有羆

秋濤曰按屠何即徒河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

西北相傳虞舜時已有此城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

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即徒河也桓公用兵

後地蓋屬燕漢置徒河縣屬遼西郡後漢安帝時改

王會篇箋釋

卷中

老

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晉省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

置徒河縣太康十年慕容廆遷于徒河之青山元康

四年移居棘城魏書地形志真君八年併徒河屬廣

興縣杜佑通典曰徒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一百九

十里明一統志徒河故城在廣寧中屯衛境內即此

城也又今之錦州府寧遠州亦漢徒河縣地以屠何

為不屠何者義已見前云青熊者熊羆同類之物今

山中熊類不一有人熊蓋即羆也有猪熊馬熊之屬

皆因其形之近似而命名猪熊色黑其即所謂青熊

歟

東胡黃羆

孔氏曰東胡東北夷也一本奪王氏補注曰伊尹朝

獻商書正北東胡山海經大澤在雁門北東胡在大

澤東匈奴傳燕北有東胡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

鮮卑爾雅羆如熊黃白文似熊而長頭高腳猛獾多

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貊羆詩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獻其黃羆陸璣疏羆大於熊淮南子散宜生得

玄豹黃羆以獻於紂

秋濤曰史記匈奴傳互見漢書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曰

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

胡史記又曰其後燕有賢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

千餘里燕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案上谷郡今媯州

王會篇箋釋

卷中

老

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郡以拒胡熱河志曰按後漢書郡國志令支縣有孤

竹城令支及孤竹今盧龍縣遷安縣地自此以東北

皆山戎境齊師至此而山戎遁走故遂自孤竹而還

今永平府北邊外即承德府屬之東南境知為春秋

時山戎地也東胡與匈奴接壤當在山戎西今順天

府北邊外即承德府屬之西南境知為春秋時東胡

地也服虔以山戎為漢鮮卑以東胡為漢烏桓而於

東胡又云後為鮮卑後漢書則以烏桓鮮卑並為東

胡之支山戎則戰國時已無聞蓋為東胡強盛所併

是承德府全境在春秋末又當全為東胡地也續漢

書曰見索隱漢初匈奴曠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

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以後事迹詳後漢書烏

桓鮮卑傳廣韻引前燕錄云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

少子厭越以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云云

其後為慕容氏又按海內西經云大澤方百里羣鳥

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史記索隱曰崔浩云翰海北

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郭注大澤曰百鳥於

此生乳解之毛羽畢尚書曰案此澤名翰海亦即委

羽之山皆以解羽名之秋濤按此翰海據崔說即羽

翰之翰今俗加水作瀚非是翰海即今沙漠東胡在

其東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曰熊為熊類而力大於

王會篇箋釋 卷中

五九

熊有赤黃二種而古者以黃為貴詩大雅稱韓侯及

散宜生與王會所紀諸國貢禹貢以熊羆狐狸為梁

州之貢是貢羆之始也又曰羆與熊相似古人多連

舉淮南說山訓云熊羆之動以攖搏高誘注云熊羆

多力故能攖搏今獵者不知有羆而分熊為三種曰

猪熊曰馬熊曰人熊柳宗元謂鹿畏羆羆畏虎虎畏

羆羆之狀被髮人立而甚害人是人熊為羆矣郝

氏懿行曰爾雅翼云羆即熊之雌者其說非也熊羆

各有牝牡今關東人說人熊之狀正與柳合蓋熊羆

同類俗人不識羆故呼為人熊耳

山戎戎菽一本奪

下戎字

孔氏曰山戎亦東北夷戎菽巨豆也一作豆王氏補

注曰匈奴傳燕北有山戎山戎越燕而伐齊史記正

義今奚國杜預曰山戎北狄無終三名一也括地志

幽州漁陽縣本山戎無終子國漢書戎叔注胡豆也

管子桓公北伐山戎以戎菽遍布於天下

秋濤曰今直隸承德府所屬之平泉赤峯建昌朝陽

等州縣在周時皆山戎地後併入東胡又永平府之

西境亦山戎故壤春秋時謂之北戎左傳隱九年北

戎侵鄭桓公六年北戎伐齊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

其病燕故管子及國語載桓公北伐甚詳皆是時事

也合孤竹令支屠何諸國皆為山戎所役屬其強可

王會篇箋釋 卷中

六

知是歲齊侯獻戎捷于魯蓋以摧破強敵故張大其

事耳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自是後北戎不見於

傳襄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

和諸戎杜注無終山戎國名昭元年晉荀吳敗無終

及羣狄于太原正義曰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餘

里不知何故遠就太原來與晉戰秋濤按無終蓋諸

戎之長故能率以請和又能遠至太原不足異也今

順天府玉田縣西有無終城即無終故國又按戎菽

即大豆又名荏菽聲轉而為戎菽大雅生民云蓺之

荏菽毛傳用爾雅云荏菽戎菽也鄭箋云戎菽大豆

也正義云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

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
 豆郭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軍得曰
 捷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
 天下今之胡豆是也王懷祖先生曰案爾雅戎菽皆
 為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菽為
 胡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
 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
 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九穀考云爾雅
 釋詁王戎皆訓為大王與荏字可通荏菽戎菽大豆
 之稱也管子書戎菽或別是一種非后稷之所樹者
 今按王會所紀協之穀梁管子則戎菽亦如巨勝胡
 王會篇箋釋卷中

麻之比正未可執一以相疑矣又按羣芳譜云豌豆
 種出山戎北土尤多百穀之中最為先熟張揖廣雅
 分胡豆豌豆為二本草辨其非是以為戎菽與胡豆
 即今之豌豆也按穀梁戎菽楊士勛疏引徐邈曰今
 之胡豆管子戎菽注亦云胡豆熱河志曰羣芳譜載
 豆之屬以大小二豆該之豌豆在小豆之中以其種
 出山戎而今熱河即古山戎之地故特著之秋濤按
 蠶豆亦一名胡豆與豌豆同時種而形性迥別其大
 倍于豌豆農政全書云蠶豆之利比于豌豆十倍或
 桓公所得即此物以其異常而布之天下歟

王會篇箋釋卷中

王會篇箋釋卷中終

錢塘諸可寶覆勘
新陽汪之昌分校

一第... 冊 貴多... 全書第 10 版文內

王會篇箋釋卷下

其西般吾白虎

光澤何秋濤願

孔氏曰次西也般吾北狄近西也王氏補注曰鄭志

張逸問詩傳白虎黑文答曰周史王會云王氏自注

字二詩釋文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王氏自注

死之獸自注有至信之德則至周書王會草木疏並同

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說文翹白虎也王氏自注

爾雅翹白虎翹胡甘切瑞應圖白虎者仁而不殺王

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王氏自注漢宣帝時南郡

濤按此淮南子散宜生得白虎獻紂本郭注

王會篇箋釋卷下

秋濤曰自此下至匈奴皆西北之國般吾疑即昆吾

昆般古聲同部也地在今哈密境內大荒南經曰又

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所浴也郭注

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海內經曰有昆吾

之邱郭曰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金元和郡

縣志曰伊州禹貢九州之外古戎地稱昆吾周穆王

伐昆戎昆吾獻赤刀後轉為伊吾周衰為匈奴所得

漢武帝時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始築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復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置兩關

焉兩關即玉門陽關也王莽時地屬匈奴後漢明帝

永平十六年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

為屯田兵鎮之所未為郡縣後復為匈奴所得自建

武至於孝和三通三絕至順帝時以伊吾舊膏腴之

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開設屯田如故事

置伊吾司馬一人至魏立伊吾縣晉立伊吾都尉並

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後魏及周又有鄯善人

來居之大業三年得其地以為伊吾郡隋末又為羣

夷居焉貞觀四年內附於其地置伊州州境東西一

千一十五里南北四百九十里西南至西州七百三

十里東南取莫賀磧路至瓜州九百里正南微東至

沙州七百里領縣三伊吾柔遠納職又伊吾縣在伊州郭

下本漢伊吾屯貞觀四年置縣後漢書西域傳伊吾

王會篇箋釋卷下

地宜五穀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

漢常與匈奴爭之以制西域云云蓋昆吾之地唐為

伊州今為哈密皆西方重鎮也邵氏晉通曰漢儒以

白虎擾為思睿信立之應四子講德論又以為偃武

修文之應沈約宋書列於符瑞志然南齊屢見白虎

不為瑞也郝氏懿行曰嘗疑說文有翹無翹玉篇廣

韻翹互見蓋篆文甘作目與日形近而誤衍也證

以釋文翹字林下甘反又亾狄反亾狄即翹字之音

可知翹衍為翹宜據以訂正又按後儀補注引鄭志

詩釋文淮南子意以此白虎即騶虞也故云下闕黑

文二字然參考諸書騶虞乃前央林爾耳非此也所

云尾長於身正見前說酋耳文內近閩縣陳編修壽
祺亦以此白虎下闕黑文字非也

屠州黑豹

孔氏曰屠州狄之別名王氏補注曰晉史北狄有屠
各山海經幽都山多立虎立豹散宜生得立豹列女
傳南山有立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
成文章也爾雅鼪王氏自注黑虎注晉建平秭歸縣
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為斑

秋濤曰按屠州蓋即休屠也匈奴傳有休屠王後地
入於漢今甘肅涼州府一統志以為即休屠王地通
典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三

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按涼州府鎮
番縣之東北有休屠澤休屠國即取是澤以為名漢
書地理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
書禹貢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即此水經注武威北有
休屠澤俗謂之西海其東有豬野澤俗謂之東海通
謂之都野括地志豬野澤在姑臧縣東北一百八十
里元和郡縣志姑臧縣有白亭軍因白亭海為名太
平寰宇記姑臧縣白亭海水色潔白因為名又東
有達狄迴海行都司志白亭海一名小闊端海子五
澗谷水流入此海即豬野澤也按此澤俗名魚海子
即今涼州府武威縣東之三岔河下流自鎮番東北

出邊又三百餘里豬為澤方廣數十里去涼州殆五
百里括地志云一百八十里未合也按豬都屠魚俱
一聲之轉休與州聲又相近然則休屠之即屠州可
參互而得矣又按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
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立鳥立蛇立豹立虎立狐蓬
尾有大立之山有立邱之民郭注曰言邱上人物盡
黑也又淮南子云堯北撫幽都高誘注曰陰氣所聚
故曰都今雁門以北是秋濤按此黑水以地理證之
當即黑龍江也其水所出即幽都山今謂之肯特山
莊子云流共工于幽都蓋即其地屠州強盛之時必
兼有幽都之地故以立豹為貢屠與都州與幽音亦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四

皆相近歲久而語音轉移也

馬氏駒駝

孔氏曰馬氏西北戎夷駒駝馬之屬王氏補注曰管
子曰堯舜之王北用馬氏之王注西北戎名又曰玉
幣有七筴馬氏邊山之玉一筴也伊尹朝獻商書正
北以駒駝為獻山海經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駝
色青字林北狄良馬也一日野馬瑞應圖云幽隱之
獸也有明王在位即至說文野馬之良也王氏自注
奇音到駒駝音駒塗類音古曰
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
秋濤曰按馬氏在西北月氏亦在西北漢以後馬氏
無聞而月氏詳於史馬月一聲之轉馬氏蓋即月氏

也氏音支伊尹四方令云正北月氏又云請令以駒
駝爲獻與此正合史記匈奴傳略云秦始皇時東胡
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使冒頓質於月氏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亡歸冒頓既立破
滅東胡西擊走月氏漢文帝時匈奴夷滅月氏定樓
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漢書西域傳曰大月
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
疆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
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
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
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又曰大月氏國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五

治藍氏史記城郭注海內東經云月支國多好馬美
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卽羶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
庸云按此皆月氏西徙以後之都邑風俗非其舊也
伊尹所云正北月氏與海內東經所云國在流沙外
者月支之國則皆指未徙時言又按史言月氏本居
敦煌祁連間括地志云涼甘肅沙等州地本月支國
一統志沙州衛古月支戎地卽今敦煌縣也是月氏
未徙以前地在流沙以內而山海經以爲在流沙外
二說歧異今按月氏本行國不恆厥居疑當夏商周
時本在正北方流沙之外迨周秦之際乃度漠而南
居敦煌祁連間後爲匈奴所破又復西徙不足異矣

爾雅釋畜有駒駝郝氏懿行曰郭注引海外北經以
校今本無色青二字然史記徐廣注駒駝似馬而青
與郭引合疑古本有之而今脫也據後儀補注所見
山海經尙有此二
字畢尙書注海外北經曰駒駝疑卽橐駝也聲皆相
近而古今注爾雅者皆未之及不敢定之秋濤按伊
尹四方令正北以橐駝駒駝爲獻其爲二物明矣畢
注誤也

大夏茲白牛

孔氏曰大夏西北戎茲白牛野獸也似白牛形此一無
四
字王氏補注曰伊尹朝獻商書正北大夏山海經國
在流沙外者大夏史記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木

管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
秋濤曰淮南墜形訓云西北方曰大夏郭注海內東
經曰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爲數十國地和溫宜
五穀史記大宛傳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
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
城邑置小長漢書西域傳曰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
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
漢使者又曰大月支國王治藍氏城去長安萬一千
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
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
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

息同出一封橐駝按大月氏本在敦煌祁連間後為匈奴所破西徙過大宛擊大夏而城之都媯水北為王庭此所紀大月氏之土壤物產皆大夏之土壤物產故具錄焉瀛寰志略曰媯水即阿母河源分十數支皆在雪山之北蔥嶺之西匯流之後西北行約二千餘里又北折行約千里而入于鹹海大月氏王庭既在媯水之北則其部曲自在媯水左右乃今布哈爾境土也按志略又言布哈爾亦回部大國東接拔達克山諸部北與浩罕接壤幅員恢闊東境多山嶺西界有大戈壁也沙磧有城郭而兼游牧以今考之游牧者月氏餘風城郭者大夏舊俗是其為月氏大夏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七

故壤灼然無疑雖數千年之後尚可溯其原委也

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本注一作皇一本注一作黃之乘

孔氏曰犬戎西戎之遠者也王氏補注曰山海經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書傳文王伐犬夷匈奴傳西伯伐吠夷王氏自注即吠戎也隴以西有吠戎山海經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王氏自注或彊乘之壽千歲注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黃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取九六焉瑞應圖騰黃神馬一名吉光說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

曰媯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

秋濤曰按犬戎在周為肘腋之患以地勢最近豐鎬

故也孔氏以為遠戎蓋因山海經有犬戎國狀如犬

謂其雖野似獸非真四足而毛也及人面獸身之說故疑之爾不

云犬戎西戎之別在中國者在今陝西鳳翔府境其

本國則今西甯府西北樹敦城是也史記匈奴傳周

西伯昌伐吠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

吠音犬太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

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

為犬戎又山海經有人面獸身名曰犬夷賈逵曰犬

夷戎之別種也史記又曰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

殷周幽王于驪山之下又曰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

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緄戎正義曰音昆字當作

混顏師古云混犬夷也是名異實同皆即王會之犬

戎也又按吉黃之馬文王時散宜生購諸犬戎以獻

紂至成王時犬戎又以為貢是當時彼地產此神駿

不足為異又案吉黃盧學士刻本作古黃校云古黃

說文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

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曰作

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八

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黃古同聲吉光即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並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也又案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日有陰有陽乘文馬郭注文馬即吉良也則不獨犬戎有是馬矣畢尙書曰爾雅回毛在背闕廣疑闕廣吉量音相近此亦昔人所未論及者又按方以智通雅曰飛黃訾黃翠黃乘黃吉量古皇吉光吉黃一物也按漢書郊祀志訾黃封禪書翠黃注皆以爲乘黃淮南子飛黃服阜注乘飛黃者壽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九

三千歲亦似指乘黃而言惟白民之乘黃與犬戎之吉黃並載王會形狀迥殊歷攷載籍無指爲一物者密之概合爲一未敢以爲然也

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孔氏曰數楚亦北戎也王氏補注曰爾雅注犏牛庫

小今之犏牛也又呼果下牛

秋濤曰按數楚蓋西戎非北戎也西山經數歷之山

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水經注楚水出汧縣之數

歷山南流注于渭關駟以是水爲汧水焉畢尙書曰

金史地理志鳳翔路號有楚山數歷與楚聲相近故

水亦曰楚水也山當在今陝西隴州疑俗稱西泰山

在州東南百里者是也楚水今出隴州西南東流逕西泰山南又東至寶雞縣西入于渭俗亦稱陸川秋濤按據此則數歷山楚水蓋即數楚故壤矣又按西山經黃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犛郭注音敏畢注曰犛非古字當爲每廣韻犛音切同美是也引王會篇每牛爲證秋濤按每犛一聲之轉此篇云牛之小者山經所云亦牛之蒼黑者耳蓋即一物也郭注云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畢注曰山未詳也或說即今陝西興平黃山斯錯簡耳秋濤按每牛既在黃山數歷山又在黃山附近之地則黃山在興平無疑數歷之即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十

爲數楚亦無疑王會列數楚與犬戎相次犬戎在西則數楚亦在西是皆炳然可據者以數千年不知所

在之處一旦豁然誠快事也又按爾雅犏牛釋文犏

郭注犏牛庫小今之犏釋文子息反牛也又呼果下

牛出廣州高涼郡邵氏晉涵曰犏牛即每牛也王會

云每牛者牛之小者也犏每聲之轉

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四足一作四尺

當作皆南嚮以下文南方諸國皆北嚮推

之可知若均北嚮則此句不必復出矣

孔氏曰匈奴字衍北戎也王氏補注曰伊尹朝獻商書正北匈奴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日獫狁秦曰匈奴通典云山海經已有匈奴爾雅疏五狄三曰匈

奴說文狡少狗也匈奴有狡犬巨口而黑身

秋濤曰按葦粥獫狁匈奴三名並一聲之轉事迹詳見各史列傳海內南經匈奴開題之國列人之國並在西北郭注匈奴一日獫狁畢尙書曰穆天子傳有曹奴疑亦此曹奴音相近史記匈奴傳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素隱云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今按伊尹四方令匈奴在商初早為建國又山海經已有匈奴則夏以前匈奴久著于北方矣似晉灼所言較為近是或古有匈奴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十一

奴部落洎維奔其國因為君長若箕子之於朝鮮未可知也孟子云太王事獯鬻又云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云云趙注交鄰章云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是獯鬻即狄也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據其所言似狄與獯鬻為二種周氏廣業曰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諸書為之其書視諸說最後而獯鬻姁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為據也又按西山經玉山西王母所居有獸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按王會所稱狡犬形狀略同疑即一物其角如牛

似當作其大如牛即巨身之謂也梁曜北曰四足果

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曰案古無謂短為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為果也而以四足果為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即裸字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裸字是果與裸同音袒褻裸程之裸亦通作果范望注太玄玄數曰裸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歟

權扶玉目秋濤按一本作三日課

孔氏曰權扶南蠻也玉之有光明者形小也一本奪此注但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十二

存形甚小三字王氏補注曰周禮注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

自照

秋濤曰孔氏不言權扶所在今按權扶蓋山名在今漳州府海澄縣北與泉州府同安縣接界世謂之文圃山權與文扶與圃均一聲之轉也其山四面圓秀一名十八面山權扶國蓋以山為名玉目即今之所謂水晶漳郡所產故以為貢方以智通雅曰水晶閩中極多有五色一統志云漳州之梁山大帽山俱出水晶有地名水晶坪按水晶本名水精取其瑩澈晶光猶人之目中瞳人謂之目精也其質乃玉類又有黑白二色故有玉目之名山海經謂之水玉廣雅謂

之石英格古要論云水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冰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為佳按古人或謂千年冰化為水晶然水晶自是石中所產非關冰化也又按海南諸國有扶南自吳晉時始著或疑卽權扶今按通典云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國俗本裸不制衣裳云云是扶南卽白民裸國之類在西南海中王會此文連舉禽人路人長沙各國皆近在楚越東南方忽及扶南則非其次且古蠻王本有以扶為氏者一統志湖南長沙府安化縣東七十里飛霜崖絕壁上有扶氏墓相傳蠻王扶氏葬此又唐費州在今貴州思南府安化縣東南一百里扶陽縣有扶水然則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圭

扶南蓋以在扶之南為名非卽權扶也至長沙僅有扶氏不聞其地有扶名殆蠻之後裔流徙所居不足為異思南雖有扶水而地不產玉惟漳郡地名既諧而所出水玉又與王會相合方域物產確有可據不得移而他屬矣又按通雅云似珠而大者曰玉目引王會注玉目寶玉似大珠者也按諸本孔注與方氏所引不同疑密之所見別一本也然玉似大珠則光明洞徹亦非水晶不足以當之

白州比閩比閩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比閩一作北閩秋濤按華當作葉說見後孔氏曰白州東南蠻與白民接也水中可居曰洲洲

中出此珍木水中可居以下一本奪去王氏補注曰爾雅疏戎類有老白廣志椶一名并閩葉似車輪比閩疑亦并閩之類

秋濤曰按白州孔氏以為東南蠻不言所在今按福建延平府有柘欄山柘閩極多疑其地卽白州也志柘欄山在延平府永安縣北二十里生雲吐霧隱見無時草木蒙茸冬夏一色多產柘欄木故名九域志南劍州有柘欄山上有徑曰走攻延平府南平縣馬均峯之高者為天柱射探諸峯有仙洲介于二水之間少南又有黃龍洲又蒙洲在縣東北五十里又沙縣治東對岸有山洲一名崇安洲溪旁三面皆阻水唐時崇安鎮置于此又有大洲在沙縣治西南溪中亦名長洲一名蚘洲以形若潛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古

蚘出水也舊長數百丈溪水至此中分有居民千餘家後洲漸落猶長二三十丈土人謂之金沙墩溪之上流多險巖至此則稍平緩又將樂縣有白水濠在縣南六十里一水自高崖而下可百餘丈望之如白虹合而論之延平在諸水之間本有洲名其水又有白水之名故古謂之白州比閩卽并閩比并一聲之轉西山經石脆之山本草引作石翠之山其木多椶柎郭璞注椶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員枝生梢頭實皮相裹上行一皮者為一節可以為繩一名柘欄文選西京賦注引郭注作并閩說文云椶柘欄也可作草草雨衣也按此木今所在園林中有之鄉人剝取椶皮

以覆屋雨水漸漬不為損壞故可以作雨衣本草拾遺云其皮作繩入水千年不爛皆與王會所紀為車終行不敗之說合又宋嘉祐本草云櫻欄木高一二丈無枝條葉大而圓有如車輪萃于樹杪此即王會所云其葉若羽言如鳥羽之在樹杪也今本葉作華傳寫之誤耳又按酉陽雜俎云白州比閩華其華若羽伐其木為薪終日火不敗按段柯古此說他無所經見蓋誤記王會之詞也

禽人管

秋濤按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六卷引此作會人獻以管注云會或作禽

孔氏曰亦東南蠻管草堅忍秋濤按太平御覽引王

氏補注曰爾雅白華野管注茅屬陸璣疏管似茅其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五

根下有白粉柔韌宜為索

秋濤曰禽人不知所在按今湖南寶慶府新甯縣為漢零陵郡地新甯舊治在今縣東二里金城村金禽聲相近疑即古禽人國也管蓋即異物志之香管吳錄謂之香茅者也實零陵所產故禽人以為貢焉異物志曰香管似茅而葉長大於茅不生洿下之地邱陵山岡凡所蒸享必得此管苞裹助調五味益其芬菲吳錄地理志曰零陵泉陵有香茅古貢之縮酒按書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傳曰茅以縮酒孔疏曰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他處左傳齊謂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責楚胡朏明曰按水經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蓋此茅潔且芳異於他處所產宜縮祭祀之酒故特令包匭而貢之又曰案菁茅菁菁然華盛而氣更芬芳貢之者欲其色香不變故包而加之以匭包在內匭在外也一統志永州府土產香茅即此茅氏匯疏曰蠻溪叢笑云麻陽包茅山茅生三脊又云今辰常並出靖州亦多有之胡氏曰湖南產茅處雖多終當以泉陵之香茅為正泉陵今永州府治零陵縣及所領祁陽縣皆其地也合觀諸說則禽人之管自三代以來重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六

之矣又按縮酒之說有二解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司農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注左傳用其說魏華父云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曰滲下去如神飲此臆說也胡氏曰案周禮司尊彝曰醴齊縮酌注云以茅縮去滓也解縮字甚明仍不用先鄭祭前沃酒之說

路人大竹

孔氏曰路人東南

一作東方

蠻貢大竹王氏補注曰鄭語

北有路洛泉徐蒲注皆赤翟隗姓春秋赤狄潞氏自注今潞州潞城縣山海經長石山之西有共谷其中多竹衛

邱之山竹林在焉大可为舟岳山尋竹生焉王氏自注大竹

秋濤曰自權扶以下俱南方之國孔氏云路人東南

蠻是也浚儀引北方赤翟之路證之非矣方氏亦云注路為赤

狄恐在北方按元和姓纂云露氏露伯夏殷侯國也

子孫以國為氏焉露氏譜越王句踐七代孫閩君搖

漢封東甌王搖別封其子為露余侯因氏焉二說不

同今按路露駱古字並通夏殷露伯即周初路人蓋

越之支而封於閩地者也路人在東南閩地亦在東

南攷其方域正為密合史言閩越東甌姓駱氏後子

孫又姓露氏皆原於此露氏譜不能言其初故第及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七

露余侯耳今福建汀州府武平縣東北有露溪一溪

七灣俗呼露溪七渡引流而東亦曰大順嶺溪又北

入長汀縣界下流入汀水至廣東潮州府入海汀潮

皆古閩越露溪當即故路人國地也又按史記東越

傳云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

踐之後也姓駱氏徐廣曰駱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

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駱也世皆疑句踐之後

何以不姓姒而姓駱昔人亦無言其故者今按姒為

夏后之姓駱則以國為氏猶齊陳氏之後不姓媯而

姓田楚國之後不姓芊而姓昭屈景古人類多如此

不足為異統前後而論之蓋在夏殷為露伯國在周

初為路人國及周末地入於越句踐封其支庶於此

秦取其地為閩中郡越之子孫失國因以國為氏而

姓駱及漢興復封閩越東甌二國無諸與搖皆駱氏

而搖之子又別為露氏蓋其源委如此此皆東南之

地在南越之東者也若南越之西別有西甌駱疑其

亦駱氏別種分王於彼者而壤土處蒼梧之西南與

王會之路人不可溷為一地矣史記南越傳載趙佗

夷中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南越時

稱王是閩越在東路越在西確有明證漢南越時

越桂林監居翁論甌駱屬漢皆得為侯蓋甌駱在廣

西與桂林近故得而論之通典云貴州古西甌駱越

之地唐貴州在今廣西潯州府貴州南即其地也又

南越傳云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路越也

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阯有駱田仰湖水上下

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六

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

溪縣後南越王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與主交阯九

真二郡即甌駱也是交阯九真亦為甌越其地益在

西南矣總之東甌閩越本姓駱氏與西甌駱越實同

一類類而總之東甌閩越本姓駱氏與西甌駱越實同

鄭新鄭不可不詳為區別王會之路人實不在東不在

西也若交州記言駱越因駱田之名猶為後起之云

有國已肇始于夏殷之時駱田之名猶為後起之云

大竹者其竹之大異於常竹也一統志載汀郡土產

如竹鎖竹絲器及紙之類皆竹所為故成王時以大

竹充貢方以智通雅云員邱即路人竹按方氏所云

路人竹直指大竹言非真員邱竹一名路人竹也考

載籍言大竹不一神異經之太極竹長百餘丈南

竹南方荒中有皆荒渺無稽華陽國志漢竹出哀牢

相去南方草木狀之由梧竹出交阯長雲母竹為一節

山扶山海經之衛邱山竹經云衛邱山南帝俊竹林
南林可為舟一抵出自遐荒距路人地遙遠惟異物
志云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
去六七尺或去一丈廬陵界有之今江西又異苑云
建安有篔簹竹今福建又南越志云羅浮山第三十
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有三十九節葉
若芭蕉謂之龍鍾竹常有鸞鳳棲宿其上羅浮山在
此三處大竹與路人相近任土作貢有由然矣
長沙鼈

孔氏曰特大而美故貢也王氏補注曰湘川記秦分
黔中以南長沙鄉為長沙郡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九

秋濤曰按通典云長沙郡潭州古三苗國之地自春
秋以來為黔中地楚國之南境秦為長沙郡有萬里
沙祠故曰長沙漢為長沙國後漢復為長沙郡晉因
之宋長沙國兼置湘州齊因之又為長沙郡湘川之
奧人豐土闢南通嶺嶠唇齒荆雍亦為重鎮一統志
云隋平陳廢郡改州曰潭州大業初復改為長沙郡
唐曰潭州曰長沙郡宋仍曰潭州長沙郡元天曆二
年升為天臨路明初改潭州府洪武五年又改長沙
府 國朝因之今按王會所紀則成周之初長沙自
為一國厥後乃地入于楚通典於三苗國後未及此
蓋偶未檢周書也撫言云沅江鼈甲九肋者稀沅江

下流入洞庭與長沙相近蓋其鼈之種類有異故以
為獻矣 秋濤又按自權扶以下九國皆南方之國
而權扶至長沙五國列于東蓋南方臺正東也明其
為東南之國也魚復至南人四國次于其西蓋南方
臺正西也明其為西南之國也長沙禽人在嶺之北
而附于東南蠻揚南人在嶺之南而附于西南此或
因其風俗部落之相似而次之亦猶東胡與匈奴接
壤而一附東北一附西北不相溷也王會之殺列以
序不相雜廁也如此

其西魚復鼓鐘鐘牛

孔氏曰次西列也一本奪魚復南蠻國貢鼓及鐘而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十

似牛形者美遠致也王氏補注曰左傳魚人注魚復
注音腹今巴東永安縣王氏自注今十道志夔州春
秋時魚國漢為巴郡魚復縣鐘牛未詳
秋濤曰按左傳文十六年庸人率羣蠻叛楚楚人伐
庸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注魚庸邑即魚
復據王會則周初魚復本自為國春秋時地始屬庸
也一統志魚復故城在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東北
漢置魚復縣其後移治白帝城而此城廢舊唐書地
理志曰漢魚復縣今奉節縣北三里赤甲城是也水
經注曰赤岬城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
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基連白帝

山按漢昭烈帝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晉太康元年復曰魚復宋齊梁因之西魏改曰人復唐貞觀二十三年改曰奉節今縣即因其名也

蠻揚之翟

孔氏曰揚州之蠻貢翟鳥王氏補注曰禹貢揚州有島夷翟雉名徐州羽畎夏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爾雅鶴山雉注長尾者疏云今俗呼山雞王叔之翟雉賦雉見質而不陋翟表文而不華

秋濤曰按此蠻揚與蒼梧相次地當相近以其地屬揚州而國名蠻揚猶徐州之境有徐夷之國荆州之境有荆楚之國皆以州名國亦其例也史記秦并天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圭

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案史所云揚越乃百越之總名今廣東廣西及交阯占城之地皆是揚越本一聲之轉故交廣為越地即為揚地漢魏諸儒皆以交廣屬揚州據此也然揚越指全粵而言其地廣王會之蠻揚則指一國而言其地隘攷史記南越傳載趙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姚氏注云地理志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按此是秦已有陽山蓋沿周時舊名蠻揚疑即陽山也西漢亦以陽山為侯國在今廣東連州陽山縣東即其地矣或

曰成王時越裳貢白雉見于典籍不一而足而王會不載以音類求之疑蠻揚即越裳也蓋越裳在交阯西南故謂之蠻越揚越聲轉字通故亦書為蠻揚翟即白雉也按此說恐未確姑存以備攷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以揚當作楊从木不从手當從之按索隱作揚尙存古字雜誌又曰蠻揚本作楊蠻故孔注曰揚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則曰夷良戎山其可乎揚蠻之誤為蠻揚猶詩荆蠻之誤為蠻荆段氏詩經小學已辨之今按王先生說非是此蠻揚猶言蠻越其國名非州名猶於越及于越東越皆當以越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圭

字在下也與良夷山戎命名之義本殊合而論之是望文生義未為得矣
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
孔氏曰倉吾亦蠻也翠羽其色一本無青而有黃也
王氏補注曰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禮記注蒼梧於周南越之地楚吳起南并蠻越遂有蒼梧漢有蒼梧王趙光後平南粵以其地為蒼梧郡王氏自注今梧州
靜江德慶肇慶府之地爾雅翠鷁注似燕紺色生鬱林伊尹朝獻商書正南翠羽異物志曰翠鳥似鶯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交州記翡翠出九真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鷓鴣

秋濤曰倉與蒼吾與梧古字通用今梧州即宋桂林

江府平樂州肇慶宋德慶府封川宋封

賀州宋賀州藤州宋藤州平南宋平南州等州縣皆漢蒼梧郡地其

地古多梧樹嶺南異物志曰南人以梧為蒼梧故以

名郡是也禮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海內南經曰蒼

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海內經南方蒼

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

零陵界中郭注曰山在今零陵營道縣南疑古者總

名其地為蒼梧也按此是古時蒼梧地廣今湖南永

州府界亦其地也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

說與檀弓山海經合與孟子異蒼梧在周初為荒服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王

國戰國時屬楚蘇秦說楚威王南有洞庭蒼梧即此

漢以蒼梧郡為交阯刺史治所明代兩廣總督亦多

駐梧州蓋地為百粵襟喉故重其權以資控制也王

逸注楚詞招魂云雄曰翡雌曰翠李善注鶴鶴賦引

異物志曰翡赤色大於翠劉逵注蜀都賦云翡翠常

以二月九月羣翔又注吳都賦云翡翠巢於樹巔生

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皆出于交阯

鬱林南禹貢揚州貢齒革羽毛傳曰羽鳥羽正義曰

翡翠孔雀之屬漢趙佗獻帝亦以翠鳥生翠蓋炎州

珍異自古尚之矣

南人致眾者皆北嚮秋濤按此節原在其餘皆可自

說見後

孔氏曰南人南越王氏補注曰歷代史皆云五嶺之

南至于海並禹貢揚州之地故云揚粵朱子曰山海

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皆為一

定不易之形疑本依圖畫而為之古人有圖畫之學

如九歌天問皆其類愚謂此篇亦然秋濤按此篇與

同所記東夷西嚮西戎東嚮北狄南嚮南蠻北嚮皆

與明堂位合是記當時朝位非出于圖畫也後儀之

論以是而非鄭康成注禮許叔重說文皆稽以為證

蓋周書著錄于劉略班志非晉時始出繫之汲冢失

其本矣閱覽洽聞之士如郭景純王元長援述者不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王

載於大傳湯四方獻令附於王會合而觀之三代之

典粲然矣

秋濤曰南人致眾義無所取眾當作象字形相近故

譌此言南越之國以象為貢也南越地最廣遠其都

會則今廣東廣州府番禺縣是說文象長鼻牙南越

大獸三年一乳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體特詭

身倍數牛目不逾豕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

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邱徙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州今潮州府循州今嘉州多野象牙

小而紅朱莘視聽鈔曰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為南方

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

性者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人皆於其來處架高木若望火樓然常有人直象獨畏煙火先用長竿接茅把於其杪望見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四里方敢回羣行者猶庶幾其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土人以巨木設機壓之自潮陽來必經由夔江嶺此處最多先使人行前探之或遇其大羣有候數日不去不敢行者監司巡歷則保甲鳴鑼鼓趕逐之頑然若無聞也必俟其自散去乃敢過按廣潮等處宋時尚多象爲害如是今則絕少此物蓋戶口益眾則山箐闢而異類遠去也秋濤又按此節本在其餘皆可自自古之政下今按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五

王會於四方之國各敘其貢物朝位此文南人致象與上魚復蠻揚倉吾相接並南方之國也故云皆北嚮今本誤次于後則文義不相連貫蓋錯簡也今移正

其餘皆可自自古之政秋濤按此節本在倉吾翡翠節之下南人致象節之上今考正此移

孔氏曰餘謂眾諸侯貢物也言政化之所致也王氏補注曰書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而此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益遠人來慕以其寶摯而不寶遠物以庶邦惟正之供乃成王之心也王氏自注明堂位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

六狄鄭注云周之所服國數也

秋濤曰按王會止記要荒諸國所貢之物而於侯甸采衛所貢皆未及焉故舉其大凡言眾諸侯貢物皆不異於古也按禹貢荊州貢菁茅而周亦貢苞茅於楚以此推之是九州方物任土作貢周因于殷殷因于夏無所更革故云可知自古之政也

禹四海異物秋濤按此後儀王氏標題今因之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

鄭氏玄注曰言德一作都廣之所及王氏補注曰五服

甸侯綏要荒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

秋濤曰堯典云光被四表鄭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五

海之外益稷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禹貢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此言唐虞夏所服四海也商頌玄鳥云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鄭箋假至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觀貢獻此言商所服四海也蓼蕭詩序云澤及四海也孔疏謂時王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立政云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孔疏云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此言周所服四海也以上參用邵氏晉涵之說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顧氏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秋濤按九州之外謂

之四海此通義也禹時東南二海皆在版圖之內其西北二海雖九州之外而聲教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云外薄四海

東海魚須魚目

鄭氏曰所貢物魚須今以為替又魚目今以雜珠王氏補注曰子虛賦鱗魚須之橈旃注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秋濤曰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凡三州言海青徐海在東揚州則海在東及南又冀兗之東北亦濱東海而禹貢未言以他州推之可知也禮記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曰文猶飾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毛

大夫士飾竹以為笏釋文曰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曰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曰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王懷祖先生曰須與班聲不相近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頒字之誤頒與班古字通故釋文音班崔氏曰用文竹及魚班也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郭璞注中山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為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若魚須非所以飾笏且不聞有文彩不得言以魚須文竹矣自唐石經始誤頒為須而集韻二十七刪內遂收入須字音逋還切引禮記大夫以魚

須文竹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矣應鑄吳澄陳澍須字皆如字讀謂大夫以魚須飾竹皆由不知頒之誤為須故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辭秋濤按禮記之魚須羣經音辨云音班用崔氏庾氏及隱義之說云又如字則用盧氏之說蓋崔庾以須為班則魚須即大傳南海之魚革也盧分魚須與文竹為二則魚須即大傳東海之魚須也二說不同未可執一且魚須既可以飾旃旆張揖注子虛賦曰何不可以飾笏既以魚須為旃旆以為飾則必有文采矣鄭注禮記未嘗破須為頒則仍是言以魚須飾竹與應吳諸家說合必謂元本作頒而強鄭以從崔庾未敢以為然也魏武四時食制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天

云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海上膏流九頃其鬚長二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唐書開元七年大拂涅鞋羯獻鯨鯢睛述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可以鑒俗謂之夜光博物要覽云日本國產如意寶珠青色大如雞卵光彩四射云是鯨魚目睛

南海魚革珠璣大貝

鄭氏曰魚革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貝古以為貨王莽時亦然王氏補注曰璣珠不圓也禹貢荊州厥篚璣大傳曰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爾雅大貝曰蚌說文鮫大貝也王氏自注音岡詩象珥魚服注魚服魚皮也

草木疏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爲弓鞭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

秋濤曰左傳楚子曰寡人處南海時楚地未至南海特修言之爾詩言至于南海呂氏以爲極其遠而言之按王會載南人致象注以爲南越則周成王時南海之國固已服屬矣禹貢導黑水入于南海此則實指南海而言大禹固親歷其地也南海後世謂之漲海秦置南海郡治番禺蓋自揭揚以西南至象郡皆南海也通典曰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三百里五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

王會篇箋釋

卷下

辛

雖言里數又非盡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甚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于前代大唐貞觀以後又多于梁隋焉又按魚服之魚多解爲獸今按魏志東夷傳濊國海出班魚皮卽說文所云魴魚出葦那頭國者也魴班聲相近故班魚謂之魴魚又說文山海經注並云魴魚可飾刀鮫一名沙魚一名文魚是皆魚革之可用者則

詩所云魚服未可以魚獸概之也禮玉藻魚須一本作魚頰注家釋爲魚班卽此魚革也說己見前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鑄物按交阯合浦正南海地也又按書顧命大貝鼗鼓在西房鄭氏注亦引書傳散宜生之江惟之浦取大貝如車渠爲證車渠車輞也鄭注大傳郭注爾雅並同按古云大貝如車渠而後世遂以車渠爲大貝之名博物要覽云車渠海中大貝也背上壘文如車輪之渠故名又云大者長二三尺闊尺許厚二三寸殼外溝壘如蚌殼而深大皆縱文如瓦溝無橫紋也殼內白皙如玉亦不甚貴番人以飾器物謬言爲玉石之

王會篇箋釋

卷下

辛

類

西海魚骨魚幹魚脅

鄭氏曰魚幹魚脅未聞

秋濤曰漢書西域傳屬賓西南與烏弋山離接烏弋山離西與犁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渡海乃通大秦卽犁軒也後漢書言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西海之遠如此按西海自西域傳始知其地自明神宗時大西洋利瑪竇等入中國始盛傳其方域國土一統志曰瑪竇有萬國全圖其大略言天下有五

大州第一曰亞細亞州第二曰歐邏巴州第三曰利

未亞州第四曰亞墨利加州最後得墨瓦蠟泥加州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所謂亞細亞州者自中國以至日本交阯西域等國皆是也其所謂歐羅巴州者則南至地中海北至青地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共七十餘國即瑪寶等所生之本國也其所謂利未亞州者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聖老楞佐島西至阿則亞諾海大小共百餘國其所謂亞墨利加州者地分南北中有一峽相連峽南曰南亞墨利加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北至加納達峽北曰北亞墨利加南起加納達北至冰海東盡福島地最廣大其所謂墨瓦蠟泥加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三

者因以西把尼亞國王念地為圖體徂西自可達東乃命其臣墨瓦蘭者往訪沿亞墨利加東偏展轉經年忽得海峽互千餘里海南大地杳無涯際以墨瓦蘭首開此區遂即其名命曰墨瓦蠟泥加云按西人論地理者遞相祖述近儒加以考訂各成卷帙今錄此以見其概云魚骨魚幹魚脅者按北史載一魚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劇談錄云李德裕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太平寰宇記云有人於林邑海嶼上得鯨頭骨大如數百斛因事林廣記云大食勿拔國每歲常有巨魚死飄近岸身長十餘丈高二丈餘國人不食但刻其膏

為油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門扇骨節可為曰海槎餘錄云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俄海洋煙水騰沸二大魚約長數丈餘土人曰此番車魚也今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曰者乃其脊骨也五雜俎云海洋一巨魚肉中刺骨亦長丈餘按諸書但言魚骨魚脇不言魚幹攷爾雅釋畜在幹弗方郭璞注幹脇也公羊傳莊元年注亦云幹脇也儀禮少牢篇注以幹為正脇特牲篇注以幹為長脇然則魚幹即魚之正脅或長脇耳蓋三者皆可為器用故致之也

北海魚劍魚石出瑣擊閭

鄭氏曰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瑣狀如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三

凝膏在水上擊閭狀如鮐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本注曰王氏補注曰鱣魚石首也出南海頭中有石集韻劔俗作劔非是南州異物志鱣齒如刀鋸秋濤曰按漢書言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蓋即鄂羅斯之白哈兒湖非真海也唐書言骨利幹國處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是北海視西海較近也一統志曰鄂羅斯在喀爾喀楚庫河以北東南至格爾必齊河北岸自大興安嶺之陰以東至海與黑龍江所轄北境接界西接西洋西南至土爾古特國及準噶爾界北至海去中國二萬餘里此則北海之境確

有可攷者也任昉述異記曰海魚千歲爲劍魚臨
異物志曰海內有大魚長十餘丈背負鋸船觸之皆
斷坤輿外紀曰劍魚嘴長丈餘鋒刻如鋸能與把勒
亞魚戰而勝此皆所謂魚兵如劍者也魏武四時食
制曰班魚頭中有石如珠出北海廣志曰班魚頭中
有玉石如珠璣兩航雜錄曰石首魚腦白石如
碁子取其石以爲器或飲食遇毒則暴裂腦用
其石燒灰吹入鼻中卽愈又下石淋嶺表錄異曰石
頭魚狀如鰩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二石子如蕎麥瑩
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魚之小者貯於竹器任其壞
爛卽淘之取其魚腦石子以植酒籌頗脫俗酉陽雜

王會篇箋釋

卷下

三

俎云傍海大魚脊上有石此皆所謂魚石也鄭云出
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據形求之當卽後世所稱水母
郭璞江賦云水母曰蝦博物志曰東海有物狀如凝
血縱廣數尺名曰鮮魚無頭目無腹臍所處則眾蝦
附之越人煮食之案鮮與鮐同嶺表錄異曰水母廣
州謂之水母閩謂之鮐癡駕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
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盃腹下有
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
啣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卽歛然而沒乃是
蝦有所見耳南中好食之性煖治河魚之疾集韻云
蟻符非切魚名也出北海水上狀如凝脂一曰水母

也又按擊閭鄭云似鮐魚大五六尺鮐乃河豚之別
名以形推之當是江豚一名鱗鯪一名鮪魚一名奔
鯪又一名海豚蓋此物本出于海也酉陽雜俎云奔
鯪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頂上有孔通頭氣出
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臨海水土記曰海豨
魚豕頭身長九尺按水母以鹽漬之可致遠擊閭殆
亦乾而致之故北海之物可入中國也

河魀

鄭氏曰魀當作鼃鼃狀如鼃而大月令季夏命漁人
伐鮫取鼃登龜取鼃也王氏補注曰集韻鼃或作魀
秋濤曰按字書魀卽鼃之別體一切經音義引三蒼

王會篇箋釋

卷下

青

云鼃似鼃而大也字體從鼃從元此鄭氏所本楚辭
云乘白鼃兮逐文魚王逸注大鼃爲鼃魚屬也以其
魚屬故或從魚左傳鄭子公染指鼃羹孟子趙岐注
引作魀羹是漢人多作魀也六書故曰鼃似鼃而橢
長大者幾丈淮南子萬畢術云鼃脂得火可以然鐵
燒鼃致鼃爾雅翼以鼃爲介蟲之元說本續漢書五
行志注

江鱓大龜

鄭氏曰鱓或作鼃鼃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鱓或爲鱓
鱓鯉也王氏補注曰說文鱓魚名皮可爲鼓禹貢九
江納錫大龜漢食貨志大龜距髯長尺二寸

秋濤曰鱣卽王會篇會稽所貢之鼈也詩大雅靈臺毛傳曰鼈魚屬說文謂鼈爲鼈魚故古書多從魚作鱣夏小正二月剝鱣傳云以盲鼓也呂氏春秋云乃令鱣先爲樂倡鱣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李斯上秦王書樹靈鱣之鼓史記太史公自序鼈鱣與處鱣字皆正作魚旁單云或爲鱣者按顏氏家訓曰後漢書云鶴雀銜三鱣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鱣魚按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鶴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卿大夫服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羣

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鱣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並作鱣字假鱣字爲鱣字其來久矣據此是鱣鱣二字古相通借故此鱣又作鱣云鱣鱣也與詩毛傳同按爾雅釋魚云鱣鱣鱣鮪鮪兩雅舍人孫炎注皆以鱣一名鱣鱣一名鮪鱣一名鮪毛傳及說文皆同其義至陸璣疏言鱣鱣形狀迥殊郭景純注爾雅始分爲六魚詩疏引郭氏音義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不從舊說也陸德明釋文謂目驗毛傳與世不協從郭注自後箋蟲魚者多從郭說鄭康成在郭注未出

以前此註仍用舊說王伯申尙書以舍人及孫注爲是云鱣鱣之鱣自是魚之小者鱣鮪之鱣乃是大魚之名故爾雅之鱣鱣與鱣鱣並稱而不與下文之鮪鮪鮪相通明非鱣鮪之鱣自毛公釋詩之鱣鮪始誤以鱣爲鱣則不知鱣鮪之鱣非鱣鱣之鱣也段氏說文注曰郭注云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此卽今江中及關東之黃魚也如其言則鱣絕非鱣矣周頌有鱣有鮪鱣鱣鱣鱣鱣並言似非一物而箋云鱣大魚也然則凡鱣曰鱣大鱣曰鱣猶小鮪曰鮪大鮪曰鮪謂鱣與鱣鮪與鮪不必同形而要各爲類也許意當亦如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羣

是秋濤按以魚之形類攷之自當以郭說爲正從王氏說則爾雅舊說亦不可廢然祇可訓鱣爲鱣不可訓鱣爲鱣毛許鄭皆誤讀爾雅之文也從段氏說則疑鱣卽鱣之類蒙按鱣有鱗鱣無鱗其狀迥殊若鱣可指爲大鱣則鹿亦可稱野馬矣古人著書間不免誤毋庸爲之諱也五湖元唐秋濤按元當作元說詳後鄭氏曰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元唐未聞王氏補注曰國語韋昭注太湖卽五湖秋濤曰周官職方氏揚州其澤敷曰具區其浸五湖鄭注曰具區五湖在吳南周官義疏曰按張勃陸龜

蒙輩皆謂五湖卽太湖或云以周行五百里故名或云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或云環湖隨地異稱有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之別若然則經旣言澤藪具區不必更言其浸五湖矣且揚州地域遼闊湖浸繁多何爲舍其可紀者而必複舉具區之一以當二乎是則具區縱有五湖之名而必非職方之五湖也虞翻曰瀟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洮湖就太湖而五李圖以彭蠡巢湖鑑湖洞庭并太湖而五柯山以射陽湖丹陽湖彭蠡湖青草湖并太湖而五洞庭青草當屬荊州非揚域也大抵楚州之射陽洪州之彭蠡巢縣之巢湖暨洮瀟鑑等

王會篇箋釋 卷下

辛

皆爲南方之浸或當數其尤大之五者而具區旣列澤藪則不復數之歟元唐鄭注未詳或謂水經沔水注有水唐疑卽元唐按水唐戴校改爲水虎與十道志襄沔記所言水虎合則水唐乃譌字不足爲據以管見考之元唐當卽鮠居郎鮠徒郎切也博雅鮠鮠鮠鮠鮠也王伯申疏證不解鮠鮠之義蒙按類篇引博雅河鮠鮠也又引鮠鮠鮠也集韻亦引河鮠鮠也是鮠上當有河字蓋此魚複名一曰河鮠一曰鮠鮠古字本無偏旁故大傳作亢唐亢元字形相似傳寫譌爲元唐耳古者蟲魚多以疊韻爲名以是知元唐誤亢唐不誤也說文以鮠爲哆口魚玉篇以爲黃頰魚史

記司馬相如傳鮠鮠鮠鮠漢書注載郭璞注云鮠鮠也一云黃頰東山經番條之山減水其中多鮠魚注亦云一名黃頰按伯申疏證及郝蘭皋山海經箋疏並謂黃頰又名鱮卽詩小雅鱮鈔之鱮陸璣疏以爲黃頰魚者也攷本草綱目魚名黃頰有二一則鮠魚在魚類一則黃頰魚卽黃鱮在無鱗魚類是此二種魚皆名黃頰而一有鱗一無鱗不可溷爲一也攷郭景純但云鮠魚一名黃頰不云卽詩之鱮則二魚本非一物伯申引詩鱮魚又引本草之鮠魚爲證恐讀者疑惑故詳辨之本草云鮠生江湖中體似鱮而腹平頭似鮠而口大頰似鮠而色黃鱗似鱮而稍細大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壬

者三四十斤啖魚甚毒池中有此不能畜魚其性獨行故曰鰓詩云其魚魴鰓是矣此卽鮠之形狀所謂亢唐者也
鉅野菱
鄭氏曰鉅大也鉅一本奪鉅字野魯藪今屬山陽菱菱王氏補注曰鉅野在濟州鉅野縣秋濤按宋鉅野縣卽漢以來舊治在今山東曹州府一名大野職方克州藪廣志曰鉅野大菱鉅野縣南一名大菱二字今依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五卷所引增大於常菱
秋濤曰禹貢徐州大野旣豬地理志山陽郡鉅野大野在鉅野縣水注引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左傳哀十

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即此海內東經云濟水出共
山南東邱絕鉅野澤注渤海水經云濟水東至乘氏
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南流其一水從縣東流入鉅野
澤元和郡縣志云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
百里東西百餘里胡氏渭曰此地屢遭河患自漢以
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鉅
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澤遂涸
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宋史宦者傳云梁山灤
古鉅野澤吳氏澄于氏欽皆云然拙明以灤爲大野
澤之下流非即大野也爾雅釋草葭蔴櫟周官籩人
加籩之實葭說文葭芰也從艸凌聲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无

鉅定羸

鄭氏曰鉅定澤也今屬樂安秋濤按樂安西漢縣東漢爲國屬千乘郡在今山東青州府有故縣屬齊秋濤按西漢鉅定縣故城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北八十里東漢無此縣羸蝸牛王氏補注曰漢志齊郡故鄭君言故縣也羸蝸牛王氏補注曰漢志齊郡鉅定縣水經注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縣東南則巨澱湖蓋以水受名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國語注羸蚌蛤屬亦作螺秋濤曰漢書地理志齊郡臨胸下曰石膏山泮水今本作泮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又廣下曰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又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說文云泮水今本作泮桂氏說改正出齊臨胸高山東北入

鉅定濁水出齊郡廣今本作廣誤從段注本改媽山東北入鉅定水經注鉅定皆作巨淀定與淀古今字也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四十里有清水泊即古鉅定澤矣又案易離爲羸即今之螺字蚌蛤之屬也爾雅蚌羸蛻蚶郭璞注云即蝸牛也是蝸牛名蚌羸說文蝸羸也廣韻蝸牛小螺也廣雅羸蝸牛蛻蚶也是蝸牛古亦單言羸也儀禮士冠篇葵菹羸醢鄭注云今文羸爲蝸內則蝸醢以下二十六物鄭以爲皆人君燕所食也東山經青要之山是多僕累蒲盧郭注僕累蝸牛也郝氏懿行曰蒲盧聲轉爲僕累即蝸螺也郭注西次三經槐江之山云羸母即蝸螺是矣又聲轉爲蛻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早

羸即蒲盧也吳語云其民必移就蒲羸于東海之濱是矣是僕累蒲盧同類之物並生于水澤下溼之地也秋濤按山海經以僕累蒲盧並言則非一物也郝以蒲盧聲轉爲僕累是合二物爲一誤矣攷廣雅蛻食蒲盧也夏小正十月云雉入于淮爲蜃傳云蜃者蒲盧也按蜃爲大蛤是蒲盧蛤也非羸也僕累蒲盧同類而不同物細爲剖析而古義始明

濟中瞻諸秋濤按盧本作詹諸詹不从目注同鄭氏曰瞻諸龜也秋濤按盧本作詹王氏補注曰沈水出河南府王屋山東流至孟州濟源縣而名濟水字本作泮淮南子詹諸注蝦蟇

秋濤曰濟四瀆之一字本作涉其从齊之字乃別一
水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經典相承借濟為涉而應
劭風俗通遂誤以常山房子之水列入四瀆宜為酈
大使所譏也爾雅鼃醜蟾諸郭璞注云似蝦蟇居陸
地淮南謂之去蛟說文鼃字注用爾雅之文曰先鼃
詹諸也按瞻諸詹諸蟾諸並聲同字通實一物也玉
篇醜字注又作蟾蟾又先醜或轉為鼓造以轉語求
之先與鼓音相近醜在幽部而造字古音亦在幽部
二字同聲故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
造作蟾蜍是也蟾蜍即此瞻諸也今通作蟾蜍而瞻
諸等字罕用矣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畢

孟諸靈龜

鄭氏曰孟諸宋藪也龜俯者靈秋濤按盧本周禮天

龜曰靈屬王氏補注曰孟諸在應天府虞城縣秋濤

宋虞城縣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一作盟豬職方青州藪左傳

孟諸之麋

秋濤曰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史記作明都漢書

作盟諸職方作望諸鄭注望諸明都也爾雅宋有孟

諸始作孟諸二字與大傳及左傳同豬諸都同韻孟

望明盟古聲近也漢書地理志以孟豬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二里元和郡縣志云孟諸

澤在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胡氏渭曰今在

商邱東北接虞城界也郝氏懿行曰睢陽自宋末以
來屢遭河決藪澤厓岸不可復識鄭云龜俯者靈爾
雅釋魚文也郭璞注爾雅云行頭低周官卜師凡卜
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鄭注云下俯者
也又周官龜人天龜曰靈屬鄭注云色謂天龜玄俯
者靈天龜俯是靈龜即天龜矣

隆谷立玉秋濤按隆一作隆非

鄭氏曰隆讀如厯降之降或作函谷秋濤按盧本今河

南穀城西關山也王氏補注曰鄭注立政云三毫者

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秦函谷關在陝州靈寶縣西

南漢弘農縣淮南子散宜生得玄玉百工以獻於紂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畢

秋濤按高誘注云二玉為一工也按說文二玉為珏一珏一聲之轉

秋濤曰書立政三毫阪尹孔疏曰阪地尹長傳言山

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以三毫阪尹共為

一事云舊都分為三其長居險王氏鳴盛曰降谷不

知所在續志河南穀城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弘農郡

弘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

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

相亂歟秋濤按鄭注大傳明言降谷即函谷且確指

其在穀城矣西莊偶未照也西山經峯音密山丹水出

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

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郭注曰言玉膏中又

生黑玉也按崧山地在今新疆疑即產玉之密爾岱山也又于真產玉之川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皆在今和闐地烏玉即玄玉也禮玉藻篇云公侯佩山玄王文選注引王逸言黑如醕漆玉之符彩也

大都鯉魚刀

鄭氏曰大都明都鯉本注渠成切魚今江南以為鮑魚刀

魚兵如刀者也王氏補注曰史記道荷澤被明都索隱音孟豬說文鯉魚名漢書注鯉刀魚也

秋濤曰按史記明都即禹貢孟豬鄭注職方云望諸

明都也大傳前已有孟諸此大都鄭復云明都或疑有誤今按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九卷引魏武四時食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制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金澤按

此則鄭注所云明都乃豫章之澤非孟豬之明都也望魚即此魚刀矣爾雅謂之鯉鯉刀鯉望一聲之轉

爾雅郭注云今之鯉魚也亦呼為魴魚南山經茗水北流注於具區其中多鯉魚郭璞注鯉魚狹薄而長

頭大者尺餘一名刀魚鯉音祚啟反郝氏懿行曰今海中亦有刀魚登萊間人呼林刀魚蓋林即鯉聲之

轉矣楊慎異魚圖贊云明都溢澤望魚之沼形側如刀可以刈草即本四時食制為說說文云鯉飲而不

食刀魚也九江有之秋濤按九江豫章相近此亦大傳魚刀出大都之一證矣邵氏晉通曰鯉魚即今鱗

魚也細鱗白色吻有二鬚腹下有角刺利若刀肉多細刺人炙食之南方謂之江鱗鯉廣韻又胡頂切不言其狀埤雅廣要云魴一名鯉未知其審咸會於中國

鄭氏曰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

湯四方獻令

伊尹朝獻商書

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秋濤按此周書周史掌之以

孔氏晁傳曰言別有此書也王會俱朝貢事故今附

合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秋濤按一作馬牛之所生而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

孔氏曰非其所有而當遠求其秋濤按一作於民故不利也

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易得而必貴其為四方獻

令秋濤按易得而不貴是也

孔氏曰制其品物秋濤按一作服之令

伊尹受命秋濤按一本此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

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髮文身本注鬻即發

本奪髮字

孔氏曰九夷十蠻者秋濤按此句東夷蠻越之別稱

秋濤按孔注蓋當依別本為是孔意以文身以上十

國為東夷故云十者東夷之別稱也與下文六者南

蠻之別稱九者西戎之別稱十二者北狄之別稱文

法正同此本蓋後人所改非孔之舊也惟九夷十蠻

蓋德括之詞似非國名諸國依下所註 鬻髮文身因

釋亦不合十數孔之斯注為不協矣 其事以名也王氏補注曰符婁後漢東夷傳有夫餘

國在玄菟北挹婁古肅慎之國仇州伊慮未詳仇州

海中洲漢遼東郡有無慮縣顏氏注即所謂醫無閭

伊慮即醫閭也漚深即歐也注見上九夷東夷傳夷

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

陽夷竹書紀年后芬三年九夷來御孔子欲居九夷

王氏自注爾雅疏九夷一曰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十

四滿飾五島更六素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壽十

蠻書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職方四夷八蠻蠻類有

八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軻旁春爾雅六

蠻此云十蠻言其非一而已越禹之苗裔封會稽世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本牟姓東越閩君皆其後又交趾之南有越裳國漚

亦歐也鬻髮垂史記越文身斷髮趙世家云翦髮文

身歐越之民也吳世家注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

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王氏自注地理志以避蛟

髮文身通典文身國梁時聞焉在倭東北人體有文如獸額上有三文

秋濤曰按符即夫餘王會之濊人也疾言曰符徐言

日夫餘濊即夫餘二字之合音通典載夫餘國後漢

時始通順帝永和初其王來朝其印文言濊王之印

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

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婁即挹婁王會之稷

慎也盛京通志漢挹婁即古之肅慎在夫餘東北千

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詳前稷慎下仇州浚儀

云海洲按通典列琉球于東夷仇州與琉球音相

近仇求古字通用疑即其地今閩東之琉球國也伊

慮即醫閭楚詞遠遊篇云夕始臨乎於微閩王逸注

東方之玉山也引爾雅醫無閭為釋醫無閭作於微

閩亦聲之轉也海內南經伯慮國郭注未詳郝氏懿

行曰伊尹四方令正東伊慮疑即此秋濤按伯伊字

形相近疑其謬也浚儀意以漚深為一國按漚當即

温州之東歐也詳前歐人蟬蛇下深疑即王會之目

深也詳前目深下論語云子欲居九夷劉氏七經小

傳云九夷蓋在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夷也呂氏大事記云史記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

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

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略可見方

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秋濤按九夷十蠻蓋部

落眾多本非一地劉原父呂東萊以九夷在徐州南

陽之間存以備攷越有百越之稱其類甚多詳前干

越東越會稽下或以越漚為一國按上已有漚則此

漚疑即建甯府之西甌也詳前且甌文屨下云鬻髮

者按說文鬻女鬻垂貌也楚詞招魂云盛鬻不同制

王逸注鬻鬻也裝飾兩結垂鬻下髮又長髮曼鬻注

云曼澤也言美人長髮工結鬻鬻滑澤以是攷之則

鬚髮蓋謂垂髮也通典倭國婦女被髮屈紉即其類矣或以鬚為翦之假借蓋斷髮也引曲禮蚤鬚為證其說亦通云文身者南史有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即通典所載也又史言倭國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言太伯之後又辰韓男女近倭亦文身馬韓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是古時吳越甌閩之地多有此俗也

請令以魚皮之鞞本注鞞布鞞利劍為獻項切秋濤按一本鞞上無方空非鞞一作較

孔氏曰鞞刀削劍秋濤按鞞上魚名厥盾也鮫皮作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皂

之鮫文魚也王氏補注曰左傳注鞞佩刀削上飾詩鞞琫有琕正義鞞今刀鞘說文烏鯢魚名荀子楚人鮫革為甲方言盾或謂之厥王氏自注音後漢志佩刀乘輿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刀劍口本草注沙魚一名鮫

秋濤曰魚皮即尚書大傳之魚革也說已見前徐氏竹書統箋引此作魚支之鞞誤也盧抱經學士云口疑是烏字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曰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鯢鯢之醬又引注云鯢鯢魚名玉篇鯢午胡切魚名廣韻未知其審秋濤按說文鯢鯢魚也然說文無鯢字段氏以為俗字改為烏玉篇則有

鰓字注云鰓鯢魚本作烏是玉篇亦不以鰓為正字矣按烏鰓本魚名自南越記謂此魚能浮水上卷取烏故名烏賊後人皆從其說然此言特因其名而備會耳觀四方令有鰓字則鰓字亦有所本未可遽以為非也吳都賦作烏賊賊或作鰓六書故云形如革囊口在腹下足生口旁兩須如纜又名纜魚腹有墨又名墨魚古人甚重之鮫說文海魚也皮可飾刀中山經荆山漳水其中多鮫魚郭注鮫鮫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皮可飾刀劍口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初學記引劉欣期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彊可以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吳

飾刀口又可以鑊物郝氏懿行曰長三尺當作三丈張揖子虛賦注云蛟狀魚蛇尾皮有珠也蛟即鮫字古通用海內西經鳳皇鸞鳥皆戴鮫郭注音伐盾也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本注里一作重秋百九十一卷引此厥作鮫鄧作陸損子作指子產里作陸重孔氏曰六者南蠻之別名秋濤按據王注王氏補注曰百濮見左傳鄧曼姓甌即甌駱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番禺東秦南取百粵之地為桂林郡漢曰鬱林餘未詳後漢注里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秋濤曰浚儀以甌為甌駱蓋指西甌駱也今廣西潯州府貴縣及越南占城等國皆其地說互詳前路人

下淮南子云楚人地垣之以鄧林高誘注鄧林河水
上險史記云楚阻之以鄧林集解引山海經夸父棄
其杖化為鄧林駟謂鄧林後遂為林名索隱云蓋非
在中國也劉氏以為今襄州南鳳林山是古鄧祁侯
國故云阻以鄧林也秋濤按海外北經明言夸父飲
于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
鄧林則鄧林在河渭之北非此正南方之鄧也諸家
注皆誤若此所云則即古鄧國左傳巴濮楚鄧吾南
土是也浚儀所解得之桂國當即秦桂林郡漢改曰
鬱林郡治在今廣西潯州府境舊唐書云桂州臨桂
縣州所治故秦時立為桂林郡一統志曰按秦桂林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吳

郡在鬱林舊唐書以臨桂當之誤也攷今桂林府治
臨桂縣漢置始安縣屬零陵郡吳置始安郡于此梁
置桂州至唐貞觀八年始改為臨桂縣與秦之桂林
郡迥異不可溷也損子太平御覽引此作指子攷海
外南經云三苗國菽國在其東其為人黃能操弓射
蛇郭注音秩亦音替大荒南經有菽民之國帝舜生
無淫降菽處是謂巫菽民巫菽民盼姓食穀不積不
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
鳥自舞郭注言此國自然有布帛五穀今按菽字從
至得聲音與指相近當即商初之指子國也產里太
平御覽引此作陸童或曰陸童蓋陸終之後楚之先

也史記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
連半姓楚其後也史言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
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
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成王時而封鬻熊曾孫熊繹
於楚疑當商初時季連之裔在蠻夷中即以陸童為
國號故伊尹列于正南諸國中也秋濤按商頌云維
彼荆楚居國南鄉竹書紀年夏癸二十一年商師征
荆荆降是夏商時已有荆楚之國其即為陸終之後
與否未知其審百濮詳前卜人下九菌者大荒南經
有小人名曰菌人郭注音如朝菌之菌畢尚書曰此
即大荒東經靖人也按菌與靖古音不同部蓋非一

王會篇箋釋

卷下

辛

國疑菌人即此九菌海內經曰南海之內有衡山有
菌山有桂山山名菌桂蓋各以所產物為名此九菌
國其地必產菌蕈故因而命之呂氏春秋云和之美
者越駱之菌說文云菌地蕈是也高誘注以菌為竹
筍非是下文以菌為獻當即九菌貢其土產矣
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犀翠羽菌鶴秋濤按秋濤
一作鶴按一
注同狗為獻
孔氏曰璣似珠而小菌秋濤按菌與鶴非一鶴可用
物此下蓋有奪字
為旌翳矩狗狗之善者也
秋濤曰璣瑁亦作玳瑁南州異物志云生南方海中
大者如蓮蔭背上有鱗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

欲以作器則煮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本草云似龜
甲有文解毒兼辟邪史記曰趙使人於春申君欲夸
楚為瑋瑋替漢書西域傳贊云明珠文甲如滄日
甲即瑋瑋也爾雅犀似豕郭注形似水牛豬頭大腹
庫脚脚有三蹠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
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精好食棘亦有一角
者吳語云奉文犀之渠韋昭注文犀犀角之有文理
者也按犀角成文厥類實繁通天駭雞見珍往籍其
餘不可勝紀也海內經曰有青獸如兔名曰菌狗有
翠鳥有孔鳥按此經上文云南方有贛巨人則此亦
南方物也菌狗疑即矩狗菌言其小猶大荒經所云

王會篇箋釋 卷下

辛

有小人名曰菌人也海內經本作菌狗今本上从少
誤郝氏懿行云菌蓋古菌字其上从少如芬薰字今
皆从艸古从少作芬薰字是其例也伊尹四方令云
菌鶴短狗疑即此物也按菌鶴矩狗當是三物蘭皋
以為一非矣

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闕耳貫胸離題離邱漆齒
文選注作離身染齒後漢注胸作胸離作彫離徒蓋切
一作關秋濤按一本昆侖作崑崙非是此種古字當存
也

孔氏曰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闕耳貫胸離題漆齒
按一本亦因其事以名之王氏補注曰禹貢織皮昆
侖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 王自注今狗國犬戎也

唐天文志聲教所不暨皆係于狗國鬼親鬼方也通
典流鬼在北海之地鬼國在駁馬國西枳已未詳左
傳衛侯入于戎州己氏在楚邱縣秋濤按楚邱非正
戎後遷于衛地故爾雅疏蠻類有狗軹關耳山海經
亦有己氏之名耳 有聶耳離耳國呂氏春秋北懷關耳貫胸山海經其
為人匈有髮尸子曰貫匈者黃帝之德嘗致之爾雅
疏蠻類有穿胸離題王制曰南方曰蠻離題雕刻鏤
也題額也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山海經有彫題國通
典百越古謂之雕題離身山海經有三身國一首三
身漆齒山海經有黑齒國齒如漆後漢東夷傳自朱
儒東南至黑齒國唐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

王會篇箋釋 卷下

辛

秋濤曰禹貢之昆侖國當即在昆侖山旁言昆侖者
人人殊當以爾雅河出昆侖虛之言為斷徐氏松漢
書西域傳補注曰西藏東北三百十里有岡底斯里
即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
僧格喀巴布當和闐正南分為二支一支東趨為張
騫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
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又西而北折又折而東環千
八百餘里統名蔥嶺蔥嶺又東趨為天山過回疆北
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為西域之北山戴氏震水地
記曰自紫山西連犂石山又南迤西連接恆水所出
山今呼岡底斯者互二千里皆古昆崙之虛也又曰

河源以南唐吐蕃今西藏之境古昆崙國在焉云狗國者攷海內北經大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郭注黃帝之後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爲此國言狗國也據景純之言則狗國卽犬戎耳經又云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郝氏懿行曰伊尹四方令狗國卽此易林云穿胸狗邦淮南墜形訓亦有狗國云鬼親者浚儀以爲鬼方其說近是詳前方人下海內北經有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魏志東夷傳云女王國北有鬼國唐書云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鬼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口在頂上按諸家所紀鬼國或在東或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書

在北皆不在正西非此也浚儀引唐書流鬼鬼國以證鬼方接之地形斯爲舛矣枳已浚儀云未詳今按枳已疑卽所謂南己之市也墨子云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畢尙書以作巴者爲是舜葬九疑九疑古巴地也王懷祖先生曰按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並作南己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于紀市卽所謂南紀之市則己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按墨所言舜事雖不足信然所稱七戎之地必據戰國時

輿地而言則紀市爲戎灼然可據紀市與枳已聲近蓋卽一地也高誘注呂覽云九疑山下亦有紀邑當有所受之矣關耳或疑卽聶耳按海外北經聶耳國爲人兩手聶其耳郭注言耳長行則聶持之也按孔氏注云關耳爲飾則與耳長攝持義別說文云關樓上戶也當取耳孔洞達爲義今四川省西金川之地夷人幼時穿耳卽用樺皮卷塞日漸增添後遂可貫拇指當銜巨環大於跳脫蓋卽關耳之俗矣又海內北經闕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郝蘭皋曰耳非形相近伊尹四方令正西關耳疑卽此海外南經有貫胸國畢注曰淮南子墜形訓有穿胸氏高誘注云穿孔達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書

背竹書紀年云黃帝軒轅氏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括地圖云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胸之民博物志云穿胸民去會稽萬五千里俱見李善文選注按竹書黃帝時已有貫胸民則括地圖之言未得其實也異物志曰穿胸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胸民也秋濤按詳此則穿胸者亦不過雕鏤其胸以爲飾非眞胸背穿透也沈佺期泛海詩云嘗聞交趾郡南與貫胸連似貫胸在交趾南矣雕題國亦見海內南經郭注鯨涅其面畫體爲鱗采卽鮫人也按桂

海虞衡志云黎人女及笄即黥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女亦其類也郭云即鮫人非是海內南經又有離耳國與離題相屬蓋離邱即離耳郭注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諸莫也秋濤按郭注以儋耳為離耳蓋以其皆在南也注聶耳不引儋耳者在海外北經方隅不協故也水經注亦云儋耳即離耳也可為互證若離身則諸書無所見蓋身即耳字之譌後儀引三身證之非也漆齒者亦謂之黑齒管子雕題黑齒注南夷之國南夷志黑齒蠻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見人以為飾寢食則去之文選注西屠以草染齒染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季

白作黑亦其類也按黎人及珠崖皆今瓊州府地黑齒在今永昌府均西南方也故伊尹以為正西矣請令以丹青白旄紕屬江歷龍角神龜為獻

孔氏曰江歷珠名龍解角故得也王氏補注曰荀子南海有曾青丹干西海有文旄何承天纂文曰紕氏屬也卑疑反

秋濤曰丹說文云巴蜀之赤石也詳前卜人以丹砂下青者藝文類聚引范子計然曰空青出巴郡白青曾青出弘農豫章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本草經曰空青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別錄云銅精熏則生空青又云緣青生山之陰穴中色青白是也白旄即旄牛

尾之白者說詳前珥旄下爾雅云紕飾也玉篇以紕為冠緣邊飾按雜記下云紕以爵韋鄭注在旁曰紕既夕記注飾裳在幅曰紕按在幅即裳之邊側綽即紕也是衣裳緣邊俱曰紕爾雅又云羗屬也屬者縑之假借說文云縑西胡毳布也書禹貢正義引舍人注爾雅曰羗謂毛屬也胡人積羊毛作衣又孫炎曰毛羗為屬按紕屬疑是一物蓋屬而緣其邊者也詞林海錯云江歷珠名即江驪也五侯鯖云江珠即琥珀千年茯苓所化或云即江歷也通典云哀牢出光珠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季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巨略豹胡秋濤按巨一作代

翟匈奴樓煩月氏蠡犁其龍東胡本注代一作戎

孔氏曰二者北狄之別名也代秋濤按翟在西北一作戎

界戎狄之間國名也王氏補注曰空同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黃帝西至于空桐王氏自注在隴右史記趙襄子娶空同氏大夏在西域月氏擊而臣之淮南子空同

大夏楊子大夏之西莎車國治莎車城姑他未詳趙世家北破黑姑且略未詳豹胡北胡也代北狄之別

秦漢代縣王氏自注今蔚州秋濤按宋蔚州即今直隸宣化府蔚州治翟與狄同

晉語翟祖又赤翟隗姓匈奴見山海經殷曰獯粥周曰獯豸樓煩在晉北趙武靈王北破樓煩月氏居敦煌祁連間與匈奴同俗蠡犁其龍未詳漢匈奴傳有

昆龍新羣國東胡在燕北見山海經燕秦開襲破東胡秦時東胡疆月氏盛漢鮮卑東胡之支也烏桓本東胡唐契丹奚本東胡種爾雅疏狄類有五月支穢貊匈奴單于白屋

秋濤曰史記黃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唐福祿縣在今甘肅高臺縣西北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唐平高縣即今固原州治然此皆西方與正北無涉錢氏姑爾雅釋地注以今順天府薊州東北有空桐山然其地甚近似非戴斗之空同以管見推之空同當在今蒙古地直北斗之下也大夏已見前莎車即漢書西域傳之莎車國去長安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季

九千九百里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疎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犁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莎車王殺漢使者馮奉世發諸國兵擊殺之後漢時莎車強盛雄于西域姑他浚儀未詳考漢書匈奴傳姑夕王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姑且疑即姑他矣且略不知所在或曰當从別本作且略史記匈奴傳且居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又匈奴有且鞮侯疑因古地名命之也云豹胡即北胡者朔漠地多虎豹故以所產物爲國名代翟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二引此文代翟並作戎翟王懷祖先

生讀書雜志曰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州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翟之間矣然則正文注文皆作戎翟作代翟者誤也秋濤按仍當以代翟爲是伊尹四方令明言正北非西北孔注西字恐係字誤蔚州在山戎北翟之間則亦可云界戎翟也浚儀作玉海引此文曰戎翟至補注則以代翟爲正注文分代與翟爲二浚儀地理之學最精所見必不誤也匈奴樓煩均已見前月氏即禹氏詳前禹氏下熾犁蓋即新犁熾新一聲之轉漢書匈奴傳後北服渾窳屈歟丁零隔昆龍新羣

王會篇箋釋 卷下

季

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王先生曰五小國者四隔昆五新羣龍字蓋涉上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秋濤按據此則熾犁國在匈奴之北也其龍蓋即龍城史記嚴安上書曰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又匈奴傳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作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有三龍祠祭天神秋濤按龍城諸家不言所在以管見攷之蓋即東方之龍城也史記云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是龍城地南直上谷其即慕容氏龍城無疑東胡已見前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駼駼良弓爲獻

王氏補注曰漢西域傳大月氏出一封橐駝唐吐蕃獨峰駝曰馳千里爾雅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鮮卑有野馬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後漢東夷傳句驪別種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

秋濤曰按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他索隱云韋昭曰背內似橐故云橐也包愷音橐他或作駝山海經號山其獸多橐駝郭注有內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爾雅釋文橐字又作駝音託又音洛引字林云駝似鹿而大內鞍初學記引景純圖讚云駝惟奇畜內鞍是被迅鶩流沙顯功絕域潛識泉淵徵乎其智白王者按大夏莎車皆在西

王會篇箋釋

卷下

素

域月氏舊國亦近祁連西域傳鄯善國多玉通典于闐有水出玉陶弘景本草注曰好玉出藍田外國疏勒于闐諸處皆善潔白如豬膏叩之鳴者是眞也野馬者穆天子傳野馬日走五百里郭注似馬而小也說文云驛駃野馬也按驛駃與駃騠並匈奴奇畜見史記說文以駃騠爲北野之良馬爾雅釋文引字林云駃騠一曰野馬也高誘淮南子主術篇注駃騠野馬也是皆以野馬即駃騠然此篇以野馬駃騠並稱子虛賦云軼野馬而轉駃騠其爲二物甚明也說文云駃騠馬父羸子也廣異志音決蹄騠亦作題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

不行是也

湯曰善

王會篇箋釋卷下終

錢塘諸可寶覆勘
元和管禮昌分校

王會篇箋釋

卷下

本

李氏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
之高以自述之富如珠玉然
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
抑者蓋聲名赫々盈海內

李氏藏書序

矣或謂先生之為人與其
所為書疑信者往々相半
何足余謂此兩者皆遙聞
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
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

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
冷々然塵土俱盡而寔本
人情切物理一々當實不
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
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

李氏藏書序

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
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孰
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
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
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

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靈霽百里卽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垂好

李氏藏書

三

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

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著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

李氏藏書

四

是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以爲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書刻於亭州今爲藏書刻於金陵凡六十

八卷

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

書



藏書

五

藏書序

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日無

序文

事只與千古人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不可知處既已觀破實不與舊時公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爾予

三二七

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
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
形古昔哲后碩輔名儒大
將意念深沉事功彪炳以
及篡逆不道之倫伎藝諷
諫之類靡不悉載中間治
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據
事直書真可謂斷自本心
不隨人唇吻者也非欲以
爲異也而何必藏之名山
以待後之人乎但先生孤

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適
楚寄跡禪林托心朋輩哇
徑稍別疑謗叢生卽今在
之人已無有知者又何望
于後世之人之知也夫在
儒局于成說膠固胸中尺
寸不失誰能疑神于寂以
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
獨窺其不傳之真邪予謂
先生此書千百世後經筵
以進讀科場以取士如所
言無疑也茲遊金陵覓舊

侶聞其書已爲好事者所
梓業與四方人士共之矣
噫或庶幾卽有知先生者
哉 昔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

序文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
院事翰林院庶吉士沁水
劉東星謨

李氏藏書敘

衡湘梅國楨撰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世
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急
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無以自
見其磊塊不平之氣不得已而筆之

李氏藏書

序

十

於書：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
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
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空於人也
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
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繩趨談性
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

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輒自劾免
漢以來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
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於
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並不相入
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
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

李氏藏書序

十一

翁遠甚而與並不相入則甚似之其
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
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而
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
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為之敘而並藏
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

李氏藏書序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
過留都于時先生居比部先
生自託無為人也唯知有性
命之學而已比余入楚先生
業已掛冠寓楚矣余雖時獲

李氏藏書序

十二

聞問然先生猶居然自託無
為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
已及余釋策筮為令而從潘
去華得李氏藏書讀之始稍
疑其不同焉頃來余叨南省
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弱侯

已將藏書發梓以傳矣謂其書鑿_二皆治平之事與用人之方質其始所自託無爲幾若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若觀火不能掩耶抑治平之事

李氏藏書

序

十三

用人之方初非兩轍固卽真性命之學耶予譎_二者末由窺見然細翫其書其于治平大道斷不妄矣由其言有善治卽有真儒不由其言無真儒卽無善治不爲而可以有

爲斯語也殆謂先生耶不然先生固不有其才者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惟是真才是實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之才必自不有其才者當之耶抑識才實難唯通于性命了

李氏藏書

序

十四

達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書曰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也豈先生以己之是非未必遽合乎斯世之是非而欲藏之歟管班孟堅譏議子長謂其是非頗謬于聖人

夫班孟堅猶以子長之是非
爲非是而謂先生之藏書能
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決無
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名
其書固宜今其是非果謬也
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

李氏藏書序

十五

其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
也則焦弱侯濬去華之心是
矣余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
然余有說焉夫使是非而果
謬也何可藏也使是非而果
不謬也先生雖欲藏之必有

不能藏者矣夫至于不能藏
也先生亦任之可也以孟堅
之史才猶不能無譏于子長
吾以是觀之愈有譏者必其
書之愈有奇也爲史遷者萬
古不易譏史遷者千古不易

李氏藏書序

十六

以千古不易之才譏萬古不
易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
先生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
則必有善治必有真儒既能
善治而有真儒則雖謂先生
是非謬于聖人也先生亦任

之可也

皆

萬曆歲己亥秋七月朔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豫章祝世祿頓首撰



李氏藏書

序

十七

李氏藏書序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

是非無弗同也達者尚論

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

臣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

李氏藏書

序

六

之無不忻慕也亂臣賊子壬

人僉夫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

也卽有奇譎巧偽能博勛名於

一時能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

有疚於道有違人心公議無

所逃也第忠孝仁義有同
然也而委曲以全忠孝隱忍
以成仁義衆人不識也匪不
同也東於見也衆人親見乃
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闡其

李氏藏書

序

微也善夫李先生之言道也
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無
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並程量
千古可也

耿叔子定力撰

藏書紀傳總目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非人也亦無定
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
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
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
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
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
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
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

藏書紀傳目錄

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非人也又安
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
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
夫子復生於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
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
元分為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
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
無奈一二好事友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
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

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世紀目錄

二

藏書世紀目錄

前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藏書世紀目錄

三

趙

韓

楚

秦

○混一諸侯

呂秦 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邪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橫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藏書世紀 目錄

四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漢高祖皇帝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猶成君也以下皆然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吁

此不足稱帝矣

○篡弒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藏書世紀 目錄

五

公孫述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為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一、身... 二、身... 三、身...

孫吳

劉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
爾費許多機巧何益哉 共五十二年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藏書世紀 目錄

六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苻洪苻堅

西燕慕容沖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藏書世紀 目錄

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為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皇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子孫附嗚呼

唐之孫子哀哉

唐共三百零六年

○篡弒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藏書世紀 目錄

○此不宜稱附而限於時代矣然賢聖終難泯

也歟哉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瑭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援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聖主推戴

宋共三百一十九年

宋太祖皇帝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真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藏書世紀 目錄

○求治真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

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遼

1 冊 2 冊 3 冊 4 冊 5 冊 6 冊 7 冊 8 冊 9 冊 10 冊

金

○華夷一統

元

世紀
目錄

藏書列傳目錄

○大臣傳 五門

一因時大臣

二忍辱大臣

三結主大臣

四容人大臣

五忠誠大臣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藏書列傳
目錄

○曹參

○丙吉

○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未幾則

○三結主大臣

○蕭何

○公孫弘

王猛

別見

李泌

別見

呂夷簡

別見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附孫奉

○蔣琬

○山濤

○羊祜

藏書列傳 目錄

十三

○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五忠誠大臣

○樂毅

○藺相如

○魯仲連

侯嬴

別見

○張良

○田叔孟舒

○周瑜

○諸葛亮

附傳

○裴度

○呂端

藏書列傳 目錄

十三

○李沆

○韓琦

○名臣傳 八門

○一經世名臣

○二疆主名臣

○三富國名臣

○四諷諫名臣

○五循良名臣

○六才力名臣

○七智謀名臣

○八直節名臣

○一經世名臣

魏相

江統

馬周

李德裕

郭宗翰

趙普

藏書列傳 目錄

十四

張齊賢

向敏中

蘇頌

范純仁

呂好問

葉適

崔與之

劉秉忠

○二疆主名臣

商鞅

毛遂李同

韓非申不害

周勃

鼂錯

郅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藏書列傳 目錄

十五

傅介子

鄭吉

王尊

董宣

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寇準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三富國名臣

李俚

孔僅 桑弘羊

藏書列傳 目錄

耿壽昌

長孫羊

戴胄

劉晏

陳恕

趙開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晏子

左師公

巖下貫珠

東方朔

敬新磨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文翁

藏書列傳 目錄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卓茂

魯恭

徐有功

房瑄

武元衡

○六才力名臣

李斯

趙廣漢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藏書列傳目錄

召信臣

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張嘉貞

崔佑甫

張詠

六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代

張儀

陳軫

犀首

樗里子

甘茂甘羅

侯嬴

別見

藏書列傳目錄

范雎蔡澤

孟嘗君

馮驩

春申君

○魯仲連

別見

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廡養卒

陳平

七

○張良 別見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虞詡

飛書列傳 目錄

荀彘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魯肅

○周瑜呂蒙陸遜陸抗 別見

劉巴

龐統

法正

王猛

姚崇

李泌

呂夷簡

○八直節名臣

飛書列傳 目錄

屈原

伍員申包胥

豫讓

聶政

魏子與粟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魯仲連 別見

虞卿平原君

王蠋

肥義

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欒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別見

貫高

汲黯

蘇武

藏書列傳 目錄

霍光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

○董宣 別見

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孔嵩

二二

王忱

戴封

李固杜喬

陳蕃朱震

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景毅夏馥何顛

賈彪

藏書列傳 目錄

范滂

王允等

田疇

孔融脂習

周處

祖逖

劉琨

稽康稽紹

安金藏

二二

辛謙

顏魯公

劉蕡李邵

劉安世

○蘇軾 別見

陳東

陳瓘

胡銓等

洪皓

藏書列傳 目錄

三四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儒臣傳 共二門

○一德行門

○二文學門

○德行門 又分為二

○一德業儒臣

○二行業儒臣

○一德業儒臣

荀卿

孟軻

樂克

馬融

鄭玄

王通

藏書列傳 目錄

三五

胡瑗

穆修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吳澄
黃澤
○二行業儒臣
申屠嘉
蕭望之
藏書列傳 目錄
孔霸孔光
王嘉
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
蔡謨
高頴

三六

王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楊綰
韋貫之
陸贄
裴均
李絳
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別見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三七

范祖禹

別見

○程頤

別見

○張載

鄒浩

呂大臨

別見

○胡安國

陳師道

張浚張拭

楊萬里

藏書列傳

目錄

六

○朱熹

別見

陸九齡

趙汝愚

附傳

○蔡元定

別見

○呂祖謙

別見

陳俊卿

真德秀

廉希憲

許衡

別見

姚樞

虞集

○二文學儒臣

共五門

○一詞學

○二史學

○三數學

○四經學

○五藝學

○一詞學

藏書列傳

目錄

七

賈誼

賈山

鄒陽枚乘枚臯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王父偃

徐樂嚴安

章

司馬長卿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張衡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王充王符	仲長統	藏書列傳 目錄	蔡邕	禰衡	曹子建	王仲宣等	張華	陸機	左思	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三										

鮑昭謝朓沈約	陳子昂	許敬宗	李義甫	張說	蘇頲	張九齡	李白王維杜甫	韋應物	藏書列傳 目錄	李揆	白居易	韓愈柳宗元	王禹偁丁謂	歐陽修	王安石	蘇洵蘇軾蘇轍曾鞏	○二史學	司馬遷
									五									

班彪班固

陳壽

范曄

崔浩高允

魏收

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劉知幾

宋祁鄭樵

藏書列傳 目錄

歐陽玄

○三數學 共四門

○一音律門

○二曆象門

○三占卜門

○四星相門

○一音律門

萬寶常

魏漢津

三十一

○二曆象門

李淳風

僧一行

郭守敬

○三占卜門

管輅

郭璞

索統

嚴善思周傑

藏書列傳 目錄

竇儼劉敞

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朱建平

袁天綱

王遠知

○四經學 共六門

○一易經

○二書經

三十二

○三詩經

○四春秋

○五禮記

○六五經

○一易經

田何等

張禹

京房

王弼

藏書列傳

程頤

張載

許衡

○二書經

伏生

歐陽生平當

夏侯勝等

張禹

李尋

歐陽歙

伏湛孔僖

○三詩經

魯詩

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轅固

藏書列傳

匡衡

翼奉

韓詩

韓嬰

毛詩

毛公衛

○四春秋

董仲舒

王吉

疏廣疏又

胡安國

公羊春秋

胡毋生

孟嚴彭祖

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瑕丘江公

范甯

藏書列傳 目錄

啖助

左氏春秋

張蒼等

劉歆

賈逵

鄭眾

杜預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阜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暘

○六五經

漢許慎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劉炫

藏書列傳 目錄

唐孔穎達

宋朱古意等

呂祖謙等

○五藝學

○一字藝

○二書藝

○三器藝

○一字藝

鍾絲

王羲之	
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蘇軾	別見
趙孟頫	
○二畫藝	
顧凱之	
張僧繇	
吳道元	
藏書列傳	目錄
郭忠恕	
郭熙	
黃筌	
李公麟	
○三器藝	
馬鈞	
藝元	
○武臣傳	共三門
○一大將門	

三十八

○二名將門	
○三將門	
○一大將	
孫武子孫臆	
田穰苴	
吳起	
李牧	
趙奢	
韓信	
藏書列傳	目錄
周亞夫	
趙充國	
陳湯	
寇恂	
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別見
○周瑜	別見
呂蒙	

三十九

陸遜陸抗

馬隆

章孝寬

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

王忠嗣

附哥舒翰

李光弼

藏書列傳 目錄

張巡許遠

段秀實

李晟李愬

高仁厚

曹暉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宗澤岳飛韓世忠

吳玠吳玘

孟珙

○二名將

田單

白起王翦

衛青

李廣李陵

耿弇吳漢

段熲

藏書列傳 目錄

張遼

姜維鄧艾

王濬

賀若敦

長孫晟

楊素

馬燧

劉錡

余玠

董搏霄

○三賢將

鄧禹

馬援馮異

皇甫嵩朱儁張奐

○皇甫規

別見

關羽張飛

李勣王皎

李抱真李光顏

藏書列傳

目錄

四三

渾瑊

曹彬

○賊臣傳

共七門

○一盜賊

○二妖賊

○三貪賊

○四反賊

○五殘賊

○六逆賊

○七奸賊

○一盜賊

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黃巢

○二妖賊

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奉五斗米賊孫恩

藏書列傳

目錄

四三

隋宋子賢

○三貪賊

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僕固懷恩

李懷光

○五殘賊

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裴延齡

皇甫鎛

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六逆賊

藏書列傳

目錄

董卓

附呂布

王敦

桓溫桓玄

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朱泚

○殺母逆賊附

○王陵

殺母

○趙苞

殺母

○溫嶠

殺母

○七奸賊

李林甫

盧杞

秦檜

附湯恩退

○親臣傳

共五門

○一太子

○二諸王

宗室附

○三外戚

○四后妃

藏書列傳

目錄

○五公主

列女附

○一太子

漢戾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一書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4 版反內

○二諸王

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藏書列傳目錄

四六

淮南王長

晉八王

宋劉義康

○三外戚

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竇武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婕妤

唐長孫后

宋曹后

藏書列傳目錄

四三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晉賈后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韋庶人

竇憲鄭眾附
賈充附

吉頊附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五公主

宋荆國主

李遵勗駙馬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藏書列傳 目錄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涓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光雄

羊耽妻辛氏

四八

洗氏夫人

謝枋得妻李氏

○近臣傳

共三門

○一宦官

○二嬖幸

○三方士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藏書列傳 目錄

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狼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四九

張讓趙忠等 固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力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恃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藏書列傳 目錄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外臣傳 共四門

○一時隱

○二身隱

○三心隱

○四吏隱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濱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藏書列傳 目錄

黃憲

戴良

袁閔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別見

龐參公司馬德操

魏張琦

焦光

隋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遨等

宋南安翁

蘇雲卿

○一身隱外臣

藏書列傳目錄

卷二

莊周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臺佟

矯慎馬瑤

樊英周勰法真

魏寒貧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揚王孫

陶潛

藏書列傳目錄

卷三

五代陶弘景

宗測馬樞

阮孝緒

陸夸

李謐孔淳之

翟法賜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崔觀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搏

○邵雍

別見

魏野

林逋

張學

順昌山人

元劉因

藏書列傳目錄

五四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別見

晉阮籍

劉伶

隋王績

○唐李白

別見

宋种放

○四史隱外臣

○後國侯嬴韓張良

俱別見

漢東方朔

○楊雄

別見

胡廣

蜀譙周

○晉王導謝安

俱別見

○唐婁師德

別見

○白居易

別見

鄭繁

馮道

藏書列傳目錄

五五

後有總論序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為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邁。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彊。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為後先。疏附出為

藏書紀傳

目錄

五六

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為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亂。危亂之來。由於廢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

藏書紀傳

目錄

五二

即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空。又誰敢嗤之。作列傳。

書李氏藏書後

當海內異同先生時小子獨承鄉
而知其為是比獲從眾友朋旅見
先生矣小子獨馨歎而知先生實
未有不是者時所叱咤人或駭走
唯小子但見其為慈閔之至愈益

李氏藏書

後序

五

趨侍之矣今幸得先生藏書讀
之藏書之所進退程衡世之人
皆知其為奇然亦有驚怪者則
舊見橫集未足以讀此書也此
書確然為千萬世史中之經將
有志于用世者斷乎其必有

以考矣嗟予小子何足以知先

生乎雖予小子亦不自知其何故
而獨能知我先生也先生嘗語
予曰子蒙者也舊見尚少猶有
嬰赤之初乎故自予之得侍先
生也其知予者謂予以讀易故

李氏藏書

後序

五

得侍先生久其不知予者謂
先生以父執故俾予得以終日
侍先生也乃予小子則何待于
是因先生命予校正藏書既校
訖遂志其語于此
萬曆己亥季秋門人方時化謹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一之二

前

九國分爭

更周

西周

燕

齊

魏

趙

韓

藏書世紀 目錄卷一之二

楚

秦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二世附

匹夫首倡

陳王勝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羽

秦時復國

齊王田橫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惠帝附

藏書世紀 目錄卷一之二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子朝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

藏書世紀卷一

別封於鞏是為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憇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藏書世紀卷一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于易王
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于燕噲立子之相燕南
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
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
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
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
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
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

藏書世紀 卷一

三

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
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
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次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
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
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
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
卽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于惠王立疑
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

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于孝王立孝王卒于
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
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
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
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
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
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
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

藏書世紀 卷一

四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間奔
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
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
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
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
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為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弒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名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察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

藏書世紀

卷一

五

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

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

藏書世紀

卷一

六

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大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歿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因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藏書世紀 卷一

七

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有此文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

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死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藏書世紀 卷一

八

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極是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

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莒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柏耶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痴漢而小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為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斨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藏書世紀 卷一

九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為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壘欲壘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

藏書世紀 卷一

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趙

先是趙夙為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為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

藏書世紀

卷一

十一

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

藏書世紀

卷一

十一

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燬於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
水可以灌安邑泒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
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
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
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
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

藏書世紀

卷一

十三

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
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
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
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
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
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
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
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

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冷國人謂已曰君十六年
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
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
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
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今中
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
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

藏書世紀

卷一

十四

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
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
禮畢出晦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
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
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
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
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

藏書世紀 卷一

十五

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願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殺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

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味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

藏書世紀 卷一

十六

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為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改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

藏書世紀 卷一

七

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分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驚也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先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

藏書世紀 卷一

十八

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于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于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乃為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為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

藏書世紀

卷一

廿九

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初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副

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蕪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郡

藏書世紀

卷一

三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
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
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
代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
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邕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

藏書世紀卷一

二十一

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成二十一年與晉戰
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
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
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
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
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
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基會往者厲顯
公對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

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
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
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
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
勸戰外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
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
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
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
鼎絕膺成武王無子立異毋弟是為昭襄王昭王五
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
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
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
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藏書世紀卷一

三十一

藏書世紀卷二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為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劍，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翁而出不意，此乃智

藏書世紀 卷二

伯夫差、濬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衣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

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

藏書世紀 卷二

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驂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

藏書世紀 卷二

三

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腴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畱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巫覡之妻而葬於此於

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積其山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爲盜所驚乃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堂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灰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

藏書世紀 卷二

四

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

不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
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謫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
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
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
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藏書世紀 卷二

五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
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
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
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
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
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灰之藥始可得也於是
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

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
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
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疾生盧生相與
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
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
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
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
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

藏書世紀 卷二

六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
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
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
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
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
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

游徙吉^也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

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

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

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

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

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

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

始皇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

出射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

津而病崩于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

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為二世已而趙高譖殺

李斯又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為王子嬰殺趙高漢兵

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藏書世紀 卷二

七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

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

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

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為屯

長至蕪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

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

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

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

或以為尚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迺行

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

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

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

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

藏書世紀 卷二

八

志尉令辱之以激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以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

藏書世紀 卷二

九

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爲勝置守冢

三十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藏書世紀 卷二

十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

藏書世紀

卷二

十一

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蓋一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下之戍也，尤宜先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

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適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

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
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
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
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
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如齊
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

藏書世紀 卷二

十三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無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六破之定陶梁死章
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
大破之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
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
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
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
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
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
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
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
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
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勦力而攻秦
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
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

藏書世紀 卷上

十四

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
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
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
陰令籍誅之諸將皆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
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
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
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
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
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

破釜。餽燒廬。全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五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
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
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
喘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
乃立章邯為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
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
藏書世紀 卷二 一五

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績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

藏書世紀 卷一

二七

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藏書世紀 卷二

二八

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狗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

城陽項王因雷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
兵允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
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
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
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
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
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

藏書世紀卷二

二十九

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
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
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
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
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已破走彭
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
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埃下
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

藏書 世紀卷二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博
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
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
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
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
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
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
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

藏書世紀卷二

三十

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
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
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
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
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
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已約項王解而
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

三七五

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軍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
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
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
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
何歌數曲美人相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
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藏書世紀 卷二

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
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圍山而為圓
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
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
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
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
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
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
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
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藏書世紀 卷二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
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指騅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
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剄王騎取其頭亂相蹂躪爭相
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乃以魯
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
人為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為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家齊。齊滅，得入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

藏書世紀 卷二 三三

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

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田橫

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

藏書世紀 卷二 三四

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死，其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哀

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藏書世紀 卷三

三五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二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媪管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絲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六

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嘗告歸芝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

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吕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世皆
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
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
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
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

藏書世紀卷二

三十二

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
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
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
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於芒
碭山澤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吕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

沛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
三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叅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師
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
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
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
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

藏書世紀卷二

三十八

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而擊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
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
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
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
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
關獨羽然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

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齧戰犖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

藏書世紀 卷二

五九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名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不盡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是天子氣又可擊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

藏書世紀 卷二

三十

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正法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下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藏書世紀

卷二

三十一

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此天也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漢書蕭何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

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歿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

藏書世紀

卷二

三二

詐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
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遂
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
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
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即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藏書世紀 卷二

三三

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
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
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
成臯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
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
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
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
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

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
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
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
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
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
一月漢王疾瘳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景故
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
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

藏書世紀 卷二

三四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
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
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
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
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

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歿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

藏書世紀 卷二 三五

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媢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增而不能此所以為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曰計偽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媢罵曰豎子能

藏書世紀 卷二 三六

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

今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項○主○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感○泣○矣
 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抗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自上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
 等諸大臣嘵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
 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
 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

藏書世紀 卷二

三二

苗裔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
 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即位七年起兵
 五年共十二年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為
 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
 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
 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

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
 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
 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吕氏殺趙
 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吕后留之乃獻
 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秋七月相
 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
 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

藏書世紀 卷二

三二

年吕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
 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
 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
 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藏書世紀目錄卷三之四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景帝附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藏書世紀 目錄卷三之四

○篡弑盜賊

新莽

○乘亂草竊

公孫述

○聖主重興

漢世祖皇帝

○守成明辟

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共一百九十四年

○三國兵爭

魏

吳

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藏書世紀 目錄卷三之四

二

藏書世紀目錄卷三之四

藏書世紀卷三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為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為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藏書世紀卷二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

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昌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太尉勃

藏書世紀卷二

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為左丞相，太尉勃

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恩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

藏書世紀卷二

三

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

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空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立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

藏書世紀卷二

四

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絲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以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疆及齊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

辟疆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
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
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
諫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
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
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
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

藏書世紀 卷三

五

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
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
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
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
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擊之八月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四年封齊悼
惠王子七人為列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十二年
春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賜農民今年

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匈奴寇邊
地都尉印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乃止於是東陽侯
張相如為大將軍擊匈奴匈奴遂去其春詔曰朕獲
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
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開
祠宮祝釐皆歸福於朕不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
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

藏書世紀 卷三

六

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上幸雍始郊見五
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
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
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
平詐覺謀反夷三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
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
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其民食之寡乏也。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

藏書世紀 卷三

七

也。問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為將軍次霸上等處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當今之世咸嘉生而

藏書 世紀卷三

歿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損其飲食絕其祭祀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身崩則念在民真仁人哉真聖主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非

藏書世紀 卷三

八

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班氏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

三八九

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只令邊備守不旨發兵深入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
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
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李生曰歷代詔令多文飾
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予故備載
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實故其詔令不
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
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母但哺前人糟粕也

景帝即位之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藏書世紀 卷三

九

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
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
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
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
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
年夏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七年春廢皇
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後元
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在位十六年班氏
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敝網密文峻而姦克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
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一年之間
至於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董份曰太史深服文帝故未復總敘其德化海內殷
富二句結盡孝文功效矣

藏書世紀 卷三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藏書世紀 卷三

十一

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空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

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

藏書世紀 卷三

十二

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

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
 勝任也當免奏可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
 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
 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
 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
 西至緜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
 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
 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

藏書世紀 卷三

三

置弟_弟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
 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
 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
 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
 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
 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
 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
 至臯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

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入鴈門
 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
 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月也匈奴昆
 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
 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
 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
 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
 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

藏書世紀 卷三

十四

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
 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
 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
 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
 死春起相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
 土祠于汾陰脍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為周子南
 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
 得寶鼎后土祠亥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
 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

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
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
以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
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
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
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
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

藏書世紀

卷三

十五

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嵇樓船
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
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
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
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
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
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
地爲匈奴虜焉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

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
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
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
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東巡海上夏四
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
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
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
甘泉湯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

藏書世紀

卷三

十六

莖連蕪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
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
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
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
屯玄菟真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
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
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浮
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

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異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為將相及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

藏書世紀 卷三

十七

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禮石間。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畤。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

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

藏書世紀 卷三

十八

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罌浮大海山。雲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年春。丞相賀下獄。歿。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

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釐下獄
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
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
年

晉世紀 卷三

九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本以有奇異得
幸及生帝亦奇異後元二年立為太子年八歲以侍
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明日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
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始元元年
車騎將軍日磾薨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
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
皆謀反伏誅時帝年十四能知其詐深信大將軍光
語在光傳二年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
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
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
生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位十三年

藏書世紀 卷三

二十

守成令主

孝宣孝帝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迺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嘗以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一

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晉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饗亦以是自怪至是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

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二

秋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瘡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瘠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立皇后王氏四年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者他皆勿坐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乃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東濟大

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下
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從
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
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萬餘來降
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奴
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三年春起樂游苑
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
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
十五四年春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

藏書世紀 卷三

二十三

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雷
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來
降封為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
以邊塞少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
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
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匈奴單
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獠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
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

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
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
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
二月帝崩葬杜陵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之母共哀許皇后也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
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
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
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

藏書世紀 卷三

二十四

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絲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
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
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終不
忍背久之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常讓爵於
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太子即皇
帝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

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
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
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諧望之令自殺三年珠厓郡山
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為空棄珠厓乃罷珠厓永光
四年以涇城壽陽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重遷
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
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
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建昭三
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擣發戊巳

藏書世紀 卷三

三五

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
詣京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
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
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
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閔氏五月帝崩
在位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
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
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
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雖寬弘盡下出於

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帝制文義優游不斷
宣之業衰矣

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為世
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
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
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
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定
陶恭王有材藝母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六

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
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
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
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
皆為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
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
上始為微行出二年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

雉。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饒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為城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

藏書世紀卷三

二十七

年。班彪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者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帝親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

諂。憎疾忠直。安能彊乎。在位六年。享國不永。哀哉。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年九歲。即位。五年。王莽弑之。

藏書世紀卷三

三八

篡弒盜賊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

藏書世紀 卷三

二十九

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馬由陽侯根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

百數。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於是徵莽尚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即日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為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牙爪，豐子棗、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一

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即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

公第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說眾意又欲專
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安親省小事惟
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
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
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所以誑耀媚事太后
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女配帝為皇后
奏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
經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一

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
已女爭即上言身仁德子材下不空與眾女並采太
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
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
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為皇
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
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
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

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莽子宇以莽門
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
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為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即使寬夜持血
灑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
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誑誤流言
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
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死者以
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二

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勅諸公勿
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
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
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
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
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
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也但
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

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莽既滅翟

藏書世紀 卷三

三三三

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初翟義等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秦王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帝即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

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人孤寄乘便利時奮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出

藏書世紀 卷三

三三三

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矣知而兄弟今漢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使惡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遣平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鳩殺王諫而封

一書... 7 反之下

帝廟為高宗太后昇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寢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說得通是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

藏書世紀卷三

三五

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元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太守居臨邛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眾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

藏書世紀卷三

三六

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眾二年秋更始遣將徇蜀漢述恃其地險眾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綿竹大破擊更始之將由是威震益部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述見兵力精疆遠方士庶多往歸附邾君長亦來貢獻建武元年述遂稱帝初世祖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

外後又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
一發兵頭鬚為白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
教騰書巴蜀告示禍福述初不答及世祖伐蜀岑彭
吳漢臧官來歙等又水陸並進岑彭擊破侯丹臧官
破降王元及延岑之眾馬成等遂破河池平武都述
始懼使客刺殺來歙帝仍與公孫述書示以丹青之
信述左右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
冬十月述又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十
二年春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因入犍為界諸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七

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相皆恐日夜
叛述而去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
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可元述終無降意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之延岑乃以
成都降蜀地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而族延
岑放兵大掠焚燒官室帝聞大怒遣人譴漢又讓其
副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
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為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乃

亦行此耶蜀平後帝以任延為武威郡戒之曰善
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志履正
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
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詔封鄧禹為高
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
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
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奉朝請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
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堪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
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大事

藏書世紀 卷三

三十八

藏書世紀卷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

藏書世紀卷四

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泚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清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為天子伯升為大司徒光

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昆陽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疆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其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

藏書世紀卷四

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畱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眾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
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
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
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
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
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
瓦皆飛雨下如注淦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

藏書世紀 卷四

三

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火
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
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
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
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
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去整修官府光武致僚屬
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

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
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
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
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會王子林詐以卜者王
郎為成帝子子輿立為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
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
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

藏書世紀 卷四

四

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
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
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
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給言
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
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
河無船王霸說言水堅可渡至則水果合遂得渡進
至下博城西邊感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
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

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易縣得四
人先擊堂陽首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和彤亦舉
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
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
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
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
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
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
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緣斬首數千

藏書世紀卷四

五

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
人與郎交關誦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
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
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
就徵自是始二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
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雅
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
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
童遵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

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
武先擊銅馬於鄒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
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
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
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
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
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
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
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

藏書世紀卷四

六

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
進反爲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岨遇突騎王豐下
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
噫弇頻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懼光武遂引去
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
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于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
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
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
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

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
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
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
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
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
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六月即皇帝位建元為建
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九月赤眉
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

藏書世紀 卷四

七

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
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
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蕤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
眉戰於嶧底大破之餘眾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已
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
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
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
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
之張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

年帝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死眾復立囂子純為王
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
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
十一月吳漢滅官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死蜀
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
遣使奉獻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郡國大姓及兵
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
別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
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

藏書世紀 卷四

八

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
賊不收捕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
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
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閉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甲申幸春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
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
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趾十九年馬援破交趾

新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子
 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
 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
 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
 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
 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
 北徙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
 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莫鞮日逐
 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大
 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稱臣又遣其左
 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
 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
 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
 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
 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
 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
 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

藏書世紀

卷四

九

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
 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
 呂太后不立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
 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
 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于園四時二祭二
 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
 三年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初
 皇考南頓君為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
 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
 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
 字文為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
 南陽遙望見春陵郭擘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
 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
 者受命信有符乎

藏書世紀

卷四

十

守成明辟

明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年三十卽位。改元永平。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

藏書世紀 卷四

十一

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

臣下過失。輒隨救解。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卽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宮親屬。故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在位十八年而崩。悲夫。多作數十年皇帝。何妨哉。

藏書世紀 卷四

十二

章帝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帝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若之。安靜之吏。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

馬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在位十三年帝雅好文
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
決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
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句
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
然帝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寢橫實后以無子
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
此始矣君道貴剛柔則廢信夫范曄曰魏文帝稱明
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

藏書世紀卷四

二二

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空乎李
生曰長者無用之名也曷足貴乎況帝王哉一不剛
始矣

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
竇后養爲己子即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在位
十七年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
間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鄧后
誣以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
元年清河王慶就國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

晉祐居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
定策立祐爲嗣焉

安帝祐章帝孫即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閭
皆爲列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
抱養爲己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
太后恐勝終怨已乃迎立祐爲帝建光元年太后崩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
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
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毀短

藏書世紀卷四

十四

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官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
弘閭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
誅之而以耿貴人兄竇監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
李閭等皆爲列侯閭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
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
衰矣在位十九年崩閭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
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
爲嗣閭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
爲亭侯寶自殺豐下獄歿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

景等為卿校並處權要威福在已

順帝安帝太子母李氏為閹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其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時方十歲以廢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閹顯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即皇帝位誅閹顯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為侯在位十九年而崩

藏書世紀 卷四

七

沖帝順帝子年二歲即位三月而崩梁太后與其兄

冀定策禁中迎續立之是為質帝年八歲

質帝聰慧冀惡之遂弑帝而立志在位一年

桓帝志蠡吾侯之長子也帝即位梁冀以外戚專權

帝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有黃瓊

陳蕃不學無術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

靈帝解讀亭侯之子即位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為政

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既而陳竇被殺

宦官專權漢祚終矣在位二十二年子辯立何太后

臨朝袁紹等勒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脇太后廢辯為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即位董卓既誅曹操為相進爵魏王操薨子丕禪位以帝為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魏青龍二年崩壽五十四自遜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沒孫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瑾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為胡賊所滅國除為公共八十九年

藏書世紀 卷四

七

三國兵爭

魏

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大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

藏書世紀 卷四

不信于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顥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靖俱好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詣邵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禁元

惡一微更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巳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

藏書世紀 卷四

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術

代韓馥為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為盟主，因權專制，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我觀賊眾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為資，不若畜士眾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為所殺。信乃迎操領兗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

藏書世紀 卷四

十九

得眾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雷高柔謂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君恃陳雷之資，將乘間為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官果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鄆城，程昱說范東阿

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為王允誅滅，允又為卓將李催、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見天子。董卓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

藏書世紀 卷四

二十

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也。建安二年，操討張綉。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官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吾知紹之為人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

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二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歿，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及其得賢，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未定，

藏書世紀

卷四

三一

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等屯潼關。操敕仁等曰：「關西兵精，唯堅壁勿與戰。八月，操親至潼關，與超等夾

豐祇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死。少子尚代譚將軍，軍黎陽。九

藏書世紀

卷四

三一

月，操征之。八年，袁譚、袁尚代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鄴，十年，攻譚，破之。斬譚，冀州平。袁熙與尚奔三郡烏桓，操征烏桓。十一年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與熙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

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都尉許楮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楮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楮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為流矢所中。死。楮右手並泝船。是日。後楮幾危。校尉丁裴因放牛馬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

藏書世紀 卷四 三三

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其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平。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為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賊初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

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

藏書世紀 卷四 二四

四月至鄴。五月。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為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

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
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
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下令曰夫有
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
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
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雷死生之事吾甚懼
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高柔為理曹
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

藏書世紀

卷四

二五

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
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
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
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
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
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為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為
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
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祿耿
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

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三十四年西曹掾魏
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
表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權書
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
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二十五
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薨羣醜其行軍
用師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請敵制勝變
化若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
事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

藏書世紀

卷四

二六

執盈溢故每戰必克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漢世
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
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覲等
善圍棊操皆與埒能又習啖野葛至一尺少多飲鳩
酒獻穆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
憲節華為夫人及伏后被弑節立為皇后曹不受禪
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
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誓曰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
晉遂成讖也漢獻貶帝為公以仁為山陽公夫人為

傳至玄孫秋猶為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絕也
永嘉不兢氏羌並起司馬晉已失天下况魏乎嗚呼
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
此也西晉已亡而後漢之祀絕則漢之祀有五百餘
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八勝之矣深仁厚澤
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急於取國而恣為勤
絕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本欲為慮後之圖
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是已魏武好殺其子
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

藏書世紀 卷四

三十一

無子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奪國未幾而司馬
炎二十五子咸自相啖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
截於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
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在
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
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
修等與植善又為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
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夫怨植已矣

並及諸兄弟何也故下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任
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
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以太后故貶爵
為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鄆城侯其餘侯王皆寄名空
地而無其實老兵百餘人為之守備隔絕千里之外
不聽朝覲雖有侯號實同匹夫皆願為布衣而不能
得法既峻急伺察者益眾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
海王袞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
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袞聞

藏書世紀 卷四

三十二

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
適足以增其負累也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
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
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
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翦
枝幹委權異俗勢同鹿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
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
余謂曹公屠鄴丕即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
年破賊為阿奴之嫌下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

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明帝叡丕子臨終以曹爽為大將軍與司馬懿好貨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

邵陵厲公芳叡養子也即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為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

藏書世紀

卷四

二十九

侯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為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兵討昭為昭所弑在位七年

長道鄉公奐操孫也司馬昭弑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為晉王篡魏廢奐為陳留王在位七年而魏絕魏之前後五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唯丕與叡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

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為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為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為牛羸秦之為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之名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叡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代相繼而為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藏書世紀

卷四

三十一

吳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焚燒雒邑堅乃前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翌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雷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

藏書世紀卷四

三十一

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死策年十七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後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表懷義校尉因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遂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

良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關達善用人既又攻劉繇於牛渚營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慈便前鬪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蓋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

藏書世紀卷四

三三

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為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為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嘗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

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計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提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即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謝遣之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為人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

藏書世紀

卷四

三三

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計攻廬江太守劉勲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策盛兵將狗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能無傷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歆即作檄遣

使齋迎歆自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遂有豫章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

藏書世紀

卷四

三四

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請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

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
江西營權率眾士往禦之宿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
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
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
兵還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
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
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
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

歲時世紀 卷四

三五

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
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
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
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
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
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
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
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

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
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
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
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
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
如臣之比直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
王即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
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
禾三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

歲時世紀 卷四

三六

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為大將傅亮亮即位以
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
亮又攻殺丞于蒼龍門黜亮為會稽王尋殺之在位
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繼廢亮立休休以綝為丞相綝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
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在位七年

孫皓休兄和子潘虐殊甚毋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黃
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奏闕失過大即加威刑
小過亦輒罪又激水入宮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
或刺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已群臣莫敢舉
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猝有不
虞恐不知所赴也後降晉封爲歸命侯在位十七年

蜀

先生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
與母以販屨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
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平
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靡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
安元年表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
將拒術表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

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表
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
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
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
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表術通遣其將高
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
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謂備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
方食值雷震失匙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

良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袁術，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穎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廁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

藏書世紀 卷四

三十九

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眾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為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一

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繇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荆

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謀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一

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璋之婚親也；彭羸，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赤

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二

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卻屯廣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

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
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
有伏引去雲令擗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驚
懼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自來雲營視其戰
處日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
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
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為太子是年
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蜀中傳
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漢中

藏書世紀 卷四

四三

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念孫
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為陸遜所敗三年
夏先主薨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敕後主曰
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
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
泥聖語
勿為准賢惟德可以服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
韜一通已畢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後主禪嗣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官官黃
皓用事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禪子北

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
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
璽綬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禪
至洛陽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歌
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
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
姜維取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
蜀卻正聞之語禪曰後若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即閉其目會復問禪對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四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四

如之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武帝炎司馬昭長子也昭師之弟而司馬懿之子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為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于洛陽懿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

藏書世紀卷四

四三

漢以懿為御史中丞黃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真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詔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蒙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

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摸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宜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大和四

藏書世紀卷四

四六

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險虜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

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空及時搬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青龍二年亮又帥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七

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

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嘆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平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八

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

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

藏書世紀

卷四

四十九

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遣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就也今賊衆我寡

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比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帝乃遣使者勞軍于薊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一

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宴丁謐皆有才名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晏等依勢用事附會

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爽又用何
晏鄧颺下論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屢改
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政事
時人為之語曰何鄧下亂京城爽晏謂懿果疾篤會
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詐篤疾使兩侍婢
持衣木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
沾胸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
使聲氣纒屬說年長枕疾在且夕君當屈并州并
州近胡可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一

為託勝還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
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
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太后勅如奏
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矣懿曰爽
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
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為周
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太尉蔣
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甯通奏
而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

失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
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為誓爽意信之桓範至
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
範謂義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
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義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
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族就第亦
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狃情
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二

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
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
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有司奏黃
門張當與爽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義訓
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
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操察懿有狼顧相欲
驗之乃各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
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
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吏職

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
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
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
卒時年七十三師字子光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
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
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
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
謁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
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及懿卒議者咸云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一

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
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
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召殺豐逮捕玄緝等皆
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永寧太后
下令廢帝收帝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
元城而立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毋丘儉文欽之
亂大軍東征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篤昭
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
符璽帥六軍還京師昭用蝦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

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二年鎮東下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三年攻誕斬
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
司焉景元元年昭弒帝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
璜爲帝昭復滅蜀進爵爲王昭卒炎繼昭爲晉王泰
始元年炎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
族屬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
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
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人小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四

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
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在位二十六年
帝初卽位厲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絲糾斷詔以青
麻代之大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前及平吳
後天下又安遂耽樂遊晏既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
數千自此掖庭始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
所之宮人竟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
年知太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

嘗云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李生曰司馬懿於曹不至善也曹叡之愛禮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為已有既廢芳立髦矣復弑髦而立奐又廢奐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重任盡為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牆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容不以篡弑論矣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五

惠帝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自為太子朝野咸知不堪及居太位政由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飢餓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麤而崩或云司馬越鳩之在位十七年

懷帝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懷其一也惠帝崩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遂見殺秘書監荀勗曰懷帝天姿清劬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夫

愍帝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于長安即位四年劉曜逼京師肉袒銜璧輿觀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

藏書世紀 卷四

五十六

又使執蓋遂見殺

藏書世紀目錄卷五之六

南北兵爭

○南朝五國

晉牛氏○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共二十二年

梁蕭氏○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共十九年

○北朝十二國

藏書世紀目錄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符洪

符堅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聖主文帝宏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聖主武帝邕附

藏書世紀目錄

北目錄卷五之六

藏書世紀卷五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子也初用王導計也
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
顛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即帝位既而
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
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

藏書世紀 卷五

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
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
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
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
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
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天
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不

乃飲藥而死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官國有

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為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即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

為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

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即位六年桓温誣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

藏書世紀 卷五

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

奕為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

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

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

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

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

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温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

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

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
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為長夜之飲末年長
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
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
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
云因厲暴死在位二十四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
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

新書世紀 卷五

三

暑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
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
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
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
遷琅瑯第宋末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
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瑯王謐知之
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
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
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答
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耳裕曰王何不遂
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歿裕改之皆散走裕遂收藥
而反以傳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

藏書世紀 卷五

四

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
人覘賊卒遇賊眾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歿而裕獨
奮長刀殺傷賊眾已而眾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
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
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
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鮑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
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
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
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

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為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為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

藏書世紀

卷五

五

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師每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

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胸南參軍胡藩言於

藏書世紀

卷五

六

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與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退即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

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先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趙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孫恩妹珣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出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於孟昶。

藏書世紀

卷五

七

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

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太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

藏書世紀

卷五

八

敬宜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宜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即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宜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戊辰縱焚滅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歿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廬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歿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

藏書世紀 卷五

九

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適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卽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六徐羨之傅亮廢爲管陽王復弒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

藏書世紀 卷五

十

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讐

廢帝子業武帝子旣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弒之而立湘東王或好遠在位一年

明帝或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或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

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管著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未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

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
不華令大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
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
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
世世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世紀 卷五

誅暴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
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
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
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
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
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
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
歲書世紀 卷五

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
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
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
死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
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
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
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
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瓛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

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眾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積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

藏書世紀 卷五

十三

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棚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即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為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效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

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即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弑之。乃稱廢帝。矯情飭詐。陰懷鄙惡。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弑。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弑之。而自立。明帝鸞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

藏書世紀 卷五

十四

無遺。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弑。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必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馬。在位二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瞳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為見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

藏書世紀

卷五

十五

性猜忌行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為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為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為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

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

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

私人親為四眾講涅槃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

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

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

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鷲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

聞之遣檢掘得鷲物大驚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

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

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

藏書世紀

卷五

十六

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

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

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

臺城梁主遂為所弒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

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

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

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

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聞棋登逸品

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

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
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
部聽眾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二年為疾景所制旋
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
攬筆立成武帝歎曰我常以東阿為虛今果然矣及
長器宇寬弘眄睠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
艷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
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帝自知不久

藏書世紀 卷五

十七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歿于此後王偉與
彭雋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
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
不圖為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雋進土囊遂歿時太
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歿太子神明
端疑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
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
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
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

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
不變徐日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
兵圍臺城簡文帝太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
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
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
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為帝繹攻
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藏書世紀 五卷

一八

敬帝蕭譽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
中郎將雍州刺史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
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
亂蕭繹攻譽兄譽于湘州譽率眾攻江陵以救之會
大雨暴至晉道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譽恐不
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譽與魏師
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譽主梁嗣居江陵
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譽
稱帝于其國嘗見邑有寇賊于戈日用常懷憂憤乃

子書... 0 反文內

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晉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定亂代立

陳陳氏

陳霸先少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受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

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適送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卽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碩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召臨川王儋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

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其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瑒。瑒廢帝為熙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反侵地，強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隣好。

藏書世紀 卷五

三三

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襲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高頴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

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眾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

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為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隋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

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啓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之負。高頴至，猶見啓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樛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藏書世紀 卷五

三三

卓吾子曰：劉裕以識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

魏魏四海版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卽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卽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卽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弑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肖。晉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麴爲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慘顏。卒致太子死，而身爲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什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

死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歿，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

藏書世紀 卷六

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瀆。咸寧五年，以淵為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

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

藏書世紀 卷六

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入土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無主，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為大單于，乃欲其黨，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

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頴實背之也及東
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頴淵說頴曰今二鎮跋
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頴悅拜
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太
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
卑攻鄴頴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
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
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
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讐敵乎淵曰善淵爲崇

藏書世紀 卷六

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
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
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
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
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
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即漢王
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
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
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
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
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歿聰殺其兄和即皇帝
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
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殿縱兵大
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
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即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
長安降愍帝晉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雋傑
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

藏書世紀 卷六

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
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
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
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
滅

○後趙石勒○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為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在平人為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藏書世紀 卷六

五

集桃豹、逯明等為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為輔漢將軍，淵歿，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為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

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現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遵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飢疫，疾者大半，才膺乃勸勒先送款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長、支雄等進曰：「長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

藏書世紀 卷六

六

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因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鬚曰：

實之計是也。賁才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
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賁為右
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
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
將問計。張賁進曰：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
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
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交石津縛
後，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可棘津，水聞勒軍至，始欲
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

藏書世紀

卷六

七

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搃戰，設三伏以待之。水怒
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
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
臺以據之。張賁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
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
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
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
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
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未

桓、匹碑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陽，勒
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
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
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
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
顧謂張賁、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賁、萇俱曰：就六眷大
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
衆之悍，未桓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未桓所可勿復
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

藏書世紀

卷六

八

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桓。未桓畏敵，必震惶，計不及設，
未桓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未桓之後，彭祖可指辰
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
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
出擊之，生擒未桓。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
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未桓三弟為質。而請未
桓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為王浚所使，耳
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
六眷予渚陽，勒以段末桓為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

末杯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即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浚大悅以勒為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藏書世紀 卷六

九

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願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

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為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偽收眾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為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關關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

藏書世紀 卷六

十

為寇時逃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修好交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渥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阮其眾三萬人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以狗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却虎復尅上却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尅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荊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物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

藏書世紀 卷六 十一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弓

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者與已伴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阮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即位授大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

藏書世紀 卷六 十二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

皆迭自省決不復啓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
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
分封汝等韜既歿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度不濟
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庶庫以
鐵環穿其頤而鎖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却也
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
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
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
立世為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即位尊劉氏為

藏書世紀 卷六

三

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閔
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
從之至安陽賈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
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尋殺之
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
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
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
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
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

行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為大
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
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皆入屯鳳
陽門閔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
陽至現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
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
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
男女老少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
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一時高鼻多鬚濫死者

藏書世紀 卷六

十四

半石現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
洪據枋頭眾各數萬仍率眾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
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
千現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
窟遣齋書召張沉等使乘虎襲鄴遣者以告閔閔馳
還殺鑿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
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
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
歿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
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雋遣慕容恪攻
鄒擒閔斬之。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
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
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
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
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
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
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
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
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
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攻乞
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
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大尉
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
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

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執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眾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洛日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令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

藏書世紀 卷六

十七

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塞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即引還眾遂驚潰於是許昌潁川燕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暉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

以臣為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為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暉為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含着北地王諶不立含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藏書世紀 卷六

十八

○秦符洪符堅

符洪氏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為盟主石虎以洪為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即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為冀州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無上之萬居形勝之地將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晉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枋頭而閔之亂秋歸秦秦遣子雄擊而獲之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曰安洪源然之既而秋因晏鳩洪

藏書世紀卷六

十九

洪世子健覺而斬洪將歿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音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歿健嗣位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謀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眾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善自軹關入河東健執善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

大橋自統大衆繼繼而進穴赤水遣雄略地渭北

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和八年健即皇帝位十年祖溫率眾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蓋等眾五萬距溫溫眾大飢乃歸太子萇與溫戰為沛矢中歿健乃立其子生為太子符堅字末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健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有弟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

藏書世紀卷六

二十

梁平老等並為其羽翼 梁平老等並為其羽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殺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略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豫

言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
吾聞武王伐紂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
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
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
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
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
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聚如
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

藏書世紀 卷六

五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
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為
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
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
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
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鷄夜鳴者不利行師大羣鳴者
官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
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
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

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時獨
慕容垂以為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
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
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
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
之堅大怒悉發諸州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
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
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發長
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

藏書世紀 卷六

五

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
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
門達於汝穎融等以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
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
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
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
死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
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
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時

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
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
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
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
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崗成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
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
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
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

藏書世紀

卷六

三三

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
慕容祖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
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
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
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
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
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
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鳳鳳鳳止阿房冲小字鳳
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

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既厭奴輩
欲取爾見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
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
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
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
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
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

藏書世紀

卷六

三四

居之永廩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
西燕又弑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
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號之弟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
寸慕容儁即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
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
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
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宿都侯食

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讎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眾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下令翟斌謀逼洛

藏書世紀 卷六

三五

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為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為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有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眾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

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進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為太子以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歿歿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即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藏書世紀 卷六

三六

慕容德號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為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塞齊濟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

用武之國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憚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充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即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藏書世紀

卷六

二十七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歿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後梁續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

藏書世紀

卷六

二十八

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富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續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怒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鐵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

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茲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

藏書世紀卷六

十九

才藝善撫納士眾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殺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眾會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符生遣符堅鄧亮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為堅所殺

襄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奇之襄使襄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襄

為龍驤將軍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官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劼討之以襄為司馬為泓所敗襄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襄懼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襄為盟主襄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只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後符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長安遣使請堅殺之冲既率眾東下長安空虛襄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

藏書世紀卷六

三十

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襄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圖闢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長懼走入宮宮人迎襄刺鬼誤中襄陰鬼相謂曰正中夾處拔矛血出石餘籍而驚悸遂息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襄遂狂言或稱成襄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襄卒子興自立為帝傳于弘為劉裕所滅

○比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倚馱道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馱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馱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為代王盧歿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健壯勇眾復附之其後為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健性寬厚

藏書世紀

卷六

三十一

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健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也健歿孫珪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歿子寶嗣珪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并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郡信都為燕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實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

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珪嘗有暴禍唯誅清河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為內應珪臨歿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歿次子齊王嗣代立諡珪為開道武皇帝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歿諡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

藏書世紀

卷六

三十一

冑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燾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燾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勃勃尚堅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盡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

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熹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熹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熹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槩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熹為宗愛所殺諡為太武皇帝孫濬嗣立濬外諡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為

藏書世紀 卷六

三五

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聽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為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謀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

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焉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慙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與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草矣是年齊蕭鸞弒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生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

藏書世紀 卷六

三五

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末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末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承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燒起不辨淺處溺歿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於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復魏宏自將樂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

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其主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者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今平也巡幸淮南

藏書世紀卷六

三五

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膊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鞞鞞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感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詔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穢日甚遂鳩殺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

及釗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榮共立長廣王曄遷于攸于晉陽弒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愜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弒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藏書世紀卷六

三六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叅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秦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澄乃幽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醜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沉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

卷六

三七

藏書世紀 卷六

三

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眾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為其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兆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

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
之實是正話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
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奉毆允折其一齒曰生
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
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之歡恐兆
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
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咸悅咸願附從將
出滄口倍加約束繼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
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

藏書世紀 卷六

三九

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糜歡乃白封歡為勃海王
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
契胡為部曲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
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
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
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然後軍期又當於
配國人又當於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
須推一人為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
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為主不得欺漢兒

藏書 世紀卷六

不得犯軍令生歿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也衆皆
頽曰歿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
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
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勳力者共輔王室
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
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
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
左軍歡從岳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
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

藏書世紀 卷六

四七

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
而立修修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醜節
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暉而帥師北伐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
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
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
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寶
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
自縊歿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

四六五

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
為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太平五年歡卒

又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為大將軍東魏主不堪
憂廢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
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
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
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
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

藏書世紀 卷六

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為其下
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歿魏帝竊謂左右曰
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齋魏帝見之
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歿所矣於是徐之
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
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
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
及篡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

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無所不至
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鄴下妖囚置之
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叅軍襄謂之上書極諫帝謂
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
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
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歿但憐正道
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
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即位以常山王演為太師以長
廣王湛為大司馬未幾演啓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為

藏書世紀 卷六

濟南王令演入篡大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
也演即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
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醜之
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兎驚馬墜地絕肋
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
之邪不用吾言歿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
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
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日卒湛即位封
百年為樂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王欲以百年

厭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瑛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
高氏毒自發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
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瑛哀號不食月
餘亦卒瑛猶在手拳不可開
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伐齊執緯以歸殺之夷
其族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
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
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
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
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
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
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
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

泰為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
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為憂侯莫陳悅
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
果為悅所害眾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眾
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
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
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
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眾未集因假
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泰為

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
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
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
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
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
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
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斛
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
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

藏書世紀 卷六

四五

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
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
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
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
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印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
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
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
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
閱戰陣馬畜糧 大家供之合為百府是年高洋篡

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為橋
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
歎曰高歡不效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
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
欽立德毒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
月欽為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
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
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
皆倣古而為之

藏書世紀 卷六

四六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弑之而
立統質主
閔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沒口授遺詔
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
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
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
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
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踏于地

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
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
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
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犬軍次并州齊
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
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
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

藏書世紀

卷六

四十七

吳明徹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
機克已勵精聽覽不急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
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
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
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
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死力
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歿
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選奢欲種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

伏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為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帝立二年楊堅弒之而篡其位書載其本以也

世紀卷六

卷六

四十八

藏書世紀目錄卷七之八

○混一南北

隋楊堅○煬帝廣附○共三十六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子孫附○共三百零六年

藏書世紀目錄卷七之八

○篡弑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賢主明宗附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瑭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接立

後周郭威○聖主柴世宗附○五代共五十二年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真宗附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哲徽欽附

藏書世紀目錄卷七之八

○偏安一隅

宋高宗○孝宗以下附

○附載

○遼

○金

○元○華夷一統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後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

藏書世紀卷七

好貨

天元病暗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頰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道十二月進爵為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為介

公初隋王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

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

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

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弒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

察臨下恒令左右規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

患令史臧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

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

石因而築為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

藏書世紀卷七

二

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

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

廣為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為之也在位二十

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

彞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陽凡大江以南五嶺以

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

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

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蔡

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
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凡
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
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
二百里其內為海為方丈蓬萊瀛州諸山臺觀宮殿
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繞注海綠渠作十六院
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
剪綵為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為荷菱
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

藏書世紀 卷二

三

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
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
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
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
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
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
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鱗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
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羽兩

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
詔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
堪髦毳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
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
髦毛投地或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
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
之盛近世莫及也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
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
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

藏書世紀 卷七

四

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
令為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
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
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又
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悉備胡人驚以為
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顛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
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
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
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

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
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頰賀若弼皆坐誹謗被
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
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
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
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
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瞻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
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
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為東都二月至西京三

藏書世紀卷七

五

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
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
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
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
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
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
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飢餒沾濕
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

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
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
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
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
能答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
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
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
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
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

藏書世紀卷七

六

為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
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
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為
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
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
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
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為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
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
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

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而不
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
顯發者皆阮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
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王粲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
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
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
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
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

藏書世紀 卷七

七

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
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
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郭肅
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陸
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即赦高
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
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
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
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

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
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
有人在。意謂。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
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
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
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
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
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
遂至江都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

藏書世紀 卷七

八

起長安迎代王即位還尊煬帝為太上皇唐高祖淵
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
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
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
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
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為之
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
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
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

元禮直閣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學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富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

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

弘農官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
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
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
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
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
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
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述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
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
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

藏書世紀 卷七

十一

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
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
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跡是人
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
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
倉更讓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
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
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而西密

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
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
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
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
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
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
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
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密又
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

藏書世紀 卷七

十二

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
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
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
之會禮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
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
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
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
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
戎卒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京洛

圍城廡廡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
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
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
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
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錄以寧兆庶宗盟
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
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
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嘉

藏書世紀 卷七 十三

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
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
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
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
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
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
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
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
為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藏書 世紀卷七

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
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
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
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
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
宇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
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
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

藏書世紀 卷七 十四

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既無
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
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
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
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
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
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
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
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百取不勝委

四七七

於道踐驟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為國本食乃人天
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赦庚之蕪有時
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
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
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
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
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
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
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

藏書世紀 卷七

十五

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
於眾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
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
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
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
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寶融豈不以台司處我
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
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為光祿不
意身自為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

師曾無報效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
之憑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
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
掠其眾直趨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
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
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
之必梟其首即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
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
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

藏書世紀 卷七

十六

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
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
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遂
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
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
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
貞之降也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
幹憾其背密偽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盜踪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為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

藏書世紀卷七

十七

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危矣。吾聞高羅泊。廣袤數百里。葭藪阻奧。可以阻眾。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羅為盜時。師人張金稱亦結眾萬餘。依河洛間。修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鄆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間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

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眾。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為亡狀。遂取所虜陽為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羅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

藏書世紀卷七

十八

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眾。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塲於河間。自立為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

駢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
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
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其子二
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
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
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
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建德殺
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

藏書世紀

卷七

九

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
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
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
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
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
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
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
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
之虛運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

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鼓而前
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
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
欲立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為威強
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
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帑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
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
六年

藏書世紀

卷七

二十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為太原雷
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歿世民聰明
勇決識量過人見隋至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
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逆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
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
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

藏書世紀 卷七

五

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
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
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
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言彥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
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與信同信同信同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
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
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
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

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為戰場

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

順民心與義兵即可轉禍而為福也淵大驚曰汝安

得為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

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

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讎故李金才無罪一朝

族滅願太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

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

寂以晉陽官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

藏書世紀 卷七

五

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

覺并誅耳眾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

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

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眾世

民即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

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

吉為太原雷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

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

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之糧武周

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好貨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夜出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兩蹇淵欲引兵西趨長安

藏書世紀 卷七

三五

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高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弒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立世太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果諸將皆賀因問曰大軍一戰而勝既

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喉所將皆龍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之眾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

藏書世紀 卷七

三四

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

德尋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為統軍使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遂命釋之引入卧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

藏書世紀卷七

二五

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實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

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雷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雷屯累月夏四月謀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雷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驚是無紀律也適

藏書世紀卷七

二六

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
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等約甫過
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
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
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
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
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
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
三千級建德中裂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

飛書世紀 卷七

三六

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
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
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
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
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
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
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
六月太白經天己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
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為太子太子即位改

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
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
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
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
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
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
日宿衛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
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順德受人餽絹

飛書世紀 卷七

三六

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
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
益分天下為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
無以加近以示弓王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筋
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
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
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鶉巢
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
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又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

藏書世紀卷七

元

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管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

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謹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

藏書世紀卷七

元

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為后。垂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為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為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

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為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繼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貶損譙王竄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為母廢終為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氏既醜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藏書世紀 卷七 三十一

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歲多

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為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為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藏書世紀 卷七 三十一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陝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天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

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責，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藉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

藏書世紀 卷七

三三

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真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即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斂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

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權而立穆宗。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孺、李宗閔等相繼為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餽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官克明等弒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藏書世紀 卷七

三四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穎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餽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情刻好，挾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間人矣。餽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斂，百姓苦之，已相聚為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言

日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殿拜泣
霄臚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
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為阿父善騎射劍槩法
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鬪雞擊毬嘗
謂僂人石野猪日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央元也
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
之志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彙鴟張

蘇書世紀卷七

三五

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
策國老斥天子為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
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
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
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
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
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
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除貶竄
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

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
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
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世紀卷七

三六

○篡弒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為羣盜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討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弒之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藏書世紀

卷七

三七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二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

藏書世紀

卷七

三八

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

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及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及而逐之以此用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為刺史

藏書世紀 卷七 三十九

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群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弒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賢主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斯民主在位八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藏書世紀 卷七 四十一

明宗死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弒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至遂自焚

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瑭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瑭為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藏書世紀 卷七

聖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彊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彊乃卽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為隱帝初敬瑭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禍嗚呼使敬瑭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藏書世紀 卷七

聖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在位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輔導及
即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天石雨
落落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
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宜
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藏書世紀 卷七

四三

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
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
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
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
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
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

藏書世紀 卷八

乙

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
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
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
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
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
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因
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
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
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

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
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
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
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
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
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
執王溥于日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
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
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

藏書世紀卷八

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
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
毋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
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
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
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
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
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
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

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
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
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
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
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
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爲誓
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
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
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謂曰汝女

藏書世紀卷八

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
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
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
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
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郭進爲山西
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
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
今贊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敢可自投河
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上

自即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州三縣十七繼
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
南既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徃人
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即擢為刺史使自辟吏再
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
捷如後稷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狹
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
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珪言于南漢主
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

藏書世紀 卷八

四

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
南漢主不以為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
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
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
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
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
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
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
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

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以視
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
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
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書
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至綿州遂作亂劫
蜀邑眾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
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
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

藏書世紀 卷八

五

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
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
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而進
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眾不集天明遂遁
追襲又大破之師雄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
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眾劫
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筆
挺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
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

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緡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

藏書世紀

卷八

六

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醜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

藏書世紀

卷八

七

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

之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雷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袂。封識甚固。戒傲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雷。傲章疏也。傲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常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藏書世紀 卷八

八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既即大位，陳洪進錢，傲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江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真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為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填委，太子留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為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矣。壽五十五。

藏書世紀 卷八

九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真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幹濯帷。帝衾。稠多用繒。絕官中夜。因不寐而飢。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藏書世紀 卷八

十一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求治真主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即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藉禍興。元祐諸君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

藏書世紀 卷八

十一

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擄。紹興五年。殁于五國城。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復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殁于金。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有祖宗仁厚所遺也。

史存始有過杜青亦行滿志事極新
所存某方載之甚詳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粵賴張浚等討賊乃復位粵尋卒九月女真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真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

藏書世紀 卷八

三

有北轅之彙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

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

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

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

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

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

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一乃受禪初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官闈如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即位汝愚為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胄用事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明侂胄之首行成于金既而彌遠擅權髦荒益甚

藏書世紀 卷八

十三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變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為太子即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昇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是鎮閩廣及元兵迫臨

安乃徙封是為益王判福州，昺為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是以為宋主。元兵至建寧，是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是幾溺死。遂成疾，殂。眾又立昺為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為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帝。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積，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

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日：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主

詣之手目復完安。月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天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為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為援契

藏書世紀 卷八

十一

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敬瑭即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靶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軌殺兀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軌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

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為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

藏書世紀 卷八

十七

業死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為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遣蕭及蕭太后帥眾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為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

物此其不
深真不
不獨行計法

真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真宗以契丹講和
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
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
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
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
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
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
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
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

藏書世紀卷八

十八

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
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
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契丹改國
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
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
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
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
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

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與兵之
端云

世紀卷八

十九

○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樹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為混同江江甚深然纒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女真凡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

藏書世紀卷八

三

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迺卒子劼里鉢嗣及劼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劼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東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

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為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檄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

藏書世紀卷八

三

謂其下曰盡敵而止眾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為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楫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渡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

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斃如世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

藏書世紀

卷八

三十一

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幹離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輿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死兄孫

暨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縱酒酗於手刃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為人倨急猜忌殘忍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王亮弒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為其下所殺金主雍賢王乃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告即位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

藏書世紀

卷八

三十一

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

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
 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
 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
 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
 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即位數年大為北鄙
 阻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與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
 弱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
 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為誰使曰
 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
 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即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
 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
 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藏書世紀 卷八

壬酉

○華夷一統

○元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
 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
 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
 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
 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
 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嗣立遂攻西夏
 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

藏書世紀 卷八

三

日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
 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
 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
 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於六盤山踰月鐵木真
 死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闊台
 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眾入陝西至封丘入鄭
 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
 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而金亡蒙古
 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

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王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王死於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名實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雷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王忽必烈死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

藏書世紀

卷八

二十六

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延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

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刺哈孫為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違豫日久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刺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

藏書世紀

卷八

三二

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偽賀生辰舉事哈刺哈孫遣人啓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拜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

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
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
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
武宗至上都即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
宗諱海山順宗荅刺麻八剌之長子也即位制曰先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
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
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

藏書世紀 卷八

二八

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
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
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
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
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仁宗亦曰大聖人○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
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
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
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

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
宗子既即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
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
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近臣稱觴
以賀帝曰何為而賀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
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
報若為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
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

藏書世紀 卷八

二九

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
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泰定皇帝諱也
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刺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
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
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
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
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
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吐文宗在南
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球武宗長子也英宗

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以小人
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
宗遇弒泰定帝立泰定初爲晉王既爲帝而帝兄弟
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
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
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
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
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
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下已懷王入京

藏書世紀卷八

三十

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徐天
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
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
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
改元大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
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
京師遂發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
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
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

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
崩文宗即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璘質班明
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
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
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受權帖木兒明
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儉
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過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
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
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

藏書世紀卷八

三三

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
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
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
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
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嬪不答失理怙其勢焰舍長嫡
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
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其
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
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

福通蕭縣李興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樂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眾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為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二十四年我

藏書世紀 卷八

三三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北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官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淫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

藏書世紀 卷八

三三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二十六年

藏書大臣列傳總目卷一之二

一因時大臣

二忍辱大臣

三結主大臣

四容人大臣

五忠誠大臣

○以上共五門

○因時大臣一

叔孫通

曹參

丙吉

大臣傳

總目卷一之二

一

王導附王衍

謝安

○忍辱大臣二

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未敬則

○結主大臣三

蕭何

公孫弘

王猛別見

李泌別見

呂夷簡別見

○容人大臣四

陳寔

附陳羣

蔣琬

山濤

羊祜

房玄齡一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允則

文彥博

○忠誠大臣五

樂毅

藺相如

魯仲連

侯嬴別見

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周瑜

諸葛亮附

裴度

呂端

李沆

韓琦

大臣傳

總目卷一之二

二

藏書大臣傳卷一



前有大臣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耳。愈何人置齒牙間哉？郡守

大臣傳

卷一

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為博士。號

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家，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

大臣傳

卷一

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更嘗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禮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儒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葺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

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十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

大臣傳 卷一

晉聽公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通所論著也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既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大臣傳 卷一

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即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

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名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窻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窻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窻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所諫參參怒

大臣傳

卷一

五

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窻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就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以寧壹

丙吉 獄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間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柝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

大臣傳

卷一

六

開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

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思故勞，不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僕。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為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賦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猶

六臣傳

卷一

七

隨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遠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名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

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辛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大臣傳

卷一

八

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

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
 亦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
 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
 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
 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
 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
 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縣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
 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案堵之民
 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為手舞
 足蹈雖有夷夔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
 亦若此焉耳矣為漢儒宗不亦宜歟

大臣傳

卷一

九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為瑯琊
 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
 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瑯王仁德
 雖厚而名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
 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
 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
 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
 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

大臣傳

卷一

一

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
此在晉書卷之九
 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眾導勸
 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潁川
 太守刁協為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
 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頽為行參軍前太
 傅掾庾亮為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
 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
 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
 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苟

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列侯。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為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大臣傳

卷一

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

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顛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

大臣傳

卷一

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使率子弟發哀，眾謂敦必成，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其輔幼主是為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為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裒即入躬自抱帝登

大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前松尚書張明等
 行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
 已之右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
 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
 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
 誘永使歸順導因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
 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也
 五月以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宗廟宮室並
 為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

大臣傳

卷一

十三

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
 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
 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以靜
 羣情自安温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會
 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
 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
 胤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為有司所
 奏書下胤不即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
 當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

師導鼻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
 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
 州即用為方州宰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
 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
 以候足下豈非導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
 乃導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
 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
 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知者之口則如
 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

大臣傳

卷一

十四

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護間遂息薨時
 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
 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比焉
 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雅雅總角嘗造山濤濤
 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補元城令終日清談
 而縣務亦理入為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
 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
 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

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論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河南尹衍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越薨

大臣傳

卷一

一五

眾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在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衍行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冀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

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

大臣傳

卷一

一六

○○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望，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歸安弟萬，時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高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為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會萬卒，安復投箴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

大臣傳

卷一

十七

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噴噴。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

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沖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沖郗超亦深止沖，沖不聽朝廷。乃詔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

大臣傳

卷一

十八

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眾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基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沖亦深以秦寇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

堂之量不閒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彼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于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空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

大臣傳

卷一

一九

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為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宐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導子

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

大臣傳

卷一

一九

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名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為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於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遙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為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懷之非

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候之不可進試以金石之藥攻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一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為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於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

大臣傳

卷一

二十一

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為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拯之務為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

二忍辱大臣

○〇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為武寧太守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與虜戰白木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羅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

大臣傳

卷一

二十一

也乃復以為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目免弟守代州師德或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

一第... 冊... 4... 三...

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何如？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方生、文、難、矣、僕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大臣傳 卷一 三十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如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攻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如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

大臣傳 卷一 三十四

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以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後，我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請。遂成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為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後引

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國
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
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
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止守者寢弛仁
傑乃丐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著詩付家撤
絮仁傑子光遠撒絮得書即上變后遺案視俊臣命
仁傑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表以聞后召
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然答掠矣示之
表對曰無之后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

大臣傳

卷一

三十五

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
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
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
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
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
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
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
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
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

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唐德王
可后怒罷議久之名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
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
意者以傲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
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
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
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
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
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

大臣傳

卷一

三十六

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
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為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
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
第一區眷禮卓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計契丹克之
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
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
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
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
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崇

等皆為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
昌宗仁傑奏事^妙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為賭仁傑
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
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
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脫裘謝恩而出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于黃
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汗與世委蛇對主禡裘當朝縱
博非但全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
薦梁公而反以為不知人梁公實重婁公而反數擠

大臣傳 卷一

二十七

之於外朋黨之疑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忤忍而
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汗
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之何記史者往往添
足其間欲以為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
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為
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歎息恨不
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
博好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

之武后稱制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

行商申之法杜私門張公室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
救弊之術耳故曰刻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
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
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
當榮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惟進
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通復定禮
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
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

大臣傳 卷一

二十八

構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
是興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
今者正值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寬大之
令流曠蕩之策去萋非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
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聖○后○}后善其
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
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

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待御史冉祖雍誣奏敬則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為右史皆稱職二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

大臣傳

卷一

二元

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于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啓之也於是追贈秘書監諡曰元

○三結主大臣

○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

大臣傳

卷十

三十

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事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

大臣傳

卷一

三十一

爲鄧侯食邑八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嘗錄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名平獨不賀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下瓜

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名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

大臣傳

卷一

三十一

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

請五。死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搃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

大臣傳 卷一 三十三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李和尚曰。何為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何哉。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

大臣傳 卷一 三十四

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

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
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
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愼厚辯論
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
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

大臣傳

卷一

三

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
奇多聞嘗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太人臣病不儉節為
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
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
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
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去

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
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借於君晏嬰相景
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
弘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
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
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為平津侯丞相封侯
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
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大臣傳

卷一

三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
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
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
與方急弘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
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
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
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

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
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
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李生曰。韓固以弘為阿世。仲舒以弘為從諛。汲黯以
弘為不忠。皆似也。予以為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
乎。其為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
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
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
者不忠乎。津侯真是已。且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

大臣傳 卷一

三七

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黯以忠求帝。而帝反以愆與
黯。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津侯則不然。天
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誦服使朱買臣等難弘。弘
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蓋歸其能于主。而
居已。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
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
不軌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
其意。忌外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為證。夫主父之惡
甚於郭解。可勿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誰出

之平津侯力也。人特未知之耳。況乎膠西之相。惟立
義不謀利者。乃宜居之。舉能其官。又何過乎。

大臣傳卷一

卷一

三七

藏書大臣傳卷二

○四容人大臣

○陳寔 陳羣附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為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為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囑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寔署為文學掾，寔知不可，懷檄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

大臣傳 卷二

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除太丘長，約已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黨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

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寔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投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內。

大臣傳 卷二

赴者三萬餘人。制袁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謀最賢。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為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為紀拜，由是顯名。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羣封還教以為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人叛乾死，難矯遂為名臣。故世以羣為知人。魏國既建，遷羣為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

古今者使平斯事乎音陳鴻臚以為死刑可加於仁
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
臣父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
家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文
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
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即王位封昌武亭侯徙為尚
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謚靖侯子泰嗣

臣傳

卷二

三

○蔣琬

蔣琬零陵人為廣都長先主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
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
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
為先願主公重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
為參軍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
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
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
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大臣傳 卷二 四

大臣傳

卷二

四

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通不應該或以為慢琬
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
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告
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
坐事繫獄眾懼必死而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呂安善年四十舉孝廉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

大臣傳

卷二

五

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不允薨年七十九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為高令貪濁而賂遺公癖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鄉人也尤世並以清德著聞蔡邕外孫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位不願為侍中求補吏徙秘書監鍾會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剋日方戰不為

大臣傳

卷二

六

將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即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鑑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軍眾吳境心穀為糧皆計所便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射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點饋之藥抗即服之入有止抗者抗曰豈有詘人羊叔子耶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祐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楫為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祐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

大臣傳 卷二

時哉祐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祐慎密太過，祐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嘗慨然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比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後祐寢疾，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祐曰：「吳人

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思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了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帝為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凝結而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哭。襄陽百姓復於

大臣傳 卷十一

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為墮淚碑焉。荊州人為祐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為辭曹。祐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祐前母孔融女生，見發祐母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晉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為子孫長久之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燉煌公，封國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

大臣傳

卷二

九

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慮，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變，玄齡密謂長孫無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為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即位，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為皇

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獲，

多病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次。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諸遂良言於上曰：「玄齡事君小心，不可以一眚便斥，上悟，遂召見，時上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

大臣傳

卷二

十

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鬚好，上遂改緯太子。唐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關西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誡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婿

絕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
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
因敕長孫無忌推鞠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
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史臣贊曰太宗取孤
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
綱彫弛而能與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
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
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
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

大臣傳 卷二

十一

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
成令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欵
則謀謨果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
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時
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
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留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方
多事裁處無間僚屬其才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
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
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

晦至卒用玄齡非如晦善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
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富世語良相必曰
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
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
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
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
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大臣傳 卷二

十一

〇〇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
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懷慎自以
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譏為伴食宰相以疾乞骸
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
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
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
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籍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
自障日宴設食盃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

大臣傳

卷二

三

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稱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
而進矣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
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
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憐杜問望懷慎家
環堵卑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
祥帝即以縑帛賜之因為罷獵既經其墓碑表不立
停蹕臨視泫然流涕乃詔官為立碑而令中書侍郎
蘇頲為之文帝自書
李生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

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
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况公實
未嘗無才者哉當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
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觀之才與識兩俱嗟著也

大臣傳

卷二

十四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

大臣傳

卷二

十五

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即位靈武又

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朝廷草昧眾軍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眾保武功九月從元帥

大臣傳

卷二

十六

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為前軍子儀奉元帥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陣于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踴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眾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運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

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退。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即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

大臣傳 卷二 七

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賊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偽道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名。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載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眾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貢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嫉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盡哀肅宗所賜詔勅。

大臣傳 卷二 八

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為魚朝恩。程元振譖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為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速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

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陽
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
善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
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
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
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
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
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為矣因賜鐵券圖形凌烟
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

大臣傳

卷二

十九

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
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
為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
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
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
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
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
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
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

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
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
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
回紇曰郭公在此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
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
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
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
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
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

大臣傳

卷二

二十

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
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
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
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
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
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數
馬羊雜畜長數百里瀾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
而進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為懷

一萬...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16 版反內

忌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醉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亞能知令公而唐君臣不知有令公豈不好笑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大臣傳

卷二

三

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

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寃即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矣但領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

大臣傳

卷三

三

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諸子之乳母為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類淪躓窘乏及蒙正登仕為翰林學士至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取蒙正陽為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寬簡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

大臣傳

卷二

三

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干巖穴不露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

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蒙正對曰水至則魚亡火至則人散至察則無徒曹叅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既疏名列上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于地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因播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

大臣傳

卷二

三

商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後上朝承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既見而蒙正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遠過於吾者也

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幾如何
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
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家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
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督罷謁見必問
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蒙中故
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
事太祖太宗爲各臣常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
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
德又常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
旦幼而沉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
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
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
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登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

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
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
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
踰年叅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
有所陳準至旦日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
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
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
騎至圍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

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乎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且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入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

大臣傳

卷二

三一

朝廷耳止當以威給三十萬銀給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產德

託人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進歎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駸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駸爾遂不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且沒後欽若始大用語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

大臣傳

卷二

二六

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詆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歷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

不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為身累耳內臣
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且曰
承規待此以瞑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
使者當奈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
見意為人所毀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向敏
中問其故且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
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
待之爾若復奔競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
除且先密疏三四次以請所用故且所薦人未

大臣傳

卷二

二十九

嘗知且沒後史官... 禁言... 得內出奏章始知多
且所薦云張詠知... 名... 中正代之言者以
為不可帝問且對曰... 守詠之規也若他
人往必妄有變政矣... 州懇乞求解帝問可
代者日薦李及眾皆謂... 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
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 婦人叙者及方觀書亟命
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 具道其事與且且曰禁軍
戍邊白晝為盜固當斬也... 鳥足為異且之用及但以
及必能謹守璋之規摹而... 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

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
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
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
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且善處大事真宰
相也且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未解天禧初進
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
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且曰從前輔相
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
伴赤松遊且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

大臣傳

卷二

三十一

官使給宰相俸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
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
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
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且不對因曰試以
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
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
帝手自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
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允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還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一用舊籍詔從之名入翰林為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在今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耳對曰臣鴛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

大臣傳

卷二

三十一

下之民雖蒙休德亟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若準者正所宜用也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士安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俱伏姦罔景德元年契丹引兵分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真宗幸澶淵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

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罷兵從還京遷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除錢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允則拜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後湖南民列允則治狀於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召還連對三

大臣傳

卷二

三十一

真宗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無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遷東上閣門使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為競渡從北人

起樓爲斥埃望十里自無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
此既講和矣安用此爲今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
并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
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
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
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
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
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
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

大臣傳

卷二

三十三

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其
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
謀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錄
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諜矣呼主吏按籍書
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遠
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
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訐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
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
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既無有乃殺諜

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
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
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
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
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
亭傳後人亦莫敢墮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
王君玉談死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
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
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

大臣傳

卷二

三十四

付允則然攻者尚宜弗與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
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
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埃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李
生曰允則真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爲畢公藻鑑
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世人未之知故附諸其後焉
允則亦可謂真大臣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含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

大臣傳

卷二

三五

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名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璪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為執政上怒甚却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門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 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者彥博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劉沆等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深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

大臣傳

卷二

三六

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曰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名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深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深恐治前罪更言六深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

帝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
沆判呈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
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
但有偏而不舉之敝耳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在樞府
九年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
石所惡力引去出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
以鐵籠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
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
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

大臣傳

卷二

三七

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
無益臣不敢雷同周上疏上帝不悅乃請老以太師
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復命平章軍國重
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
十一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
使邪律永昌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
此潞公也邪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
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
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

涇溪心有各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語許之其
外國所敬如此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質
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
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
會初寶元間河東關漕使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文
彥博者磊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既
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
史差委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以太
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策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

大臣傳

卷二

三六

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
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
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
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即交印河
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爲
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名還
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
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
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恭

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昌名
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
十

李生日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容人者羨秦誓之美有
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為平天下之要訣
而後一个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
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六有其
技者必以技為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
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為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

大臣傳

卷二

三九

相者非有技也為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
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
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後儒不識好惡
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為得好
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
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
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於黃馘乎是皆不
可以無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
所則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

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
技為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
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叙古之大臣復取其能
容人者以為世鑒焉

大臣傳

卷二

四十一

藏書大臣傳卷三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

大臣傳

卷三

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趙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矣。

保於莒。樂毅獨留，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取齊寶財物、祭器、輪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歿，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

大臣傳

卷三

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人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操
眷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
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
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
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
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
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

大臣傳

卷三

三

比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
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其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
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
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犬呂陳于元英故鼎
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
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

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
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
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
業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鴻夷而浮之江吳王
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
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

大臣傳

卷三

四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
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
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
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
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容卿樂毅卒于趙

○蘭相如

蘭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

大臣傳

卷三

五

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蘭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

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

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

大臣傳

卷三

六

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

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此指九也乃可歸璧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

大臣傳 卷三 七

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

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異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滎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跪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肖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

大臣傳 卷三 八

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願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大臣傳

卷三

九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

大臣傳

卷三

十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

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歿者皆非也衆人不
 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
 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
 則連有蹈東海而歿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
 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
 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
 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
 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

大臣傳

卷三

十一

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
 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
 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歿則叱之誠不忍
 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
 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

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
 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回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
 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歿曷為
 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
 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籥攝

大臣傳

卷三

十二

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
 時鄒君歿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
 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
 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歿固不敢入於
 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歿則不得賻襚然且欲
 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
 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
 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

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
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
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
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
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
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
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

大臣傳

卷三

十三

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
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
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
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
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
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
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
忿不顧燕土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
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
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
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
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
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還於齊而燕救
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

大臣傳

卷三

十四

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
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
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
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
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
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
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
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
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謂

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效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歿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滅獲且羞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取不效。公子糾而取威之不

大臣傳

卷三

十五

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

得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口服千人。有徐劫者。其

大臣傳

卷三

十六

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芟。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不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宣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二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無故，失其家。良不事秦，報仇也。三百人弟，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

大臣傳

卷三

一七

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

大臣傳

卷三

一八

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鄒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

此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乃固

大臣傳

卷三

一九

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

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肖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拮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奮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

大臣傳

卷三

二

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常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行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故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壽之漢王聞良

壽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
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

大臣傳

卷三

三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
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乘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
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
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
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
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壁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因請
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
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
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
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
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

大臣傳

卷三

三

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
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
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
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

資為韓報讐疆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
后德留侯乃疆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
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疆聽而食後八年卒諡
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
與六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
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歿并葬黃石冢

李生曰漢之三傑皆為帝所疑獨不疑子房者以子

大隱傳

卷三

三

房終始之心至明白也昔人謂子房善藏其用夫秦
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何用之藏
與使子房而功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
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
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
策矣何亦自以為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
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
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
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疆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

棲報父之仇也非無罪而與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
君臣當用以為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恥
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
頸烏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
伯之祀忽焉遽絕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
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
不疑也故為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遷陶役役
焉名利之場老灰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
善藏其用亦可也

大隱傳

卷三

三

○田叔孟舒

田叔趙陘城人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爲人刻廉自喜喜遊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大臣傳

卷三

三五

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人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欲以身歿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

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殿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大臣傳

卷三

五六

○張安世○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常出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簡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為富平侯明

大臣傳

卷三

十七

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

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

頃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己內憂

大臣傳

卷三

十七

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

十 續修四庫全書 7 反文小

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
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
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
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
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
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憫安
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
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

大臣傳

卷三

三九

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
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
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
有傲性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
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
歿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
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
一子蚤歿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
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

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
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
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
西關雞翁舍南上火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
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
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
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
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

大臣傳

卷三

三九

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
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
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䟽歸侯乞骸骨
天子報留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
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
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
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
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
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
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
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
桑霍為我戒且歿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
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
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
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夫
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

大臣傳

卷三

三

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鬪雞走馬長
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歿初安世長子千
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
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
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
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
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
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

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
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
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

卷三

三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眾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為將，瑜親術終無成，乃求為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潯陽。

大臣傳

卷三

三

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于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允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

大臣傳

卷三

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

瑜部衆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禿也乃取艨艟圍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帳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請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更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歿者甚衆操軍遂敗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還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

大臣傳

卷三

三五

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鹵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

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壯哉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

大臣傳

卷三

三六

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遍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其器量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璧之

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藏書大臣傳卷四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 附傳

諸葛亮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與穎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

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為臥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實注：操、紹、皆、在、左、券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

大臣傳 卷四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昵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昵而已耶備乃投昵而起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

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荆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遂將其眾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

大臣傳 卷四

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權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知若

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

大臣傳 卷四 四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誇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

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威刑不肅蜀士人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

大臣傳 卷四 五

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以亮為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犍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眾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眾拒亮亮聞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

大臣傳

卷四

六

實故敗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必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繫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

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眾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

大臣傳

卷四

七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歿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

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眾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

大臣傳

卷四

八

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

門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大臣傳

卷四

九

又為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為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讜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善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比伐無京。」

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
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
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
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
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
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
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
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
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大臣傳

卷四

十

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柰天下笑何懿
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
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
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
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
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
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越日交戰懿戎服蒞事
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
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懿淮策亮必爭北原宜

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
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
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
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
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
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
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
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
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大臣傳

卷四

十一

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
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
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
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
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
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
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
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
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

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
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棧
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
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
寒汝輩何敢乃爾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延獨與
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為馬謖先鋒連
現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
人鳴鼓自恃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往偏於是徐收合
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

大臣傳

卷四

七

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
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
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
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
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
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

佞慧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
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居位凡三年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諸葛
亮南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改觀亮
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後為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
楊儀交惡每並坐無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
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
者禕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

大臣傳

卷四

七

今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
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
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禕
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求共圍棋于時
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獨對戲不輟
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
宴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所害禕喜
赦大司農孟光責禕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

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
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成間每見啓告為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
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為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
為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
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
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任矣遂終於徙所
魏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大臣傳

卷四

十四

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
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為平諸葛亮集有嚴
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
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
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
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
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
僭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

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
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
前後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
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
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
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
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
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

大臣傳

卷四

十五

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
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亮又
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此神明
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
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
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
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
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述可復還也詳思盛戒

明吾用心。臨書。歎涕泣而已。又與蔣琬重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一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季平。聞亮卒。發病。疾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為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為南郡太守。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

大臣傳

卷四

十六

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亮以為參軍。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

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裔為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畱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僕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譬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元儉述字。

大臣傳

卷四

十七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為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遊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開誦。答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鄆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眾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笮。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

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舅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

大臣傳

卷四

十六

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歿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歿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

移河東京為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大臣傳

卷四

十七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
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
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
羅千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
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蚶一篋誠之
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詞無使饑渴主人路而
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邳縣令裴
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

大臣傳

卷四

三

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
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
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
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
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
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
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鞅刺背裂
中單又傷首度冒種得不死哄導駭伏獨賜王義持
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歿因亡去議者欲

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也若罷是賊計
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
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亦帝益信仗疾愈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
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
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
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
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帝曰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

大臣傳

卷四

三

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
是左右不能問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
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
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
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
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
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歿賊未授
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

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昉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鏞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

大臣傳

卷四

三十一

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昉雖人品庸下不宜為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_{唐主}蔡_可鄂_用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鄂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為昉鏞所搆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稹_稹過惡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

大臣傳

卷四

三十二

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

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大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其待。卿始議謂度無援。奧且久。外為奸。儉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于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

大臣傳

卷四

三

侯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奏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恠。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叅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名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

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雷。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來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足并助下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

大臣傳

卷四

三五

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匹譬如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雷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下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下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官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下匠遠來。所言三軍

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微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正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閻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譌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乞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子重輕

大臣傳

卷四

二十六

○呂端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開封端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鞠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罪太矣即罪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過擲機來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太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名與謀準退適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

大臣傳

卷四

二十七

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玉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德結冤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歿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歿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

大臣傳

卷四

五

疾禁中見太子不為憂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結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鑰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屺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叅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真宗卽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

大臣傳

卷四

五

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歿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且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

之慘然不悅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典靡有暇日且乃以沈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沈沈不用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沈又嘗言居重位

大臣傳 卷四

三

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勸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沈性直諫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為無口苑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大祝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譏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沈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夏竦為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

大臣傳 卷四

三

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

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官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

大臣傳

卷四

三十一

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紹繼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如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又謂太后曰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指太爾非仁宗遺意天下

大臣傳

卷四

三十二

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幸養在官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官中密焚之若泄則問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

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
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
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
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
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
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家人自照管同列
為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曾后未有還政意
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

大臣傳

卷四

三十四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
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
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
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
言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
邀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
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
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
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

朔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叩行先是
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
太后為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
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
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
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
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也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
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
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

大臣傳

卷四

三十五

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
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
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
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
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
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
識量英偉其為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
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
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能身不

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遠使每過移謀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

大臣傳

卷四

三六

切雷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坐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

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勝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禮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更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

大臣傳

卷四

三七

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帝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雷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備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琦

行自早也。治平三年上疾，韓琦奏曰：陛下久不視事，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穎王。某琦曰：乞即晚宣麻制。下即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州。日陞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是琦短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候。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疑安石或欲。謂安石曰：君少年幸

大臣傳 卷四 三六

毋廢書。安石不答。退。兩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讀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之，益以為輕己。故安石每日韓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為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性，理

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履入細，乃是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放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某。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太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謬。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

大臣傳 卷四 三六

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藏書名臣傳總目

○一經世名臣

○二疆主名臣

○三富國名臣

○四諷諫名臣

○五循良名臣

○六才力名臣

○七智謀名臣

○八直節名臣 ○以上共八門

名臣傳 目錄

經世名臣卷五之六

魏相

江統

馬周

魏徵 別見

李德裕

郭崇韜

趙普

張齊賢

白敏中

蘇頌

邵雍 別見

范純仁

程顥 別見

呂好問

楊時 別見

葉適

崔與之

劉秉忠

廉希憲 別見

耶律楚材 別見

名臣傳 目錄

二

書名臣傳卷五

一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容詐稱御史止傳承不以時謁容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容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歿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名臣傳 卷五

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必不能過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東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將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東以問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

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魏相

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歿子

名臣傳 卷五

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皆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
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書
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
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質誼最
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救椽
史素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
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

名臣傳

卷五

三

諡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
疑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
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
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
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
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
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
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

名臣傳

卷五

四

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
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
覆宗室襄公要素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皆
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
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
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社之功逮至
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
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
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

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疆又苦漢人侵之永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于是
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
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
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
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蹇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
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

名臣傳 卷五

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
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
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徂休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
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
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
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
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為

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
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宣布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
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俟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也驗之事也當
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
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名臣傳 卷五

京兆之氏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屢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
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
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
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
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也難
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
凶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恩
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

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
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谷曰羌戎
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
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下壯降
能相一者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至於此也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
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
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

名臣傳 卷五

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歿
人戶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
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故當傾關
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
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
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
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開物成務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本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為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

名臣傳

卷五

九

即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趣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道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

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語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者營為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日我甦不見周即思之侍中

名臣傳

卷五

一

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貴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李德裕○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

名臣傳

卷五

十一

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亦為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後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畱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補急今所須脂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蠶絲繅

被千匹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
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報德為言。豈二祖不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為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

名臣傳

卷五

十二

裕久畱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然為逢吉排筭。訖不內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乃又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嵩州。傾內資。結蠻姪。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皇啓戎資

益其策非是至元頴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近皆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縣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

名臣傳

卷五

三

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叩嶮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二邊寔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

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累表請罷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為宗閔所譖出為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既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言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

名臣傳

卷五

十四

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既入謝即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琴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隴

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秦然而
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
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
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
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
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
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語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
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舂及將

各車傳

卷五

十五

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
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
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
符樂絕忠效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
臣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
悉怛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西鶴未幾澤潞劉
從諲及其從子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
從諲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
太宗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

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事弘
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
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歿益
令者歿不行令者歿留令者歿不從令者歿五者無
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
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
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答在臣

各車傳

卷五

十六

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
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
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
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
非小人所得干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
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
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
者非太尉邪顧我髮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荆南節度
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
紳殺吳湘事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
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
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懼曰何
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白敏中
德裕所薦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
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術大
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宮中
與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莫有亭曰精思每

名臣傳

卷五

十七

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
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
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
鄉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為安
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
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
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
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上以問諸學士

裕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
凶劍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
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
閔各分明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
親厚及附麗者甚眾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馬逢吉
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計畫甚長遭過
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名臣傳

卷五

十八

○郭崇韜

郭崇韜，鳳門人。莊宗即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掘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

名臣傳

卷五

十九

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還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邢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遂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皆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

名臣傳

卷五

二十

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鈎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

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
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
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官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
皆曰郭崇韜肩頭不伸嘗為租庸借財陛下雖欲改
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
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
陰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
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願陛下無
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莊

名臣傳

卷五

五

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
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
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
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
為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
統崇韜為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
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萬歲後當盡
去官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切齒此言莊宗
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迎延

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歸讒之劉皇后泣訴於
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
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次餘皆
見殺崇韜自以為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
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
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
因以綏來之其不幸被讒以死信矣哉盈滿之難居
也利令智昏貪令人愚也

名臣傳

卷五

五

藏書名臣傳卷六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即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行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毋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

名臣傳

卷六

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未屏帝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為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

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為商州司戶參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虛多遜為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罷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

名臣傳

卷六

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始贊始語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為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多遜為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此小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曰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遂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為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二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

以賜之二女皆笄成願為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啓篋讀書竟日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破裂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

名臣傳

卷六

三

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還一日大宴兩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普彬為弭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

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印手封其書藏之官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于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

名臣傳

卷六

四

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廷美亦可謂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為難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初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

名臣傳

卷六

五

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

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畱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畱。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名臣傳

卷六

六

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林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過於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譙滁陽太

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

名臣傳

卷六

七

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為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為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

學究即韓王普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檢選上不悅故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

名臣傳

卷六

八

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更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若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行寬大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齊

一五二一丹黃參日車全書第 10 版反內

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意。上因授齊賢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入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賚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詭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

名臣傳

卷六

九

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漢奏反歸功於盧漢賚。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淳化二年。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

章事。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於是罷齊賢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真宗卽位。乃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名臣傳

卷六

十

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皆燒棄靈武一郡。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

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
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
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且暮用兵斷彼買馬之路故
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
不難招集西南果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
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
督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
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
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為今之計若能增益

名臣傳 卷六

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
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
州軍民置若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寓之如
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
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
妻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
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大常卿分司西京景
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
兩鎮終為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

父祖故地別無他故先帝與以銀州廉察以清其
意是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
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
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屢斷靈州
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始為吞噬臣初
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為敵
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
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為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
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

名臣傳 卷六

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况潘羅支已亡厮鐸督又
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
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
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
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為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
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
諡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獎寒
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
其比初為布衣時僦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

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何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強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他肩瓜分爲數段嚼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輩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向敏中 有才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清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樞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觀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箒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

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平初拜叅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倚難爲亂者敏中

酒縱閱命，讎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
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
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
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愛伶人
付與富室張齊賢，佃儻任情，獲刦盜，或至縱遣。所至
无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
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
敏中姿表環顧，有儀矩。豈弟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為
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謙。在西京時，有僧暮過

名臣傳

卷六

十五

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
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為主人
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
忽墮背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
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認服，誘與俱亡，恐為人所
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
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
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
村店，店媪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

昨已答死矣。媪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
賊，亦不問也。」媪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
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
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傳

卷六

十六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

名臣傳

卷六

十七

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不動而止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

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真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珙天下謂為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日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

名臣傳

卷六

十八

皆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為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為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

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乃
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修
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
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
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
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
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
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
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歎

名臣傳

卷六

十九

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
喪為承重豈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
尚書兼侍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
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
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
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
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
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
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

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
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
十二頌器局闊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
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
典故喜為人言疊疊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
焉

名臣傳

卷六

二十

○范純仁 前醜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為著作林焉治平中召為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

名臣傳

卷六

二十一

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拜同知諫院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進功忘其舊學宜速還言者而還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純仁凡所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錄申中書安石見而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過關入對神宗上

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邊事必熟純仁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也遂行秦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民謹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間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

名臣傳

卷六

二十二

有殍歿者既已坐罪罷去矣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為真率會洛中以為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為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孰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

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
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
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
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
為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
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
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
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名臣傳 卷六

三三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陰惡如以猛藥
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
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
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我者謂之正人
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
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
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
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
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

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
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
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
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
待罪眾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
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
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
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

名臣傳 卷六

三十四

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
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本意至垂
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
時御史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既
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知穎昌府徙陳州既而呂
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
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
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
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

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已乃許之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

名臣傳

卷六

三五

諡曰忠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純仁譏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譏他日伊川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慎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官生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

名臣傳

卷六

二六

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旣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

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留乃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

名臣傳

卷六

三七

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

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

名臣傳

卷六

三五

此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索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以學行著名李生曰李綱當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者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其可惜真可惜

○葉適

葉適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言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云云帝讀未竟蹙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方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久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懼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

名臣傳

卷六

三九

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謂宰相雷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籍籍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許立嘉王為皇太子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可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府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禫議奏太后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宴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以授儀

名臣傳

卷六

三九

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汝愚既相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寧宗召入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

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即可變而為強也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為問罪興師之舉為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宗為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太入淮民倉皇爭斫舟

各臣傳

卷六

三

纒覆溺者聚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

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堡塢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三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

各臣傳

卷六

三

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警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胄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禿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真用得真用得

○崔與之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火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
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
歉有彊發民廩者與之令執其首折手足以徇金遷
于汴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
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
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
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
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

名臣傳

卷六

三三

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
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乃
召入為秘書少監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為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
路安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
會師攻秦鞏而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
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
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

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宜急歛兵還屯夏人
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伍千存奇開禧後
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
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
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
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
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曠第關盤車嶺皆極
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以故勳息悉知邊防益密
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

名臣傳

卷六

三五

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各三賢
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為吏部
尚書數以御筆起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
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之叅知政事右
丞相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
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
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
獨斷獨斷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
倚聽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疏至十三章嘉

熙三年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熈年八十

二

卷六

三

○劉秉忠 僧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為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

名臣傳

卷六

三

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叅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為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禿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

名臣傳

卷六

五

六

藏書 名臣傳卷七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七之八

二疆主名臣

商鞅

○毛遂李向

○韓非申不害

周勃

鼂錯

邳都

張騫

名臣傳

目錄卷七之八

七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鄭吉

王尊

董宣

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寇準 ○附高瓊

六一七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附種誦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名臣傳 目錄卷七之八

五

藏書名臣傳卷七

○二疆王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

名臣傳 卷七

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

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
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
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
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却之
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
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
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

名臣傳

卷七

二

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
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
無功且夫有高人_{自亦難以免車以衣矣}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
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
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
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
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

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
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
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
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
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
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
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
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

名臣傳

卷七

三

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勦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
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
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
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

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
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
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
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
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為築冀闕宮廷
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

名臣傳

卷七

四

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
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致
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
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
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
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

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
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
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
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
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
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雍之言也

名臣傳

卷七

五

○○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備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備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

名臣傳

卷七

六

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名臣傳

卷七

七

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
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
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
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
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
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名臣傳 卷七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
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
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
主灰飛咸陽之宮闕煙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
也傳舍吏子之壽乃亦長久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死
處為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
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斯自以為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
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
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蟲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于古同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
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

名臣傳 卷七

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嘆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
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
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
為秦此人之情也今土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
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

使人赦之、非已歟矣。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卷七

十

○周勃

周勃沛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季、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仁人子、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

名臣傳

卷七

十一

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金、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重將。

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及刑于是
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
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
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
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
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
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
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

名臣傳

卷七

十三

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
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
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
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
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歿對策者百餘人唯
錯為高策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
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常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

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肉
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
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卽請
間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堧爲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堧乃堧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
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
發病歿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
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

名臣傳

卷七

四

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七章諸侯謹譁
錯父聞之從頽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
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歿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
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
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
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

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
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
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
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
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
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
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名臣傳

卷七

十五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母血
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策治行後十餘日丞
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
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
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
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歿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
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
錯歿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
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
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
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名臣傳

卷之二

十六

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爰益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
漢景之愚亦太其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
之不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
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
可行者哉故宜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
是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
生入信罪斬鼂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史
臣又久假以誑萬世誣哉冤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鄧都

鄧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
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
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
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耶陛下
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鄧都濟南矚氏宗人
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
南守至則滅矚氏首惡餘皆股票居歲餘郡中不拾

名臣傳

卷之二

十七

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
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
出身固當奉職歿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為中尉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捐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
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
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
間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
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

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安從事。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必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傳

卷七

十八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遂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

名臣傳

卷七

十九

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外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持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有大國五六且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

名臣傳

卷二

二十

從蜀定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駝出柞出徙邛出夔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

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于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

名臣傳

卷七

廿一

勃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復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會單于歿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為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

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勃國
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焉即分遣副使使
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
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
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
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
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名臣傳

卷七

十三

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
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
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
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
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
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武帝末
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
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
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玦衰衣博帶盛服至門上
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
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屣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

名臣傳

卷七

十三

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
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
為青州刺史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
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
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

不殘招帝始元五年有一男下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檐檢者黃冒詣北闕自謂謂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見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名臣傳

卷七

廿四

經術明於大訟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又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間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

名臣傳

卷七

廿五

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名見形類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溝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

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遂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

名臣傳 卷七 廿六

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空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表顯遂云。

名臣傳 卷七 十七

○傳介子

傳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

名臣傳

卷七

十八

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悉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名臣傳

卷七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自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張騫而成於鄭吉。

名臣傳

卷二

三十一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詬笞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名臣傳

卷二

三十一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辨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

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汗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宐久在閤巷上以尊為郡令遷益

名臣傳

卷七

三十一

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大傳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

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駟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舅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

名臣傳

卷七

三十二

奏尊為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一書... 2 反文內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
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
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
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
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
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
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

名臣傳

卷二

三二

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嬾上不宜備位九卿
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公乘輿等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
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日恭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
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
縹除民反農業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筭張筭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

上于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會計
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稀有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此議
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而一
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公除罪
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英工之
大惡尊以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

名臣傳

卷七

三五

豪猾伏辜卽以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下賢
乍佞豈不甚哉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
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
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
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正尊尊終不月去及水
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
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
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

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衡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與弱不勝任免

名臣傳

卷之

二十六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各宣聞知卽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赴歿乎

名臣傳

卷之

二十七

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駟驂特原宣刑仍還獄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爲江夏太守宣到界移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卽時降散後以他事坐免又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

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垂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

名臣傳

卷七

三十八

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藏書名臣傳卷八

○二疆王名臣

○張東之

張東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時季七十餘以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七屬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

名臣傳

卷八

乙

軍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云元兩征後國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泉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竭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離齷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既老惟亟用之於是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及誅

名臣傳 卷八

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罷願還萊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隄以遏滄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以三思事又流隴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李吉甫 官生

李吉甫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李栖筠也吉甫以蔭補官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李泌寶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闕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

名臣傳 卷八

三 緜江道者四且宜洪鄡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虜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吉甫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甸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之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徼冒

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京師貴人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錡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討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是時吉甫換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

名臣傳

卷八

四

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犬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會竇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固乞免因薦裴相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庠下不能居水又築隄閘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裴相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

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粟者無慮萬員願詔有司博議乃詔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璩修之于長壽及璩罷而事寢賈耽齊抗

名臣傳

卷八

五

修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先是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進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大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謀與帝合吉甫又請自往招元

濟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可憐會暴疾卒吉甫
畏慎奉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初政事堂
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
忌如此命徹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傳

卷八

六

○杜黃裳

杜黃裳萬年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
留事李懷光與監軍謀矯詔誅大將等欲代子儀黃
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
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眾不敢亂入為
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
客遷太常卿擢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韋臯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憲宗元
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名臣傳

卷八

七

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
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
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
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
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
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
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
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
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

法度股損諸侯。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啟之也。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寒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不敢失禮。有一幹

名臣傳

卷八

八

吏寄錢數千緡。并輓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問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寇準 附高瓊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劍。眼挑筋。摘舌等器。

名臣傳

卷八

九

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

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
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
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
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寒水
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
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
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
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決定於
是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

名臣傳

卷八

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
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
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
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
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
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
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
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

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徃我也請練
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
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欬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
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
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
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
行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聞契丹圍瀛州直
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
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為陛下

名臣傳

卷八

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
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
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
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
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
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
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
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
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國否

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畱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權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為威虎軍張頭瓊於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

名臣傳

卷八

十一

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真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斷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真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守準即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

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遽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夫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

名臣傳

卷八

十三

準寢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京兆都監朱能獻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欲倚準重望以實其事準從上之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問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為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

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紉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心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眾惶恐不知

名臣傳

卷八

十四

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敕下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為詩日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丁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慚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

名臣傳

卷八

十五

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今譯者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商夏非久即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準在中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張詠守蜀聞準大拜喜曰真宰相也又日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及準出陝詠還朝準大為供具請詠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喜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駢在鄧州為花蠟燭名著天下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毋不勝怒舉矚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荀眾因為立

廟歲時享祭準無子葬後贈萊國公

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爲
仁皇后事英宗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
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
瓊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
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
不進瓊以所執槲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
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御轡曰死死好喚宰相吟兩
目詩也

名臣傳

卷八

上六

○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通
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
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宮觀
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端傳會帝意又欲陰
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
知應天府王且語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
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
了無所屑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

名臣傳

卷八

一一

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躅不能自容以
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真宗不豫
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
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
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
白后兩官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
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
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
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

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
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
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
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
官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坐誅謂亦
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
雷州李迪貶衛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
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跋然懼
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

名臣傳 卷八 十八

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
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
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
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
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
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畱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
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
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
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

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討漢法
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比綬猶
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
罔赦朝論快焉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上色獨立
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
若卒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宮使始太后受冊將御大
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
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后益
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

名臣傳 卷八 十九

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
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
右僕射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
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質端厚眉目
如畫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
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
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卒年六十一仁宗爲
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
自曾始

李生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者予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密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卽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於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

名臣傳

卷八

二

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未知之耶奈何復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旣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心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可以爲重臣歟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舉茂材異等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夷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

名臣傳

卷八

三

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志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比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

名臣傳

卷八

三三

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

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門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候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於誓中

名臣傳

卷八

三三

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

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豈
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
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
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為樞密直學士。
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
元昊未暇。與用其敢取賞乎。二年拜樞密副使。辭之
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
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
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

名臣傳

卷八

二十四

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
乃受命。帝銳以太平責成。宰相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
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且命仲
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急務十餘條。及安
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
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
不悅矣。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
族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為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

故城威塞以備之。宋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
故為是役耳。二邊卒無事。出知鄆州。移青州。河朔大
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
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
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
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
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
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塚。葬之。日曰叢塚。
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為兵者萬計。帝

名臣傳

卷八

二十五

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
之。烝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
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
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
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六年三月。
以母憂去任。詔為罷春。其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
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英宗
立。召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

年徙判汝州詔入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坐語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且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

名臣傳

卷八

三六

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先時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

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時為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于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又作朋黨論上之竦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為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

名臣傳

卷八

三七

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效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為內應耳事下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七年竦又讒介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人破壞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

辨也。若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變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為樞密相時，惟韓琦不關報檄，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弼初不答書，而琦

名臣傳

卷八

二八

之禮終不廢。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弔，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隕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時年八十，贈太師文忠。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為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為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後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

名臣傳

卷八

二九

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為我瀛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遼蕭禧來，理河東，債鬼地，留館不肖，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道

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言
長城為境今虜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
殊不究本末也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還
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
免役令下民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
以為不便者特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
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
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
論括非刺陰害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

名臣傳

卷八

三十

別賜錢為酒命廩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
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
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
他府以副總管種諤西討拔銀宥有功加龍圖閣學士
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
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
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
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
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

劉歸仁率眾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
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
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也未
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
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
曆音樂醫藥卜筮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為
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名臣傳

卷八

三十一



李綱附種師道

李綱無錫人宣和七年金人攻汴徽宗震恐乃擢吳敏為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時綱侍對延和殿聞宰臣議欲奉鑾輿出狩綱進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諍曰天下城池有如都城者乎若能激勵將士與之共守何不可之有上顧綱曰誰可將

名臣傳

卷八

三十三

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請效死乃除綱右丞宰臣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復命綱畱守而以李稅副綱綱復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時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今陛下初即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畱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畱守何益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官國公已行矣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毋畱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亦泣俯伏上前不可起會

燕越二王亦以固守為言上意稍定因顧綱曰卿治兵禦寇專在御矣綱惶恐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越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狩矣綱惶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社稷乎願扈從巡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因拉殿帥王從濂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畱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其誰與我況虜騎已逼乎上悟綱因謂宰相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

名臣傳

卷八

三十三

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為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姦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而酸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賊乃退幹離不因遣使請和乘夜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

軍前定議時宰臣莫敢出辭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卿性剛李枕奉使可矣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和然得和則中國之勢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懼李枕柔懦誤國事也因為上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李枕至金果辱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絹絲各百萬馳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為質乃許枕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金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枕至呈金人所

名臣傳

卷八

三四

須事目大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引前議力爭以謂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為今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大臣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於三鎮上為羣議所惑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耳綱因出至

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所求悉皆與之矣宰臣哀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以至臣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金兵於鄭州門外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曰金精兵不過三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

名臣傳

卷八

三五

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取之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往劫金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既為虜所覺即遁去上震恐遽詔不許進兵而幹離不亦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彥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金議欲

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反以爲不可遂罷綱而以燕代之种師道亦罷宣撫時有大學生陳東及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乃召綱及師道入對復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林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劔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

名臣傳

卷八

三二六

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還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上以爲然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已而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

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幹之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啓上於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矣於是金人復有出抄掠深祁思冀間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言未幾綱往用都迎道君皇帝既還入國門見上

名臣傳

卷八

三二七

奏曰金人退師又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甯陷沒虜廷欲爲朝廷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修邊防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管平相直隔黃一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瀕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

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防邊
寇之策皆置不同執政又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
之心於是綱惶懼乞骸會种師道以病告歸乃以綱
為宣撫使代師道綱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
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上不許
即命尚書省出教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
上聽不能無惑者上不聽綱不得已戒行號令將士
斬裨將焦安節以徇雷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脩整
器甲進次懷州綱以為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

名臣傳

卷八

三六

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
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
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
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欲
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皆悉罷減宣
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又皆事得專達
進退自如綱以制不專恐誤國事論奏不報既而
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亦罷同知樞密院
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四等矣吳敏復責授散官

安置涪州綱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因入表劄力道
以不勝任者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
邊交割宣撫司職事除綱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
請辭免拜上疏具言宣撫司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
駐某處不曾用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及御前降
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
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即遣使覈實嗣是果有
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綱十罪於是落職
官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

名臣傳

卷八

三六

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謫寧江二年春復
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兵再至都城圍急綱聞命即
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五月次繁昌聞都城已破二
聖播遷次太平得高宗即位赦書次寶應聞已降麻
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矣次姑熟得御史
中丞顏岐遣人投文書開視乃論綱不當為相章奏
其大意謂張邦昌金人所喜雖以為三公真王宏更
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
其未到罷之以為中太官使置之閒地前後凡

上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見之雷而不進也
會朝廷遣使掘綱網遂行進對內殿奏言今日急務
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今河北河東雖為金人
殘破然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
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德濟州其餘中山河間二
十餘郡皆為朝廷守然金人善因兵於敵今兩路軍
民雖懷忠義使救援之兵不至必且憤怨朝廷金人
因得撫而用之矣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
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陛下德意

名臣傳

卷八

四十一

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為節度防
禦團練使如今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
河東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款語曰
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
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
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空第今日事迫不
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
官為招撫冒效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乃薦之於上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

以亮為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為使未半
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綱因具劄子極論不可
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
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
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者自冬徂春兩河措畫
就緒即宜還駕汴都矣既而上許幸南陽而潛善伯
彥又陰勸之乃遷綱尚書左僕射除潛善右僕射既
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留身極論且
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力

名臣傳

卷八

四十一

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得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
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
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求去翌日降麻除綱觀
文殿太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自綱罷張所以罪去
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
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
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蜂起矣紹興
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
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頰昌以

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綱
奏言議者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
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
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
建康昔號帝王之宅今舊都未復莫若且於建康駐
蹕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
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
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九年除知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慶年五十

名臣傳

卷八

四十三

入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
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
服如此

种師道少從張載學以廕補知懷德軍夏國使焦彥
堅來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
君家疆土益蹙矣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
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
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使來請

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
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空許之又不聽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
延慶代師道金人南下復加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師
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至洛陽聞鞏離不已
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
情露祇取辱焉即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
來逐趙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

名臣傳

卷八

四十三

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入
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拜
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京城自受圍
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
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金師
道乃罷為中太一官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為不宜解
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及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復
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進太尉為河北河東

宣撫使屯滑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
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既
而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
敵鋒大臣復以為怯復乞還既至病不能見遂卒年
六十七及京城失守帝以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
於此李生曰哀哉庸主之難扶也

○趙鼎

趙鼎聞喜人登進士第擢為開封士曹京師失守二
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
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具條防秋事安鼎言
宜以六官所止為行官車駕所止為行在使敵莫測
巡幸之所上納之遷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拜參知
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
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鼎朝辭上曰卿其可
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
震恐鼎獨論戰禦之計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
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
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
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
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
臣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
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未幾劉豫復遣子麟視分路入寇鼎

移書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兵勦敵於是俊遣一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劉光世光世時已棄廬州回江北矣浚以書告鼎鼎自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乃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遂拔柵遁去後浚遣呂祉入奏事鼎見祉所言誇大每裁抑之帝謂鼎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後因論事意侵鼎因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為都統鄞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訐

名臣傳

卷八

四十六

於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乃引咎去位後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浚罪當遠竄鼎謂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復寘之於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與鹿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矣然鼎嘗初議素與秦檜不合及鼎以爭他事拂上意檜乘隙乃復出鼎知紹興府檜往餞鼎行鼎不為

檜益憾之至是又徙鼎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受張邦昌偽命御史中丞王次翁復論鼎治郡廢弛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不思杜門謝客仍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始杜門謝客不談時事然亦晚矣中丞詹大方誣其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復移吉陽軍鼎因表謝上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鼎此表實禍胎也

名臣傳

卷八

四十七

檜見之果恨曰此老倔強猶昔鼎子汾乞侍行鼎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罪乃同外瘴鄉耶不若我先歿使汝護喪而歸猶有後也微仲大防字鼎在言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鼎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歿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歿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

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為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為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願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即位。謚忠簡。鼎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李生曰。趙得全平。全何其愚也。又曰。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蒙之人生品格。已就堂

名臣傳 卷八 四六



○陳亮 五十五歲始登第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園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向。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賜朝堂。用種放

名臣傳 卷八 四九

故事。今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詣數使。澹澹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為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

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
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
高亮才接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
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
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
為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風雷雨雲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名臣傳

卷八

五十一

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既脩皇帝王霸之學
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
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
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
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葢中以為敬同坐者歸
而暴歎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
監司選可人詎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歛少卿
鄭汝諧可人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力言於光
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

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華官羣臣更進迭諫
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世處父子之間奏名第
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
在東官聞之皆喜授合書元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
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在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
肺肝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崎人寒士衣
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
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適以文公游文公不
知也乃郡守周德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未夫子反

名臣傳

卷八

五十一

以章句編亮龐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龐豪耳有龐
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

○虞允文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脩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禦備尤急金果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淮南地於是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曰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

名臣傳

卷八

五三

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京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時金主亮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叱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江金悉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

師三五星散解以東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明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

名臣傳

卷八

五三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還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四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趨瓜州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犯瓜州京口無備我當往顯忠乃分軍萬六千允

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州時楊存中感閱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脩馬船為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與寅亮至瓜州允文又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為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孝宗受禪朝臣有

名臣傳

卷八

五十四

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還守蜀口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報迨元年入對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海不用允文陳俊卿亦薦允文堰大用乾道元

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德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五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鼂公武李燾其尤也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諱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驕倨甚回請上降榻問金玉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

名臣傳

卷八

五十五

既興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允文舉梁克家自代上不聽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畱之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卒允文姿格偉長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難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名臣傳卷八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九

總論在前

三富國名臣

李悝

○桑弘羊孔僅

耿壽昌

戴胄

○劉宴

陳恕

趙開

名臣傳 目錄卷九

藏書名臣傳卷九

○三富國名臣

○李悝

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孔僅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空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

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錢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錢者置小錢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錢作官府除故鹽錢家富者為吏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錢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錢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

名臣傳 卷九

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為大司農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空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今壽昌欲近

名臣傳 卷九

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賈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不好}倉法^{不好}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不好}勸課^{不好}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即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

貞

○戴貞

戴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錄事貞觀二年貞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安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稽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房魏徵與貞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及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

名臣傳

卷九

四

晦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志豈直能明刑善

理財已乎

○劉宴 妙人

劉宴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為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官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授穗以供之宴受命以轉運為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畏為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即

名臣傳

卷九

五

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鄴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權鹽以助軍用及宴代其任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宴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攝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

職仕者宴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効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煩伸諸戲不敢隱。惟宴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去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宴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駿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

名臣傳 卷九

遠不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庖陋。飲食儉約。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輒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宴任數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為吏部侍郎。宴為尚書。盛氣不相下。宴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

人劉清潭等請立妃為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宴與其謀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宴搖動社稷。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為賊臣所間。今幹伏辜而宴猶在職。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宴止。罷使與忠州刺史炎知廣準。與宴素憾。擢準為荆南節度使。以相司察準。即奏宴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宰擅取官物。督召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宴死。家屬徙嶺表。

名臣傳 卷九

坐累者數十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言。誅宴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宴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宴所辟用也。陳諫以宴為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宴充使戶不足二百萬。宴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歿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提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

去爲盜。宴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餼。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宴之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况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

名臣傳

卷九

八

回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支。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二勝。宴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陳恕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召論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持兵禦寇。春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

名臣傳

卷九

九

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真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曾其首也。及廷試。糊名。曾復中甲科。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真宗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準。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爲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船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

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焉卒年五十九真宗
悼惜錄其子執中為太常恕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
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真宗
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欲毀之者多矣但存而
不論可也

承九

趙開

趙開安居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
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
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
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
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
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
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才可遠罷亦宜併歸轉運
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

名臣傳

卷九

十一

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
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
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指貿易
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
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
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
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
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置
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

始明年遂偏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與州
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
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
引為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
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為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
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
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
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
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

名臣傳

卷九

十三

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
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
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
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然吳玠
為四川宣撫副使數以饋饋不繼訴于朝開乃自劾
老憊乞去朝廷不許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命席
益為之開復與席益不合而卒宋室之不兢大抵若
此矣

李生曰使吳玠不譖殺曲端不訴趙開則其材豈非

大將之選哉然則愛惜人不固將相之急務與

名臣傳

卷九

十三

名臣傳卷九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左師觸龍

嚴下貫珠者

敬新磨

○附錄

名臣傳 目錄卷十

晏子

魏敬

簡雍

李忠臣

王方慶

師曠

東方朔

諸葛瑾

谷那律

藏書名臣傳卷十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太史公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故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

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
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
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齊
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
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傷有穰者操
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
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
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

名臣傳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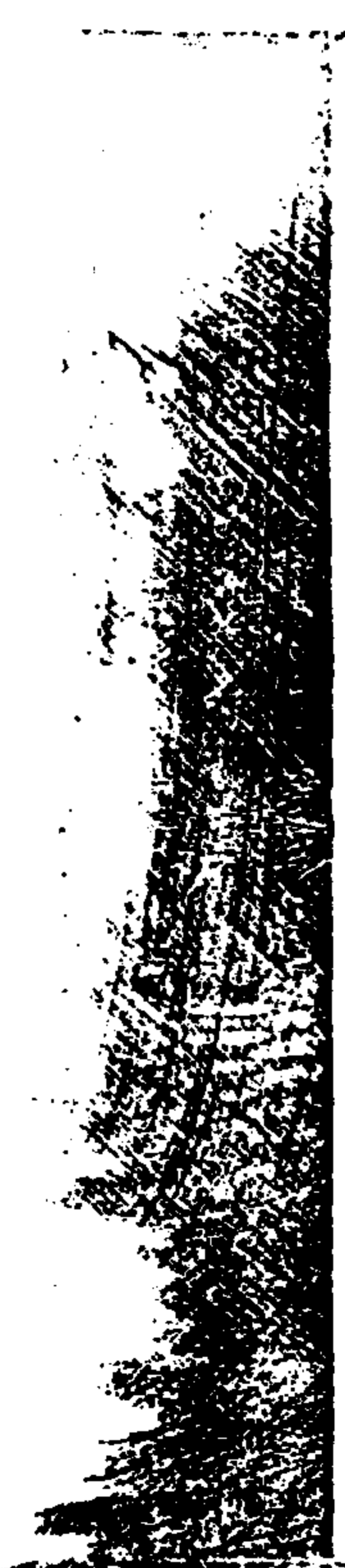
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
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
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
親有嚴客髡恭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
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
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
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
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
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
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
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
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
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卓吾曰連縱之忽遽奪之至極而極而悲極而衰
真令人悚仄也况正當威王厭悔乎

名臣傳

卷十

三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王怪之，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楨楠豫章為題，奏發田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

名臣傳

卷十

四

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籠篋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

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待三日而後為相。」三日後，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昧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更安可為也。念為廉

名臣傳

卷十

五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取為非廉吏，又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楚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至十世不絕。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君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

名臣傳

卷十

六

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居無何二世為趙高所殺而優旃歸漢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楊慎曰太史公此贊滑稽語亦滑稽而予獨惜其不能亦滑稽以回漢武之怒也然則滑稽豈易哉余為誰卓吾子

○左師觸龍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肖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

名臣傳

卷十

七

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

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

名臣傳 卷十

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予乎

○巖下貫珠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為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

名臣傳 卷十

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燕田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王延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于閭里得大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敬新磨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為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其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李卓吾曰伶人敬新磨與髡與朔何異使亞子略加之意能使亞子不復縱長夜之飲也烹阿而封卽墨

名臣傳

卷一

十一

直反覆手耳然則善引君者身嘗有一定之途較哉俗儒之不可以事君斷斷乎其可知矣髡之語孟子曰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孟雖好辨欲以求勝孰知其不能得也哉

附錄

○晏子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成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

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隲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隲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美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名臣傳

卷十

十一

○魏敬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東方朔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歿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一人。一當歿。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歿。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歿。帝默然赦之。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

名臣傳 卷十 二二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歿。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歿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歿。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歿。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杲。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此倉唐之對。

名臣傳

卷十

十三

名臣傳卷十